



TWENTY YEARS AFTER

BY

ALEXANDRE DUMAS LE PÈRE

新學制中國語文補科充讀本

續 俠 隱 記

法國大仲馬原著
沈雁冰校註
伍光建譯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册



3 0543 9480 8

目錄

上

第一回	馬薩林.....	一三五
第二回	巡夜.....	三二三
第三回	盧時伏薦達特安.....	三三五
第四回	王后同主教.....	三七一
第五回	達特安同主教.....	三七一
第六回	四十歲之達特安.....	三七一
第七回	巴蘭舒遇救.....	三七一
第八回	半個金錢之力.....	三七一
第九回	達特安遇阿拉密.....	三七一
第十回	德博理教士.....	三七一

續俠隱記 目錄

一



A 212334

第十一回	游說	九三—一〇三
第十二回	達特安訪頗圖斯	一〇四—一〇九
第十三回	頗圖斯有奢望	一〇一—一九
第十四回	摩吉堂	一一〇—一二五
第十五回	阿托士父子	一二六—一三三
第十六回	波拉治堡	一三三—一四〇
第十七回	阿托士的外交手段	一四一—一五〇
第十八回	波孚公爵	一五一—一五七
第十九回	波孚在獄裏的行爲	一五八—一六五
第二十回	吉利模看守波孚公爵	一六六—一七四
第二十一回	拉勒米嘴饒	一七五—一八三
第二十二回	阿托士夜遇麗人	一八四—一九五
第二十三回	司克朗	一九六—二〇四

第二十四回	別子贈劍	三三—三三
第二十五回	波孚越獄四十法之一	三三—三三
第二十六回	達特安告奮勇	三三—三四
第二十七回	追趕波孚公爵	三四—三四
第二十八回	四俠相逢	三四—三四
第二十九回	聚會之預備	三四—三四
第三十回	折劍解圍	三四—三五
第三十一回	洛奧爾救人	三五—三五
第三十二回	樹林遇盜	三五—三六
第三十三回	兇惡和尚	三六—三六
第三十四回	冤家路窄	三六—三六
第三十五回	吉利模開口	三六—三六
第三十六回	洛奧爾初見王爺	三六—三六

第三十七回	杯酒調停	三二一—三二九
第三十八回	查理第一來信	三〇一—三〇五
第三十九回	克林維勒之來信	三六—三三三
第四十回	英后求馬薩林	三三一—三三六
第四十一回	吉士報捷	三七—三四三
第四十二回	威脫會姪	三四—三四七
第四十三回	慈父孝子	三四—三五六
第四十四回	英后求救	三七—三六六
第四十五回	可惜不殺	三七—三七三
第四十六回	賀捷鬧事	三七四—三七七
第四十七回	花子頭目	三六一—三五七
第四十八回	布舍里之高樓	三九六—四〇三
第四十九回	民變	四〇四—四〇九

第五十回 圍宮……………四〇—四二〇

下

第五十一回 報復之策……………一一—一七

第五十二回 達特安見王后……………八—三三

第五十三回 主教出險……………一四—三三

第五十四回 達特安保駕……………二四—三四

第五十五回 賣草……………三三—四二

第五十六回 阿托士的祕密信……………四—三三

第五十七回 蘇格蘭賣王……………三—三〇

第五十八回 報仇人……………六一—六六

第五十九回 克林維勒……………六—三三

第六十回 四俠相過於英國……………三—六

第六十一回	達特安之暗號	七九—八五
第六十二回	樹林定策	八六—九三
第六十三回	祝壽	九四—一〇
第六十四回	達特安用計	一〇一—一〇三
第六十五回	鬪牌	一三—一七
第六十六回	倫敦護駕	二八—三三
第六十七回	維明德	三四—三一
第六十八回	改裝通信	三三—三九
第六十九回	冒充木匠	四〇—四六
第七十回	法場託孤	四七—五三
第七十一回	戴面具人	五三—六一
第七十二回	秘密房子	六一—六六
第七十三回	比劍	六六—七二

第七十四回	閃電	二七—二八
第七十五回	偷酒	二七—二九
第七十六回	逃命	二九—二九
第七十七回	水上報仇	二九—三〇
第七十八回	浮海	三〇—三一
第七十九回	同歸巴黎	三一—三〇
第八十回	見英王后報信	三一—三二
第八十一回	說降	三二—三三
第八十二回	查林登	三三—三四
第八十三回	救友	三四—三五
第八十四回	王后負義	三五—三六
第八十五回	法國真王上	三六—三六
第八十六回	阿托士被捕	三六—三七

第八十七回	困獸·····	二七六—二七九
第八十八回	甘明則報信·····	二八〇—二八七
第八十九回	顯圖斯有神力·····	二八六—二八八
第九十回	捉人替代·····	二八九—二九五
第九十一回	藏金窟·····	二九六—二九五
第九十二回	活捉馬薩林·····	三〇〇—三〇三
第九十三回	主教簽約·····	三〇六—三二四
第九十四回	達特安能辯·····	三二五—三三三
第九十五回	王后簽約·····	三三三—三三六
第九十六回	回鑾·····	三三九—三四四
第九十七回	劫駕·····	三四一—三四六
第九十八回	四散分敵·····	三四九—三四一

續俠隱記

法國 大仲馬 著

君 朔 譯

第一回 馬薩林

話說法國紅衣主教府裏，有一間書房，中間一張大桌子，桌子上面擺了許多公文書本，桌子旁邊坐着一個人，一隻手托着腮，在那裏想得很入神；背後就是壁爐，爐裏的火，燒得很旺，照着那個人穿的袍子，桌上的蠟燭，照着他的臉。這個人穿着紅袍，袍邊緣了通花欄杆；他一個人坐在那裏，臉色微帶青白，眉頭很綳，房裏寂寞得很，一點聲響也沒有，只聽見門外親兵走來走去，脚步聲。

看官要曉得，這間房子就是從前紅衣主教立殊理辦事的地方，現在立殊理主教已經死了，接手的人本事很不及他，只算得他的影子。這個時候，法國的情形很不好；法國的威望是沒有的了，王上的號令是沒人遵守的，國裏頭的世爵大臣常要造反，外國的軍隊侵入邊界來，只要看看

主教府裏的情形，也就曉得現在的主教極不濟事。府裏的地方很大，房子很多的，卻沒什麼人。院子裏雖有好多親兵，客廳廂房過道却一個人影子都沒有。巴黎城裏的人沒一個不同主教反對的，很藐視他的權力；外面百姓常常放槍——這個時候百姓有了火槍，雖然尙沒十分躊躇地方，却在街上時常放槍，彷彿是要給瑞士營同別的軍人看，叫他們曉得，現在的百姓也有點力量了。

剛纔說的那個紅衣人，不是立殊理，是立殊理的後任，名叫馬薩林。

馬薩林一個人坐在房裏，想不出法子，又沒得能力去對付當時的危險局面。這位紅衣主教，一個人坐在房裏，自言自語道：「他們罵我是個外國人，是個意大利人，我如果讓他們，他們真要把我絞死了。這班獸子，他們不曉得這個意大利人雖然說法國話說得不甚好，却並不是他們的仇人，那些說巴黎話說得很好聽的，常拿好話去騙他們的，那班人，纔是他們的真仇人。」說到這裏，馬薩林微微的含笑，說道：「我也曉得，得了權勢的是常有危險的，他們却要曉得我却不但是個權倖。愛西士手上戴了一個極好的金剛鑽戒指，原是王后給他的，我手上戴的戒指，是平常得很的，上面只刻了一個字同年月，却是在王宮教堂裏給的。難道我就讓他們擺佈我麼？他們永遠在那裏喊，要貶逐我，却不曉得我手段叫他們或喜或怒；有時我有法子，叫他們喊波孚。」

萬歲，過了幾時，我又設法叫他們喊王爺萬歲，又過幾時，我叫他們喊議院萬歲。現在波孚還在威英桑，將來有一天，王爺們也要同波孚住在一處的。還有議院……」說到這裏，馬薩林露出憤恨的神氣來，說道：「我將來要想議院的法子。我們現在有奧林斯同滿搭吉幫忙，我慢慢去收拾他們；他們現在威驅逐馬薩林，將來不久他們就要同他們的首領鬧起來。各人有各人的機會，從前立殊理在生的時候，沒人不恨他，等他死了，人人稱讚他，但是立殊理所處的地位，有時比我現在所處的還要險呢；況且他當日常常的被貶，有幾趟他以為被貶之後，永遠不得復位的了。好在王后是永遠離不了我的，倘若我輸了給百姓，讓了他們，王后也是要讓的；我們試試看，看他們百姓沒得王上、王后，他們辦得什麼事。假使我是個法國良家子，不是個外國的人……」說到這裏，獨自出神。

原來馬薩林主教所處的地位，真是十分為難，那為難的情形，日甚一日。他為人貪而吝，抽收稅款，抽得太重，百姓都受不住；百姓什麼都沒有，只有靈魂的了，靈魂是不能拍賣的。主教抽了許多稅，說是充軍餉，時時拿打勝仗去騙百姓，造了許多謠言，但是謠言是吃不飽的，百姓就很怨恨。馬薩林不獨苛待百姓，還苛待縣官；那時候的縣官，都是用重價買來的，主教一連賣了十二個缺，

還減了他們的薪俸，這班縣官是恨極了，聯盟起來，不許主教再添縣官的缺，也不許宮裏再詔他們的錢，他們約好了，如果同盟內有一個人因為違抗丟了官，大衆湊錢去幫他。

百姓對待政府的情形，也不對。那年正月七號，因為政府要抽巴黎居民重稅，就有七八百家商人聚會抵抗，公舉十個代表人去見奧林斯公爵訴苦。這位公爵，最好名譽的，接見他們。代表人說：「他們已經議好了，不納新稅，倘若政府派人去收，百姓是要違拒不納的。」公爵聽了，好言安慰他們，說了些好好盼望減少的話，應許代他們同王后說。他們臨走的時候，公爵說了一句現成話，說的是：「我們看有什麼法子再說罷。」正月九號，公舉了幾個爲首說話的人，去見主教，內中有一個，說話說得很重，說得很決裂的，主教也驚異起來，說了些安慰的話，叫他們走了；他那句安慰的話，同公爵說的一樣，也是「我們想了有什麼法子再說罷。」因為要看看有什麼法子好想，就開了一個大臣議會，請了戶部大臣來。

這位戶部大臣叫丹摩利，^①百姓因為他管戶部，極恨他。此外還有恨他的緣故。原來丹摩利的父親叫巴狄赤里，^②是在里昂^③地方開銀行的，他因為倒了帳，後來就改名丹摩利。從前是立殊理主教保薦給路易第十三做戶部的次官，叫他改了名，很說了幾句好話。那時王上說道：「我

很高興叫他做這個官，我原要個妥當可靠的人補這個缺，先前有人說你要保舉那個光棍巴狄，我很不願意，只好叫他補的了。」立殊理主教說道：「陛下不要怕。陛下說的那個巴狄亦已經問絞死了許久了。」王上說道：「這麼很好了。你可曉得，百姓給我個徽號，都叫我作公道路易，是有道理的。」於是簽了字，就派了丹摩利做戶部次官，剛纔說的戶部大臣就是他。

再說開大臣議會的事。丹摩利趕快跑了來，神色慌張，臉無人色的，說是他的兒子，幾乎被人行刺。百姓見他夫婦出門，太奢華了，當街就攔住他，很辱罵了他一頓。看官要曉得，丹摩利初到巴黎的時候，身上只得二十個法朗，現在分家，幾個兒子共總分了九百萬法朗，自己留下的每年還有四萬法朗。那一天，街上的亂民，看見他兒子，有人就出主意，說把他捉了，拿東西來擠壓他，把他所吃的金子，都要擠出來。幾乎死在亂民手裏。因為這件事，丹摩利心很亂，不便議事，議會只好不議了。第二天，會長毛禮算是法國最有膽子的人，也被百姓罵了；毛禮對百姓們說：倘若他們不聽王上的號令，還要滋事，他就要在大街上搭起絞人的架子，把爲首滋事的人絞死了。百姓們答他說，搭起架子來，是件很好的事，他們就可以把那班腹削百姓脂膏的官絞死了。

這時巴黎擾亂得很利害。那一天是禮拜六，王后去諾搭丹教堂，有二百多個女人跟在後

頭，吵着說，要還他們一個公道。那班女人的意思，倒不是要暴動，不過要求王后可憐他們。就有王后護衛的親兵，把那些女人推開了。王后作出很驕蹇的樣子，不理他們。當天下午，又開議會，議定要彈壓亂民，保全王法，定了第二天——正月十二號——開議院。

再說開書所講的那天日裏，法國王上路易第十四——那年纔十歲——剛好出天花好了，藉口去諾塔丹教堂謝天，派了禁兵，瑞士兵，火槍手，把守王宮左右河邊，同新橋等處地方。王上從教堂出來，到了議院，不獨從前的上諭一點沒收回，仍是照舊辦理，並且當日頒發了五六條新上諭，都是有害於國的。院長巴朗瑪，自原是幫政府的，現在看見不妥，就連合議員，極力反對，大不以新稅爲然。王上頒了上諭之後，就回宮，沿路上有許多百姓在那裏看，知道王上纔從議院回來，不曉得王上是幫百姓，抑或幫政府，苛待百姓，一個喊萬歲的都沒有；人人臉上都是很不舒服的，有幾個人臉上露出痛恨的意思。王上走過之後，街上的兵，還是不退，因爲恐怕百姓知道又頒了新上諭，又要鬧事。果然百姓知道王上所頒的上諭，把稅加重了，登時聚了許多人，在那裏罵主教，喊道：「推倒馬薩林！」同時却恭維院長及議紳，喊道：「巴留士長壽！巴朗瑪長壽！」百姓知道這兩議紳很替百姓訴苦，雖然沒把王上勸回頭，百姓們却是很感激他們兩位。

官長恐怕鬧事，就設法去解散他們，誰知越聚越多；登時就派禁兵同瑞士兵，到聖丹尼街，及聖瑪丁街，因為那兩條街，聚的人最多。當下巴黎市長到了王宮，他是來報告，倘若不把兵士撤回去，不到兩點鐘，巴黎的百姓就要反了。正在商議間，禁兵營的幫統甘明則進來了，號衣也扯破了，滿臉都是血。王后見了很害怕，喊了一聲。衆人也十分着急，要聽是什麼情形。幫統說：禁兵一到了街上，百姓就狂怒起來，亂搖警鐘；他想弄個榜樣給衆人看，就捉了一個爲首的，分付手下送去法場正法，禁兵正拖那個人走，百姓就在市場攻打禁兵，也有拿長柄斧子的，也有擲石的，石如雨下。打得熱鬧時候，爲首的逃了，跑到某街上，躲在人家裏，把門關緊了，禁兵打開了門，找不着爲首的。鬧到這裏，幫統帶了禁兵，先回宮稟報。他們回宮的時候，有許多亂民跟着他門；他的人有好幾個受了傷，也有斧傷的，也有石傷的，幫統是眉間受的石子傷。

當時政府却沒力量去彈壓，主教只好趕快出告示，說明兵隊站街，不過是政府形式上的事，立刻就要撤回來的。下午四點鐘果然都調回王宮；王宮左右，派了小隊把守，瑞士兵，火槍手，都在院子及樓下。人人臉上都很有着急的，不曉得要鬧到什麼田地。這個就是作者開卷說馬薩林時候的情形。

再說主教獨自一個人坐在書房裏，心裏所想的就是百姓要作亂的事。忽然間他擡起頭來看看鐘，正是六點鐘，他拿哨子吹了兩聲，帷幃後面一道私門打開了，出來一個穿黑衣裳的人，悄悄的走到主教所坐的椅背後，聽分付。主教知道是跟人，也不回頭，說道：「白那英，什麼火槍手在府值班？」白那英道：「黑營。」主教問道：「是那一個？」白那英道：「特拉維帶的。」主教道：「那位兵官在大廳裏？」白那英道：「達特安在那裏。」主教道：「我聽說是個好兵官。」白那英道：「是的。」主教道：「你去拿一身火槍營的號衣來，同我穿上了。」跟人出去了一會，把號衣拿來，主教把身上的官衣脫了，換上一身火槍營的號衣，却很好看，穿好了，說道：「你請達特安進來。」跟人一句不響，從大門出去了。

主教一個人在房裏對鏡子照照，覺得很高興；主教這時候，不過四十六歲，身材是好看的，比平常人是要高一點，臉色好看，眼睛是很有精神的，鼻子略大些，眉心很寬，頭髮卷曲，顏色深黃，額下的鬚很整齊；低頭看看自己兩隻手——那兩隻手，他平日最是留心的——把皮手套去了，穿上一雙絲手套。這個時候，門開了，跟人報道：「達特安來了。」一個兵官進了房。這位兵官，有四十歲上下，身材不甚高，却是很合度的，兩隻眼閃光射人，下頰的鬚同頭髮，原是黑的，現在有點灰色。

了，大約黑頭髮的人，飲食太考究，或是太不考究，頭髮都會變這樣顏色的。達特安進了房，登時就記得他好些年前進來過，見過殊理主教。達特安進得房來，看見一個他部下的火槍手，就留心細看，纔曉得是主教改了裝，就站在那裏，樣子是很恭敬，很大方的。

主教很留心看達特安，過了一會，說道：「你就是達特安？」達特安道：「是的。」馬薩林兩眼還是不停的看，看他滿臉精神，很是個有本事的人。達特安是經過多少閱歷的了，只管隨他看一點也不難過。後來主教說道：「我要你跟我一路走，其實是我跟你一路走。」達特安道：「我就照辦。」主教道：「我要看看王宮左右前後的兵布置得怎麼樣，你看我會遇險麼？」達特安很詫異的問道：「遇險麼有什麼險？」主教道：「有人說百姓反了。」達特安道：「百姓見了御前火槍營，是很恭敬的，假使他們要動手的話，我只要有三四個火槍手跟住我，我們就可以把一百個亂民趕跑了。」主教道：「難道你不曉得甘明則受了傷麼？」達特安道：「甘明則是在禁兵營，不是在火槍營的。」主教微笑，說道：「你的意思是說火槍營比禁兵營好？」達特安道：「各人自然都說是自己的營好。」主教道：「我却不然，我脫了自己的號衣，換穿了你們的號衣。」達特安道：「主教太謙了！」又說道：「我說句實話，我如果穿了主教的袍子，我萬不肯去穿別的衣服了。」主教

道：「不過今天晚上，穿了主教的袍子，有點不上算，你看是不是？白那英，拿我的帽子來。」跟人去，把寬邊軍帽拿來，主教戴好了，回頭對達特安說道：「你有馬匹預備好了麼？」達特安道：「常有配好的馬。」主教道：「很好，我們走罷。」達特安道：「主教要多少人護衛？」主教道：「你說有四個人就好好抵敵一百個亂民，我們也許碰見二百個的，你帶八個人罷。」達特安道：「我就照辦。」主教道：「很好，我們走罷。等等，我們還是從這裏出去罷。白那英，拿亮來。」跟人拿了燭，主教從抽屜裏拿出一把鑰匙，開了一道門，同一個秘密室相通，他們兩個人出了房，不到一會，就到了王宮的大院。

●馬薩林 (Ghislain Mazarin; Jules Mazarin) 法國紅衣大主教和執政首相，繼立殊理之後。他是意大利人，生於一六〇二年，死於一六六一年。幼時在羅馬入「耶穌會」受教育，後升西班牙之阿爾卡拉 (Alcala) 大學，又充教王衛隊。後因以外交手段自表見，得授「坎普利」，並爲教王特派駐法國代表（一六三四年至一六三六年）。是爲馬薩林至法國之始。時紅衣大主教立殊理爲法國首相，總攬大權，馬薩林既至法，漸得立殊理的寵任，由是乃漸與聞法國政事，並入法國籍。復因辦外交有功，授爲主教，及一六四二年紅衣大主教立殊理死，馬薩林遂繼立殊理爲紅衣大主教，並執國政。俄而法皇路易十三笑驚，嗣君路易十四年幼，母后——奧國安公主，攝政，法人咸謂馬薩林將失勢，孰料馬薩

林復得安公主獄，權勢傾一時，隱然爲法國無冕之王。馬薩林嗜財多詐，既棄斂病民，復陰謀排擠法國貴族，以故議院（代表新興之資產階級）及貴族皆反對之，資產階級與貴族階級合謀去馬薩林，乃有一六五二年陽石黨之亂。當時叛黨口號爲「尊重王室，反對馬薩林」。變作，馬薩林逃出巴黎，用陰謀離開櫻石黨內要人，乃得平定亂事，復歸巴黎，爲首相如前。在位又八年，威權更重，師立殊理故智，連年對外用兵，然而內政腐敗，民不聊生，惟馬薩林積資甚鉅，死後，遺產分給諸姪女，每人得數百萬金。

⑤ 此指英國事。愛西士 (The Earl of Essex) 乃英國女王愛利沙伯慈的寵倖，後忤女王意，被囚；愛西士怨懟甚，謀叛，事洩受戮。

⑥ 原註：相傳路易十三死後，王后——即奧國的安公主——私嫁馬薩林。拉波特的日記，還有巴拉丁公主的日記，都有此說。

⑦ 波寧 (Bouffort) 見後。

⑧ 威英桑 (Vincennes) 有名的監獄，不亞於巴黎城內的巴士狄大獄的，即在威英桑鎮內。這個監獄是路易第十一時就威英桑鎮內原有的舊堡改造的。

⑨ 奧林斯 (Orleans) 蒲塔吉 (Montargis) 皆貴族之擁有兵艦者。

① 丹薩利 (D'Inery)

② 巴黎赤里 (Particelli)

③ 里昂 (Lyons)

④ 毛德 (Mathew Motel)

⑤ 諾塔丹 (Notre-Dame) 此爲法人稱聖母瑪利之普通稱呼。Kote 譯言「我們」，Danne 譯言「夫人」。

法國許多教堂，都名爲諾塔丹，而尤以巴黎城內之諾塔丹大教堂爲最有名，此教堂成於十二世紀，至今已八百有奇。

⑥ 白蘭華 (Blancmesnil)

⑦ 白羅士 (Roussel)

⑧ 聖丹尼街 (St. Denis)

⑨ 聖瑪丁街 (St. Martin)

⑩ 甘明則 (Gormingee)

⑪ 白那英 (Bernouin)

第二回 巡夜

再說過了十分鐘，這一隊人到了邦桑街。這條街在立殊理主教所蓋的大戲園後面，他自己編的一本很有名的戲，就是在這戲園裏演的。馬薩林是最喜歡音樂的，先前會叫人預備在這戲園裏唱「奧波拉」，法國「奧波拉」就是這個時候起首有的。閒話不提，再說街上的情形，的確是同造反無異；一羣一羣的游民，滿街上走，看見了兵，是很藐視，只要稍不如意，就要打禁兵，都是尋釁的形狀。達特安剛纔說的話，却是說錯了。聽見槍聲從聖丹尼街一帶來；又不多時，無緣無故，又敲起鐘來。

達特安看見街上的人，情形雖是可怕，却還沒成亂，也就照常的在街上走；看見街中間，聚了一羣人，他是一點也不去先招呼，只管向着他們走，那些人彷彿知道達特安是不好惹的，讓開路，給他們走。主教爲人是極謹慎的，看見達特安這樣的膽子，不禁的暗中佩服。到了薩鎮地方，有個守門的巡兵，止住他們，要暗號，達特安說了暗號，就問是否甘明則在這裏把守；巡兵指了兩個

兵官把他看。看見一個人騎了馬，馬旁邊站着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甘明則。達特安回頭對主教說道：「甘明則在這裏。」馬薩林上前去，達特安在後頭；那兩個兵官認得主教，脫帽爲禮，主教喝采，同騎馬的兵官說道：「吉討，你六十四歲了，還是這樣高興打仗；你同這個少年說什麼？」吉討道：「我同他談我少年時聽見說內亂的事，告訴他，現在的光景，很不好，我們恐怕不久就要看見聖丹尼，聖瑪丁兩條街都要堆起東西來塞路了。」主教道：「甘明則的意思怎麼樣的？」甘明則道：「我說，要立黨作內亂，還要有個楷斯，公爵，纔能成；況且天下事，沒有兩樣剛好相同的。」吉討說道：「不然，他們現在立了一個擲石黨了。」主教問道：「爲什麼叫作擲石黨？」吉討道：「他們立的黨，就叫擲石黨。」主教道：「這個黨名，有什麼來歷？」吉討道：「有一天，某議員說，現在這班亂黨，很像巴黎街上的小孩子在溝裏擲石子，看見巡警來了，就躲起來，巡警走了，又聚起來擲石子；因此這班人就自稱爲擲石黨。現在不論什麼東西，都加了這個名目了；麵包，帽子，手套，扇子，都加了擲石黨三個字的名號。你聽聽，——」說到這裏，沿街樓窗，有個人唱擲石黨的歌。甘明則說道：「讓我來敬他一槍！」正要取出手槍，馬薩林道：「不要動手，這是很沒要緊的；我曉得法國人脾氣，他們肯唱，就肯拿出錢來。剛纔吉討說，從前內亂的時候，他們什麼都不唱，只唱蘇斯，

所以事體弄到很不得了。吉討，我們走罷，看看昆斯門守得怎麼樣。」擺了擺手，拍馬回到達特安等的地方。

達特安領了火槍手，向前走，主教同吉討緊跟在後。甘明則看着主教走了，自言自語道：「不錯的，主教只要他們肯納稅，什麼都不管了。」

馬薩林同着衛隊向別的街上走，聽見街上的人在那裏議論新頒的上諭，都說的是王上要害百姓，都是主教的不是，却很恭維巴朗瑪同巴留士兩個人，還說要在奧林斯公爵同王爺面前稟訴。達特安在人羣中走過，一點也不去理會。馬薩林同吉討說話，都是很低聲的，護衛的人，一聲也不響。過了一會，到了昆斯，吉討喊了一個小兵官，問道：「有什麼新聞？」小兵官答道：「統領，這理倒很平安。我只是不放心那邊一所大房子。」一面說，一面指着一間大房子。吉討道：「那間是朗布利的府。」小兵官道：「我不管那是什麼府，我只曉得有好幾個面生可疑的人進去了。」吉討笑了，說道：「那可疑的人，不過是幾個詩人。」主教道：「吉討，你要小心，我不許你看詩人不起。你要曉得，我少年的時候，也是個詩人。」吉討道：「爵爺，你是個詩人麼？」主教道：「是的，你想聽我的警句麼？」吉討道：「可惜我不懂意大利話。」主教道：「法國話，你總懂的了。我曉得的，我

用法國話發號令，你是遵辦的。」吉討道：「那個自然。只要那號令是奉王后命發的。」主教咬牙答道：「是的。我曉得，你是忠於王后的。」吉討道：「我統帶王后的禁兵，有二十年了。」主教道：「這裏很安靜，達特安，我們到別處去罷。」

達特安向前走，到了聖洛，^⑤是王宮的第三個要隘。這裏地方，人煙稀少，主教問是誰人把守。吉討說道：「威勒揆。」主教道：「不如你去同他說罷。我從前叫你去捉波孚公爵，他很高興，他說他是王上禁兵營統領，應該是他去的。」吉討道：「我曉得他說過這種話。我告訴他是錯的，也不止一百回了。只因為那時王上纔四歲，怎麼能够發號令呢。」主教道：「不然，我也原可以派他的，不過我喜歡派你。」吉討不答，走上前叫巡兵請威勒揆出來。威勒揆看見了，喊道：「吉討，是你麼？你來這裏作什麼？」吉討道：「我請你出來，要問你，這裏還安靜麼？」威勒揆道：「安靜得很，什麼都沒有；百姓們喊的，是王上長壽，推倒主教，我們也聽慣了。」吉討笑了，問道：「你也跟着他們喊麼？」威勒揆道：「老實告訴你，我倒很想跟着他們喊。我看他們喊的很不錯，我寧可不領五年的薪俸，願王上加長五歲。」吉討道：「如果王上加長五歲，怎麼樣呢？」威勒揆道：「王上長大成了，就可以自己發號施令了。從顯理第四的孫子，當今的王上，奉號令，比從馬薩林奉號令，好多

了。爲王上死，我是很願意的。若是爲馬薩林死，同甘明則今天一樣，幾乎送了命，死了決不能到天堂，隨便怎樣，心裏總是不舒服的。」馬薩林拍馬上前，說道：「威勒揆，你一片忠心，王上總要曉得的。」轉回頭來，說道：「這裏很安靜，我們回去罷。」威勒揆說道：「原來我們說話的時候，馬薩林都在這裏聽見了。很好，我正要他曉得我心裏的意思，吉討，你到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雖然你的用意，不見得甚佳，我還是謝謝你的。」說完，掉過頭，進了營房，一面還唱擲石黨的歌。

馬薩林回到府裏，很發愁，他從甘明則、吉討、威勒揆嘴裏聽來的話，曉得亂民一旦起事，除了王后一個人之外，別人都是不幫自己的；王后爲人，是個不念交情的，臨時還不曉得怎樣。今天晚上出去巡閱了一點鐘，只看見了一個人，動他的心。這個人，不怕亂民；這個人，就像是鶴立雞羣的。達特安的名聲，他是早聽見的了；馬薩林雖是在一六三四一六三五兩年之間來法國的，達特安忠義勇俠名氣，馬薩林聽見不止一次了。他雖是聽見人說，却要打聽是否確實，又不便去當面問他；他曉得達特安是個喀士剛人，不過喀士剛人同意意大利人很有相同的地方，你要他老實說自己的事情，他是不肯說實話的。

走到了王宮的圍牆，馬薩林先分付達特安在院子等，叫吉討跟了來，兩個人下了馬，走入花

園，主教抓住吉討的手說道：「你剛纔說，你在王后手下辦事有二十年了。」吉討道：「是的。」主教道：「你有膽子的，是不必說了，你是盡心辦事，也不必說了，此外你的記性總算好。」吉討道：「主教看出這點來麼？但是我若是沒好記性，我早得意了。」主教道：「什麼緣故呢？」吉討道：「會做官的人，最要緊是會忘記。」主教道：「吉討，你不是個會做官的人，你是個軍人，是老王顯理第四的舊部，那班宿將，現在剩不到幾個了，不久也都要去世了。」吉討道：「今天天主教就同我算命麼？」馬薩林道：「不是的。我要問你，近來你可曾留心看那火槍營的幫統麼？」吉討道：「你說的是達特安麼？」主教道：「是的。」吉討道：「我用不着去留心看他。我却認得他好多年了。」主教道：「他是個什麼路數人？」吉討很詫異的答道：「他是個喀士剛人。」主教道：「我曉得的；我要你告訴我，這個人是否靠得住。」吉討道：「特拉維是很相信他的。你曉得，特拉維是王后最靠得住的朋友。」主教道：「我要察看他這個人實在能不能辦事。」吉討道：「主教若是要打聽他是不是個有膽軍人，我可以說，他的確是的。我聽見說，在拉羅諸爾，還有別的地方，他都打得很好。」主教道：「吉討，你要曉得，我們不幸，當了大臣，不獨要有膽子的人幫忙，還要有謀略的人幫忙；我聽說，當日立殊理有幾宗祕事，達特安牽涉在裏頭，後來費了許多事，纔弄清楚的，是不是？」吉討曉得主

教要打聽從前的詭事，答道：「這些事，我却知道不清楚，我從來不沾手在祕密專裏頭；倘若有人把祕密話告訴了我，我是不能告訴主教的。主教不要怪。」主教道：「我不曉得有許多做大臣的人用什麼法子去打聽出許多消息的。」吉討道：「這爲的是大臣們用人，是總要量才器使的；打仗用軍人，謀事用謀士。主教去找當日那班辦詭事的人，自然就可以打聽出許多消息來。但是你要拿錢買的。」馬薩林笑了，說道：「若是沒得別的法子，只好拿錢買的了。」吉討道：「主教真要我薦一個曉得從前祕密事的人麼？」主教說道：「我同你談了一點鐘，就爲的這件事。」吉討道：「我曉得有一個人。只要他肯說，主教得了他，是很發幫點忙的。」主教道：「我自然有法叫他說。」吉討道：「人家不肯說的時候是不容易叫他說的。」主教道：「慢慢就想出法來叫他說。你薦的是誰？」吉討道：「盧時伏伯爵。不過我有五年不曾看見他，不曉得他在那裏。」主教道：「我知道什麼地方去找他。」吉討道：「那末主教剛纔說打聽不著消息這句話，就難以索解了。」馬薩林道：「你說盧時伏……」吉討道：「我只曉得盧時伏是立殊理的祕密偵探，但是我要先說明，很要花些錢的。立殊理當日很肯花錢。」馬薩林道：「前任主教的確有這個毛病。我謝謝你的好主意，我今晚就要實行。」

當這時候，兩個人走到院子，主教擺擺手，同吉討分手，看見有個兵官，在那裏走來走去，主教走到跟前一看，原來是達特安，在此候他。主教說道：「達特安，你跟我來，我有幾句話分付你。」達特安鞠躬，跟了主教，從秘密夾道，到了書房。主教坐下，在紙上寫了幾行字，達特安很耐煩的等，主教封好了，蓋了印，說道：「達特安，你把這封信拿到巴士狄大監，領信上所說的人出來；你要用一輛馬車，帶幾個護衛的兵。這名犯人，是要小心看守的。」達特安拿了信，鞠躬出來，分付道：「我要四名兵，一輛馬車，同我自己騎的馬。」過了五分鐘，院子裏馬蹄聲響，這班人同馬車，一齊走了。

④ 邦綠街 (Les Bon Enfants)

⑤ 「奧波拉」 Opéra 的音譯。「奧波拉」亦可譯為「歌劇」以全劇詞句皆合音樂也。

⑥ 薩頓 (Barrière des Sorcières)

⑦ 吉特 (Guitaut)

⑧ 楷斯公爵 (Duc de Guise) 楷斯族乃法國世家，於一五二八年，受法王佛蘭琪第一 (Francis I) 封為公

爵。第二代公爵佛蘭琪·特·勞倫 (François de Lorraine) 乃有名大將；當法王佛蘭琪第二崩後，公爵與康狄公爵各種黨爭權，釀成內爭，而表面上藉口則為彼此信仰不同。康狄公爵黨新教，楷斯公爵則黨舊教。初楷斯公爵迎戰連

勝後將圖政奧林斯，爲一新教徒暗殺而死。第三代公爵亨利 (Henry) 卽前者之子，生於一五五〇年，反對新教極力。宗教不同與爭奪政權原因，加以復仇觀念，又造成法國政局之糾紛。一五八八年五月，亨利蘇徒在巴黎舉事，蘇遂執政，諱人迎亨利。此處甘明則所謂「要立黨作內亂，選要有個格羅斯公爵，纔能成。」疑卽指亨利事也。

⑤ 擲石黨 (Frondeurs) 隨石黨命名之故見本節。按 *Fronde* 在法文爲「擲」之意，本擬「石」字，*Frondeur* 在法文乃「擲者」之意，加_。爲多數。今稱爲「擲石黨」，乃因本被擬爲擲「石」，故加石字，便稱呼也。

⑥ 此歌爲原譯者刪去，茲爲補譯大意如下：

今日有微風，

也是擲石黨那兒來的風呀；

我想這呼呼的風聲，也是說：

「反對馬薩林呀！」

⑦ 昆斯西 (Quinze-Vingtes)

⑧ 朗布利府 (Hôtel Rambouillet) 當時爲巴黎文人集會談笑之地，故極有名。

⑨ 聖洛 (St. Roch)

⑩ 威勒探 (Villeguier)

續 伏 露 記 上

第三回 盧時伏薦達特安

再說，八點鐘，達特安到了巴士狄大監；管監的叫士林卑，聽說有主教的信，趕快出迎。這位士林卑的兄弟，原是前主教立殊理的親信人，當時是很有名的。從前大將巴桑披關在巴士狄監的時候，他共總關了十二年，他同監的人說，「我們若干年後，可以出監了；」巴桑披說的是，「等士林卑走了，我也出監了。」他的意思，以為立殊理主教死了，士林卑是要走的，巴桑披也就可以出來。誰知主教死了，管監的並沒換人，士林卑還在那裏，巴桑披幾乎不能出監。

再說，士林卑很恭敬的迎了達特安進來，正好他要吃飯，他就留達特安同吃。達特安道：「我原是很願意陪你的，不過信面寫了立刻兩字。」士林卑道：「不錯。監卒把第二百五十六號領下來。」大凡監犯進了監，就不算是人，不叫名姓，只叫號數的了。達特安坐在馬上，看見窗子都有粗鐵條攔住，牆是很厚的，看了不覺打個冷戰，想起前二十年，有一會幾乎要關在這裏。忽然聽見鐘響，士林卑說道：「我要走開一會，犯人出去，我是要簽字的。請了，我們再會罷。」達特安對着管監的

微笑，心裏却說道：「我不要同你再會了。在這裏五分鐘，很毅的了；我寧可窮極了，——想來我是終久不會有錢的了，——我也不要作管監官。」話還沒說完，犯人來了，達特安一看，很驚異，犯人好像不認得達特安的，一直就上了馬車。達特安說道：「我奉命要把犯人看管好了，這輛馬車的門，是不能鎖的，我只好進去，同犯人一處坐了。叫跟人把這匹馬牽回去。」說完，下了馬，交把那火槍手，自己進了車，不慌不忙的分付馬夫趕到王宮去。馬車走過圓門的時候，車裏有點黑暗，就伸手抓了犯人的手，說道：「盧時伏，你認得我麼？」盧時伏很驚異的說道：「達特安。」達特安說道：「我許多年沒看見你，我以為你已經死了。」盧時伏道：「其實死了的人，同埋了的人，是沒什麼分別的；我在監裏，不是同埋了的一樣麼？」達特安問道：「你犯了什麼罪，關在監裏？」盧時伏道：「我也不曉得。」達特安道：「難道你還不相信我麼？」盧時伏道：「我是相信你的，不過他們說我所犯的罪，連我自己也不相信。」達特安道：「他們說你犯了什麼罪？」盧時伏道：「他們說的，是一件頑笑的事，叫做晚上搶劫。」達特安道：「晚上搶劫，我不相信，請你解說。」盧時伏道：「有一天晚上，我同代各得^①公爵，方太理^②，狄祿^③，幾個人，鬧着頑，公爵出主意，叫我們到新橋搶袍子頑，他說與林斯公爵很喜歡頑的。」達特安道：「你這樣大年紀，還跟他們去頑麼？」盧時伏道：「我

因爲那時酒吃多了，跟着他們去頑。但是我覺得並不好頑，我同狄祿說：「我們不如旁觀罷。」我們爲的是要看清楚，要爬上顯理第四銅像所騎的銅馬上；我們爬上去，看見他們搶袍子，搶得很
有本事，那些人的袍子，被他們搶了，不敢作聲。後來有一個人，不耐煩，就喊起人來，就有幾個弓箭
手來了，公爵同方太理他們，都跑了，只剩我們在銅馬上的兩個人。狄祿原想跑的，我勸他可以不必，他不聽我的話，要往下爬，跌壞了一條腿，大喊起來，我也想下來跑了，誰知太遲了，被兩個弓箭
手捉了去。我一點不着急，睡了一夜，以爲明日一定放我的了，誰知過了一禮拜，還不放我；我寫了
一封信把主教，當天就來了許多兵，把我送到巴士狄大監，關起來，已經關了五年。你想想看，我不
過爬在銅像上，騎了顯理第四的銅馬，就受了幾年的罪。達特安道：「一定不是爲這件事。大約你
現在可以曉得關監的緣故了。」盧時伏道：「是的。我還沒問你，我們現在到那裏去？」達特安道：
「我們去見主教。」盧時伏道：「他要我作什麼？」達特安道：「我一點也不曉得。我來的時候，並
不曉得是看管你。」盧時伏道：「是麼？你是一個紅人呀。」達特安道：「我，紅人！我還是一個喀
士剛人，同二十餘年前我在蒙城初次碰見你的時候一樣。」說完嘆了一口氣。盧時伏道：「他們
倒找你來辦這件事？」達特安道：「那也不過因爲我那時候在客廳，故此主教就派了我，若是當

時有別人在那裏，也是一樣派的；我熬了二十一年，現在還是個火槍營的幫統。」盧時伏道：「不管怎的，你總算經過了許多危險。」達特安道：「我那裏經過什麼危險？我記得有句拉丁話說得好，說是『大雷不打山谷』，我在山谷底下，雷是打不著的。」盧時伏道：「馬薩林還是那樣麼？」達特安道：「還是那樣。但是外間有謠言，說他娶了王后。」盧時伏道：「娶了麼？」達特安道：「假使馬薩林不是王后的丈夫，也是王后最喜歡的情人。」盧時伏道：「既然拒絕了巴金汗，為什麼又到了馬薩林的手？」達特安若有深意的說道：「此之謂女人。」盧時伏道：「但王后似當別論。」達特安道：「王后在這些事上，更甚於別的女人。」盧時伏又問：「波孚還在監裏麼？」達特安道：「還在監裏，你為什麼要問？」盧時伏道：「我想起來，如果波孚出了監，許要替我幫個忙，把我放出來。」達特安道：「你出監的日子，還比他近，我看還是你幫他出監。」盧時伏道：「打仗的事體，什麼樣子？」達特安道：「仗是一定要打的了。」盧時伏道：「同西班牙打？」達特安道：「不是的。同巴黎打。」盧時伏道：「這是怎麼講？」達特安道：「你不聽見放槍的聲音麼？」盧時伏道：「聽見。為什麼事？」達特安道：「百姓在那裏先試槍，不久是真放的了。」盧時伏道：「你看百姓會打贏麼？」達特安道：「可以贏的，只要有一個大將去調度。」盧時伏道：「不幸得很，我身體不得自

由。」達特安道：「你不必發愁，馬薩林要見你，總爲的是有事，我還要同你賀喜，我有好多年沒人找了，我閒散了多年了。」盧時伏道：「如果我做你，我是要說話的。」達特安道：「你聽着，我同你商量一件事。」盧時伏道：「什麼事？」達特安道：「你曉得的，我們兩個是好朋友。」盧時伏道：「是的，我曉得；我們有特別的交情，三處劍傷的記念。」達特安道：「我們商量好了，如果你得了意，不要忘我。」盧時伏道：「我不忘你，但是我也要應許，如果你得意，也不要忘我。」達特安說道：「這是我的手。你要記得，你一有機會，就要替我想法子。」盧時伏道：「我一定辦到你呢？」達特安道：「我也辦得到。」盧時伏道：「你那幾位同伴，怎麼樣了，我可以替他們幫個忙麼？」達特安道：「那位同伴？」盧時伏道：「就是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三位，你難道忘了他們麼？他們在那裏？」達特安道：「我全不知道。」盧時伏道：「是麼？」達特安道：「是的。我同他們分了手，好久了，我只知道他們都沒死，偶爾接他們一封信，却不曉得他們在那裏。」盧時伏，我現在只有你一個朋友了。」盧時伏道：「那個很出名的……我升他作總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我却忘記了。」達特安道：「你說的是巴蘭舒麼？」盧時伏道：「是的。這個很有名的巴蘭舒，那裏去了？」達特安道：「他在朗巴街開了一升糖食店，他最好吃甜，他算是巴黎城裏一個國民，現在也許做了反叛了。你只

管看，巴蘭舒做了小市長，我還爬不到做個統領。」盧時伏道：「算了罷，你不要牢騷了；潮水到最低的時候，一定有轉機的，你就可以趁潮起來。也許今天晚上，你的機會就來了。」達特安一面叫馬車停住，一面說道：「但願應了你的話。」盧時伏問道：「你爲什麼停了？」達特安道：「我們快到了，我不願意給人看見我從車裏出來；我要人家曉得，我們並不認識。」盧時伏道：「不錯，請罷，再見。」達特安道：「再見罷。不要忘了你應許的話。」

達特安跳上馬在前走，大約五分鐘，到了王宮的大院。達特安領了犯人，上了樓梯，穿過大廳，走到過道，正在主教書房門口，要敲門，盧時伏把手放在達特安肩膀，說道：「我們剛纔從亂民堆裏走過，他們看見你這班火槍手，很要同你們動手，你曉得我心裏想什麼？」達特安道：「你想什麼？」盧時伏道：「我心裏想，我只要一招手，請他們幫忙，他們就把你們這幾個人，都踹碎了，把我放了。」達特安道：「你爲什麼不做呢？」盧時伏道：「因爲我同你發了誓，作朋友了；今天若是別人陪我，又當別論。」達特安心裏想道：「難道這個人比我還慷慨麼？」一面敲門報告，說是犯人來了。馬薩林很不耐煩的說道：「請盧時伏立刻進來，達特安，你去等，我還要同你說話。」達特安聽了這話，心裏很高興，因爲長遠沒人請教他了，現在馬薩林很有招呼他的意思，以爲總是好機

會。

盧時伏進了書房，很留心看，見主教坐在那裏。房門關了，主教拿眼看他；他看見馬薩林裝束，模樣都很講究的，頭髮是拳起來，用了許多香油，面貌彷彿還不甚老。主教看看盧時伏，却大不相同了，在監裏關了五年，從前的黑頭髮，現在全白了，從前臉上的紅光，現在變了死白色，主教見了，搖頭聳肩，彷彿說他不中用的意思。

過了好一會，盧時伏有點不耐煩了，主教從一堆書信裏頭，拿出一封信來，交把盧時伏，說道：「我從舊信堆裏找着你這封求放出監的信，難道你是關了監麼？」盧時伏聽了，很詫異，說道：「這件事，主教曉得比別人清楚。」主教道：「不然。巴士狄監牢裏有許多犯人，都是前主教關在那裏的，我有許多連名字都不曉得。」盧時伏道：「這也許有的，不過我這件事同別人不同，我是大人關在監牢的。」主教道：「是麼？」盧時伏道：「是的。」主教道：「是了，我記得了，你不是不肯去比京替王后辦事麼？」盧時伏道：「哈，原來因為這件事，把我關監的麼？我這幾年，都猜不出來，不是個馱子麼？」主教道：「倒不全為這件事。我還要問你，你替主教到比京辦了一樁事，為什麼不肯替王后再去呢？」盧時伏道：「因為我已經去過的，此後我不肯再去；我去那裏的時候，很險，正當

查賴士謀反之後，叫我去攔截他給大公爵的書信，人家認得我，幾乎要把我殺了，幸虧我跑得快。主教怎麼樣還望我去第二次？假使我去了，不獨無益，還要誤了王后的事。」主教道：「你現在曉得了，你當日原是一番好意，可惜誤會了；王后以爲你是無緣無故的不肯替她去。你要曉得，當前任主教的時候，王后還有幾件不舒服你的事。」盧時伏微笑，說道：「我從前幫前任主教反對王后，現任主教就可以相信，我還是竭力幫忙的。」主教道：「盧時伏，你幫我麼？我却不像前任主教什麼事都要管的，我不過一個平常的大臣就是了，是王后的一個臣僕，用不着什麼人幫忙。王后爲人，是容易怪人的，一定聽見說你不肯替她出力，又知道你是個有本事的人，恐怕你是個險詐的仇人，她已分付過我，叫我看管你；你關了巴士狄監牢，就因爲這個緣故。」盧時伏道：「如果因爲誤會，把我關了幾年監，我看……」主教道：「自然要平反的。我看你是個極聰明的人，主意極多，又能辦事。」盧時伏道：「前任主教，是這樣說我的。現在大人也是這樣說，我聽了，很高興。」主教道：「前主教立殊理有過人的治國之才，我那裏趕得上他；我是最直爽，無城府的人，我坦白同法國人一樣。」盧時伏聽了，禁不住微笑。馬薩林道：「我要告訴你我請你來的意思，我要幾個靠得住的好朋友，幫我辦事；我說是我要，就是王后要，你曉得麼？不是王后分付的事，我是不辦的。我

同前任主教兩樣，他獨斷獨行，不同人商量的，我不如他，不能爬得很高的了，但是我却是個老實人，我要做出個憑據來給你看。」盧時伏是深曉得馬薩林是詭譎的人，知道他說的話，越甜越有毒的，說道：「我很願意相信主教的話，不過主教說是待我好，我却還沒看見實據。主教要曉得我，被禁五年，我看人家待我的意思，是不見得甚好。」主教道：「盧時伏，我剛纔不是同你說過，你關了監，不是我的錯；王后你是曉得的，大凡女人，都是性急的，危險的時候，他們是亂來的，性子過了什麼都忘記了。」盧時伏道：「王后自然是容易忘記的，他住在最華麗最熱鬧的地方五年，我却住在監裏五年。」主教道：「盧時伏，你不要胡思亂想，以為住在深宮，是過的很快活日子。那裏有這會事！宮裏憂愁着急的事，多咧！我們往後再談罷。我向來爲人，是最直爽無城府的，我要問你，你老實說，你肯幫我們的忙麼？」盧時伏道：「主教明見，我是極願意替你辦事，不過現在的事體，我一毫不懂。在巴士狄監裏頭，沒得人談國事的，只好同守兵獄卒談談罷了；說來諒主教也不相信，這班人，竟不大懂得國事。我常常是對巴桑披的。他還是那被囚的十七個貴族中之一人麼？」主教道：「他死了，我們很失了一個幫忙的人；他是盡忠於王后的，這樣忠心的人，真是少有。」盧時伏道：「這樣忠心的人，怪不得少了；你們只要看見一個，就要送到巴士狄監。」主教道：「我

們討論討論什麼是忠心的憑據。」盧時伏立刻答道：「自然是肯辦事了。」馬薩林想了一想，說道：「是的。不過怎麼樣去找肯辦事的人？」盧時伏聳聳肩說道：「這種人多得很，不過你不會用。」主教道：「我不會用麼？你這句話，怎麼講？你是前主教的老朋友，我請教你。」盧時伏道：「我要上一個條陳，主教却不要生氣。」主教道：「不生氣的。你要曉得，你什麼話都好同我說；我的意思，是要人相信我，替我出力，並不是要人怕我。」盧時伏道：「我坐的監房牆上，有人拿釘子畫了幾個字，說的是：有這樣的主人……」主教道：「我曉得了，底下是：就有同樣的跟人。」盧時伏道：「不是的，底下說的是：就有同樣的黨人。這是我們剛纔說的忠心的改的，要把自己的意思說出來。」主教道：「哼，這兩句俗語，怎麼講？」盧時伏道：「是說立殊理主教能殺得十幾個心腹人。」主教道：「怎麼講？他常常怕人行刺他，四面八方都是仇人，常常都要防備到了；他有心腹人麼？」盧時伏道：「前任主教抵敵的本事，真好，極危極險的事，他都能防備好了。老實的說，他雖然很有幾個仇人，而他的好朋友，却也不少。」主教喊道：「不錯的。我要的就是好朋友。」盧時伏道：「我曉得有幾個人，膽子既大，謀略又好，不曉得把前主教的祕計破了多少次，前主教派了親兵偵探，去收拾他們，也收拾不了。這個人，還救過位分很高的人，這個人雖然無名無錢，倒辦了許多大事，前

主教也有點畏懼他們，同他們求和。」主教覺得慢慢談到正文了，說道：「但是你說的這幾個人，是同主教反對的。」盧時伏道：「爲的這個緣故，他們沒得着厚賞。不幸他們就是王后黨。主教剛纔還說，王后要人幫忙。」主教道：「你怎麼樣曉得這些事的？」盧時伏道：「從前他們是我的仇人，故此我曉得；他們樣樣同我反對，他們同我時時打架，內中有一個，我同他鬪了幾次，七年前，把我刺傷了，算是我第二次受他的傷。」馬薩林道：「哈，我要的就是這種人。」盧時伏道：「大人身邊，有這樣的一個人，好多年了，大人總是看他不起。」主教道：「你說的是誰？」盧時伏道：「達特安。」主教裝出很詫異的樣子，喊道：「那喀士剛人麼？」盧時伏道：「是喀士剛人，曾經救過王后，保全王后的面子；就是立殊理，也曾說過，這個喀士剛人辦的事比自己還好。」主教道：「有這種事麼？」盧時伏道：「我同大人說的話，一點都不假。」主教道：「盧時伏，我要你告訴我點細情。」盧時伏道：「此事內中曲折甚多，不容易講得清楚。」主教道：「達特安許把詳情告訴我。」盧時伏道：「恐怕不見得。」主教道：「什麼緣故？」盧時伏道：「因爲那些事，都不是他自己的私事，那件事同王后的名譽有關係。」主教道：「他不用幫忙，一個人辦妥的麼？」盧時伏道：「不是的。他有三個朋友，都是極有膽的。主教要找，是要找這樣人。」主教道：「你說這四人是死友麼？」盧時

伏道：「他們四個人都是同心合力的，什麼爲難，他們都辦得了。」主教道：「盧時伏，我聽你說的，越聽越有趣味，你把細情同我講講。」盧時伏道：「不能。不過我聽人告訴我的一段神話小說，你聽了，就可以明白。」主教道：「我很願聽。我最喜歡聽神話小說。」

盧時伏兩眼釘在主教的臉上，看出他心裏的詭詐，說道：「主教當真想聽麼？」主教道：「我
很想聽。」盧時伏說道：「從前有一個極強的國，國裏有一個極有權力的王后，又有個大臣，看見
王后貌美，要王后戀愛他，王后不肯，這位大臣恨得王后要死。主教，你不必打聽這個大臣的名字，
你永遠打聽不出來的了，這件事很久遠的了。再說，那時有個外國公使來覲見，這個大使長得美
貌能動人，手段又極闊，花錢如水，宮裏的女人，個個都要戀愛他。王后看見他，也未免動情，送了公
使一分極值錢的寶貝，世界上再找不出同樣的一分禮來；大約王后送禮，也不過是賞他辦國事
有功的意思。這一分寶貝，原來是國王送把王后的，那位記恨的大臣要同王后下不去，就設法慫
恿國王，開個大跳舞會，一定要王后穿戴那寶貝首飾；那位大臣知道公使帶了寶貝回國去了，倘
若是國王知道這件事，豈不是把王后毀了麼？」馬薩林聽了，很詫異的說道：「可了不得！」盧時
伏往下說道：「有四個人，暗中曉得王后的困難，就拚了命去救王后。這四個人，不是王爺，不是公

爵，不是有勢力的大臣，又不是有錢的人，這四個人，不過都是平常軍人，膽子是有的，劍是會用的；這四個人動身去辦這件事，那位大臣曉得了，路上派了許多人去攔他們，叫他們辦不成；這四個人，在路上，受了許多人來攻打，三個人受了傷，一個人渡了海，把寶貝要回來，送還王后。辦得真快，到了開大跳舞會的那一天晚上，王后居然把首飾穿戴起來，這一件事，很把那位大臣素來的威望，損傷了許多。大人看這件事怎麼樣？」馬薩林說道：「辦得真好！」盧時伏道：「我還可以告訴你十幾件事體，都是辦得很好的。」馬薩林不答，在那裏想。

盧時伏等了一會，問道：「大人還有事問我麼？」主教道：「有。達特安是那四人之一麼？」盧時伏道：「他是爲首的。四個人中的領袖。」主教道：「那三個人是誰？」盧時伏道：「達特安可以把那三個人的名字告訴你。那三個是達特安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他們的真名姓，我却不曉得。」主教道：「原來你不甚相信我。但是我待你，却是一片至誠，我不獨要他們幫忙，還要你幫忙。」盧時伏道：「那好極了。我現時在這裏，請你分付罷。你可以隨後照應達特安同他的三個朋友，我很着急，要知道你派我辦什麼事；我已坐了五年監的，是很着急要知道再到什麼地方去。」主教道：「我要派你一個極要緊的差使。我要你到威英桑地方，波孚現在還關在那裏，我要你看守着他。」

怎麼樣？這件事不合式麼？」盧時伏道：「這件事，我辦不了。我不能辦。」主教道：「爲什麼不能辦？」盧時伏道：「爲的是波孚是我的好朋友。主教總記得，我一向很靠過波孚幫我的忙。」主教道：「不過後來波孚是與國爲仇的。」盧時伏道：「不錯的。不過波孚却沒同我爲仇。大人派我的差使，我辦不了。」主教道：「你剛纔說的盡心辦事的話，就不過這樣麼？我恐怕你的忠心，還沒有盡。」盧時伏道：「大人還要知道，從巴士狄出來，到威英桑去，不過是從這個監牢，移入那個監牢罷了。」主教道：「你倒不如老實的說你是波孚黨。」盧時伏道：「我監牢也坐破了，我只有一黨；那個放我出監的，我就是那個的黨。給我點費力的事辦辦，我只要吸點自由空氣。」主教道：「盧時伏，你說得太過火了；你忘記了，你現在不是年輕的時候了，你辦不了費力的事了，你要歇歇了。」說到這裏，主教吹兩聲哨子。盧時伏道：「大人還沒想好派我什麼事？」主教道：「我想好了。」白那英進了房，主教說道：「喊個親兵來，你也回來。」白那英同一個親兵進來，主教在紙上寫了幾句話，交白那英，回頭同盧時伏說道：「請了。」盧時伏恭敬鞠躬說道：「大人，我曉得了，我還要回去巴士狄監牢。」主教說道：「不錯的。」盧時伏道：「我就回去監裏；不過大人不用我，却是大錯。」主教道：「你同我的仇人作朋友。」盧時伏道：「我沒法。」主教道：「你以爲只有你一個人可以

幫我忙麼？我還可以找出別人來，也有你的本事。」盧時伏道：「只望大人不要弄錯了。」主教道：「你可以去了。我要分付你，你以後再不必寫信給我，寫了也無用。」

盧時伏出來，心裏想道：「我替達特安從火裏取出栗子了。我替他說了無限的恭維話，他若還不大滿意，這個人可就難於巴結的了。他們要領我到什麼地方去呢？」原來他們領他另從秘密梯走，不從客廳經過，那輛馬車同衛隊，在院子等；他四圍找達特安，也看不見。盧時伏自言自語道：「哈！我一場的盼望，全歸烏有。但是街上如果還有一羣一羣的亂民，我們還可以作點事，給主教看，叫他曉得我們還可以作一兩件事，比監管朋友體面些。」想到這裏，一跳就跳上馬車，同年輕人一樣，一點也不老。

① 士林卑 (M. du Tremblay)

② 代各德公爵 (Duc d'Harcourt)

③ 方大理 (Pontreillon)

④ 狄祿 (Rienk)

第四回 王后同主教

再說馬薩林在房裏，很想了一會。他現在已打聽出一點情形了，但是還要打聽。主教這個人，是最喜歡騙人的，現在打定主意，先看達特安什麼意思，然後再定辦法。

白那英問道：「大人，還有什麼分付？」主教道：「你把個火來，我要去見王后。」白那英拿蠟燭領道。原來有一道祕密夾道，從主教房裏，可以通到王后房裏，不論什麼時候，主教都可以見得着王后。白那英走到王后房裏，碰見王后的心腹布維夫人。那時王后正同路易第十四在小教堂。布維夫人去通知。

王后坐在椅子上，面前擺一小桌，一手靠住桌子；小王上坐在地毯上，翻看一本大書，這本書上有許多圖，說的都是亞力山大的事。王后雖不好讀書，不好祈禱，却常常到小教堂裏來。布維夫人通報了主教來見的話，小王上擡起頭來，眉頭繃了，看着王后，說道：「他爲什麼不先請示，擅自來見？」王后臉紅了，說道：「現在主少國危，只好讓宰相不問何時，隨便進來，報告要事，免得驚

勸衆人。」小王上說道：「我却不得立殊理主教這樣進來過一次。」王后道：「你那時很小，那裏能記得立殊理的事。」王上道：「我問過別人，他們都告訴我，立殊理從沒這樣來過。」王后聽了，很難受，趕快問道：「是誰告訴你的？」王上道：「人家告訴我的話，我不能告訴你；我告訴了你，他們再不肯同我講了。」說到這裏，主教進來了。這小王上馬上掩了書，擺在桌上，自己站起來，也要馬薩林站。馬薩林知道他的意思，很留心看他，先向王后很恭敬的鞠了躬，向王上鞠躬。王上點點頭，做得很冷淡；王后很不高興的瞪他一眼，王上重新恭敬還禮。主教向來是等到衆人都就寢了纔來的，這趟來得很早，王后心裏有點詫異。主教同王后使個眼色，王后会意，向布維夫人說道：「王上該去睡覺了，你喊拉波特來。」王后剛纔已經要打發王上去睡覺，王上不肯，要再等一會，這趟又叫他去睡，他一語不響，臉色變了，在那裏咬牙。

過了一會，拉波特來了，王上就一直走到這個內侍身邊，不同王后告辭。王后說道：「路易，你還沒同我告辭。」路易第十四說道：「你闖我走，我以爲你同我生氣。」王后道：「我並不想闖你走，因爲你出了天花，纔好了，恐怕你太乏了。」拉波特要打盆，說道：「誰同陛下拿蠟燭？」王上道：「人人都使得，我只不要曼吉尼拿。」原來曼吉尼是主教的姪子，在宮裏當內侍，路易第十四

惡他，同惡他的叔子一樣。王上於是出去了，不去攙攙他的母親，也不去理會主教。

馬薩林道：「沒有人教王上說謊，我看見倒很喜歡。」王后問道：「你說什麼？」主教道：「請看王上出門的樣子，就曉得我說什麼了。王上恨我的意思，一點也不隱藏。」王后道：「我替他陪不是。他年紀還輕，還不曉得感激你。」主教微笑。王后道：「你有要緊話同我說，是什麼話？」馬薩林坐在椅子上說道：「我看情形，除非你跟我到意大利去，不然，我們不久是要分手了。」王后問道：「你說什麼？」主教道：「我引曲子上一句話，說的是世界的人同謀，要拆散我們的戀愛。」王后很正色的說道：「你說笑話麼？」主教道：「不是的。我說正經話。我想眼前的事，我就要大哭。現在是全世界，真個是合謀，要叫我們分散，我只好把我丟開的了。」王后道：「主教，你究竟說的什麼？」主教道：「我還沒忘記那一天與奧林斯公爵同你說話，你很高興的，對着他笑。」王后道：「他同我說什麼？」主教道：「他同你說，『你喜歡的馬薩林，很礙事，他一走開，就沒事了。』」王后道：「你要我怎樣呢？」主教道：「不管怎的，你總是個王后！」王后道：「人家常常作東西嘲笑我，造謠言，踏躓我，算個什麼王后。」主教道：「你不喜歡的人，你倒有法子驅逐了。」王后道：「你應該說是你不喜歡的人。」主教道：「我麼？」王后道：「是你。誰把施華洛夫人驅逐了的，她在前王手

上，已經受戮罪了。」主教道：「這個女人，心術不正，詭計太多，從前想害立殊理，後來又要害我。」

王后道：「浩甫夫人忠心事我，寧可得罪王上，不肯得罪我，這個人又是誰驅逐的？」主教道：「浩甫夫人是個假正經的女人，她一面同你卸裝，一面同你說，勸你不要戀愛教中人。你不曉得，當主教的，不一定是教中人。」王后道：「波罕又是誰收拾的？誰要把他關監的？」主教道：「他是個反叛，要謀害我的命。」王后道：「主教，你的仇人，我也要當作仇人，那是不消說的了。」主教道：「不獨如此，我還要把你的朋友，當作我的朋友。」王后搖頭歎氣道：「我沒得朋友了。」主教道：「你遇着患難時，倒有朋友，爲什麼得意時，會沒得朋友？」王后道：「爲的是我得意的時候，忘記了朋友。我同瑪理王后一樣。瑪理王后從貶所回來時，不照顧同患難的朋友，等到第二次被逐，死在某處，沒得一個人去理她，連自己的兒子，也不去理她。」主教道：「現在補救，還來得及；我們看看，你還有什麼朋友？」王后歎氣道：「我連一個靠得住的人，都沒有了。」奧林斯公爵全受手下的人運動，自己是沒得主意的；昨天聽這個的話，今天又聽那個的話。王爺是聽幫主教的話，幫主教是聽吉米彌夫人的話。」主教道：「爲的是這個緣故，我不願意你聽身邊人的話，靠他們作心腹，我要你信任從前替你出過死力的人。」王后道：「從前出過力的人麼？」主教道：「從前替你破

了立殊理主教詭計的人。」王后一面看主教，一面想道：「他是什麼意思？」主教道：「你原是聰明人，你的朋友辦事辦得很好，你居然打勝了仇敵。」王后道：「不錯的，我罪是受够的。」主教道：「我們說到正文罷。你可曉得有個盧時伏伯爵？」王后道：「曉得的。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立殊理的心腹，是我最大的一個仇人；我以為你是曉得的了。」主教道：「我是曉得的，故此我請他到巴士狄監牢去。」王后道：「你放了他麼？」主教道：「並沒放出來。我是還要問問你，還有一個人，我也要同你說說。你認得達特安麼？」主教說這句話很留心看王后。

王后聽了很詫異，想道：「難道這個喀士剛人把我的秘密洩漏了麼？」王后答道：「讓我想。名字是很熟的，他是個火槍手，戀愛我一個侍女，那個女人中毒死了。」主教道：「你只曉得這一點麼？」王后很高興，對主教說道：「你要把司法官問案的法子來問我麼？」主教微笑說道：「我看你是喜歡答的話纔答。」王后有點不耐煩，說道：「你若是問我的話，問得清楚，我自然是好好的答你。」主教鞠躬說道：「我只要你把朋友當朋友待，叫他們在我手下辦事，現在國事到了極危險的時候，我們若是要抵得住，須要齊心合力的了。」王后喊道：「又是波孚要動手麼？我以為把他收拾好了！」主教道：「你只看見急流的灘，却不覺得暗來的大潮。」王后道：「這話怎

麼講？」主教道：「那一班親王大臣，終日作些不相干的事，全不曉得我的用意，我討厭極他們了，他們還不明白；他們的禍福，都在我掌握中了。我們雖然把波孚關了監，外面還有人，却比他還可怕，如康狄王爺之類。」王后喊道：「什麼？洛克羅戰場的大英雄，他也是個可怕的麼？」主教道：「我看是的；不過我們要耐煩點，此外還有奧林斯公爵。」王后道：「什麼，公爵是王上的叔父，王族中最親的，也是可怕的麼？」主教道：「我不當他是個王族，也不當他是王上的叔父，我只當他是個反叛。這個人，當前王在世的時候，害了許多英雄，我只管他是刺殺了查賴士等一班大臣的刺客。他現在又要做這種事了，我不讓他作祟。他幫着前任主教，蠱惑王上，二十年了；國事受他的害，不淺了。」王后聽了，把頭藏在兩手中。

主教道：「我並不願意叫你難受，王后是要衆人都尊敬的，大臣亦然。外面不曉得的人，只知道我是個大臣，他們說我是個意大利光棍，他們將來總要曉得我是什麼。」王后很下氣的說道：「你要我作什麼？」主教道：「我要你把同你出過死力的人，叫回來——那幾個同你出過死力的人，不怕立殊理，替你辦事，流了許多血，內中有一個，拚了命，渡海，把你送給巴金汗公爵的金剛鑽，取回來還你。」王后聽了這不願聽的話，很生氣，立起來，很驕蹇的說道：「你說話無禮！」主教

道：「我只要你從前肯替情人作的事，現在替你的丈夫作。」王后道：「我明白了，你要把我從前的舊事，都揭出來也好，我們索性說定規罷！」主教看見王后大生氣，略爲有點驚懼，說道：「我並不要你把什麼事都告訴我。」王后道：「我却要把什麼事都告訴你！不錯的，我確有四個極可靠的的朋友，他們不獨救了我的命，且保全了我的名譽。」主教道：「你認了麼？」王后道：「是的，你却要曉得，雖然面子上我似乎犯了罪，其實我可以發誓，我並無罪。」王后四圍的看，要找件東西，對着發誓，找着一個小紅木盒，說道：「我對着這盒子內神聖不可侵犯的記念物，發誓。我雖然是戀愛巴金汗公爵，我却並沒當他是個情人。」主教道：「盒子裏有什麼東西？我是個羅馬人，我不大相信這種東西。」王后從金頸鏈上，拿了一把小金鑰匙，交把主教，說道：「你開了盒子看看。」主教拿了鑰匙，開了小盒子，看見一把生鏽小刀子，兩封信，內中有一封，有點血跡。主教問道：「這是什麼東西？」王后指着盒子喊道：「這是什麼東西？我告訴你，這兩封信，是我寫給巴金汗的，我只寫了這兩封；這把刀子，是費爾頓刺死巴金汗的。你看看那兩封信，就曉得我並不是說謊。」主教不去讀信，倒去把刀子拿來看，刀是鏽了；看了一回，打個冷戰，仍把刀子藏在盒子內，說道：「我相信你的話。」王后道：「你要看看信，我要你看我平生的歷史，這一頁是不再給人看的了。」主教就

看信，一封信說的是取回金剛鑽的話，一封是說的有人要行刺他，叫他防備的話。主教看完了說道：「自然用不着再說了。」王后關了盒子，把手放在蓋上，說道：「還有一件事，我要說我自己不是。那幾個救我的人，同出力救公爵的人，我一點也沒酬報他們；就是那個達特安，我不過叫他親我的手，給了他這顆金剛鑽。」說到這裏，王后把手上戴的金剛鑽，給主教看。王后說道：「大約達特安等錢用，把金剛鑽賣了，拿錢來幫我辦事；他也派人去送信給公爵，告訴他，有人要行刺他的話。」主教道：「然則達特安曉得的？」王后道：「他什麼事都曉得，我不知道他是從那裏打聽出來的。他把金剛鑽戒指賣給德西沙，我看見他戴在手上，同他買回來。但是達特安的東西，我要你送還他，你就拿去罷。你既然有這樣一個人在身邊，你要好好的用他。」主教道：「王后分付，我會忘記的。」王后問道：「你還有話問我麼？」主教道：「沒有了。我只求你饒了我錯疑心你的罪。我戀愛你極了，故此連以往的事，我還是吃醋的。」王后微笑答道：「你若是不會得話講，請你走罷。我自己要歇歇了。」主教道：「我就走，你還許我再來麼？」王后道：「你明天再來，我要靜養些時。」主教拿了王后的手，恭敬的親了，就退出來。

王后走到王上的臥室，問拉波特：「王上睡着沒有？」拉波特指指王上，原來已經酣睡了。王

后走到牀邊，向額上親了一口，出來的時候，分付拉波特道：「你好好的勸王上，同主教要好些。我母子二人，很有許多感激他的地方。」

◎秘密夾道 原註：這個秘密夾道，如今還可以找得在魯傑爾宮（Palais-Royal）裏。（巴拉丁公主的日記）

◎布維夫人（Madame Beauvais）

◎王后 即奧國安公主，路易十三之后；本應稱太后，但原書仍稱王后，故依之。

◎曼吉尼（Mamehi）

◎浩甫夫人（Madame de Hautefort）

◎瑪理王后（Marie de Medicis） 一六〇〇年，爲亨利第四之后，及亨利被刺，瑪理王后攝政。后能任事小，失國

入望，被賍逐；復由立殊連屋中斡旋之力，復位，與路易十三爲母子如初。一六三〇年又被貶，囚於岡比尼（Compiègne）。

瑪理得間過去，奔亡敵地，卒死於可洛尼（Cologne），時爲一六四二年。

◎吉米爾夫人（Madame de Guemenez）

◎洛克羅（Maurey）

◎查賴士（Chalais） 此處說「查賴士等」因原書尙有 Mont Morency 及 Oug-Mans 二人名。

第五回 達特安同主教

再說，主教回到自己房間，問白那英有什麼新聞；白那英說沒有新聞，主教叫他走了，隨後開了門，走入大廳，看見達特安睡着了。主教低聲喊他，他不醒，隨後大聲喊他，還是不醒，主教只好走上前推他的肩膀。達特安登時站直了，說道：「我在這裏，誰喊我？」主教微笑，說道：「是我喊你。」達特安道：「求主教恕罪，我乏極了。」主教道：「原是我該叫你等。」達特安看見主教如此客氣，倒有點詫異，想道：「不曉得他要我辦什麼了。大約俗語說的『睡着覺，運氣就來了』，這越要應了。」主教道：「我要你跟我來。」達特安想道：「盧時伏沒失約。但是他自己在那裏呢？」四圍一看，看不見盧時伏。

主教坐在椅子上，同達特安說道：「我曉得你是個極有膽極有智的一個軍人。」達特安想道：「說的倒不錯。不過他爲什麼這些年纔曉得。」達特安鞠躬。主教道：「我現在要找件事把你做，試試你的膽子。」達特安聽了，滿臉高興，登時想起主教並未告訴他什麼事，臉上又作出同平

時一樣，說道：「大人只管分付，我就去辦。」主教道：「從前先王在日，你所辦的事，我都聽見說了。」達特安道：「主教太恭維我了；那時候，我的運氣還好。」主教道：「我說的不是你在戰場立功的事，我說的是別的事，更要恭維你了。」達特安裝出詭異神氣，問道：「大人說的是什麼事？」主教道：「我說的是件最出色的事，你自己該知道。」達特安道：「我真不曉得大人意中想的什麼事。」主教道：「你很慎言的，這是更好了。我說的是你把王后金剛鑽取回來，同你們三個朋友路上所遇的事。」達特安想道：「這是個圈套，我可不要上當。」於是裝出很詭異的樣子。主教大笑，喝采說道：「他們保薦你的人，保薦得實在不錯。你替我辦什麼事呢？」達特安道：「只要大人分付。」主教道：「你替王后辦過事，也肯替我辦麼？」達特安想道：「他一定要我說，我却先要看他是什麼意思。」於是大聲說道：「替王后辦事，我不曉得大人的意思。」主教道：「你還不曉得麼？我要同你的三個朋友，幫我辦事。」達特安道：「大人說的是那三個朋友？」主教道：「你的三個老朋友。」達特安道：「我的三個老朋友麼？我少年的時候，有五十個朋友，二十歲的人，當人人都是個好朋友。」主教道：「慎言是件很好的事體，不過你現在做得太過了。」達特安道：「大人記得，派狄歌拉教學生，五年不許說話，要他們學慎言的本事。」主教道：「你已經有二十年不說話

了，這也够了；我望你現在只管說，況且王后已經許你說的了。」達特安真詫異，喊道：「王后麼？」主教道：「是的。王后許你說了。你若是不相信，我把王后的戒指，給你看，你總還認得。」馬薩林把手伸出來，達特安一看，就認得王后給過他的那隻戒指，說道：「我認得這個戒指，是王后的。」主教道：「我說王后許你說，這句話說得不錯罷。你現在不必遲疑了，你只管說；你把話都告訴我，是你的便宜。」達特安道：「我很歡喜，現在有機會了，大人許久沒照應我了！」主教道：「一個禮拜之內，你所想的事，就可以到手了。但是你那三個朋友，那裏去了？」達特安道：「我也不曉得。」主教道：「你不曉得麼？」達特安道：「我們分了手，有許久了；他們三個人，早已出了軍籍了。」主教道：「你怎麼樣找他們呢？」達特安道：「交把我罷。我有法子，可以找他們。」主教道：「很好，你要什麼呢？」達特安道：「大人，我們總要些錢，要够辦事的用；我却沒忘記沒錢的爲難。假使從前我們沒得那個金剛鑽戒指，我們有許多事，就辦不來。」主教道：「你要錢，你不曉得現在財政支絀麼？」達特安道：「請主教學我的榜樣，何不把王后的寶貝首飾賣了。我請你慷慨一點。辦大事，沒得錢，是辦不到。」馬薩林道：「該用的錢，我可以給你。」達特安想道：「立殊理頂少也要先給我五百個畢士度。」主教道：「你是肯去替我辦事的了？」達特安道：「只要我那三個朋友肯幫

我。」主教道：「倘若那三個朋友不幫你，你自己肯替我辦事麼？」達特安搖頭道：「我一個人，恐怕沒大用處。」主教道：「你就去找他們！」達特安道：「倘若我找着了他們，我拿什麼話，去勸他們幫我呢？」主教道：「你深知道他們的，這件事自然要你去想法的了。」達特安道：「我該許他們什麼好處呢？」主教道：「你可以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替我辦事，也同從前替王后辦事一樣，將來是有重賞的。」達特安道：「主教要我們辦的什麼事？」主教道：「臨時我自有的訓條。」達特安道：「現在做什麼呢？」主教道：「現在你先去找你的朋友。」達特安道：「他們也許在巴黎，我想他們也許有不在巴黎的，我要跑好些地方，纔許找得着他們。我是個窮得很的幫統。主教是曉得的，走遠路是要花錢的。」主教道：「我不要在路上一個錢，叫人曉得；我這件事，是要十分秘密的。」達特安道：「我無論怎麼樣省儉的辦法，我所得的薪俸，是不够作路費的。況且有三個月的薪俸，還沒給我。我當了二十年差，不獨一個錢剩不了，還欠了許多債。」

馬薩林想了一會，跑到一個雙鎖的櫃，開了櫃，取出一口袋錢來，拿在手上，攔了好幾趟，歎了一口氣，很捨不得的，交給達特安，說道：「這够你作路費的了。」達特安鞠躬接了那口袋錢，裝在口袋裏，想道：「如果袋裏都是西班牙大金錢，或是金柯朗，也儘够了。」主教道：「我們都說好了。」

你趕快去找他們罷，你如果辦得怎麼樣了，須每天寫信報告我。」達特安道：「決不誤事。」主教道：「我要曉得你朋友的名字。」達特安覺得有點不安，說道：「我朋友的名字麼？」主教道：「你告訴了我，你只管去找，我也可以打聽他們的蹤跡。」達特安道：「一個就是德拉費伯爵，人家都叫他作阿托士；一個是杜威朗，人家叫他作頗圖斯；一個是德博聖，是個小方丈，人家叫他作阿拉密。」主教微笑，說道：「原來你的朋友，都是用假名入軍籍的，大約都因爲不願玷辱了家聲。我看他們的劍，雖然是很重，他們的錢袋，是輕的。」達特安說道：「他們的劍，若是替大人出了力，我盼望他們的錢袋，就變重了。大人的錢袋，可要變輕了。我看有了這三個人幫忙，不論大人要辦什麼事，大約總可以辦得到。」主教笑了，說道：「你們喀士剛人說大話，可以比得上意大利人。」達特安也笑了，說道：「意大利人講價錢的本事，却比什麼人都好。」當下達特安接了主教准假的公文，鞠躬出來，走到院子，跑到燈下一看，原來那袋錢都是銀錢，達特安說道：「馬薩林，馬薩林，你到底還是不相信我。你得了便宜的，你要倒運了。」

主教那時在房裏搓手，得意到了不得，自言自語道：「一百個畢士度！我只花了一百個畢士度，就打聽出一件最秘密的事。若是立殊理就要花到二萬個柯朗，纔打聽得出來。這顆金剛鑽，更

不用說了。」他一面說，一面看這個金剛鑽戒指，十分得意。王后原叫他把戒指還達特安的，他留爲已用，也不給達特安，十分得意的說道：「這個戒指，更不必說了，頂少也值一萬個利華。」說完，走入臥房，高興的不得了，把戒指藏在一個裝寶石的盒子內，原來馬薩林是最好收藏寶石的。於是臧白那英進來，同他脫衣服；那時已是夜深了，上牀睡覺，不管外面放槍的聲響。達特安住在狄奇堂街一間客寓，作者留到一回，再說達特安爲什麼住在這所客寓。

◎派狄歐拉 (Pulcherrima)

希臘著名哲學家，約在紀元前五百八十六年生於薩摩思。

第六回 四十歲之達特安

再說前書說達特安的時候，他住在福索街第十二號，現在事隔二十年，情形許多不同了。若說是這幾年裏頭，達特安失了機會，這句話却說不過去，因為這幾年來，他却沒遇着機會。達特安爲人，只要身邊常常有許多朋友，他就覺得日子過得很好。他這個人，又是最容易受朋友陶鑄的；他從阿托士學得慷慨，從頗圖斯學得自信，從阿拉密學得應酬。假使他常常都同那三個朋友在一處，到了這個時候，他也闊了。頗圖斯是第一個先走，去娶那老狀師的寡婦；其後是阿拉密出了軍籍，去當教士；末後是阿托士也走了，回到宰洛阿地方，他有點祖上的產業在那裏。自此以後，達特安就覺得一個人很寂寞。

自從三個人走了之後，他的興致，也就很不如從前了。補了火槍營幫統之後，更覺得寂寞。他的家世儀表，都不及阿托士，不能同貴族往來；又不如頗圖斯善於自誇，使人相信他所與來往的都是貴人；講到周旋應酬，他又不如阿拉密。他從前還常常的追想到邦那素的老婆來，想起來常

常的難過，後來年深日久了，他也慢慢的忘記了。軍營裏過的日子，最不能養心，慢慢的不知不覺，達特安就變成一個武夫了。並不是說他欠能幹，他閱歷多了，能幹是賽過從前，但他現在都是在小事上講究些。他現在講究的，不過是好吃好喝，睡着很舒服的牀，同俊俏的女店主說話。他在狄奇堂街，諧華禮客店，過了六年很舒服的日子了。

再說，他初到這間客寓的時候，那客店的女主人，是個法蘭德地方人，年紀約二十五歲，相貌很俊俏，看見達特安，倒很喜歡。達特安同他的男人吵過好幾趟。這個男人脾氣是很不好的，又極其討厭，達特安同他吵，有一趟幾乎刺傷他。忽然有一天，這個男人跑了，——帶了許多首飾同值錢的東西跑的，人家都傳他死了。他的女人，大約是很盼望他死，常對人說，她的男人一定是死了。達特安同女店主住了三年，覺得日子好過，也就不想走。忽然有一天，女店主同達特安說，要達特安娶她。達特安很詫異的喊道：「你說什麼？這不是一女嫁二夫了麼？你千萬不要存這種的妄想。」女店主道：「我看我的男人，一定是死了。」達特安道：「我却不敢這樣說。你可曉得，你的那個男人，是一種頂古怪的人，你最不盼望他來的時候，他却來了，那時我們兩個人，都要問絞罪的。」女店主道：「假使他回來，你不會同他比劍的麼？他本事不好，一定要被你刺死的。」達特安道：「你

却不明白，我刺死了他，也要問絞罪的。」女店主道：「你是拿定主意不娶我的了。」達特安道：「只好這樣的了，真是沒法。」女店主聽了這句話，大失所望，傷心的很；她看達特安就如同一個天上人，他相貌又出衆，那兩撇鬍子，又十分好看。

到了第四年，某處有軍務，達特安身臨前敵，女店主依依不捨，哭了不曉得多少次，還說了許多戀愛的話，同至死不改的話；達特安却不敢說十分着跡的話，只說是將來一定要立戰功的。看官是曉得的，達特安是驍勇不過的，這趟軍務，他果然十分奮勇。有一天，前胸中了一個槍子，跌下馬來，同伴以爲他死了；有許多想升官的，都相信是他死了。看官要曉得，凡當軍人的，上自提督，下至最小的兵官，人人都盼望別人出點岔，他自己去升官。

可是達特安這個人，是不容易死的。雖說他倒在戰場，將有一天，人是很昏迷的，到了晚上，有點涼風，他又慢慢醒過來，勉強走到最近的一個鄉下地方，敲開一家人的門。人家看見他是個傷兵，很照應他，不久，就養好了傷。有一天早起，他就動身回到巴黎，走回到狄奇堂街，跑到自己住的那間房，看見有一個別人的衣包，還有一把劍，靠着牆。達特安道：「一定是他回來了；很不好，却也有好處。」再打聽，纔曉得來了一個新堂館，一個新女僕。他們說，女店主出街散步了。達特安問道：

「女店主一個人去的麼？」堂倌答道：「不是的，同男主人一齊去的。」達特安問道：「男主人回來了麼？」堂倌答道：「回來了。」達特安想道：「假使我有錢的話，我是一刻都不肯住在這裏的，但是現在我一文沒有，只好等等機會，看可有法子把這個男店主弄丟了。」剛好想到這裏，女僕喊道：「店主人兩個回來了。」達特安向街上看，看見女房東果然回來了，一手扶着一個身軀極粗壯的瑞士兵，一看見就想起顯圖斯來。達特安說道：「這就是男店主麼？他發胖，他比從前胖了一倍。」於是走到一轉灣角子，坐下了，人家不容易看見他。但是女店主進來，就看見他，喊了一聲：達特安登時起來，去抱住她。瑞士兵看見了，很詫異，同見了鬼一樣，女人臉色也變了。

女店主很不安的問道：「原來是你麼？」達特安不動聲色的問道：「這個男子是你的兄弟，或是表親麼？我看見他，很高興。」一面說，一面去抱那瑞士兵見禮。瑞士兵的神氣却是很冷淡的，問道：「這個人是誰？」這個時候，女店主只是狂哭，一句也答不出來。達特安問道：「這個瑞士人是誰？」女店主哭着，答道：「這一位就是要娶我的人。」達特安道：「你的丈夫果然是死了麼？」瑞士兵說道：「這同你有什麼相干？」達特安道：「自有關係處。你若不同我商妥了，你不能娶她。我不打算……」瑞士人問道：「你不打算什麼？」達特安道：「我不打算准你娶她！」瑞士人滿面

通紅。那時瑞士人穿的是很好看的軍衣，達特安却披了罩袍；那個瑞士兵足有六尺多高，達特安比他短小。瑞士人不曉得此事的原由，看見達特安，當是個無理打岔的人，就兩腳頓地，喊道：「你趕快出去！」達特安道：「我不出去！」堂倌有點看不起達特安，說道：「一動手，就把他鬧出去了。」達特安一手捉着堂倌的耳朵，說道：「你說什麼？你不要管閒事！不然，你的耳朵，是保不住的。」回頭對瑞士兵說道：「你趕快把你擺在我房裏的東西，搬走了；你搬到別的地方去！」瑞士兵大笑，問道：「我搬往別處去？這是什麼道理，我倒要聽聽！」達特安道：「原來你懂法國話，請你同我一道出去，我慢慢講給你聽。」女店主知道達特安是個比劍的好手，知道他不懷好意，很着急的哭。達特安道：「你爲什麼不讓他出去？」瑞士兵道：「你胡說，你以爲我肯同你這個不相干的人比劍麼？」達特安道：「我是火槍營的幫統，官階總算比你大；但是現在這件事，可以不論官階，我們只要看誰該住這間房子。你知道有一定的辦法。你出來，誰先回來的，誰住這間房子。」女店主竭力的勸解，也勸不住。她見達特安回來了，心裏是很高興，然因達特安從前不肯娶她，她也想叫瑞士兵去教訓教訓他，出一口氣，再說。

這兩個入跑到一個地方，天快黑了。達特安再問瑞士兵，問他肯讓房子不肯。瑞士兵搖頭，拔

出劍來。達特安道：「你打定主意，要死在這裏麼？這個地方，不大好睡的，你一定要，也是沒法。」達特安也拔出劍來。一個短小的人，去攻一個粗壯人，原是不容易的，不過瑞士人身軀雖大，却沒達特安的本事，也沒他的靈動。瑞士兵想搶上去，總搶不上，自己已經受了兩傷，因為天冷，却不覺得，後來血流多了，有點招架不住，就坐在地下。達特安道：「是不是我剛纔怎麼告訴你的，你不聽我勸，弄到這個樣子。但是你不要着急，過了十多天，傷口可以好的，你坐在地下，不要動了，我打發個人，把你的行李送來。請了，我勸你搬到某街某店去住，只要女店主還沒換人，他那裏酒飯，都是很好的。」說完了，達特安很高興的回到狄奇堂客店，分付堂倌把瑞士兵的行李送去。堂倌送了去，還看見瑞士兵坐在那裏發糊塗。自此以後，客店的人，看待達特安同從前絕不相同了。

等到沒人的時候，達特安同女店主說道：「你現在看出瑞士乞兒同上等人的分別了，你的行爲，同一個平常酒店的女堂倌一樣。我對不起你，我不能再看待你起了，我也不在這裏住了，我把瑞士人開走了，我也不在你這裏住了，堂倌，把我的行李，送到某街某店去。請了，請了！」達特安說話的樣子，雖是很認真的，却未免帶點捨不得的意思，女店主米狄林跪在地下，苦苦求饒，那時候廚爐裏的火，是很旺的，鐵條上插了肉，燒得快熟了，米狄林在那裏哭得可憐，剛好達特安那

個時候，又冷又餓，又動起戀愛的心，看官不要怪，達特安只好不走的了。這就是達特安爲什麼住在這間客店的緣故。

① 狄奇寧街 (Rue Tiquetonne)

② 羅維街 (Chovrotte)

第七回 巴蘭舒遇救

再說達特安那天見了主教，回到客店，拿了一袋錢，很得意；想起主教手上那個金剛鑽戒指，從前原是自己的東西，心裏很捨不得。達特安想道：「如果我再得着那個戒指，我登時就賣了，我就在我父親的房子旁邊，買點地。那間房屋是不錯，不過沒得花園。我就回到家鄉，等個有錢的女人來嫁我。我將來生三個兒子，第一個兒子要做到貴族，同阿托士一樣；第二個是個有勇軍人，同顯圖斯一樣；第三個是個有學問教士，同阿拉密一樣。這樣的日子，比現在我過的好得多了。不過馬薩林太好錢，不肯把金剛鑽給我。」達特安如果知道王后的確是要還他的，不曉得又該怎麼說了。

他快到客店時候，看見店外許多人，店裏吵得很利害。達特安說道：「哈，不是客店失了火，就是狄林的男人回來了。」原來都不是的。他走近了，看見是許多人在客店的隔壁，許多人在那裏喊，還有許多人拿了火把，走來走去，大約都是穿了號衣的。他就問是什麼事。有人告訴他，說是

有一個人，帶了二十個人，攻打一輛馬車——那馬車有主教親兵護衛的，後來救兵來了，那些人就跑了，那爲首的人，躲在客店隔壁，他們現在找他。假使達特安是年紀輕的時候，他聽了這番話，一定是要幫同官兵，去攻那些百姓。不過現在他年紀大了些，不喜歡作這種熱鬧事了，況且身上還有一百個畢士度，恐怕丟了。於是他一句不響，走進店去。從前的達特安，是要打聽許多情形的，現在的達特安，不再打聽的了。達特安原告訴米狄林，在羅弗宮過夜，米狄林故此沒望他回來；她聽見隔壁吵得利害，很害怕，現在忽見達特安回來，高興極了。她原要把鬧事的情形，詳細告訴達特安，達特安不願意聽，分付她把晚飯送到房裏，帶着送一瓶好酒。原來達特安住在第四層樓上，他若是要收拾米狄林的時候，他自己關在房裏，不出來。這趟回來，他先把錢袋放在抽屜裏，也不點數，就鎖起來。等到酒菜都來了，他關了房門，坐下，那時餓極了，吃飽就去睡。他向來是今天不打算明天事的。

酣睡了一夜，翌日天亮起來，想到阿托士，追憶起舊事，想道：「阿托士是一六四三年給過我一封信，那是剛在前主教死過之後；我自己那時在什麼地方呢？——我想起來了，我隨大軍圍攻巴省桑地方。他給我的信，說的是他祖上遺下的房產。那房產在什麼地方呢？我却從來不曉得，

因爲信沒看完，刮了一陣大風，把信吹丟了。若是我年輕的時候，我還可以趕回來，就是冒險拚命，我也要把信追回來的，少年作事，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到了年紀大些，纔曉得是不該做的。那時我只好讓風把阿托士的信吹到西班牙大營裏，連住址我也不知道了。西班牙人得了信，沒得用處，倒不如還了我。他們既然沒還我，我不曉得阿托士在那裏，只好罷了。

「讓我想頗圖斯。一六四六年九月，我接頗圖斯一封信，請我去打鳥。那時因爲我父親死了，我回到巴安地方，他們把信轉寄到巴安，信還沒到，我又走了，隨後又轉寄到某處，我又走了一直等到一六四七年四月，我纔接着信，到得太遲了，我只好不去打鳥了。我倒不如去找找這封信，許還藏在箱子內。」達特安開了一個舊箱子，內裏裝了許多書信，說的都是他家慕田產的事，那些田產，是二百多年前，已經轉了主的了；一眼看見一封信，字寫得很大，是頗圖斯寫的，旁邊還有幾個小一點的字，是頗圖斯老婆寫的。信上的話，達特安是不用看的了，他只要找住址。原來信上住址，只寫着杜威朗堡。幾個字。當日頗圖斯以爲這個地方，無人不知的了。達特安道：「這個好吹的寶貝，一點還沒改。我只好先從他下手；他娶了柯氏，很得幾個錢，現在作富家翁了。阿托士吃酒吃昏了，阿拉密是在經典上用心。」

後來達特安再看看顯圖斯的信，原來還有幾個字，說是我同時也寄了一封信到寺裏，給阿拉密。達特安道：「寄到寺裏什麼寺？只算巴黎，就二百多間寺，通國算來，有三千；況且他入了寺，一定是改了名字。可惜了，我一點經典也不懂，倘若我記得阿拉密當日同長老小教士談論的話，我就知道他們的宗旨，也就猜得着他到了什麼寺了。譬如我去見主教，請他發給我一張公文，准我去各寺找，或者可以找得着，不過一下手就要求主教幫忙，他是要看我不起的。闖人自己作不了的事體，纔叫我們作，如果去請教他，他是不高興的。等等，我還記得阿拉密也給過我一封信，託我辦點事——那封信不知放在那裏了？」達特安想了一會，走到衣櫥，從那堆舊衣裳裏頭，找出一件外衣來，是他一六四八年穿的，從口袋裏一摸，摸出那封信來。信上說道：「我要在某地方，同某人比劍，因為我是個教士，不便讓外人知道這件事，我只好請你作我的陪比。你從某街來，右邊第二燈下等的，就是仇人的陪比。」我同仇人，在第三燈底下。」信尾簽了阿拉密的字，信上却無寄信人的住址。達特安追憶前事，記得是同那人比劍，傷了他的手臂，却從來不曉得那個人的名字。阿拉密把他的仇人同時打發了，跑到達特安跟前，說道：「打完了，我的仇人是死了。你來幫我的忙，我很感謝；你將來要我幫忙，只要告訴我。」說完了，拉拉手，就跑了。當下達特安雖然找着信，還

是不曉得住址，十分着急，忽然聽見打碎玻璃聲音，他恐怕有人來偷那一袋錢，趕快跑到房裏去，一眼看見有個人從窗子爬進來。達特安拿了劍，喊道：「你這個強盜！那個爬窗的人說道：『你聽我說，不要殺我，我不是強盜，我是個好人，我是有家的，哈！你是達特安！』達特安喊道：『你是巴蘭舒！』那人高興的很，說道：『是的。』達特安道：『你大冬天一早在房頂上爬來爬去，作什麼？』巴蘭舒道：『你曉得，我要……我看，不必告訴你了。』達特安道：『不管什麼，你只管告訴我，你先把破窗子遮掩好，再把窗簾拉好。』

巴蘭舒弄好了，達特安道：『請你說。』巴蘭舒道：『我要先問問，你同盧時伏怎麼樣？』達特安道：『我們很要好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還不曉得麼？』巴蘭舒道：『那很好了。』達特安道：『你要告訴我，你打碎我的窗子，爬進我的房來，問盧時伏同我的交情，有什麼相干。』巴蘭舒道：『我先告訴你。盧時伏……』達特安接住說道：『我曉得了，盧時伏關在巴士狄監牢。』巴蘭舒道：『他從前在那監裏。』達特安道：『這話怎麼講，難道他僥倖逃脫了麼？』巴蘭舒道：『是的，也可以叫作僥倖。昨天晚上，有人從監裏送他出來。』達特安道：『不錯的，是我從監裏送他出來的。』巴蘭舒道：『却不是送你回監裏去的。如果我看見是你護送的，我自然是不敢去……』達特安道：

「你趕快說罷，怎麼樣了？」巴蘭舒道：「盧時伏坐的馬車，走到某街，那時街上有許多人，護衛的親兵，得罪了街上的人，街上的人不高興，盧時伏趁這個機會，把自己名姓報告了，求他們幫忙放他。我那時站得很近。聽他說是盧時伏伯爵，我記得是他保舉我，升我的官的，我就告訴衆人說：這位伯爵，是波平的好朋友，是有恩德於百姓的。百姓原是很不高興的了，聽了這話，就動起手來，把馬車攔住了，攻打親兵，我把車門開了，盧時伏跳出車來，一會子就跑脫了。不幸有巡兵走過來，救親兵，同百姓打起來，我跑到狄奇堂街，巡兵追我，我跑到客店隔壁，躲起來，他們進屋來搜，搜來搜去，搜不着，因為屋裏一個女人可憐我，把我藏在兩牀褥子中間。我躲了一夜，我恐怕天亮，他們又來搜，我當天未亮以前，就爬到房頂，想爬到隔壁，就可以逃脫了。就是這一會事。你倘若不以我所作的事爲然，我心裏就不曉怎樣難受了。」達特安道：「我一點都不怪你，我聽說盧時伏逃脫了，我却喜歡。你可曉得，倘若官兵捉了你，馬上就要殺了你的。」巴蘭舒道：「我曉得，故此我看見你，高興的很；你窩藏我，比別人好得多了。」達特安道：「我自然窩藏你。不過有人知道了，我這個幫統是作不成的。」巴蘭舒道：「你曉得的，不論什麼時候，我肯拚命幫你的。」達特安道：「是的。這種事，你辦過不止一回的了，我是忘記不了的了。你請坐下，吃點東西；你餓極了，你看着我晚飯吃

剩下的東西，吃些罷。」巴蘭舒道：「是的，我很餓了。我從昨天中午起，只吃了一塊麵包，一點糖果。我有時很喜歡吃糖果的，不過拿糖果當飯，有點辦不來。」達特安道：「你吃罷，可以吃飽了。」巴蘭舒道：「你是第二次救我的命了。」說完，坐下，大吃起來，過了一會，吃飽了，又歎一口氣。

達特安想了一會，說道：「你曉得阿托士住在那裏？」巴蘭舒說道：「不曉得。」又問額圖斯在那裏，巴蘭舒也說不曉得；又問阿拉密在那裏，巴蘭舒也說不曉得，只知道巴星在那裏。達特安道：「你曉得巴星在什麼地方麼？他住在那裏？」巴蘭舒道：「在諾搭丹大教堂。」達特安問道：「他在諾搭丹教堂作什麼？」巴蘭舒道：「當教堂小使。」達特安道：「巴星當了諾搭丹大教堂的小使麼？此話靠得住麼？」巴蘭舒道：「靠得住的。我也見過他，同他交談過。」達特安道：「他應該曉得主人在什麼地方。」巴蘭舒道：「應該曉得。」達特安想了一會，拿了罩袍，掛了劍，預備出門；巴蘭舒很着急的說道：「你就聽我一個人在這裏，不管我了麼？我沒得別人幫我忙的了！」達特安道：「他們不會到這裏來尋你的。」巴蘭舒道：「店裏的人，從沒看見我進來的，現在看見我，要當我是一個賊。」達特安道：「不錯的你，你會說鄉下話麼？」巴蘭舒道：「我還會說外國話，我會說法蘭德話。」達特安道：「你從那裏學的？」巴蘭舒道：「我在某處兩年學會的。」巴蘭舒胡亂講了

幾句，說給達特安聽。達特安聽了笑說道：「這就算是外國話麼？不管怎的，可以充得過了。」達特安喊了一個人來，叫他請女店主上來說話。巴蘭舒害怕起來，說道：「你把這件秘密事，告訴女人麼？」達特安道：「你不要着急，她不會漏洩的。」女店主滿面笑容，走進來，以為房裏只有達特安一個人，忽然看見還有一個人，不免詫異。達特安說道：「我的寶貝店主，你的兄弟從法蘭德來了，我將來要帶挈他，當一名兵。我曉得你是歡喜見他。」女店主糊塗了，喊道：「我的兄弟麼？」達特安對住巴蘭舒說道：「比得，你爲什麼不同你的姊姊問好？」巴蘭舒用法蘭德話問句好，女店主也用法蘭德話回答了，更比剛纔糊塗。達特安說道：「我要你曉得，這位就是你的親兄弟；我也曉得，你向來不認得他，他剛從荷蘭海口來的。我走過之後，你叫他好好穿一身好衣裳，再過一點鐘，我就回來了，你就領他來見我。我要他伺候我，他雖然一句法國話都不會說，因爲是你薦的，我能够推辭不收麼？」米狄林道：「我曉得你的意思了。你只管放心。」達特安道：「我的好店主，你真是個寶貝，我可以相信你。」說完，達特安一個人走了。

●巴蘭舒 (Basançon)

●杜威爾堡 (Château du Valon)

◎陪比 陪比人也要比劍。

續俠隱記 上

六十七

第八回 半個金錢之力

再說達特安出了門，過了新橋，因為見着了巴蘭舒，心裏十分高興，很想他回來幫忙；雖然他不能長久，但是現在救了他一命，窩藏在客店，他心裏自然是感激的。況且他現在算是巴黎城裏的居民，通來往的人很多，他們的舉動，是自然知道的；當了百姓同政府爲難的時候，有了這樣一個人幫忙，是極有用的。有了自己的閱歷，加以一個偵探，力量自然是大的一路走，一路盤算，不覺到了諾塔丹大教堂，上了臺階，進去的時候，看見有人掃地，達特安問他認得巴星否。那人道：「你問的就是當小使的巴星麼？」達特安說的是。那個人說道：「他在那經堂裏面呢。」達特安因爲不費事就找着巴星，十分高興；先找着這個人，別的就容易多了。於是走到經堂，跪在地下，兩眼常看着巴星。達特安忘了祈禱歌，又沒帶經本來，只好看着巴星。

再說巴星穿了教裏小使的衣服，倒很模樣，滿面都是得意樣子，手上拿了銀錢，就同大將拿了鎚子一樣。現在他身量全變了，比從前胖了許多；臉上胖得更利害，只看見兩頰，看不見鼻子；頸

鬚子加倍粗，頭髮是剪短了，過了一會，經已念完了，教士退了，達特安認得那教士就是干狄。原來干狄最好施捨，很有點名氣，因為要同百姓要好，故此他念早經，只有百姓們來的。再說教士走出來的時候，巴星跟着他，在達特安面前走過，兩眼朝天。達特安故意拉他的袍子，巴星低頭一看，認得了，喊道：「達特安麼？」達特安說道：「巴星，這是你待老朋友的样子麼？」巴星道：「奉基督教的朋友，是領人到天堂的，不讓他去的，就不是好朋友。」達特安道：「巴星，我却不懂，我怎麼樣攔你上天堂的路？」巴星道：「你幾乎害我主人不得上天堂。他若是聽了你的話，也不當教士，跟你去當火槍手了。」達特安道：「你今天看見我進教堂念經，你應該曉得我的心腸也變了。我年紀大了，纔看出道理來；我看你的主人，到了現在，是已經有救的了。你告訴我，他在那裏，我要見他，指示我一個可以得救的方法。」巴星道：「你不過想騙他再出來，在世界上混罷了。好在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裏。你相信我的話，我在教堂重地，難道還說謊不成。」達特安說道：「什麼！你不知道阿拉密在什麼地方麼？」巴星說道：「阿拉密是他當軍人的名字，後來他進了教堂，改過名字了。」達特安道：「你既然不知道阿拉密，阿拉密這個人，總算是世界上沒有了。你總曉得德博理教士在什麼地方？」巴星道：「我纔說過，我不曉得。」達特安道：「你是萬不會不曉得的。」巴星道：「我

實實在在是不曉得。」達特安曉得巴星一定不肯說的了，他在那裏說謊，是無疑的了。達特安道：「你既然不曉得你的主人住在什麼地方，我不必再問你了。我們還是好朋友，我給你半個畢士度，請你吃酒。」巴星很正經的不受，說道：「我向來不吃酒的。有教職的人，同你們不同。」達特安想道：「賄賂都不能行，不幸得很。」達特安還在那裏想，巴星走進去，把門關了。

達特安兩隻眼只管看那道門，忽然覺得有人輕輕的拍他的肩膀，回頭一看，十分詫異，正要說話，那人把手指放在脣邊，叫他不要響。達特安低聲說道：「盧時伏，你到了這裏麼？」盧時伏道：「不要響。你曉得我逃了麼？」達特安道：「曉得。一個頂可相信的人告訴我的。」盧時伏道：「是誰？」達特安道：「巴蘭舒。」盧時伏道：「巴蘭舒？」達特安道：「同你開車門的就是他。」盧時伏道：「巴蘭舒！我那時彷彿面熟的。這個人倒不忘舊恩。」達特安道：「你來這裏作什麼？」盧時伏道：「我逃了，來謝上帝。」達特安道：「你到這裏，不止爲這一件事罷？」盧時伏道：「我來這裏，見幫主教，看看我們可有什麼法子去騷擾馬薩林。」達特安道：「你太好鬧了，終久還要送你到巴士狄監牢裏去。」盧時伏道：「不怕的。我喜歡空氣，我就要到鄉下去。」達特安道：「我也要到鄉下去。」盧時伏道：「你到什麼地方去？」達特安道：「我去找朋友。」盧時伏道：「你找什麼朋友？」

達特安道：「就是你昨天打聽的那幾位朋友。」盧時伏道：「你去找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麼？」
達特安道：「是的。」盧時伏道：「你說笑話麼？」達特安道：「當真的。你爲什麼覺得詫異？」盧時伏道：「古怪的很。誰叫你找他們的？」達特安道：「你可以猜着的。不過我不曉得他們在那裏。」
盧時伏道：「你沒法子打聽麼？你給我一個禮拜，我替你找。」達特安道：「一個禮拜，太久了；我三天之內，就要找着他們。」盧時伏道：「三天的限期太促了，法國地方又太大。」達特安道：「不要緊的。你曉得一定兩個字的解說。有了這兩個字，就能辦多少事。」盧時伏道：「你幾時動身去找？」
達特安道：「我算是已經動身了。」盧時伏道：「盼望你得手。」達特安道：「我也盼望你得手。」
盧時伏道：「我們在路上，還許碰見的。」達特安道：「不會的。」盧時伏道：「誰敢說這話，事有湊巧的。」達特安道：「請了。」盧時伏道：「暫別暫別；倘若馬薩林同你提起我，你說是我說的，他不久就要知道我是太老了不是。」說完，冷笑，就走開了。

達特安想道：「這個老光棍，隨他去罷。康士旦已死了，不能再受他的害了。」回過頭來，看見巴星已經換了衣服，同打掃夫說話。巴星像是很生氣。達特安趁這個空，跑出教堂，躲在這條街拐角，可看見巴星出來，巴星却不能看見他。

過了五分鐘，巴星果然出來，四圍一看，看不見達特安，知道沒人察看他，就走了。達特安出來，跟着他，過了兩條街，看見他進了一間很像樣的房子，達特安就曉得巴星住在這裏，曉得巴星若是沒看門的人，什麼都打聽不出來的，若是有看門的人，巴星是一定早已分付過，不許多說話的，問也無益，於是先進了一爿小酒店，叫了一瓶酒，這酒是要半點鐘纔得預備好的。一面在酒店等，一面可以察看巴星的舉動。看見酒店一個小孩子，有十三歲光景，很伶俐的，彷彿在教堂看見他唱祈禱歌。達特安同那小孩子交談起來。小孩子告訴他，早起從六點鐘至九點鐘，在教堂唱祈禱歌，以後在酒店管倒酒。說話的時候，看見有人牽了一匹馬，到巴星門口，再過一會，巴星出來，小孩子指着說道：「這就是我們教堂裏的小司事，要出門了。」達特安道：「他要到那裏？」小孩子道：「我不曉得。」達特安道：「你打聽出來，我給你半個畢士度。」小孩子道：「我打聽出巴星往那裏去，你給我半個畢士度麼？這是很容易的。你是當真的給麼？」達特安道：「自然。這就是半個畢士度。」達特安拿出錢來，給小孩子看看，却不給他。小孩子道：「我就走過去問他。」達特安道：「你去問他，打聽不出來呢。等他走了，你去打聽，你回來告訴我，我給你錢。」小孩子道：「我曉得了，等巴星走了，我就去打聽。」再過五分鐘，巴星拿傘，拍馬走了。纔轉了灣，這小孩子就跑去打聽。達特

安坐在酒店裏等。

不到十分鐘，小孩子跑回來，說道：「我打聽出來了。」達特安道：「巴星往那裏去？」小孩子道：「你若給我錢——」達特安道：「你告訴了我，我纔給你錢。」小孩子道：「你先給錢我看看，是好錢不是。」達特安交錢把他。小孩子接了錢，對店主說道：「客人要換零錢。」店主拿了那半個畢士度，看一看，收好了，把零錢交給小孩子，小孩子放在口袋裏。達特安看見這個小孩子的舉動很好笑，問道：「巴星往那裏去了？」小孩子道：「往諾塞去了。」達特安道：「你怎麼打聽出來的？」小孩子道：「很不難的。我曉得巴星騎的，是肉店的馬，同肉店租的；肉店自然是先要打聽他騎到那裏，纔肯租給他的。」達特安道：「肉店告訴你巴星……」小孩子接住說道：「往諾塞去，他一個禮拜去兩三趟。」達特安問道：「你到過諾塞麼？」小孩子道：「我到過。那裏我很熟的，我的乾娘住在諾塞。」達特安道：「那裏有所大寺麼？」小孩子道：「那裏有個極大的寺。裏頭有許多耶穌軍的教士。」達特安道：「我正是要打聽。」小孩子道：「你滿意了麼？」達特安道：「我很滿意了。你叫什麼名字？」小孩子道：「我叫法拉克。」達特安把小日記拿出來，把小孩子同酒店的名字，記好了。小孩子問道：「我還可以再賺半個畢士度麼？」達特安道：「還可以的。」說

完，達特安給了酒帳，走回狄奇堂街。

② 牛狄 (Jean François de Gondy)

③ 諾塞 (Noisy)

④ 埃拉克 (Erillac)

第九回 達特安遇阿拉密

再說達特安回到客店，看見一個人靠火，原來就是巴蘭舒。他穿了一身舊衣服，全改了裝扮。達特安初看見了，都有點不認得。米狄林領他，當着衆堂宿，見達特安，說是個兄弟。巴蘭舒說了幾句法蘭德話，達特安說了幾句自己造的外國話答他，當下就商量好了，巴蘭舒當了達特安的跟人。

達特安盤算去諾塞。這個地方，離巴黎不過三四十里，恐怕有人認得他們主僕兩人，等到天黑，纔好動身。達特安先吃了飯，吃得很飽，換了衣服，不穿火槍營的軍衣了，揀了一把頂好頂重的劍，備好兩匹馬。下午兩點鐘，主僕兩人動身。從某路走，走了十多里路，天色尙早，下了馬，進了一爿客店，店裏有許多面生可疑的人，彷彿是預備晚上大舉的。他們坐在店裏，忽然看見一個人，披了罩袍，探頭向裏張，看見有生人在那裏，就使手勢，叫兩個人出來。達特安走去同女店主說話。店裏的酒，原是壞極的，達特安却一味的恭維；問了幾句諾塞地方的情形，纔曉得那裏有兩間很大的

房子，一間是巴黎大主教的房子，現在是他的姪女朗維勒夫人住着，還有一間大寺，是耶穌軍神父的產業。達特安知道那間大寺，是容易找的。到了四點鐘，出了店門，慢慢的走。

路上無事，主僕兩人，一路盤算。講到那朗維勒夫人原是個大家女人，算是宮裏最有美名的，有人說她同柯力尼相好，現在同馬西拉王爵有密謀，反對康狄公爵。達特安在路上走，追憶起從前他見過這位朗維勒夫人，的確生得十分美麗，極能動人；於是又想到阿拉密當先王在位的時候，同施華洛夫人要好，現在的朗維勒夫人所處的地位，同從前施華洛夫人一樣，最好作諛的。達特安想到這裏，不免太息。爲什麼人家就能够想什麼得什麼，不問是戀愛，是功名；有些人，就不能了，不曉得是因爲運氣不好，或是天生沒本事，一輩子想一件事，一輩子都得不到。想到自己，只好算是沒運氣的了。

這個時候，巴蘭舒拍馬來到跟前，說道：「你現在想的，同我心裏想的是一件事。」達特安笑了，說道：「那是無疑的了，不過你想的什麼，告訴我。」巴蘭舒道：「我想的是客店裏那班面生可疑的人。」達特安道：「我看出來了，你現在還是很謹慎的。」巴蘭舒道：「這是天生的。」達特安道：「你看那班人，怎麼樣？」巴蘭舒道：「那班人在客店聚會，辦的不是好事；我坐在馬房一個黑

暗角裏，看見一個披罩袍的人，後頭跟着兩個人，跑進來，——」達特安也看見的，說道：「是的，是的，後來怎樣呢？」巴蘭舒道：「內中一個人說道：『他一定在諾塞了，不然，今晚一定到那裏的了。我已經看見他的跟人。』那個穿罩袍的說道：『這話靠得住麼？』那人答道：『王爺，靠得住。』」

達特安道：「王爺兩字，你的確聽清楚，他說的是王爺麼？」巴蘭舒道：「那人的確叫的是王爺，我聽得很清楚的。你往下聽。又一個人問道：『我們如果在那裏看見他，我們怎麼樣呢？』王爺答道：『你們作什麼？』那人說道：『那個人不讓人捉的，他要動刀的。』王爺說道：『你們也只好動刀的了，不過我要你們生擒他；你們要帶繩子去，把他細了，拿東西塞他的嘴。』那人道：『我們的東西，都預備好了。』王爺道：『看來他是不穿號衣的了，總是個平常旅客的打扮。』那人道：『王爺放心，我們不會弄錯的。』王爺道：『不管什麼，我還要到那裏，另有分付。』那人道：『總要公道：』

：「王爺道：『我全擔責任。』」那人道：『很好，我們盡力辦就是了。』說完了，他們就離開馬房。」

達特安問道：「這些事，同我們有什麼相干？這種事是天天有的。」巴蘭舒道：「你看他們不是說我們麼？」

達特安道：「你怎麼樣想他們說的是我們？」

巴蘭舒道：「一個人說道：『我看見他的跟人。』這句許是說我。」

達特安道：「怎麼樣呢？」

巴蘭舒道：「那一個說道：『他現在已經在諾塞了。』」

塞了，不然，今晚一准到。」這幾句說的是你。」達特安道：「還有什麼？」巴蘭舒道：「那個王爺說道：『他大約不穿號衣，改扮平常旅客，』這不是說的是你麼？因為你穿的是騎馬衣服，並不穿火槍營號衣。」達特安歎了一口氣，說道：「王爺想行刺我的時候，已經過了。咳！從前的時候，還算不錯，現在他們不理我們了。」巴蘭舒道：「難道你不怕那班人麼？」達特安道：「我一點也不怕。」巴蘭舒聽了主人的話，很放心。

再走十里，巴蘭舒忽然拍馬趕上前，同達特安說道：「你看看，那邊不是有幾個人，在黑影裏走過麼？我疑惑還聽見馬蹄響。」達特安道：「沒有的事。纔下過雨，地下很溼，不會有的。但是你說的不錯，我看見有些東西。」於是勒住馬，留心的聽。巴蘭舒說道：「我若是聽見的，不是馬蹄響，我却聽見馬嘶。」達特安也聽見了，說道：「這是那班人無疑了。不過是同我們不相干，我們走罷。」主僕兩人向前走，走了半點鐘，到了諾塞村邊，那時有八點半鐘，鄉下人全睡了，燈火都滅了。他們在街上走，約略能辨房頂，有時聽見犬吠，有時看見貓跳。

走到村中一塊大地，有所極大的房子，剛在兩路交通的地方，門前有極大的樹，葉子都沒有了。達特安說道：「這一定是大主教的房子，朗維勒夫人住的地方。大寺却在什麼地方？」巴蘭舒

道：「大寺還在那一頭，我是很熟的。」達特安道：「我先下來，把馬肚帶收緊了；你騎了馬，向前走，看看寺裏還有燈火沒有，回來告訴我。」巴蘭舒在黑影裏，騎馬走了。達特安弄馬肚帶，過了五分鐘，巴蘭舒回來說道：「向田的那一面，還有燈，從這裏還可以看得見。」達特安說道：「假使我是個擲石黨，我就可以敲這間大房子的門，一定可以寄宿一宵，還有好好的供應；假使我是個和尚，也可以敲大寺的門，也可以吃頓好晚飯。可惜我既不是擲石黨，又不是和尚，只好露天過夜，捱餓的了。」巴蘭舒道：「我去敲門，好麼？」達特安道：「等等。有燈光的窗子，現在也黑了。」巴蘭舒問道：「你聽見聲響麼？」達特安道：「我聽見。」這個時候聽見的，彷彿是自遠處而來的雷聲；再過一會，聽見是馬蹄聲；再過一會，看見有二十多匹馬，分路而來的，把主僕兩人圍住了。

達特安拔出劍來，站在馬旁，說道：「你說的話，倒許對了。」有一個騎馬的說道：「他們在這裏，我們找着了。」那爲首的人說道：「你們要當心，不要讓他跑了。」那個人說道：「王爺放心，我們不會讓他跑了的。」達特安曉得要同他們說話了，打出鄉談說道：「你們諸位做什麼？」有幾個人答道：「你等一會，就曉得了。」那王爺喊道：「不要動手！這不是他的聲音。」達特安說道：「看起來，你們到了諾塞地方，都瘋了。你們却要當心，我的劍很長的，不論那一個，先上來，我是要把他

刺通了的。」那爲首的上前問道：「你在這裏作什麼？」達特安答道：「我也要問你這句話。」那人說道：「你要恭恭敬敬的，不然你是要後悔的。我不把名字告訴你，我却要你敬重我的位分。」達特安道：「你帶了人，在路上打劫，怪不得你不肯說名姓；我是帶了跟人，好好的過路人，我是不必隱姓藏名的。」那人道：「好了，好了，你叫什麼？」達特安道：「我很喜歡把名字告訴你。你是公爺也罷，王爺也罷，你可以去找我。你聽見說，有一個達特安。」那人說道：「什麼！就是御前火槍營的幫統麼？」達特安道：「就是這個人。」那人道：「我素來曉得的。」達特安道：「你既知道這個人，你可曉得他的手腕是很有力的，他的劍鋒是很利的麼？」那人說道：「我相信你是達特安。」達特安道：「我是的。」那人道：「你來這裏救他麼？」達特安道：「他他是誰？」那人道：「我們要找尋的人。」達特安道：「看來這個地方，是個猜謎的地方。」那人道：「你答我的話：你是不是在窗下等他？你是不是特爲來諾塞地方救他？」達特安有點不耐煩，說道：「我並不等什麼人，我也不是來救人；我只是保護自己。你要曉得，你們同我動手，我是要保護自己的。」那人說道：「也能，你走罷，離開這裏罷！」達特安聽見他發這種號令，很不高興，說道：「什麼！這就走開麼？這可不甚容易。我也乏了，馬也乏了，除非離這裏不遠，你給我點夜飯吃吃，給我牀鋪睡睡，我却不能走。」那

人喊道：「你這個無禮的光棍！」達特安喊道：「哈，你的話，要說輕些；如果你再同我說這種話，我不管你是公爺侯爺王爺，就使你是當今王上，我是要他陪不是的。」那人說道：「算了，算了，這位是喀士剛人，無疑的了；不是我們所找的人。今晚沒得事的了，我們走罷。」達特安，我們再會罷。」達特安說道：「再會的時候，恐怕你沒得這趟便宜。再會的時候，是白天，只有你一個人。」那人說道：「很好，諸位，我們走罷。」這班人大失所望，嘴裏很唧咕，向巴黎的大路走了一會，都看不見了。

達特安主僕兩人，等了一會，看不見他們了，纔把劍收起來。達特安先說道：「你這個獸子，你又錯了；他們並不是等我們的。」巴蘭舒道：「他們尋誰呢？」達特安道：「我不曉得。我只要到那大寺去。我們騎了馬，走去敲門罷。不管他們怎麼樣，他們總不能把我們吃了。」主僕兩人，於是跳上了馬，忽然巴蘭舒覺得有個重東西，跌在他的馬屁股上，幾乎連人帶馬，壓倒地下。巴蘭舒喊道：「我背後有個人！」達特安回頭看，果然看見有兩個人在馬上，就拔劍要打那個人，喊道：「你背後有個鬼了！」那個人喊道：「我的達特安，你不要動手，我不是鬼，我是阿拉密。」又叫巴蘭舒道：「你向前跑罷，到了村子盡頭，向左轉，便到了。」於是巴蘭舒同阿拉密兩個人騎一隻馬，向前跑，達特安跟在後頭，以為今晚所遇的事，彷彿是一場惡夢。

② 副維勒夫人 (Duchesse de Longueville)

③ 耶穌軍 (Jesuits) 或稱耶穌會 (Society of Jesus) 乃十六世紀時 Ignatius Loyola 所創。一五四〇年經教王明令立案。這耶穌軍的目的專在擁護舊教，反對新教；他們的會員要立誓：安貧，潔身，服從教律，矢忠於教王。當時新舊教之爭初起，教王保羅第三與固利士第三看見耶穌軍大可為抵禦新教的武器，就把許多特權給與耶穌軍中人。凡隸籍耶穌軍的人，不受王法所拘束，不納稅。並且犯了罪必過赦。耶穌軍的首領或大將，對於部下有絕對的指揮權；第一任大將就是創始人 Loyola，第二任是 Lainez。靠了這兩個人的努力，耶穌軍的勢力便造成了。

耶穌軍的目的不但是反對新教徒，並且重建教王的權力。他們不但在歐洲活動，並且向外發展。一五四一年，他們在葡屬西印度組織分會，後又到南美，在巴西等地方，得了成功。

第十回 德博理教士

再說巴蘭舒到了村盡頭，向左轉，在那間大寺有燈的窗子下，勒住馬。阿拉密下了馬，拍手三次，窗子開了，放下繩梯。阿拉密說道：「達特安，請你爬梯子上去，就到了我的房間。」達特安道：「你自己房裏去，都是用這個法子的麼？」阿拉密說了一句粗話道：「過了九點鐘，只有這個法子的了。寺裏規矩是很嚴的。」達特安道：「你剛纔不是說句粗話麼？」阿拉密笑道：「我說了粗話麼？也許有的。你不曉得，寺裏的和尙，是很不堪的，我同他們住久了，習慣了；我同他們住在一塊，也是沒法。你爲什麼不上去？」達特安道：「請你先上去，我隨後來。」於是阿拉密上去了，去得很快，從窗子入房。達特安也跟上去，却上得很慢。阿拉密見他上得慢，說道：「對你不起，我若是早知道你來探望我，我該把園了的梯子，借來一用。我自己是慣用繩梯的。」巴蘭舒在地下，看見達特安上到窗子，說道：「你們兩位是上去了，我也可以上去，不過馬是不會上梯子的。」阿拉密指着窗下的小房，說道：「你把馬牽到那房子裏，那裏頭有草料。」巴蘭舒道：「我怎麼樣呢？」阿拉密道：

「你弄好了馬，回到這裏來，拍手三次，我們絕點東西給你；你不要害怕，我們這裏不餓死人的。你去罷。」阿拉密隨手把繩梯拉上去，窗子也關了。

達特安到了房裏，四圍的看。房子收拾得很講究，却擺了許多兵器，各式各樣都有。牆上掛了四幅大畫，就是紅衣主教羅連，紅衣主教立殊理，同拉華力，還有波渡，大主教，都是披了甲的。只看房裏的東西，却一點也看不出是個教士的房間；窗簾帷幃，都是極講究，牀上的被褥，都是繡花的，邊緣着通花欄杆，簡直是個小姐的繡房，全不像是個教士住的房子。阿拉密道：「你看我的房間，有不週全的地方，你不要怪；我過的日子，同隱士一樣。你看什麼？」達特安道：「我找放梯子的人，繩梯是不會自己下去的。」阿拉密道：「放梯子的，是巴星。」達特安道：「哈！」阿拉密道：「巴星是操練慣了的，他看見我同朋友來，早已躲開了。請坐下，我們談談罷。」阿拉密推了一把很舒服的椅子，讓達特安坐下，說道：「不用說別的，你同我吃夜飯。」達特安道：「我高興極了。我騎馬走了許多路，覺得餓極了。」阿拉密道：「不過沒有什麼好菜，我不知道你來。」達特安道：「難道今晚又是吃青菜雞蛋麼？」阿拉密道：「不是的。我看巴星倒可以找出點好東西來。巴星，巴星，你進來。」門開了，巴星走進來，看見達特安，很害怕，張大嘴，不敢響。達特安說道：「我的寶貝巴星，

我看見你在教堂睜着眼扯謊，扯得好的很，一點也不露破綻，我實在歡喜。」巴星說道：「我是跟耶穌軍的神父學的；他們說，只要扯謊扯得好，是可以扯謊的。」阿拉密道：「巴星，不要緊的。達特安快餓死了，我也快餓死了，你去弄點好吃的東西來。最要緊的是拿點好酒來。」巴星鞠躬，歎一口氣，出去了。

達特安把房裏都看清楚了，問阿拉密道：「你剛纔是從什麼地方，跳在馬屁股的？」阿拉密道：「何必問，自然是從天而降了。」達特安搖頭道：「從天而降，你這個樣，是不像從天而降的，也不像將來會上天的。」阿拉密裝出歎氣說道：「若不是從天而降，也是從天堂下來的，兩處沒大分別。」達特安道：「看來教士們所爭論的一件事體，是議決的了。有人說，天堂就在阿拉勒①山頂，有人說是在某兩河②之間；原來天堂並不在遠，就在諾塞地方，巴黎大主教的府裏。這個天堂，却不是從大門進去的，要從窗子鑽進去的，下去的時候，不走白石梯子，是要從樹上下去；守天堂的神仙，不叫某名，却叫馬西拉王爺。」阿拉密笑得很高興，說道：「你真是個有興趣的同伴。你的異想天開，還是從前一樣。你所說的話，倒有一點點對，不過你不要亂想，以為我同朗維勒夫人有愛情。」達特安道：「我不會這樣胡想的，你同施華洛夫人要好了許多年，萬不會掉過頭來，同她

的仇人要好的。」阿拉密說道：「你說得不錯。我從前同施華洛夫人很要好；說句公道話，她幫了我們許多忙。你曉得的，她被驅逐出境，立殊理主教辦得太辣些，叫人把她捉了，關在某處監裏。主教原要殺她，同殺某某夫人們一樣，後來施華洛夫人改了男裝，同一個女僕叫作吉第的，逃走了。她走的時候，路上遇着一件很怪的事。施華洛夫人逃到一個鄉下，問小教士借個地方住一夜，教士只有一間房，以爲她真是個男子，就請她同房睡。可憐見的女人，她改扮男裝，是很像的；我只曉得，還有一個女人，扮起男裝來，也是很像的。他們還作了一首歌，說施華洛夫人扮男裝的，頭一句云云，你聽過麼？」達特安道：「我沒聽過。」阿拉密很高興的唱歌。達特安道唱道：「你唱得好，你雖然日日念經，還好，嗓子却沒有壞。」阿拉密道：「我的好朋友，你還記得我當火槍手的時候，我是不甚願當把守的差，我現在當了教士，也不甚願意念經的。我們還是談公爵夫人罷。」達特安道：「談那位施華洛夫人，抑或朗維勒夫人？」阿拉密道：「我剛纔不是說過了，我同朗維勒夫人，一點交情也沒有；有時談笑，是少不了的，別的却真沒有。我要說的是施華洛夫人。王上死了之後，他從比都回來，你見她麼？」達特安道：「我看見她，還是很美的。」阿拉密道：「那時我也見着她，我給她許多有用的消息，她卻不會用；我告訴她，馬薩林是王后的戀愛人，她却不相信，還說

奧國安公主是極驕傲的，不會同那種東西交談的。後來他同波孚公爵同謀，馬薩林把公爵捉了，把施華洛夫人又驅逐出境了。達特安道：「你可曉得，她求准了，可以回來？」阿拉密道：「她回來了，不曉得又要鬧什麼亂子。」達特安道：「這趟回來，許要聽你的話了。」阿拉密道：「我還沒看見她改變許多了。」達特安道：「你却並沒改變，還是那樣的黑頭髮；身量是從前一樣，兩隻手還是十分細嫩的。」阿拉密道：「我自己很小心。你可曉得，我也老了，我今年快三十七歲了。」達特安微笑，說道：「我們今日在一起，我們就把一件事體弄定規了——究竟我們是多年紀？」阿拉密道：「這話怎麼講？」達特安道：「我從前的年紀，是比你少三四歲；我若是沒記錯的話，我今年四十歲了。」阿拉密道：「是麼？也許我錯了。你算數的本身好。按你這樣說，我今年頂少也有四十三歲了。你不要在朗布理說這句話，不然我是要吃點虧的。」達特安道：「你放心，我不會到那裏去的。」阿拉密道：「巴星不曉得幹什麼？巴星，你趕快！我們在這裏又餓又渴。」巴星剛好拿了兩瓶酒進來。阿拉密問道：「晚飯得了麼？」巴星道：「好了，快拿來了；不過拿上來，很要點時候。」阿拉密道：「我曉得了。你總在那裏看經，還以為你是個教堂的小使。我先告訴你，你如果只管擦經堂的銅器，不替我把劍擦亮了，我把你所有的神像，架起來，放把火燒了，把你放在架上活

燒。」巴星聽了，很害怕，一手拿着個酒瓶，畫十字。達特安瞪着兩隻大眼，很詫異的看阿拉密，爲的是德博理教士的樣子，很同火槍手兩樣。

巴星趕快把絨桌布鋪好了，擺了許多好吃的東西。達特安見了，十分詫異，說道：「你是預備着有客的了。」阿拉密道：「我常時都預備幾樣東西，況且我曉得你來找我。」達特安說道：「你怎麼曉得的？」阿拉密道：「巴星以爲你是個惡鬼，特爲來報信；恐怕我請火槍營兵官吃飯，我的靈魂就沒得救了。」巴星聽了，合掌求饒。阿拉密道：「你不要裝出這些假樣子來罷！你知道我不喜歡的。你趕快開窗子，吊一隻燒雞，幾塊麵包，一瓶酒，給你的老朋友巴蘭舒；他在窗下，拍了半點鐘的手，要吃的了。」原來巴蘭舒把馬喂好了，跑回窗子下，已拍了好幾次的手。巴星把窗開了，把東西吊下去。巴蘭舒得意的很，拿到小房子去吃。

阿拉密說道：「我們吃晚飯罷。」於是兩個老朋友坐下；阿拉密割雞，割鵝，割兔子，割得極在行。達特安道：「你在這裏，過的日子，好的了不得。」阿拉密道：「也還過得去。幫主教從羅馬請准了，爲的是我身體不好，忌日還是照常吃肉。你要曉得，主教有個好朋友，最講究吃的，我把他的廚子弄來了。你可曉得主教的老朋友，每吃完一頓飯，他祈禱上帝的話說的是：『我吃了一頓

頂好的飯，求上帝叫我好消化。」達特安笑道：「他雖然這樣祈禱，臨了還是得一個不消化的病死的。」阿拉密道：「誰人免得一死呢？」達特安道：「我要問你一句話。」阿拉密道：「請你問，我們不必客氣。」達特安道：「你現在有了錢麼？」阿拉密道：「不是的。我沒什麼錢。我一年有一萬二千利華進款，王爺另外給我一千個柯朗。」達特安道：「那一萬二千個利華，是怎麼樣弄來的，是作詩得來的麼？」阿拉密道：「不是的。我現在不作詩了，有時作首歌，或是作首言情的小詩，如斯而已。我現在作聖經講義。」達特安道：「作講義麼？」阿拉密道：「是的。頂好的講義，人家都這樣說。」達特安道：「你在教堂裏宣講麼？」阿拉密道：「不，我賣把人。」達特安道：「賣給誰？」阿拉密道：「賣給我們同道中人要拿宣講得名的。」達特安道：「是麼？難道你自己就不想得名麼？」阿拉密道：「不幸我有個天生的缺憾。我一登講臺，只要有個美貌的女人看看我，我是要看她的，她若是同我笑，我也要同她笑的；我到了這個時候，就糊塗了，原該講地獄的苦楚的，我反去講天堂的快樂。我說一件事給你聽。有一天，我在某教堂宣講，有一個聽講的男人，對着我大笑，我登時停了講，當面說他是個獸子。就有許多人，跑出教堂外面，拾石頭；我當下用盡平生的本事，演說一番，登時就感動了許多人幫我。他們拾石子，原要打我的，聽了我演說，反去拿石子擲那個

笑我的人。到了第二天，那個人以為我是個平常的教士，就來同我為難。」達特安大笑問道：「後來怎麼樣？」阿拉密道：「我同他約好，在某處會；後來的事，你可以猜着的了，不必我說了。」達特安道：「可就是我替你作陪比的那一趟？」阿拉密道：「就是那一趟。那件事的結局，你是曉得的。」達特安道：「你刺死了他麼？」阿拉密道：「我也不甚曉得。我看是把他的身子殺了，不必害他的靈魂了。」巴星聽了，搖頭。阿拉密說道：「大約你不覺着，我從鏡子看見你搖頭。我分付過的，我說話的時候，不許你從旁置可否，你忘記了麼？你把酒擺在桌上，出去罷。」達特安許要同我密談，是不是？」達特安點頭。巴星擺好，走出去了。兩個老朋友，坐在那裏，好一會不說話。阿拉密吃得很飽，靠在椅背享福。達特安在那裏想，從什麼地方先說起。後來還是阿拉密先開口。

③羅連 (Cardinal Lorraine)

④拉華力 (Lavallete)

⑤波渡 (Bordeaux) 地名。波渡地方之大主教也。

⑥阿拉勒 (Ararat) 山在阿美尼亞 (Armenia) 境內，有大小二峯，大阿拉勒高一六九一六尺，小阿拉勒高

一二八四〇尺。據耶穌教傳說，上古洪水時代之船亞克即止於此山之巔，故有天堂門之說。

③ 特羅亞 即特羅亞 (Troy) 與達達尼爾 (Dardanelles) 海峽

④ 此詩譯本誤，今錄原文於下，原韻大略

“ Taboisière, dis-moi,

Suis-je pas bien en homme?”

“Vous chevantez, ma foi,

Mieux que tant que nous sommes.”

Elle est

Parmi les halibardas

Au régiment des gardes

Comme un cadet.”

「告訴我，麗波薩呀，

我改了男裝也中看麼？」

「據我說，你跨麗坐的姿態

比我們（男人）做的更好看些。

她可以持戟爲耶

像一個年青的義勇兵。

⑤ 比都 卽比利時首都不魯塞爾。

⑥ 爾布理 (Hotel de la Rambouillet)

第十一回 游說

再說阿拉密問道：「達特安，你想的什麼，爲什麼微笑？」達特安道：「我想起來，你從前當火槍手的時候，你常常想做教士；現在你進了教堂，當了教士，你好像是後悔爲什麼不當軍人。」阿拉密道：「你說的倒有點對。人性是無常的，我現在當了教士，心裏常想去打仗。」達特安道：「我看你房裏的陳設，就曉得了。什麼刀劍都有。你現在比劍的本事，還和從前一樣的麼？」阿拉密道：「我現在比劍的本事，也有你從前一樣，還許好些。我天天練習。」達特安道：「你同誰練習？」阿拉密道：「我們這裏有一位頂有名的比劍教師。」達特安道：「你們這裏爲什麼有個比劍教師？」阿拉密道：「我們耶穌軍的地方，什麼樣人都有。」達特安道：「如果馬西拉王爵只是一個人，身邊沒得二十多人，你是要把他殺了？」阿拉密道：「那是自然。就是他人多，我也是不饒他的。不過我恐怕他們認得我。」達特安道：「他的喀什脾氣，比我還重。」隨即說道：「你不是問我爲什麼事來找你麼？」阿拉密道：「不然，我並沒問你。我等你講。」

達特安道：「我來獻個機會，叫你去殺馬西拉王爵。」阿拉密道：「這個意思倒不壞。」達特安道：「我要你趁機會。你每年有一千個柯朗，同一萬二千個利華，你錢是有了。」阿拉密道：「不然，我還是窮得很。你如果現在看看我的口袋，我恐怕連一百個畢士度都沒有。」達特安想道：「他說有了一百個畢士度，還說是窮，如果我口袋裏常有這些錢，我覺得是很富了。」隨即大聲說道：「阿拉密，你有大志麼？」阿拉密道：「有。」達特安道：「我告訴你一個富貴的路子。」阿拉密那時臉上神色略變一變，登時過去了，同平常一樣。達特安却看出了。阿拉密道：「請你說。」達特安道：「我先要問你一句，你現在還留心國事麼？」阿拉密道：「不留心了。」達特安微笑說道：「你既然不用伺候什麼大黨魁，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阿拉密道：「也好。」達特安道：「你難道不回想我們少年時過的日子，天天吃酒打架麼？」阿拉密道：「我時常想，從前過的日子，是真快活。」

達特安道：「我們爲什麼不去重新過起從前的日子來？只要我們願意，就辦得到。有人叫我來找你們，我先來找你，你是我們四個人隊裏的靈魂。」阿拉密鞠躬，卻沒什麼踴躍的意思，靠了椅背，說道：「又去結黨相爭麼？」達特安，你看我現在過的舒服日子！你曉得的，我們替閩人辦了許多事，閩人還是把我們都忘了。」達特安道：「你說的不錯。但閩人也許現在後悔了。」阿拉密道：「既

然如此，又當別論了。好談國事的，現在機會是到了。」達特安道：「你若是不留心國事的，你怎麼曉得這個情形？」阿拉密道：「我自己是不來的，我的朋友，却是最留心國事的。況且我無論戀愛或是作詩，我常常的同沙拉星在一處，他是康太的同黨；我又常同倭阿卓在一起，他是對主教的好朋友；我又常同博羅巴在一處，他自從前主教死了之後，不專歸一黨，不論那一黨，他都去。我同他們來往，自然是曉得點國事了。」達特安道：「我猜着是這樣。」阿拉密道：「你却不要以為我歸隱之後，不問國事，全是耳食。我曉得，現在馬薩林主教看見國事不好，天天着急；我也曉得，他的權力遠不如從前的立殊理——不論怎麼講，前主教的確是個有本事的人。」達特安道：「你這句話，我是不駁的。我現在的官，還是他保舉的。」阿拉密道：「我起初原以為現在的主教還好，我常對自己說道：凡做大臣的，叫人喜歡他，是很難的，但是現在這一位，却有本事，降伏他的仇人，叫他們佩服，不敢反對，我看這樣，比叫他們喜歡，還要緊。這是我起初的意思，不過我閱歷很淺，自己也不敢過於自信，我也不敢自以為是，就從別人打聽——」達特安道：「打聽得怎麼樣？」阿拉密道：「打聽了，纔知道我起初的意思全不對。」達特安道：「是麼？」阿拉密道：「是的，我從各黨派的人打聽，我纔曉得他這個人，沒甚本事，我起初全想差了。」達特安道：「是麼？」阿拉密道：

「他不算得什麼。他從前原是柔狄和紅衣主教的跟人，用了許多詭計，爬上前的，是個無名小卒。現在得意了，只顧自己，他將來要把所有的公款，飽他的私囊；前任主教，最肯花錢，現在的主教，都要自己藏起來。將來上至國家，下至百姓，都要吃他的虧。我聽說，他出身微賤，並非世家。你認得他麼？我却沒見過他。」達特安道：「你說的話，也有對的。」阿拉密道：「我聽見你有點同我表同情，我甚高興。我雖然不在官裏混，倒同你的意見，有點相同。」達特安道：「你說的都是他的品性，却沒談到他那一黨的情形。」阿拉密道：「我曉得，他同王后是一黨。」達特安道：「這是要緊的。」阿拉密道：「但是王上同他不對。」達特安道：「王上不過是個小孩子。」阿拉密道：「再過四年，王上就成了了。」達特安道：「我談的是現在。」阿拉密道：「就是論現在，議院同百姓，都不喜歡他，他們是管財權的；世爵同王室的親支，也不喜歡他，他們是管兵的。」達特安聽見阿拉密說得很有道理，一時想不出話來答，在那裏搔頭摸耳。

阿拉密說道：「我的好朋友，你看我這番話，還有點理路，有點見解麼？我原不該同你這樣開誠布公的說，我曉得你有點偏護主教的。」達特安道：「我偏護主教麼？沒有這麼一回事！」阿拉密道：「你說有差使的。」達特安道：「我說過的麼？我說錯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的情形不好，不久

就要鬧大亂子的，我們倒不如投到王上的一黨，主持公道，我們還是重新同心合力的，再幹些大事。我們雖然離開，我們的心還是同的。這一趟，我們將來所得的好處，不止一個金剛鑽戒指了。」

阿拉密道：「達特安，你說得不錯。我的主意不如你多，然而你只要把你的主意說出來，我就覺得是個極好的。不論什麼事，都要有膽子，有閱歷的人，纔能辦。有人同我商量過好幾次了，我們從前所辦的事體，許多人都曉得的；我不妨告訴你，我們的幫主教，已經同我談過了。」

達特安道：「什麼，你說的是干狄，馬薩林的仇人麼？」

阿拉密道：「他却是王上的朋友，我們幫他，就是幫王上，是應做的義務。」

達特安道：「但是王上同主教，是很要好的。」

阿拉密道：「王上面子上也許是這樣，但其實不能表同情的；現在反對王上的，就是用這個法子，去叫王上上當。」

達特安道：「據你看來，是要內亂的了？」

阿拉密道：「打仗還是拿王上做題目的。」

達特安道：「王上帶兵，是同主教在一起的。」

阿拉密道：「但是王上的心，還是在波孚所帶的軍隊裏。」

達特安道：「波孚麼？他還關在威英桑監裏呢。」

阿拉密道：「我說波孚麼？也許不是波孚，就是王爺。」

達特安道：「但是王爺也在王上的軍隊裏，他同主教是一鼻孔出氣的。」

阿拉密道：「沒一定的。他們現在意見，有點不大對；無論怎的，不是王爺，就是干狄。」

達特安道：「干狄麼？我聽見說，他快升主教了。」

阿拉

「主教也可以帶兵的，你看我牆上掛的四位，都是帶過兵的。」達特安道：「千秋是個駝背的。」阿拉密道：「披了甲，就藏過了。況且亞力山大是個整脚，漢尼波是個獨眼。」達特安道：「你是同這一黨表同情的麼？」阿拉密道：「王室親支，都在這一黨。」達特安道：「王上的政府不以他們爲然的。」阿拉密道：「議院同叛黨，却都幫這一黨的。」達特安道：「只要把王上同王后分開了，纔好。」阿拉密道：「也許辦得到的。」達特安道：「這事必辦不到。安公主深曉得自己的性命富貴一切，無一樣不是靠着這位小王上的，她寧可離開馬薩林，跑到叛黨軍營裏去，是萬不肯同王上分開的。你是曉得的，內裏還有許多緣故，她不肯這樣做的。」

阿拉密想了一想，說道：「你說的也不錯，我還是不入黨罷。」達特安道：「你不要入他們的黨，入我的黨。」阿拉密道：「不能。我什麼黨都不入。我是個教士，不必管國事；我不甚喜歡念經，也是有的，我却同教裏的朋友，很談得來，他們很講交情的。還可以常常同美貌女人在一起。他們兩黨越爭得利害，我自己所做的無益的事，越沒得人留意了。他們可以做，用不着我，我何必混在裏頭。」達特安道：「你這一番道理，我是極以爲然的，爲什麼我心裏就有了這些不相干的意思。我的薪俸很够我過安樂日子了，我將來總可以望補特拉維統領的缺；我一個鄉下窮漢，做了統

領，就同做了大將一樣，只要好好的過日子，得幾個安分錢用用，也就罷了。我只好不干預國事，還是去找頗圖斯，在他田上打打鳥罷。頗圖斯有了田產了，你曉得麼？」阿拉密道：「我曉得。他有一百里的樹林，同低溼的地，常同那榮^①的主教打官司。」達特安想道：「原來頗圖斯在披喀狄地方，我曉得了，很好。」隨即大聲說道：「我聽說他現在用他的真名字，叫做杜威朗了。」阿拉密道：「還添了一個名字，叫德巴禮；因為那是他的產業的地名，原是個男爵的采地。」達特安道：「頗圖斯將來不久就是個男爵了。」阿拉密道：「無疑的了。那位男爵夫人，是個很濶的人了。」兩個人大笑起來。

達特安說道：「你不入馬薩林的黨麼？」阿拉密道：「你不願意入王爺的黨麼？」達特安道：「我們不必入黨罷。只要我們還是好朋友，我們不必混入主教黨，或是擲石黨了。」阿拉密道：「都不可不必，我們還是當火槍手罷。」達特安微笑，說道：「我們不如做個火槍手的小會罷。」阿拉密道：「做個小會，倒很有趣。」達特安道：「我要走了，請了。」阿拉密道：「我的好朋友，我不留你了，我這裏沒得牀，除非你同巴蘭舒同牀。」達特安倒了一鍾酒，說道：「不必費心了，這裏離巴黎不過三十里路，馬已歇够了，不到一點鐘，我就可以回到客店。」達特安舉鍾說道：「飲一鍾，作從前

的記念。」阿拉密歎氣道：「人生如白駒過隙，已去的日子，不再來了。」達特安道：「好日子還會來的。你如果要找我，我住狄奇堂街諧華禮客店。」阿拉密道：「你要找我，就到這裏；從早上六點鐘，至晚上八點鐘，是從大門進來；從晚上八點鐘，至早上六點鐘，是從窗子進來。」達特安道：「請了。」阿拉密道：「我不能讓你這樣走，我要送你幾步。」達特安想道：「他要看我真是走開了不是。」阿拉密喊巴星，原來巴星吃飽了，睡得很着。阿拉密把他搖醒了，巴星搓搓眼睛，伸伸腿，好容易站起來。

阿拉密說道：「你犯了睡魔了，還不趕快去拿梯子來！」巴星打了一個大呵欠，說道：「繩梯還懸在窗外。」阿拉密道：「我要園丁的木梯子，你不曉得麼？」達特安從繩梯爬上來，很不便當，再爬下去，更不便當了。」達特安正想要說可以爬繩梯下去的話，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就忍住不說了。巴星歎口氣，走出去，拿了一把結實木梯來，擺在窗外。達特安道：「這纔算是把梯子，就是女人也可以爬上爬下了。」阿拉密聽他這句話，很看了達特安一眼，像是要看到他心裏的。達特安做出不理會的樣子，從梯子第一級走下去了。巴星站在窗邊。阿拉密說道：「你在這裏等，我一會就回來了。」

兩個朋友向小房子走，巴蘭舒看見他們來了，牽出兩匹馬來。阿拉密道：「這纔是好跟人，不像那個巴星，自從他到了教堂，就變了很沒用。我陪你走到村口。」於是兩個人向前走，談了許多話，到了村口，阿拉密說道：「我不遠送了。運氣是還有的，你却不要失了機會。你要記得，運氣好比女人性情，是無定的，你要有法子對付纔好。我只好就在這裏，埋沒一世罷了。請了。」達特安道：「你是打定主意，不入我的黨了？」阿拉密道：「我原是很喜歡同你在一起的，不過我是無長性，我今天不喜歡的，明天也許會喜歡，我今天喜歡的，明天也許不喜歡，我是不能打定主意，去辦一定的事體。我不同你，你是個最有決斷的。」達特安想道：「你這個光棍，你同我扯謊，你是個最有決斷的人，想辦什麼事，總想出法子辦到的，你的意思，却從來不叫人窺破。」阿拉密道：「請了，你這趟來約我，我很感激你。你來探望我，引起從前的記念來，我實在喜歡。」兩個人於是分手。巴蘭舒先上了馬，達特安已騎在馬上，擺擺手，辭行，拍馬向巴黎去了。阿拉密站在街中，動也不動，看不見他們，纔走的。

達特安走了二里多路，勒住馬，跳下來，把韁交把巴蘭舒，把手槍取出來，插在腰間。巴蘭舒害怕起來，問道：「又是什麼了？」達特安道：「他雖然是詭譎，我却不讓他瞞過我；你就在這裏，不要

動，你站在路那邊等我。」於是達特安跳了一道溝，在村口的田上走。他看見胡維勒夫人住的房子，同那所大寺，中間隔了一片大地，有籬笆圍住。假使是早一點鐘，他是不會找得着的，好在這刻月亮出來了，雖然有點浮雲，略爲蓋住，還可以看得見路。找到了籬笆，他就躲起來，看看大寺，阿拉密的窗子，還有燈光，他就曉得阿拉密尚未回去，並且曉得阿拉密回去時候，還有一個人陪他。

等了一會，果然聽見有脚步声，有人說話聲，那些人彷彿是在籬笆那一邊。達特安躲在小樹最密的地方，一條腿跪下了，仔細一看，原來是兩個男人，不免詫異。再過一會，聽見說話很柔脆，纔曉得內中一個是女人改扮男裝的。有一個聲音很脆的說道：「我的寶貝，不要害怕，那種事，不會再有的了。我已經找出一條秘密地道來，只要把大石搬動了，就可以出入自由了。」那個人說道：「我可以發誓，假使爲的是我一個人的性命，並不是你的名譽……」達特安一聽，知道這是阿拉密聲音。那個女人接住說道：「是的，我曉得，你是最有膽的，不過你不獨是我的人，還是我們黨裏的人，你要小心纔好。」阿拉密說道：「你的柔脆聲音分付我的話，我一定聽的。」說完了，捉住女人的手來親。女人忽然喊道：「哈！」阿拉密忙問什麼事。女人道：「你不看見一陣風把我的帽子吹掉了。」阿拉密趕快去拾帽子，達特安從小樹林中偷看那女人，這個時候，恰好月亮從雲裏

出來，達特安看得很清楚，認得那個女人就是朗維勒夫人。

阿拉密拾了帽子，一面笑，一面走回來，兩個人向大寺走去。達特安從躲藏的地方出來，說道：「我明白了。阿拉密，原來你是擲石黨，戀愛朗維勒夫人。」

① 沙拉星 (Sarazin)

② 侯阿卓 (Vincent Voiture) 生於一五九八年，死於一六四八年，以詩人著稱，然其遊戲尺牘實爲他令名的基礎。

③ 萊狄和 (Benivoglio)

④ 亞歷山大 (Alexander) 指著名的馬其頓王亞歷山大。

⑤ 漢尼波 (Hannibal) 著名的古代加薩基大將，是羅馬人的勁敵。

⑥ 那榮 (Noyon)

第十二回 達特安訪頗圖斯

再說達特安從阿拉密嘴裏打聽出頗圖斯在披喀狄，離那榮地方不遠。達特安盤算好了，先到丹瑪田地方，那裏有兩條路；到了那裏，打聽德巴禮情形，再走。

巴蘭舒雖然曉得他的主人舉動有點古怪，還是要跟他走的，只好勸主人晚上動身，免得犯疑。達特安叫他回去告訴女人，叫她放心。巴蘭舒說：他的女人不曉得他在那裏，是不會着急死的，倘若告訴了他老婆，他自己倒要着急的，爲的是他的老婆嘴是不密，逢人便說的。達特安見他說得有理，只好聽他。

到了晚上八點鐘，霧很大，街上很黑，主僕兩個人趁這個機會，出了店門，從某條路走。二人到了丹瑪田，已經夜半了，打聽不出什麼消息，店主已經睡了；只好歇在店裏，明早再打聽。明天一早，就喊了店主來，原是個那曼人，本性多疑，問他都不肯直答的；達特安只打聽出來，是要一直走。

到了九點鐘，他們就動身，走到一個地方，入店裏吃早飯；這個店主，是披喀狄人，見了巴蘭舒，

認同鄉，倒說了許多消息。他們聽他說是德巴禮離維勒爾有幾十里。達特安曉得這個地方。從前原有個離宮，他跟着王上，也曾去過。於是向那裏走，在從前歇過的客店下了馬，打聽了路徑，纔曉得德巴禮離這裏還有四十里。但是顏圖斯不住在那裏。聽說顏圖斯同那榮小主教打官司，是爲的披理方^①的產業；因爲不耐煩打官司，就把那產業索性買來，現在是住在那新買的地方。那天他們主僕兩人走了百里，只好先在這裏住一夜。他們原可以雇兩匹馬再走的，因爲要路過一個大樹林，巴蘭舒不願意黑夜走樹林，況且肚已餓了，只好歇了。

明天早起，看見早飯備好了；到了八點鐘，他們動身。路是易認得的，只要出了樹林，向右轉。那時正是春天，日光頗暖，四圍是啼鳥聲音；到了樹多的地方，看不見天日。松鼠在樹上爬，新葉野花香氣撲鼻。達特安一路走，一路想，有了這種產業的人，豈不是到了天堂麼；又想到：「假使我是顏圖斯，有人來勸我去辦那種事，我豫備拿什麼話回他？」巴蘭舒心裏是沒什麼思想的，他早飯吃得飽，一路在那裏消化。

出了樹林，看見向右的一條大路；大路盡頭，是個極大的堡砦，遠遠看見高樓。達特安說道：「這個堡砦，起先一定是奧林斯公爵的，難道顏圖斯是同朗維勒公爵買來的麼？」巴蘭舒道：「這

是極好的產業，如果都是顯圖斯的，我要同他賀喜。」達特安道：「你要記得，你不可稱他顯圖斯，或是杜威朗，你要稱呼他披理方，或是德巴禮，這是他的新稱呼。你千萬不要忘記。不然，我是白跑一趟，事體辦不成的。」後來走近了，達特安纔曉得那個堡碧不是顯圖斯的；更走近了，纔看見高樓是坍塌了的。

走到路盡頭，看見一個山谷，中間有一個湖，湖邊有幾個小村，村子中間還有一個堡，高樓上有定風針。達特安想，這一定是顯圖斯的房子了。達特安拍馬上前，巴蘭舒緊跟在後。路兩旁都是大樹，前面兩扇大鐵門，鐵條都是鋪金的。在路上遇着一個人，穿得很華麗，騎了一匹大馬，身邊有兩個跟人，穿了很奪目的號衣，金線輝煌的，還有許多鄉下人圍住他以示尊敬之意。達特安道：「難道這就是德巴禮披理方的男爵麼？同從前的顯圖斯大兩樣了。」巴蘭舒道：「這個一定不是他。他足有六尺高，這個人還不到五尺。」達特安道：「然而許多人在那裏恭維他。」達特安一面說，一面上前去看那騎大馬的大人。走近了一看，彷彿是認得的。巴蘭舒忽然認得那個人，喊道：「是他麼！」那個騎大馬的大人，聽見聲音，大模大樣的回過頭來，達特安主僕兩人看見兩隻圓眼，大塊紅臉，滿面笑容，認得是摩吉堂！摩吉堂現在同豬油一樣肥，吃得好東西多，膨脹起來。他認

得這兩位來客，趕快下了馬，脫了帽子，走來迎達特安。圍的人看見摩吉堂，而且如此恭敬這位客人，一定又是一個世爵了，也都過來恭敬行禮。摩吉堂笑到兩眼都幾乎沒縫，喊道：「達特安先生！你來得好。我的主人杜威朗德巴禮披理方，看見你，不曉得怎麼樣的喜歡了！」達特安問道：「摩吉堂，你的主人住在這裏麼？」摩吉堂道：「是的。你站的地方，都是他的產業。」達特安記得摩吉堂從前是餓得很瘦的，現在樣子全變了，說道：「你養得很好，發胖了，很得意！」摩吉堂道：「我還過得好，謝天謝地。」達特安道：「你爲什麼不同你的老朋友巴蘭舒說句話？」摩吉堂道：「我的老朋友巴蘭舒麼？」摩吉堂原來是你麼？」摩吉堂一面說，一面流眼淚。巴蘭舒倒不甚踴躍的說道：「不錯，是我；我在這裏等，看你認得我不認得，看你有驕傲的意思沒有。」摩吉堂道：「我從來是不會驕傲的，你應該曉得。」巴蘭舒下了馬，伸出手來，說道：「你脾氣一點都沒變，我高興的很。你不像那個巴星小狗，裝出不認得我的樣子，讓我一個人寂寞的很，在馬房裏等兩點鐘。」兩個人擁抱起來，十分親熱。旁觀的鄉下人是最尊敬摩吉堂的，以爲巴蘭舒一定也是個改了裝的世爵。巴蘭舒要摟摩吉堂的腰，怎麼樣也摟不過來，只好罷了。

摩吉堂說道：「你們讓我去見主人，替你們通報；我若是叫別人去通報，他一定要惱我的。」

達特安道：「原來我的老朋友沒忘記我麼？」摩吉堂道：「那裏會忘記！我們那一天不盼望你補了巴桑披，格頓的缺，做了法國陸軍大將！」達特安聽了這句話，臉上微笑，顏色有些不樂，爲的是少年所期望的事，沒有做到。摩吉堂對那班鄉下人說道：「我進去通報爵爺，你們好好的在這裏陪着達特安伯爵。」於是有兩個人幫忙，把摩吉堂弄上馬，從草地上去了。

巴爾舒一跳，也跳上了馬。達特安道：「這趟起頭起得好。一點祕密也沒有，沒得隱藏，也沒政黨，都是大笑大樂的歡迎我。今天我覺得山川樹木花草都是笑的。」巴爾舒道：「我彷彿已經聞見烤肉的香味，已經看見廚爐邊，站了一排廚房打雜了。咳！披理方一定有個頂好的廚子。他還是個頗圖斯的時候，已經是最考究吃喝的了，現在是更不必說了。」達特安道：「等等，我害怕起來了。若是只看外面的話，我恐怕這趟也是白來的。隨你什麼人，過了這樣的舒服日子，他輕容易肯離開麼？我恐怕我到這裏來找他，也是無用，同阿拉密情形一樣的了。」

① 丹瑪田 (Dammartin)

② 德巴羅 (Draconx)

③ 維勒雷 (Villers-Cotterets)

②披理方 (Perrolonds)

③杜威朗·德巴羅·披理方 (du Vallon de Druideux de Perrolonds) 這些都是地方名兒，當時大地主或貴族皆以地名附著。

④巴塞披 (Bassompierre) 法國陸軍大將，當時很出名。格順 (Gaston) 也是陸軍大將。

第十三回 頗圖斯有奢望

再說達特安過了堡碧，進了大門，便下了馬，看見一個身軀闊大的人，走下臺階來。達特安看見他來了，把這趟來訪的意思全忘了，抱住他的老朋友，心裏很高興的跳。跟人們遠遠的圍着，見了也覺得奇怪。摩吉堂站得近些，不停的擦眼淚；原來摩吉堂看見了達特安主僕兩人，十分感動，眼淚沒乾過。

頗圖斯捉住老友的手，喊道：「你不曉得我看見你有多麼喜歡！我知道你並沒忘記我。」達特安道：「我的杜威明，我忘記了你麼！一個人怎麼能够忘了少年快樂的日子，同老年的朋友，還有同甘共苦的日子！只要一看見你，我們從前的交情，都回到眼前來了。」頗圖斯捋捋鬍子，說道：「是的，我們從前倒辦過幾件有膽子的事，叫主教管如理亂絲。」說完了，歎了一口氣。達特安覺得很詫異，只看着他。

頗圖斯很愁苦敗興的說道：「不管怎的，你來得很好，我極歡迎你；你來了，可以鼓舞我的與

致。我們明天去打鹿。我有四隻頂快的獵狗，還有一羣獵兔的狗。」說完了，又歎氣。達特安想道：「難道我這個老朋友，現在還不快樂麼？」大聲說道：「第一件，我要你引我去見杜威朗夫人。我還記得，你有信請我來，杜威朗夫人還添了幾句話。」頗圖斯第三次歎氣，說道：「杜威朗夫人死了二年了，我現在還穿她的服。因為這樣，我纔搬到這裏來住的；後來我沒法，把這個產業也買了。可憐的杜威朗夫人，她的脾氣不甚和平，後來她曉得我的脾氣，很遷就我。」達特安道：「你現在又有錢，又自由了。」頗圖斯歎氣道：「我現在是個鰥夫了，我的進項，一年有四萬個利華。你同我去吃早飯罷。」達特安道：「我餓了。早上的清氣是很開胃的。」頗圖斯說道：「這裏空氣還好。」

兩個人進了房子，房裏的家具，都是鋪金的。早飯擺好了，頗圖斯道：「這是我平常的早飯。」達特安道：「我同你賀喜，王上吃的，也不過如是。」頗圖斯道：「是的，我聽見說，馬薩林不給王上吃飽。你試試這塊羊排，是我們自己養的羊。」達特安道：「嫩的很。你家的羊肉真好！」頗圖斯道：「在我自己草場上養的，倒還不錯。」達特安道：「你再給我一塊羊排。」頗圖斯道：「你不要吃羊排，試試兔肉罷。是我昨天在自己圍場打的。」達特安道：「味好得很！你的兔子是吃薄荷葉的罷。」頗圖斯道：「我的酒怎麼樣？你還喜歡麼？」達特安道：「酒好極了。」頗圖斯道：「不過是鄉

下的酒。」達特安道：「當真的麼？」頗圖斯道：「山邊有個葡萄園，是向南的，每年可出二十桶酒。」達特安道：「酒是很好。」原來達特安自見了面之後，很去留心記他歎氣的次數，到了這個時候，頗圖斯已經歎到第五次了。

達特安要打聽緣故，問道：「我的好朋友，你心裏有點不如意的事麼？身上不舒服麼？抑或是體氣……」頗圖斯道：「我的體氣很好，從來沒得這樣好過；我現在還是一拳可以打死一條牛。」達特安道：「難道是家事不如意麼？」頗圖斯道：「我無妻無子，無所謂家，只有我一個人。」達特安道：「你爲什麼歎氣？」頗圖斯道：「我老實告訴你，我不快樂。」達特安道：「你不快樂麼？你有堡岩，有山有林，有牧場，每年得有四萬個利華進款，還不快樂麼？」頗圖斯道：「原是的。我雖有了許多財產，但是只有我一個人，太覺寂寞了。」達特安道：「哈，我明白了！你有了位分了，終日只同鄉下人見面，不耐煩。」頗圖斯面上變了色，喝一鍾酒，說道：「不是的。你試想想，我初到的時候，這裏有許多鄉紳，都是世族，據他們說起來，都是些龍子龍孫，我是初到，自然是我先去拜會他們，但是杜威朗夫人……」停了一會，說道：「杜威朗夫人出身微賤，你是曉得的，她第一個丈夫，不過是個狀師，那班鄉紳，說是討厭；你想想，討厭這兩個字，是最難受的！我聽見了，氣得要殺三千人，

我只殺了兩個。他們從此以後，雖不敢再說討厭兩個字，却不來同我做朋友。因此我就沒朋友，一個人獨居，難過得很。」達特安聽了微笑，看出頗圖斯的短處，要趁此討便宜，說道：「不管什麼，你自己原是個世家；你的老婆不是世家，原不相干。」頗圖斯道：「不錯的。你不曉得，我雖是個世家，却不是個老世家；譬如某某，他們纔是個老世家。在鄉下做個鄉紳，原不要緊。譬如某某，更不必說了，王上封他一個公爵，他們還不甚願意。總而言之，我們這裏的伯爵子爵，資格都在我之先，我一句話也不能說。假使我是個……」達特安接住說道：「——伯爵。這不是你要說的話麼？」頗圖斯微笑，答道：「是的。假使我是個伯爵。」達特安想道：「好了，有法子了，我看這趟倒是不白跑的。」頗圖斯大聲說道：「我今天來，就是要請你去當伯爵！」頗圖斯聽了，跳了一跳，把全間房都震動了，幾乎連桌子都翻了，有兩三個酒瓶滾在地下，碰得很響。

摩吉堂聽見了，趕快跑進來；巴蘭舒也跟了來，站在門口，張大嘴，手上拿一條手巾。摩吉堂問道：「大人喊我麼？」頗圖斯不響，使個眼色，叫他去拾碎瓶。達特安說道：「我很高興，看見摩吉堂還在你這裏。」頗圖斯道：「他現在是總管了。」隨即大聲說道：「你看看，他倒曉得照應自己。」又低聲說道：「他倒是忠心爲主的，他不肯辭了我，去伺候別人的。」達特安想道：「他稱呼主人

大人。」顏圖斯道：「摩吉堂，你出去罷。」達特安道：「他的名字，原叫摩士吉堂，你現在把他的名字改短了，只喊他摩吉堂。」顏圖斯道：「是的。況且摩士吉堂這個名字，不甚名貴。剛纔他進來的時候，你不是同我說很要緊的話麼？」達特安道：「我們現在暫且不談罷，我要同你商量的，是件極要緊的事，這裏恐怕有奸細，你的家人要犯疑心。」顏圖斯道：「是的，我們不如在園裏走走。」達特安道：「好極，好極。」

兩個人吃完早飯，出來散步，有幾百畝的地方，全是一排一排的大樹；遠遠的樹林裏，小樹甚多，野兔跑來跑去。達特安道：「這個園同房子樹林，都很相稱。湖裏有的是魚，林裏有的是兔。你總算是走了好運的人。你高興釣魚麼？」顏圖斯道：「我老實告訴你，我看釣魚是件俗不過的事，我讓摩吉堂去作。我有時放槍，譬如什麼事，我都討厭了，我拿了槍，帶了狗，坐在石檯上，等看見有野兔跑過，我放槍打。」達特安道：「這倒有趣。」顏圖斯道：「這還有趣。把兔打死了，那狗就去拖了，送給廚子。」達特安道：「這條狗倒伶俐。」顏圖斯道：「我們不談狗罷。你如果喜歡，我送把你，我厭倦這條狗了。你告訴我那件要緊事。」達特安道：「很好。我却預先告訴你，你須要先改了你現在過日子的樣子。」顏圖斯道：「爲什麼呢？」達特安道：「你要披甲掛劍，還要去冒許多險，

拚拚命，同從前一樣。」顏圖斯有點不願意。達特安道：「我明白了，你偷懶慣了，人也發了胖，手腕也不如從前靈動；你從前很叫主教的親兵吃你的虧。」顏圖斯伸出一隻極肥大的手說道：「我的手腕，還是很靈動的。」達特安道：「這倒很好。」顏圖斯道：「我們又要去打仗麼？」達特安道：「自然要打仗。」顏圖斯道：「同誰打？」達特安道：「近來的國事，你沒聽見說麼？」顏圖斯道：「我麼？我全不曉得！」達特安道：「你是幫馬薩林，還是幫王族？」顏圖斯道：「我不幫這個，也不幫那個。我還沒入黨。」達特安道：「那更好了。你可以同我同黨。我就告訴你罷，我是奉主教之命而來的。」顏圖斯十分詫異，問道：「主教要我做什麼？」達特安道：「主教要你替他辦事。」顏圖斯道：「誰對他提起我的？」達特安道：「你還記得盧時伏麼？就是他說的。」顏圖斯道：「我不會忘記他的。他叫我們費了多少事，叫我們常常跑來跑去，都是他。你刺傷他三次。」達特安道：「你還不曉得麼？他現在是我們的好朋友了。」顏圖斯道：「我却不知道。他現在不同你做對了麼？」達特安道：「這句話，不是這樣說，應該說我不懷恨他。」顏圖斯還是分別不出來的，說道：「原來盧時伏在主教面前保舉我麼？」達特安道：「是的。」顏圖斯道：「在王后面前，也保舉過。」達特安道：「是的。王后因為要我們相信他，還把那隻金剛鑽戒指，給了馬薩林做憑據。你還記得麼？我把金

剛鑽戒指賣給德西沙。王后怎麼樣又得着了，我就知道了。」頗圖斯道：「王后爲什麼不把戒指仍舊送你？」達特安道：「我原來也是這樣想。不過凡王上王后，都是有特別心思的，他們有錢賞人，有功名給人，我們是不便問的。」頗圖斯道：「你是已經投效到主教那裏了？」達特安道：「算是替王上王后主教當差。還有一層，我已經替你說了。」頗圖斯道：「我得什麼好處？」達特安道：「好處大得很。你現在是很有錢了，是不是你告訴我的，是四萬個利華一年。」頗圖斯起首有點犯疑了，說道：「這幾個錢，並不算多。杜威朗夫人遺下的產業，很有些纏轉，我原不是個讀書人，不明白內中細情；我到底有多少錢，我實在是不知道。」達特安想道：「他恐怕我來借錢。」隨即大聲說道：「你如果錢財上困難，那更好了。」頗圖斯道：「爲什麼會更好，你是什麼意思？」達特安道：「主教原是隨你揀的。田地也好，錢財也好，爵位也好。」頗圖斯聽了爵位兩字，睜大了眼，喊道：「什麼！」達特安說道：「當前主教的時候，我們不會取巧；你原是不不要緊的，因爲你可望有錢，你現在錢是有了，你算是地球上第一個快樂人了。」頗圖斯歎了一口氣。達特安道：「但是你既然一年有了四萬個利華，爲什麼不想法子弄個爵位，也可以在馬車上繪個爵爺的冕，也好看些。」頗圖斯道：「我原是想。」達特安道：「現在有機會，弄得到手。你只要替我們這一黨拔劍，

那爵爺的冕，就是你的。我們兩個人，不相妨礙的。你要的是爵，我要的是錢；我的祖上，因為幫十字軍，把家產都賣了，我只要弄幾個錢，把房子收拾好了，再買幾百畝地，我就告老回家享福。」顏圖斯道：「我只要得個男爵。」達特安道：「不久就可以到手。」

顏圖斯道：「你沒替那幾位設法麼？」達特安道：「我見過阿拉密了。」顏圖斯道：「他要什麼？大約是要做小主教。」達特安不肯實說，只好說道：「阿拉密做了和尙，入了耶穌軍，他過的日子，過得十分苦，什麼都不要，只要救自己的靈魂；我拿什麼去勸他，他都不來。」顏圖斯說道：「可惜了。」阿拉密是很聰明的。阿托士怎麼樣？」達特安道：「我尙未見他。我從你這裏走了，就去找他。你曉得他在什麼地方？」顏圖斯道：「他住在李洛阿。」達特安道：「地名叫什麼？」顏圖斯道：「叫波拉治。」你可曉得，阿托士是個世爵，他承受了祖上遺下的產業，還是個伯爵。」達特安道：「他沒兒子繼後。」顏圖斯道：「我想起來了：他找了一個少年承繼他。那個少年，却很像他。」達特安道：「什麼，我們的阿托士麼？他那個人，很正派的。你近來見過他麼？我打算明天去找他。我恐怕他老了，他太好吃酒。」顏圖斯道：「他太好吃酒，這却不能替他隱諱的。」達特安道：「況且我們幾個人之中，他年紀最大。」顏圖斯道：「比我們不過大幾歲；因為他太正派了，因此看得老。」

達特安道：「這是不錯的。如果阿托士也願意來，那很好了；如果不願意，只好隨他。有了你我兩個，可以抵得平常十多個人了。」頗圖斯笑了，說道：「我們四個人，可以抵得三四十。我聽你所說，我們去辦的是件很危險的事麼？」達特安道：「初出馬的人自然是危險的，我們都是有過閱歷的，就不見得十分危險了。」頗圖斯道：「你看耽擱的日子長遠麼？」達特安道：「耽擱一兩年，也是不定。」頗圖斯道：「有仗打麼？」達特安道：「我料想有仗打的。」頗圖斯道：「我也想要仗打。你不曉得，我回來之後，這些手脚變硬了，不甚靈動。有時禮拜日，我從教堂出來，就跳上馬，故意在別人的田裏走，要激動他們，同我打架，誰知不相干，他們都不來；不曉得因為他們敬重我，抑或是怕我，——大約還是怕我，他們看見我帶了狗在他們田裏走過，一句也不響。我回到家來，很覺得沒趣。我來問你，現在巴黎還是嚴禁比劍麼？」達特安道：「現在是一點都不難，上諭也沒有；主教教的親兵，也不管了；伽塞克也沒有了；你隨便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比劍，在街燈底下，在酒店裏，處處都可以。如果你是個擲石黨，劍是容易出鞘的，不過一會，什麼都完了。有一天，某人同某人比劍，就在王宮比的，誰也不來管閒事。」頗圖斯道：「是應該如此的。」達特安道：「不久我們就要去打仗，放大礮放火等事，最好解悶的事體，樣樣齊備。」頗圖斯道：「我是打定主意的了！」達特安

道：「你說了就算數。」顏圖斯道：「我替馬薩林出力，只要……」達特安道：「只要什麼？」顏圖斯道：「只要馬薩林封我一個男爵。」達特安道：「這是安排好了的，你一定可以得個男爵。」顏圖斯很高興，捉住達特安的手，兩個人回堡。

●李洛阿 (Blais)

●波拉治 (Braslerme)

第十四回 摩吉堂

再說達特安一路走，一路想；想起人心是沒得厭足的，有了這個，又要想那個。他以為頗圖斯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却還是不滿意；爲什麼呢？頗圖斯有了錢，又要名字上加個爵位，馬車上可以繪個爵爺的冕。我若是徧天下的找，總找不着一個人是心滿意足的。正想到這裏，不料却有一個心滿意足的人來了。頗圖斯走去分付廚子，摩吉堂已走到跟前。摩吉堂却是滿臉心滿意足的樣子，細看起來，却微帶憂愁。

達特安看見了，想道：「我正要找他，他還不知道我要告訴他什麼詭異的話呢？」摩吉堂那時站着這些，不敢就上前。達特安先坐下了，招呼他。摩吉堂走來，說道：「我有句話要請教。」達特安道：「好朋友，你只管說。」摩吉堂道：「我不敢說，恐怕你說我舒服慣了，再吃不來苦。」達特安道：「我看你近來很快樂。」摩吉堂道：「很快樂。你還可以使我更加快樂。」達特安道：「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做的。」摩吉堂道：「這件事全靠你。」達特安道：「什麼事？」摩吉堂道：「往後

我請你喊我做摩士堂不喊摩吉堂因為我自從當了我們大人的總管就換了名字，彷彿人家聽了，要起敬些。你可曉得，最要緊的是我所管的跟人都要尊敬我。」達特安想起頗圖斯要把自己的名字加長了，摩吉堂却把名字弄短了，真好笑。摩吉堂問道：「你的意思如何？」達特安道：「摩士堂，我以後就改了。」摩吉堂十分高興，問道：「你在這裏就攔得久麼？」達特安道：「我明天就走。」摩吉堂道：「我們很想你多住幾天，很捨不得你一兩天就走。」達特安說道：「恐怕是的。」這句話却說得很低，摩吉堂沒聽清楚，鞠躬走了。

達特安雖是很有閱歷的人，却很替摩吉堂難過。他勸頗圖斯再出山去拚命冒險，心裏却不容易過；爲的是他曉得頗圖斯很願意拚命的，況且他想得伯爵，想了有十五年了，至於摩吉堂，却是不同，他平生沒有什麼奢望，只想人去叫他做摩士堂，他現在過的很舒服的日子，忽然抓他去受辛苦，覺得很難爲情。達特安正在如此想，頗圖斯走來了，說道：「吃飯了。」達特安道：「吃飯了麼？幾點鐘了。」頗圖斯道：「剛打一點。」達特安道：「你這裏見直的是個完全無缺的極樂天堂，令人忘了時候。我雖然還不餓，我同你一起進去。」頗圖斯說道：「阿托士常說，不能吃飯的，可以飲酒。我近來沒得事做，我覺得他說的話，十分有理。」達特安原不甚好飲酒的，不曉得這句話的力

量，只好盡力的陪主人。他一面吃點酒，看着頗圖斯吃，一面替摩吉堂難過。他現在不伺候吃飯了，因為要做出感激達特安的意思，他找出幾瓶最老最好的酒，擺在桌上。

等到擺上甜食，達特安使個眼色，頗圖斯把跟人都打發走了，達特安問道：「你去打仗，帶誰在身邊？」頗圖斯毫不遲疑的答道：「自然是帶摩士堂。」達特安聽了，很難受，為的是他想像出摩吉堂聽見這個消息時的神情來。達特安說道：「你要記得，摩士堂老了，吃得太胖了，不便走動。」頗圖斯道：「我曉得的。但是我用慣他，況且他最忠心於我，我既去，他也要去的。」達特安想道：「這個人真糊塗。」頗圖斯道：「你怎麼樣？你還是那個老跟人麼？他很有膽，又伶俐，他叫什麼？」達特安道：「巴蘭舒。我重新找着他，他現在不當跟人了。」頗圖斯道：「他當什麼？」達特安道：「做了製點心師父。他花了一千六百個法朗，在某街買了一月店。你還記得麼？他送一封信把威脫世爵，賺了一千六百個法朗。」頗圖斯道：「原來他在某街開了點心店麼？他為什麼又跟你？」達特安道：「他鬧出一點事，怕人捉他。」達特安把我着巴蘭舒的故事說一遍。頗圖斯說道：「從前倘若有人告訴我，將來有一天巴蘭舒救了盧時伏的命，你把巴蘭舒窩藏起來……」達特安接着說道：「我一定說那個人扯謊。天下事那裏有一定的。」頗圖斯道：「可不是。天下事，只有一樣

不變。即使變了，也是變好的，就是葡萄酒。你試試，是西班牙的，阿托士最喜歡的。」

這個時候，總管進來請示明天的飯菜以及打獵的話。頗圖斯問道：「摩士堂，我的兵器沒壞麼？」達特安聽了，很着急，拿手敲桌子，打板眼，遮掩自己着急的神情。摩士堂問道：「大人的兵器麼什麼兵器？」頗圖斯道：「自然是打仗的兵器。」摩士堂道：「是的。我想還是好好的。」頗圖斯道：「你明天看清楚了，如果要擦的話，要擦得雪亮的。那一匹是最快的馬？」摩士堂道：「伏亨略。」又問道：「那一匹最耐走？」摩士堂道：「巴牙。」頗圖斯道：「你喜歡那一匹？」摩士堂道：「我喜歡拉士士。我騎他最相宜。」頗圖斯道：「拉士士是匹好馬麼？」摩士堂道：「馬是好種，天天可以跑的。」頗圖斯道：「這倒合用。你把那三四匹馬喂好了，把我的兵器擦亮了，你自己去揀你用的兵器。」摩士堂很有點不放心，問道：「大人要出遠門麼？」達特安聽了，敲得桌子很響。頗圖斯道：「比遠行有趣。」摩士堂臉色沒了血色，問道：「大約是出去幾天辦點事？」頗圖斯亂捋鬍子說道：「摩士堂，我們又去入軍籍了。」摩士堂聽了，渾身發抖，眼睛看着達特安，很有怨恨的意思，退後一兩步，說道：「又到王上軍營去麼？」頗圖斯道：「我們又去做冒險的事了。」摩士堂聽了，如同半空打個霹靂，他爲的是從前的冒險，顯出現在的日子好過。摩士堂看着達特安，說道：「真有這件事

麼？」達特安道：「摩士堂，你要記得，命運——」達特安雖說了許多安慰的話，摩士堂還是很震動的，跑出房子，連門都忘了關。顏圖斯還不理會，說道：「摩士堂真是個老寶貝，他高興的了不得就跑了。」

摩士堂出去之後，兩個朋友在那裏談日後的事，架了許多空中樓閣。摩士堂擺在桌上的好酒，達特安吃了，夢見後來自己不知有了多少錢，顏圖斯是彷彿身上已經披了藍帶子，頭上已經戴了公爵冕。原來兩個人吃了好酒，都睡着了。等到後來有人來喊去睡覺，纔醒的。

到了明天，達特安告訴摩士堂說是在巴黎打仗，離顏圖斯的產業不遠，摩士堂略為放心。摩士堂很害怕的，說道：「從前打仗是……」達特安道：「現在打仗比從前不同了。現在打仗，是混在國事裏頭的。巴蘭舒曉得，他可以告訴你。」摩士堂果然去找巴蘭舒，曉得他說的，同達特安一樣。巴蘭舒却加了一句，說是「現在的事，如果被捉了，是要問絞的。」摩士堂更害怕了，說道：「與其問絞，我寧可再去圖攻拉羅諸爾了。」

當下顏圖斯領着達特安去打鹿，登山臨水，領他去看湖裏的魚，看各種獵狗，很大吃了幾頓，後來問他如何安排。達特安道：「我要走四天，纔能到字洛阿；在那裏住一天，再過三四天，我就回

到巴黎。我勸你一禮拜內帶了行李動身，你走到狄奇堂街諧華禮客店，就找着我。頗圖斯道：「就是這樣罷。」達特安道：「當下我要去找阿托士，我恐怕是白跑一趟。他老了，不中用了。不管怎的，我要去看看這一個老朋友。」頗圖斯道：「我很想陪你去，總算有點事做。」達特安道：「很好。不過你還要預備一切。」頗圖斯道：「可不是，請了。」達特安道：「請了。」頗圖斯送達特安到了自己的產業界上，分手。

達特安想道：「不管怎的，我有人陪了。頗圖斯仍是很踴躍的。只要阿托士也肯來，我們就有三個人，阿拉密不來，也不要緊。」到了維勒爾，發一封信給主教，說是已經找着一個，可以抵得二十個，現在往李洛阿附近地方，找德拉費伯爵。發了信，就向李洛阿地方走，他覺得巴蘭奇的見解很有趣，一路上同他很談論許多事。

第十五回 阿托士父子

再說達特安要找阿托士，有五日的路程，路上同巴蘭舒閒談解悶。近來巴蘭舒所結交的，都是些市井朋友，有多少年不同上等人談，現在同老主人談，都覺得極有味。巴蘭舒是很有膽子，又很精細，達特安很喜歡的。

到了字洛阿地方，兩個人倒不像是主僕，像是朋友。達特安說道：「阿托士恐怕不大能幫我們的忙。但是他是我的老朋友了，爲人又極慷慨，我不能不來探望他。」巴蘭舒道：「是的，他是個極講氣節的。」達特安道：「這是無疑的。」巴蘭舒道：「他花錢如水，用劍的本事又好。你還記得，他同英國人比劍麼？說話說得真大方。我還記得他說道，你一定要我把名字告訴你，我告訴過你之後，我一定要把你刺死。我那時候站得很近，句句都聽清楚。我遠看見他把仇人刺死的時候，臉上很嚴厲。他真是個大人物。」達特安道：「你說的都不錯。不過他有一個毛病，把所有的好處都嘗了。」巴蘭舒道：「我記得，他好吃酒。他吃酒却同別人兩樣，他只管吃酒，却沒有吃酒的快樂。我想

他吃酒的時候，他意思彷彿是說吃鍾酒去澆澆愁。他把酒瓶頸子打斷了，或是把酒鍾的柄打折了，那種情形，是沒得第二個學得到的。」達特安道：「我們試想想他在家寂寞的情形。這一位大英雄，憑他的本事，憑他所辦過的事，應該作陸軍大元帥的，現在是滿面的癩，兩眼無光，恐怕看見我們，都不認得了。我老實說，若不是我從前極愛戀他，極尊敬他，我現在是不敢親眼來看這蕭條寂寞情形。」巴蘭舒搖頭不語。達特安說道：「況且他年紀大了，身體也弱了，他又素來不理俗務的，恐怕現在還過的爲難日子。他的祖上遺產，原不豐厚，還有吉利模，他是從來不說話的，大約也同他主人一樣的好吃酒。我想起這些事體，心裏十分難受。」巴蘭舒心裏也極難過，說道：「我可以想見他兩腳發抖，難於移步，時常呻吟的情形。」達特安道：「最可怕的是阿托士吃醉了，答應我的忙，那就太難爲情了。我已經打定主意了，我只要看見他酒吃多了，我就走。等到他酒醒過來，他就明白了。」巴蘭舒道：「我們不久就可以看見情形了。前面的高牆，就是了。」達特安道：「也許是的那高臺，是森波地方。」巴蘭舒道：「你進城麼？」達特安道：「一定進城，好去問路。」巴蘭舒道：「我們若是進城，却不要忘了嘗點奶酥。這裏是最出名的。可惜只能在本地吃，不能帶到巴黎去。」達特安道：「我一定要嘗嘗。」

這個時候，有一輛重車，從旁邊出來，是牛拉的車，巴爾舒喊道：「車夫！」那車夫道：「有什麼事？」達特安道：「我們找德費拉伯爵的府，你曉得麼？」那車夫脫帽爲禮道：「諸位，這一車木柴，就是伯爵府的，我纔從樹林裏斬好了，正要送到堡裏去。」達特安就不再問，想道：「堡，我曉得了，阿托士也是叫鄉下人稱他大人，喊房子做堡，阿托士原是有架子的。」於是主僕兩人，跟了牛車走。牛車走得很慢，兩個人不甚耐煩，達特安問道：「倘若我們跟着這條路走，可以走到堡麼？」車夫道：「是的，走不錯的。從這裏去，不過五里路，右邊有一所大房子，在這裏看不見，因爲大樹擋住了，那所大房子，就是拉維力；再過去不遠，就是波拉治。德拉費住的是所大白房子，石板做房頂，蓋在高處，四圍有大樹。」達特安道：「你說是五里，是長的五里麼？我曉得里數是有長有短的。」車夫道：「你們騎的好馬，大約有十分鐘，可以到那裏。」達特安謝了車夫，就往前跑。一路跑一路想到阿托士，爲的是他從阿托士學的許多好處，現在快要見面了，不禁想起許多心思來，不知不覺的馬走慢了。

巴爾舒覺得這個地方有趣。法國的地方，他走過好幾處，都不及這裏的鄉人有禮，說話也不及這裏的人說得正；看他們的舉動，聽他們的說話，都是上等人，也許是擲石黨改裝的，同自己一

樣轉了一個灣，果然看見拉維力堡；再走二里多路，看見大樹環繞的白房子，四圍果園，開滿白花，達特安知道快同老友見面，十分動情。巴蘭舒不曉得，看見主人臉色改變，有點詫異。

再走不遠，到了鐵柵門，從鐵條縫裏見裏面的花園；大院子停着一輛雙馬車，還有幾個馬夫牽着好幾匹馬，那幾匹馬在那裏跳躍，很不耐煩。達特安道：「不是我們走錯了，就是車夫騙了我們；這裏萬不是他的住宅。老天呀，也許他已經死了，房產換了主了。」巴蘭舒，你趕快下馬去打聽，我自己却沒得心腸去問。」巴蘭舒下了馬。達特安道：「你去說，有人要見德拉費伯爵。如果答得對的，你就報我的名。」巴蘭舒牽着馬，走到柵門搖鈴，有一個老家人出來，年紀雖大，站得挺腰直背的。巴蘭舒問道：「這是德拉費伯爵府麼？」老家人很恭敬的答道：「先生，是的。」巴蘭舒道：「是位歸田的世爵麼？」老家人道：「是的。」巴蘭舒還要問，詳細問道：「伯爵從前有個家人叫吉利模——」老家人從來沒被人如此問過的，有點疑心，答道：「吉利模現在不在堡裏。」巴蘭舒高興極了，說道：「原來沒錯。德拉費伯爵是在這裏。請你開柵門，我要告訴伯爵，說是我的主人來探望他。」老家人開了門說道：「你爲什麼不早說？你的主人在那裏？」巴蘭舒道：「他跟着來了。」老家人開了柵門，進去通報。巴蘭舒使個手勢，達特安進了院子，心裏很跳。巴蘭舒站在台階，聽見

樓下的房子有人說話，說道：「是誰來了？爲什麼不進來？」達特安聽見這個人的聲音，心裏如夢初醒的，追憶起從前無限若干事來，登時下了馬。巴蘭舒滿面笑容，走上前去見這堡壘的主人。

這個時候，阿托士走到門口說道：「我認得這個人。」巴蘭舒道：「你認得的，你認得我，我就是巴蘭舒。你還記得巴蘭舒麼？」巴蘭舒說到這裏，心裏大爲感動，再要說，也說不出來了。阿托士喊道：「巴蘭舒麼？達特安在那裏？」達特安喊道：「我在這裏，我的老朋友，我在這裏！」阿托士原是不動聲色的，聽見這個聲音，神色也有點動了，就走上前，很親熱的抱住達特安，達特安也回抱了，兩眼禁不住落淚。

阿托士捉住達特安的手，領進客廳，客廳裏頭已經有好幾位客，看見這個人進來，都站起來。阿托士做介紹，說道：「這位就是達特安，御前火槍營幫統，是個最有名的軍人，我的老朋友。」各人同達特安見過面之後，重新又談起來。達特安趁這個機會，細看了阿托士一番，看見他一點也不老，從前他眼旁的黑圈，因爲好吃酒有的，現在都沒有了，他的臉上神色，從前不甚安靜的，現在却安靜了許多，很有厚重的樣子，兩隻手也好看了許多，身量比從前略瘦小些，膂力還是有的，頭髮原是黑的，現在變了灰色，聲音洪亮如少年，滿嘴雪白牙齒。那些朋友們曉得他們兩個老朋友

有許多話說，陸續告辭了。忽然院子的狗大叫，有人喊道：「洛奧爾回來了。」阿托士看着達特安，達特安回過頭，看見一個少年進來，年紀約十五歲，相貌很好看，穿了平常衣服，帽子上插一根紅鳥毛。進得房來，脫了帽子。達特安看見這個少年，心裏忽然想起來，又看少年的相貌，同阿托士一樣的，纔明白過來，爲什麼阿托士全變了，同從前是兩個人。達特安明白了，一言也不發，專看這兩個人的舉動。

阿托士道：「洛奧爾，你回來了麼？」那少年很恭敬的答道：「我回來了。你分付的事，我已經辦了。」阿托士道：「你怎麼樣了，爲什麼臉色全變了？」洛奧爾道：「我們的小朋友遇了事。」阿托士很着急的問道：「拉維力小姐遇了什麼？」幾個朋友問道：「怎麼樣了？」洛奧爾說道：「她同保姆在大園子裏閒逛，看石匠打石。我騎馬在那裏走過，我勒住馬，同她說話。她原爬在木堆上，坐在那裏；看見我來了，就跳下來，同我說話，把腿閃了，起不來。我恐怕她膝上受了傷。」阿托士道：「他的母親李梅夫人曉得麼？」洛奧爾說道：「李梅夫人不在家，在李洛阿，伺候奧林斯公爵夫人。我恐怕他們不會用藥，特爲跑回來問你。」阿托士道：「趕快派人去李洛阿，告訴她母親；不是的，我看還是你自己去跑一趟。」洛奧爾鞠躬。阿托士問道：「路易賽在那裏？」洛奧爾答道：

「我把她送到這裏來，叫薩爾拉的老婆照應她。她把路易賽的脚，用冷水泡了。」幾個朋友聽完了，也告辭走了。只有巴爾卑公爵，同拉維力有二十年的老交情，要看路易賽。原來這個小女孩子在那裏哭，看見洛奧爾來了，登時不哭，擦了眼淚，看着洛奧爾微笑。

巴爾卑公爵叫路易賽同他坐馬車往李洛阿地方去。阿托士道：「這不錯的，還是交她母親照應她罷。洛奧爾，我看你這件事，沒道理，太粗心了，全是你的不是。」洛奧爾聽見了，臉上很難過。那小女孩子道：「不是他的錯。」洛奧爾正要去辯，阿托士道：「你也要去李洛阿，同李梅夫人請罪，再回來。」洛奧爾聽了，臉上很高興，抱着那個小女孩子，輕輕的放在馬車裏，隨即跳在馬上，向阿托士達特安鞠鞠躬，陪着馬車走了。

① 蘇波 (Chambord)

② 洛奧爾 (Raoul)

③ 拉維力小姐 (Mademoiselle de la Valliere)

④ 李梅夫人 (Madame de Saint-Remy)

⑤ 路易賽 (Louise) 拉維力小姐的小名。

第十六回 波拉治堡

再說達特安看了一回，覺得很有趣。看見阿托士同他意思的，大不相同。阿托士捉了達特安的手，領他到了園裏，微笑說道：「晚飯還有一會，我們散散步罷。我曉得你看見我現在的情形，有點不甚明白，要我解說解說。」達特安道：「伯爵，你說的不錯。」阿托士看看達特安，微笑說道：「第一件，我要告訴你，這裏並沒得伯爵。你對待我，還是從前的阿托士，是你的同伴，是你的老朋友；你現在同我客氣起來，難道你愛我不如從前麼？」達特安道：「如果我有這個意思，天也不容。」阿托士道：「既然如此，我們不要客氣，彼此都要開誠布公。你在這裏看見的情形，很有點詭異，是不是？」達特安道：「十分詭異。」阿托士道：「你最覺得詭異的，就是我是不是？」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我今年雖然是四十九歲了，臉上一點也不老，你一見就認得，是不是？」達特安道：「這倒不然；我乍看見你，是不會認得的。」阿托士道：「我明白了。」達特安道：「你的運氣，是有了進步了；這間房子是你的？」阿托士道：「我出軍籍的時候，告訴過你，我祖上有點遺產，這就是的。」

達特安道：「你有了大園子，馬匹，車輛了。」阿托士微笑說道：「連菜園果園，我共總有百餘畝地；我有兩匹馬，馬夫另外一匹，還有許多獵狗，這些獵狗，却不是爲我自己尋樂的。」達特安道：「我明白了，爲的是那個小孩子洛奧爾。」阿托士道：「你猜的不錯。」

達特安道：「那個小孩子，是你的乾兒子麼？抑或是個親屬？」阿托士道：「那個小孩子，是個孤兒；他的母親，把他棄在一個窮教士家裏，我把他收來，撫養成成人。」達特安道：「這個小孩子，自然是很留戀你的。」阿托士道：「他看我同父親一樣。」達特安道：「他自然應該很感激你。」阿托士道：「講到感激兩個字，我還要感激他。我雖然沒對他說過這句話，達特安，我感激他的地方更多。」達特安道：「這句話我不懂。」阿托士道：「我所以改變好了，同從前兩樣，都是虧得這個小孩子。我從前像是大風吹倒的樹，枯槁了沒一毫生機，若不是有極動情的事，是斷不能使我再有生機的，虧得這個小孩子保全我的性命。我雖然見世界上沒什麼可樂之事，原可不必求活的，爲的這個小孩子，我只好活在世間了，又知道教導小孩子，是應該以身作則的，我把從前的老毛病全改了。我盼望洛奧爾將來長大了，比得上最上等的人。」達特安看看阿托士，不禁露出極稱讚的意思來。

兩個老朋友在小路上走，兩旁都是大樹，日光侵射進來，有一線照在阿托士臉上。達特安忽然想起威脫夫人的事，說道：「你現在很快樂了？」阿托士彷彿窺見達特安心裏的意思，說道：「總算是十分快樂的了，但是你心裏要說的話，却沒說出來。」達特安道：「阿托士，沒人能夠瞞我的。我原要問你，你有時不害怕麼……？」阿托士道：「我替你說罷。你要說追悔追悔也是有的，也是不必的。何以見得？論起那個女人，是死有餘辜的了。我們當日假使放了她，她是還要害許多人的。但是我們那樣辦法，也不見得很對。大凡流血，恐怕都有報應的。那個女人，已經得了報應了；我們將來，要得報應，也未可知。」達特安道：「我也常常這樣想。」阿托士道：「我聽說那個女人有個兒子。」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你可聽見她的兒子怎麼樣了？」達特安道：「我全不知道。」阿托士道：「她的兒子，今年有二十三歲了。我常常想到他。」達特安道：「這却奇怪，我倒沒想起。」阿托士微笑。達特安道：「你嘗得過威脫世爵的消息麼？」阿托士道：「我只曉得英王查理第一最喜歡他。查理的運氣，很不好，我恐怕威脫也是不得意。我剛纔說報應的話，恐怕是有的。他把士太伏問了死罪，將來是有報應的。王后怎麼樣？」達特安道：「什麼王后？」阿托士道：「顯理搭王后，法王顯理第四之女。」達特安道：「你曉得的，她住在羅弗宮。」阿托士道：「聽說這

位王后現在窮窘極了，是麼？我聽見說去年冬天極冷的時候，連火爐都沒有，公主終日睡在牀上取煖；顯理第四的外孫女兒，因為無柴生火受寒，真是豈有此理！她爲什麼要仰馬薩林的鼻息，不找我們去幫忙？若是我們，萬不能叫她受窘的。」達特安道：「你認得她麼？」阿托士道：「我不認得。我母親見過她，她那時還是個小公主呢。我沒告訴過你，我的母親當日在宮裏當女官麼？」達特安道：「你沒告訴我，你從來沒同我談過家事。」阿托士道：「是的，我爲的是沒得機會。」達特安道：「若是頗圖斯，他是不要等機會的。」阿托士道：「凡人都有長有短，頗圖斯雖然好吹，却有許多長處；你近來見着他麼？」達特安道：「我不過五天前，同他分手。」隨把頗圖斯闊綽的情形，同摩士得意的樣子，說了一遍。

阿托士聽了好笑，說道：「却也奇怪。我們不過偶然相遇，結交起來，過了二十年，交情仍舊一點都不改。達特安，誠實人相交，交情的根，是深入心裏的；狡詐的人，是不懂得這番道理的。阿拉密怎麼樣？」達特安道：「我也見着他的。不過我看見他，什麼都不動心，看得冷淡得很。」阿托士很看了達特安一眼，說道：「你見着阿拉密了麼？你現在各處探訪老朋友？」達特安覺得有點不舒服，說道：「是的。」阿托士道：「阿拉密爲人，是向來不心熱的；況且他常常的同女人密謀詭祕的

事體。」達特安道：「我看他現在頗預陰謀。」阿托士不答。達特安想道：「阿托士倒不喜歡打聽消息。」阿托士換了口氣，說道：「走了一點鐘，把我的產業都走遍了。」達特安道：「樣樣都引人入勝，安排得極雅。」這個時候，聽見馬蹄聲響，阿托士道：「這是洛奧爾回來了。他要把那個小女孩子的情形告訴我們。」

那個小孩子果然進了柵門，跑到院子，滿身塵土，下了馬，把韁交了馬夫，走到他們兩個跟前，恭恭敬敬的行禮。阿托士一手放在達特安肩膀上說道：「洛奧爾，這一位就是達特安壯士，你常聽我說起的。」洛奧爾鞠躬說道：「伯爵常常談起你，常常對我說你所辦的大事業，要我奉你做榜樣，學你的為人勇往慷慨。」達特安聽了這番恭維的話，心爲之動，伸出手來說道：「我的小朋友，倘若我值得恭維，都是伯爵教我的，倘若我不善學，那都是我自已之過。他教管你一番，我曉得你將來是要酬報他的。我謝你的那一番好話，我盼望同你做朋友。」阿托士聽了，很高興，一言不發，他看看達特安，露出感激的意思，然後拿眼看看洛奧爾，臉上慈愛的意思，不禁流露出來。達特安看見了，想道：「我明白了。」阿托士說道：「閃了腿，不要緊麼？」洛奧爾道：「現在還不能說。因爲膝上發炎，醫生不能說一定，只說是恐怕有條筋受了傷。」阿托士道：「你在李梅夫人那裏，

沒耽擱麼？」洛奧爾道：「我恐耽擱久了，誤了吃飯，叫你等。」這個時候，有個鄉下跟人來報，飯已擺好了。阿托士領達特安進飯廳。

飯廳裏面的鋪陳，並不華麗；一邊的窗子向花園，一邊向花屋，屋裏的鮮花却不少。達特安看桌上擺的東西，原來都是家藏的。旁邊桌上，擺了一個銀瓶。達特安說道：「工作真好！」阿托士道：「這是某名人^②手製的，是件有名的東西。」達特安道：「瓶上的圖畫，是那一仗？」阿托士道：「是馬立雅^③之戰。圖上畫的是我的先祖送劍與法朗士第一，王上的劍斷了。我的先祖，就是這趟封爵，得了采地。十五年後，王上記得這件事，送這個銀瓶同一把劍，給我先祖。那把劍，你是見過的；那劍的工作，也是極好的。那時候纔算是英雄世界，我們同他們比，算不了什麼。來罷，請坐下，我們吃飯罷。」回頭向跟人說道：「叫薩爾拉^④來。」那個跟人出去了，領了開柵門的老頭子來。阿托士道：「薩爾拉，我把達特安的跟人巴爾舒交把你，你好好的照應他。他是要吃鍾好酒的。酒庫的鑰匙，在你身上；你要弄張好牀，給他睡。他一定要感激你的。我曉得的，他常常睡的都是硬牀。」薩爾拉鞠躬出去。阿托士說道：「薩爾拉是個好人，跟了我有十八年了。」達特安道：「阿托士，你什麼都想到。你招呼巴爾舒的好意，我謝謝你。」

洛奧爾聽見阿托士三個字，有點詫異，很留神的看看達特安是不是稱呼伯爵。阿托士微笑說道：「洛奧爾，你聽見這三個字，很奇怪，是不是？這是我冒的別名。我從前同達特安還有兩位朋友，隨着大軍去打拉羅諾爾的時候，用的就是這個名字。那時的大將，就是立殊理主教，巴桑拔將軍，這兩位都死了。達特安現在還是用舊日的名字稱呼我，我現在重新聽見這個名字，很高興。」達特安道：「這三個字，當日是很出名的，誰人不稱讚。」洛奧爾說道：「請你告訴我。」阿托士道：「我却什麼都忘了。」達特安道：「難道在礮臺角辦的事，你都忘記了麼？你拿手巾當旗子，被敵人打了許多窟窿。我的記性，比你好，我還記得。洛奧爾，如果你要聽，我可以告訴你。」達特安就把從前在礮臺角吃早飯的事，說了一遍。洛奧爾聽了，就想起他所聽見從前的英雄事業來。

阿托士道：「達特安却没告訴你，他是個用劍的第一好手。他的手像鐵，手腕像鋼，眼睛像個鷹，描頭看得極準。你曉得，我看見他頭一次同兩個有閱歷的好劍手打架的時候，他不過十八歲，比你現在大三歲。」洛奧爾瞪着兩隻眼，很着急的問道：「達特安打贏的麼？」達特安道：「我彷彿是刺死一個，刺傷一個，我却記不清了。」阿托士道：「是的，我却記得，同你比劍，不是頑的。」達特安笑道：「我現在還沒忘記比劍的妙訣，不過前幾時我……」阿托士看他一眼，叫他不往下

說，阿托士道：「洛奧爾，你自己以為是比劍的好手了，將來你許要碰着敵手的。你要曉得，有本事，又鎮靜的人，是很可怕的。達特安就是個好榜樣。若是他遠行之後，不十分疲乏，你倒不如明天去請教他，也多學一兩手。」達特安道：「你所說的好處，你都有，為什麼你不教他。我今天在路上，還同巴爾舒談起同威脫世爵比劍的話，洛奧爾，我告訴你，伯爵是法國第一個好手。」阿托士道：「我的手段，現在不中用了。」達特安道：「好手怎麼不中用，碰着仇人，還是了不得的。」洛奧爾還想聽，阿托士說客人遠來，一定乏了，請達特安去歇。洛奧爾領路。阿托士還怕洛奧爾一定要達特安往下說，過了一會，自己也走到達特安房裏，隨後父子兩人同達特安告辭出來。

① 士太伏 (Stauford) 英國政治家，於一六四一年五月為查理第一寇殺。

② 顯理搭王后 (Henrietta) 英王查理第一之后。

③ 達特安壯士 (Chevalier D'Artaignan) 阿托士稱達特安為「壯士」並不是不親密，因為「壯士 Chevalier」也是一種極尊貴的稱呼，非比「先生 Monsieur」之泛泛。

④ 某名人 原文說是有名佛羅梳司藝術家 Beauventu Cehini。

⑤ 馬立雅之戰 (Bataie of Marignan)

⑥ 薩爾拉 (Charlot)

第十七回 阿托士的外交手段

再說達特安上了牀，一時睡不着，想起日中所見所聞的事來；他向來是佩服阿托士的，現在阿托士把嗜酒的老毛病，全戒淨了，精神思想，還是同少年時一樣，就放了心。達特安心裏是很覺得自己不如他，諸事還是要推重他，同從前一樣；看見他現在的景況很好，心裏着實高興，一毫妒忌念頭都沒有，還覺得與自己要辦的事有益。

但是阿托士却不像十分的開誠布公。譬如這個少年，相貌很像他，阿托士說是撫養的，到底是個什麼人。阿托士居然戒了酒，是什麼意思，為什麼現在又同人來往起來。從前阿托士是不肯叫吉利模離開他一天的，現在為什麼不在這裏，為什麼提起吉利模來，阿托士就要那話打岔。想起這幾件事來，達特安心裏很不安，看來阿托士還是不甚相信他。不是阿托士有不得已的緣故，就是阿托士預料達特安要來探訪他。

達特安又想到同盧時伏在教堂所說的話，許是盧時伏先訪着阿托士，探過他的口氣，爲的

是日子無多了，打算明天同他商量。阿托士產業原是不多，却是外面倒裝得很像樣，不難拿話激動他來幫忙，他爲人原是好動的，游說他來幫主教，諒也不難。達特安雖是乏了，想起這些心思來，睡不着，於是打定主意，明早同吃早飯，就要同阿托士開談，達特安却也明白，是要很小心，趁這幾時在這裏，索性留心看他的舉動。到了同那個少年打鳥，或是頑劍的時候，慢慢從他嘴裏打聽點消息。達特安曉得，若是直接去問阿托士，他是要犯疑的。達特安對付阿拉密的詭譎，或是頗闢斯的謊話，常常也用點詭計的，不過阿托士是個開誠布公的人，不忍去施詭譎手段。達特安又想到：「那個一言不發的吉利模，那裏去了？看他說話的情形，也可以猜着幾分。」想到這裏，天已晚了，窗子已關了，狗已不吠，鳥也不唱了，一點聲響都沒有，只聽見樓下屋裏，有人走來走去。達特安以爲一定是阿托士，想道：「他有什麼事煩心呢？這可難說了。我只管猜，猜來猜去，還是猜不着的。」後來聲音沒有了，阿托士大約是睡了，達特安這時也倦極，睡着了。

到了明早天亮後，達特安從牀上跳下來，開了窗子，彷彿看見有人在院子爬，怕人看見的神氣。達特安覺得奇怪，在窗簾縫裏一看，原來是洛奧爾，身上還穿着騎馬的紅衣。那個少年，跑到馬房，牽出他昨天騎的那匹馬來，一會子把馬鞍各樣弄好，從菜園牽出去，開了旁門，又關上了。達特

安看見他騎上馬跑了，向李洛阿走。達特安道：「這個小孩子，有了自己個人的祕密事了。他是好女人的，同阿托士不同。他不是去打飛禽走獸的，槍也不拿，狗也不帶。他爲什麼要做得這樣祕密？我看他有點事，要瞞他的老子。阿托士一定是他的父親。這樁祕密事，我要問阿托士。」這個時候，天大亮了，四圍都有聲響：鳥啼聲，狗叫聲，還有田裏羊叫的聲，都聽見；晚上停泊羅阿河邊的船，也開行了。

達特安梳洗好了，穿好衣裳，站在窗口；等到開了房門，把頭髮再梳梳，帽子刷亮了，走下樓。第一個看見的，就是阿托士，在大門外，彎了腰找東西。達特安說道：「你起得好早呀！」阿托士道：「你也起得很早。你睡好麼？」達特安道：「睡得很着。這是吃了一頓好晚飯的緣故。你找什麼？難道你變了一個考究花草的專家麼？」阿托士道：「那也不算什麼奇怪。住在鄉下的人，是最容易上了這個道兒的。園丁們真不小心，他們牽馬去吃水，又從這裏牽回來，讓馬把花踏壞了。」達特安聽了，微笑說道：「哈，你以爲是這樣的麼？」他領了阿托士，走了些路，指幾個馬蹄印子把他看；裝出很不留神的樣子，同阿托士說道：「你看着，這裏還有幾個印子。」阿托士道：「是的，全是新印子。」達特安道：「很新的。」阿托士很着急的問道：「今早有誰出去呢？難道是馬自己跑了？」達特安

道：「不像馬蹄的印子，是一步一步的，像有人管住的。」阿托士喊道：「洛奧爾在那裏？我今早還沒看見他。」達特安微笑，把手指放在唇邊。阿托士問是什麼事？達特安把天黑亮所看見的事告訴他，一面留心看他臉色變不變。

阿托士聳聳肩，說道：「我明白了，小孩子跑向李洛阿去了。」達特安道：「爲什麼？」阿托士道：「他去看拉維力，你記得那個小女孩，昨天扭了腳。」達特安很不相信的問道：「你看是爲這件事麼？」阿托士道：「我曉得，一定是爲這件事。難道你還看不出，洛奧爾犯了戀愛病了麼？」達特安道：「真有這事麼？戀愛的是誰？就是那七歲小女孩麼？」阿托士道：「你沒留心看那小女孩麼？臉是長得很好看的，兩隻藍眼，不停的變的。」達特安道：「你的意思怎麼樣？」阿托士道：「我只是笑。常常同洛奧爾開頑笑。但是初起的戀愛，來勢最猛，很抵得過年紀大些時候的愛情。我還記得，我同洛奧爾年紀的時候，顯理第四送了一個石雕美人給我父親，我同石人戀愛起來。我那時以爲是要害單思病死，後來有人告訴我，那石人的故事，不過是希臘神話，我纔罷了。」達特安道：「洛奧爾終日無事，你該給他點事體做做。」阿托士道：「這話不錯。我想打發他走開。」達特安道：「這倒是個好法子。」阿托士道：「我恐怕他十分傷心。他從小看見這個女孩子長大的，他

當這個女孩子同神聖一樣；兩個人從小兒在一起，談起許多事來，都很正經的，彷彿是個大人一樣。初時女孩子的父母聽見了，很好笑，現在心裏很有點着急了。」達特安道：「這都是很不應該的。洛奧爾總要有點事體做，不然，永遠在這裏，是做不出什麼來的。」阿托士道：「我不久就要送他到巴黎。」

達特安以為說話的機會來了，說道：「哈，你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倒可以幫他，叫他出去看看世界。」阿托士道：「是麼？」達特安道：「我同時還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阿托士道：「什麼事？」達特安道：「你看我們還不應該出山辦點事麼？」阿托士道：「你還在營裏？」達特安道：「呀，我說的是你。從前我們過的日子，你不記得麼？如將來有點好處的話，難道你不願意同我同頗圖斯拿了兵器，再去幹麼？」阿托士道：「你說的是當真的麼？」達特安道：「自然是當真的。」阿托士道：「你約我再去當軍人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很看了達特安一眼，問道：「你約我去同誰打？」達特安道：「你打聽的太清楚了。」阿托士道：「並不，這件事我是要很追問清楚的。一句講了，我只肯幫一個人的忙，替一個人出力。這個人就是王上。」達特安道：「我的意思，也是這樣。」阿托士道：「但是有一層，你要明白；你若說王上，把馬薩林也算在裏頭，我是不以為然

的。」達特安有點不安，說道：「我倒不全是這個意思。」阿托士道：「來罷，我們兩個人，要開誠布公，不要鬼鬼祟祟的；我看你的遲疑神氣，我就知道是誰叫你來游說我的了。你不敢告訴我，你現在是替誰辦事，你只好把實在情形掩飾起來。」達特安有點不以為然的意思，喊道：「阿托士！」

阿托士道：「我往下說的話，並不是一定指你，我曉得你是個有勇有義的人。你要曉得，那個意大利人，盜竊神器，還想加冕登位；這個大光棍，自己稱說是王黨，騙了許多人，却把許多王室親支，關在監裏。他同前主教辦法不同，他倒不去殺人。這個財迷，愛財如命，專好奇斂自肥；這個光棍，我聽人說，很薄待王后；這個光棍，因為要保祿位，特為造出內亂來。」達特安，這個意大利光棍，你要時刻隄防，你若崇拜這個人做黨魁，我却不能同你一路走。你要小心。」達特安道：「你家居許多年，我以為你的血冷了些，誰知比前更熱。」阿托士道：「你老實告訴我，你約我辦什麼？」達特安道：「論我自己這件事，是很幾近的你。你自己有產業，住在家裏，過舒服日子，你自然是很可以發議論的。頗圖新一年有五萬，阿拉密是一輩子得意的人，有許多公爵夫人圍繞他。我自己却比不上你們。我在大太陽底下負重，負了二十年了，還是莫名一錢的幫統，升官的機會也沒有，發財的機會也沒有。我生在世上，一點好處都沒有。好容易現在有了機會，你却同我說什麼光棍，什麼財迷；你

說的也許不錯，不過你另外可以找出什麼人來幫我升官發財麼？」達特安這番話，阿托士一聽就明白，知道他是當真的，想道：「達特安是奉馬薩林之命來游說我的，無疑的了。」從此以後，阿托士說話，加倍留意。達特安覺得話太說多了，還想挽回。阿托士說道：「你要同我商量事情是不是？」達特安道：「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這件事我們倒可以同做的；不是同做，是不能成功的。」阿托士道：「這是不錯的。頗圖斯的意思怎麼樣？你勸了他幫忙了麼？我以為他够了，不想出山了。」達特安道：「他够了，却還差一樣。」阿托士道：「還要什麼？」達特安道：「要得個男爵。」阿托士微笑道：「我還記得，他很想個男爵。」達特安想道：「他怎麼會知道的？他一定是同阿拉密通信。如果是的，我都明白了。」

這個時候，洛奧爾進來，阿托士正要責備他不告而去，看見他臉上很有愁苦之狀，只好忍住，問他有什麼新聞。達特安問道：「那位小女孩子，好些麼？」洛奧爾道：「了不得，醫生說道，外面看去，彷彿是沒甚大傷，但是恐怕那一條腿，要跛了。」阿托士道：「這却是一場大禍。」達特安原想開頑笑，看見阿托士臉上很嚴厲的，只好罷了。洛奧爾很難過的說道：「最難受的，是為我惹的禍。」阿托士道：「怎麼樣？」洛奧爾道：「因為她從柴堆上跳下來迎我。」達特安道：「現在只有一件

事，是你應該做的；你只好娶了這個女孩子做老婆。」洛奧爾道：「我很難過，你不應該笑我。」說完，走了，跑到自己房裏去，等到吃早飯，纔下來。兩個老朋友胃氣很好，時時拿眼看洛奧爾，見他心傷流淚，一點也吃不下。

吃完早飯，跟人送了兩封信進來。阿托士很着急的拆信，一面讀，一面露出很着急的神氣。達特安很留心看他，彷彿還認得內中有一封，是阿拉密寫的，寫的筆畫，很整齊很細微的。那一封信像是女人寫的。達特安曉得阿托士要寫回信，不然，看了信之後，也要盤算盤算的，就對洛奧爾說道：「我們去比劍頑罷。還可以同你分分心。」洛奧爾看看阿托士，阿托士點點頭。兩個人就走到一間房子，裏頭掛滿了刀劍、手套、護胸、等件。兩個人比了一會，大約有一刻鐘光景，阿托士跑進來，說道：「比得怎麼樣？」達特安道：「你的架子，他都學會了；只要學得你的鎮靜，我就要恭維他了。」洛奧爾比過之後，頗有點灰心。他雖然中了達特安的胸口同膀子一兩次，但是達特安却中了他有二十多次。這個時候，薩爾拉進來，送一封信給達特安。

達特安讀信，神色一點都不變，搖頭說道：「我的老朋友，你看，當了差的人，是不得自由的；你不願意同進軍營，倒也不錯。特拉維統領病重，要我回去，把我的假期也改短了。」阿托士趕快問

道：「你回巴黎去麼？」達特安道：「是的。但是，你也要來的，是不是？」阿托士臉上略變色，答道：「我若是打定了主意去，我一定要探望你的。」達特安走到門口，喊巴蘭舒道：「我們十分鐘之內，就要動身，趕快餵馬，配好鞍子。」回頭同阿托士說道：「我有一個人，還沒看見，我若是不見見吉利，模就走了，我心裏是難過的。」阿托士道：「吉利，模麼？不錯的，你總沒問起他來，我很覺得詫異。我把他借給一個朋友了。」達特安道：「你那個朋友，總會明白吉利，模打手勢？」阿托士道：「大約是懂得的。」於是兩個朋友告辭了。達特安抓了洛奧爾的手，要阿托士應允了，來巴黎探望探望，不然也要寫封信。達特安上了馬，巴蘭舒是早在馬上了，達特安微笑說道：「洛奧爾，你跟我來，我要從李洛，阿經過的。」洛奧爾看阿托士，阿托士搖頭。洛奧爾說道：「謝謝你，我不來，我還是陪伯爵罷。」達特安抓着他們的手，說道：「也罷，請了，望上帝保護你們。」阿托士擺手，洛奧爾鞠躬。達特安主僕兩人，拍馬走了。

阿托士一隻手放在洛奧爾肩上，等到看不見那兩個人，說道：「洛奧爾，我們今晚動身往巴黎。」洛奧爾臉色灰了，問道：「什麼？」阿托士道：「你去同李梅夫人辭行，晚上七點鐘回來。」這一個少年聽了，滿面不樂，跑去備馬。

達特安在路上從袋裏拿信出來，再讀道：「立刻回巴黎，」是馬薩林簽字的。達特安自言自語道：「這封信寫的簡明極了，假使沒有信尾那幾句話，我是不會明白的。」原來信尾加了兩句話，說道：「你到李洛阿，見王上管庫的人，把信給他看，他就給你二百個畢士度。」達特安道：「馬薩林的手段還好，最好的是信尾這幾句話。」巴爾舒，我們去見了管庫的，再上前走。」巴爾舒道：「回巴黎麼？」達特安道：「是的。」主僕兩人拍馬快跑。

第十八回 波孚公爵

再說馬薩林爲什麼催達特安趕快回巴黎呢？其中却有個緣故。

原來有一天晚上，宮裏的人，都安歇了，馬薩林照常的去見王后，從守兵房前走過的時候，聽見裏頭大聲說話，他覺得奇怪，從門縫裏一看，只見幾個親兵說話，說得很熱鬧。有一個親兵說道：「若是柯塞爾預料在先的，是一定要靈的。我雖然不認得他，我却聽見人說，他不獨善觀星象，還會一點妖術呢。」有一個答道：「我的好朋友，你說話要小心。倘若你是他的好朋友，你這樣說法，就害了他了。」那人說道：「這是什麼緣故呢？」那人答道：「人家就可以當他是個妖人，把他捉了。」那人道：「胡說，現在不比從前，不燒妖人了。」那人道：「也許是的。前幾年，立殊哩主教把格蘭狄拿去燒，我那天值班，親眼看見燒的。」那人道：「是的，你却不懂得，格蘭狄並不是個妖人，是個極有學問極明白的人；他不是曉得未來之事，他不過曉得已往之事太多了，故此遇害的。」

馬薩林在門外聽見這幾句話，點點頭，很以爲然，在門外很耐煩的等。

又一個親兵說道：「柯塞爾許是個妖人，不過不應該先把他預料的事，宣布出來；既經宣布在先，是難以靈驗的。」一個人問道：「何以故？」那人答道：「這是很容易懂的。譬如我同你比劍，我預先告訴你，我先攻你右手，再攻你左手，難道你不去先防備我麼？柯塞爾的事，也是一樣。他先宣布，說某日之前，波孚公爵要越獄逃走，主教聽見了，自然是要防備，使他逃不了。」另外有一個人聽見了，說道：「凡事都是有數的。是人卻逃不得一個數字。倘若是數注定了，波孚公爵是要逃走的，隨你主教費了多少事，波孚公爵還是逃得脫的。」

馬薩林是個意大利人，向來最好迷信的，聽了這話，驚了一跳，推開房門進去：親兵們都不響了，馬薩林裝出很和平的樣子，問道：「諸位談什麼？我聽見有人說波孚公爵逃走的話。」那一個不相信先知的答道：「大人，沒有這事；波孚公爵現在還關在監牢。但是我的朋友說，他將來要越獄逃走。」馬薩林道：「你爲什麼說會逃走的話？」那親兵對第一個先說起的人說道：「聖洛冷，你告訴大人罷。」聖洛冷說道：「我剛纔同他們說，我聽見有人告訴我，說是柯塞爾說的，隨便怎樣防守的嚴密，在平替歌節前，波孚公爵要越獄逃走的。」馬薩林微笑說道：「這個柯塞爾大

約是個瘋子？」聖洛冷答道：「倒不是個瘋子。他曾經預料過許多事，後來都是驗的。他所預料的，有一件是王后產太子，有一件是柯力尼同蓋斯比劍，柯力尼被刺死了，第三件，是幫主教將來升主教。果然王后不獨產太子，且產了兩個；柯力尼果然被刺死了。」馬薩林道：「這兩件倒驗了，不過第三件還沒驗，幫主教還沒升紅衣主教。」聖洛冷答道：「不錯的，將來一定驗的。」馬薩林微笑說道：「原來波孚公爵是要逃走的麼？」聖洛冷道：「我是很相信的。倘若主教這個時候，派我去做威英桑管監獄官，我一定要辭的。若是過了平替歌節，再派我去，又當別論了。」凡人有了深入不可拔的迷信，是最有力量的，他還可以運動極不迷信的人，馬薩林原是個好迷信的人，聽了這番話，走開了，很不放心。那個親兵靠住牆，說道：「這個老財迷！他裝做不肯相信你的話，他是怕要花錢賞你通報消息。我曉得的，他回到房裏，登時就要利用你的消息。」

果然主教不去見王后了，到得自己房裏，分付白那英去傳巡警偵探來問話。原來親兵所說的那一番話，最動主教的心。波孚是關了五年，主教是天天怕他逃走。波孚公爵是顯理第四之孫，同路易第十四是兄弟行輩，現在還不到三十歲。主教曉得的，這個人不能關他一輩子的監，逃走出來，一定是要同主教作對的。主教因此許多緣故，更想了許多法子防他，還覺得不大放心。匪也

睡不着，有時夢中驚醒，夢的是有人偷放了公爵，主教不放心，一早就打發人去打聽，回來的人總是公爵身體很好，天天賭錢吃酒唱歌，但是常說要報復的話。

這一趟，他心裏更着急。明早，白那英進房來，他就問道：「怎麼樣了公爵逃走了麼？」白那英道：「沒逃走。巡警官拉勒米來了，在外候見，請大人當面問他。」馬薩林把枕頭擺好，靠在上頭，說道：「你叫他進來。」巡警官來了，這個人身子又高，又粗壯，臉上不清不楚的，沒一點活氣。馬薩林犯了疑心，自言道：「這是個大獸子！」巡警官還站在門裏，馬薩林道：「你走上前來。」拉勒米走上前。主教道：「你曉得這裏的人說什麼？」拉勒米答道：「大人，我不曉得。」主教道：「謠言說，波孚公爵要越獄逃走，已經逃了，也是難說的。」拉勒米聽了這話，當真跌了，說不出話來，後來慢慢想過來，以為主教說笑話；他兩隻眼不停的動，嘴張得很大，過了一會，實在支持不住了，大笑起來，笑得渾身發抖，同害瘧病一樣。馬薩林看見了，心裏暗中高興，因為看見他當面大笑，雖然不恭敬，却是可以放心，犯人並沒逃走。

過了一會，拉勒米笑罷了，擦乾眼睛，知道犯了規矩，說道：「逃走了！大人大約是忘記了公爵是關在什麼地方？」主教道：「我並沒忘記，他是關在威英桑大牢裏。」拉勒米說道：「是的。監房

的牆，有七尺來厚；窗子的鐵條，比我的膀子還粗。」主教道：「牆雖然厚，有時候，有耐性，是可以鑽通的；鐵條雖粗，用時表的簧，是可以鑿作兩半的。」拉勒米道：「大約大人不知道天天有八個人看守他；四個在房裏，四個在前房，時時刻刻都有人陪着的。」主教道：「他有時出房打球。」拉勒米道：「監裏規矩，是許犯人頑要的；如果大人不願意的話，也可以不准他頑要。」主教恐怕待得太嚴，犯人要逃走，懷恨更深，說道：「這倒可以不必。不過我要曉得是誰陪他？」拉勒米道：「有時同值班的官頑，有時同我頑，有時同別的犯人頑。」主教道：「他不是常在牆頭上頑麼？」拉勒米道：「大人忘了牆頭是什麼樣。牆頭足有六丈多高！我很曉得，公爵不肯冒險，從牆頭上跳下來。」主教纔放了心，說道：「拉勒米，你心裏是滿意他……」拉勒米道：「除非是公爵變做一隻鳥，飛出去，不然，是萬不能逃走的。」主教道：「雖然這樣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大意；因為從前波孚到英桑的時候，同護衛的人說過，他早曉得有一天是要被禁的，故此預先想好了四十個逃走的法子。」拉勒米道：「如果他那四十個法子之中，有一個是可用的，他早已逃走了。」主教想道：「這個人原來還不十分缺。」

拉勒米又說道：「大人還要曉得，管監官是沙華尼，向來同公爵很反對的。」主教道：「是

的，不過沙華尼不常在那裏。」拉勒米道：「他走開了，有我。」主教道：「你走了呢？」拉勒米道：「我走開了，交代一個人，這個人也想像巡警官，我可以保他，看守的很嚴密的。我找他來了，不過三個禮拜；我只有不一樣不滿意，他待犯人，待他太苛了。」馬薩林道：「這個人是誰？」拉勒米道：「他叫吉利模。」主教道：「他從前是幹什麼的？」拉勒米道：「我聽見說，他從前在外省當差，辦錯了一件事，不得了；我看他的意思，還想當差，恢復名譽。」主教道：「誰薦與你的？」拉勒米道：「格蘭蒙公爵總管薦的。」主教道：「這個人靠得住麼？」拉勒米道：「很靠得住。」主教道：「不好說話麼？」拉勒米道：「頂不好說話。初時我以為他是個啞巴。他從來不說話的，都是用手勢，叫人會意。是他的老主人教練他成這個樣的。」主教道：「拉勒米，你可以告訴這個啞子，只要他好好的做，我就不追問他已往的事；你還可以告訴他，將來還可以穿號衣，還可以有錢吃酒。」馬薩林是好說不好做的，吉利模是好做不好說的，兩個人正是相反。主教又問波孚在監裏飲食起居的事，拉勒米回得很好，主教聽了，很放心，叫他走了。

那時已是九點鐘，主教裝飾好了，去見王后，說明昨晚不能來的緣故。王后也是個好迷信的，也很怕波孚公爵；主教把同拉勒米說的話，再述一遍，王后說道：「恨不得多找幾個吉利模這樣

的人，去看守我們的仇人。」馬薩林道：「耐煩些，不必着急，當下……」王后道：「當下怎麼樣？」主教道：「我預先防備。」主教當下果然寫了一封信，叫達特安回巴黎。

① 柯塞爾 (Coyrel)

② 格蘭狄 (Urban Grandier)

③ 平替歌節 (Whitsunide) 這是羅馬舊教最盛行的一種祭典，英文裏叫做 Whitsunide，通常亦稱爲 Pentecost，譯音乃爲「平替歌」也。Pentecost 這字原出希臘的 Pentekoste，韻爲「第五十」，羅馬舊教的「平替歌」大祭，在「復活節」後第五十日舉行，所以紀念「聖靈」之下降也。

④ 拉勒米 (La Rande)

⑤ 沙華尼 (de Charvigny)

⑥ 格蘭蒙公爵 (Duc de Grammont)

第十九回 波孚在獄裏的行爲

再說馬薩林最怕的是波孚，時時刻刻的防他逃走，波孚自己却不曉得主教有這些意思。波孚原是十分嚴密的，他被禁之後，知道是跑不脫的，只好終日在監裏詛罵主教。原先做了許多詩罵主教，後來不幹了；因為他寫散文，已經爲難的了，做詩更費事了。後來還是終日罵。

這個波孚公爵，是顯理第四的孫子；他爲人甚好，又有膽子，很比得上他的祖父，不過筆下不及。路易第十三死後不久，他在宮裏，倒很有勢力的，後來讓馬薩林蓋過了他，他很生氣，一點都不隱藏。王后就把他捉了，叫吉討把他送到威英桑監牢。雖說是王后把他監禁起來，其實都是馬薩林的主意，去了眼中之刺。波孚當時原很有名聲，自從關了監之後，就沒人提起他了。在監裏關了五年，意思一點也不變；若是別人，一定要恭維服從了主教王后，自然可以出監。他却不然，終日總是恨主教。主教聽了，很不放心。

波孚因爲做詩不成，改做學畫。他拿塊木炭，畫主教的像。畫的又不像，人家看了，都不認得。後

來管監官沙華尼知道了去勸公爵，找點別的過日子解悶；如果一定要畫像，請他不要寫名字。到了第二天，房裏的牆都畫滿了像，還加了许多字。公爵在監裏很像個小孩，不許他做的事，他偏要做。人家就告訴了沙華尼，說牆上畫了許多半面的像——波孚因為畫全面的本事不好，改畫半面。沙華尼不響。等到一天，公爵打球，沙華尼分付人把畫塗了，重新粉牆，公爵見了沙華尼，很感謝他，爲的是重新可以再畫。於是把牆分開幾幅，每一幅上，畫馬薩林一段事蹟。第一幅，畫的是大光棍馬薩林當業狄和主教跟人時，捶打的情形。第二幅，畫的是大光棍馬薩林裝作耶穌軍始祖。第三幅，畫大光棍馬薩林盜相印。第四幅，畫大光棍馬薩林禁止拉波特，不許他拿乾淨褲單給王上鋪牀，說是王上的褲單，一個月換一次，很够了。這幾段的故事，要畫出來，却很不容易，波孚只好畫個大意，每幅上，作個圖解。沙華尼就告訴他，如果他要再畫，不能再給他畫料。波孚說是，既然不能當軍人，只好降格當個畫師。有一天，波孚出去院子散步，回來一看，爐子的火是滅了，炭屑都拿去了，沒有畫筆了，大生氣，說是他們要拿寒氣潮氣去害死他，同害某某大臣一樣。沙華尼說：「只要公爵應許了不再畫，不要形容大官的行爲，登時就同他再生火爐。」波孚不聽，過了一冬，房裏沒火，牆上的畫，已擦去了。

後來波孚公爵同看監的人，買了一條狗，名字叫披士搭。沙華尼因為監牢的規條，沒有不能養狗的話，只好隨他去。公爵買了狗之後，天天關了門，不大出來。人家想是他在房裏教狗，却不曉得清楚。後來狗教會了，有一天，公爵請了沙華尼，還有幾個官，到他房裏看大把戲。客人到齊了，房裏點了幾枝蠟燭，開臺演戲。公爵先從牆上挖了一塊灰，在房中間，畫了一條白線；一使手勢，那隻狗就站在白線上，前頭兩隻狗腿拿了一根小棍，在線上走來走去，同踏索的一樣；走了幾遍，把小棍交給主人。衆人見了，拍手喝采。這一段的戲，分作三節；第一節是已經演過了，到第二節，這一節是要狗報時辰。那時正是六點半鐘，那隻狗舉起前腿，復放下來，如是者六次，又把前腿舉起，不再放下。看起來，日規倒不如他準，況且日規遇着天陰，是不能用的。隨後是要狗說：「天下第一個管監人是誰。」那隻狗從看戲人身邊走了三遍，後來就伏在沙華尼身邊。沙華尼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來，隨即又繃了眉頭。波孚公爵隨即問那條狗道：「天下最大的強盜是誰？」那條狗在客人身邊轉了好幾次，找不着，跑到房門大叫，拿爪去拷門。公爵說道：「這條聰明的狗，曉得我房裏沒有最大的強盜，要出門去找。不要緊，我們可以叫他答我們問的話，不必一定要出門的。」公爵道：「披士搭，我的好朋友，你過來。」那狗走過來。公爵問道：「誰是天下的大強盜？你想想看，有個克瑪士，

●他是個尙書，當初他到巴黎的時候，身上只有二十個利華，現在有了幾百萬，他可是個天下最大的強盜？那狗搖搖頭。公爵問道：「有個丹摩利，◎是戶部大臣，他兒子娶親的時候，分給兒子三十萬法郎，另外還有一所大房子，現在的王宮，比那間房子，不過是一個狗洞。這個人，可是天下最大的強盜？」狗又搖頭。公爵道：「我再問你，你看馬薩林可是天下最大的強盜麼？」那條狗不歇的點頭，點了好幾遍。看戲的客人見了，又不敢笑。公爵對他們說道：「諸位都曉得了，天下最大的強盜，就是馬薩林。」

演到第三節，公爵先說開篇的話，說道：「諸位記得，從前蓋斯公爵教狗向某小姐跳，爲的是他稱讚這位小姐是巴黎城內第一個美人。這不算什麼，我這條狗的本事更大。沙華尼，你借條棍給我。」公爵平拿了棍，離地約一尺，說道：「披士搭，我的好朋友，你爲蒙伯桑夫人一跳。」衆人聽了，都笑了，爲的是公爵被禁的時候原是蒙伯桑夫人的情人。那隻狗果然跳了。沙華尼道：「這也不過同蓋斯公爵的狗一樣，不足爲奇。」公爵道：「你等等，不要忙。」又說道：「披士搭，爲王后一跳。」說完了，把棍子舉高六寸，那狗又跳了。公爵又舉高六寸，說道：「爲王上一跳。」那狗又跳了。公爵把棍子放低好些，離地不到一寸，說道：「爲大光棍馬薩林一跳。」却也奇怪，那條狗掉頭不

願，走開了。公爵喊道：「披士搭，這是怎麼講？」追上前，把棍去攔他，那狗還是不肯跳，又走了。公爵又把棍子去攔他，要他跳，這越，狗性發了，把口咬着棍子，從主人手上奪了，咬斷了。公爵把破碎棍子一片一片的拾起來，交還沙華尼，道了歉，說是狗的脾氣不好，戲是演完了，如果他們還要看，再過三個月，又有新戲了。

演戲後的第三天，披士搭無故的死了，是中毒死的。他們裝作要找放毒的人，到底也沒找出。公爵把狗埋了，豎一塊碑，碑上題的是「世界第一聰明狗披士搭之墓。」沙華尼不好說什麼，只好隨他。公爵因狗死了，很生氣，說他們先拿毒藥害死那隻狗，隨後就要害死他。有一天，他吃了飯，睡在牀上，說是覺得很痛，一定是馬薩林叫人放毒。馬薩林聽了這句話，很害怕。威英桑監牢是有名的最礙衛生，某夫人曾說過，與其在威英桑監裏住一夜，倒不如吃一服砒霜；從前有許多閹人，都在這監裏死的。主教沒法，只好派一個人，專管嘗酒，嘗食物，凡是公爵吃的東西，都要有個人先嘗；這個嘗食物的差使，就派了拉勒米。

當下沙華尼因狗演戲的事，很恨公爵。原來沙華尼是前主教的黨羽，有人還說他是前主教的兒子，大約很得了點暴虐遺傳性，想出許多法子，苛待公爵。第一件，公爵用的鋼刀銀叉，都換了

銀刀木叉；波孚不答應。沙華尼說，聽見主教告訴萬度唔夫人說，「你的兒子，恐怕是終身關在監裏的了。」若是犯人聽見這句話，是會尋死的，只好把利器都拿掉了。過了兩個禮拜，波孚公爵看見打球場外的一條路，兩旁種了手指粗的小樹；就有人告訴他，說是那些小樹爲他種的，以備後來樹大了，他可以乘涼。又有一天，園丁告訴公爵說，他要種些龍鬚菜，給公爵吃；看官要曉得，現在種植的法子，最有進步，也要四年纔能把龍鬚菜種到中吃，從前種植未改良，至少是要五年的。波孚公爵聽了，自然是很生氣；想起他的越獄四十條的法子來：第一條，是最淺的，是行賄賂。誰知拉勒米是花了一千五百個柯朗買的這個差使，不肯受賄，他還去告訴了沙華尼，登時加了八個看守人在公爵房裏。巡兵加了一倍，把守的兵加了三倍。自此以後，公爵就同戲臺上的王上一樣，一出入，前頭有四個人，後頭跟四個人，另外還有兩旁跟着的。初時，公爵還覺得有趣，說道：「你們雖然這樣防我，我還有三十九個脫逃的法子。」過了六個月，他看見自己坐下的時候，八個人一起也坐下了，他自己站起來，八個人也同時站起來，十分生氣，更恨主教，不分日夜，只是痛罵。主教知道了，越不放心。

有一天，波孚公爵把看管的人請了來，對他們演說，要感動他們的意思，於是預先預備好一

篇演說文，對他們說道：「諸位，你們難道就讓顯理第四的孩子，受人苛待麼？我從前是什麼樣？我在巴黎，人家都當我是個王上待，王后待我最好的，常說我是法國第一個有勇的人。諸位，我請你們想法子，讓我逃走，我就跑到羅非宮，把馬薩林的頸頸子扭斷了，我派你們做我的護衛兵，陞你們的官，給你們許多錢，我們立刻走罷。」波孚公爵演說原非所長，又用錯了好幾個字眼，說完了，沒一個人動聽。公爵罵他們都是懦夫，一定是串同謀死他的。

沙華尼每禮拜來探望兩三次，來了，公爵就罵他，恐嚇他。有一天，公爵對沙華尼說道：「倘若有一天，巴黎的百姓，拿了火槍來……」沙華尼道：「圍牆上有三十尊礮，三萬彈子；他們來了，我一定歡迎。」公爵道：「你的三萬彈子放完了，他們打進監來，他們奪了監，我也沒法。只好讓他們把你絞死的了。」說完，向沙華尼很恭敬的鞠躬。沙華尼答道：「爵爺，不要忘記，倘若那亂民進了監，或是爬牆上來，我自己就動手，先把你殺了；我的責任，是不讓你逃走。」說完，向公爵鞠躬。公爵說道：「你要記得，巴黎百姓是先絞了馬薩林，纔到這裏來；他們若是知道你刻薄我，一定要用野蠻法去支解你，這比問絞，難受得多了。你可曉得？」這兩個人的吵嘴，每趙大約總吵十分鐘，都是沙華尼想出法子收場。他看吵到差不多了，他喊拉勒米，等拉勒米來了，沙華尼就說道：「我把犯人

交給你管，你待他要盡禮；不論一時一刻，都不要離開他。」說完了，沙華尼向公爵很恭敬的鞠躬出去了。公爵看見這樣情形，更加生氣。

從此以後，拉勒米常時陪伴公爵，形影不離的。好在拉勒米是個好同伴，好飲酒，善打球，是個快活人，公爵倒很喜歡他。只有一樣，賄他不動。但是拉勒米自己，覺得沒趣；他雖然終日同王室親支作朋友，是件有體面的事，但是不能常回家。凡一個人，雖然當巡警官當的出色，却不能夠叫他拋棄妻子，拉勒米是個很戀家的，現在陪伴公爵，自然是不能常見妻子之面；有時妻子在監牢深溝外走，拉勒米只好在牆頭上望望他們。日子久了，拉勒米覺得很難受，後來公爵同沙華尼吵到彼此不見面了，拉勒米的地位更難處。後來格蘭蒙的總管同他上條陳，勸他找個幫手，他就對沙華尼說；沙華尼道：「只要人靠得住，倒也不妨。」那幫忙的人，就是吉利模，看官是知道這個人的；他過了二十年，還沒什麼改變，還是不多話的。阿托士後來雖然不禁他說話，他比從前還說得少，原來吉利模有許多年不說話，倒是習慣成自然了。

①克瑪士 (le Carnus)

②丹羅利 (D'Innoy)

第二十回 吉利模看守波孚公爵

再說那沙華尼，人家謠傳他是立殊理主教的兒子，他自己常誇有知人之明，比得上立殊理。吉利模來了，他很留心看，見他眉毛極重，口脣極薄，鼻子甚彎，兩額甚高。沙華尼同吉利模說了十句話，吉利模只答了四句，他很喜歡，想道：「這個人很合式。」說道：「你去告訴拉勒米，我要用你。」吉利模去見拉勒米，拉勒米爲的是自己找來的幫手，很詳細的盤問一番，問過之後，十分高興，就收了他。

吉利模問道：「有什麼訓條？」拉勒米道：「你一刻不要放鬆犯人，不要讓他拿尖利之器，不要讓他同外人通暗號，不要讓他同看守的人說話太多。」吉利模道：「就是這幾條麼？」拉勒米道：「現在就是這幾條，不過後來，若是情形變了，自然另外有分付。」吉利模說道：「很好。」一直就走，到公爵的房裏。

公爵的鬍子，故意留得甚長，吉利模進來的時候，他正在梳鬍子。公爵前幾天在牆頭上，看見

蒙伯桑夫人，覺得鬍子不好看，恐怕再看見了，難爲情，就借了一把鉛梳子梳鬍子。吉利模一進來，看見公爵把鉛梳子放在桌子上，就悄悄的取了來，放在自己袋裏。公爵見了吉利模，問道：「你來幹什麼？你是誰？」吉利模鞠躬，不響。公爵問道：「你是個啞子麼？」吉利模搖頭。公爵喊道：「你到底是誰？我叫你說！」吉利模道：「看守人。」公爵道：「又一個看守人！我倒收羅了許多死囚。拉勒米，來個人！」剛好拉勒米正想回家，聽見公爵喊他，他很高興，問道：「公爵，怎麼樣了？」公爵很生氣，說道：「我要問你，這是個什麼人，把我的梳子搶了，放在口袋裏。」拉勒米道：「他是新添的一個看守人，是個極好的人，爵爺同他很處得來的，也同我一樣。」拉勒米向吉利模說道：「不錯的，你爲什麼把爵爺的梳子搶了？」吉利模慢慢的把梳子從口袋拿出來，拿手去摸摸梳齒，說道：「尖的。」拉勒米說道：「不錯的。」公爵道：「那個野獸說什麼？」拉勒米道：「他說的是王上的旨意，凡有尖的東西，都不讓爵爺拿。」公爵道：「胡說，拉勒米，你瘋了麼？是你自己借給我的梳子。」拉勒米道：「原是我的不是，我犯了訓條。」吉利模把梳子交給拉勒米。公爵見了，大怒，說道：「這個人，有意同我作對！」就把吉利模恨到入骨。吉利模却不想登時使出手段來，他的意思，是要公爵慢慢的恨他。等到那四個看守的人，吃完飯，回來了，他就出去。

當下公爵用了全副精神，去做一件好笑的事。他昨天分付，要吃龍蝦。在房裏搭起一個絞人的架子，要絞龍蝦。龍蝦生的時候，是青色的，煮熟了，是紅色的，他絞龍蝦，就是絞主教的意思。人家又不能來說他。他忙了一早起。大凡人關了盞後，都有許多孩子氣的，公爵散步的時候，折了幾條樹枝，找了許久，找着一點碎玻璃，回到房裏弄手巾，吉利模都看在眼內。明天早上，絞人架弄好了，還沒有豎起來的時候，公爵拿碎玻璃把樹枝削尖了，拉勒米看他，當是看小孩子頭。公爵把碎玻璃放下的時候，剛好吉利模進來，公爵看見他，很不高興；當下拿了一條線，一頭打了一個結，一頭打了一個活結，走到桌邊，拿了一隻頂大的龍蝦，回頭來拿碎玻璃，不知那裏去了。公爵纔眉說道：「誰拿了我的碎玻璃？」吉利模作手勢，彷彿說是他拿了。公爵道：「你拿的麼！你爲什麼拿去？」拉勒米問道：「你爲什麼要拿？」吉利模一手拿着碎玻璃，一手摸摸，說道：「利的。」拉勒米說道：「不錯的，我却得了一個頂好的幫手。」公爵道：「吉利模，你若是要保全你的頭，你却不要走近我的身邊。」吉利模鞠躬，退到牆角。拉勒米道：「不要緊，你把樹枝子給我，我替你用刀子削尖。」公爵笑道：「你替我削麼？」拉勒米道：「是的。你不是要削尖樹枝麼？」公爵道：「是的。你拿去罷，這更有趣了。」拉勒米不知這公爵的用意，果然替他削尖了。公爵道：「够尖了，我去找犯人。你爬

在地下，同我挖個窟窿。」拉勒米一面挖窟窿，公爵一面拿線組龍蝦，把絞架在房中間豎起來，狂笑。拉勒米還不明白，也笑了，四個看守的人也笑了。吉利模不響，走到拉勒米跟前，指着龍蝦，說道：「紅衣主教。」公爵大笑道：「正劊子手，波孚公爵，副劊子手，拉勒米。」拉勒米生氣，大喊，奪了絞架，拆散了，摔出窗外；正想要捧那隻龍蝦，吉利模奪過來，說道：「好吃的。」隨即把龍蝦放在口袋裏。公爵見絞了主教，心裏十分高興，也不去管吉利模。

日中無事，公爵想起前事來，深恨吉利模。不到幾時，那件絞龍蝦的事，監內外都知道了，沙華尼心裏很恨這個主教，將這件事告訴了兩三個好朋友，這幾個人播傳遠近。

當下公爵同一個看守的人很要好，同吉利模死不對。有一天，公爵同那個要好的在房裏談天，忽然吉利模跑進來，看見了，走上前，抓住那個人的膀子。公爵很怒，問道：「你幹什麼？」吉利模不答，拿手指門，向那人說道：「出去！」那人出去了。公爵喊道：「你好管閒事，我要辦你！」吉利模鞠躬。公爵又喊道：「你這個奸細，我要把你一副賤骨頭，都打斷了！」吉利模鞠躬，退至門口。公爵又喊道：「我立刻就打斷你的骨頭！」說完了，伸出拳頭，走上前來，吉利模把旁邊一個人推出門外，把門關了。公爵一手擒住他，他也不喊救，也不回手，露出滿面笑容，把手指放在脣邊，低聲說道：

「不要響。」公爵見吉利模登時變了樣子，十分詫異，吉利模趁這個機會，從衣服的裏子取出一封小信來，信皮是用小印封了，還有香氣。他一聲不響，把信送給公爵，公爵更覺得詫異，放鬆了手。公爵認得筆跡，說道：「蒙伯桑夫人的麼？」吉利模點頭。公爵拆了信，信上說道：「我的寶貝公爵，傳信的人，是個好人，是最可靠的；他是我們黨友的跟人，他跟那主人，有二十年了。我們現在設法幫你，這個人情願入監當看守人，以便幫你設法逃走。你的機會到了，你不要灰心。不要不耐煩；你的朋友，並沒忘記你。」信末是蒙伯桑簽字。信後又有一行，說道：「我簽名，不用減寫字，恐怕你久不見我，不復認得了。」公爵讀完信，細想了一會。他等了五年，都沒人替他想法，現在正是無所期望的時候，倒有人替他說法；他很詫異的，看看吉利模，又重新讀信，自言自語道：「原來那天我看見坐在車上的，果然是瑪理。雖然我們有五年沒見面了，她還記得我，愛情真是堅如金石了。」回頭對吉利模說道：「我的好朋友，你答應幫我逃走麼？」吉利模點頭。公爵道：「你爲這件事進來的麼？」吉利模又點頭。公爵道：「我剛纔還要弄死你！」吉利模微笑。公爵放手在袋裏，說道：「等一等，不要叫人說顯理第四的孩子不知感激。」原來威英桑監牢的規矩，是不許犯人身帶錢的，公爵摸了一會，沒摸出一個錢；吉利模却拿了一袋錢送把他，說道：「爵爺找的是這種東西麼？」

公爵接過來，正想把錢倒在吉利模手裏，吉利模搖頭，說道：「謝謝爵爺，我是受過工錢的了。」公爵聽了，十分詫異，伸出手來，吉利模恭恭敬敬的親了。公爵說道：「我們用什麼計策？」吉利模道：「現在是七點鐘，到了兩點鐘，請爵爺同拉勒米打球。打的時候，請你把兩三個球打過牆頭。爵爺跑上牆頭，那時有個人在牆脚作工，你煩他把球擗上牆，還你。」公爵道：「我明白了。」吉利模不響，正想出去。公爵道：「你不受我的賞麼？」吉利模道：「我只求爵爺答應我一件，將來我們逃走的時候，你讓我先跑；爲的是他們如果把你捉住了，頂多不過是再關在監裏，倘若他們捉住我，是要問絞的。」公爵道：「是的，我照辦。」吉利模道：「我還要求一樣事，請爵爺還是照常的深恨我。」公爵道：「我照常的恨你，就是了。」說到這裏，有人敲門。公爵把信同錢袋，放在口袋裏，跑去睡在牀上，這是他不高興的辦法。

吉利模開了門，拉勒米走進來；這一趟，是從上回所說，他見過主教回來的。拉勒米很留心看這兩個，看見他們還是很不對的，他心裏很歡喜，先同吉利模說道：「有一位闊人，很喜歡你，不久就有好消息。」吉利模裝出十分感激的樣子，鞠躬出去了。拉勒米含笑問道：「爵爺，你又同那個人下不去了麼？」公爵道：「拉勒米，原來是你麼？好在你來了。我睡在牀上，只好拿面向牆，恐怕

我看見那個人，生氣，要打死他。」拉勒米道：「他一定說了些得罪你的話？」公爵道：「他說了，我很盼望你回來，讓他出去。」拉勒米聽了這句恭維話，很高興，說道：「爵爺太客氣了。」公爵道：「我今天覺得很難受。」拉勒米道：「我陪爵爺打球罷。」公爵道：「很好。」拉勒米道：「我們打罷。」公爵道：「你倒是很照顧我的。你是個好同伴，我因為你，倒有點捨不得出監。」拉勒米說道：「爵爺，關監的日子，若是不展長了，那倒不是主教之過。」公爵道：「這是怎麼講，你見着他麼？」拉勒米道：「主教今早傳我去見。」公爵道：「是否是說我的事麼？」拉勒米道：「是的，主教害怕你，同惡夢一樣。」公爵微笑，說道：「拉勒米，只要你聽我勸，就好了。」拉勒米道：「來罷，不要再說那話了。」公爵道：「拉勒米，你只要聽我的話，功名富貴，是現成的。」拉勒米道：「這是沒有的事；你若逃走了，他們就抄你家產。」公爵道：「你不明白，我只要逃出監，巴黎就是我作主的了。」拉勒米道：「不要響，我不能再聽你這種的話；我是王上的官，你怎麼好同我說這樣的話。我恐怕要再找一個吉利模來，看管爵爺了。」公爵道：「也罷，我不同你再談那件事了。主教同你談起我的麼？往後，你要把衣裳借把我穿，我改了裝，去見見主教，我就可以把他弄死了，隨即回來坐監。」拉勒米道：「我曉得了，爵爺的意思，是要我喊吉利模進來。」公爵道：「那個大光棍說什麼？」拉勒

米道：「說輕些，主教分付我，嚴密的看守你。」公爵道：「爲什麼呢？」拉勒米道：「因爲有個會看星的說，你不久就要逃走。」公爵禁不住驚跳，說道：「有個人說這句語麼？」拉勒米道：「這種人常造謠言。」公爵道：「你怎麼回答呢？」拉勒米道：「我勸主教，不要相信這種話。」公爵道：「爲什麼呢？」拉勒米道：「我對主教說，這個人預料的話，一定是錯的；除非公爵化身變一個鳥，飛出去，不然，是萬不能逃走的。」

公爵道：「我恐怕你說的話是不錯的。來罷，我們去打球罷。」拉勒米道：「請爵爺略等半點鐘。」公爵道：「爲什麼？」拉勒米道：「老實告訴爵爺罷，主教的出身，雖然沒爵爺高，架子倒大，沒請我坐下，同他吃早飯。」公爵道：「我分付他們送早飯來，請你在這裏吃。」拉勒米道：「多謝了，不必了；監牢對面，那個開小飯店的馬徒……」公爵道：「他怎麼樣了？」拉勒米道：「他把店盤給一個巴黎人，這個人因爲身體不好，要到這裏，吸吸鄉下的清氣。」公爵道：「他同我們什麼相干？」拉勒米道：「他的店面窗子裏，擺了許多好吃的東西。」公爵道：「什麼！原來你是個饞嘴。」拉勒米道：「凡一個人，愛吃好東西，不一定算是個饞嘴。一個人既然什麼都要講究到家，又何妨連吃的也講究到家。這個新來的人看見我在窗外看，滿臉笑容的跑出來，說道：『拉先生，我很想

包攬監裏犯人的買賣，我當日接手，押店盤過來，原說明白的；我在這裏一個禮拜了，還沒看見管監官，同我買一塊小餅。」我就答道：「大約他還不曉得你的點心好不好。」那人說道：「拉先生，我的點心不好麼？請你嘗嘗。」我說道：「我現在沒得空，要到監裏去了。」那人說道：「你現在既然不能等，再過半點鐘，可以回來麼？」我說道：「半點鐘可以回來。」那人道：「你還沒吃早飯，是不是？」我說道：「我沒吃。」那人道：「我預備好一樣好酥盒，一瓶好酒等你。」爵爺就曉得我爲什麼要等半點鐘。」公爵道：「你去罷，不要忘了，我只給你半點鐘。」拉勒米道：「我可以替馬徒的接手下攬了你的賣買麼？」公爵道：「可以。不過不許他放香葷。你曉得的。我們家裏的人，吃了威英桑地方的香葷，是有性命之憂的。」拉勒米不響，走出去了。

過了五分鐘，有個看守的官，走進來，裝作要聽公爵有什麼分付的樣子；原來是主教分付過的，不許一刻沒人看管。誰知當那五分鐘的時候，公爵又把信拿出來，看了一遍，知道監外的朋友很幫他的忙，却不曉得用什麼法子，要向吉利模打聽。曉得吉利模的舉動是假裝的，公爵看出吉利模辦事很能幹，打定主意專靠他了。

第二十一回 拉勒米嘴饒

再說過了半點鐘，拉勒米果然回來了，滿臉的高興，吃得很得意。那天的天氣很好，兩個人在牆頭打球。那時還沒到兩點鐘，公爵很用心打球，故意的輸了好幾回，藉口生氣。越生氣越打的好。打過了兩點鐘，他用極大的力打球，一個球丟在牆外塹裏。拉勒米不知是計，看見自己贏了，很高興。後來一連打了好幾個球出牆外，拉勒米要打發人去拾，公爵說：「恐怕耽擱時候。」跑到牆頭，看見有一個人，在塹邊的小園子挖地。公爵大聲喊，塹邊的人擡起頭來，公爵見了一驚，原來那個不是別人，就是盧時伏。那個人道：「你要什麼？」公爵道：「好朋友，煩你把那幾個球拋上來。」那個園丁點頭，把球一個一個的拋上來。拉勒米同幾個看管的人，在那裏忙拾球，却沒看見公爵拾了一個球，放在口袋裏，這一個球，是拋在他腳下的。

公爵謝了園丁，回來打球。打來打去，總是輸，又丟了幾個在牆外；那時園丁作完工，走了，沒人拋球上來。後來公爵說，不打了，打的太壞了；拉勒米因為打贏了一個王孫，心裏十分高興。

回到自己房裏，公爵走上牀睡覺，書是早已拿掉的，沒得看了；拉勒米把公爵的衣服拿出去，說是塵土太多，要打塵，其實是要把衣服拿去，要公爵不下牀。拉勒米是無不小心的。好在公爵早已把球藏在褥子下，門一關了，公爵取出球來，拿牙去咬球皮，找出一封信來，信上說道：「爵爺，你的朋友，都預備動手了，但是機會還沒到。後天你要定作一盤大點心，那個新來的店主，不是別人，就是你的老總管諾曼德。你等到沒人的時候，纔好打開，你看見點心的餡子，一定喜歡的。」信尾是盧時伏簽字。信尾又加一行，說道：「爵爺只管信任吉利模，他很能幹，同我們所作的事，很表同情。」波孚公爵趕快把信在爐子上燒了，——蒙伯桑夫人的信，是已經燒了的，很捨不得，——正要燒球，忽然想起送回信。這個時候，拉勒米進來，問道：「爵爺要什麼？」公爵道：「我自己生點火，我覺得很冷；這個監房，其冷如冰；牆上含了許多霜，還怕有砒霜。」說完了，又倒在牀上，把球藏好了。拉勒米道：「爵爺，不要胡思亂想；憂愁傷人，比砒利害。」公爵道：「你是個好人。我很想到那個小店，吃點心喝酒。」拉勒米道：「點心做得真好，酒也好吃。」公爵道：「他的酒菜，總比管監官的好。」拉勒米道：「你爲什麼不嘗嘗，我已經在你面前保舉過的了。」公爵道：「這倒是個好主意。主教既然說是要關我一世的監，我只好也變個饑嘴，老來也有趣，倒也不錯。」拉勒米道：「你聽

我勸，不要等老罷，今天就試試。」公爵聽了，想道：「好極了，凡人都有毛病，拉勒米彷彿是害了饑瘵病，我倒可以借此利用！」大聲說道：「你曉得，後天是平替歌佳節。」拉勒米說道：「是的。要熱鬧熱鬧。」公爵道：「這是個好日子，你要教教我。」拉勒米道：「教你什麼？」公爵道：「教我吃好東西，過好日子。」拉勒米道：「也好。」公爵道：「不過你要私下教我。我們打發看守的人到飯廳吃飯，我同你兩個人吃晚飯，你點菜。」

拉勒米哼了一聲，心裏很盤算。有好東西吃，他是很高興的；他原是個極奸猾的人，犯人越獄逃走的法子，他都曉得，況且公爵說過有四十個逃走的法子，也許這是四十條中之一。想了一會，想到酒菜都是他自己去點，裏面是不能放藥的；他自己是個很有閱歷的巡警官，不怕被公爵灌醉的，又想出一個法子，倒是很簡便的。公爵很留心看拉勒米臉色，見他打好了主意，說道：「我的條陳，好不好？」拉勒米說道：「好是很好，我却要同你先約好一層。」公爵道：「什麼？」拉勒米道：「要吉利模進來伺候。」這一層，最中了公爵的心願，但是公爵心裏只管高興，臉上却裝出很不願意樣子，喊道：「請魔鬼把他捉了去罷！有了他，這頓飯萬不會吃得高興的。」拉勒米道：「這個樣子罷！我叫他進來，站在你背後；他原不多說話的，你既聽不見他，又看不見他，這還不是同他在

幾千里路外一樣的麼？」公爵說道：「有一樣，我看得很清楚的：你還是不放心我。」拉勒米道：「我不是把那個看星人的話告訴了你麼？」公爵道：「他預料的什麼？」拉勒米道：「他說平替歌節沒過完，你就逃走了。」公爵道：「難道你這樣的人也相信那獸子們的話麼？」拉勒米道指說道：「我雖不信，但是別人是相信的。」公爵聳肩說道：「我就照辦，只管叫吉利模來；不然，是永遠不能商定的了。你要記得，什麼都是你去辦，菜也是你點，我只要嘗嘗你說的好東西。你去定菜，却要用我的名字，叫店裏曉得是我照顧他。你還可以告訴他，我在監裏，自然是照顧他的；我出了監以後，還是照顧他的。」拉勒米道：「你心裏還是想將來有一天要出監的麼？」公爵道：「我那怕等到主教死了，我還是想出監的；我比主教年紀少十五歲，不過在威英桑監裏，日子過得快，死得分外早。」拉勒米道：「我去定明天的菜。」公爵道：「你看我是個好學生麼？」拉勒米道：「我盼望你容易學上手。」公爵自言自語道：「若是我給你時候，慢慢教。」拉勒米道：「爵爺說什麼？」公爵道：「我說，你不必省錢；因為我在這裏飲食起居的費，都是主教包辦的。」拉勒米走到門口停住，說道：「我叫誰進來？」公爵道：「別個都使得，只不要吉利模。」拉勒米道：「看守官怎麼樣？」公爵道：「很好，你叫他帶棋盤來。」拉勒米說道：「很好。」說完，走了。

過了幾分鐘，看守官果然來了，對局下棋；公爵很費心思的想。看官要曉得，公爵關在監裏，已經有五年了；過這五年，如同過五十年一樣。眼前既然有了逃走的方法，只有兩天，就可自由，公爵却非常的着急；他現在還不明白脫逃的法子，只知道可以脫逃的話，却不知其中辦法，大約見了點心餡子，纔能明白。但是他的朋友之中，是那一位替他如此出力呢？關了五年監，還有這樣義氣的朋友，真是十分難得，心裏着實高興。最料想不到的，是這班朋友之外，有一個女人，還是沒忘記他。

公爵有了這些心思，自然是下不好棋的，輸了又輸，看守官贏的極高興。但是有一樣，公爵又消磨了三點鐘，天快黑了。公爵以為天黑了，就好睡覺；誰知睡覺這件事，同假正經的女人一樣，越想她，她越不來。公爵在牀上翻來翻去，睡不着，翻到半夜，最容易睡着了，作了一場惡夢，天亮時驚醒起來。他夢的是兩膀長出翅來，他先時學飛，起初還可以勉強飛得起來，後來飛得高了，氣力不足，墜在無底深坑，驚醒了，出一身汗，覺得十分疲憊。再睡着去，惡夢更多，更離奇了；夢來夢去，無非是越獄。有一回夢的是找着一條地道，吉利模拿個燈籠在前，他跟在後，兩個人摸壁向前走；那條地道，越走越窄，後來走不了，兩壁收窄起來，幾乎要把他們夾死，他拚命的往前走，也走不了；看見

吉利模向前走，他想喊他回頭來，又喊不出，聽見後頭有人追趕的聲音，越趕越近了，逃是逃不脫的了，他越往前走，地道越窄，後來聽見拉勒米大笑的聲音，一手放在他肩膀，抓回監房裏，看見有三個墳，都是從前死在監裏的幾個大官同王族，旁邊挖了一個新坑，彷彿是預備他用的。後來醒了，不敢再睡。

早上拉勒米進來，看見公爵臉色很難看，以爲他得了病。有一個看守的人因爲牙痛，一夜沒睡着，告訴拉勒米道：「公爵一夜沒睡好，夢中喊救好幾次。」拉勒米道：「爵爺，你覺得怎麼樣？」公爵說道：「拉勒米，都是你不好，昨天同我談越獄的話；我晚上做夢，夢見我從牆頭上往下跳，頸頸也跳斷了。」拉勒米大笑，說道：「這是天警告的，爵爺不要真跳牆，只好在夢中跳罷。」公爵摸着額，說道：「你說的不錯。我從此以後，什麼都不想，只想吃想喝罷了。」拉勒米想出許多法子，把看守的人都支了出去。公爵問道：「怎麼樣？」拉勒米說道：「菜是已經定了。」公爵道：「總管，點的是什麼菜？」拉勒米道：「你只管放心，菜都是好的。」公爵道：「有酥皮大點心麼？」拉勒米道：「怎麼沒有。我定的酥皮點心，有個高樓大。」公爵道：「是馬徒接手人做的麼？」拉勒米道：「我已經分付做了。」公爵道：「你告訴過他，是我要的麼？」拉勒米道：「我告訴過了。」公爵道：「他

說什麼？」拉勒米道：「他說一定要爵爺喝采。」公爵搓搓手，說道：「這是好極了。」拉勒米道：「我從來不曉得公爵是考究吃喝的，我這幾年來，從沒看見過你今天這樣高興。」

公爵自己很怕裝得不像，太過高興了，恐怕拉勒米犯疑。原來吉利模在門外都聽見了，要進來干預；他進來使個眼色，拉勒米出來，吉利模低聲說了幾句話。當下公爵鎮靜了好些，裝出很生氣的，喊道：「不是我分付，我不許那個人進來。」拉勒米道：「對不起，是我叫他來的。」公爵道：「你曉得，我看見他，就要生氣；你爲什麼還叫他來？」拉勒米道：「爵爺忘記了我們立的約，他要進來伺候飯的；爵爺難道忘了那頓飯了麼？」公爵道：「飯是沒忘記，吉利模我却忘記了。」拉勒米道：「沒吉利模，就沒飯。」公爵道：「也罷，就聽你能。」拉勒米道：「吉利模，你來。」吉利模走來，滿臉的不高興。拉勒米道：「爵爺明天請我吃飯。」吉利模瞪眼看他。拉勒米道：「你來伺候飯。你只管放心，我們吃剩下的，很有你的吃呢。」吉利模鞠躬致謝。拉勒米道：「我要走了。」沙華尼要走開幾天，有話分付我。」公爵望望吉利模，見他同石人一樣，臉是死的，動也不動。公爵說道：「請你去罷，趕快回來。」拉勒米道：「爵爺，今天願意打球報仇麼？」吉利模的眼色彷彿是要他答應。公爵會意，說道：「很好，不過你不要太高興；我今天打定主意，要贏你。」

拉勒米出了房，吉利模很留心察看他。等關了門，趕快從袋裏拿出紙筆來，說道：「爵爺，你寫。」
公爵道：「寫什麼？」吉利模嘴說，公爵拿筆照着寫道：「明晚的事，什麼都預備好了；從七點至九點，你們留心，備好兩匹馬。我們從過道第一個窗口下來。」公爵道：「還有什麼？」吉利模很詫異的說道：「還有什麼？你簽字，就完了。」公爵道：「就是這樣麼？」吉利模向來是斬釘截鐵的，說道：「這還不够麼？」公爵簽了字，吉利模說道：「那個球在那裏，摔丟了麼？」公爵道：「沒摔丟。我想還可以用得着的，收起來了。」隨即在褥子底下取出來，交把吉利模。吉利模微笑。公爵道：「怎麼樣？」吉利模道：「我把信藏在球裏，再縫好了；今天下午，爵爺打球的時候，無意中把球打出牆外。」公爵道：「也許打丟了？」吉利模道：「有人會拾的。」公爵道：「有園丁拾麼？」吉利模點頭。公爵道：「還是昨天的園丁麼？」吉利模又點頭。公爵道：「就是盧時伏伯爵？」吉利模第三次點頭。公爵道：「你可以把詳細辦法告訴我。」吉利模道：「等到動手的時候，纔能說。」公爵道：「在牆外等我們的是誰？」吉利模道：「我也不曉得。」公爵道：「你莫非要叫我急到瘋了！你告訴我酥皮點心裏藏的什麼東西？」吉利模道：「兩把小刀，一條打了結的繩子，還有一個堵嘴的梨。」公爵道：「我懂了。」吉利模道：「爵爺曉得，我們一人拿一樣。」公爵道：「小刀同繩子，是給我們的。」

吉利模道：「堵嘴的梨，是給拉勒米的。」公爵道：「吉利模，你向來是不好說話的，到你說話的時候，你說的真是一字千金。」

第二十二回 阿托士夜遇麗人

再說，當波孚公爵同吉利模謀畫越獄的時候，有兩個騎馬的人，一個跟人進了巴黎城。這兩個人，一個是德拉費伯爵，一個是波拉治子爵。●這個少年，是第一次進巴黎城進城的地方，景象却不見得甚好，這個少年見了，不甚留心。阿托士是向來喜怒不形於色的。三個人走過了好幾條街，到了孚留街，走到一半，阿托士指一間房子把洛奧爾看，說道：「我在這間房子，過了七年極快活的日子，也算是極不快活的日子。」這個少年微笑，很留心看看那間房子。走到哥林布街，在某客店門前站住了，這是他從前同他的幾個朋友常聚會的地方。但是過了二十年，那間店換了幾個主人了。

他們下了馬，分付店裏的馬夫，小心餵料，用熱酒洗刷馬肚馬脚，爲的是走的路多了。隨後定了房間。阿托士說道：「洛奧爾，你去換衣服，我要領你去見一個人。」洛奧爾問道：「今天去見麼？」阿托士道：「是的。再過半點鐘，就去。」少年鞠躬躬。原來阿托士一點也不乏，洛奧爾倒有點乏了；

洛奧爾原想在河裏洗澡，洗過了，去睡覺；既是阿托士這樣分付，只好罷了。阿托士說道：「洛奧爾，我要你今天穿頂好看的衣服，裝扮的十分出色。」洛奧爾道：「你今天不是同我去說親事麼？你要記得，我同路易賽，說定的了。」阿托士笑了，說道：「你放心，我領你去見一位女人。」洛奧爾道：「去見女人麼？」阿托士道：「是的；這個女人，你見了一定喜歡的。」這個少年很着急的看阿托士，看見他只是笑，就放了心，問道：「這個女人有多大年紀？」阿托士說道：「洛奧爾，你要記得，女人的年紀，是不能問的；你若能看得出女人的年紀，是不必問的，如果你看不出，是不可問的。」洛奧爾道：「這位女人，長得美麼？」阿托士道：「十六年前，這個女人算是法國最美貌最能動人的。」洛奧爾聽了這句話，很放心；他的義父，萬不能叫他去娶一個當他未出世的前一年是個美貌的女人。於是走到房裏，梳洗好了，換了很出色的衣服，下得樓來。

阿托士見了，滿心歡喜。看他手脚面貌，全是個上等人；他的頭髮，從中間分開，拳曲而下，蓋了一點臉，套了皮手套，穿了皮靴。阿托士自言自語道：「這位女人見了他，還不喜歡，我却不相信。」這時正是三點鐘，是見客的時候。兩個人出了店門，走過幾條街，轉入東米尼街，走到一所大房子，門前掛了繪章。阿托士說道：「就是這間房子。」阿托士上了臺階，同家人說了，叫他進去通報，說

是德拉費伯爵要見施華洛夫人。過了一會，家人出來說：「施華洛夫人從前雖沒見過伯爵，倒很喜歡請你進去談談。」兩個人跟了進去，到了一個門口，阿托士叫洛奧爾先在前廳等，等他回來領。

再說這位施華洛夫人前書是說過好幾次的了，原是公爵夫人，今年有四十五歲了，看來不過三十七八，還是很美的。她的頭髮，仍舊是很好看，兩隻眼的目光，還是很流利的，身材苗條，很能動人。從前一六二三年，她年紀還輕的時候，是淘氣不過的。有一天，同王后在離宮園裏，跳溝頑耍，把一個法國的太子跳丟了。現在施華洛夫人還是淘氣的。那天阿托士來見她的時候，他原坐在房裏的；這個人是最風騷的，聽見有人來，她去倒在榻上，手放墊上，拿了一本打開的書。家人進來通報，夫人就轉過頭來，看這位客人；看見阿托士穿了繡花的衣服，外面披了一件罩袍，頭上戴一頂黑毡帽，插了一條紫色鳥羽，腰旁掛了家傳的寶劍。施華洛夫人雖然還沒有與他談論，但看他舉動名貴，知道是個非常人，就請他坐下。阿托士鞠躬就坐，家人正要出去，阿托士使個眼色，他站住了。阿托士先開口說道：「夫人，我今天大膽，不用介紹，自己引進自己，謝你不棄，居然見我，我求你給我半點鐘，有話談談。」施華洛夫人微笑，很柔和的說道：「請不客氣，我很歡迎你。」阿托士

說道：「我還有的一件事，要先告罪；我所說的，是祕密話，不要別人來打岔。」夫人分付家人道：「有人來，你就說我不在家。」

家人出去了。停了一會，兩個人都不說話。後來還是夫人先開口，說道：「我很着急要聽你說。我還不知是對誰說話。你從前大約在過宮裏的，我却從來沒看見你；或者你是新從巴士狄大監牢出來的麼？」阿托士道：「不是的。將來或者關在那監裏，却也難說。」夫人是最好頑笑的，說道：「既然這樣，請你快說快走；我自己牽在國事裏，已牽够的了。」阿托士道：「我的名字，是已經通報過了，我是德拉費伯爵；我這個名字，你從來沒聽過。我還有一個名字，你許忘記了。」夫人道：「什麼？」阿托士道：「我那個名字，叫阿托士。」夫人說道：「阿托士！伸手摸頭，很在那裏想。」阿托士道：「我提起你罷；我是三個火槍手的同伴，一個叫達特安，一個叫顯圖斯，一個叫……。」夫人接住道：「阿拉密。」阿托士道：「是的，夫人還沒忘記阿拉密這名字。」夫人道：「沒忘記。阿拉密是個好人，相貌又好，又會做人，還會做詩；我恐怕他近來不甚好。」阿托士道：「很不好，他做了教士。」施華洛夫人一面頑扇子，一面說道：「可惜了，我還要謝謝你。」阿托士道：「謝我什麼？」夫人道：「謝你提起我，追憶從前最快活的日子。」阿托士道：「再讓我提起你追憶另外一件快樂

的事。」夫人道：「同那一件事有相干麼？」阿托士道：「也可以說有，也可以說無。」夫人道：「你請講，我看看是件什麼事。」

阿托士接着說道：「阿拉密當日同土爾地方的一個女裁縫有點瓜葛。」夫人道：「土爾的一個女裁縫麼？」阿托士說道：「是阿拉密的表親，叫米桑。」夫人喊道：「是的是的，我記得他；當法國大兵圍攻拉羅諾爾的時候，阿拉密寫封信把米桑，告訴她，有人要行刺巴金汗公爵的話。」阿托士道：「是的，有這件事；我要同你說的，就是這個米桑的事。你許我說麼？」夫人道：「儘你說罷，只是不要說她的壞話。」阿托士答道：「倘若我說她壞話，我就是個負心人了；我看負心，是個大罪過。」夫人很狐疑的問道：「你既然不認得米桑，你同她有什麼負心不負心呢？」阿托士道：「那可難說。俗語說得好，天下惟有兩個山，是不能相會的。俗語說的話，有時一點都不會錯的。」夫人道：「我越聽越有味，請你往下說罷。」阿托士道：「夫人既然如此高興，我就往下說。這阿拉密的表親，雖然是個女裁縫，却是同宮裏的閹人很有點交情，就是現在的王后，還叫她作妹妹。」施華洛夫人歎氣道：「現在的世界變了，不同從前了。」阿托士道：「怪不得王后疼愛這個米桑，爲的是她最忠心於王后；王后同自己的兄弟西班牙國王通信，全靠米桑傳遞。」夫人道：「現在

他們把這件事算作大罪。」阿托士道：「立殊理主教恨極了，要捉米桑，關在監裏；幸虧主教辦事不密，讓王后知道了。你要曉得，米桑原先同王后約好的，倘若米桑有了危險，王后就送她一本綠皮的祈禱歌，作警告。」夫人道：「不錯的，宮裏的祕事，你倒曉得很清楚。」阿托士說道：「果然有一天早上，馬西拉王爵送了一本綠皮祈禱歌給米桑。事勢是很急的了，好在米桑同她的女僕吉第，兩個人趕快改了男裝，那位王爵找了一身壯士的衣服給米桑，一套馬夫的衣服給吉第，預備了兩匹快馬，兩個人就逃走。快要到西班牙的大路了，他們却不敢從大路走，恐怕有人來捉，專走了小路，聽見人聲，十分害怕；沒得住的時候，就借住在人家。」夫人拍手道：「一點也不錯，難道……」說到這裏，又不往下說了。阿托士道：「他們沿路的一切細情，我只好不說了，恐怕太糟蹋時候；我只說他們到了一個鄉下的情形。那個鄉下，叫作羅殊拉。」夫人聽了，打個冷戰，很詫異的，看着阿托士。阿托士道：「我現在說的，比剛纔說過的事，奇怪多了。」夫人道：「我看你簡直的是個妖怪，你只管說罷。」

阿托士說道：「這兩個逃走的人，到了羅殊拉地方，又凍又乏；那天是十月十一，那鄉下的地方，沒得大房子，沒得客店，鄉下的小房，又卑陋，又不乾淨，米桑是平常用慣香水的，受不了鄉下人

家的氣味，於是打定主意，問教士家裏借宿。」阿托士說到這裏，停住了。夫人道：「你不要遲疑，只管往下說罷。」阿托士道：「兩個人去敲門，天已很晚了。教士早已睡了，見有人敲門，爲的門上連門都沒有的，他就請他們進來。」教士的臥室，點着一盞燈，米桑穿了壯士衣服，更覺顯得美麗，把門推開了一點，探進頭去，求食求宿。教士答道：「少年，你如果可以遷就，吃我剩下的東西，同我同睡一間房，你就請進來。」兩個人交頭接耳說了幾句話，教士還聽見他們笑。後來米桑說道：「先生，我們多謝了，就是這樣罷。」教士說道：「請你們吃桌上擺着的東西，你們却不要吵；因爲我也是纔走了遠路來的，要好好歇一夜。」施華洛夫人聽到這裏，臉色變了好幾趟。有時是滿臉詫異，有時是驚怪，有時變呆了，很想說話，又不敢去打岔，十分着急的，要聽到底，說道：「怎麼樣呢？」阿托士道：「以後的事情，是很不便說的。」夫人道：「你只管說罷，好在是米桑的事，同我沒相干。」阿托士道：「不錯的。米桑吃完東西，跑進教士的臥室，分付吉第在堂屋的椅子上，上座。」夫人道：「我不明白你怎麼會曉得這樣清楚，除非你是魔王。」阿托士道：「米桑是個最能迷人的，一個美人。她這樣的女人，心裏的淘氣主意最多，天生這種女人，是叫他們害男人的。這一個風騷女子，異想天開的，忽然想起主人既然是個教士，她就要去迷他；爲的是後來就可以說，最難迷的是教士，也

被她迷了。」夫人喊道：「伯爵，我聽了，很害怕。」阿托士歎一口氣說道：「可惜這位教士不是安博陸，米桑的美貌太迷人了！」

夫人聽了，抓住阿托士的手喊道：「你立刻告訴我，你怎麼會知道這樣詳細；不然，你一定是個活鬼，我要請教士來降伏你。」阿托士大笑，說道：「我告訴你罷：有一個人，辦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天晚上也走到羅殊拉地方，早一點鐘，先到教士家裏借宿；忽然隔村有個人家一個少年，病重將死，來請教士，教士趕快走了，分付那個借宿的人一個人吃晚飯，就在家裏住宿。你就曉得，米桑遇着的，並不是教士，是那個在先借宿的人。」夫人問道：「在先借宿的是誰？」阿托士站起來，鞠躬說道：「就是我德拉費伯爵。」施華洛夫人停了一會，不響，忽然大笑，說道：「這件事，真有趣；原來米桑的運氣還好。你請坐下，再往下說。」阿托士道：「我要供我的罪狀。我已經說過，我正在辦一件大事；一到天亮，我不作聲響，出了房門，我那迷人的同伴，還酣睡未醒。我走到外房，看見那一個也沒醒；我看見他那一副俊俏臉，我很詫異，彷彿是從前見過的，再走近些，我就認得是吉第，阿拉密替她幫過忙的，我纔曉得這個迷人的亡命客是……。」夫人趕快喊道：「米桑！」阿托士道：「是的，是米桑！我於是走到馬房，找着我的馬，同着跟人，登時走了。」夫人很着急的問道：「自此

以後，你總沒到那個鄉下麼？」阿托士道：「我過了一年，又到那村子去。」夫人道：「怎麼樣？」阿托士道：「我找着那教士，看見他因為一件極奇怪的事，很在那裏煩心。我未到之前一個禮拜，有人送了一個三個月的孩子在他家裏，從孩子的睡籃裏，找出一口袋金錢，一張紙紙上寫的是一六三三年十月十一號，幾個字。」夫人道：「是你遇米桑的日子。」阿托士道：「是的，不過那個教士，只記得他那天晚上去陪一個快死的人，明早回來的時候，米桑已走了。」夫人道：「你要曉得，米桑於一六四三年回到法國的時候，找過這個小孩，她雖然被難在外國的時候，不便把孩子帶在身邊，後來回到巴黎，她要找着那孩子，教他讀書。」阿托士道：「她找出什麼情形？」夫人道：「她聽那教士說，有一個不認得的世爵來把孩子領了去，教養他。」阿托士道：「這話不錯的。」夫人道：「哈，我明白了，那位世爵就是你；是你領了小孩子去的。」阿托士道：「夫人聲低些，他在隔壁房裏。」施華洛夫人站起來，喊道：「我的兒子在這裏麼？米桑的兒子來了麼？我就要見他。」

阿托士道：「他現在還不曉得誰是他的父母。」夫人抓住阿托士的手，喊道：「原來你仍把事體祕而不宣，今天特爲把小孩子帶來見我，我十分感謝你。你這個人，又仁慈又慷慨。」阿托士道：「我帶他來，要你替他出點力。我盡心竭力的教了他多少年，凡是上等人應曉得的，我都教過

他。但是現在我因為幫忙同黨，又要出來打仗，明天我就去辦一件極危險的事或是送了命，也未可知。倘若不幸，我遇了事，還有你照應他，你就可以出點力，幫他點忙，出去問世。」夫人道：「你請放心，我是無不盡力的。可惜我現在沒什麼力量了，我只可有一分力量，就盡一分的力量去幫他。至於富貴名位……」阿托士道：「這一層，你倒不必費心。我把祖上遺產波拉治給了他，他有了這點產業，就是個子爵，每年還有一萬個利華的進項。」夫人道：「你是個真君子！我很着急的，要看這個小孩子。他在那裏？」阿托士道：「他在大廳，我去領他來罷。」阿托士走到門口，夫人止住他，問道：「他的相貌，長得好麼？」阿托士微笑，說道：「像他的母親。」阿托士開了門，叫那少年來。施華洛夫人看見這個美貌少年，高興極了。

阿托士說道：「洛奧爾，你過來，施華洛夫人叫你親手。」少年走過來，滿臉笑容，跪下一條腿，親夫人的手，站起來，對着阿托士低聲問道：「伯爵，這一位不是王后麼？」施華洛夫人說道：「不是的，我不是王后；可惜了，不然，我倒很可以同你出力。」一面說，一面抓住少年的手，拉他坐在身邊，又說道：「你告訴我，你喜歡做什麼？」洛奧爾道：「據我愚見，上等人只有當武官。伯爵教養我多年，爲的是這個意思。我們來巴黎的時候，他告訴我說，要領我去見一個人，這個人就可以在王

爺面前保舉我。」夫人道：「我明白了。你能够有機會，在康狄公爵手下當將官，是最好不過的了。却有一樣，因為蒙伯桑夫人同朗維勒夫人不對，我不便自己出面保舉你。但是馬西拉王爺是我的老朋友，他可以同朗維勒夫人講。朗維勒夫人可以給你一封介紹書。」伯爵道：「這樣很好了。但是我要告訴你，子爵不到明晚，就要離巴黎，不能耽誤的。」夫人道：「我可以對人說，子爵是你有意栽培的人麼？」阿托士道：「我看此時不宜宣布。」洛奧爾道：「爲什麼呢？」阿托士道：「洛奧爾，我有我的意思。」洛奧爾道：「我曉得，你做事是最有道理的；你這樣說，我就照辦。」夫人道：「你不如把子爵留在我這裏。好在馬西拉在巴黎，我請他過來商量，他不答應我，我不放他走。」

阿托士道：「我感謝之極。我事體很忙，我要走了。今晚六點鐘，請你分付子爵到客店見我。」夫人問道：「你今晚到那裏？」阿托士道：「我們今晚到司克朗家裏，會一個朋友。」夫人說道：「我今晚也要到那裏一會，請你略等我，不要先走。」

阿托士鞠躬，正要走出房門，夫人喊他回來，笑着對他說道：「你同老朋友告辭，就不過這個樣麼？」阿托士親夫人的手，低聲說道：「我只要早曉得米桑是怎樣迷人的！」阿托士微啣，含笑而別。

◎波拉格伯爵 (Vicomte de Bragolonne) 就是薩奧爾。

◎羅殊拉 (Roche-l'Abelle)

◎安博羅 (Saint Ambrose) 生於三三三(或云三三四)，卒於三九七年。他是一位方正誠篤的教士，極得

人民信仰。

第二十三回 司克朗

再說，托那爾街^①有一所房子，巴黎城裏的轎夫家人，個個都認得的。這所房子，不是世爵住的，也不是財主住的；這所房子，是沒得什麼宴會，也沒得賭局，連跳舞會也是絕無僅有的，却是時髦的人，差不多個個都來的。這所房子是小教士司克朗^②住的。他那間客廳，終日都是談笑之聲；有了什麼新聞，都在這裏談論，有什麼稀奇古怪的事，也在這裏說，有什麼挖苦人的話，都在這裏創造，人家都喜歡來聽。

這個司克朗是個小教士，從前在拉曼斯^③地方的時候，社會上很歡迎他。他的故事最多。有一天，地方上出大會，司克朗要做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叫衆人取樂；他就叫家人同他徧體塗滿蜜，把一牀鴨毛被翳開，他在鴨毛上滾，黏了滿身鴨毛，很像一隻大怪鳥；他跑到街上，挨家去探望朋友，引得街上的人樂到了不得，街上的粗人罵他，小孩子拾石擲他；他只好逃了。誰知他越逃，追趕的人越多，他沒得法，就跳在河裏。他原是會泅水的，但是河水甚冷，把他冷壞了，游到對岸，四肢麻

木，動不得了。醫生們想了許多法子，替他治；越治越不好，後來只好不治了。於是遷到巴黎。

巴黎的人，是早已聞他大名。他創造一頂轎子，常常坐了轎子，去見王后，王后很賞識他。這個人很聰明，有一天，王后要封他一個號，問他喜歡什麼，他說道：「我最喜歡一個號。」王后問他是什麼。他說道：「王后的病人。」從此以後，人都稱他作王后的病人。王后還給他些恤款，每年一千五百個利華；以後司克朗過的日子倒舒服，有了教堂的薪俸，還有恤款，他够過的了。

有一天，有一個主教的人說：司克朗太歡迎幫主教，有點不妙。司克朗問道：「爲什麼呢？難道幫主教不是個上等人麼？」那人說道：「是的。」司克朗道：「難道幫主教脾氣不好麼？」那人道：「他脾氣很好。」司克朗道：「難道幫主教不是個聰明人麼？」那人道：「他聰明太過了。」司克朗道：「我就不明白爲什麼我不該歡迎他。」那人道：「因爲他好說一個人的壞話。」司克朗道：「他說誰的壞話？」那人道：「他好說主教的壞話。」司克朗道：「某人最喜歡說我的壞話，我還是一樣歡迎他；爲什麼幫主教說別人的壞話，我就不該歡迎幫主教呢？」說過之後，司克朗是很倔強的，以後加倍歡迎幫主教。

再說阿托士要去見司克朗的那一天，剛好是一季的末了一天，按季發俸的日子，司克朗打

發家人，照常去支應處領恤款。家人回來說，恤款停止了。那時剛好朗維勒在司克朗那裏，聽了這句話，就肯出兩倍恤款的錢，送給司克朗用。司克朗是很能幹的，心裏很明白，不受他的好，想辦法子，把停止恤款的話，播揚出去，不到下午四點鐘，迪巴黎的人都曉得主教待司克朗很刻薄。這天是禮拜四，司克朗見客的日子，來了許多客人，人人都替司克朗抱不平。

阿托士走到某街，看見兩個騎馬的人，後頭一個跟人同走一路。阿托士雖不認得這兩個人，內中一個脫帽問他道：「你聽見新聞麼？那個光棍馬薩林，停止了司克朗的恤款。」阿托士很恭敬的還禮，說道：「有這個事麼？却是令人難信！」那個人又說道：「我看馬薩林簡直是個利害的國賊，你說是不是？」阿托士道：「這句話，我可不能答。」兩人鞠躬，分道走了。阿托士對洛奧爾說道：「我們今天很巧，可以說幾句好話，安慰司克朗。」洛奧爾問道：「司克朗是個什麼人？爲他這一點事，倒驚動了巴黎。他是個退位的大臣麼？」阿托士道：「不是的。他不過是個有口才，談風好的人；他身體短小，社會上倒很喜歡他的。因爲他造了許多挖苦主教的話，得罪了主教。」洛奧爾問道：「上等人也作詩麼？我以爲這件事上等人看不起，不幹的。」阿托士道：「不錯的上等人作壞詩，人家是看不起的；若是作得好，名聲是很大的，某人就是個榜樣。但是我勸你，不要作詩。」

洛奧爾道：「原來司克朗是個詩人？」阿托士道：「是的。我勸你，在他家裏少說話；多聽少說爲妙。」洛奧爾道：「我聽你分付。」阿托士道：「回來，你看見我很同一個人說話，德博理教士，你常聽我說起的。」洛奧爾道：「我記得這個名字。」阿托士道：「你可以常跑到我們跟前，裝出要同我們說話的樣子，却不要聽我們說，我爲的是不願意別人來打岔。」洛奧爾道：「我照辦。」

阿托士拜了兩處客，等到七點鐘，他與同伴的走到托那爾街，滿街上都是轎夫，馬夫，跟人十分擁擠。進了房子，第一個看見的，就是阿拉密，他坐在一個椅子上。旁邊那把椅子，有四個小輪，坐着一個身材很小的人；面貌雖不算老，滿臉却是病容，眼神甚足，談風是極好的，這位就是司克朗，在那裏或高談，或說笑，或大笑，或恭維人，忙的了不得。他坐的椅子，前後左右，男男女女，圍了許多人。房裏鋪陳一切，是很華麗的，房裏有兩個家人伺候。阿拉密看見阿托士，拉住他的手，介紹與司克朗見面，兩個人說了幾句套話。司克朗回過頭，恭維了洛奧爾幾句，洛奧爾鞠躬，見有許多人，心中有點慌亂。阿拉密又介紹阿托士見了幾個人。

洛奧爾心定之後，很留心四圍的看。看見房門開了，家人通報，「實力小姐。」阿托士拍洛奧爾肩膀，說道：「你留心看這個人，她很有點歷史的；顯理第四向她家裏去的時候，在路上被人

刺死。」洛奧爾很留心看她。今天看見有歷史的人不少了，却不曉得這位女人同顯理第四有相關。這個女人一進來，就有許多人過來圍住她。這位女人，身材苗條，頭髮甚美，當時人都稱她做母獅子。

寶力小姐從人隊裏走向司克朗跟前說道：「我聽見你忽然窮了。我探望朗布里夫人時候，聽見這個新聞，是某人說的。」司克朗道：「我窮了，國家就富了；我們誰不願意犧牲自己，以爲國家呢。」有一個擲石黨說道：「一千五百個法朗一年，够主教的香水錢了。」阿托士認得說話的人，是剛纔在街上碰見的。阿拉密說道：「我們的詩人，怎麼說的，詩人沒得錢，是唱不出來的。」司克朗拉了寶力小姐的手，說道：「這話說得不錯，好在我失了長蛇，還有個母獅子。」司克朗今晚分外精神，說話加倍有趣。

寶力小姐坐下來，一眼看見洛奧爾。阿托士說道：「洛奧爾，寶力小姐看你，你上去見禮罷；你自自然然的，同她說就好了，却不要提起顯理第四的話。」洛奧爾走進人隊裏，對寶力小姐鞠躬。這時候，房裏的客人，分作兩隊，一隊圍着米那治，一隊圍住寶力小姐；司克朗在兩隊往來，拿坐的四輪椅子，車來車去。

阿托士問阿拉密道：「我們幾時談談？」阿拉密道：「再等一會。等到客到齊了；我們說話就沒得人理會了。」這個時候，房門又開了，家人報幫主教的名。衆人聽見了，都擡起頭來。幫主教名干狄，這時是很有點名氣了，阿托士却是第一次見他。干狄是個近視眼，身材短小，臉色發黑，走路很不好看；他雖然這樣，却很會頑槍頑劍的。他走進房來，幾乎碰倒一張桌子。司克朗掉過有輪椅子來，寶力小姐點頭擺手的歡迎干狄。干狄不甚看見司克朗，等到看清楚的時候，又碰了椅子，幾乎跌一交。干狄說道：「我聽見你很不得意？」這一句話，個個客人都同司克朗說過的。司克朗總是說兩句俏皮話回答，到了這個時候，幾乎說完了，答道：「主教居然想到我，總算是有情的。」米那治聽了，大笑喝采。干狄道：「你現在那裏有錢應酬這許多朋友，你不如到我的教堂來，我派你一個職事罷。」司克朗說道：「這却使不得，恐怕拖累你。」干狄道：「許你還有許多法子想，不是我不知道的。」司克朗道：「我打算同王后借錢。」阿拉密道：「王后自己也沒得錢；王后的錢，是國家撥去的。」干狄回過頭，伸出小手，給阿拉密，說道：「你不要見怪，我纔看見你。我帶了一分禮來，送給你。」阿拉密道：「什麼東西？」干狄道：「是條帽帶子。」衆人走過來看，看見干狄拿出一條帶子來。司克朗道：「這是擲石派。」干狄道：「不錯的。現在什麼東西，都是擲石派的了。」寶力小姐，我

要送你一把擲石派的扇子。德博理，我把一個製手套人的住址，告訴你，他作的是擲石派手套。克朗，我認得一間麵包店，作擲石派麵包，你只管去賒。」阿拉密接了帶子，紮在帽子上。

這個時候，家人開門，通報施華洛夫人。客人聽了，都站起來。司克朗趕快把椅子車去迎接。洛奧爾臉色紅了。阿托士同阿拉密使眼色，阿拉密走到窗子邊坐下。施華洛夫人一面同衆人寒暄，一面要找人，後來看見洛奧爾，夫人滿臉高興，看見阿托士，夫人臉色略變，看見阿拉密在窗子旁邊，十分詫異。夫人對司克朗說道：「司克朗，倭阿卓怎麼樣了？」在路上同阿托士說話的人問道：「倭阿卓病了麼？」司克朗道：「倭阿卓打牌，受了寒，病得很重，快死了。」那人又問道：「在那裏受寒病？」司克朗道：「在我這裏。你想想看，倭阿卓原先發過誓，不肯再賭的，過了三天，他賭興又發了，他特爲跑到小主教府裏，求我同他解誓。我剛好同巴留士商量事體，那時呂晤士候爵正在那裏，等人賭錢，一眼看見倭阿卓，就拉了去賭。倭阿卓說，發過誓，還未解誓，不敢賭。呂晤士說，替他擔責任。倭阿卓坐下來賭，輸了四百個柯朝。回去的時候，受了涼，就從此不能起牀了。」阿拉密有半個身子藏在窗簾後，說道：「倭阿卓病得這樣重麼？」米那治歎氣說道：「我恐怕這個偉人病重的很，恐怕要同我們永遠告辭的了。」寶力小姐冷笑說道：「他死麼！他纔不死！他同土耳其」

人一樣，身邊圍了無數女人。香多夫人替他弄牛肉茶，立那多夫人替他烤燻單，還有朗布里夫人替他煮粥。司克朗笑了，說道：「我看你是很不喜歡倭阿卓的。」寶力小姐說道：「你說的不對。我不獨沒討厭他，還要爲他念經，叫他的靈魂安樂。」施華洛夫人說道：「怪不得人家叫你母獅子，你的牙齒真利害。」洛奧爾說道：「這樣一個大詩人，你爲什麼說他壞話？」寶力小姐道：「什麼大詩人？你真是個從鄉下來的了。你是沒看見他，你若看見了，一定不說他是個大詩人。你可曉得，他沒得五尺高。」那時有一個身材很高大，臉色很黑，有兩撇很兇的鬍子，身邊掛把刀的人，聽了喝采，說道：「我不是自己吹，作詩我倒是在行的。」倭阿卓的詩，壞透了。洛奧爾低聲問阿托士道：「這個說話的人，是誰？」阿托士道：「他叫司克特。」洛奧爾道：「就是作某某詞曲的麼？」阿托士道：「是的，他同妹子兩個人作的。在司克朗旁邊，同一個美貌女人說話的，就是他的妹子。」洛奧爾回過頭看，看見兩個女人，纔來了一會的，有一個身體很弱，臉上略帶愁容，却是很動人的，頭上許多黑頭髮，兩眼甚柔媚；她的同伴，臉色頗青，神色嚴厲。洛奧爾一看見那個美貌的女子，他就打好主意，未走之先，去同她說話；最奇的，是他看見這個女子，就想起路易來。

當下阿拉密走到干狄跟前，干狄大笑，在阿拉密耳邊說了幾句話。阿拉密向來是極鎮靜的，聽了這幾句話，不禁一跳。干狄低聲說道：「你也要笑，有人留心察看我們。」說完了，走去同施華洛夫人說話。夫人的身邊，也圍了許多人。阿拉密果然大笑，是撒沙瞞目，不叫旁人犯疑的意思；他看見阿托士一個人在窗子旁坐下，他慢慢走上前，一面走，一面還同熟人招呼，說話，不到一會，阿托士同阿拉密兩個人，深談起來，洛奧爾果然走上前，站離不遠。阿托士大聲說道：「剛纔干狄對我念倭阿卓的長句詩，我看作得很好。」洛奧爾站了有幾分鐘，走開了，走到施華洛夫人寶力小姐司克特小姐隊裏。干狄說道：「我不以司克特的話爲然。我說倭阿卓的確是個詩人，別的都是不與的。他政治思想，是全沒有的。」阿托士問道：「怎麼樣？」阿拉密趕快說道：「定的是明天。」阿托士道：「幾點鐘？」阿拉密道：「約六點鐘。」阿托士道：「在什麼地方？」阿拉密道：「在聖曼狄。」阿托士道：「誰告訴你？」阿拉密道：「盧時伏。」這個時候，有人走來，阿托士說道：「他的哲學，是不與的，倭阿卓是全不懂的；我很以干狄的話爲然，倭阿卓不過是個詩人。」米那治說道：「他的詩是真好，無疑的了；但是有一層，後世的人，雖然稱讚他，也要批評他的。他的詩，作得太隨便了，他糊糊塗塗的，把真詩絕了種了。」司克特道：「是的，要絕種了。」施華洛夫人說道：「他的

尺牘，是好的。」司克特小姐說道：「講到尺牘，他真是個天才了。」寶力小姐說道：「他的遊戲小品，都是很好的；他若是作篇正經東西，是永遠不會好的。」施華洛夫人道：「他的東西，興趣最濃。」司克特搔搔鬚子說道：「據我看來，很欠自然，你看他某某信，就曉得了。」米那治道：「你却不要忘記了，他某篇詩，最好。」阿拉密走來，同施華洛夫人鞠躬，笑道：「我不喜歡他一樣，他挖苦達官貴人，太過了，什麼人都逃不了，王后他還要挖苦。」司克特擺出一個預備打架的架子來，說道：「什麼連王后都挖苦麼？我却不要曉得他怎麼挖苦王后的？」阿拉密道：「你不曉得麼？」施華洛夫人說道：「我不曉得。」司克特小姐也說道：「我也不曉得。」寶力小姐道：「我也不曉得。」阿拉密道：「王后不肯輕易對人說的。」施華洛夫人道：「你曉得麼？」阿拉密道：「我還記得。」幾位女客都說道：「我們都要聽。」阿拉密道：「我先把事由告訴你們。」倭阿卓有一天，同王后在芳田浦，樹林坐馬車，他故意在那裏用心思想，要王后問他想什麼。果然王后問他想什麼。倭阿卓故意想了一會，纔答，要王后曉得他是口占的。「阿拉密把倭阿卓挖苦王后的詩，念了一遍，內中有幾句，是因爲王后有兩個情人，問王后究竟愛那一個。」衆人聽了，很詫異，說倭阿卓太放肆了。惟有那個兩眼很柔媚的女子，說道：「我看這首詩，作得很好。」洛與爾很同那個女子表同。

情，走到司克朗跟前問道：「司克朗，那位女子是誰？他倒不是人云亦云的。」司克朗說道：「我的少年朋友，你打算幫她麼？」洛奧爾紅了臉，說道：「我看那首詩，作的真好。」司克朗道：「作得是很好，不過在詩人隊裏，是不能說這句話的。」洛奧爾道：「但是我不是詩人，我請你告訴……」司克朗道：「你要曉得那個女子麼？人家都稱呼她作印度美人。」洛奧爾道：「我還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你要曉得，我是纔打鄉下來的。」司克朗道：「你的意思，是說你不懂得我們這裏用的字眼，還是不懂的好；你不要學罷，不過是躊躇時候，等到你學會了，又改用別的字眼了。」洛奧爾道：「既然這樣，你不要怪我，我還要問你，那位女子是誰？」司克朗道：「她是杜比爾小姐。」洛奧爾道：「他是從前顯理第四的朋友某人的家麼？」司克朗道：「她是某人的孫女，她纔從某處來，故此我叫她作印度美人。」洛奧爾拿眼去看那位小姐，那位小姐剛好也拿眼看他，微微一笑。那位小姐問司克朗道：「你看倭阿卓的朋友怎麼樣？你聽他們躊躇他。一個說他的詩沒得意思，一個說他的詩沒得韻，一個說他的詩不清新，一個說他的詩沒興趣；他的詩的好處，被他們都翦光了。」司克朗同洛奧爾聽了大笑，那個印度美人很詫異，低頭不說了。洛奧爾想道：「這是個聰明女子。」阿托士在遠遠的留心看，臉上冷笑。施華洛夫人對於狄說道：「請你去告訴德拉費伯」

爵，我要同他說話。」干狄說道：「我很高興去。我却不要人說，我同他是朋友，我很恭維他從前所辦的出色事，我要等過了明天，再同他說話。」夫人道：「爲什麼要等後天？」干狄笑道：「你明天晚上，就曉得了。」夫人道：「你的意思好難懂！」回過頭來，對阿拉密說道：「德博理，你今天還同我跑一趟差？」阿拉密道：「可以之至！今天，明天，後天，不論那一天，都可以。」夫人道：「你去找德拉費伯爵來，我有話同他說。」阿拉密把阿托士找了來，夫人說道：「伯爵，薦書在此；你那個少年拿信去見，一定十分歡迎的。」阿托士道：「他有你照應，微幸極了。」夫人眼睛轉了兩轉，說道：「你不要妒忌他，不是因爲你，我怎麼會認得那個孩子。」說完，站起來，分付預備馬車。寶力小姐是已經走了，司克特小姐也正要告辭。阿托士道：「洛奧爾，你去扶着施華洛夫人，送她上車，不要忘了謝她的薦書。」那個印度美人此時走到司克朗跟前告辭。司克朗說道：「你要走了麼？」印度美人說道：「我是末了幾個走的。你如果有倭阿卓的好消息，請你告訴我。」司克朗道：「他現在死也死得快樂的了。」印度美人道：「這話怎麼講？」司克朗道：「因爲你稱讚他。」兩個人都笑了，那個女子回頭看司克朗，司克朗的眼跟着她走。客人慢慢的分開了，有交頭接耳的，有傳遞書信的，司克朗裝作不理會。這一天晚上，雖然算是個朋友們平常的聚會，談的都是社會瑣事同詩詞，

內中却有很秘密的用意，司克朗現在可以不理會的了，因為他不是「王后的病人」了。

當下洛奧爾送施華洛夫人上車，夫人伸出手來給他親，忽然感動了天性，夫人兩手抱住洛奧爾的頭，在額上親了好幾遍，說道：「子爵，我親你，我替你所禱，望你一生快樂。」說完了，叫他走了；馬車一面走，夫人在車內擺手告別，洛奧爾也擺手。阿托士猜出情形，含笑說道：「洛奧爾，你來，我們也該告辭了；你明天早起，就到王爺營裏去；你要好好的睡一夜，今晚你還是個文官，明早你就是個武官了。」洛奧爾道：「我去當軍人了麼？你待我真厚了！」德博理走過來說道：「伯爵，請了，我回寺去。」干狄也走過來，說道：「德博理，請了，我明天要講經，今晚回去預備。」伯爵說道：「兩位，請了，我回去睡二十四點鐘覺，我乏極了。」這三個人相向鞠躬，遞了許多眼色，司克朗看得很明白。

司克朗目送他們出去，自言自語道：「三個人說的話，都是假的；有膽子的人，會有好運氣的，他們許替我爭回郵款來。他們可以用手，我只可以用舌，我却要給他們曉得，我也還有點用處。」司克朗喊道：「尚平，打十一點鐘了，把我車到臥室裏。杜比彌這個女孩子，長得是真不錯。」一面說，一面家人把椅車推到臥室。家人出去，關了門，托那爾街這所房子，燈火都吹滅了。

● 托那爾街 (Rue des Tournelles)

● 司克朗 (Paul Scarron) 生於一六一〇年，死於一六六〇年。關於他的行事，本書已略略說過，此地不再贅

述；惟有一件事想帶便提明，就是此回書內的「印度美人」杜比爾小姐，後於一六五二年嫁給司克朗。

● 拉曼斯 (Le Mans)

● 寶力小姐 (Mademoiselle Pantot)

● 朗布里夫人 (Madame de Rambouillet)

● 米那治 (Ménage)

● 呂唔士侯爵 (Marquis de Luyres)

● 潘多夫人 (Madame de Saintot)

● 勃立那多夫人 (La Renardot)

● 朗布里夫人 (Marquise de Rambouillet)

● 司克特 (Georges de Roudéry) 生一六〇一年，卒一六六七年。他是一個悲劇家，作詩大概並不能算是

「在行」；他和他妹等同作的傳奇——如 Artamède ou le Grand Cyrus (薩答司大帝) 和 Orléans ——在當時

極有名，人家說他妹子有詩的天才，所以署着兩人名字的詩，實在只能說是妹子一人的作品。他的妹子名 *Madelaine*，生於一六〇七年，卒於一七〇一年。

⑤ 即指 *le Grand Cyrus* 和 *Clélie* 兩篇。

⑥ 聖曼奴 (*St. Mandé*)

⑦ 此指鯉魚給梭魚的一封信——亦係阿卑的歌謠小品。

⑧ 即指 *Zeide and Archelais* 一書。

⑨ 芳田繪 (*Romanebleau*)

⑩ 此詩譯本缺，今據原文錄於下，並譯大意：

“Vo pensais que la destinee

Après tant d'injustes malheurs,

Vous a justement couronnés

De gloire, d'éclat, et d'honneurs

Mais que vous étiez plus heureux

Lorsque vous êtes autrefois

Je ne dirai pas amoureux!

Le rime le veut toutefois!"

「我想的是那運命，

在那麼多的磨難之後，

到底給你加上！

光榮，美艷，尊嚴的寶冕；

但是你從前過的日子

許比現在的更加愉快。——

我不願再提起舊日的歡愛了，

雖然詩裏是講要這個。

*Je pensais que ce pauvre Amour,

Qui toujours vous prêtait ses armes,

Est banni loin de votre Cour,

Sans ses traits, son arc, et ses charmes

Ils de quoi puis-je profiter,

En pensant près de vous, Marie,

Si vous pouvez si maltraiter,

Ceux qui vous ont si bien servis¹²

「我想的是那可憐的戀愛，

常是伸臂向着你的，

現在早被你屏斥得遠遠，

沒有他的聲音笑貌在你跟前，

猶如向，你待管那忠心爲你的，

既已是如此這般，

我怎麼還能想到

「親近你會有好處的？」

「Je pensais——nous autres poètes,

Nous pensons extravagamment,——

Ce que, dans l'inneur où vous êtes,

Vous feriez si dans ce moment

Vous aviser en cette place

Venir le duo de Buckingham,

Et lequel serait ex disgrâce

Du duo ou du père Vincent,」

「我想的是——我們那樣的詩人，

想的總是極玄虛的事——

如果正當此時和此地，

忽而你看見來的是公爵巴金汗，

那麼，依你現在的脾氣，

你將要如何辦理；

誰將失望而去呢，——

是公爵麼，還是那維英靈神父？」

按第三首詩末句所舉「維英靈神父」是王后的讎悔人，在這首詩裏，實影射馬薩林主教。

⑤ 杜比壽小姐 (Mademoiselle Françoise d'Aubigné) 她後來嫁給司克朋，那時他已全然癡癡了。

第二十四回 別子贈劍

再說，天亮時候，阿托士起來穿衣服，看自己的臉色不甚好，曉得自己晚上睡不好。起來之後，神情有點疲倦遲疑，同他平日是兩樣的。他先忙打發洛奧爾動身，很細心的同他收拾東西；他揀了一把劍，驗驗劍鋒，驗驗劍柄，看有什麼毛病；拿了一口袋錢，放在衣包裏，叫家人把東西都裝紮好。阿托士樣樣都想到了，足足忙了一點鐘。一切都收拾好了，阿托士推開洛奧爾的房門，輕輕的腳步走進去。

洛奧爾晚上睡覺，忘了拉窗簾，這個時候，日光射進來，洛奧爾還沒醒，頭枕在手上，黑髮覆額，微微出汗。阿托士彎腰低頭，看這個孩子。見他兩眼閉住，滿臉笑容。阿托士一面看，一面追憶起自己少年的事來。前後雖然相隔有許多年，腦筋一觸，便想起來，是極容易的；想起自己少年時候的快樂，被一個女人躑躅了，不曉得將來這個少年被愛情糾纏起來，是什麼樣。自己記得，因為愛情之事，心裏受了無限痛楚，他預料將來洛奧爾恐怕也要受。心裏如此想，那憐憫之意，不禁露出面

上。忽然洛奧爾從好夢中醒了，他看看阿托士，彷彿是曉得他的心思，問道：「你來了好一會了麼？」伯爵道：「洛奧爾，我來了有一會了。」洛奧爾道：「你不喊醒我！」阿托士道：「我想不如讓你再睡一會。昨天我們走的路多，你一定很乏了，你昨晚又睡得遲。」洛奧爾道：「你待我太好了。」阿托士微笑，問道：「你今早好麼？」洛奧爾答道：「我覺得精神好得很。」阿托士露出慈父樣子來說道：「你要記得，你還要長呢；當你這樣的年紀，是最容易過勞的。」洛奧爾道：「是的。」一會，穿好了衣服，阿托士喊了家人來。不過十分鐘，那少年就預備好動身，對家人說道：「你去把我的行李收拾好了。」阿托士道：「你的行李，已收拾好了。我把衣包也收拾好了，你要用的東西，都放好了，我看着你的東西，都擺在馬上了。」家人說道：「伯爵分付的，都辦好了，馬是在門外等了。」洛奧爾道：「你收拾東西，我還在牀上酣睡，你的愛憐之意，太過了。」阿托士很動了情，說道：「原來你還有點愛我意思？」洛奧爾也按不住了，說道：「上帝在上，我愛你敬你。」阿托士十分感動，躲過臉去，說道：「你看看，忘記了什麼沒有？」洛奧爾道：「是的。」這個時候，家人走上前，低聲同阿托士說道：「子爵沒得劍，主人分付我把他昨日掛的劍拿去了。」阿托士道：「我去找一把給他。」洛奧爾沒有注意到他們的譚話，自己下樓去，一面走，一面舉目看阿托士，似在忖度辭別的

時間有沒有到；但是阿托士夷然不動聲色。他們到了樓下，洛奧爾見門外有三匹馬，十分高興，說道：「你也去麼？」阿托士道：「我陪你走一程。」洛奧爾很高興，跳上馬。阿托士慢慢的上了馬，分付家人幾句話，——家人先回到店裏，後來纔跟上他們。洛奧爾一點也不理會，同伯爵一路走，過了新橋，沿河邊走，又過了幾條街，轉入聖丹尼街，家人來了，又向前走，都沒說話。洛奧爾曉得不久就要分手了，阿托士三回兩轉，又教導幾句話，洛奧爾知道是第一次分離，伯爵是疼愛他的意思。

三匹馬出了聖丹尼門，到了某處，阿托士看看洛奧爾的馬，說道：「洛奧爾，你要把馬照應好了。我常同你說的，騎馬人要體恤所騎的馬，你切勿忘記了。你看看你的馬，在那裏出汗，他已經乏了；你看看我的馬，同初出槽一樣。你把韁勒得太緊了。久而久之，成了脾氣，你以後要他轉動得快，就不靈了。騎馬人的性命，有時全靠馬的靈變；你要記得，再過八天，你就要在戰場總御他，不同在習騎學堂的時候了。」說到這裏，又改話柄，阿托士說道：「洛奧爾，你看這是個極好的打鷓鴣的地方。我有一天，看見你放手槍，你把手伸出太遠些，你的手太吃力，描頭就不能准；你放了十二響，只中了九響。」洛奧爾含笑說道：「你是發無不中的。」阿托士道：「我的手略彎一點，就不大吃力，你理會麼？」洛奧爾道：「我依你的法子，現在好多了。」阿托士道：「你不要忘記，你比劍的時

候，太着急進攻。你們年紀輕的人，有許多都犯了這個毛病。你曉得，你進攻的時候，身子一動，劍鋒走的路，就不直；你若是碰見一個老手，他很容易招架的，他就可以趁勢還敬你一劍，你再招架，是來不及的了。」洛奧爾道：「是的。你常使這一手。不過別人沒得你的本事。」阿托士道：「天冷的很，是冬天的樣子。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將來你去打仗，碰見是個人敵個人，我勸你讓敵人先放槍。大約先放的人，描頭不得甚準，你看他舉手的時候，你叫馬往後退，我得力於這個法子，救我的性命，不止一趟了。」洛奧爾道：「你放心，我忘記不了你的指教。」阿托士說道：「我看他們在前頭，捉着幾個偷野味的。」又說道：「洛奧爾，還有一件事，我要你切記。倘若你臨陣受傷墜馬，你要趕快避開，不要在大軍所走的路上，不然，是要被馬蹠死的。不管怎的，你若是受了傷，就趕快通知我，自己不能寫信，煩別人寫，我治傷還有點把握。」洛奧爾說道：「我一定寫信，把情形全告訴你。」阿托士說道：「我們到了聖丹尼了。」他們看見有兩個人，把守城門，內中一個說道：「又來了一個少年，好像也是去投軍的。」阿托士聽見了，問道：「你怎麼曉得的？」守兵答道：「他那個樣子很像，他年紀正合式；他是第二個今天從這裏走過的。」洛奧爾道：「還有一個少年同我一樣的，打這裏走過麼？」守兵道：「那一個是個身材很高的少年，裝扮的十分好看，簡直的是個世爵模

樣。」

兩個人進了城，洛奧爾道：「他說的那個人，倒是個好同伴，但是他那裏能及你這樣照應我。」阿托士道：「我恐怕你趕那個少年不上，爲的是我還有許多話說，說完了，我纔同你分手，那個少年已經走得遠了。」洛奧爾說道：「這也很好。」兩個人在街上騎馬走，走到一個長方式教堂門前，阿托士說道：「洛奧爾，我們下馬罷。與利文，你看住馬，把那把劍拿來。」於是兩個人進了教堂，阿托士拿手探聖水，拿出來，伸給洛奧爾，洛奧爾沾了聖水，畫個十字。阿托士同管教堂的門丁說了幾句話，回頭同洛奧爾說道：「我們跟他進去罷。」門丁開了門，兩個人跟他下樓梯，地窖裏只點了一盞燈，窖裏擺了一個棺材，上罩絨帷，繡着荷花瓣，原來這是路易第十三的棺材，因爲繼位之君，尙未登位，故此暫停着，還沒下葬。

兩個人站在棺前，好一會，說不出話。後來阿托士指着棺材說道：「這一位王上，沒得品，又沒有本事，然而當他在位的那幾年，國裏很辦了幾件大事。現在只有一盞燈，照着他的棺材；從前他在世的時候，也有一個極有本事的人，照着他走路。這棺材裏的人，不是王上，不過是個工具，那一個拿燈照他的，纔算是王上，利用這個不中用的人，辦了許多大事。那一個有本事的人，却是連墳

都沒有，這一個人的脚下，也沒有他的葬身之地。王上的位分，是大的，什麼人都够不上他。當時雖然王上一點都不出色，但是王上的虛榮，是保全到十足的。其中却有兩層的道理：第一層，是王上的本人，那是會死的；第二層，是王上的威力，是不會死的。當日王上很怕那位大臣，後來那位大臣死了，不久王上也跟着死了，彷彿是那位大臣恐怕王上把他經手辦好的事，弄壞了，故此把王上也抓了走。你可曉得，王者之貴，是令人羨慕的，不過只有了空名，沒得個有本事的人替他維持，是不相干的。然而當時主教死了，人人都額手稱慶，真是糊塗了。主教有治國的美才，他們都看不見；主教當日把法國放在自己掌握中，真是爲所欲爲，我當時也會很同他作對，我同幾個朋友都很反對他，幸虧沒被他殺死，大約天意不過要留我，在今日告訴你，就是要你明白君王專制國事的真理：王上是會死的，王上的威權是不可犯的。你往後遇着無所適從的時候，你要記得這個道理。我現在看你的前程，如在雲霧中。你的將來，會比我們從前好些。我們的時候，是要同大臣交涉，王上不過是個虛名的；你現在只要事王上，就是了。你只要替王上辦事，尊敬王上，是不會走差的。假使王上妄用其權，苛待百姓，王上的威權，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洛奧爾道：「我聽你的話，敬上帝，敬王上；我將來倘若殉難沙場，也爲的是上帝，是王上。」阿

托士說道：「你說得很好，很正大，你拿了這把劍罷。」洛奧爾一條腿跪下去接劍，阿托士道：「這口寶劍是我父親的，他是個忠臣。我很用過幾趟，我可以說，我凡有拔劍相向的事，無一件不是光明正大，俯仰無愧的。倘若你的臂膀無力，不能一旦善用這劍，那也很好；爲的是你還要學學，遇着不值得用這劍的事，是不可用的。」洛奧爾把劍接過來，說道：「我有生以來，受你恩養；我看這把劍，如同你給我的一件至寶。」說完，拿嘴去親劍柄。阿托士說道：「子爵，起來。」洛奧爾站起來，同伯爵很親熱的親了幾下。當下伯爵天性發動，說道：「請了請了，你不要忘記我。」那少年喊道：「我永遠不能忘你！倘若我不幸身死，我最後所想的，就是你！」阿托士上了樓，給了門丁一個金錢，對着供桌鞠躬，走出教堂，看見家人，說道：「奧利文，把帶子收緊些。劍掛的太下了，好了。你跟着子爵去，等到吉利樸來了，你交代他，就回來。」洛奧爾，你曉得麼，吉利樸爲人有膽，又謹慎，他一定忠心於你的。」洛奧爾答道：「是的。」阿托士道：「你先上馬，讓我看看你動身。」洛奧爾上了馬。伯爵道：「洛奧爾，請了，我的寶貝孩子，請了。」洛奧爾說道：「請了，我的義父，請了。」

洛奧爾的馬舉步走，阿托士不言語，站在那裏看，看到洛奧爾轉了彎，看不見了，把馬交給一個鄉下人牽住，阿托士又進了教堂，跪在一個黑暗角上祈禱。

第二十五回 波孚越獄四十法之一

再說波孚這兩天過的日子，過得十分着急。波孚爲人，有始有終的；有些人初辦一件大事，與頭很好，後來就冷淡了，波孚却不然。他的膽子極大，是人人知道的；他現在因在監裏五年，不耐煩極了，現既有了脫逃的機會，自然是全副精神，都使出來了。他滿肚都是報仇方法，只要一越獄，就要辦。倘若逃走了，沙華尼平常最肯待他，是第一個不高興；馬薩林是更不必說了，波孚公爵是很熟悉宮裏的祕事的，王后同馬薩林的關係，他也曉得的，公爵若是一旦逃出來，宮裏一定是要震動。他設想主教得了信，跑去告訴王后，說波孚逃了，那種慌亂的情形；公爵一面想，一面微笑，高興的很，覺得自己彷彿是已經逃出監了。他作了好幾回這種夢。有一天，他夢醒了，看見自己還在監裏，拉勒米在對過坐，擗鬚，還聽見八個看守的人談笑。只有一件事，眼看了是滿意的，就是吉利模。他原先恨到他入骨，這兩天變了，他的後半生全有依靠了。吉利模外貌一點也沒變，拉勒米還是相信他的。拉勒米心裏倒想是寬待波孚的，吉利模作出來的樣子，却十分苛刻。

拉勒米很想把那頓飯安排得法，叫波孚高興。却有一層，拉勒米有餘病，他曉得晚飯有好酒好菜，馬徒的接手人還告訴他，有一個麵裹的大酥盒，餡子是用野雞片的，這回的酒，比前回的更加好；有了這幾樣好處，更加波孚同他原是很相得的，拉勒米想到這裏，以為吃晚飯的這一天，就是他一生一世最滿意的日子了。他忙了一早起，還自己跑到對過酒店看看。馬徒接手的人，又加倍巴結，作了一個大酥盒，頂上還有波孚公爵的繪章。盒子裏頭，此時還是空的，旁邊擺好了兩隻鷓鴣，一隻野雞。拉勒米看見了，饑涎直流，跑回去，擦手跳腳的，告訴了波孚。模樣都很順當，這時沙華尼早已告假走了，所有的事體，都交把拉勒米。吉利模出來進去，滿臉的不高興。

早上公爵同拉勒米打球，吉利模早已招呼公爵，叫他事事留心；吉利模前走，波孚跟着走，所走的路，就是晚上越獄時應走的路。他們這趟打球，是在小院子裏，那個地方很靜，從來沒什麼人到的，平常連守兵都沒有，打球的時候，纔有守兵，因為監牆甚高，可以無須了。未到這個院子之前，先要開三層門，門上鑰匙，各自不同。到了院子，吉利模爬上一個牆洞，把兩隻腳掛在牆外，公爵會意，繩梯是掛在那裏，拉勒米自然是莫名其妙。他們兩個人動手打球，公爵打得很好，拉勒米全輸了。有四個守兵替他們拾球，打完了，公爵笑拉勒米打得不好，給了守兵兩個路易，賞他們吃酒。守

兵同拉勒米請示，拉勒米叫他們到了晚上纔許去吃酒。拉勒米的意思是還要自己安排晚飯，恐怕自己走開，沒人看管。

越獄的事，樣樣都布置得很好，就是公爵自己辦，也不過如此。後來鐘打六下，他們是七點吃飯，這時候樣樣都擺好了。旁邊一張小桌，擺了那個大酥盒，盒頂還有繪章；那個酥盒子的皮，顏色可愛，烤得很透的了。餘外別的菜，色色俱佳，不由得人不饑。這個時候，人人都不耐煩，——幾個守兵要去吃酒，拉勒米要動手吃晚飯，公爵要越獄。只有吉利模一個人，臉上彷彿是個死的，一點什麼勁靜，也看不出來；他從前在阿托士身邊學的本事，現在很有用了。公爵常常的看他一眼，是有點不放心的意思。拉勒米先分付守兵出去吃鍾酒，替爵爺祝壽，然後把房門都鎖了，把鑰匙都藏起來，指指桌子，意思是要公爵動手吃。公爵看看吉利模，吉利模看看鐘，只到六點一刻，約好的時候是七點鐘，還要等三刻鐘；公爵要等一回纔動手，故意的說，要看完一章書。拉勒米要曉得是本什麼書，就這樣有趣味，從肩膀後頭看過去，原來是羅馬大將愷徹的戰記，原是拉勒米遠了獄章，我來借把公爵看的。拉勒米心裏打定主意，從此以後，再不違犯獄章了。一時既不動手吃，他就去忙開酒瓶，看看大酥盒子。

到了六點半鐘，公爵從椅子上起來，很認真的說道：「古人之中，愷愷是個最大的人物，無疑了。」拉勒米道：「你看是的是麼？」公爵道：「是的。」拉勒米道：「據我的意思，我看還是漢尼博，是個最大人物。」公爵道：「何以見得？」拉勒米大笑，說道：「爲的他沒有留下一本戰記。」公爵會意，自己坐下，請拉勒米在對面坐。拉勒米是不用請兩趟的。天下神氣最足的，總比不過害饒病的人，坐下吃好東西時候的臉。等到吉利模把湯送到拉勒米跟前的時候，拉勒米那副高興臉，是形容不出來的。公爵看看他，微笑，說道：「若是有人說，現在法國還有人比你還快活的，我是萬不相信的。」拉勒米道：「你說的不錯。我自己也曉得，如果我的肚子餓了，那是再沒有比坐下吃東西舒服的。況且主人又是個顯理第四的孫子，那是自然要加倍快活的。」公爵點頭，謝他的恭維。吉利模那時正站在拉勒米背後，聽了微笑。公爵說道：「講恭維話，是沒第二個人趕得上你的。」拉勒米高興極了，說道：「我不是瞎恭維，我是一番真意。」公爵道：「然則你真是我的朋友麼？」拉勒米道：「當真的，如果你出了監，我是很想你的。」公爵道：「你這個同我要好的法子，真是奇怪。」拉勒米道：「倘若你真出了監，你曉得將來怎麼樣？你在宮裏，還是不得了的，不過出了威英桑監，再進巴士狄監，沙華尼雖然不好，管巴士狄監的官，更不好。」公爵那時常常的看鐘，恨不

得鐘針快走，聽見拉勒米談到這樣的怪話，倒覺得有趣。拉勒米說道：「一個和尚的兄弟，同立殊理主教同一派的，有什麼道理？公爵，你真是運氣好，是王后送你來的。我聽說王后待你還好。你在這裏，有很好的地方散步，有打球的地方，還有許多新鮮空氣。」公爵道：「拉勒米，我聽你這樣說，我很有點捨不得你。」拉勒米道：「爵爺，你真是對我不住。但是你可曾想過越獄？」公爵道：「也許是個馱主意。但是我很想過要越獄，到了這個時候，越獄的思想，還是有的。」拉勒米道：「你相信那越獄的四十法子麼？」公爵道：「我相信的。」拉勒米道：「爵爺，我們兩個人，是頂好的朋友，你何妨告訴我你那越獄四十法之一呢。」公爵道：「我很高興告訴你。」吉利模拿酥盒子來，拉勒米往後，靠住椅背，舉起那鐘紅酒，一隻眼對着燈光看。公爵兩眼看鐘，那時還差十分到七點。吉利模把大酥盒擺在公爵面前，公爵拿銀刀子切酥皮。拉勒米說：「鋼刀好用。」把自己的鋼刀，遞過去。公爵接了刀，說道：「謝謝你。」拉勒米道：「我要聽你越獄的法子。」公爵道：「我有一個法子，我看是最好的，我常常要先試的。」拉勒米道：「你告訴我。」

公爵一手拿叉，插住酥盒子，一手拿刀，打了幾個圈，說道：「第一層，先要個好管監，同你一樣。」拉勒米道：「有了這個人，怎麼樣呢？」公爵道：「我有了這個人，我就同自己商量，說道，我有了了

個好人，我就要運動他，去找一個我老朋友手下的人，可以串同越獄。」拉勒米道：「這個主意，倒不錯。」公爵道：「我心裏是這樣想，不過我要找的朋友，總要是反對主教的，凡是君子，都應該反對主教的。」拉勒米道：「不要太響，你不要在這裏說這種話。」公爵道：「我運動好了你，找着這樣的一個人，那個人得了上司的信用，我自然就能同外邊的人通信了。」拉勒米道：「你有什麼法子，傳信到外邊呢？」公爵道：「那是極容易的。譬如說，我們常打的球，就可以用。」拉勒米道聽得很有趣，說道：「用球麼？」公爵道：「是的。我把法子告訴你。我把一個球，打過牆頭，外邊有人拾了，球裏有封信，他收了這個球，另外拋一個進來，用這個法子，我們可以內外遞信，沒人猜疑。」拉勒米道摸摸耳朵，說道：「可了不得，幸虧公爵告訴我，我以後要留心看球了。」公爵微笑。拉勒米道：「說來說去，這不過是個裏外通信的法子，不是越獄的法子。」公爵道：「這個起頭，就辦得不錯了。」拉勒米道：「難以再有進步。」公爵道：「不見得。譬如我給朋友一封信，說是某日某時，牽兩匹馬在塹外等……」拉勒米道：「等了，怎麼樣呢？難道那兩匹馬飛過牆頭，進來接你出監麼？」公爵道：「不是這個樣子，我有法子下去。」拉勒米道：「你怎麼樣下去？」公爵道：「用繩梯。」拉勒米道要笑，笑不出來，說道：「你總不能把繩梯藏在球裏。」公爵道：「不藏在球裏，也可以藏在別的東西裏。」

拉勒米道：「藏在別的東西？藏在別的東西到底藏在什麼東西裏頭？」公爵道：「譬如說的話，藏在酥盒裏，也使得。」拉勒米喊道：「藏在酥盒裏麼？」公爵道：「又譬如我的老總管諾曼德盤了馬徒的店。」拉勒米臉變了色，說道：「什麼？」公爵道：「你不曉得麼？拉勒米是有饑癆病的，他嘗嘗諾曼德的酥盒子，嘗出滋味來，就保舉給我；我要了一個，請拉勒米同吃，看守的兵走開了，只留吉利模伺候，吉利模就是我的朋友薦給拉勒米的，吉利模同我串通越獄，約定七點鐘動手，幾分鐘之前……」拉勒米出了一頭汗，看看鐘，說道：「幾分鐘之前……」公爵道：「幾分鐘之前，我打開酥盒子的酥皮，」一面說，一面打開了，又說道：「打開酥皮，裏頭有兩把小刀，一條繩梯，一個堵口梨；我拿了一把小刀，指着拉勒米胸口，我就說，我的朋友，對不起你，你若是動一動，喊一聲，我就要你的命。」公爵還沒說完，早已站起來，拿着一把小刀，指着拉勒米胸口，當下吉利模不慌不忙的，也拿了小刀繩梯堵口梨。

拉勒米看看這幾樣東西，十分害怕，說道：「你難道真要我的命麼？」公爵道：「你不攔阻我，我一定不殺你。」拉勒米道：「我讓你逃了，我自己不得了。」公爵道：「不要緊的，你丟了差使，我賠補你。」拉勒米道：「你打好了主意，不住在監裏麼？」公爵道：「你問的倒好。」拉勒米道：「沒得

叫你留戀的事麼？」公爵道：「沒得留戀，我今晚要自由。」拉勒米道：「倘若我攔阻你，或是喊救？」公爵道：「我一定死在你的命。」這個時候打七點鐘，吉利模先是不響，忽然說道：「七點鐘了。」公爵道：「七點鐘了，時候到了。」拉勒米覺得不攔阻，有點問心不過，略作攔阻的樣；公爵纔了眉頭，把小刀輕輕的刺，刺穿衣服，刀尖子剛到皮膚，就住了。拉勒米道：「够了，我不再動了。」公爵道：「我們趕快動手。」拉勒米道：「爵爺，我還求一件事。」公爵道：「什麼，趕快說。」拉勒米道：「請公爵把我細起來。」公爵道：「爲什麼？」拉勒米道：「顯得我不是你的同謀。」吉利模對他說道：「伸出手來。」拉勒米道：「不是在前細，在後細。」公爵道：「拿什麼東西細？」拉勒米道：「拿爵爺的腰帶。」公爵脫了帶子，交把吉利模，吉利模把拉勒米兩手細在背後。吉利模道：「你的脚。」拉勒米伸出腳來。吉利模撕了飯桌的手巾，也細好了。拉勒米道：「還有我的劍。」公爵解了鞋帶，把刀柄網緊在轡上。拉勒米道：「把梨拿來堵我的口，不然，他們要問我爲什麼不喊救。」吉利模塞他的口，拉勒米使眼色，彷彿是還有話說。公爵道：「你有什麼說的？」拉勒米道：「爵爺要記得，倘若是我不得了，我家裏還有妻子。」公爵道：「你只管放心。」吉利模堵他的嘴。原來這個東西，形狀像個梨，內裏有簧，放進嘴裏，簧鬆則梨自張大，把口堵得嚴嚴的。塞了之後，拉勒米倒在地下，又推

倒幾把椅子，裝作爭打之狀。吉利模從拉勒米口袋裏把所有鑰匙都拿出來，開了房門，重復關了，鎖好，同公爵兩個人，向小院子跑。先開了三層門，到了打球場，恰好一個人都沒有。公爵跑到牆頭，往外一看，果然看見塹外有三個騎馬的人，牽着兩匹馬，公爵同他們使手勢，曉得他們是在牆外候他的。吉利模把繩梯掛好，原來是一條扭緊的絲繩子，橫綁一條棍子，人坐在棍子上，絲繩子自己反扭，漸漸放鬆，落至地面。

公爵道：「走」吉利模道：「我先走麼？」公爵道：「自然是你先走。他們把我捉了，不過叫我重新歸監，若是把你捉了，他們要絞你的。」吉利模說道：「不錯的。」他坐在小棍上，慢慢的往下墜，公爵很着急的，看着他向下墜。墜落四分之三，絲繩忽然斷了，吉利模跌在塹內；公爵喊他，他不響，一定是傷重了，動也不動，有一個在塹外等的人，登時跑下去，用繩網好吉利模，三個人把他拉上去。塹內的人說道：「請爵爺下來，你只要離地一丈五，就可以跳下來，草地很軟的。」公爵就墜下來。這一趟沒得短棍了，要慢慢的緣繩爬下來，爬下五丈，不到幾分鐘，爬到繩盡頭，離地有一丈多高，一放手，落在地下，一點沒傷。跑到塹外，看見盧時伏；那兩個人，他却不認得。吉利模暈過去了，還沒醒，他們把他放在馬上，綁牢了。公爵道：「往後我再謝你們，不要耽誤了，上馬，上馬，那個愛我

的，跟我走。」跳上馬，一面跑，一面喊道：「自由了！自由了！」

第二十六回 達特安告奮勇

再說達特安到了李洛阿支了錢。從李洛阿到巴黎原要走四天的，達特安第三天下午四點鐘，到了聖丹尼門，前幾年，他只要四十八點鐘，就可以跑到，現在却被阿托士趕過他的頭，阿托士後他三點鐘起行的，却比他早到二十四點鐘。巴蘭舒歇得久了，不慣快跑，達特安很埋怨他。巴蘭舒說道：「一個開糖食店的人，四天走四百里，不算慢的了。」達特安問道：「你當真立定主意作買賣麼？」我們把事體辦完了，你還是回去做生意麼？」巴蘭舒道：「跑來跑去的日子，你是過慣的；你看看阿托士，誰看得出來，從前他是個最肯冒險的軍人，——現在他住在家裏，作個鄉紳。你也曉得的，最滿意的是過個安樂日子。」達特安道：「你這個老光棍。我們到了，他們搭好架子，預備絞你。」果然他們到了巴黎，巴蘭舒趕快把帽子往前戴，不叫人認得他。達特安扭扭鬍子，爲的是想起頗圖斯來，心裏納悶，不曉得頗圖斯能否捨得離開安樂日子，重當軍人。

達特安轉過一條街，看見頗圖斯在諾華禮客店窗口，穿一件藍絨衣，繡了銀花，不停的打呵

欠。街上走的人，很羨慕他的富貴模樣，很不明白他爲什麼還有厭世的意思。過了一會，他看見達特安主僕，喊道：「達特安，你來了麼？」達特安道：「我回來了。」兩個人下了馬，就有許多人圍攏來看，後來主僕兩人露出很難看的顏色，那些人都見機走開了。頗圖斯已經走來，說道：「這個地方，沒得好馬房。」達特安道：「那却不好。」頗圖斯道：「我也不喜歡這個地方。」女店主米狄林走來，聽見頗圖斯的話，臉上變了色，爲的是怕有前趨達特安同瑞士兵打架的事。誰知達特安並無生氣意思，反去同頗圖斯說道：「我的好朋友，我明白了；這裏的天氣，不如你那裏好。不要着急，我們不久就要換天氣了。」頗圖斯道：「幾時？我盼望趕快走。」頗圖斯一面說話，達特安聽見門後有呻吟之聲，看見牆上有個極大極圓的影子，纔曉得是摩吉堂在那裏啼。達特安說道：「摩吉堂，我恐怕你在這裏不大慣？」頗圖斯道：「他說這裏的菜，頂不好。」達特安道：「爲什麼他自己不去動手？」摩吉堂歎氣說道：「這裏沒得肥鯉魚，不像我們大人池子裏養的；又沒得肥鷓鴣，不如我們大人樹林裏的；我在酒庫裏，很找過，找不出一瓶好酒來。」達特安道：「摩吉堂，我有要緊事，來不及安慰你了。」說完，把頗圖斯拉開，說道：「杜威朗，我看見你穿了大衣，很高興，我就要領你去見主教。」頗圖斯睜大眼睛，很詫異的問道：「領我見主教麼？」達特安道：「那有什麼害怕？」

顏圖斯道：「我不是害怕，是詫異。」達特安道：「你不必着急，他同從前的主教不同，他不叫你害怕的。」顏圖斯道：「究竟總算是到宮裏。」達特安道：「算不了什麼宮。」顏圖斯道：「王后總在那裏。」達特安道：「王后只好算是沒有的了，我們並不是去見她。」顏圖斯道：「我們立刻就要到王宮麼？」達特安道：「爲的不要耽誤時候，我要借你的馬用了。」顏圖斯道：「我有四匹，隨你用罷。」達特安道：「現時我只要一匹。」顏圖斯道：「不帶家人麼？」達特安道：「我們帶摩吉堂，他還有用，巴蘭舒是不必在那裏露面。」顏圖斯道：「爲什麼？」達特安道：「主教不大喜歡他。」顏圖斯道：「摩吉堂，配好某馬，某馬。」摩吉堂道：「我騎某馬好麼？」顏圖斯道：「你騎匹好點的馬；我們今天進宮，你要裝得好看些。」摩吉堂放心了，說道：「哦，原來我們不過來望望，就要回去了。」達特安道：「摩吉堂，不過這樣，但是你要把手槍都預備好了，以防不測。」摩吉堂爲的是不喜歡要帶兵器，又歎一口氣。顏圖斯說道：「達特安，你說的不錯，只要帶摩吉堂去，很够了，他的樣子，很可以見人。」達特安聽了，微笑。顏圖斯說道：「達特安，你還不去換衣服？」達特安道：「我就這樣去。」顏圖斯道：「你一身都是塵土，靴子上全是泥。」達特安道：「主教一看，就知道我是趕緊回來的，一點時候沒耽擱。」摩吉堂牽了三匹馬來，達特安上了馬，人家看不出他是纔跑了幾天。

的。達特安說道：「巴爾符，把我的長劍拿來。」頗圖斯指指自己的劍，說道：「我今天掛宮劍。」達特安道：「你帶把尖刀罷。」頗圖斯道：「爲什麼？」達特安道：「我說不出什麼來，不過是穩當些。」頗圖斯道：「摩吉堂，把我的尖刀拿來。」摩吉堂道：「這豈不是預備打仗麼？你明白告訴我，我也好好的預備。」達特安道：「摩吉堂，我們時時刻刻都要預防不測，你是曉得的，我們從來不跳舞的。」摩吉堂道：「這話不錯。」說完了，全身披掛起來。三個人上了馬，向主教府裏來，七點一刻，到了。這一天是平替歌佳節，路上遊人極多，很看這兩個，一個是簇新的打扮，一個是滿身塵土，又看見摩吉堂，非常肥胖，倒覺得有趣。那個時候，西班牙人◎作的一本小說，叫唐貴薩，◎風行一時，有許多人就說，那胖子一定是三歌，◎丢了主人，重新又找了兩個。

三個人到了府，火槍營值班找着主教的家人，把信給他看，家人進去通報。達特安回頭看頗圖斯，見他有害怕的意思。達特安說道：「你不必害怕，大鷹的眼是早閉了，現在不過是個小鷹；你不要怕，擡起頭來，同你在礮臺角的時候一樣。你見了這個意大利人，不必十分客氣，他看見你越謙恭，他越要估你的便宜。」頗圖斯道：「我曉得。」家人來說道：「主教請見。」主教坐在那裏，面前擺了一張郵款單，把那些人名字，鈎去了許多；看見兩個人進來，主教說道：「呀，達特安，原來是

你麼？你回來得很快，我歡喜極了。」達特安道：「是的，你分付我，我就趕快回來，我把杜威朗帶來見你，他是我的好朋友，原叫顏圖斯。」顏圖斯很恭敬的鞠躬。馬薩林說道：「極好看的一個軍人。」顏圖斯伸直腰。達特安道：「他是國裏有名的比劍好手，人人都曉得的。」顏圖斯對達特安鞠躬，謝他恭維的意思。馬薩林是最喜歡看狀貌魁梧的軍人，看見顏圖斯肩膀很寬，兩手粗壯，有他這樣人幫忙，是極好的。

主教見了顏圖斯，想起他們當日原有四個人，問道：「還有兩位呢？」顏圖斯正想答語，達特安攔住他，先說道：「他們兩個，因有事，現在不能來，不久也就要來的。」主教問道：「這位願執兵器替我們出力麼？」達特安道：「是的，他一片忠心出來幫忙，他是個很有錢的人。」馬薩林最恭敬有錢人的，說道：「他很有錢麼？」顏圖斯道：「我一年有五萬利華進項。」馬薩林微笑，又道：「那麼真是一片忠心來幫忙的了。」達特安道：「大人大約是不甚相信有這等的忠心麼？」馬薩林一手托着臉，靠在桌上，問道：「達特安，你看怎麼樣？」達特安道：「我是相信的，猶如相信姓下必有名；但是替人出力，自然也望點報酬。」主教道：「你的朋友想什麼報酬呢？」達特安道：「大人要曉得，我的朋友有三處產業，一處叫杜威朗，在某處，一處叫德巴禮，在某處，一叫披理方，在某

處；他的意思，將來要一個男爵，保護他各處的產業。」馬薩林聽見頗圖斯要的是爵，不要他掏腰包，心裏着實高興，說道：「這個很好辦的。」頗圖斯走上前一步，說道：「我將來就是個男爵麼？」達特安一隻手牽住他的肩膀，說道：「是的，我不是早告訴過你了麼？」馬薩林問道：「達特安，你要什麼呢？」達特安道：「我要大人曉得，前主教升我做火槍營幫統，已經有二十年了。」主教道：「我明白了，你要我升你作統領。」達特安鞠躬。主教道：「這件事，可以辦得到，我們往後想法子罷；杜威朗，你喜歡辦什麼事，還是願意在城裏，還是喜歡到鄉下呢？」頗圖斯正要答，又被達特安攔住，替他答道：「杜威朗同我兩個人，都喜歡辦特別的事體；別人不敢辦，或是不願意辦的事，我們都喜歡辦。」主教想了一會，答道：「我原不甚想要你們辦例行的事，現在有幾件事，我覺得很着急……上帝呀，出了什麼亂子？」這個時候，前廳忽然有許多人的聲音，一個人滿身塵土，推開主教的房門，喊道：「主教，主教，主教在那裏？我立刻要見主教！」馬薩林以為這個人來行刺他，把椅子推向後，達特安頗圖斯兩個人，攔住進來的人。那個人說道：「我是普安士親兵營幫統，在威英桑當差，我只要同主教說一個祕密話。」主教知道有要事，叫達特安頗圖斯兩個人站遠些，主教對那人說道：「你快說有什麼事？」那人說道：「波孚公爵越獄逃走了！」馬薩林聽了，大喊一

聲，身子往後靠，臉上登時變色，說道：「越獄跑了！波孚逃走了麼？」那人說道：「我看見他逃走的。」
 主教道：「你爲什麼不放槍？」那人道：「他已逃得遠了。」主教道：「沙華尼幹什麼？」那人道：「他告假回家。」主教道：「拉勒米呢？」那人道：「他在監房裏，被人細了嘴，已堵住了，身旁有把小刀。」
 主教道：「他有一個幫忙的。」那人道：「他是同謀的，同波孚同逃了。」主教聽了，狠哼一聲。

達特安走上前，說道：「主教許我說，我看我們現在不可耽誤時候。」主教道：「你有什麼辦法？」
 達特安道：「只要主教發令，叫人追趕，還可以把公爵追回來的。他要跑六百里，纔能趕到邊界。」
 主教道：「叫誰去追趕？」
 達特安道：「我去追趕。」
 主教道：「你捉得着他麼？」
 達特安道：「爲什麼不能捉！」
 主教道：「他是騎馬，還拿了兵器。」
 達特安道：「假使主教叫我去捉魔鬼，我也要去抓住他兩隻角，拖來見大人。」
 頗圖斯道：「我可以幫忙。」
 主教道：「你也願去，好極了；但是公爵一定拚命拒捕的。」
 達特安眼光如火的，說道：「我們許久沒機會了，但是我們去同他打，試試看，頗圖斯，是不是？」
 頗圖斯道：「我們同他打。」
 馬薩林道：「你們還趕得上麼？」
 達特安道：「如果馬好，是可以的。」
 主教道：「也好，你們帶幾個人，去追趕公爵罷。」
 達特安道：「沒有別的分付麼？」
 馬薩林道：「我給你一件公文。」
 拿起筆來，寫了幾行。
 達特安道：「請大人再加幾句話，碰見

路上有馬，隨我們搶來用。」馬薩林道：「很好，你們辦的是王上的事，可以那樣做的。公文寫好了，帶了去罷。」又對頗圖斯說道：「杜威朗，你要記得，如果你捉住波孚公爵，子爵是你的了。至於達特安，還說不定；只要你把公爵捉回來，不問生擒死活，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達特安拉了頗圖斯的手，說道：「我們走罷。」頗圖斯同他兩個人跑下樓梯，叫親兵們跟他走，一面分付配馬。達特安同頗圖斯上了馬，摩吉堂也上了馬，有十個親兵願跟去。達特安說道：「跟着走！」頗圖斯道：「向前走！」一羣人拍馬走了。達特安道：「我對你說，有熱鬧事辦，我沒騙你。」頗圖斯道：「你說着了。」兩個人看見摩吉堂跟在後頭跑，辛苦得了不得，他出的汗，比馬還多。十個親兵跟在後頭。

這羣人在街上狂奔，引了許多人出來看，街上的狗亂吠；在某街轉彎的時候，達特安碰倒一個，以為是很不相干的事，不去管他，一直向前跑。看官要曉得，世界上的事，沒有什麼要緊不要緊，有相干沒相干，達特安因為碰倒那個人，幾幾乎推倒法國的王位。

◎西班牙人 就是西班牙偉大的小說家塞瓦提司（Cervantes），生於一五四七年，卒於一六一六年。

◎唐貴薩（Don Quixote） 就是塞瓦提司所著的小說，影響於世界文學極大。這部小說是一篇武士唐

貴薩抱了一己的空想去改造社會，終為社會的習俗與成見所擊敗，悵悵而死。中國有不全的節譯本，名瘋俠傳。

◎三歌(Sango) 就是唐貴薩中間唐貴薩出門冒險時所用的跟人；在書中，這個三歌是一個胖得可笑的 人，常騎一匹。

◎馬壽林這句話含有暗問顯圖斯是否全然不望報酬的意思。

第二十七回 追趕波孚公爵

再說達特安這一羣人向威英桑跑，不到一會，離了城，進入大樹林，出來的時候，望見威英桑。達特安在前，頗圖斯緊跟在後，摩吉堂同親兵們在又後。前面有一個山，達特安上山，看見有一羣人，在監牢那一邊，知道是波孚從那裏逃的。過了幾分鐘，他到了那一羣人站的地方，看見他們在那裏看絲繩步梯，——還掛在上頭牆洞，——牆頭上巡兵走來走去，一個小兵官，帶着幾個兵，守住公爵上馬的地方。

達特安跑上去，小兵官說道：「閒人不許在這裏！」達特安道：「這句話，管不着我，有人去追趕沒有？」小兵官道：「已經有人去了，但是公爵們騎的馬，都是好馬。」達特安問道：「公爵有幾個人？」小兵官道：「四個人，還有一個受傷的。」達特安道：「頗圖斯，你聽見麼？他們只有四個人。」頗圖斯聽了，很得意。達特安道：「他們走了多少時候了？」小兵官道：「兩點零一刻鐘。」達特安道：「兩點零一刻鐘，還不十分遠。我們騎的也是好馬，頗圖斯，是不是？」頗圖斯因恐怕傷了馬，歎

一口氣。達特安問道：「他們向那條路跑的？」小兵官道：「我奉命不許告訴人的。」達特安從身上拿出公文來，說道：「我是奉王命的。」小兵官道：「你去同管監官說罷。」達特安道：「管監官在那裏？」小兵官道：「他在鄉下裏。」達特安聽了，大怒，把公文打開，左手拿把小兵官看，右手拿小手槍對住他的頭，說道：「這是王命，你好好的答我，不然，我放槍打死你！他們到底向那裏走的？」小兵官看見他認真起來，答道：「他們向萬度晤地方走的。」達特安問道：「從那一個門出去的？」小兵官道：「從某門出去的。」達特安道：「你倘若騙我，明天就把你絞了。」小兵官道：「你若捉得着他們，你不會回來絞我的。」達特安聳聳肩，分付衆人跟他走了。

原來公爵逃走之後，看城門的把門關了，達特安很恐嚇了一會，纔出了城，又就誤了十分鐘。過了這個關，他們拚命的趕，但是馬的快慢，不是一律的，第一點鐘之後，已經有幾匹趕不上了，留下三四，有一匹已經死了。達特安不肯回顧，頗圖斯對他說了情形。達特安道：「不管他，他們只有四個人，只要我同你趕上了，不怕他們。」頗圖斯說道：「可不是。」又跑了兩點鐘，走了一百二十里，馬在那裏發抖，人的嘴，馬的嘴，都是法。頗圖斯道：「我們讓馬歇歇罷。」達特安道：「不然，我們只好趕，趕到馬走不動，再說。看路上的馬蹄印子，他們走過了不到一點鐘。」他們再趕，又趕了二

十里，摩吉堂的馬倒了，顏圖斯歎氣說道：「一匹好馬死了！」達特安道：「不要緊，主教賠你一千個畢士度。」顏圖斯道：「我不要。」特達安道：「我們只管趕。」顏圖斯道：「只要馬能走，」話還沒說完，達特安的馬，不能走了。達特安還要強他跑，那馬倒了。顏圖斯道：「又倒了一匹好馬。」達特安很着急，撕自己的頭髮，說道：「我們只好不走了。」顏圖斯，把你的馬給我，呀，幹什麼？」顏圖斯道：「我不好了，我的馬也不濟了！」一面說，一面那馬倒下來。顏圖斯下馬，達特安還想把馬扶起來，那馬的鼻子噴出許多血來。顏圖斯道：「倒了三匹馬，騎着什麼走？」忽然聽見有馬嘶聲。達特安道：「你聽聽。」顏圖斯道：「什麼？」達特安道：「馬嘶。」顏圖斯道：「許是我們的人，趕上來了。」達特安道：「不是的，在前頭。」顏圖斯掉轉頭，聽聽，說道：「是別人。」摩吉堂把馬放在路邊，跑上來，說道：「我的馬，一步都不能走了。」那時天已晚了，顏圖斯聽見第二次馬嘶。達特安道：「在我們前頭五百碼上下。」摩吉堂道：「前頭五百碼，有一間小房子。」達特安問道：「摩吉堂，你的手槍怎麼樣？」摩吉堂道：「在身邊。」達特安道：「顏圖斯，你把手槍拿出來。」顏圖斯道：「拿了。」達特安自己也拿了手槍，說道：「很好，顏圖斯，你可曉得，我們應該怎樣辦法？」顏圖斯道：「我不曉得。」達特安道：「你曉得，我們辦的是王上的事。」顏圖斯道：「這個我曉得。」達特安道：「我

們去搶那馬，替王上辦事。」顏圖斯道：「是的。」達特安道：「我們立刻就去辦，不要耽擱。」

於是三個人悄悄的，慢慢上前，走到轉彎地方，從樹林看見燈光，達特安低聲說道：「那裏就是房子；我領路，你們跟住我。」於是三個人挨着樹走，離房子有二十步路，卻沒被人看見。他們往裏看，看見橫梁掛一燈，照着四匹好馬，有一個馬夫刷馬，鞍勒擺在房邊。達特安打手勢，叫他們立在那裏，自己上前說道：「我要買你的馬。」馬夫回過頭來，看看達特安，十分詫異，一句也不響。達特安道：「你聽見我的說話麼？」馬夫道：「聽見。」達特安道：「你爲什麼不答？」馬夫道：「爲的是我們的馬不是出賣的。」達特安一手去牽頂近的馬，說道：「我只好牽了。」同時他的兩個同伴，走上前，各牽一匹。馬夫道：「這幾匹馬，今天走了六十里，纔卸了鞍，不到半點鐘。」達特安道：「歇過半點鐘，很有馬力了。」馬夫喊救。達特安他們方配上鞍子，總管出來了，看見這樣情形，大吵起來。達特安道：「好朋友，你如果再多說一個字，我把你的腦袋打通了。」隨即把手槍拿出來。總管說道：「難道你不曉得這是蒙伯察的馬麼？」達特安道：「更好了。他的馬，一定是好的。」總管退向門說道：「我要喊人來的！」達特安道：「我也喊我的人。我是御前火槍營的兵官，我有十個親兵在後，你聽見馬蹄響麼？再過一會，你就看見他們了。」——其實並不聽見馬蹄響，但是總管

害怕，側着耳朵聽。達特安道：「顏圖斯，你配好鞍子了麼？」顏圖斯道：「我配好了。」達特安道：「摩吉堂，你弄好了沒有？」摩吉堂道：「我也弄好了。」達特安道：「我們上馬走罷！」三個人上了馬。總管喊道：「我們的人，來呀！裝好火槍，打這班強盜！」達特安喊道：「快跑！他們要放槍。」三個人同一陣狂風似的跑了。總管喊道：「幫忙，幫忙！」達特安在馬上回過頭來說道：「你要小心，不要打死了自己的馬。」總管發號令放槍，路上忽然一道光，三個在馬上聽見槍響，同彈子飛過的聲音。顏圖斯道：「他們放槍，同馬夫放的一樣；從前立殊理主教的時候，放的槍比他們好些。」摩吉堂，你還記得我們在克拉圍路上的事麼？」摩吉堂道：「我從前中槍的地方，現在還覺得痛呢。」顏圖斯道：「達特安，你看我們追趕的路對麼？」達特安道：「聽見剛纔總管說的話麼？」顏圖斯道：「說什麼？」達特安道：「他說這幾匹馬是蒙伯桑的。」顏圖斯道：「怎麼樣呢？」達特安道：「蒙伯桑是蒙伯桑夫人的丈夫。」顏圖斯道：「怎麼樣呢？」達特安道：「蒙伯桑夫人，是波孚公爵的情人。」顏圖斯道：「我明白了，這幾匹馬是蒙伯桑夫人替公爵預備的。」達特安道：「是的。」顏圖斯道：「原來我們現在騎的馬，就是公爵他們剛纔騎的。」達特安同他開頑笑，說道：「我的顏圖斯，你料事的本領，真了不得！」顏圖斯說道：「你說的不錯。」

他們又跑了一點鐘，馬嘴的白沫都滿了，馬身兩旁，滴出血來。達特安道：「我好像看見什麼。」
 頗圖斯道：「天這樣黑，你可以看見什麼，你真是聰明了。」達特安道：「我看見火星。」摩吉堂道：「我也看見。」頗圖斯道：「我們真趕上了麼？」達特安的馬看見一匹死馬，驚了，向旁邊閃。達特安道：「這裏有匹死馬。」頗圖斯彎了腰聽，說道：「我聽見馬蹄響。」達特安道：「沒有的事。」
 頗圖斯道：「好幾匹馬的聲音。」達特安道：「恐怕不是他們。」頗圖斯道：「這裏又有一匹。」達特安道：「死的麼？」頗圖斯道：「早死的了。」達特安道：「有鞍子沒有？」頗圖斯道：「有鞍子的。」
 達特安道：「一定是他們了。」頗圖斯道：「好極了，我們趕得上捉他們。」摩吉堂說道：「我恐怕他們的人，比我們多，不是我們捉他們，反是他們捉我們。」達特安道：「胡說！我們追趕他們，他們一定以為我們的人多，他們害怕，自己就先分散了。」頗圖斯說道：「不錯的。」達特安道：「你看見麼？」頗圖斯道：「我看見的好些火星。」達特安喊道：「快跑，快跑！再過五分鐘，我們就趕上了！三四馬狂奔上前，不過一會，果然看見前面有一隊黑影。」

第二十八回 故友相逢

再說達特安他們十分勉強的，向前又跑了十分鐘，看見前頭的黑影，分作兩隊，越看越大，再過一會，看得清楚，是兩個騎馬人。達特安喊道：「哈，有兩個回過頭來，攻打我們。」頗圖斯道：「他們更要吃虧。」來的有一個人，聲音略啞，問道：「來的是誰？」三個人不答，跑上前，一面拔劍，達特安喊道：「把牙咬住馬韁！」頗圖斯會意，同達特安同時用左手拔手槍。那個人又喊道：「來者是誰？你再上前一步，我要你的命。」頗圖斯道：「我們打過的人多了，你不是第一個。」那兩個人攔在路當中，舉起槍來。達特安道：「你們快讓路，不然是你們先死。」那兩個人放槍，達特安當面沖過去，離那兩個人很近。聽見第三聲槍響，那一個人倒了，這一槍是達特安放的。頗圖斯沖過去的時候，用力過大，刀尖雖閃開了，那一個人被他沖倒了，摔開那馬有二丈多遠。頗圖斯喊道：「摩吉堂，趕快把他結果了。」說完，跟着達特安向前跑。頗圖斯道：「你打得怎麼樣？」達特安道：「我打破他的頭。你怎麼樣？」頗圖斯道：「我把他推落了馬。」這個時候，又聽見槍響，原來是摩吉堂聽

他主人的分付，放了這一槍。達特安道：「不管怎麼樣，我們以先下手爲強。」頗圖斯道：「是的，但是又來了幾個人。」

那時又來了兩個騎馬的攔路。達特安趕上前一步喊道：「你們走開！」攔路的人問道：「你要什麼？」達特安同頗圖斯一齊喊道：「要公爵！」那個人大笑，隨即呻吟起來，原來達特安乘他不備，把劍去刺他。忽然聽見兩聲槍響，是頗圖斯同一個攔路人放的；達特安趕快在馬上轉身，看見頗圖斯離他不遠，喝采說道：「頗圖斯，我看你把那個人已經結果了。」頗圖斯道：「還沒有結果，我只打了他的馬。」達特安道：「很好，你不能回回都中紅心，只要中了靶，就是了。噫，我的馬怎麼樣了？」頗圖斯道：「你的馬要倒了。」達特安的馬往前倒，原來是被敵人傷了馬。達特安罵了幾句，站起來。摩吉堂道：「你要馬麼？」達特安道：「要的。」摩吉堂道：「這裏有一匹，很好。」達特安跳上一匹馬，問道：「你用什麼法子，又得了兩匹馬？」摩吉堂道：「那兩匹馬的主人都死了，我想此馬是用得着的，就牽了來。」當下頗圖斯又裝好手槍。達特安喊道：「預備好了，又有兩個來了！」頗圖斯道：「如果這樣辦法，是要打通宵的了。」說話的時候，有兩個騎馬人跑過來。摩吉堂道：「你打下馬來的那個人，又起來了。」頗圖斯道：「你爲什麼不把這個也結果了？」摩吉堂

道：「我來不及。我兩隻手都牽住馬。」這個時候，一聲槍響，摩吉堂喊了一聲，說道：「不好了，我這趟中槍的地方，剛好在從前中的對過。」顏圖斯轉過身來，同一隻獅子一樣，跳到那個倒下馬的人身上，那個人正要拔劍，還沒拔出來，先被顏圖斯用劍柄在頭上死命打一下，那個人倒了。摩吉堂中了槍，坐不住馬，倒下來。當下達特安看見前面兩個騎馬人跑來，先把手槍裝好，他自己騎的新馬，鞍前橫放着一支火槍。顏圖斯說道：「我們還是先沖過去，還是等他們來？」達特安道：「沖過去。」顏圖斯應聲說道：「沖過去。」這個時候，前面那兩個人，離開有四五丈，達特安先喊道：「我們奉有王命，讓我們走！」有一個人答道：「我們不管王命不王命。」達特安道：「很好，我們看看有王命的過得去，過不去。」同時兩槍齊放，一個是達特安放的，一個是顏圖斯敵人放的。達特安那一槍，把對敵的帽子打丟了。顏圖斯的馬受傷，倒斃了。那個人又問道：「你到底要往那裏去？」達特安道：「我找惡鬼去！」那人道：「那條路很容易找着的。」達特安看見那人舉起火槍向他，這個時候，來不及去拔手槍，忽然想起阿托士教他的祕訣，先把馬往後退，槍聲一響，中了達特安的馬肚，達特安登時跳下馬來。那個人說道：「這不是人同人打，只算是躡躡馬，拔劍，拔劍！」一面說，一面跳下馬來。達特安道：「要劍就劍，我也合式的。」一跳上前，對住仇敵，交手起來。當下顏圖

斯一手拿了一把手槍，跪在倒地的馬身旁。

達特安同那個人打的十分利害。交了一會手，知道遇着敵手了，攻了兩次，都不能得手，只好往後退，敵人却不移動地步。達特安復冲上前，交刺了兩三趟，劍冒火星，還是不分勝負，後來想到用他心得的秘訣，就同電火一樣，向前刺，竭力一冲，以為一定得手的了，誰知又被敵人架住。達特安打鄉談，罵了一句。對敵的人聽了，立即往後跳，在黑暗裏留心看他。達特安恐怕是詭計，一點不放鬆，預備招架。頗圖斯同敵人說道：「你要小心，我有兩支手槍，裝好彈的了。」那敵人說道：「你爲什麼不先放？」頗圖斯放槍，那一道的火光，照得幾個人的臉很清楚，兩個人同時喊起來。達特安喊道：「阿托士麼？」阿托士喊道：「達特安麼？」阿托士舉劍，達特安把劍放低。阿托士說道：「阿拉密，不要放槍。」頗圖斯摔下手槍，說道：「阿拉密，原來是你麼？」阿拉密收了手槍，插好了劍。阿托士伸出手，抓着達特安的手，說道：「我的兒子。」達特安滿臉大失所望的說道：「原來你保護波孚公爵麼？我是賭過咒，不問生的死的，我要把他捉回來，現在我辦不到了，我丟臉了。」阿托士打開衣襟，露出胸脯，說道：「若是我死了，纔裝得過你的面子，你不如先殺了我。」達特安道：「總是我的運氣不好，只有一個人攔得住我的，偏偏來攔住我，我怎樣去回報主教。」有一個人在黑

暗裏說道：「你告訴主教，就說是你們兩個人追趕我，把我的四個人打敗了，又抵敵住德拉費伯爵同德博理，後來因為被五十多個人圍住，只好罷手。」阿托士同阿拉密同時說道：「這是公爵。」當下達特安同頗圖斯往後退。達特安說道：「五十多人？」公爵說道：「請你看看，是不是的。」兩個人留心細看，果然看見自己已經被許多兵圍住了。公爵說道：「我聽見打架的聲音，我以為至少有二十多人同我們對敵，我就把護衛的人帶轉去。我被人追趕得困苦了，只好同他們打。我到了這裏，纔知道只有你們兩個人。」阿托士道：「是的，他們兩個足抵二十人。」公爵說道：「我要叫你們獻出劍來。」達特安喊道：「我們的劍永遠不能獻出來的！」頗圖斯說道：「不能獻的！」有幾個兵正要上前，被阿托士攔住了，說道：「爵爺，我有句話，對你說。」阿托士走到公爵身邊，說了兩句話。公爵說道：「我感你的情好幾次了，你算是第一次要求我的事，我依了你。」回頭對那些兵說道：「你們先退開。」達特安，杜威朗，你們可以自由了。」那些兵果然都退後了，只有達特安同頗圖斯兩個人，站在中間。阿托士說道：「德博理，下馬，跟我來。」阿拉密下了馬，同阿托士走向達特安。頗圖斯這邊，算是四位英雄又重新聚會在一起。

阿托士說道：「我的好朋友，你有追悔你沒殺了我麼？」達特安道：「我並不追悔，我只恨我

同你成了反對黨，彼此的事，都辦不成功。」頗圖斯道：「不得成功，我們的運氣真不好。」阿拉密道：「你們不如歸附到我們這一邊罷。」阿托士道：「不能的，他們都是頂天立地的男子，如何能聽你的條陳；如果他們已經歸附了主教黨，他們自然是心悅誠服的，如何能够失信呢？」頗圖斯說道：「我們現在是仇敵了，誰能够想到有這一天。」達特安歎一口氣，一言不發。阿托士道：「這是最不幸的事，我同你們，都是一樣的心痛；不過還有法子，好在彼此兩黨，現在都沒開戰，還可以說合的，我們定期聚會，商量商量，如何？」達特安道：「我很願的。」頗圖斯也點頭。阿托士道：「我們先約定在什麼地方會，把將來對待的方法，商妥了。」衆人都點頭。阿托士說道：「我們在什麼地方會？」達特安道：「羅亞大街，你們合式麼？」阿托士問道：「在巴黎會麼？」達特安說道：「是的。」阿托士看看阿拉密，阿拉密點頭。阿托士說道：「就是羅亞大街罷。」達特安道：「什麼時候？」阿托士道：「明天晚上，如何？」達特安道：「那個時候，你回到巴黎麼？」阿托士道：「回到了。」達特安道：「幾點鐘？」阿托士道：「明晚十點鐘，好不好？」達特安道：「很好。」阿托士道：「我們可以商量，是戰是和；不管怎樣，我們要商量好一個辦法。」達特安歎道：「可惜，可惜，我們軍人的名譽，全敗了！」阿托士道：「達特安，你何必如此難過，最不幸的，是我們沒得法，對打起來。」阿拉密，我們

走罷。」達特安道：「頗圖斯，我們只好回去見主教，說明我們所以然不成功的緣故。」有一個人說道：「你們要告訴主教，說我還不老。」達特安聽得是盧時伏的聲音。公爵說道：「我有可以幫你們忙的沒有？」達特安道：「爵爺是眼見的，凡是可以做到的，我們都做到了。」公爵道：「你們請放心罷，請了，我們在巴黎會罷。你還可以有報仇的機會。」公爵擺手，隨從的人，都跟着跑了，再過一會，看不見他們，隨後連馬蹄之聲也聽不見了。

達特安同頗圖斯立在大路中間，四圍一看，只見一個人，他們以為是摩吉堂，走上前一看，纔曉得不是的，那個人原來是吉利模。達特安說道：「吉利模麼？」頗圖斯也喊道：「吉利模。」吉利模點點頭。達特安道：「馬是誰的？」吉利模道：「德拉費伯爵的。」達特安說道：「阿托士，阿托士，你想得十分周到，你為人真是慷慨。」頗圖斯道：「我少受許多辛苦，我最怕走路回去。」兩個人上了馬。達特安問道：「吉利模，你往那裏走，你不跟主人了麼？」吉利模說道：「是的，我跟波拉治子爵，他現時在法蘭德地方的大營裏。」

三個人於是回巴黎去，在路上聽有呻吟之聲。達特安道：「是誰？」頗圖斯道：「約模是摩吉堂。」有人答道：「是的，是我。」頗圖斯上前一看，果然是他的總管，說道：「摩吉堂，你的傷重麼？」

吉利模很詫異的說道：「摩吉堂！摩吉堂說道：「我的傷是不十分重，不過傷的很蹩蹩。」頗圖斯道：「你能騎馬麼？」摩吉堂道：「不能騎。」頗圖斯道：「你能走麼？」摩吉堂道：「只能勉強走到最近的村屋。」達特安道：「我們怎麼樣呢？我們趕快的要回巴黎。」吉利模道：「我照顧他能。」頗圖斯道：「吉利模，我謝謝你罷。」於是吉利模下馬，把摩吉堂扶起來；摩吉堂兩眼下淚，爲的是看見吉利模下淚，抑或是因爲痛得難受，却沒人知道了。

當下達特安同頗圖斯往前走，走了有三點鐘，有一個送信的人，趕上前來，趕過了他們。這個人是替公爵送信給主教的，信裏告訴主教，達特安兩個人因衆寡不敵，沒捉着逃犯馬薩林那天晚上等了一夜，睡也睡不着，到了天亮，接着這封信，信裏還說了好些同主教永遠爲仇的話。馬薩林讀了好幾遍，信收在口袋裏，自言自語道：「有一件事，倒還稱心，巴留士是弄丟了。達特安倒很有用。」主教說的原來就是當日達特安碰倒的那個人。

第二十九回 聚會之預備

再說達特安見過主教之後，回到諧華禮客寓。頗圖斯見他一臉的不高興，問道：「你見了主教，怎麼樣？」達特安道：「主教簡直是個畜生。頗圖斯，你吃什麼？」頗圖斯道：「我拿餅乾泡好酒吃。我勸你也吃一點。」達特安道：「我也吃一點。金波祿，拿個酒鍾來。」店伙拿了鍾子來。達特安坐下，頗圖斯問道：「你見了主教，說些什麼？」達特安道：「我進了房，主教隨着眼看我。我聳一聳肩，說道：『我們敗了。』」主教說道：「我曉得，你把情形告訴我。」頗圖斯，你曉得，如果我把阿托士阿拉密告訴他，豈不是害了他們兩個嗎？」頗圖斯道：「是的。」達特安道：「我就告訴主教，說我們只得兩個人，他們有五十多人。主教說道：『是的，我聽見你們兩邊都放了槍的，是不是？』我就說是的，很糟踢了點火藥。主教道：『你們的劍，也見過太陽光；我說不是的，見的是星光。』」主教道：『我學了一個乖，以後再叫你們辦事，親兵們是要騎好馬的，假使他們這趟有好馬，趕得上你們，你們自然是不會失信，一定把公爺死擒活捉的拿回來。』」頗圖斯道：「主教的話，也還不算難受。」

達特安道：「他說的話，雖不難受，他說話的情形，却難受得很。這種餅乾，爲什麼能泡了這些好酒，金波祿，再拿一瓶來。」

店伙又拿了一瓶酒來。達特安說道：「我剛要出門，主教又把我喊回頭，問道：『你們倒斃了三匹馬，是不是？』我說是的。主教問是值多少錢。」頗圖斯道：「主教還算會體恤的。」達特安道：「我就說是要一千個畢士度。」頗圖斯道：「一千個畢士度，價錢太大了；假使他是會買馬的，他一定還要同你講講價。」達特安道：「他很有這個意思，聽了我說價錢，也嚇了一跳，瞪着兩隻眼，看見我也瞪着眼，還看他，他知道我是不會讓價的，就走到桌子邊，開抽屜，拿些票子出來。」頗圖斯道：「拿多少？」達特安道：「那個老財迷，剛拿出一千個畢士度，一個不多。」頗圖斯道：「你把票拿了來麼？」達特安道：「拿來了，在我這裏。」頗圖斯道：「他總算十分體恤的了。」達特安道：「什麼體恤！我們不但替他拚命去冒險，還替他辦了一件大事。」頗圖斯道：「我們辦了什麼大事？」達特安道：「我們幾乎弄死了一個議員。」頗圖斯道：「你說的是你碰倒的那小黑矮子麼？」達特安道：「那個議員，向來同主教很反對的，主教很恨他；我的馬沒把他踏死了，真是不幸，我聽說他的傷快養好了。」頗圖斯道：「這是那裏說起！我那一天，還特爲把馬拉開，不要踐踏他，以後

我曉得怎麼辦了。」達特安道：「我碰倒了議員，老財迷該給我點好處。」頗圖斯道：「你還沒有把議員碰死了，那裏會有好處。」達特安道：「若是前任主教，頂少也給我五百個柯朗，現在不必談這話了。」頗圖斯，你那三匹馬，值多少錢？」頗圖斯道：「假使摩吉堂在這裏，他可以把細數告訴你。」達特安道：「你把大數告訴我。」頗圖斯道：「某某兩匹，每匹值二百個畢士度；某匹，價一百五十。」達特安很得意的說道：「除了馬價，我們還餘四百五十個畢士度。」頗圖斯道：「你還沒算鞍勒等件。」達特安道：「可不是；鞍勒等件，值多少？」頗圖斯道：「三副共值一百個畢士度。」達特安道：「就算一百個畢士度，我們還剩三百五十個畢士度。」達特安道：「我們拿五十個畢士度，還女店主，剩下三百個，我們兩個人分。」頗圖斯道：「很好。」達特安一面分票子，一面唧咕道：「只有這幾個錢。」頗圖斯道：「向來是如此的。你告訴我，主教有提起我沒有？」達特安恐怕告訴了頗圖斯說是主教並沒提起他，頗圖斯是要灰心的，就造出話來，說道：「他自然提起你。他還說……」頗圖斯趕快問道：「他說什麼？」達特安道：「你等等，我要追想他說的話。是了，他說：『你告訴你的那位朋友，請他只管放心。』」頗圖斯道：「很好，他的意思，一定是要封我一個男爵了。」

說到這裏，教堂打九下鐘，達特安身子聳一聳。頗圖斯道：「我們十點鐘，還要到羅亞大街。」達特安很不耐煩的說道：「頗圖斯，你不要提起這件事了。我因為這件事，心裏難受了一天，我不去了。」頗圖斯道：「爲什麼？」達特安道：「他們兩個人，把我們的事體打散了，我不願意去見他們。」頗圖斯道：「你要記得，我們還算沒打完，彼此都不能算贏，我的手槍是裝好的，你同他們的劍，還在手上。」達特安道：「是的，但是這趙約會，恐有好計。」達特安原饒得阿托士不是這樣人，他不過拿這句話推却，藉口不去。頗圖斯道：「我們一定要去，不然，他們以爲我們害怕；我們在路上敵得過五十多人，今晚難道怕他們兩個人麼？」達特安道：「我也曉得。不過他們該早告訴我，說是他們是幫助反叛的王公阿托士同阿拉密，很在那裏辦秘密的事，我很疑他們。我們昨天是無意中看出他們的情形，今天還去會他們做什麼？」頗圖斯道：「你不相信他們麼？」達特安道：「阿拉密當了教士之後，我都不相信他；你想不出他個人來，我曉得的；假如他要做主教，我們攔住他，他要把它弄丟的。」頗圖斯道：「阿拉密許是做得到的。」達特安道：「波孚公爵許把我們捉住了，關了監。」頗圖斯道：「也許，不過我們在他掌握中的時候，他把我們放了；依我的意思，去是要去的，不過我們要小心，帶了兵器去，我們還帶巴蘭舒去。」達特安道：「巴蘭舒是個挪

石黨。」顏圖斯道：「分黨內亂，最不好；不曉得誰是朋友，誰是仇敵，我很想摩吉堂在身邊他是靠得住的。」達特安道：「你有錢的時候，他是靠得住的。現在我們自己分黨，並不是因為內亂，因為我們年紀大了，興致差了，我們的見解不同，我們的利害不同，故此多年的老交情，都要分開了。顏圖斯，我們就去，不過要帶兵器。巴蘭舒，你把馬同兵器都預備好了。」巴蘭舒問道：「我們去同誰打架。」達特安道：「我們並不是打架，不過是防備的意思。」巴蘭舒道：「你聽見說麼？」巴留士被人攻打，幾乎送了性命。」達特安道：「啊，真的麼？」巴蘭舒道：「百姓們把他送回家，隨後就有許多人到他家裏去，同他請安；幫主教，朗維勒，剛太王爵，都到了；施華洛夫人，萬度晤夫人，也去了。現在他們在那裏預備……」達特安道：「預備什麼？」巴蘭舒唱一隻擲石黨的曲子。●達特安在顏圖斯耳邊說道：「我若是把巴留士碰死了，馬薩林一定是高興的。」巴蘭舒說道：「主人要曉得，我不能舉手打巴留士，或是民黨的人。」達特安道：「你放心；但是你要告訴我，你從那裏聽說巴留士的那件事？」巴蘭舒道：「是法拉克告訴我的。」達特安道：「法拉克麼？我彷彿記得這個名字。」巴蘭舒道：「他是巴留士跟人的兒子，他這個小光棍，碰見兩黨相鬪的時候，他總曉得應該幫那一邊。」達特安道：「他不是大教堂唱祈禱歌的麼？」巴蘭舒道：「巴星很照應他的。」

特安道：「我認得他，他還在某街某酒店當小夥記。」顏圖斯道：「你怎麼會認得這種的小光棍？」達特安道：「有一趟，他幫過我的忙，很有用的，往後我還要利用他。」顏圖斯道：「他若是曉得你幾乎碰死他的主人，他不會再幫你的。」達特安道：「誰去告訴他呢？」

再說，這個時候，阿托士同阿拉密剛到巴黎。他們兩個人在路上酒店歇了一會，現在要趕到羅亞大街，只有巴星跟隨，吉利模照應摩吉堂，後來往法蘭德地方去，跟波拉治子爵。阿托士說道：「我們找個客店，進去先換衣服，把軍器放下，不必帶了。」阿拉密道：「伯爵，我不以你這句話爲是；你要曉得，我們這趟要帶兵器的。」阿托士道：「爲什麼？」阿拉密道：「我們這趟聚會，恐怕要翻臉的。」阿托士道：「阿拉密，你這句話，怎麼講？」阿拉密道：「恐怕要打架。」阿托士道：「我們都是好朋友。」阿拉密道：「原是朋友，不過現在情形不同了，他們變了我們的死對頭，我們不能放心他們，你更要小心。」阿托士道：「德博理！」阿拉密道：「達特安因爲捉不着公爵，一定怨恨我們，去告訴主教，主教借這個機會，來捉我們。」阿托士道：「你怎麼能够相信達特安同顏圖斯兩個人會如此賣友？」阿拉密道：「阿托士，你說的不錯，在朋友中，如此做法，是賣友；若是仇敵，還說得過去。」阿托士叉了手，點點頭。阿拉密說道：「世事大都如此。你要記得，達特安是個最自負

的人，此番他想做的事，被我們破壞了，你還記得他昨晚同我們說的怨恨話麼？假使他們這件事作成了，頗圖斯可以得個男爵，他昨天晚上並沒得着男爵，他今天晚上，是要再想法子的，我們不能不預備。」阿托士道：「倘若他們是無備而來，我們豈不難受麼？」阿拉密道：「我看是不會的。我們容易措辭，因為我們是叛黨，又是旅行之人。」阿托士搖首道：「阿拉密，你想想看，我們對老朋友，還要造出許多話來，我覺得這件事，太難過了。爲什麼對待我們的老同伴，還要用這許多防備？我寧願死了，你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我是不帶兵器的。」阿拉密道：「那可不能。你這樣做法，不但害了自己，並且還要害了我們所要做的事。我們一黨，都要倚靠你的。」阿托士很傷心的說道：「也罷，我聽你罷。」兩個人於是向前走，到了羅亞大街的公園，四圍一看，並沒看見什麼人，只有三個騎馬的人，這三個就是達特安，頗圖斯，披了罩袍，在後頭的是巴蘭舒，掛了火槍。阿托士同阿拉密認得是他們，就先下馬，頗圖斯同達特安也下了馬，於是四個人上前相見，跟人隨在後頭。阿托士看見有幾個過路的人，很留心看他們，彷彿是有一點知道他們要做什麼的。

阿托士先說道：「我們在什麼地方商量？」阿拉密道：「園門已經上了鎖，如果諸位喜歡園子清靜，樹下的空氣好，我去借鑰匙來。」達特安把眼看園裏黑暗中有什麼動靜，頗圖斯從柵門

縫中向裏面探看。阿托士很從容的說道：「你們如果喜歡別的地方，請你們只管說。」達特安道：「這裏很好，請德博理去借鑰匙罷。」阿拉密去取鑰匙，臨行還分付阿托士要小心，恐怕只剩他一個人，那兩個人要動手。阿托士笑而不答。阿拉密去借鑰匙，後頭一個人拿着跟來。那人說道：「你須要先發誓。」阿拉密給了跟來的人一個路易，說道：「不要緊的，我給你一點酒錢罷。」那個人搖頭說道：「你不肯發誓？」阿拉密道：「我怎麼能發誓。現時我們四個人，都是好朋友。」那三個齊聲說道：「不錯的，我們是好朋友。」達特安同頗圖斯說道：「你聽見麼？」頗圖斯道：「什麼？」達特安道：「他肯發誓。」頗圖斯道：「發什麼誓？」達特安道：「拿鑰匙的人，要阿拉密發誓，說我們不是來這裏打架。」頗圖斯道：「阿拉密不肯發誓？」達特安道：「是的。」頗圖斯道：「我們要留神防備。」他們兩個人說話的時候，阿托士很留心看着。阿拉密開了園門，站在一邊，讓達特安頗圖斯先進去。達特安進園的時候，長劍柄碰了柵門，把罩袍拉在一邊，露出手槍來，阿拉密摸阿托士的肩膀，指着達特安的手槍，附耳說道：「你看見麼？」阿托士歎一口氣，說道：「看見了。」阿托士進了園，阿拉密末了進去，關了園門，鎖好了。兩個跟人在園外，彼此相離很遠的站着，彷彿是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的。

● 這個曲子便是：

「今日有微風：

也是聽石巖那裏來的風呀：

我想這呼呼的風聲，也是說：

『反對馬蔭林呀！』

第三十回 折劍解圍

再說四個人走到園中間，剛好月亮從雲裏出來，他們恐怕有人認得，都躲到樹下。樹下有幾張板櫺，阿托士讓達特安顯圖斯坐下，他同阿拉密站在面前。四個人都覺得不安，等了一會，都不說話。阿托士先說道：「衆位，我們今晚在這裏聚會，就是我們交情靠得住的一個憑據；我們都不失信，這就很好了。」達特安答道：「伯爵，你聽我說：你只管在這裏恭維我們，我看沒一個配你這番的恭維，我們倒不如光明磊落的講講。」阿托士道：「我原是這個意思，我們要開誠布公坦坦白白的說。你先說，你有什麼怪我同阿拉密的事沒有？」

達特安道：「很好；我前幾天到波拉治堡，探望你，我同你商量的事，你不能不會意，你不好好的當我是個朋友，反把我當作小孩子；我們的交情，並不是昨晚我們比劍的時候斷的，是我在你家裏的時候，已經先斷的了。」阿托士很有責備之意，說道：「達特安！達特安說道：「你叫我開誠布公的說，我就同你開誠布公的說。我心裏的話，都說出來。好教士，我要同你說：我對待你，也是

開誠布公的，你也騙了我。」阿拉密道：「你的行爲，真是古怪；你找我，要同我商量一件事，到底你又沒同我商量，你不過探我的口氣。我告訴你什麼來？我告訴你：馬薩林是個光棍，我不願替他出力，我却沒同你說，我不替別人出力；不但這樣，我還告訴你，我要幫王公的忙。我還記得，你許是奉主教的命來捉我。我說，你不是歸了黨的麼？你既然歸了黨，我們也可以歸黨。你有你的密謀，我有我的密謀，我們並沒調換，這是最好的，可見我們各人都可以打各人的主意。」達特安道：「我不責備你，不過伯爵在這裏談交情，我却不能不評論你的行爲。」阿拉密道：「你怪我那一宗行爲不對？」達特安生了氣，滿臉通紅，站起來說道：「我看你真是耶穌軍的一個好徒弟！」達特安站起來的時候，頗圖斯也站起來，四個人面面相向。阿拉密聽了達特安那句話，也很生氣，一手去拿劍柄，阿托士止住他，說道：「達特安，你昨晚的事辦不成，現在還生氣，我以為這樣一點小錯誤，不能斬斷了我們二十年的交情。你有什麼怪我的地方，我若是錯的，我很預備認錯。」阿托士說話鎮靜，常能感動達特安，阿拉密不耐煩的樣子倒叫他生氣。

達特安轉向阿托士說道：「伯爵，我纔曉得，我探望你的時候，你已經有了密謀，不肯告訴我；我探望德博理的時候，他也有了密謀，也不肯告訴我。假使我早知道你們要出力幫亂黨的忙，同

我反對，我決不肯承認人去辦這件事；你們不能因為我有分寸，不肯亂問人，就把我當作馱子待。我若是肯去打聽，我也可以打聽出來的；有些人是一定要爬繩梯纔能到德博理的房子，有些人倒有特別的利益，爬的是木梯。」阿拉密疑心達特安看見朗維勒夫人爬梯，很生氣，臉都變了色，喊道：「你說什麼？」達特安道：「我說的是實事。不過無論我看見什麼，同我都沒相干，我不必談這件事，但是我不喜歡口是心非的人。大約火槍手變了教士的，教士變了火槍手的，隨便變來變去的，都是口是心非的人。」又指顏圖斯說道：「這一位的意思，同我一樣。」顏圖斯從沒開口，到了這個時候，點頭說道：「是的。」一手去抓住劍柄。阿拉密往後跳一步，拔出劍來，達特安登時站好脚步，擺好招架的樣子。阿托士伸出手來，攔住他們，一隻手拔出劍來，擺在膝上，一折兩段，擗在地上，回頭對阿拉密說道：「折了你的劍。」阿拉密遲疑，阿托士道：「我叫你折，你就折！」又低聲說道：「我要你折了劍。」阿拉密臉色變得更難看，不得已拿手把劍折斷兩段，叉手站着，氣的發抖。達特安看見這個情景，放了手，顏圖斯把劍插了鞘。

阿托士舉起右手說道：「從此以後，再不要這個樣；上帝在上，我今夜發誓，我從此以後，不同你們比劍。我們做同伴，做了多少年，我的仇人，就是你的仇人，我們同流過血，我們四個人，同審過

一件案，同定罪名，同把一個女人正法。只是這一件事，就可以把我們四個人連絡起來；那個女人雖是個惡鬼，死有餘辜，也許我們對待她太過分了。達特安，我時常疼愛你，如同我自己的兒子一樣；顏圖斯，你是我的心腹朋友，有多少年了。阿拉密對我們，是同兄弟一樣的。我們去理那個馬薩林做什麼！立殊理主教我們尚且破壞過。那班王公又算得什麼！我們還幫過王后多少忙。達特安，我昨晚同你比劍，我後悔的很，求你饒我；我可以發誓，我同你的交情，一點沒變。阿拉密的意思，我看也是同我一樣的。」過了一會，衆人不響。後來阿拉密說道：「顏圖斯，我也後悔同你交劍；我也發誓，我同你的交情，同從前一樣；我還發誓，我從此以後，再不同你比劍，懷恨的意思也都沒有。阿托士，我們走罷。」達特安攔住他們道：「不要走，我也要發個誓，要你們作見證；我今晚對天發誓，我寧可把血流光了，或寧可被人切作幾塊，也不願意失了阿托士的敬意，失了阿拉密的交情。」說完了，伸出手來。阿托士攙着他說道：「我的兒子。」顏圖斯道：「我不發誓，我幾乎說不出話來；我自己曉得，倘若我沒得法，要同你們打架，我只好讓你們刺我，刺了又刺，你們都是我的最好朋友。」說完了，走去抱住阿拉密，眼淚幾乎滴出來。

阿托士說道：「這是我平日所最盼望的事。我平時常說的，我今天再說一遍，我們雖然有時

所走的路不同，我們的前程是早已連結在一起的，雖然有時爲事勢所迫，我們各歸各黨，相關起來，但是我們的交情，還是不斷的。達特安，我是很敬重你的見解，頗圖斯的，我也是一樣的敬重。大臣王公王上，在革命的時代，也許被風潮一掃而盡的，被內亂一燬銷滅的，但是我總覺得我們四個人是掃不了，燬不滅的。達特安道：「不錯，我們從前在礮臺角同冒艱險，拿一塊手巾當旗子，被敵人的槍子打穿了多少洞，後來立殊理主教叫人在旗子上繡榮蓮花瓣，這面旗子就算是我們四個人特別的記念。我們四個人同保護這面旗子罷。」阿拉密說道：「是的，不問我們是主黨，或是擲石黨，我們的交情，是永遠不斷的，我們將來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阿托士說道：「倘若我們將來在戰場，面面相對的時候，我們就要記得羅亞街三個字作警告。我們左手拿劍，右手相抓，表我們的交情，就是在槍林彈雨中，也是這樣。」頗圖斯道：「說得好。」達特安對阿托士說道：「你是天下第一個好朋友，我們都感激你。」阿托士高興極了，說道：「衆位伸出手來，我看我們都是奉基督教的。」達特安道：「自然是。」阿拉密道：「不管什麼，因爲要發誓，我們這趟都算是奉基督教的。」頗圖斯禁不住流淚，一面拭淚，一面說道：「我不拘對着什麼，都肯發誓；那怕對着謾罵，默德，也可以的。我今生今世，沒有經過現在這樣快樂的。」阿托士說道：「誰有十字架？」

頗圖斯同達特安都搖頭。阿拉密微笑，原來他頸子掛了一串珠，串子上掛了一個金鋼鑽十字架，拿了出來，說道：「我有一個。」阿托士道：「我們四個人對着這個十字架發誓，交情永遠不斷，但我們四個人要守這次的盟誓，連我們的子孫也要守的。」四個人一齊喊道：「是的。」達特安爾耳對阿拉密說道：「你這個老奸賊，你叫我們都對着擲石黨的十字架發誓。」

第三十一回 洛奧爾救人

再說洛奧爾同他的義父分手以後，拍馬快跑，一來爲的是心裏十分難過，二來不要奧利文看見他臉上難過的神氣。走了一點鐘，心裏平復如常，這算是他頭一趟覺得自主自由的快樂；想起自己的前程，不曉得架了多少空中樓閣。再過一會，看見只有奧利文同他說話，覺得寂寞，回想從前同他義父閒談，十分有味；阿托士同他出來，路上常告訴他許多本地風光的歷史。

洛奧爾到了某處，看見一個小堡在樹林裏頭，他就想起拉維力來，在路上停了看，有十分鐘光景，一路走，一路歎氣。奧利文問他，他也不答。洛奧爾看了這個堡，不知不覺的想到拉維力地方，所有他從前第一次看見路易賽，以至他同這個小女孩辭行，這幾年裏頭的事，歷歷如在目前；看見路上一株樹，或是房頂上的一支定風旗，他都想起從前的境況來。主僕兩個人，走了些路，看見離開路旁半箭遠，有另小客店，洛奧爾下了馬，叫跟人牽到馬房，自己坐在大樹下。那時樹上開滿花，有許多蜜蜂飛來飛去。看見樹下有張桌子，他叫奧利文向店主人去借紙筆墨水。奧利文走到

店裏去了，洛奧爾一個人手靠桌子，看眼前的美景，看得很入神；忽然看見有個人從面前走來。這個人臉是紅的，腰間繫一條手巾，膀子上又掛了一條，頭戴小白帽子，手拿了紙筆墨水，走到面前來，說道：「少年人的嗜好，都差不多的；不過一刻鐘之前，有個少年世爵，同你差不多的年紀，騎了一匹好馬，也歇在這樹下，叫我搬桌子椅子出來，同一個老人吃飯。他們兩個人，吃了一個酥盒，一瓶好酒，那瓶酒一滴也沒得剩。好在我們這裏有的是好酥盒好酒，你如果也要，我就去拿來。」洛奧爾微笑，說道：「不要了，謝謝你，只要你的墨水是黑的，筆是好的，我就照着酒菜一樣的價錢給你。」店主人道：「很好，我不備酒菜了，就將紙筆墨水送來罷。」洛奧爾道：「也好。」店主人把紙筆墨水擺在桌上，洛奧爾拿起筆來寫信。店主人看着，很稱讚這位少年客人美貌。奧利文剛好走出來，店主說道：「這位客人，不比那一位，這位客人一點胃口都沒有。」奧利文答道：「我也不曉得怎的，我們這位少年主人，這兩天都沒吃什麼東西。」說完了，兩個人走進店裏，談起主人的事體來。

當下洛奧爾寫信給阿托士。信上說道：「我走了四點鐘，在這裏歇歇，寫信給你。我從來沒離開你，我現在每每回過頭來，同你說話，彷彿是你還在我身邊一樣。我一個人，覺得寂寞，也忙亂了，

有許多戀愛感激的話，我都說不出來；我知道你也會意，同我表同情；我請你常寫信給我，我更要聽你的教訓。我現在很替你着急，爲的是你雖然沒告訴我，我也不便追問你，我却曉得你現在去冒險辦事。你就明白我爲什麼很盼望你常常來信。我離開了你，我覺得很沒主意，沒得你指教，我自己很放不下心，恐怕辦錯了。我的小朋友路易賽，有什麼信息，望你時常告訴我。你還記得，我們從波拉治動身的時候，那小女孩還沒全愈。我在你身邊過的這幾年的好日子，我常時都記得，我盼望你有時也想起我，只要你也覺得有點捨不得我，我就覺得快樂；我就可以知道你，曉得我戀愛你。」洛奧爾把信寫完了，覺得心鬆了些；他擡起頭來，先看店主人奧利文有偷看他沒有，然後把信親一個嘴。當下奧利文已吃了些酒，又吃了個酥盒子，馬也餓飽，洛奧爾叫店主人來，放一個柯朝在桌上，上了馬，就又趕路去了。走到某處把信寄了，人馬都休息了多時，一路不再歇。

到了某處，洛奧爾打發跟人去打聽那先走的少年的消息，聽說他三刻鐘之前，打這裏經過。洛奧爾同跟人說道：「我們試試趕那個人，他也是到法蘭德大營的；路上有他作伴，倒有趣。」那天四點鐘，他們到了某處吃飯，又打聽消息，聽說那個少年也是在這店吃飯的，吃過飯就走了，要到那營歇宿。洛奧爾道：「我們也去那營住。」奧利文很恭敬的說道：「馬走了一百八十里，已經

乏了，我們不如歇在這裏，明早再走罷。」洛奧爾道：「德拉費伯爵分付我趕快走，要我第四天早上見王爺，我們還是趕到那營，算是一天的路程。我們八點鐘可到，馬歇一夜，明早五點鐘動身。」奧利文曉得不必再抗拒的了，只好自己啣咕道：「也好，走罷，不過人也乏了，馬也乏了；不過明天只能走百里，不能走二百里；後天只能走五十里，再後天，你走不動，只好睡在牀上。少年人是好蠻來的。」看起來，奧利文是遠不如巴蘭舒，吉利禰。洛奧爾原也覺得有點乏，他嘴裏却不肯認；他常聽見阿托士一天走二百四十里，要想學他，又想趕達特安，他像是個鐵鑄的，更不必說了，跑了這一點路，就要歇；他是要笑的。洛奧爾只好不管，一直向前跑。

他們走了一條近路，跑到山頭，看見前面一條河，河邊上有幾個人，正要上渡船。洛奧爾想，這一班人一定是那個少年同跟人們了，正好更趕上他；洛奧爾喊，要他們等，離得太遠，聽不見。他拍馬快趕，忽而有高地遮着，看不見河了；再走一會，他又看見渡船，却已經開了，快到對岸。他看趕不上渡船，只好等奧利文。忽然聽見河裏叫喊的聲音，那時正是日落，他拿手遮住光，向河裏看，喊道：「奧利文，河裏是什麼東西？」這時又聽見喊。奧利文道：「擺渡的繩子斷了，渡船順溜而下，有人丟在河裏。」洛奧爾看見了，喊道：「一人連馬丟在河裏！」奧利文喊道：「快要沉下去了！」洛奧

爾看見那個人，快要溺死，於是拍馬直跑，跳過渡頭的柵子，一跳入水。奧利文慌了，喊道：「你幹什麼？」洛奧爾不去理他，領着馬，向溺水之人而走。原來洛奧爾住在羅阿河邊的時候，最好頑水，騎馬游水，更有本事；阿托士要他當軍人，早把這種本事教會他；他常常騎馬渡河，不知有多少次了。奧利文說道：「倘若伯爵看見你，他說什麼呢？」洛奧爾說道：「他看見了，也要跳下水救人的。」奧利文着急道：「我怎樣過河呢？」洛奧爾喊道：「無用的懦夫，爲什麼不跳下水。」這時溺水的人在前頭，相離有數丈。洛奧爾說道：「不要怕，不要怕，我來救你。」奧利文拍馬上前，又退後好幾趟，後來果然也跳入河，喊道：「不好了，我們都要死了！」當下渡船順溜而下，船上的人大聲叫喊：船上有個白髮老人，忽然也跳入河，要去救那落水的人，他雖然用力，因爲逆水，游的很慢。洛奧爾拚命的游，兩隻眼看住落水的人同馬，——人是快沉下水，馬只露鼻子。那個人把馬韁放了，伸出兩隻手，頭往後仰，若再過一會，人同馬都要沉下去了。洛奧爾喊道：「不要怕，不要怕！」那少年道：「來不及了！」果然登時就看不見。洛奧爾溜下馬來，游了幾下，游到那少年同馬的身邊，一手抓住馬鬃子，把馬頭牽出水面，馬見有救，用力向岸邊而來；同時洛奧爾把那少年的手，領到馬鬃，少年死命抓住馬鬃。洛奧爾知道少年抓得馬鬃，不會放鬆的，他就領着馬，到岸邊來，再過一會，到了

淺水，馬站在河底沙上。老人也到了，喊道：「救了，救了！」那落水的少年，聲音很微的說道：「有救了。」腳離馬鐙，倒在洛奧爾身上。這時離岸不過十幾步，洛奧爾把少年抱到岸上，放在草地，鬆了衣領，開了衣襟。老人也來了，奧利文居然也渡了河，船上的人，用條棍子，也攏了岸。

再過一會，那落水少年，慢慢醒過來，四圍的看，彷彿有點糊塗，看見洛奧爾，說道：「我正要找你。不是你，我早溺死了。」洛奧爾道：「你一會就好了。幸虧我們都沒事，不過衣裳溼了。」老人說道：「你今日救命之恩，我們永遠不能報的。」少年說道：「呀，代明則，是你說話麼？我很叫你害怕。原是你不好。你是我的先生，你爲什麼不教我本學學好些？」老人道：「伯爵，如果你有了疏虞，我是永遠不敢再見大帥的了。」洛奧爾道：「怎麼樣鬧出來的？」那少年說道：「我們過河，過到三分之一的時候，擺渡繩忽然斷了。船上的人亂了，我的馬一驚，就跳入水；我不大會游水，不敢從馬上跳入水，我就抱住馬，馬因爲這樣，也不能游到岸。倘若不是你來救，我連人帶馬都要溺水的。我求你領受我永遠感恩的意思，盼望從此以後，我們永遠是好朋友。」洛奧爾鞠躬答道：「我能够幫了點忙，是極高興的。」那少年說道：「我是吉士伯爵，格蘭蒙大將是我的父親。請問你貴姓大名？」洛奧爾因爲說不出自己的父親是誰，很有點難過，只好說道：「我是波拉恰子爵。」

少年說道：「子爵，我認得你，高興極了，但願我們永遠是好朋友，但是你救命之恩，我永遠是報不盡的了。」洛奧爾攔着他說道：「我與你做朋友，覺得十分榮耀。」吉士問道：「你要到那裏去？」洛奧爾道：「伯爵，我要到法蘭德地方王爺的大營。」伯爵說道：「我也是的。我們將來是第一次同臨戰場。」老人說道：「這是應該的。你們兩個人，要互相幫助。我看你們命運是相同的，你們的前程也是交互不能解的。」兩個少年聽了，微笑。老人道：「你們越早換衣越好，我已經打發人到客店，先把小衣被褥等件，預備好了；弄些熱酒，給你們吃。我們走罷。」兩個少年騎上馬，一路走，一路對着微笑。這兩位少年，相貌都很美；吉士有十八歲，比洛奧爾高一點，洛奧爾今年不過十五歲。一個是覺得世界極好過的，剛纔幾乎不得享受，幸虧遇了救；一個覺得纔離家門不久，居然有機會，做了一件事，知道義父聽見是高興的，他自己就覺得很高興。內中只有奧利文是不領略少主人救命的事，他只恨不在那店歇下了，就不會弄得通身溼透，恐怕還要鬧風溼病。

◎吉士伯爵 (Comte de Guine) 在大仲馬的「達特安三部曲」的第三部——波拉給子爵——內，這個

吉士伯爵便也是一個重要人物。

第三十二回 樹林遇盜

再說洛奧爾同吉士一羣人，在客店住了一夜。洛奧爾分付，如果吉利模半夜來到，先喊醒他，誰知吉利模並未到。人馬都歇過了，洛奧爾先起來，去喊醒吉士，那時只有五點鐘，隨便吃了點早飯，就起程；到六點鐘的時候，已經走了二十多里。

吉士從前在巴黎讀書，洛奧爾不過在巴黎一夜；吉士見過許多王公貴人，常同他們來往，洛奧爾却都不認得。吉士把他從前所作的淘氣事，告訴洛奧爾，洛奧爾覺得很有趣，也把在司克朗家裏見過的人，告訴他。原來那些夫人小姐們，如牛蘭夫人，杜比彌小姐，司克特小姐，寶力小姐，施華夫人，吉士都是很熟，還說了許多開他們頑笑的話。洛奧爾是敬愛施華夫人的，很怕吉士去挖苦她，誰知吉士並不挖苦這位夫人，滿口都是恭維的話，因此洛奧爾更喜歡吉士。吉士又告訴他許多戀愛的密事，洛奧爾纔曉得他也有了戀愛的事。吉士所說的情形，同從前德拉費伯爵的時候不同，洛奧爾聽了，覺得加倍有趣。吉士又把各人的故事，告訴他，說是朗維勒夫人戀愛柯

力尼，柯力尼因此同人比劍，被人刺死，朗維勒夫人躲在窗後，看見他比劍，看着他死，後來朗維勒夫人又同馬西拉王爵私通，馬西拉醋意最重，不許別人親近這位夫人，有人去親近他，要把人刺死，德博理是夫人的懺悔教士，也不能相近；又說某人同英國太子要好，後來又私嫁勞遜，鬧得很難聽；又說起王后的故事，就是馬薩林的事，也說了。這兩個少年，日子過的很快活。吉士的先生是個很有閱歷的人，最喜歡吃喝，學問是有的，談風也好。

那一天下午四點鐘，到了阿拉斯^①地方，離戰場不遠了，打算在這裏歇一夜，明天再走。聽說西班牙兵常常半夜騷擾附近地方。法國大兵駐紮在普塔瑪^②與威倫斯^③之間，後軍在杜愛^④王爺的大營在比東，敵軍在克須爾^⑤與柯特力^⑥之間；敵軍十分騷擾，百姓紛紛逃避，避到阿拉斯的人最多。自開戰以來，兩軍只有小戰，並未大戰，王爺要等援兵來，纔敢大舉，這兩天援兵到了。這兩個少年到的正是時候。兩個人吃在一起，住也同房，彷彿是多年的老朋友。晚上兩個人談的都是戰事，跟人同他們擦兵器，他們自己裝手槍。明天醒來，很不高興，爲的是昨夜兩個人都夢見來得太遲了，沒機會立功。這天早上，聽見謠傳說，康狄王爺離開比東，退至喀文，比東地方留兵不多。這兩個人也不管，要先到比東，如果王爺走了，他們再到喀文。吉士的先生，路徑很熟，叫他們抄

近走小路，到了某處，就可以打聽真實消息，留下話，以便吉利模來找。於是七點鐘又動身。吉士最踴躍，喜歡打仗，對洛奧爾說道：「我們上下有六個人，都帶了兵器，你的跟人，好像也還能打。」洛奧爾道：「我還沒有試他，不曉得他怎麼樣；他却是畢列頓人，大約還可以的。」吉士道：「給他一把火槍，他許可以用用。我的家人，都在我父親手下當過兵，很有閱歷的。我們只要碰見敵兵數目同我們差不多的，我們就要進攻。」洛奧爾道：「那個自然。」先生說道：「你們踴躍太過了。伯爵，你可曉得，我是奉命送你去見王爺，你到了大營，你只管去打仗，打死了，同我無干；現在還是我作主，你不能亂來，如果碰見敵人，我要你們退後讓他。」吉士、洛奧爾相視微笑。

他們現在走的地方，是樹林，常碰見避難的鄉下人，拖男帶女，有趕着牲口的，有背着東西的，有用車搬東西的。到了某處，聽說王爺果然離開比東，現時到了某處，又留下信把吉利模，他們又走過了一會，到了力斯河的一條支河，這處地方，風景甚好，麥田碧綠，一望無際。他們所走的小路，常穿過小叢林，吉士的先生打發兩個家人在前哨探，遇有埋伏，快來通報。吉士、洛奧爾同先生在中，與利文裝好火槍後。後來走近一處很大的樹林，相離大約有百步，代明則又派家人先去哨探，兩個少年一路走，一路談笑。忽然聽見六七聲槍響，先生登時喊道：「停走！」兩匹馬登時立住

不動。兩個家人從樹林跑出來，吉士向他們走上前，去問消息。吉士先問道：「有人攔住去路麼？」家人說道：「不是的。他們還沒看見我們，放槍的地方，離我們還有二十丈遠；那裏樹林最密，因此我們趕回來先報告。」先生說道：「我只好發號令，叫他們退；我恐怕樹林裏伏兵不少。」伯爵問家人道：「你沒看見什麼？」家人道：「我看見有穿黃衣的馬兵，在小河那裏慢慢走。」先生道：「我們遇見敵兵了，只好退後。」兩個少年使眼色，作會意之狀；同時聽見手槍響，有人喊救，兩個少年向前進，雖然先生已經轉過馬頭，他們只管拍馬上前。洛奧爾喊奧利文跟來，吉士也喊自己的家人。先生回過頭來看時，他們已經進了樹林，一面取出手槍，走的不遠，慢慢小心的向前進。吉士說道：「不要響，我看見前面有幾個馬兵。」洛奧爾道：「是的，有三個在馬上，有三個下了馬。」吉士道：「你看見他們幹什麼？」洛奧爾道：「彷彿是打劫過路行人。」吉士道：「可恨極了。」洛奧爾道：「他們是兵。」吉士道：「什麼兵，不過是強盜！」洛奧爾道：「我們進攻罷。」吉士喊道：「上前攻！」先生在後頭喊，不許他們動手，已經遲了。兩個少年都不理他，只當沒聽見。

西班牙人聽了，知道有人來攻，那三個騎馬的趕快來，那三個下馬的搶東西，被劫的是兩個過路客人，已經倒在地下。吉士趕上前，離敵人十步，放槍不中；向洛奧爾前來的人也開槍，洛奧爾

中了槍，覺得左膀痛，相離四步，洛奧爾放槍，西班牙人前胸中了槍，倒在馬屁股上，那馬大驚跑了。當下洛奧爾看見有人舉槍向他，他想起阿托士的祕訣，登時退後；一聲槍響，馬向旁跳，倒在地上，洛奧爾一隻腳被馬壓住，西班牙人舉起火槍，要打洛奧爾的頭，洛奧爾不能拔劍，不能取手槍，只好閉目等死。誰知吉士跳在前，一把手槍對住西班牙人的頭，喊道：「不要動手！不然，我先要你的命。」那個兵把槍丟了投降。吉士喊家人來，把降兵交把家人，分付他，如果想逃，登時打死。吉士下了馬，去看洛奧爾，洛奧爾笑道：「伯爵，你還價還得很早。剛纔若不是你，我已經早死了。」吉士道：「你曉得，我的仇敵跑了，我纔有機會來幫你，你滿身是血，傷得重麼？」洛奧爾道：「不過膀子上打了一下，只要你幫我把腳從馬身下拔出來，我看還可以走。」這時先生同奧利文已經下馬，去搬開那倒地快死的馬，洛奧爾費了點力，把腳拔出，站起來。吉士道：「沒折斷骨麼？」洛奧爾道：「幸虧沒斷。那兩個過路的在那裏？」吉士道：「我們救得太遲了，兩個客人恐怕都死了，強盜得了東西跑了。我有兩個家人，看着那兩個被劫的。」洛奧爾道：「我們去看看，是死了沒有，也許還有得救。我們得了兩匹馬，我自己却丟了一匹。我騎奧利文的馬，奧利文隨便揀一匹。」說完了，他們去看那兩個被劫的人。

續 俠 隱 記 上

三百八十二

① 阿拉返 (Armas)

② 維拉諾 (Port à Mare)

③ 維倫諾 (Valenciennes)

④ 杜 (Donut)

⑤ 克須羅 (Gussal)

⑥ 寇特尼 (Courtney)

第三十三回 兇惡和尚

再說那兩個被劫的人，一個睡在血地上，面靠地，動也不動，原來他中了三槍，早已死了。那一個未死，家人把他扶起來，靠樹坐在地上，兩手合了，作祈禱狀，兩眼朝天，腿上受了傷。兩位少年先跑到死人身邊，看了一眼；洛奧爾道：「這是個教士，頂上剃了頭髮。」一個家人說道：「那一個沒得救的了，這一個還許有法子想。」那受傷的人說道：「你不能救我的了，你只好幫我，叫我快死。」洛奧爾問道：「你也是教士麼？」那人道：「不是的。」洛奧爾道：「你的同伴，却是個教士。」那人道：「他是比東的教士，他把教堂的東西要搬到一個安穩的地方去。王爺是昨天從比東走的，明天那地方就要落在西班牙人手裏。我們也曉得路上強盜很多，不甚太平，爲的是沒人肯陪那個教士，我就陪他走。」洛奧爾道：「這班強盜打你，還打教士？」那個人道：「我痛得很，請你們把我送到一個人家去。」吉士道：「你的意思，是要養傷麼？」那人道：「不是的，我要懺悔。」洛奧爾道：「你的傷也許並不十分重。」那人道：「不要耽擱了。槍子中了腿，從腿入腹，傷了腸。」吉士道：「你

是個外科醫生麼？」那人道：「不是的。我倒曉得外傷的道理，我知道這是個致命傷。我求你送我去，找個教士來；不然，請你們找一個教士到這裏，也好。上帝也要報答你們的好處。我身體雖然死了，我還要救我的靈魂。」洛與爾道：「你這樣存心，天要佑你，保你不死。」那人很着急，要起來，說道：「請你們不要耽誤罷。你們不是送我到最近的鄉村，也要找個教士來；只要碰見那個，就是那個。」又歎一口氣，說道：「路上不太平，恐怕沒得人敢去，我只好不懺悔，先死的了。」後來又喊道：「趕快去請教士來，不然，是來不及的。」吉士道：「你不要着急，安靜點罷。我應許你，一定有人來同你懺悔。你只要告訴我們，那裏有房，那一個村子有教士。」那個人道：「上帝保佑你，只要從這條路走，不過四五里路，就有一個客店，再走幾里，就有一個村子，找那個教士。如果他不在家，你們就到村子末了一間房子，那是個廟，找一個教士來；不要管是教士，是和尙，只要能懺悔的，就使得。」吉士說道：「代明則，請你陪着受傷人，叫他們用樹枝子做張牀，拿我們的罩袍做褥子，把他扶上去，用兩個人擡，第三個人輪班換肩；我同子爵去找教士。」先生說道：「伯爵，就這樣辦罷。但是你千萬不要無故的去冒險。」吉士道：「你放心罷。我們今天可以太平的了。」洛與爾對受傷的人說道：「你不要着急，我們去找教士。」那個人很感激的說道：「上帝保佑你。」於是兩個人跑去

找教士，先生看人做牀。

過了十分鐘，兩個人到了客店，不下馬，就告訴店主，過了一會，要送個受傷人來，分付他預備好裹傷的東西，預備好一張牀，又分付他去請一個外科醫生。店主人見兩個都是闊人裝扮，什麼都答應了。兩個人又去找村子，走了有十里的光景，看見前面紅磚綠樹，知道離村子不遠，碰見一個窮和尚，騎一匹騾子，戴一頂大帽，灰色袍子，就曉得他是奧格斯丁派和尚；走近一看，和尚不過二三十歲，臉色發黃，頭髮翦得很短，兩隻藍眼，沒甚神氣。洛奧爾問道：「請問你是個教中人麼？」那人很高興的答道：「問我做什麼？」吉士道：「我們要曉得。」那個人拍拍騾，一語不發，向前走。吉士掉過馬頭來，攔住他，問道：「我們很恭敬的問你，你該回答；你答不答？」那人道：「難道有人在路上問我，我一定要告訴他是誰麼？」吉士原想打過去，後來按住性子，說道：「第一層，你大約不曉得你同誰說話，我是吉士伯爵，這一位是波拉治子爵；第二層，我不是無故問你，爲的是一個受傷快死的人，要教士去懺悔，如果你是個教士，請你趕快去，如果你不是教士，那就不必說了，我也再不來責怪你無禮。」那和尚笑一笑，臉上十分可怕，洛奧爾見了，血都冷了，一手拿着手槍，說道：「這個人，若不是個西班牙人，一定是個法蘭德的好細。」和尚聽了，不響，拿眼瞪他。吉士

說道：「你答不答？」和尚很高興的說道：「我是教士。」洛奧爾把手槍收好，很恭敬的說道：「神父，你既然是個教士，現在有機會，請你去盡教士的職分。現在有人蓋一個受傷快死的人，到客店，客店離此不遠，他要你去同他懺悔。」和尚答道：「我去便了。」吉士道：「你倘若騙我們，我們的馬，可以趕得上你，你不會便宜，一株樹，一條繩子，是不難找的。」和尚說道：「我去便了。」說完，趕緊前進。

吉士說道：「我們不如跟住他。」兩人跟住和尚，離他不甚遠，槍子可以打得到。走了幾分鐘，和尚回頭看他們是否跟他。洛奧爾道：「幸虧我們跟他。」吉士道：「這個和尚的相貌，實在兇惡。」洛奧爾道：「他的黃頭髮，薄嘴唇，同臉上的兇相，我見了發抖。」吉士道：「他的臉，實在難看，不過和尚過的日子是不循天理的，他們常捱餓，因此臉色不好看；他們的規矩又嚴，他們只好裝假；他們沒得好日子過，因此兩眼無神。」洛奧爾道：「不管怎的，我們替受傷的找了一個教士；據我看來，這個和尚的罪惡，比受傷的人還重大許多。我見過許多教士，都不像他這樣子。」吉士道：「這個許是一種游方和尚，沿門求乞的，大約總是外國人，蘇格蘭、愛爾蘭、丹麥等處人，我從前倒常遇見過。」洛奧爾道：「他們都是這樣難看的麼？」吉士道：「倒不盡然，總是難看的多。」洛奧爾道：

「我見受傷快死的人，遇着這種人去懺悔，我心裏覺得難過。」吉士道：「好在是上帝赦罪，不是教士赦罪；我寧可不懺悔而死，不要碰見這樣的教士。你看如何？我看見你摸手槍，彷彿是要照顧打他一槍。」洛奧爾道：「我老實說，剛纔我真有這個意思。這個人兇惡的情形，我說不出來。你會在路上，遇着蛇麼？」吉士道：「從來沒遇着。」洛奧爾道：「我在家的時候，在樹林遇見一回。我還記得，我看見那條蛇，蟠在地下，瞪着兩隻死眼，口裏吐出小長舌頭，我看見了，動不得。後來德拉費伯爵……」吉士道：「他是你的父親？」洛奧爾臉紅了，說道：「不是的，他是我的師傅。」吉士道：「後來怎樣？」洛奧爾道：「後來德拉費伯爵說，你拔劍斬他，我纔有了主意；我拔出劍來，那蛇擡着眼，彷彿要來咬我，我一劍斬作兩段。剛纔我看見那個和尚，我覺得就同從前看見那條蛇一樣。」吉士道：「你剛纔沒把他殺了，你現在還後悔麼？」洛奧爾道：「是的。」

這個時候，望見客店，看見代明則領着人來，兩個家人擡受傷的人，一個家人牽了馬。吉士在和尙身邊走過，說道：「這就是受傷的人，你趕快去罷，不好就攔了。」洛奧爾不肯看那和尚，離得遠遠的。兩個人走上前，告訴受傷人；他擡起身子，看看，又倒下了。吉士說道：「我們盡力替你辦了這件事，我們不能再就攔了，我們還要跑路；你不要見怪，我們要走了。我們聽見說，快要打仗，不肯

失了機會。」受傷人說道：「請你走罷。你們替我出盡力了，我只求上帝保佑你。」吉士回頭同先生說道：「我們先走，你們可以在金波連路上會我罷。」店主入站在門口臺階上，已經把許多時候受傷人的東西預備好了，又打發人去請醫生，看見兩位少年要走，說道：「你們分付的，我一切都盡心辦好；」又對着洛奧爾說道：「你也不如在我這裏裹傷。」洛奧爾道：「我的傷不算什麼，我等到了第二站，再說罷；倘若有個騎馬的人來找我，你就告訴他，我到某處吃飯，在金波連歇宿。我還可以告訴你，那個騎馬的人就是我的跟人。」店主人道：「倒不如你留下你的名字，再把跟人的名字告訴我。」洛奧爾道：「我是波拉治子爵，我的跟人叫吉利模。」這個時候，受傷人到了門口，和尚也到了，他分付店裏的人把騾子放在馬房，不要卸鞍。吉士說道：「請你替這個受傷人懺悔；你不必着急，費用都是我給的。」和尚稱謝。洛奧爾道：「伯爵，我們走罷；我在這和尚身邊，要犯起病來的。」受傷人說道：「我的好朋友，我再謝謝你；你所禱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吉士道：「你放心，我們不忘記你的。」說完，拍馬趕上洛奧爾。

這時兩個家人把受傷人擡到房裏，擡進房的時候，店主女人站在樓梯腳。那個人雖然是傷重，心裏只着急，看那教士，兩隻眼一刻不離。後來店主女人看見他，驚了一跳，抓住男人的手。店主

人問道：「什麼事？你病了麼？」女人指着受傷人說道：「不是的，你看。」店主人道：「他的傷很重，恐怕不得了。」女人道：「不是的，你不認得他麼？」店主人道：「認得他，讓我看看。」女人道：「他的臉變了色，你也認得他。」店主人道：「認得，運氣不好，他是比東的劊子手。」和尚聽了，也嚇了一跳，瞪眼一看，說道：「比東劊子手麼？」代明則站在門口邊，見和尚有遲疑的樣子，便說道：「他雖是個劊子手，也是個人，你替他懺悔了，功德更大。」和尚不響，進了房。兩個家人看見和尚進來，就走出去，把房門關了，出門上馬，跟着代明則，與利文走了。

他們走得不遠，又來了一位客人。店主人問道：「你要什麼，請分付下來。」這位客人舉手作酒鍾樣子，像要吃酒意思；跳下馬來，指指那匹馬。店主人道：「我今天運氣太不好，碰着個啞巴。」問道：「你喜歡在什麼地方吃酒？」客人指桌子，說道：「這裏。」店主人道：「原來他不是十分啞。」拿了酒同餅乾，擺在客人面前，問道：「客人還要什麼？」客人道：「要。」店主人道：「要什麼？」客人道：「我要問你，你看見一個客人，帶着跟人麼？」店主人道：「波拉治子爵麼？」客人道：「是的。」店主人道：「你是吉利模麼？」客人點頭。店主人道：「你的主人，纔走了一刻鐘，他在某處吃飯，在金波連歌宿。」客人問道：「這裏離某處多少路？」店主人道：「大約有三十里。」客人說道：「謝謝。」

再說吉利樸知道天未黑以前，就可以趕上他的主人，且坐下，擦擦頭上的汗，慢慢吃酒；正把酒鍾放下，要倒酒，忽然聽見受傷人的房裏，大喊一聲，吉利樸跳起來，問道：「這是什麼？誰？」店主人道：「是個受傷人。」吉利樸道：「什麼受傷人？」店主人道：「他從前原是比東劊子手，被西班牙強盜打傷，要死，請教士來懺悔；現時有個奧格斯丁派和尚，在房裏。」吉利樸自言自語道：「比東劊子手。」大聲問道：「是個高大強壯人，約六十歲上下，髮鬚全黑的人，是不是？」店主人道：「是的，不過現在他的鬚髮快白了。你認得他麼？」吉利樸縐着眉頭，說道：「我看見過他一次。」店主人忽然跑來問道：「你聽見他喊麼？」店主人看着房門，說道：「我聽見。」忽然又喊一聲，比從前聲音微些；喊了之後，又呻吟一會。吉利樸道：「我要進去看看，是什麼事。」店主人道：「很像是殺人聲音。」吉利樸不響，去推門，門在裏邊關了。店主人道：「和尚開門！趕快開門！」房裏無人答應。吉利樸喊道：「再不開門，我就毀門進來了！」還是不答。吉利樸取了一條棍子，用力把門打開了，看見從牀上流下來滿地鮮血，受傷人睡在牀上，不能說話，咽喉作響；和尚不見了。店主人道：「和尚那裏去了？」吉利樸跑到窗口，說道：「和尚從窗口跑了。」店主人嚇糊塗了，問道：「你看他是從窗口跑的麼？」登時問店伙驢子在馬房沒有堂倌說道：「驢子沒有了。」店主夫婦嚇得魂不附

體。吉利模走到牀邊，看見受傷人情形，想起從前慘劇，說道：「就是那個人無疑了。」店主問道：「人還活着麼？」吉利模解開受傷人衣襟，摸摸胸口，店主站在牀邊，忽然兩個人大喊一聲，吉利模臉色變了，原來有一把小刀，從傷人胸口插入，未拔出來。吉利模喊道：「我在這裏等，你趕快去找醫生來。」店主聽了，就往外跑。

第三十四回 冤家路窄

再說那個和尚，裏原是很不願意去替人懺悔，只因吉士同跟人們強逼他，他不得不來。他進了房門，就跑到受傷人牀邊。劊子手很着急的要懺悔，看見和尚來了，很留心看，說道：「神父，你的年紀很輕。」和尚答道：「做和尚的，不論年紀。」劊子手說道：「神父，可憐我，我快死的人，你同我和平點罷。」和尚道：「你很痛楚麼？」劊子手說道：「我心痛，比身體利害。」和尚道：「你不要怕你的靈魂。人家說你是比東的劊子手，是不是？」劊子手說道：「我原是比東的劊子手，不幹這個行業，有十五年了；後來不過是掛名的，我並不動手。」和尚問道：「我看你現在覺得劊子手的行業很不好？」劊子手道：「若是公堂定了罪的，我去殺他，我倒沒什麼後悔，心安理得，睡得着的。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因為報仇，殺了一個人……」劊子手一面說，一面搖頭。和尚坐下說道：「你只管說。」劊子手道：「從此以後，我懊悔得很，專做善事，求免罪過；我還有幾回拚命的救人，我積蓄下來的錢，拿去濟貧，誠心奉教。從前別人看見我，都要躲開的，後來都同我親近；有幾個人，同我

很重要。我只怕上帝還不能饒我。那天晚上，我做的事，還牽掛在心頭，晚上總夢見那個女鬼。」和尚喊道：「你殺的是個女人麼？」劊子手道：「你也說殺，不說正法？」和尚道：「我看你是殺的，不是按準規矩正法的。」劊子手閉着眼呻吟。

和尚恐怕他死了，打聽不出細情，催着說道：「你趕快說罷，說完了，上帝同我，就可以判斷。」劊子手還是閉了眼，說道：「我每逢晚上過河，我就害怕，覺得手上很重，像是拿着殺人刀，河裏流的不是水，全是血。」和尚說道：「這不過是腦病。」劊子手忽然睜大眼，瞪着和尚，抓住他的手，說道：「腦病！你說是腦病麼？不是腦病。我那天晚上，把那女人的屍身，摔在河裏的時候，說了兩句話，後來每逢聽見樹葉聲，水流聲，好像總聽見那兩句話。」和尚道：「你把那天晚上細情告訴我。」劊子手道：「有一天晚上，有一個人，給我一張公文看，我只好跟着他去辦。後來有四個人，陪着我，我戴了面具；當下我原打算，如果他們幹的事不公道，我就不幫忙。我們走了許多路，一言不發，後來我們走到一間小房子，從窗子看見裏面坐着一個女人，他們說要殺這個女人。」和尚道：「真可怕。你答應的麼？」劊子手道：「我答應的。我也曉得這個女人罪惡貫盈，她毒死了第二個丈夫，又想法子去謀死夫兄，不過前幾天，他還毒死一個無辜女人；她在英國的時候，叫人刺死英國大

臣。」和尚喊道：「是巴金汗麼？」劊子手說道：「是的。」和尚道：「這個女人，是英國人麼？」劊子手道：「不是的。她是法國女人，嫁了英國人。」和尚臉上變了死白色，走下來，把房門關了。劊子手恐怕他跑了，在牀上喊。和尚道：「你不要怕，我不走，你只管講；這幾個人是誰？」劊子手道：「一個是英國人；四個是法國人，穿了火槍營的號衣。」和尚問道：「你記得他們的名字麼？」劊子手道：「我不記得。我只記得那四個法國人稱呼那英國人，叫爵爺。」和尚道：「那個女人，長得美麼？」劊子手道：「相貌很美，年紀又輕；我還記得，當時她跪在我腳下，擡頭求饒。我現在想起來，當時我怎麼有那樣很心，把那個絕色女人殺了。」

和尚聽了，神色慌亂，渾身發抖，很想問一句話，又不敢問，後來禁不住了，問道：「那女人叫什麼名字？」劊子手道：「我不曉得。我剛纔說過，她嫁了兩次，第一次在法國，第二次在英國。」和尚道：「你不是說他年紀還輕麼？」劊子手道：「有二十五歲。」和尚問道：「長得好麼？」劊子手道：「好極的了。」和尚道：「頭髮作銀白色的麼？」劊子手道：「是的。」和尚問道：「頭髮很長而拳曲，垂在後頭，是不是？」劊子手答道：「是的。」和尚問道：「兩眼極流動麼？」劊子手答道：「十分流動。」和尚問道：「聲音很脆的？」劊子手詫異，拿手支起頭來，問道：「你爲什麼曉得這樣清楚？」

和尚說道：「你把她殺了，你受了那幾個人的利用，他們不敢動手，叫你替他們動手。」劊子手道：「神父，你不曉得，這個女人雖然貌美，但是她無惡不作，是死有餘辜的，我記起她從前害我，同我的……」和尚道：「她爲什麼害你？告訴我。」劊子手道：「我的兄弟，是個教士，被這個女人騙了；女人從尼姑庵逃走，同我兄弟一起逃的。」和尚道：「同你的兄弟麼？」劊子手道：「我的兄弟，是這個女人的第一個相好，後來女人負心，把他害死。神父，你不要這樣生氣看我，難道我是罪大惡極，不能懺悔的麼？」和尚的臉色，放和平了，說道：「還可以懺悔的，不過你要把細情全告訴我。」劊子手說道：「我都告訴你。」和尚問道：「你不是說女人騙你的兄弟麼？」劊子手說道：「是的。」和尚問道：「你又說是他害你的兄弟？」劊子手道：「是的。」和尚問道：「那女人未嫁時候，叫什麼名字，你是曉得的？」劊子手喊道：「上帝可憐！神父，你替我懺悔罷。」和尚說道：「你把女人的名字，先告訴我。」劊子手昏迷發抖，倒在牀上，說道：「她叫……」和尚爬在劊子手身上，說道：「趕快說，不然，我是不替你懺悔了。」劊子手說道：「那個女人，叫做安勃勒。」

和尚聽了，跳在地上，舉了兩手，喊道：「安勃勒！那個女人當真叫做安勃勒麼？」劊子手道：「是的，是的；懺悔，懺悔，我快死了。」和尚冷笑，說道：「你以爲我可以替你懺悔麼？我不是個教士。」劊

子手說道：「你不是個教士，是個什麼人？」和尚道：「我就要告訴你。」劊子手說道：「上帝可憐！」和尚說道：「我是威脫約翰。」劊子手道：「我不認得你。」和尚道：「我講把你聽，我是威脫約翰，那個女人是……」劊子手道：「是什麼？」和尚道：「是我的母親。」劊子手聽了，大喊一聲，說道：「饒了我罷，饒了我罷。」和尚道：「饒了你麼？上帝纔能饒你！我是萬萬不能饒你的。」劊子手伸出兩手，哀求說道：「可憐我罷。」和尚道：「你既不憐人，我也不憐你。你死罷，你永遠墮落地獄罷。」說完了，拔出小刀，插入劊子手胸口，說道：「這就算懺悔。」劊子手大喊一聲，倒在牀上。

和尚跑到窗口，開了窗，跳在草地上，悄悄的解了騾子，牽出後門，躲在小樹林裏，從衣包裹取出的一套壯士的衣服，換上了，走到一個村子，弄了一匹馬，騎馬直奔巴黎。

第三十五回 吉利模開口

再說吉利模一個人陪着劊子手，過了一會，劊子手睜開眼，聲音很微的說道：「救命呀，救命呀；既然沒人救我活，難道也沒人叫我快死麼？」說完，用力拿手摸胸口，摸着小刀的柄，好像忽然明白了的，喊了一聲。吉利模道：「不要怕，他們去找醫生了。」劊子手很留心看吉利模，問道：「你是誰？」吉利模道：「是個老朋友。」劊子手想不出來，問道：「我們從前在那裏見過？」吉利模道：「二十年前，有一天晚上，我們會過；我的主人到比東找你，你陪他到阿們特地方。」劊子手道：「我記起了，你是個跟人。」吉利模說道：「是的。」劊子手道：「你來這裏做什麼？」吉利模道：「我打這裏經過，入店歇歇，店主人告訴我，說是比東的劊子手受傷快死；我們聽見你大喊，故此打開門進來。」劊子手道：「和尙那裏去了？你看見他麼？」吉利模道：「什麼和尙？」劊子手道：「同我在房裏的和尙。」吉利模道：「我們進來，沒看見他，他一定是從窗口逃走了。是他拿小刀子刺你的麼？」劊子手道：「是的。」

吉利模聽了，就向房門走。劊子手道：「你往那裏去？」吉利模道：「我要追趕他。」劊子手道：「你要小心。」吉利模道：「爲什麼？」劊子手道：「他已經報了仇，報得也公道，我的罪惡，是洗滌了，上帝饒我了。」吉利模道：「你這句話，怎麼講？」劊子手道：「你主人叫我殺的那個女人……」吉利模道：「你說的是密李狄麼？」劊子手道：「是的。」吉利模道：「和尚同這個女人有什麼相干？」劊子手道：「密李狄是和尙的母親。」吉利模道：「他的母親麼？」劊子手道：「是的。」吉利模道：「他什麼細情都知道了？」劊子手道：「我當他是個和尚，我都告訴他了。」吉利模聽了，知道後來還不曉得要惹出多少事，怕到頭髮都豎起來，喊道：「你這個人！我盼望你沒告訴他各人的名字？」劊子手說道：「我全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我沒告訴他；我只知道他母親未嫁時的名字，我告訴他的時候，他纔曉得是他的母親。但是他現在曉得從前定罪的時候，他的叔父也在場。」說完了，劊子手支不住，又倒下了。吉利模要幫個忙，伸手要去拔小刀子，劊子手道：「你不要拔，一拔出來，我就死。」吉利模拿手打頭說道：「倘若那個人曉得那幾個定罪的人名字，我的主人要死在他手上。」劊子手道：「你的主人如果還未死，你趕快去報信，你還要去告訴他的朋友。不要就攔。我告訴你，他把我刺死了，還不算數。」吉利模道：「你們碰見和尚時候，他向那裏走？」劊子

手道：「他往巴黎走。」吉利模道：「誰攔阻他的？」劊子手道：「兩個少年壯士，要到大營去的，我聽見內中稱呼那一個少年叫波拉拾子爵。」吉利模問道：「領和尙來的，就是這位少年麼？」劊子手說道：「是的。」吉利模向天長歎，說道：「這是天意了。」劊子手道：「是的。」吉利模道：「這件事真令人害怕，然而那個女人的確是死有餘辜的，你現在應該也還是這樣想。」劊子手道：「將死的人看別人的罪過，是看得很輕的。」說完，閉了眼。

吉利模正在盤算是陪着劊子手，等他死了，抑或先去通信給阿托士；正在盤算間，聽見有脚步響，過了一會，醫生走進房來。原來這樁事情，早已傳播出去，有許多人跟來看。醫生走到牀邊，看見受傷的人閉了眼。醫生搖搖頭，說道：「第一件是先拔出小刀來。」吉利模記得劊子手剛纔說的話，轉過頭，不去看。醫生把衣裳挪開，露出胸口，拿着刀柄，拔出小刀子，劊子手很害怕的，睜大眼睛，刀子一出來，劊子手口吐鮮血，傷口亦噴出血來，劊子手兩眼看着吉利模；衆人聽見劊子手喉嚨有點響聲，氣快斷了。吉利模拾起小刀子，打手勢，叫店主跟他出來，很慷慨付了店錢，上馬走了。

他原想先回巴黎，後來想起洛奧爾，久等他來，心裏不安，現在只相離不過二十里路，不如先去把話告訴他，於是拍馬上前。過了一會，到了客店下馬。那時洛奧爾正同吉士，代明則在店裏

吃飯，這三個人因為早上遇見的事體不佳，都不甚高興，忽然門開了，吉利模跑進來，神色慌張，渾身是土，還帶血跡。洛奧爾先喊道：「吉利模，吉利模！你來了！諸位不要見怪，這個老人家，我看待同朋友一樣。」洛奧爾站起來，走上前，問道：「伯爵好麼？他不想我麼？你趕快答。我也有許多話告訴你，我們路上遇着好些事。你臉色全變了，爲什麼事？那裏來的血？」吉士跳起來說道：「是的，你身上有血，你受了傷麼？」吉利模道：「不是的，這不是我的血。」洛奧爾道：「是誰的血？」吉利模道：「是你們安置在客店那個人的血。他死在我身上的。」洛奧爾問道：「你認得他麼？」吉利模道：「認得。他是比東的劊子手。」洛奧爾道：「你認得他！」吉利模道：「我從前會過他一趟。」洛奧爾道：「他死了麼？」吉利模道：「是的。」兩個少年聽了，面面相向。代明則說道：「凡人都是要死的，就是劊子手，也不免一死；我一看見他的傷，我早料到要致命的了。他自己也知道，故此要找和尚。」吉利模聽了和尚兩個字，臉色又變了。代明則說道：「來罷，我們吃飯罷。」洛奧爾道：「很好，吉利模，你去找點東西吃；吃過了，我們再談。」吉利模道：「我不能等。我立刻就要回巴黎去，一刻都是不能耽擱的。」洛奧爾道：「回巴黎去麼？你弄錯了。奧利文回巴黎去。」吉利模道：「不是的。奧利文跟隨你，我回巴黎去。」代明爲來告訴你這句話。」洛奧爾道：「爲什麼忽然變卦？」吉利模

道：「我不能告訴你。」洛奧爾道：「這是怎麼講？」吉利模道：「我也不能講。」洛奧爾道：「德拉費伯爵告訴我，是你跟隨我，奧利文回巴黎去；伯爵這樣分付，我是要照樣辦的。」吉利模道：「現在不能照辦。」洛奧爾道：「難道你不聽我的分付麼？」吉利模道：「事體太要緊，不能聽你的分付。」洛奧爾道：「你一定要走？」吉利模鞠躬，向房門走，說道：「我一定要走。」洛奧爾因他不聽分付，很着急，把吉利模攔住，說道：「吉利模，我不許你走！」吉利模回轉頭，還要走，說道：「你要我任憑伯爵去，送死麼？假使我不立刻去送信，伯爵就要被人謀死。」洛奧爾道：「吉利模，且慢，你說什麼？你趕快講，不要讓我等。」說完，倒在椅子上，渾身打戰。吉利模道：「其中的祕密，我不能告訴你；不過我要先招呼你。你不是在路上碰見一個和尚麼？」兩個少年都答道：「遇着的。」吉利模問道：「你們把和尚送到病人房裏，是不是？」兩人答道：「是的。」吉利模道：「你們很看了他一會。」兩人答道：「是的。」吉利模道：「你們再碰見這個和尚，還認得他麼？」洛奧爾道：「我認得。」吉士道：「我也認得。」吉利模道：「那麼，好了；倘若你們再遇見這個和尚，無論他在大路，或是在小路上，或是在教堂裏，你們只管把他殺了，同殺毒蛇一樣，把他打死爲止。如果這個人活在世上，有幾個人的性命都是危險的。」說完了，吉利模跑出去了。

兩個少年說不出話來。洛奧爾後來說道：「伯爵，我不是告訴過你，我看見那個和尚，就同看見毒蛇一般。」過一分鐘，聽見馬蹄響，洛奧爾跑到窗口，看見吉利模向巴黎走了，看見洛奧爾脫帽爲禮，轉過灣，看不見了。

吉利模一路走，想起兩件事來：一件是跑得太快，跑不到一百里，那匹馬就動不得了，一件是身上沒得錢。但是吉利模是很有思想的，到了一處，把馬賣了，沿路租馬回巴黎。

第三十六回 洛奧爾初見王爺

再說洛奧爾睡得正熟，店主人忽然來喊醒他，說道：「西班牙人來了，西班牙人來了。」起來一問，纔曉得敵人從胡丁向比東進發。當下代明則分付備馬，兩個少年就跑到最高一層樓，從樓窗往外望，向倫斯地方望，看見有馬隊步隊，向前而來，細看，就曉得是敵人的前軍，只好聽代明則的條陳，退後躲避。下樓一看，代明則已經上了馬，奧利文牽着韁，伯爵的跟人，管住那個西班牙虜，——原來他們買了一匹馬，把俘虜網在馬上，兩隻手綁在背後。這一羣人，向金波連進發，去找王爺。誰料王爺前晚走了，退到巴西地方，後來又改了，把人馬駐紮在沙華利與拉文太之間，同格蘭蒙大將度過地勢之後，便把兵官請了來，聽他們的報告，却聽不着什麼消息，只知道末後這兩天，敵軍全退了，却不曉得退往那裏。

大凡敵軍忽然全不見了，總是離的不遠，就要來攻的；王爺很着急，坐着不響。後來有人來報，說是有人要見格蘭蒙大將，格蘭蒙公爵同王爺告辭了出來。公爵出來的時候，王爺拿眼送他，後

來兩眼看着門；因爲王爺在那裏很用心想，別人都不敢響。忽然聽見有隆隆之聲，王爺認得是礮聲，登時跳起來，各人也站起來，同時有人開門，格蘭蒙滿臉得意之色，走進來，說道：「王爺，我的兒子吉士伯爵，同他的朋友波拉治子爵，到了；王爺如果准他們，他們却可以把敵軍的情形，略說一二。」王爺說道：「請他們立刻進來，我很要聽聽。」公爵引見過了。王爺說道：「兩位，你們先要報告消息，最要緊的是敵軍駐紮何處，作何舉動。」吉士年長，從前見過王爺的，自然是他先說，就把在客店看見的情形報告了。洛與爾在那裏很留心看這位有名的大將。原來康狄王爵自從父親死過之後，人家都稱他作王爺，這是當時的風俗；這位王爺，年紀不過二十七歲，一雙鷹眼，一個鉤鼻子，拳曲的長頭髮，中等身材。這位有名大將，眼光最利，最有決斷，膽子又是極大，他不獨深諳韜略，就是一切應酬交際，周旋應對，無一不是極周到的，那時的風氣，讓他一個人移轉過來。

當下王爺聽了吉士的報告，同礮聲的方向，立刻就猜着敵軍的舉動；他猜的是敵軍在某處渡力斯河，要據倫斯地方，截了法兵的後路。他聽見的礮聲，是倫斯放大礮抵拒西班牙同羅連之兵。但是還不曉得敵軍的人數，是否敵軍的大隊，抑或一小枝，聲東擊西，掩人耳目。王爺問吉士，吉士不能答。洛與爾曉得王爺要打聽這一層，他就大着膽，上前說道：「王爺，如果許我說兩句話，我

看有法子可以打聽出來。」王爺回過頭來，微笑，說道：「你有什麼高見，竟可講。」洛奧爾臉上微紅，說道：「我要說，王爺問問那個西班牙俘虜，或者可以打聽出來。」王爺說道：「你們捉了一個西班牙兵麼？」吉士說道：「王爺，是的，我剛纔忘記了。」洛奧爾道：「那是自然，爲的這個俘虜是你親手捉的。」公爵聽了，向洛奧爾點頭，謝他恭維兒子。王爺說道：「這個少年，說的不錯，把西班牙俘虜帶上來。」當下王爺把吉士拉在一邊，問他怎樣捉着俘虜，又問他的少年同伴是誰。王爺回頭同洛奧爾說道：「我聽說，你拿了一封我的親戚朗維勒夫人的介紹信來，但是你已經自己先介紹了，還替我出了好主意。」洛奧爾道：「我原想把信呈上來，因爲王爺同吉士伯爵說話，我不好打岔。」王爺說道：「你往後再給我罷。他們把俘虜帶來了，我只好先去問問他。」果然俘虜領進來，王爺見了，很犯疑，問道：「你是那國人？」俘虜說了幾句外國話。王爺說道：「我看他是個西班牙人。公爵，你會說西班牙話麼？」公爵說道：「王爺，我不過會說幾句。」王爺笑了，說道：「我一句都不會說。」回頭對衆人說道：「你們那一位會說西班牙話，當做繙譯，看他說什麼。」洛奧爾說道：「王爺，我會說。」王爺說道：「你會說西班牙話？」洛奧爾道：「勉強可以够當繙譯。」當下俘虜站在那裏，神色不變，彷彿一點都不理會。洛奧爾說西班牙話問道：「王爺問你是那國人？」

俘虜說德國話。王爺問道：「他現在說的什麼？」洛奧爾道：「他說是個德國人，我恐怕他是說謊，他的口音很不對，不是德國口音。」王爺問道：「你也會說德國話麼？」洛奧爾道：「會說。」王爺道：「能問他的話麼？」洛奧爾道：「能。」王爺說道：「你就說德國話問他。」洛奧爾說德國話問，俘虜不能答，也許是裝不能答的，他答的話，又是法蘭德話，又有阿爾塞話。雖然這個人說出拉雜的話來，要躲過了，不叫他們問，洛奧爾却聽出他的口音，知道他是那國人，對他說了幾句意大利話；俘虜聽了，身子一跳。王爺說道：「這種話，我倒懂；他既是個意大利人，讓我自己問他罷。」子爵，我謝謝你。」又笑說道：「自此以後，你就算是我的總繙譯罷。」誰知俘虜總是不答。他的意思，是不管你問他什麼，他總是個老不答；他說什麼都不知道，敵兵有多少，主將什麼人，有什麼舉動，他一概推做不知。王爺說道：「也好，我們會想法子。好在他是當搶劫殺人的時候，你們捉住他的，如果他願意說，我們原可饒他一命，他現在既然不願意，我們只好帶他出去，開槍打死他。」兩個兵捉住他的手，拖到門口，他臉上變了色。王爺同公爵閒談。俘虜走到門口，有點遲疑；兩個兵只管推他，俘虜說法國話道：「等等，王爺，我願說了。」王爺說道：「很好，我要人開口的法子，倒還不錯；我的少年朋友，將來你們當了大將的時候，不可不學我這個法子。」俘虜說道：「只要饒了我的

命，我就說。」王爺說道：「我饒了你。」俘虜道：「請你問。」王爺問道：「敵軍在什麼地方渡力斯河？」俘虜道：「在某某兩處之間。」王爺問道：「誰當統帶？」俘虜道：「方沙勒伯爵，比克將軍，還有大公爵。」王爺問道：「有多少人？」答道：「一萬八千人，三十六尊礮。」王爺問道：「往什麼地方去？」答道：「向倫斯地方。」王爺回過頭來，很得意的，對公爵及各將官說道：「諸位聽見麼？」公爵說道：「王爺料敵的本事，真了不得。」王爺說道：「告訴某某等三位將官，立刻退回來，所有力斯河這邊的兵，也立刻退，今晚就要預備進兵，明天恐怕要開仗。」公爵道：「王爺要記得，我們收合起來，頂多不到一萬三千人。」王爺說道：「兵用得少，纔能大勝。」回頭對兵士說道：「把俘虜先帶出去，小心看守；他的死活，全靠他的說話何如。如果他說的是實話，饒他一命，若還說的不實，我們開槍打死他。」兵士把俘虜帶走了。

王爺說道：「吉士伯爵，你好久沒看見你的父親，你就同你的父親在一起罷。」回頭對洛奧爾說道：「你若是不很乏的話，跟我走。」洛奧爾道：「我遵命。」王爺說道：「來罷。我知道你有好條陳。明天要看看你當軍人的本事。」公爵問道：「我辦什麼？」王爺道：「你留在這裏，等大軍回來，我回來統帶；不然，我打發人告訴你，把兵送到什麼地方去。我現在只要二十名親兵，騎上好馬，

「跟我走。」公爵道：「人不太少麼？」王爺道：「很够了。波拉治，你有好馬麼？」洛奧爾道：「我的馬今早打死了，我現在騎了跟人的馬。」王爺說道：「你到我的馬房去，揀一匹；你喜歡那一匹，就揀那一匹，不要客氣；你今晚不用好馬，明天是一定要用的。」洛奧爾知道上司不好客氣的，就走到馬房，揀一匹好馬，自己把鞍勒一切都配好，原是阿托士教他的，遇着要緊的時候，是要自己動手。安排好了，又到王爺身邊。王爺正上了馬，說道：「你把介紹信給我。」洛奧爾交上信。王爺說道：「你不要離開我身邊。」王爺拍馬，把韁掛在鞍上，雙手拆開朗維勒夫人的介紹信，向倫斯地方跑。洛奧爾陪在身邊，衛隊跟在後頭，同時送號令的已走了。

王爺一面跑，一面讀信，讀完，疊好了，對洛奧爾說道：「他們很恭維你。我老實告訴你，我見了你雖不久，我恭維你的意思，比信上說的，還要重得多。」洛奧爾鞠躬。過了一會，跑近倫斯地方，礮聲甚響，後來越近越響，離戰場不過十里光景。轉過灣來，看見奧尼村子。鄉下人離戰場太近，很害怕。——凡西班牙兵所到的地方，擄掠一空。——村中的女人，早已跑到別處，只剩不多的幾個男人，看見王爺來了，趕快跑上前，說道：「請王爺快把西班牙強盜開走了。」王爺說道：「那是一定。不過你要領路。」鄉下人道：「王爺要往那裏去？」王爺說道：「我要到一個高地方，四圍的看看。」

鄉下人道：「我曉得一個高地方。」王爺道：「很好。不過我怎樣能够相信你？」鄉下人道：「我從前跟王爺在洛克羅打過仗，王爺給我一口袋錢，說道：『這是賞你跟我打仗之功。』」王爺道：「你騎馬，還是步行？」鄉下人道：「王爺，我步行罷。我從前當的是步兵。況且我們還要走小路，騎馬不甚便。」王爺道：「走罷，不要耽擱了時候。」於是鄉下人在王爺馬前走，走過一百碼，轉入一條小路，進了樹林，走了好幾里，砲聲近極了，敵人槍子，可以够得着。後來走到十字路，到了一個山脚，王爺下了馬，分付洛奧爾同一個護衛兵，也下了馬，餘人在山脚等，留心把守，就跟着鄉下人上山。走了十分鐘，到了山頂上的一個破堡。到了這裏，四圍的形勢，看得很清楚，眼前不過幾里，就是倫斯，被敵軍圍住了。王爺四面一看，登時就有了對敵的主意，從袋裏取出小本子來，撕了一頁，拿筆寫道：「我的公爵：不過一點鐘，倫斯必定失守，請將全軍向萬亭進發，我在彼相候，布置進攻；明天我要把敵軍擊退，收復倫斯。」回頭對洛奧爾說道：「你拿這封信，趕快送給格蘭蒙。」洛奧爾拿了信，跑到山下，上馬跑了；不過一刻鐘光景，他把信送給格蘭蒙。

那時大軍慢慢的齊集起來，公爵帶了已到的破隊馬隊步兵，向萬亭進發，分付沙提朗公爵帶領餘軍，隨後進發。到了晚上七點鐘，王爺纔見着格蘭蒙。果然洛奧爾走開送信之後，不久，倫斯

失守，噦聲停止。到了天快黑的時候，大兵陸續前來，王爺預先分付，偃旗息鼓，不許聲張，晚上九點鐘，天很黑，王爺帶了兵，悄悄的前進，過了奧尼，看見倫斯，看見城裏火燒房屋未滅，聽見敵軍入城之聲。於是王爺布置軍隊，格蘭蒙帶左軍，沙提朗帶中軍，王爺帶右軍；這是預備明日的。到十點鐘時候，各軍駐紮好了，王爺親巡一遍，再把幾句要緊的事，分付了各軍統帥：第一層是步兵馬兵相離須有一定之遠，第二層是發號令前進之後，前進的速率須有一定，第三層是讓敵軍先放第一排槍。又分付波拉治在自己身邊，吉士伯爵去幫他父親的忙。但是這兩個少年要請假，准他們今晚，晚上兩個人還在一起，王爺准了；於是離格蘭蒙不遠，支了一座營帳，給他們兩個人。雖說是那天他們兩個人走了許多路，辦了許多事，疲倦極了，然而還是睡不着。大凡要開仗的早一天，就是老於行軍的人，心裏總覺得與平時不同，況且這兩個少年，是初次臨陣。打仗的前一天，有多少早已忘記的事，忽然都想起來，生人變了朋友，朋友變了兄弟，若是心裏原有愛情的，到了這個時候，愛情自然是更濃。這兩個少年，都有這種愛情，一到了營帳，就拿出信紙來，擺在膝蓋上寫信；寫得很長，一會功夫，寫滿四張紙。常常的你看我，我看你，微微含笑。寫完了，用雙層信封封好了，於是彼此互換，如果兩人中有一個陣亡，那信還可以寄到。安排好了，披了罩袍，睡得很着。

① 桑維埃 (Vielles Chapelles)

② 拉文斯 (La Vauthier)

③ 維安 (Vendin)

續 俠 隱 記 上

第 五 十 一 回

第三十七回 杯酒調停

再說那四個火槍手，第二次聚會，不像前次那樣客氣。阿托士曉得銷滅意見，最妙莫如請吃飯。衆人雖不敢談起二十年前同吃同喝的快活，阿托士却要請衆人不要客氣，衆人都以爲然；丙中達特安最喜歡，爲的是他一個人過寂寞的日子，過得太多了。頗圖斯天要想做男爵，很願意留心看看阿托士同阿拉密官場的舉動。阿拉密是要從達特安頗圖斯嘴裏打聽主教的情形。只有阿托士一個人是無求於衆的，他只以交情爲重。於是彼此交談了許多話，商定以後常在某街哈米特酒店聚會，定了下禮拜的八點鐘聚會。

到了時候，四個人都到了；頗圖斯剛好試了新馬，達特安從羅弗宮來，阿拉密替一個朋友懺悔，阿托士從寓所來。四個人初見面的時候，都帶點拘束；坐下吃飯，還有一點。達特安起初強作歡笑，阿托士一味吃酒，阿拉密說笑話，頗圖斯一聲不響。阿托士看這情形，要想法子，叫他們熱鬧，要了四瓶香賓酒。達特安聽了，登時高興起來；頗圖斯臉上很有得意之色；阿拉密曉得阿托士戒了

酒的，很以爲詫異，看見他倒出一大鍾來，一飲而盡，更是奇怪。達特安也喝起來。頗圖斯同阿拉密彼此敬酒。不到一會子，四瓶酒喝乾了；再過一會，酒力發現，四個人到開口說話——同時爭說，惟恐落後。坐得比從前舒服了好些。阿拉密解了兩個衣扣，頗圖斯全解了。起初談的是打仗，打了別人多少下，自己受了多少下，一天走的有多少路。漸漸談到前任主教；他們同他反對了有好久，衆人却都恭維他，說他有本事。阿拉密說道：「我們恭維死主教，恭維够了，我們倒不如罵生主教罷。你們如果願意聽，我告訴你們一段故事。」達特安笑道：「我們要聽；如果是好的，我第一個先喝采。」阿拉密說道：「有一趟，馬薩林要同一個王爵結交，問他怎麼樣纔肯結交。王爵很看不起主教，不願意同他結交，就寫了幾條款，交把主教；內中有三條，馬薩林最不喜歡。馬薩林寫封回信，說願意送王爵一萬個柯朗，請他把那三款刪去。」達特安道：「辦得很不大方，王爵自然是不肯收的。王爵怎樣對付呢？」阿拉密道：「王爺反送馬薩林五萬個利華，請他以後不必再通信；又告訴他，如果主教以後不同王爵說話，王爵另外再送主教二萬個利華。」阿托士問道：「主教得了這個回信，一定很生氣，他怎樣答呢？」頗圖斯道：「主教沒送封信人打一頓麼？」達特安道：「我曉得，馬薩林把錢收了。」阿拉密道：「達特安，你猜的很對。」於是四個人都大笑。店主不曉得什

麼事，跑進來看，恐怕是打架。

快笑完了，達特安說道：「我告訴你們波孚公爵的一段故事。」阿拉密道：「你說。」達特安道：「阿托士，你要聽不要？」阿托士道：「要聽之至；如果講得好，我們再笑。」達特安說道：「有一天，波孚公爵同一個朋友說，從前馬薩林同議院很不對的時候，波孚同沙華尼不合，沙華尼原是最前主教的私人，現在是馬薩林的私人了，波孚很打他。那個朋友，原曉得波孚公爵是最喜歡打架的，聽了這話，很詫異，告訴了王爺。不到幾天，人人都知道了，所有朋友，都看不起沙華尼。沙華尼莫名其妙，到處打聽，後來有一個人就告訴他，爲什麼他讓波孚打。沙華尼說道：「誰說波孚打我？」那人說道：「波孚自己說的。」沙華尼氣極了，打發兩個朋友，去問波孚。波孚說道：「是的，我再說第二遍，事體是真的。」沙華尼的朋友說道：「凡是君子，都不肯動手打人，爲的是打者受者，都不體面；你還記得路易第十三不肯用君子作內侍，爲的是他常要動手打人。」波孚公爵很詫異說道：「我就不懂，誰說打人的話？」那人說道：「是爵爺自己說的。」波孚說道：「打我說的麼？打誰？」那人說道：「打沙華尼。」波孚道：「我說打沙華尼的麼？」那人說道：「是的，沙華尼却不認。」波孚說道：「我把當日我說的，告訴你罷。我說，沙華尼，你幫忙那個大光棍馬薩林，是大錯。」那

人聽了說道：「我明白了，爵爺的意思，是說責備他，不是打他。」波孚說道：「打同責備，不是一樣的麼？你們咬文嚼字的人，就有這許多的分別！」衆人聽了，又大笑。

四個人說好了，聚會的時候，不許分黨；可是達特安同頗圖斯只管挖苦王爺公爺，阿托士同阿拉密只管挖苦主教。達特安說道：「怪不得你們恨主教，他很不喜歡你們兩位。」阿托士道：「是麼？假使我曉得主教知道我的名字，我倒不如改了，不讓他知道。」達特安道：「他知道你所辦的出色事，不知道你的名字；他曉得，有兩個人幫波孚越獄，已經派人四處找尋這個人。」阿托士道：「他派誰？」達特安道：「派我。」阿托士道：「派你麼？」達特安道：「是的。他今早還問我，尋着消息沒有。」阿托士道：「你怎麼樣答？」達特安道：「我說還沒消息；我晚上去同朋友吃飯，他們許告訴我些消息。」頗圖斯問道：「你真這樣告訴他的麼？」阿托士道：「你聽了不害怕麼？」阿托士道：「我不怕馬薩林。」阿拉密道：「你怕什麼？」阿托士道：「現在我沒得怕的。」頗圖斯道：「從前的事，怎麼樣？」阿托士道：「從前之事，又當別論了。」阿拉密問道：「你放心洛奧爾麼？」達特安道：「他很安穩的。第一仗是從來不會死的。」阿拉密道：「第二仗也是不會死的。」頗圖斯道：「第三仗也不會死的。」阿托士道：「死了還會復活的，同我一樣。我倒不爲洛奧爾着急。我曉得洛奧爾是

個君子，他就是死了，一定是力戰而死，不過死了却……」阿拉密道：「怎麼樣？」阿托士道：「我看是報應。」達特安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阿拉密道：「我也明白這件事，可不必談了。」頗圖斯道：「我不懂你們說什麼。」達特安附耳低言道：「就是阿們特那件事。」頗圖斯還是不懂，說道：「阿們特？」達特安道：「你記得密李狄麼？」頗圖斯道：「我明白了。我一點也不記得了。」阿托士看看他，問道：「你當真全忘記了麼？」頗圖斯道：「全忘記了。好幾年前的事了。」阿托士道：「你心裏不難過麼？」頗圖斯道：「一點也不難過。」阿托士道：「阿拉密，你看這件事怎麼樣？」阿拉密道：「論起天理良心來，這件事却不容易斷。」阿托士問道：「達特安，你看怎麼樣？」達特安道：「我想起這件事來，禁不住想起那那素的老婆，我只可憐邦氏，至於密李狄，我一點都不可憐。」阿托士聽了，搖頭。阿拉密說道：「你要曉得，如果你信上帝的賞罰，是分明的，人世的事上帝要干預的，那個女人就是天要罰他，不過假手我們罷了。」阿托士問道：「主意自由，這句話怎麼講呢？」阿拉密道：「判案官所處的是什麼地位？他有自由的意思，故此一點不遲疑的，就判案，劊子手也有自由主意，不必遲疑，就殺人。」阿托士說道：「是的，還有個劊子手。」阿托士想起比東的劊子來。達特安說道：「這件事，可怕得很，但是想起那些西班牙人，英國人，奉耶穌教的人，還有法國人，

他放槍打我們，打不中，拿劍刺我們，刺不死，這些人，總沒十分傷害我們的，却被我們打死了許多。我想起報仇的事，卻沒什麼難過。」頗圖斯道：「你提起來，我全想起來了，就彷彿是昨日做的事體；密李狄彷彿是坐在阿托士所坐的地方，我坐在達特安的地方，有一把劍，利極的，阿拉密，你常常稱讚我把劍，我對你們發誓，假使當時比東的劍子手不在場，我是一點都不遲疑，拿起劍來，殺那個女人。那個女人，是個兇惡極的了。」阿拉密道：「況且已過之事，是已過之事，有上帝作主判斷；我們辦得對不對，你問我後悔不後悔，我老實說，我一點也不後悔。只有一件，可惜她是個女人。」達特安道：「却有一件，我們可以安心，爲的是沒人知道這件事。」阿托士道：「密李狄有個兒子。」達特安道：「你告訴過我的，但是這個兒子不見了；威脫世爵是不要密李狄的兒子的大約被他驅逐了。」阿托士道：「以現在說，那個兒子却並沒犯罪。」頗圖斯道：「你相信我的話麼？他兒子早已死了。英國地方，很可怕的，又常常有大霧。」當下頗圖斯正說得熱鬧，衆人聽了，很放心，忽然聽見樓梯響，有人敲門。阿托士說道：「進來。」店主說道：「有個信差到了，要見諸位中一個人。」衆人問道：「要見誰？」店主道：「要見德拉費伯爵。」阿托士道：「是我來人，叫什麼？」店主道：「叫吉利模。」阿托士臉色登時變了，說道：「這樣快，就回來麼？但頗波拉治子爵平安沒事。」

達特安說道：「叫吉利模進來。」吉利模跑進來，店主出去，關好房門。

四個人很着急的看看吉利模，看見他神色慌張，滿身塵土，曉得是有要事來報。吉利模說道：「那個女人，有個兒子，那個兒子，長成人了；總而言之，那個母老虎，生了一個小老虎，這個小老虎，現在四處尋找你們。我特爲先來報信。」阿托士很失意的望着那三個朋友；頗圖斯伸手去摸劍，原來掛在牆上；阿拉密拿了一把吃飯的刀。達特安跳起來，問道：「你這幾句，怎麼講？」吉利模道：「密李狄有個兒子在英國，現已到法國，倘若他現時未到巴黎，不久也就到了。」頗圖斯道：「你說的是當真的麼？」吉利模說道：「當真。」因爲乏了，說完，倒在椅子上。阿托士倒了一鍾香質酒，送給他吃。

達特安道：「即使他到了巴黎，我們就對付他；我們對付過的人，不止一個了。」頗圖斯看着牆上掛的劍，說道：「他只管來，我們預備好了。」阿拉密道：「他不過是個小孩子。」吉利模站起來說道：「小孩子麼？我告訴諸位，這個小孩子作的事，他假裝作和尚，替比束的劊子手懺悔，聽了從前那件事的細情，把小刀子刺入劊子手的胸口，刀子還在這裏。諸位請看，我拔出來，不過三十點鐘，上面還有血跡。」吉利模把小刀子放在桌上。達特安三個人都站起來，掛了劍，只有阿托士

一個，坐着不動，很在那裏想阿托士問道：「你說他裝作一個和尚？」吉利模道：「是的。裝作與格斯丁派和尚。」阿托士道：「人是什麼樣？」吉利模道：「店主說，同我一樣高，身瘦，臉青，髮白，眼藍。」阿托士問道：「他沒遇見洛奧爾？」吉利模道：「遇見的。就是子爵領他去懺悔劊子手的。」阿托士一語不發，站起來，走到齋邊，取下劍來。達特安笑了，說道：「我們的行爲，見直的像四個獸氣女人。我們四個人，見了敵人的大軍，一點都不畏懼，現在聽見說一個小孩子，就發起抖來。」阿托士道：「是的，但是這個小孩子，許是上帝叫他來報仇的。」說完了，四個人趕忙的出了酒店。

第三十八回 查理第一來信

再說聖則克街有一個庵，有一天，午前十一點鐘，有許多庵裏修行的尼姑，因為慶賀英王查理第一打勝仗，在教堂念經祈禱。事完回來，內中有一個女人，一個小女孩子，穿一身黑衣裳，歸到房裏，女人跪在聖像前祈禱，女孩子靠住一張椅子哭。女人有四十歲上下，從前是很美的，現在因為經得憂患太多了，臉上不甚好看；那位小姑娘，有十四歲，長得極美，臉上帶着淚痕，加倍顯出美麗來。

那個女人跪在地下祈禱，說道：「求上帝保佑我的丈夫同兒子。我在世上，經歷的不過都是悽慘傷心的事，求上帝早日叫我脫離這個世界罷。」女孩子也祈禱道：「我求上帝保佑我的母親。」女人起來說道：「顯理阿，你的母親，一點用處都沒有。王后之位，丈夫，兒子，錢財，朋友，一切都沒有了。我的女兒，天下這麼大，沒得一個人來理你的母親。」這個女人一面哭，一面倒在女孩子身上。女孩子抱住母親痛哭，說道：「母親，不必太傷心。」這個女人，把頭靠着女兒肩膀，說道：「當

今世界，作王上王后的日子，最難過；現在各人管各人的閒事，那裏有一個人來理我們。你哥哥在我身邊的時候，他還能叫我膽子大些，但是他走了，恐怕還想不出法子來，同父母通信。我把我自己首飾衣服，同你的，都送了，給他的家人工錢，不然，他們一個也不肯跟他。我們現在，只好在庵裏過日子，靠庵裏的師姑們，除了上帝，沒得別人幫忙的了。」女孩子問道：「你爲什麼不寫信給王后，求他幫忙，我們原是至親。」女人道：「王后現在不算王后了，事權在他人手裏。往後你年紀大些，就明白這些事了。」女孩子道：「還有王上呢？他同我很好，我對他說，好不好？」女人道：「王上也是無權的。拉波特告訴過我，有二十遍了，連王上平常需用的東西，還是不齊備的。」女孩子說道：「我們只好求上帝保佑了。」於是母女兩人又跪在地下祈禱。看官，這位女人，是法王顯理第四的孫女，英王查理第一王后，女孩子是女人的女兒，是英國的公主。

當下母女兩人，在那裏祈禱，有一個尼姑來敲門，女人說了「請進來」，母女起來，揩乾眼淚。尼姑說道：「我來攪擾，陛下恕罪；外間有一個人，從英國來的，要見陛下，當面交信。」英后說道：「有信麼？」英王的信。顯理阿，你聽見麼？許是你父親有信來了。來人是誰？」尼姑說道：「來人有四十多歲。」英后問道：「他說出名姓麼？」尼姑道：「他說是威脫世爵。」英后喊道：「威脫世爵，是

英王的好朋友，請他趕快進來。」英后自出迎接，見了面，就抓他的手。威脫跪在地下，呈上一個金盒子，內裏有一封信。英后說道：「你今日送三樣物事來，這三樣物事，我們長遠沒看見了。一是金子；二是好朋友；第三，是英王的信。」威脫見英后這個模樣，心裏實在難受，說不出話來，只好點頭。英后說道：「我很着急的要讀信。」威脫道：「我暫時先出去。」英后說道：「不必，我當你面讀信，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威脫退後幾步，站住了。英后母女二人，走到窗前，女兒靠在母親肩膀，讀信，信上說道：「我的賢妻，我們什麼都預備好了，所有兵馬，駐紮在那士卑^(S)地方，此信就在這裏寫的。我在此處，等亂民；我若是打贏，是贏到底，若是輸了，我也完了。倘若輸了，我想設法逃到法國來；現在情形爲難，我只好樣樣都預備。我要打聽，我因內亂，吃了許多虧，不曉得法國肯收留我否？你的意思如何？請你告訴我。尙有許多不便寫的事體，有送信人口傳，我要你辦的事，送信人告訴你。」信末是查理畫押。

這信上所說的，原無一句高興話，但是英后讀了，臉上微帶喜色，喊道：「他若不做王上，誰還來管他；敗了也罷，逃出本國也罷，只要留他一命。現在做王上的，十分危險，我寧可他不做。」回過頭來，對威脫問道：「你看王上有機會麼？你不必隱藏，老實告訴我；王上所處的情形，十分危險

麼？」威脫歎氣說道：「情形是十分危迫，可惜王上似乎不大理會。王上的心術太好，不肯用詭計。英國內亂雲擾，我恐怕不流血是不能平定的。」英后說道：「滿特祿世爵，怎麼樣？我聽說他用兵神速，連打了好幾回勝仗。我又聽說，他要到界上迎接王上。」威脫道：「是的。他到得邊界，遇着賴士力；他處處都得手，可惜在邊界上大敗了，兵也潰散了；自己改裝，扮作跟人，逃到那威。」英后說道：「我求上帝保佑他！好在幫忙王上的人，現在還沒死，我聽了，心裏倒好過些。爵爺，英國的情形，我曉得了。你快告訴我，王上要我做什麼？」威脫道：「王上要陞下去打聽，看法國王上王后對待英王的意思如何。」英后歎氣說道：「法國王上不過是個小孩子，王后是無權，什麼事都是馬薩林管。」威脫道：「難道馬薩林在法國學作英國的克林維勒？」英后說道：「不是的。馬薩林是個極狡詐的意大利人，夢裏也想做大逆不道的事，却沒得膽子去做；克林維勒有上下兩議院幫忙，馬薩林同議院反對，只有王后幫忙。」威脫道：「英王既然爲議院所迫，馬薩林應該力幫英王纔是。」英后搖頭說道：「我曉得的，馬薩林一點也不幫忙；不幫，還恐反對。我同女兒在法國，他很討厭，若是英王來了，他一定更恨。我不怕慚愧，告訴你，我們雖然在羅弗宮過的冬，我們錢也沒有，衣服也沒有，飯也沒得吃，我們房裏沒得火，只好睡在牀上，不起來。」威脫喊道：「可恨

極了！他們待顯理第四的孫女，查理第一王后，就如此刻薄麼？陛下爲什麼不對朋友們訴苦？」英后說道：「法國的大臣對待一個王后，是這樣，還要去求他幫助王上麼？」威脫說道：「我聽見說，我們的太子要同法國奧林斯郡主結親。」英后道：「有幾天，我原想盼望這件事體，可以成功的那兩個小孩子們，倒很親愛的，原是法國王后先有這個意思，後來忽然變了。奧林斯公爵，原是答應的，後來不許郡主再想這件親事。」英后說到這裏，禁不住落淚，說道：「與其同我現在一樣，做了乞兒，寧可同王上一樣，去打仗，打死了，比做乞兒好。」威脫說道：「陛下不要傷心，事體尚可有。法國現在也是危急時候，鄰國內亂，應該幫忙的。馬薩林是個大臣，總見得對。」英后問道：「你可曉得真切，沒得別人，先來游說麼？」威脫道：「有誰先來？」英后道：「克林維勒，他們難保不先派人來說。」威脫道：「克林維勒，是個釀酒的，出身微賤，主教難道一點面子都不顧，同這種下賤的人聯盟麼？」英后說道：「主教也不過是這樣出身。」威脫道：「難道法國王上王后的臉，他都不顧麼？」英后道：「我們只盼望他顧到這一層就好了。爵爺，你說話不錯，我放心好些。你拿手來，扶我去見主教。」威脫鞠躬說道：「我遵命。」英后忽然站住了，說道：「倘若主教不幫忙，王上打败了，怎麼樣？」威脫道：「王上倘若打败，就逃到荷蘭；太子現時已在那裏。」英后問道：「王

上身邊，可還有如爵爺你這樣可靠的人，幫同逃到荷蘭麼？威脫歎氣道：「可惜沒人幫忙，我先知道這一層的爲難，特爲到法國來，找幫手。」英后搖頭說道：「找幫手麼？」威脫道：「我有幾個老朋友，只要找得着他們，我們的事，就有了把握了。」英后說道：「只望上帝保佑你成功。」英后上了馬車，威脫同兩個家人，騎馬陪着走。

⑤羅連阿 (Bonietta) 在大仲馬的「達特安三部作」的第三部波拉治子爵中間，她也是一個重要人物。

⑥那士卑 (Naseby)

⑦羅特森世爵 (Lord Montrose) 本助倫敦議院，後助查理第一領蘇格蘭，在 Tipperrair, Bridge of

Dee, Inverlochy, Andearn, Kilsyth 等處連勝，後爲賴士力所敗，羅特森亡命外國。一六五〇年再回蘇格蘭，助

查理第二，兵敗被擒，爲克林威勒所殺。

⑧賴士力 (David Leslie) 蘇格蘭人，曾在瑞典作軍官。克林威勒起革命，賴士力回蘇格蘭，帶馬隊入倫敦，助

議院，並爲得力，後又敗羅特森之軍，勇名甚著。及後查理第二得蘇格蘭議院幫忙，與兵攻克林威勒政府，賴士力又受命爲總司令，與克林威勒對抗，屢戰屢勝，然一六五〇年桐柏一戰，大敗，退守斯底令，與查理第二之軍會。 Worcester 一

戰，又大敗，全軍覆沒，賴士力逃至 Yorkshire 被擒，囚于倫敦塔。直至查理第二復位，始釋出，封爲紐華克世爵。

第三十九回 克林維勒之來信

再說英國王后正出庵門去見主教的時候，同時有一個人，騎了馬，跑到王宮，煩親兵去通報，說是要見主教。主教雖然膽小，却要打聽消息，登時就傳那人來見。那人走過院子，過道，到了主教的書房門前，那裏有許多人把守。白那英是極小心的，也在那裏把門；有人來見，他是先要盤問明白的。那要見的人，煩執帖的去通報。執帖的問道：「你有介紹書麼？」那人說道：「有的。」執帖的說道：「很好。你進去問白那英罷。」白那英原站在那裏，聽得清楚，說道：「我就是白那英，你的介紹信是那裏來的？」那人答道：「是克林維勒大將的介紹書。請你通報，見我不見？」白那英看那人好一會，走進房子，報明主教。馬薩林說道：「克林維勒打發來的麼？那個人是個什麼樣？」白那英道：「是個英國人，頭髮帶紅，灰藍色的眼，却是大模大樣的。」馬薩林道：「先把信拿來。」白那英出來，說道：「主教先要那封信。」那人道：「那封信是要我當面交的。你若是不相信的話，我先把克林維勒大將的印，給你看看。」白那英看見是克林維勒的印，又進去告訴主教。那人說道：「你

告訴主教說，我不是個平常送信人，是個專使。」白那英進去了，過了一回，開了門，說道：「請你進來。」原來馬薩林聽說克林維勒有信來，他就胡猜，臉色有點慌亂；他要等臉色平復之後，纔接見這個人。

這個人進了門，一手拿帽子，一手拿信。主教站起來說道：「我聽說，你帶一封介紹信來見我。」那人說道：「是的，信在這裏。」馬薩林接過信來，拆開來讀；信上說道：「毛唐是我的書記，奉命送此信至巴黎，交馬薩林大主教；另外有密信一件，呈覽。」信下是克林維勒畫押。主教說道：「很好，毛唐，請你坐下，把第二封信給我。」那人取出第二封信來，交了主教，自己坐下。主教接了信，拿在手上，轉那封信，轉了好幾回，不去拆，先去問那人的話，要打聽他有什麼隱藏的事沒有。主教問道：「毛唐，你來作專使，年紀似乎太輕些；就是最有閱歷的外交家，有時也辦不好這種事。」毛唐說道：「我今年二十三歲，你說我年輕，却是錯了；從一方面看起來，我還比你老，不過我的本事，恐怕不如你。」馬薩林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却不懶。」毛唐說道：「我長到二十三歲，其中有二十年，過的都是受罪的日子。凡過受罪日子的，是一年算兩年的。」主教說道：「我明白了，你是自小窮苦，是不是？」主教又自言自語的道：「英國造反的人，都是窮苦下賤人。」毛唐道：「我原

可承受六百萬家產的，可惜被人奪了。」主教詫異，問道：「你不是平民出身麼？」毛唐說道：「我是貴族出身。我只要把真名姓告訴你，你也曉得我的家世，是英國世爵中最有名的。」馬薩林道：「你現在用什麼名字？」毛唐答道：「我就叫毛唐。」主教曉得他不肯說真名姓，拿眼很看他，他動也不動。馬薩林想道：「這種奉清淨教的人，同石人一樣。」隨即大聲說道：「你有親人麼？」毛唐道：「我有一個親人。」主教道：「他總可以幫你的忙？」毛唐道：「我去見他三趟，求他幫我忙，都被他的家人，把我鬧出來。」馬薩林道：「是麼？我聽你的故事，倒覺得很有趣。你的祖上，及本身情形，你應該都知道？」毛唐說道：「我不過新近纔曉得一點。」主教道：「你未曉得以前……」毛唐道：「我以爲是不知所從出的。」主教道：「你從來沒見過你的母親麼？」毛唐道：「我見過。我同乳母，住在一起的時候，母親來看過我三趟；他末了一趟來見我，我記得很清楚。」馬薩林道：「原來你的記性還好。」毛唐說道：「我永遠不忘記的。」說話說得很可怕，主教聽了，也打戰。主教問道：「誰把你撫養大的？」毛唐道：「是個法國乳母，養到我五歲，因爲沒人送撫養費給她，她就跑了；但是未走之先，乳母告訴我一個親人的名姓，是我母親常對他說過的。」主教道：「你後來怎麼樣？」毛唐道：「有一天，我在大路上乞食，窮苦得痛哭，有一個耶穌教的教士，可憐我，帶

我回家，教我讀書，替我想法，去找我的親人。」主教道：「找着了麼？」毛唐道：「找不着。有一天，碰巧，找出一點線索。」主教道：「你可打聽着你的母親在什麼地方？」毛唐道：「我找着的，原來是我的親人把我母親殺死的。他殺我母親的時候，有四個朋友幫忙。我又打聽出來，我的爵位已去了，財產已沒了，都是查理第一之過。」主教說道：「我明白了，你爲什麼作了克林維勒的同黨。原來你恨王上。」毛唐說道：「是的，我最恨王上。」馬薩林看見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臉上的神色，着實令人望而生畏。馬薩林說道：「你的歷史，慘極的了，我很同你表同情；幸而你現在的主人，是個極有本事的人，將來一定替你爭回家產的。在高位的人，是容易打聽的。」毛唐道：「有了好獵狗，只要發縱指示，就找得着野獸。」馬薩林問道：「我替你同你的親人說，也許能幫你一點忙。」毛唐道：「謝謝大人，我自己要對他說。」主教道：「你不是說他待你不好？」毛唐道：「我再見他，他該待我好點。」主教道：「你能叫他後悔麼？」毛唐道：「我能叫他怕我。」主教看他說這話時候，神氣極其兇惡，再想同他交談，也不能打聽什麼消息，只好去拆克林維勒的密信。

拆開來，讀了幾行，主教擡頭看毛唐，毛唐不理會，主教自言自語道：「這個奉清淨教的少年，勸不回頭的了，只好隨他去。」於是又看信，原來信上說道：「紅衣大主教：我很要曉得你對待現

在英國情形的意思。英法兩國近鄰，國內治亂，彼此都宜留意。英國全國，上下齊心，反對查理，及其同黨蒙國民見信，把國事全交給我。此次革命的情形，我曉得最清楚。現在我要同王師決戰，天與人歸，我們一定得勝，王上孤掌難鳴，不是身爲俘虜，就要死於戰場，幸而得免，勢必逃至法國，招兵籌餉，再圖一戰。法國已經窩庇顯理阿王后，法國雖出於無心，而英人因爲此事，甚覺不平；但是王后係法國所自出，原有保護之義，至於查理，則大不相同，倘若法國一體保護，是與英國反對英國，只可作爲仇視舉動。」馬薩林讀至這裏，很高興，擡頭看看毛唐，毛唐又不理會，主教往下讀，信上說道：「故此我要知道法國如何對待英法兩國，利害相同，英國盼望太平，整理國政，法國也要太平。現在議院同你爲難，王公親貴，同你反對，百姓常要造反，法國若是忽然同英國開仗，恐不甚妙。英國現在人心不靖，一旦有事，自然要同西班牙聯盟，盼望主教竭力維持英法兩國和平之局。此事亦不難辦到，因英國所盼望於法國者，不過不以兵馬糧餉接濟查理而已。此是密信，由專使面呈。英國將來舉動，全靠法國如何對待。克林維勒願與主教密商，不願與法國王后相商，恐存親戚之見也。若兩禮拜之內，我不得主教回信，我作爲此信主教並未收到。克林維勒拜白。」馬薩林讀完信，喊道：「毛唐，我回克林維勒的信，他一定以爲然的；不過我不要人曉得我們有書信來往，

我請你先到布朗，候我回信。我還要請你答應我，明早就離開巴黎。」毛唐道：「我一切遵辦。我在布朗，要等幾天？」主教說道：「若是十天之內，你接不着我的回信，請你回國。」毛唐鞠躬。主教道：「還有話說；我聽了你的歷史，我很動心，只要我能够替你幫忙的地方，你只管告訴我。」毛唐想了一會，躊躇未答，正要開口，白那英走進來，同主教附耳低言道：「英后同一個人，剛到宮門。」馬薩林聽了，身子一跳，被毛唐看見。主教說道：「我說的是布朗。你若是喜歡在別處等我回信，亦無不可。你要曉得，你不要讓人知道你到了巴黎，我的事體太多，不能不樣樣小心。」毛唐一面向房門走，一面說道：「我告辭了。」主教止住他道：「不要從這裏走，你向那一邊走，我不願意有人看見你。」於是毛唐跟着白那英由執帖的領他出去，白那英跑回來，通報英后來見。

③克林維勒 (Oliver Cromwell)

英國共和政府的支撐者。生於一五九九年。父爲國會議員，伯高祖爲

伯爵托瑪斯克林維勒。

(Thomas Cromwell) 克林維勒於一八二八年始爲國會議員；後於一六四二年參預起兵抗英

王，授大佐，率議院軍隊與查理第一軍隊戰，屢勝，遂爲大將。後據查理第一，敗查理第二，掃蕩薩格蘭及愛爾蘭之叛軍，兩次解散議院，威權甚重。一六五六年，新國會召集，請克林維勒爲王，克林維勒不許，仍爲監政。一六五八年，病終。

④新唐 (Mordaunt)

續 伏 隱 記 七

第四十回 英后求援

再說主教就立起來，出門迎接英后，因為向來待英后待得太刻薄，只好在禮貌上周到些。英后見了主教微笑。主教想道：「英后滿臉笑容，難道是來同我借錢麼？」一面回頭看看錢箱，還把手上戴的金鋼鑽戒指挪轉，不要露出那光彩奪目的金鋼鑽。主教知道英后來見，是有求於他，很想有隱身術，躲藏起來。英后說道：「主教，我原想同王后說的，後來我看，外交大事不如先同你說。」馬薩林道：「陛下光臨，我覺得榮幸的很。」英后想道：「他極力敷衍我，難道先猜着我的來意麼？」說話的時候，進了主教書房。主教請英后坐下，說道：「我恭候陛下分付。」英后道：「我那裏還配分付，我是來求你幫忙。」馬薩林道：「我恭候着了。」英后說道：「我今日來求你，就為的是英國內亂，我的丈夫查理，要平內亂。你大約不曉得，不久就有一場惡戰，國王同百姓的勝負，在此一舉。」主教聳肩，說道：「我却不得曉得。我們國裏，也是不和，我來不及管外國的事。」英后說道：「主教，我要告訴你，我的丈夫英王查理，身臨前敵，日內就要開仗，倘若是打敗了，他要逃到法國來，歸你保

護。這件事，你以為然麼？」馬薩林神色不變，滿臉笑容，說道：「陛下想想看，現在法國這樣擾亂，一個外國失位的王上跑到來，可以安穩麼？你要記得，我們王上所處的地位，已經很危險的了。若添上一件事，豈不更危險麼？」英后說道：「我只求你待我的丈夫，同你現在待我一樣，此外並無別樣要求。」主教趕快答道：「陛下下的情形不同，陛下是顯理第四的孫女，這位王上……」英后說道：「難道孫女婿就不能保護麼？你却忘記了，從前這位王上，被逐出境，求英國保護，英國是答應的。那時英國的女主，並不是你們王上的親戚。」

馬薩林辯不過，只好說道：「陛下誤會我的意思了。想是因為我法國話說的不好。」英后道：「請你說意大利話，我也懂的。你剛纔很稱讚顯理第四，倘若他聽見你說的話，他不曉得你這樣虐待他的子孫，是什麼用意。」馬薩林聽了，一身汗，說道：「陛下錯怪我了。如果查理王上來法國，求保護，我可以把自己房子讓給他，但是恐怕不安穩。有一天百姓來燒房子，同對待某大將一樣。某大將原無罪過，他一心只望法國好。」英后冷笑說道：「同主教一樣。」馬薩林裝作不聽見，倒很說一會那位大將的事。英后着急了，說道：「主教，你一句實在回話，還沒給我。」馬薩林道：「陛下讓我上個條陳麼？」英后道：「主教是個最有本事的大臣，條陳一定是很得力的。」主教說道：

「英國王上應該竭力拒抵亂民，以至人盡餉竭爲止。」英后道：「他原是這樣辦，他現在要同仇敵開仗，雖然衆寡太過不敵，王上是不肯退讓的；但是萬一敗下來，怎麼樣呢？」馬薩林道：「我大膽上個條陳，倘若敗下來，只好仍在本國裏；若使跑到法國來，是一點希望都沒有。」英后道：「主教的意思，既然是這樣，你如果真肯幫忙的話，請你拿兵拿餉，去接濟他。你曉得的，我什麼都賣光了，連末了一顆金鋼鑽也賣了；我若不是什麼都賣光了，我爲什麼母女二人冬天連火都沒有呢？」馬薩林道：「陛下不知道所要求的事的性質。一個王上，求外國幫忙，保他復位，這個王上就算是承認，本國的人不肯認他。」英后不去同他強辯，說道：「我們爽爽快快的說罷。你是答應，或是不答應？倘若王上仍住英國，你幫他不幫？倘若他打定主意，要到法國來，你保護他不保護？」馬薩林道：「我要陛下相信，我是盡心籌畫，要想出一個善法來；陛下就知道我的誠懇了。」英后聽了，咬牙痛恨，說道：「你打算怎麼樣告訴我？」馬薩林道：「我去先同王后商量，再把這事交議院議。」英后說道：「你要交把你反對的議院議麼？」大約你叫巴留士去起草案。够了，我明白了。你去找議院，也不要緊；顯理第四的子孫，所以還有人幫忙過這個冬天，不至凍死餓死，原是議院之力。」說完了，英后站起來，怒容滿面，渾身發抖。主教合手，作哀求之狀，說道：「陛下始終誤會我的

意思。」英后不睬他，自己開門出來。威脫站在一班官員隊裏等候，英后扶着威脫的手走過的時候，官員都很恭敬，同英后見禮。

英后走過之後，馬薩林說道：「這件事體完了，我高興的很好。好難過付的克林維勒收拾王上的法子，很強硬；他如果有大臣，這班大臣不容易當。白那英！白那英進房來，主教說道：「你認得剛纔來見我的那個少年麼？你去看看，他走了沒有？」白那英出去了。馬薩林看看他手上戴的金鋼鑽。白那英同甘明則進來，這天是甘明則值班，說道：「大人要找的那個少年，是我領出去的；他走到走廊的玻璃門，就站住了，很留心的看，大約是看對過的一幅畫，他看得很入神；後來下樓梯，再過一會，看見他騎上一匹灰色馬，走出去。大人今天去見王后麼？」主教道：「你爲什麼要問？」甘明則道：「我的長親吉討告訴我，說王后接到大營的很要緊的信。」主教道：「我就去見王后。」剛好威勒撥奉王后命來請主教。

再說毛唐從主教房裏出來，從走廊的玻璃門望見威脫，瞪着兩眼，渾身發抖，滿臉兇惡，原想登時去找他的，後來按住性子，下了樓，騎上馬，走到一個街角上等，等英后的馬車出來。等了一會，聽見馬車聲，看見威脫在馬上，英后在車裏，兩人交談。馬車走到羅弗宮，停住了，原是英后分付顯

續 俠 隱 記 上

理阿公主在羅弗宮等的。毛唐跟着馬車，在一面牆邊等。

三百三十六

第四十一回 吉士報捷

再說英后打發了伺候的人出去，威脫問道：「事體辦得怎麼樣？」英后道：「不幸讓我料着了。」威脫道：「什麼？主教不肯麼？」英后道：「我未去之先，已告訴過你的了。」威脫道：「主教不肯接待王上麼？」威脫道：「不肯保護一個亡國之君麼？」這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事。」英后道：「我不說是法國不肯，我說的是主教不肯；主教並不是個法國人。」威脫道：「你沒去見法國王后麼？」英后搖頭道：「去見她，是一點用處都沒有；主教既然不肯，法后是不敢去的。你難道還不曉得，內政外交都是主教一個人拿權。況且我已經說過的，恐怕克林維勒的信，先到了。我見主教的時候，他神色有點慌張，彷彿是有了成見在先，不應允我所求的事。你沒看見麼？王宮裏很不安靜，人來人去的，難道他們得了什麼要緊的消息？」威脫道：「斷不是英國新聞。我在路上，沒人趕過我頭，我不過是三天之前，從英國動身的；我同家人跑得很快，現在我騎的馬，是在巴黎買的。況且我曉得王上沒看見陛下的信，不會另外有舉動的。」英后說道：「爵爺，既然這樣，你就回去罷。告訴王

上，我一點法子都沒得想了。我受的罪，比王上受的還利害，因為我住在外國，在仇人手上討生活。你告訴王上，打仗要打到底，拚了命也不算什麼；如果他死了，我陪他死。」威脫道：「陛下太傷心了。事體是還有法子好想的。」英后哭道：「世界茫茫，除了你之外，我一個朋友都沒有。」英后對天啼哭，說道：「世界上的忠肝義膽人，難道一個都沒有了麼？」威脫道：「還有我說過，我認得四個有忠肝義膽的人。」英后道：「四個人不濟事。」威脫道：「四個真有膽子的人，能辦許多事。這四個人，從前很辦過幾件事。」英后道：「這四個人現時在那裏？」威脫道：「為難就在此，我不曉得他們現時在什麼地方。我有二十年，沒會過他們了。但是我們王上有險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他們來。」英后道：「這四個人，都是你的朋友麼？」威脫道：「有一個同我比過劍，我打輸了，他饒我的性命；不曉得他是不是當我是個朋友，我却拿朋友待他。」英后道：「你看他們現時還在法國麼？」威脫道：「我看是的。」英后道：「你把名字告訴我，也許我聽人說過，也可以幫忙找他們。」威脫道：「一位叫作達特安。」英后道：「達特安麼？我聽人說過，他是火槍營幫統，但是我恐怕他是主教黨。」威脫道：「如果是的，那是天意同我們作對了。」英后道：「還有那三個是誰？」威脫道：「那第二個的名字，我是偶然聽見的。有一天，我同他們四個人打架，第二個就是德拉費伯爵；

那兩個都是用假名，他們的真名，我却不記得了。」英后道：「你既然說他們可以幫王上的忙，最要緊是先去找他們。」威脫道：「他們一定可以出大力的。陛下不曉得他們救安公主的事體麼？」英后道：「我曉得；你說的是安公主同巴金汗公爵，要好的時候，內裏還有金鋼鑽一件事。」威脫道：「是的。法國王后的名譽，就是這四個人救回來的。陛下都曉得這四個人，可知法國王后待人太薄了，——頂少封他每人一個爵位。」英后道：「我們設法去找他們罷，我看四個人辦不了什麼事，況且只有三個，那一個是主政黨，不能算的。」威脫道：「算是少了一個，把我算在裏頭，還有四個，王上是有了四個人幫忙。我們幫王上拒敵，替王上設法；王上若是逃跑，我們護衛他；王上若是打败了，我們想法護送他來法國。一旦登了法國海岸，馬薩林也無法可施，只好罷了。」英后道：「爵爺，你去找他們。你如果找着了，他們願意去，你就告訴他們，只要王上再登大寶，封他們每人一個公爵，另外賜錢無算，每人可以蓋個王宮。你去找他們罷。」威脫道：「我盡力去找，不幸我沒得時候；陛下要記得，王上很着急的等候回信呢。」英后說道：「看來是沒得希望的了。」

這個時候，小公主推門進來，英后忍住眼淚，裝出鎮靜樣子，登時改了話頭。小公主却有點明白，歎氣問道：「母親，爲什麼我回來找你，你總是哭的？」英后微笑，說道：「我沒得王后作，却得了

一樣好處，我的兒女却稱我做母親。」回頭問道：「好孩子，你要什麼？」小公主道：「有一個壯士，纔到羅弗宮，要見母親；他是從大營來的，說是有格蘭蒙的信。」英后說道：「我只剩了格蘭蒙一個朋友。你看我們墮落的很利害了，我自己的女兒當執帖。」威脫道：「我很替陛下難過。」英后問道：「壯士是誰？」小公主道：「我先從窗子看見，他有十六歲上下，他叫波拉治。」英后分付請他進來。小公主開了門，波拉治進房，跪在英后面前，說道：「我替吉士伯爵送信給陛下，信裏有很緊要新聞。」小公主聽說吉士的名字，臉略紅了。英后問公主，說道：「你爲什麼說是格蘭蒙來的信？」小公主說道：「我以爲是的。」洛奧爾說道：「原是我的錯。我說是從格蘭蒙來的。陛下要曉得，格蘭蒙手上受傷，是吉士伯爵替他寫的。」英后一面請洛奧爾起來，一面問道：「前敵已經開仗了麼？」洛奧爾答道：「已經開仗了。」說完，站起來，把信交與威脫；威脫接了，交與英后。

小公主聽見已經開仗的話，很想要往下問，又沒得膽子問，臉上紅色全退了。英后曉得小公主的意思，接着問洛奧爾道：「吉士伯爵沒受傷麼？」吉士伯爵不獨是我們黨裏最忠心的人，還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洛奧爾道：「吉士伯爵不獨沒有受傷，並且很立戰功；王爺在戰場上，當着衆人，摟抱他。」小公主聽了，十分高興，在那裏手舞足蹈；後來覺得太放肆了，跑到一個花瓶旁邊，

把臉藏在花裏。英后說道：「我要看看伯爵的來信說些什麼？」洛奧爾說道：「我剛纔同陛下聲明，這封信是伯爵替他父親寫的。」英后說道：「我曉得。」於是拆封讀信。信上說道：「王后陛下：我因右手受傷，不能執筆，今命我子吉士伯爵代寫，告知陛下。我們在倫斯地方，大獲勝仗，從此馬薩林主教與法國王后，辦理外交，更易得手。陛下何妨趁此機會，請法國政府保護英王？送信少年，是波拉治子爵，是老友之子，曾救小兒之命；此人誠實，陛下可深信不疑。陛下有何信息，不論口傳，或是筆寫，俱可付托此人傳遞。」信末是格蘭蒙畫押。洛奧爾當英后讀信的時候，很留心看那小公主，讀到救命那幾句話的時候，看見小公主兩眼都是感激不盡的意，洛奧爾就曉得小公主戀愛吉士。

英后讀完信，說道：「在倫斯打了勝仗，可喜之至；格蘭蒙說的不錯，打了勝仗，事勢與從前不同了。不過同我們無干，恐怕我們還要更吃虧。」向洛奧爾說道：「蒙你從速報捷，我甚感謝。若不是這封信，我恐怕要明天纔知道，或後天纔知道，也未可知；等到人人都曉得了，我纔曉得。」洛奧爾道：「只有羅弗宮同王宮兩處得信，外間現在尚沒有人知道。我當日應許了吉士伯爵，一到巴黎，先送信給陛下，我還沒去見我的義父。」威脫問道：「你的義父也叫波拉治麼？我從前有個朋

友，叫波拉治，不曉得他還活着麼？」洛奧爾道：「他已死了；我義父同他有親，他死了，是我義父承受他的家產。」英后問道：「你的義父是誰？」洛奧爾鞠躬答道：「我的義父，就是德拉費伯爵。」威脫聽了，一跳。英后很着急的說道：「德拉費伯爵麼？」回過頭向威脫問道：「你剛纔告訴我，的幾個名字，內中不是有德拉費伯爵麼？」威脫聽了這個名字，有點半信半疑的問道：「你說的德拉費伯爵是不是從前當過路易第十三的火槍手，是不是一個相貌極好看，現在年紀約有四十七歲的人？」洛奧爾答道：「不錯的。」威脫道：「他從前是隱了真姓名？」洛奧爾道：「是的，從前他叫阿托士；前幾日子，我還聽見達特安喊的這個名字。」威脫對英后說道：「就是那個人，就是那個人！我們還有盼望。我們從無意中，找出這個人，豈非是天意。」於是轉向洛奧爾問道：「德拉費伯爵現時在巴黎麼？」洛奧爾道：「伯爵住在吉尼街大查理客寓。」威脫道：「請你告訴伯爵，稍候我一會就去相訪。」洛奧爾道：「如果英后陛下讓我告辭，我就先去通知。」英后說道：「你可以去了。你要曉得，我們很恭敬你，很感謝你。」洛奧爾向英后公主鞠躬，同威脫行了軍禮，告別出來。

威脫同王后低聲談了許多話，小公主並不聽見。後來威脫也要告辭出來，英后說道：「這個

金鋼鑽十字架，是我母親給我的，這個大寶星，是我丈夫給我的，共總可值五萬個利華。我曾經發過誓，寧願餓死，不願把這兩樣東西給人。但是現在還可以幫幫王上，我只好犧牲了。你拿了去，倘若要錢救我的丈夫，你就把這兩件東西賣了，拿來救他的性命。倘若你將來能够把這兩件東西還我，我自然是十分感激你。無論什麼人，將來能把這東西還我，我同我的兒女，是要保護他的。」

威脫道：「我只能鞠躬盡瘁的辦；我先把這兩件寶貝收藏好了，倘若我不是莫名一錢，我是萬萬不肯收的。我們的田產全充了公，現錢是用完了，什麼東西也變賣了。我一點鐘內，就去找德拉費伯爵，明天再來見陛下罷。」英后伸出手來，威脫接着，恭恭敬敬的親手。英后向着小公主說道：「爵爺，他的父親，不是分付你送她一件東西麼？」威脫摸着不着英后的意思，在那裏躊躇。小公主微笑，臉上發紅，走上前，對威脫說道：「請你告訴我的父親，不問他是王上，或是流離在外，不問他是打勝，或是打敗，不問他是有權勢，或是困難，我永遠是他的孝順女兒。」威脫答道：「我一定把這番話，告訴王上。」說完了，退出來。威脫雖然在官場混了五十年，是不容易動心的，現在見這種情形，也禁不住滴下淚來。

第四十二回 威脫會姪

再說威脫出來，上了馬，一路走，一路想，有時回轉頭來看，看見有一個人騎馬，從牆角出來，遠遠的隨在後面，記得是剛纔從主教府出來，看見過的。威脫的跟人，也很留心看這個人。威脫使手勢，叫跟人走上前，說道：「唐彌，你看見那個人騎馬跟着我們麼？」唐彌答道：「我看見。」威脫問道：「你曉得他是誰麼？」唐彌答道：「我不曉得。我只看見他在主教府跟你到羅弗宮，跟你從宮裏出來，現在又跟在後頭。」威脫說道：「大約是主教的好細，我們不要讓他曉得我們知道他跟我們。」於是拍馬上前走，過許多條街，後頭那個人也拍馬趕來。

威脫到了客寓，下了馬，走入自己房裏，正要留神跟他的好細，先把帽子手套脫下，擺在桌上，忽然從鏡子裏看見一個人進房。威脫回過頭來，看見是毛唐站在面前。威脫臉上變了色，却動也不動。毛唐站在門口，神色可畏。兩人見面，一言不發。後來威脫說道：「我已經告訴過你，你屢次騷擾我，十分討厭，你趕快走了，不然，我要趕你出去，同在倫敦時一樣。我並不是你的伯父，我不認得

你。」毛唐冷笑道：「你不是我的伯父麼？你錯了。我不讓你趕，我曉得你不敢趕我。我告訴你，我近年來所探訪出來的事體，你就不能不認我是你的姪子了。」威脫道：「你探訪出來的事，同我無相干。」毛唐道：「不然，同伯父很相干。我告訴你，你就相信了。我第一次在倫敦見你，是問你要家產；第二次見你，是問你，我因何得罪；我現在來找你，要問你一句話，就同當日上帝問第一個殺人兇手一樣，問的是，你爲何把兄弟弄死了，我今日問的是威脫世爵，你如何把你的弟婦殺了？你的弟婦，就是我的母親。」威脫聽了，大驚失色，說道：「你的母親麼？」毛唐說道：「是的，我的母親。」威脫神色稍定，想起他弟婦的兇惡情形來，咬牙切齒的說道：「你若要知道你母親的情形，你要去地獄裏打聽，地獄裏纔能答你的話。」毛唐聽了這話，上前一步，同威脫面面相對，怒氣衝天的說道：「我見着比東的劊子手。我問他的話，他已經答了。」威脫聽了，如被雷擊的，倒在椅上，半響說不出話來。

毛唐說道：「你現在要曉得，我什麼都打聽出來；你們所作的祕密事，我都知道。我的母親，承受他丈夫的家產，你故此把我母親謀死。你把我的真名姓隱藏起來，奪了我的家產。我現在纔明白你爲什麼不肯認我做姪兒。你把我名下的家產奪了，叫我流離失所，你把我母親殺了，自然

是不認我了。」威脫聽了這番話，想起弟婦當日的罪惡，不禁大怒，站起來，說道：「原來你想把從前的惡劇祕事重新掀揭出來麼？你只管做去。你要先曉得，那個女人的罪惡。你的母親，把我的兄弟毒死，後來因謀家產，還想把我殺死，這兩件事，都有實在證據。你還有什麼說的？」毛唐說道：「她是我的母親。」威脫道：「那個女人，運動一個原有道德的人，去行刺巴金汗公爵；這一件事，我也有實在證據。你還有什麼說的？」毛唐說道：「她是我的母親。」威脫道：「那個女人，跑到法國，躲在庵裏，因為恨一個人，把一個無辜的女人謀死；這也是真憑實據的。你也須曉得，那個女人是死有餘辜的。」毛唐又說道：「她是我的母親。」威脫道：「這個罪惡貫盈，死有餘辜的女人，後來被人擒住了，審問她的罪狀，判了案，處以極刑；那個劊子手難道沒告訴你，說他的兄弟上了那女人的當，後來自己尋死麼？」毛唐怒得說不出話來，滿臉通紅，遍身是汗，喊道：「她正典刑而死，你現在還來向我追問什麼！」毛唐怒得說不出話來，滿臉通紅，遍身是汗，喊道：「她是我的母親。你說她的兇惡，她的罪狀，我都不知道。我只曉得我當初有個母親，被五個人擒住殺了。我只曉得那五個人之中，你也在內。我今天先警告你，你要記得我所說的話，你們把我的母親殺死，使我一生困苦，使我無面見人，無家可歸，使我心懷怨恨，日日只想報仇。我第一個，先找你算

帳，隨後再找那四個人算帳。」說完了，怒氣沖沖，咬牙切齒的，走上前一步。

威脫見來勢不佳，一手拿住劍柄，說道：「難道你要行刺我麼？你果有此意，你真是我的姪兒，是我弟婦之子。」毛唐退後一步，兩手垂下，說道：「不是的。我現在不要殺你，殺了你，我找不着那四個人。等我在那幾個人找着了，你却要曉得，我把比東的劍子手刺死了。我刺他的時候，我一點惻隱之心也沒有。你們幾個人之中，他還算是罪最輕的了。」說完，出了房門，下樓而去，從唐彌身邊走過。唐彌原在樓下等呼喚，誰知威脫突然遇着他的姪子，聽完那番話，是乏極了，聽見姪子馬蹄聲響，知道是走了。威脫倒在椅子上，喊道：「謝天謝地，好在他只找着我一個。」

第四十三回 慈父孝子

再說威脫同他姪兒相見的時候，阿托士一個人靠窗坐下，手托着腮，聽洛奧爾說戰場的情形，說得有聲有色。阿托士聽了，十分高興，問道：「當時你也臨陣麼？」洛奧爾答道：「是的。」阿托士道：「很是一場惡戰？」洛奧爾道：「是的。王爺自己上前，有十一次。」阿托士道：「王爺是個大將。」洛奧爾道：「是位英雄。我的眼睛，一刻也不離開他。有他這樣名聲，又有實事相副，豈不是最榮耀的事？」阿托士道：「王爺是最能打仗的，一點也不會亂的。」洛奧爾道：「王爺鎮靜的很。臨陣的時候，同在操場一樣；況且打仗的時候，與致最濃，同在跳舞場一樣。他向敵人跟前去，都是慢慢走的。王爺預先分付，不許我們先放槍。那時西班牙人在高地上，拿好了槍，正預備放。我們離開敵人，不過三十碼遠。王爺同我們說道：『孩子們，你們要預備吃槍彈；好在不過只吃一排，就輪到你們放，最好把敵人打得乾淨。』衆兵聽了，一句也不響。王爺舉起劍來，喊道：『吹號前進』……阿托士聽得十分高興，喝采道：『好極了！洛奧爾，你有一天當大將，也能這樣麼？』洛奧爾道：『我

恐怕做不到；王爺是個大將，是個英雄。我們離敵兵有二十步左右，看見太陽照着敵兵的火槍，同一條光線一樣。王爺說道：「我們的時候到了；前進，慢慢走。」阿托士問道：「你害怕麼？」洛奧爾道：「害怕。我聽見敵軍發號放槍，我覺得自己變了塊石頭，閉了眼，只想你。」阿托士道：「真是如此麼？」洛奧爾道：「是的。忽然聽見一陣響聲，就同地獄轟開一樣；並未中槍的人，都覺得一陣的熱氣。我睜開兩眼，見自己並沒打死，十分詫異；但是我們的人，有三分之一，打傷在地。我擡起頭來，看見王爺的眼看我，我即刻搶上前，在敵軍之中斷打。」阿托士問道：「王爺見你如此高興麼？」洛奧爾道：「王爺派我陪沙提朗送大旗到巴黎，去見王后報捷。同我說道：『你同沙提朗去。敵軍經此次大敗，至少也要兩個禮拜，纔能收拾餘燼。這兩禮拜內，我暫時不用你幫忙。你先去看看親戚朋友，去見朗維勒夫人，說我謝她薦一位得力人。』我故此到了巴黎。我曉得你很高興見我。」說完了，阿托士很親熱的摟抱着洛奧爾，說道：「你出山出得很合時，有公爵們同你做朋友，有法國陸軍大將做你的乾爺，有親王做你的主將。今天你回來又見了兩位王后，你的起頭總算不錯了。」洛奧爾道：「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我見英國王后的時候，見着一個人；我說你的名字，他聽了，很詫異，很高興，他說是你的老朋友，打聽了你的住址，一會就要來拜訪。」阿托士問道：「那人

是誰？」洛奧爾道：「我不敢造次問他。他法國話說得甚好，但聽他腔調，想是個英國人。」阿托士低頭思索，擡起頭來的時候，看見房門有人，喊道：「原來是威脫世爵！」那人說道：「阿托士，我的好朋友。」阿托士握着那人的兩隻手，兩眼看着他，說道：「有什麼事？你是滿面憂愁，我却滿臉歡喜。」威脫道：「你說的不錯。我看見你更加憂愁。」說完了，四圍細看，像是要密談的樣子。洛奧爾明白，走了出去。

阿托士道：「現在無旁人了，你告訴我，近來怎麼樣了？」威脫道：「我先要告訴你，他在這裏。」阿托士問道：「誰？」威脫道：「密李狄之子。」阿托士繃眉說道：「我曉得。」威脫道：「你曉得麼？」阿托士道：「吉利模在某處，遇着他馳馬，回來報信把我，叫我防備。」威脫道：「吉利模認得他麼？」阿托士道：「不認得。不過他在一個將死的人身邊聽說的。」威脫道：「你說的是比東劊子手麼？」阿托士詫異問道：「你怎麼曉得的？」威脫道：「密李狄之子剛纔在我那裏，把事體都告訴了我。這一場惡劇，如何收場？假使母子兩人，同時死了，豈不甚妙？」阿托士平日爲人，凡一切憂愁難過之事，都藏在心裏，却要把話去安慰人，叫人不要絕了希望；他現在心裏十分憂愁，却要極力的去安慰別人，對威脫說道：「有什麼害怕？難道我們自己還不能保護我們自己麼？這個少年，已經變

了刺客麼？他生氣的時候，把比東劊子手殺了，仇已報了，氣也平了。」威脫搖頭說道：「你大約忘記了他是誰人之子。」阿托士微笑，答道：「他不見得全得了他母親的遺傳性。好在我們先得警告，此中似有天意，我們自當防備，只好等候。你近來如何，你來巴黎做什麼？」威脫道：「爲一件極重大的事，我就要告訴你。却有一件，我聽見莫后說，達特安幫馬薩林的忙，不勝詫異。我自己看那主教，是無復無貶的；你的見解，我是向來佩服的，我却要大着膽，問問，你是不是也幫主教？」阿托士道：「你要曉得，達特安是在軍營裏，自然是要聽上司的調度；況且他又沒得錢，要靠做幫統謀生。如爵爺這樣有百萬家財的人，我們法國是少有的。」威脫歎氣答道：「現在我窮了，恐怕比他還要窮。但是你還沒答我所問的話。」阿托士道：「你要問我不是主教堂麼？我不是主教堂。」威脫站起來，抓着阿托士的手，說道：「這是最好的新聞，我放心了；謝天謝地，你不是個主教堂。我原想你是不會幫主教堂的。我要問你，你能自由麼？」阿托士道：「自由兩字，怎麼講？」威脫道：「你娶過親沒有？」阿托士微笑，答道：「我沒娶過親。」威脫道：「我因爲那個美貌少年，故此問你。」阿托士道：「那個少年，是我撫養的義子，他還不曉得他的父親是誰。」威脫道：「你存心又慷慨，又慈愛。」阿托士道：「你要同我說什麼話？」威脫問道：「你同頗圖斯，阿拉密，是好朋友麼？」阿

托士道：「是的。還有達特安，也是好朋友。我們四個人，都是刎頸之交，惟有說到主教黨，或擲石黨，我們就分開了。」威脫道：「阿拉密，可是達特安的同黨？」阿托士道：「不是的。阿拉密是我的同黨。」威脫道：「你可以設法叫我同你這位好朋友通信麼？」阿托士道：「有何不可。」威脫道：「他近年有什麼改變沒有？」阿托士道：「他當了教士。」威脫道：「奇怪的很。許是他不想再作冒險的事了？」阿托士微笑答道：「不然。他改當了教士之後，還是個火槍手。我叫洛奧爾去請他來，好不好？」威脫道：「很好，我謝謝你。恐怕他這時不在家，如果你以為他是可靠……」阿托士道：「可靠之至。」威脫道：「你可以答應，明早十點鐘領他到羅弗宮麼？」阿托士笑道：「又要比劍麼？」威脫道：「是的，我盼望你也動手。」阿托士道：「你領我們去見誰？」威脫道：「去見英國王后。她分付我領你們去見她。」阿托士道：「英后知道我麼？」威脫道：「只是我知道你，就是了。」阿托士道：「這是暗謎，我猜不着，但是你既知暗謎的解說，我也心滿意足了。爵爺就在我這裏吃夜飯，如何？」威脫道：「謝謝你。我老實說，我看見那個人，就吃不下，睡不着；他來巴黎做什麼？他原不曉得我在這裏，他不是來巴黎找我的。我看見他很害怕，我看他性情兇暴，不曉得要鬧什麼亂子。」阿托士道：「他在英國做什麼事業？」威脫道：「我只曉得他是克林維勒的死黨。」阿托士道：「我

曉得他的父母都是奉天主教的，他爲什麼入了克林維勒的黨？」威脫道：「他恨死我們王上。」阿托士道：「爲什麼恨王上？」威脫道：「王上說他是不合法律之子，把他家產充公，不許他姓威脫。」阿托士道：「他現在用什麼姓？」威脫道：「他叫毛唐。」阿托士道：「這個奉清淨教的少年，改扮和尚，遊行法國。」威脫道：「你說他改扮和尚麼？」阿托士道：「是的。你還不曉得麼？」威脫道：「除了他告訴我的話，我什麼也不曉得。」阿托士道：「就因爲這樣，故此他同比東劊子手懺悔，什麼話都聽見了。」威脫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克林維勒派他來遞公文。」阿托士道：「給誰的公文？」威脫道：「給馬薩林主教。王后猜主教有了先入之言，這是不錯的。我先告辭了，明天再見罷。」阿托士看看威脫，有點不放心的意思，說道：「今晚很黑，你有人護衛麼？」威脫道：「我只有唐彌，但是他不過是個小孩子，什麼也不懂。」阿托士喊道：「奧利文，白來索，吉利模，拿火槍伺候，請子爵來。」不到五分鐘，洛奧爾進來。阿托士說道：「我要你護送威脫爵爺到客寓。路上不要讓人騷擾。」威脫說道：「伯爵，你當我是什麼樣人？」阿托士道：「巴黎的街道，你不熟，我故此叫子爵領你回去。」威脫抓抓阿托士的手，告辭而走。阿托士對吉利模說道：「你打頭走，留神着那個和尚。」吉利模聽了，打一個戰，拿着火槍，很撫摩了一會。

於是一羣人出門，向某街走。奧利文一路行，一路發抖；白來索膽子却大，爲的是他不知道怕什麼；唐彌不停的四圍看，一言不發。威脫同洛奧爾並排走，在路上說話。吉利模先行，一手拿火把，一手拿槍。到了客寓，吉利模敲門，店門開了，吉利模辭別回去。吉利模仍復領路，看不見什麼；到了吉尼街，看見有人影在街角裏，他想起剛纔走過的時候，也看見這個影子，就搶上前去，那個黑影轉入一條小街去了。吉利模不敢跟，回去告訴主人，說威脫世爵安穩無事，回了客店。那時已過了十點鐘，各人回房安歇。

翌日早上，阿托士睡醒，看見洛奧爾在牀邊讀書。阿托士說道：「你已經裝束好了麼？」洛奧爾略帶遲疑，答道：「是的。我睡得不好。」阿托士道：「你睡得不好，心裏是有點事。」洛奧爾道：「我要說，又恐怕你嫌我離開你太早了。但是……」阿托士道：「我恐怕你只有兩天的假，急得要回去。」洛奧爾道：「我有十天的假，我先不回大營去。」阿托士微笑，問道：「你要往那裏去？你已經打過頭一仗，可以算是成人了。你要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可以不必同我告假了。」洛奧爾道：「凡是你不許我做的事，我都不肯做，我凡事都要你指教。我想去李洛阿一天。我曉得你又耍笑我了。」阿托士道：「我並不笑的。你想回去看看李洛阿，也是件自然的事。」洛奧爾道：「你並沒什麼不

願意麼？」阿托士道：「並沒不願意。」洛奧爾道：「你並沒難過麼？」阿托士道：「你既然喜歡去，我有什麼難過。」洛奧爾道：「你待我太好了，我想立刻就動身。」阿托士接着他說道：「你高興立刻走，就立刻走。」洛奧爾走向大門，忽然說道：「我忽然想起，原是施華洛夫人介紹我見王爺的。」阿托士道：「你自然要想謝她，這是不錯的。」洛奧爾道：「我原是這樣想。你願意我去麼？」阿托士道：「自然願意。你從她住宅走過的時候，問問她可以見你否？社會上的應酬，你很留心，我極高興。你不如把吉利模，奧利文兩個人都帶了去。」洛奧爾很詫異的問道：「兩個都帶去麼？」阿托士說道：「是的。」洛奧爾鞠躬出了房門。阿托士隨即聽見洛奧爾很高興的喊那兩個家人。阿托士歎一口氣，搖頭深思道：「他來了不久，又要走開；但是人性如此，本不足怪，少年人是好動不好靜的。我看他真是戀愛那小女孩子。不過他雖然是戀愛別人，也還戀愛我。」阿托士的意思，是很想洛奧爾在他身邊多耽擱幾時，但是他現在既然喜歡走開，也只好讓他去。

十點鐘的時候，預備好出門，忽然有個家人送了施華洛夫人的一封信來；這封信是給伯爵的，說的是聽見洛奧爾回到巴黎，很想要見一面，並且聽見他立了戰功，要同他賀喜。阿托士對來人說道：「你回去說，子爵正要到府裏，同夫人請安。」說完了，又分付吉利模幾句話，同洛奧爾擺

擺手，洛奧爾恭敬敬回了禮，騎上馬走了。後來阿托士細細的一想，在這個當口，洛奧爾倒不如離開巴黎爲妙。

第四十四回 英后求救

再說，早上阿托士派白來索送信給阿拉密，白來索找着巴星，看見他在那裏穿教役的袍子。原來巴星那天晚上，有教堂的公事。阿托士原分付白來索，將信面交阿拉密，白來索是個鄉下人，心裏只有一個主意，不會變通的。巴星告訴他說，阿拉密不在家，白來索不管，一定要見面，纔交信，把巴星弄急了。白來索以爲巴星是個教役，穿了教裏的袍子，是不會生氣的，把他推開，直往裏頭跑，巴星發怒，拿了笞帚打白來索，一面打，一面喊道：「你這個無賴乞兒，想在教堂裏撒潑麼？」原來阿拉密在房裏，聽見外面吵鬧，開門往外看，巴星把笞帚放下，白來索還瞪了他幾眼，從口袋裏掏出信來，交與阿拉密。阿拉密說道：「原來是德拉費伯爵的信，你回去罷。」說完，跑進房去，也不問他們爲什麼吵鬧。

白來索垂頭喪氣的跑回客寓，把巴星打他的事，告訴主人。阿托士說道：「你爲什麼不先告訴他，你是替我送信的？」白來索道：「我不曉得要說這一層。」阿托士道：「後來他曉得你是我

的家人，他說些什麼？」白來索道：「他說了許多敷衍我的話，倒了兩鍾好酒請我，給我四塊餅乾，泡酒吃。但是教裏人這樣兇惡，真是豈有此理。」阿托士自言自語道：「不要緊。阿拉密得了我的信，自然會來找我的。」

到了十點鐘，阿托士走到羅弗橋，威脫也到了；等了十分鐘，威脫恐怕阿拉密不來，阿托士探頭，向某街上望，說道：「你不要着急。我看見有一個教士走來，幾乎推倒一個走路的人，現在他向着一個女人笑，這個一定是阿拉密。」原來這個人真是德博理教士。路上有個人，擡頭看鳥巢，被他幾乎推倒；剛好有個常到他教堂去的少年美貌女子走過，德博理向他鞠躬微笑。再過一會，阿拉密走過來，同威脫抓手，說道：「我們來做什麼？難道是打架麼？倘若真要打架，我要回去拿劍來。」威脫道：「我們不是打架。我們要去見英國王后。」阿拉密回過頭來問阿托士道：「我們見英后做什麼？」阿托士道：「我也不曉得，也許是要問我們什麼話，拿來做見證。」阿拉密道：「我盼望同密李狄的事沒相干。倘若是的，我却不甚高興去，恐怕他們有什麼話來責備我；我當了教士，常常責備他人，我不願別人來責備我。」阿托士道：「斷不是為這件事。威脫是我們的同黨，他也要受責備的。我看不是這件事。」阿拉密道：「既然不是的，我們就去罷。」

三個人走到羅弗宮，威脫先進去。只見一個人看門，房子雖然大，沒甚家具，牆上裱糊的紙，零落的很不成樣，窗子上的玻璃，破了好些，窗子又關不嚴，地板上沒得地毯，跟人也沒有，護兵也沒有。阿托士看見這種情形，告訴阿拉密。阿拉密說道：「馬薩林主教的架子，比這個排場多了。」阿托士道：「馬薩林名爲主教，實則王上；英后現在不算得是王后了。」阿拉密道：「你只要略爲用功，就可以做到大詩人了。」阿托士微笑。原來英后在房裏很盼望他們來，一聽見腳步聲，走出來迎，說道：「我很想見你們，請進來罷。」他們進了房，站着不敢坐。英后請他們坐，阿托士鎮靜不動。阿拉密看見英后受法國如此輕侮，很生氣。英后微笑，說道：「你看我這裏的鋪陳，奢華極了。」阿拉密道：「請陛下恕罪，我看見人家如此薄待顯理第四的子孫，我禁不住生氣。」英后問道：「這位不是官紳黨？」威脫道：「這位是德博理教士。」阿拉密道：「我是個教士，却不是我的心願，我的教士袍子，只有一個扣子掛住，隨時都可以解下來，換上火槍營的軍衣。今天早上，我並不知道要來見陛下，不然，我是要換了衣服，纔敢來見。但是不論我穿什麼衣服，我是一片忠誠，替陛下辦事。」威脫道：「德博理教士，就是我常對陛下說的那四位火槍手之一。」又指着阿托士說道：「這一位就是德拉費伯爵，陛下是早聞其名的了。」英后說道：「從前我身邊有許多大臣，有

錢財，有兵，有將，聽我的調度；現在我什麼都沒有了，只有威脫世爵，同你們二位，是可靠的。」阿托士道：「我們只要能够出力，捐軀也是情願的。」英后說道：「謝你們各位。我說的並不爲我自己。我有三個兒女，約克公爵，同沙勒公主，已經在仇敵手上；我的丈夫，受了多少困苦羞辱，生不如死。這裏有一封書，是威脫送來的，請你二位讀讀。」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遲疑不敢讀。英后說道：「請你只管讀。」原來就是查理求救於法國的信。

阿托士接過來，大聲讀；讀畢，英后說道：「你們曉得，法國不肯收留我的丈夫。」阿托士兩個人聽了，怒髮衝冠。阿托士說道：「陛下要我們辦什麼？」英后動容說道：「你可憐我麼？」阿托士道：「我同德博理，專候陛下分付。犧牲了我們的性命，替陛下出力，也是情願的。」英后說道：「你們都有忠肝義膽。」回頭問阿拉密道：「你的意思如何？」阿拉密道：「只要伯爵領導，我都願意跟你走，走到鬼門關，也是不辭的。說到替陛下辦事，我不必等他領了。」英后道：「這是好極了。你們既然願意幫忙我這個窮苦無告的人，我就告訴你們，我要你們辦什麼。現在英王查理，身邊沒得幾個可靠的人了，他現在在蘇格蘭人掌握中，他雖然也算是個蘇格蘭人，却不甚相信他們，我很替他着急；我求你們到英國，去見英國王上，當了他的衛隊，保護他的性命。他身邊時時刻刻，都

有危險，這種無形的危險，比戰場上的危險，更可怕。但是你們雖然捨命爲我，我却無甚酬報，我只有永遠不忘的交情，酬報你們。」阿托士問道：「陛下要我們幾時動身？」英后道：「你們真願意去麼？」阿托士道：「我們去幫陛下，覺得甚有光榮。」英后大爲感動，流淚說道：「我自從流落以來，今天算是有點希望了；我雖然無力酬答你們，上帝是要酬答你們的。我感激你們的心，上天可鑒，你們去救我的丈夫罷。我盼望我們日後可以相見，那時我再謝你們。我在這裏等候佳音。但是你們走過之後，我在這裏，有可以爲力的地方沒有；如果有的，我自然是盡力的。」阿托士道：「沒得什麼了。我們只求陛下祈禱上帝，保佑我們。」阿拉密道：「我是個無家無室的人，只有一片至誠，爲陛下辦事。」英后伸出手來，讓兩個人親手，回過頭來，向威脫低聲說道：「如果要錢用，只管把我給你的首飾變賣了，不要可惜。卽此金鋼鑽，亦可以賣得五六萬個利華。他們去辦事，非錢不行。」於是王后寫了一封信，小公主也寫了一封信，都是寫給英王查理的，一封交給阿托士，一封交給阿拉密，路上倘有疏虞，他們只要有一封信，就可以去見英王。交代好了，三個人告別。走到樓下，威脫說道：「我們從此分路回寓，以免人家疑惑。今晚九點鐘，在聖丹尼門相會罷。你們先騎我的馬，隨後再租馬。我先謝謝你們，再會罷。」於是威脫同阿托士兩個人拉手，自己向某街而去。

阿拉密問道：「伯爵，你看這件事體，怎麼樣？」阿托士答道：「我看這件事體，沒得什麼希望。」阿拉密道：「雖然這樣說，你却十分踴躍的擔承。」阿托士道：「從大道理上看，這是件應做之事，故此我願意幫忙。王室沒得貴族幫忙，是站不住的，然而貴族的權力，是從王上得來的。我們若是要扶持我們貴族，是要扶持王上的。」阿拉密道：「我恐怕我們走這一趟，不過被人謀殺罷了。我恨英國人，他們又粗又野，凡是好飲皮酒的人，都是粗野的。」阿托士道：「難道你想久留這裏麼？我們串通波孚越獄，犯了很大的罪，難道你想住在巴士狄大監，或是威莫桑大監麼？我看，倒不如往英國去的好。倘若辦得好，我們就是英雄好漢了，比坐監好得多了。」阿拉密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却要問你一句話，事體雖小，却是十分要緊的，你有錢沒有？」阿托士道：「我只有一百個畢士度，還是我未離家以前交來的租錢，我却要分一半給洛奧爾，我只得五十個畢士度了。你有多少錢？」阿拉密道：「我是曉得的，若是把我的抽屜翻翻，把我的口袋倒出來，所有的現錢，恐不及十個路易。好在威脫很有錢。」阿托士道：「不然，威脫的家產，都被克林維勒充了公，威脫現在也是莫名一錢。」阿拉密道：「頗圖斯很有錢，現在正用得着他。」阿托士道：「達特安的劍，是很靠得住的，現在也用得着他。」阿拉密道：「讓我們去找他們。」阿托士道：「阿拉密，你要曉得這

是件祕密事，我們不能告訴人，況且我們若是去找人幫忙，顯得我們不果於自信，我們只管在背地裏惋惜他們不來幫忙，却不能把這番意思告訴人。」阿拉密道：「你說的不錯。今天晚上，你打算做什麼？我有兩件事，很想辦，只好罷了。」阿托士道：「兩件什麼事？」阿拉密道：「第一件，是我昨晚在朗布里夫人處會着幫主教，他很悔慢我，我要同他比劍。」阿托士道：「阿拉密，可以不必了；兩個教士比劍，令人笑話。」阿拉密道：「我們兩個人都是好爭的，他最喜歡在街上閒遊，我也是喜歡的，我們都覺得穿了教士的長袍討厭；我有時以為他是阿拉密，我是幫主教，我們自然是要碰頭的。倘若我待他，同今早我待那少年一樣，事體自然是不同了。」阿托士道：「不然。你不過叫幫主教面上變樣子，你不必再追究了，你要記得，你們兩個人，都是不能自由的；你是應許了英國王后，替她辦事，幫主教是要替擲石黨出力的。倘若第二件是沒甚要緊……」阿拉密道：「第二件是很要緊的。」阿托士道：「既然如此，你就去辦罷。」阿拉密道：「可惜這件事什麼時候去辦，我是不能自主的。約會的時候，是很遲。」阿托士微笑道：「我明白了，大約是夜半。」阿拉密道：「是的，是夜半。」阿托士道：「爲什麼這第二件事就不能暫時擱起不辦呢？等到你回來的時候，自然有話可以藉口。」阿拉密道：「能够回來，自然是得有藉口。」阿托士道：「倘若你不回來，那

是更不要緊了。你要斟酌，你要曉得，你不是二十歲的少年了。」阿拉密道：「可不是，我願意我現在還是二十歲。」阿托士道：「你若二十歲，不知你要做多少獸事。我們先分手罷。我還要探望一兩處朋友，還要寫一封信。你晚上八點鐘來，或是七點鐘來，同我吃晚飯。」阿拉密道：「我有二十處朋友要去的，有二十來封信好寫。」於是兩人分手。

阿托士去拜訪萬度晤夫人，到施華洛夫人處留了片，回到寓所，寫了一封信把達特安，信上說道：「我的老友，我同阿拉密正要動身，去辦一件要緊事。我原想見你一面，同你辭行，可惜時候來不及了，我故此寫信告訴你，我們要暫別幾時了。洛奧爾回到李洛阿，並不知道我動身；我走了以後，請你照應他。若三月之後，你不得我的信息，你可以分付他，開讀一封信，這封信是我寫給他的，藏在一個銅盒子內。盒子的鑰匙，隨此信送去。見着頗圖斯，代我致意。暫別暫別，後會有期。」寫完了信，交白來索送去。晚上，阿拉密果然到了，穿了一身壯士的衣服，掛了他常用的劍，見了阿托士，說道：「我們不能不同頗圖斯，達特安兩個人辭行。」阿托士道：「不必了。我已經寫了一封信給達特安，也代你致意了。」阿拉密道：「你辦得周到。」阿托士道：「我們應許了人家去辦這件事，你並不後悔麼？」阿拉密道：「我很想過的，當這個時候，還是離開巴黎的好。」阿托士道：

「我也這樣想。只是可惜沒得機會見達特安一面。但是他是最乖覺的，也許猜出我們去辦什麼事。」兩個人吃完晚飯，白來索回來了，說道：「我把達特安的回信帶來了。」阿托士道：「你這個蠢才，我幾時叫你要回信的？」白來索道：「我並沒等回信，但是達特安追我回來，把這件東西交給我。」說完，拿出一個皮袋來，內裏好像裝的是錢。阿托士打開皮袋，一手掏出一張信來，信上說道：「伯爵，旅行是要用錢的，若是要耽擱三個月，更要用錢了。我還記得，我們從前同行的時候，很花了些錢。我現在送你些錢，是我從馬薩林手上設法刮下來的，你拿去很有用的。我知道你有的，是膽子才幹，你雖遠行，我是很放心的，我知道你此行一定成功。說到洛奧爾，我看他同我自己的兒子一樣。」信後又加一行，說道：「送上之五十個路易，請同阿拉密分用。」阿托士讀完信，不禁滴淚，很感激達特安，他雖然是馬薩林的黨，却並不忘記老朋友。阿拉密把錢倒出來，說道：「這是五十個路易。伯爵，你打算留下來用，還是送回去把他？」阿托士道：「我自然是留下。就是不用着，也要留下。你拿二十五個，餘下的交把我。」阿拉密道：「我也是這樣想。你把這分拿去，我們動身罷。」阿托士道：「很好。但是你沒得跟人。」阿拉密道：「巴星當了教役，離不開那教堂。」阿托士道：「我帶吉利模，你就帶白來索罷。」阿拉密道：「這便很好。」說到這裏，吉利模走到門口，說道：

「預備好了。」阿托士道：「我們走罷。」於是兩個人騎上馬，兩個跟人跟在後頭。

走到河邊，遇着巴星。巴星喘息未定的說道：「我來得剛好。」阿拉密問道：「有什麼事？」巴星說道：「顯圖斯剛纔來找你，留下這封信，說是很要緊的，分付我立刻送來。」說完了，拿出一個口袋來。阿拉密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巴星道：「大教士，還有一封信。」阿拉密道：「你再叫我大教士，我要打折你的骨。快把信拿來。」阿托士說道：「天色這樣黑，你怎麼樣能讀信。」巴星說道：「我有火。」取出火石，點了一條蠟燭，照着阿拉密讀信。信上說道：「我的德博理，達特安告訴我，你同德拉費伯爵告別的話，曉得你們有遠行，兩三個月纔得回來。我曉得你不肯向人告幫的，我送你二百個畢士度，將來你得便，再還我。請你收了，不必遲疑。我家裏還有二千利華，我原想多送的，恐怕你不肯收。我這錢送給你，不便送給伯爵。但是我送給你，就同送給伯爵一樣。」信末簽了杜維朗的字。阿拉密讀完了，說道：「你看怎麼樣？」阿托士道：「這是從天而降的，自然也是收了。」於是兩個人把錢分了，重新走路。不過一刻鐘，到了聖丹尼門，威脫世爵已在那裏等候。

第四十五回 可惜不殺

再說三位壯士會齊了，向披喀狄走；這是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少年時所常走的路，在路上很想起從前少年的事來。走到從前同修路人相爭的地方，阿托士說道：「假使摩吉堂在這裏，他一定要發抖的。你記得麼？他是在這裏中槍的。」阿拉密道：「我記得；想起來，我也發抖，我是在那棵樹上倒地的。我那時以為是必定死了。」三個人往前走，吉利模想起從前的事來；走到那家客店，想起從前他主僕兩人很糟踐了庫房裏的東西，走上前指給阿托士看，說道：「香腸。」阿托士想起少年所作的淘氣事來，不禁大笑。

次日傍晚，到了布朗地方，威脫說道：「我們不如暫時分手罷，以免人家疑惑。我知道一間客店，客人很少的，我還認得那店主人，我就到那裏，恐怕那裏還有信件等我。你們到大顯理客店去罷，你們就在那裏吃飯。再過兩下鐘，我們在碼頭會。那裏該有船等我們。」商量好了，威脫走他的路；這兩個個人進了城，走得不遠，到了大顯理客店，並不卸鞍，分付家人吃飯，不許同人交談。兩個人

先去看看碼頭。他們的行動，與人不同，許多人見了，都詫異。內中有一個人，最爲留意；這個人，在碼頭上走來走去，滿臉着急的樣子，一看見阿托士兩個人，他兩眼不停的看他們，彷彿是要同他們交談的樣子。這個人是個少年，臉色很青，兩眼藍色，眼神常時改變，穿的是黑衣裳，掛了長劍。阿托士兩個人到了碼頭，看見靠了一條小船。阿托士說道：「這大約就是我們的船。」阿拉密道：「是的外邊那條大船，是過海的。若是威脫世爵要我們在這裏老等，是很沒趣的；一個女人的影子，也看不見。」阿托士道：「你不要說了，恐怕有人聽見。」原來那個走來走去的少年，聽見威脫兩字，立刻停住不走了，但是臉上並沒露出留意威脫的神氣，鞠躬問道：「對你不起，你們像是頭一次到布朗，你們是不是從巴黎來？」阿托士很有禮的回答道：「我們是從巴黎來。你要打聽什麼新聞？」那少年問道：「聽說馬薩林不是首相了，這個信息確麼？」阿拉密想道：「這個話問得奇怪。」阿托士道：「這個信息，又確又不確；半個法國同他反對，他却用了許多詭計，運動那一半幫他。」那少年道：「他並沒關了監，也沒被貶逐？」阿托士道：「是的。」那少年道：「謝謝你告訴我這些消息。」說完，走開了。

阿拉密道：「你看這個好管閒事的人怎麼樣？」阿托士道：「我看他不是個鄉下遊手好閒

的人，就是個奸細。」阿拉密道：「你爲什麼答他？」阿托士道：「他很恭敬的待我，我只好恭敬的待他；他問我，我不能不答。」阿拉密道：「不管怎的，他總是個奸細。」阿托士道：「他能够怎樣我們？現在不是立殊理的時候，那時只要一點小事，就要封口。」阿拉密兩眼看着那個少年，等他走到小山，看不見他了，纔說道：「你造次答他的話，未免太不小心了。」阿托士道：「你却不該說威脫的名字說得太響，他聽見了，立住腳不走。」阿拉密道：「你就不該答他。」阿托士道：「若是不答他，恐怕要鬧出事來。」阿拉密道：「你從幾時起怕鬧事的？」阿托士道：「我有要事在身，或是恐怕就誤，我是不去同人爭鬧的。還有一層，我很想再細細看這個人。」阿拉密道：「什麼意思？」阿托士道：「我若是告訴你，你必定要說我瞎用心。」阿拉密道：「你怎樣想？」阿托士道：「難道你看不出他很像一個我們見過的人麼？」阿拉密道：「像美貌的人，還是像醜陋的人？」阿托士道：「你見了他，難道不想起你見過一次的美貌女人麼？」阿拉密道：「你這句話，提起我了；你說的不錯，看他的嘴眼，他一定是密李狄的兒子。」阿托士道：「阿拉密，你笑什麼？」阿拉密道：「我是笑慣了的。現在是毒蛇當道，却不是好笑的事。」阿托士道：「哈，威脫來了！」阿拉密道：「很好，我們的跟人，還不至於叫我們久等。」阿托士道：「跟人們跟着威脫走。我認得吉利模走路的樣

子，唐彌在後，抗着槍。阿拉密向西一看，說道：「我們動身的時候，天也黑了。」阿托士道：「大約是要黑了。」阿拉密道：「就是在日裏，我是不喜歡在海上的。到了晚上，天黑了，風急浪高，風吼水響，很沒意思。我很想回去耶穌的廟裏。」當下阿托士心想別的事體，也聽不見他朋友說的什麼話，走上前去迎威脫，阿拉密也跟在後頭。阿拉密說道：「我們這位朋友，難道見了鬼麼？爲什麼不停的扭轉頭，往後看。」威脫看看他們兩個來了，脚步很急的走上來。阿托士道：「爵爺，怎麼樣了，爲什麼氣喘喘的？」威脫道：「沒什麼。只因我在山邊走過的時候，彷彿……」說完了，又往後頭看。阿托士同阿拉密使眼色。威脫說道：「我們上小舢板罷，大船在外面等。我們上船罷。」說完，又往後看。阿拉密問道：「爵爺忘記了什麼東西？」威脫道：「不是的，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阿托士低聲告訴阿拉密道：「威脫也看見他了。」這個時候，三個人到了碼頭，威脫分付跟人拿火槍，先上船，叫小工把行李送上去。

他們正要上船，阿托士忽然看見一個少年跑過來，那時天色雖是黑了，阿托士認得是剛纔問話的少年，心裏想道：「難道他真是個奸細麼？要說法不許我們上舢板麼？」原來那少年來得遲了，阿托士已先跳在舢板上，說道：「他倘若果有這個意思，我們不如先駛開罷；到了海上，他就

沒法好想了。」果然開了船，四個粗壯的水手，出力搖。那個少年在岸上跑，跑到大石上的一個燈塔。那條舢板，不久是要在燈塔面前走過的。阿拉密對阿托士說道：「那個少年的確是偵探我們的舉動。」威脫問道：「什麼少年？」阿拉密道：「在岸上趕我們的那個少年，現在他跑到大石上了。」說完，指把威脫看。威脫看見石上那個少年，神色大變，抓住阿托士的手，喊道：「那就是他！我疑的不錯。」阿拉密問道：「他是誰？」阿托士道：「密李狄之子。」吉利模喊道：「就是那個和尙。」那少年聽見了，在石上伸出身子來，彷彿是要跳在海裏，喊道：「伯父，你說的不錯；我是密李狄之子，我是那個和尙，我是克林維勒的秘密使者；我現在認得你同你的朋友了。」舢板上這三個人，向來都是膽子極大的，看見這個少年的神氣，聽了他說的話，三個人渾身發冷。吉利模毛髮直豎，一身冷汗。阿拉密說道：「原來這個就是密李狄之子，你的姪兒，裝扮做和尙的？」威脫道：「是的。」阿拉密道：「很好，等一等。」說完了，不慌不忙的從唐彌手上取一把火槍，舉起來，向石上的少年放。吉利模着急了，喊道：「放！」阿拉密正要放槍，被阿托士一手打下來。阿拉密喊道：「鬼迷了你！你誤了多少事！我描得很準的，一放定要打中他。」阿托士說道：「我們殺了他的母親，很够了。」阿拉密道：「他的母親，是個惡鬼，想盡多少法子，害我們及我們所愛之人。」吉利模這時候，大失

所望，倒在舢板上，很不高興。那個少年見了，狂笑，說道：「原來是你，我今日認得你了。」這兩句話，被風吹過來，阿拉密聽了發抖。阿托士道：「我們是大丈夫，要鎮靜些。」阿拉密道：「雖是如此說，那個少年是個惡鬼。我們若是把他姪子殺了，你試問了威脫，我們有錯沒有？」威脫歎氣不語。阿拉密道：「這個時候，什麼事也完了。阿托士，你爲什麼攔我？我深知打死那個惡鬼，是件最好不過的事。」

阿托士捉住威脫的手，另開話柄問道：「我們幾時可以到英國？」原來威脫在那裏很用心想事體，沒聽見阿托士問的話。阿拉密說道：「你看看他還站在石上，這個時候，放他一槍，還來得及。」阿托士很不願意看這個人，聽了阿拉密的話，略略回頭。阿托士說道：「他爲什麼到布朗來？」威脫說道：「一定是跟尋我來的。」阿托士說道：「恐怕不是的。他不曉得你要動身，況且還是他先到的。」威脫搖頭道：「我却不要曉得他來這裏做什麼。」阿托士道：「阿拉密，我攔住你，不許你放槍，是我錯了。」阿拉密道：「我想起來，如果我曉得哭，我一定要哭的。」吉利模大喊了一聲。大船上有人說話，舢板上的人打了招呼。原來已經到了大船邊。不一會，所有客人，及一切行李，搬到大船上，立即開行，向英國海士丁地方進發。三個人回頭看，看見大石上那個少年，還站在那

裏，順風相送，彷彿還聽見他說道：「我們在英國再會罷！」

第四十六回 賀捷鬧事

再說英后進宮的時候，看見宮裏很有些舉動，當時她不曉得原來是得了倫斯大捷的佳音。沙提朗公爵的戰功最著，故此王爺就派他帶了些兵，護送着奪得敵軍的大旗到巴黎。那些大旗，後來都擺在大教堂裏。因為這趟勝仗，王黨很得勢，議院黨很不舒服。那時重征賦稅，爲的是要壯國勢，起先打了好幾仗，都是大敗，議院於是極力反對主教重稅的政策，後來倫斯大捷，路易聽了，喊道：「議院紳士，你們還有什麼說的？」王后聽了，十分高興，很摟抱了王上一會。

當天晚上，就開內閣會議，把主教黨，反對議院黨，后黨的人都傳了來。議的什麼事，都沒宣布；只曉得禮拜那一天，要開大教堂，行賀捷禮。

到了禮拜那一天，巴黎城裏，十分熱鬧。那天天氣又好，街上的遊人甚多，擔男提女，都是向大教堂去的。店鋪都關了門，人人都要去看王后王上。百姓是最恨主教的，今天也要看看他。街上的議論，是極放肆的，很有革命的話，巡警却是同百姓表同情的多，聽了許多話，也不去理會。早上八

點鐘，吉討，甘明則帶了王后的衛隊，從王宮走到大教堂；百姓見了，倒還安靜。

且說法勒克那個小猴子穿了一身新衣服，嘴裡含了許多櫻桃核，裝做犯了腫腮的病，去同巴星告假。巴星起先不准他告假，爲的巴星很生氣。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阿拉密走了，並沒告訴巴星到什麼地方去；巴星又是個擲石黨，聽見倫斯大勝，主教得了勢，十分不快活。故此原先不准假，後來看見法勒克的腮，腫得異常迅速，實在難看，只得准了。法勒克跑出教堂門，把櫻桃核子吐了，去酒店告假，說是教堂有事，居然又准了。法勒克有了一天的自由，十分高興，打扮起來，戴了一頂圓不圓方不方的帽子，却有四樣顏色，帽子的一邊，是黃綠兩色，那一邊是紅白兩色，跑到王宮看熱鬧。他在軍隊的前頭走，手敲兩塊石板當打鼓，有時拿嘴當喇叭吹，一直走到大教堂，忽然想起尚沒吃過早飯，又想起巴留士家離此不遠，就往他家裏吃早飯。跑到那裏去敲門，他母親開了門，喊道：「你這個小猴子，不在大教堂，跑來這裏做什麼？」法勒克道：「我原在大教堂的，忽然看見一件事，不能不來報信；我同巴星告了假，來見巴留士。」他的母親道：「你這個小光棍，有什麼話告訴巴留士？」法勒克道：「我要見他當面說。」他的母親道：「他現在忙的很，你見不着他。」法勒克聽了，更高興，說道：「我可以等。」法勒克往樓上跑，他母親在後頭追着，說道：「你見他有

什麼話說？」法勒克喊道：「有一隊禁軍，到這裏來；我聽見說巴留士同主教不對，我特地先來報信，叫他好防備。」

巴留士聽見這話，很讚那小孩子乖覺，從公事房裏跑出來，說道：「你這個小光棍，在這裏嚷什麼？就是全營禁軍都開到我這裏來，也不相干。你可曉得，凡是王上經過的地方，都要禁軍站班的。」法勒克作出詭異的神氣，說道：「你是什麼都曉得的，我却是什麼都不曉得。我看見他們來，就來報信；請你別生氣，我還以為是來報告要信。」巴留士道：「我並不生氣，我很喜歡你的小心。老婆子，你去拿六個杏子，賞這小孩子，給他點新鮮麵包。」法勒克道：「謝謝你。我最喜歡的是杏子。」巴留士回轉去，同他夫人吃早飯。那時有九下半鐘，巴留士從窗子向街上看，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只聽得人聲遠遠的從大教堂來。

那時達特安帶了火槍手也到了，大教堂人聲更響了，他告訴頗圖斯，趁這個機會，也來看熱鬧。頗圖斯打扮得十分整齊，充作名譽軍人，也來看熱鬧。有個小兵官，從前同西班牙人打過仗的，認得頗圖斯是個老同事，把他從前打仗的事體，詳細的告訴同伴，同伴聽了，人人都很歡迎頗圖斯。

到了十點鐘，聽見礮響，曉得是王上離羅弔宮，衆人很擠擁了一會。後來王上到了，坐在王后身邊，隨後跟了十輛車，都是命婦及宮內大臣們。百姓見了，先喊的是王上萬歲，王上點頭，百姓大聲喝采。王上一羣人進了教堂，裏頭就念起經來。那一羣車輛中，有一輛是甘明則的車，獨自一輛出來，趕到某街頭，停住了；有四名禁兵，一個巡警官，原伴着這輛車的，到了這裏，都進了車，把車簾放下。那巡警官從一個小窗往外看，却不是看街上，彷彿是要找一個人。衆人看熱鬧，看得入神，都不理會這件事。惟有法勒克是最喜歡管閒事的，坐在一個房頂上吃杏子，看熱鬧。快要念完經的時候，王后回過頭來，對甘明則低聲說道：「你去罷。」甘明則出了教堂，有兩個禁兵伴着他。法勒克看見他穿得最好看，要跟着他走。那個巡警官看見甘明則來了，就把車趕到巴留士門前，同時甘明則到了，就敲門。法勒克站在甘明則身後，等開門。甘明則說道：「你這個小猴子，在這裏作什麼？」法勒克說道：「我要進巴留士府裏。」甘明則道：「你曉得他住在這裏麼？」法勒克道：「曉得。」甘明則道：「他住在那一層？」法勒克道：「全間房子都是他住的。」甘明則道：「他在那一層辦事？」法勒克道：「他在第二層樓辦事，在第一層樓吃飯；現在是十二下鐘，他在那裏吃飯了。」甘明則道：「我曉得了。」大門一開，巡警官就問巴留士在家否；開門的人說是在家，正吃中飯呢。

甘明則跟着家人登樓，法勒克跟上去。

巴留士同他夫人正在吃飯，他的兒子路維利坐在桌子那一頭，還有兩位小姐陪他吃飯。家人正要開飯廳門，被甘明則一手抓住他，拉開了，自己推門進去。巴留士驟然看見他，很不放心，後來見他很客氣的，便站起來鞠躬回禮；堂客們都很不放心，路維利臉色全變了，等他說話。甘明則說道：「我奉有王上之命前來的。」巴留士伸出手來問道：「什麼王命？」甘明則說道：「我是奉王命來拿你；我勸你就跟我走，不必讀這封長信了。」衆人聽了，如半空的霹靂。巴留士往後倒，渾身打戰。路維利伸手抓劍，他的父親看他一眼，他只好不動。巴留士夫人大哭起來，兩位小姐攙着巴留士，說不出話來。甘明則道：「走罷，王上的號令，不可違抗的。」巴留士道：「我的身體有病，不可關監，請展限幾天罷。」甘明則道：「辦不到！我奉命而來，只好照辦。」路維利喊道：「辦不到麼？你要小心，不要太難爲我們。」忽然房的那頭，有人喊道：「什麼叫作辦不到？」甘明則回頭一看，原來是那彌特。那個老婆子，一手拿笤帚，兩隻眼冒火，在那裏吵。巴留士道：「那彌特，你不許吵。」那彌特對着甘明則說道：「人家來拿我的主人，我的主人是窮人的朋友，百姓的父親，我還不吵麼？你不曉得我，你走罷！」甘明則微笑，說道：「你分付那老婆子，不許他說話，跟我走罷。」那

彌特道：「你不許我開口麼？我告訴你，要一個比你強多的人纔能叫我不開口。我們看看。」一面說，一面跑上前，開了窗子，大聲的喊。大教堂外看熱鬧的，都聽見她喊道：「救命呀！救命呀！他們來拿我的主人，他們來捉巴留士！衆人救命呀！」甘明則對巴留士說道：「你還是奉命，還是抗命？」巴留士一面從女兒手上爭脫出來，一面叫兒子不要干預，喊道：「我奉命。」甘明則道：「你分付那個老婆子不要嚷。」那彌特從窗口探頭大嚷道：「救命呀，救命呀！因為他保護百姓，有人來捉他，你們救命呀！」甘明則抱住老婆子的腰，要拖開他。同時聽見有個小孩子，在第一層樓下，拚命的喊道：「殺人呀，放火呀！有人殺巴留士呀！有人殺巴留士呀！」那彌特聽見有人和她，喊得更響。

這個時候，各家窗子，有許多人探頭出來；街上有人走來，越聚越多，大門口很聚了一羣人。衆人只看見門口一輛車，房裏有人喊，却不曉得爲什麼事。法勒克從窗子跳在車上，喊道：「他們捉拿巴留士，車裏是巡警官，屋裏是位武官。」衆人聽了，很有議論；有幾個跑到馬車前。門口的兩個禁兵，上樓幫忙；車裏兩個兵，開了車門，架了長矛。法勒克喊道：「你們看見麼？你們看見麼？捉人的在這裏！」那馬夫回過頭來，看見法勒克，拿馬鞭用力打他一下。法勒克喊道：「惡鬼來捉你！你干預麼？你且等等。」法勒克跑進屋裏，找了許多東西，一樣一樣的擲在馬夫頭上。

衆人看見禁兵的舉動，大爲不平，圍住馬車。禁兵拿長矛攔住，不許上前。那時的人越聚越多，十分擁擠，擁上車來，兩枝長矛，自然是抵當不住。巡警官只管喊，說是奉王命辦的公事。衆人不去理他，鬧得更利害。忽然有個壯士，跑入人隊裏來，看見禁兵們敵不住，他拔出劍來，幫禁兵的忙。這位少年壯士，一臉的怒容，取出手槍來，插在腰間，一手拿劍出來攻擊；有十分鐘之久，沒得人敢近前。那時甘明則出來，推巴留士向前走。衆人見了，大怒，喊道：「我們把車打碎罷！」那彌特喊道：「殺人呀，救命呀！」法勒克喊道：「攔住那兇手！」甘明則喊道：「王上的公事！」洛奧爾喊：「誰敢先動，就要送命！」說完，用劍尖推倒一個粗長大漢。原來洛奧爾去了五天，從李洛阿回來，今天因爲出來看熱鬧，走到這條街上，被人圍住，看見禁兵爲難，恐怕要吃虧，特來相救。甘明則把巴留士推出來，自己也跳進去；同時有手槍響，槍子穿過甘明則的帽子，打傷一個禁兵的手。甘明則擡頭一看，見是路維利在第二層樓窗，伸出身子來，甘明則說道：「原來是你麼？也能，我們再見罷。」路維利道：「你也要聽聽我的說話，我們看誰人的說話有力量。」當下法勒克同那彌特還在那裏不停的大喊。衆人聽見喊聲，手槍聲，更加發怒。有人喊道：「把兵官殺了罷！」甘明則拉開車簾，拔出劍來，拿劍尖指着巴留士的胸口，對着衆人喊道：「你們再走近一步，我就把犯人先刺死。我奉

王命，不問死活，只要捉他。如果你們要動手，我只好捉死的了。」那時巴留士夫人同小姐聽見了，大喊，求衆人不要動手，衆人的首領看見甘明則說話很認真的，也就遲疑了，不敢動手。甘明則把受傷的禁兵，也放在車裏，分付馬夫趕到宮裏去。馬夫好容易打了幾鞭，把車弄走了，快到河邊的時候，馬驚，停住了，車也翻了。

初時，洛奧爾同禁兵只用劍背驅逐那些人，後來漸漸的要用劍尖了；衆人見了流血，十分發怒，不到一會，人羣裏動起刀槍來，亂放了好幾響槍；人家窗子上，擲下許多東西來。衆人齊聲喊道：「把禁兵打下來，把兵官棒在河裏！」洛奧爾滿面鮮血，有點招架不住了，覺面前有無限若干的人來攻他，自己不知不覺的要倒在地上。甘明則咬牙切齒，大發雷霆，被衆人圍住，禁兵們一點也不能爲力。再過幾時，兵官車馬，都要被衆人打成齏粉。忽然有個火槍手騎馬而來，在人隊中穿過，趕到洛奧爾所在的地方；洛奧爾正要倒地的時候，被這火槍手抱住了，喊道：「他們倘若把他殺了，一定是要後悔的！」這個人滿面怒容，爲首的見了，十分害怕，衆人向河邊擠，濟了好幾個人落在河裏。洛奧爾說道：「達特安！」那人說道：「是我，我來得尚不晚。」於是站在馬鐙，招呼衆火槍手，喊道：「我的朋友，上前放槍，把這些亂民洗刷了！」衆人聽了，四向奔散。達特安看見，大笑，甘明

則說道：「達特安，我謝謝你。」回頭對洛奧爾說道：「我謝謝你，請你把名姓告訴我，我可以轉報給王后知道。」洛奧爾正要回話，達特安低頭附耳說道：「你別響，我替你答罷。」回頭對甘明則說道：「你趕快另找一輛車罷。」甘明則道：「那裏有車！」達特安道：「凡是走過新橋的車，都可以用的；辦的是王上的事，誰人不願意呢。」甘明則遲疑，答道：「那可難說。」達特安道：「不管怎的，你先要離開這個地方；再過五分鐘，那羣亂民，拿了刀槍，又回來了，把你殺了，把你的犯人也搶了。你看，那裏不是來了一輛車嗎？」回頭告訴洛奧爾道：「你千萬不要說出你的真名姓。」洛奧爾聽了，十分詫異。甘明則說道：「我要去了。亂民如果再聚，請你放槍打他們。」達特安道：「我纔不放！今天若是亂放一槍，明天是要加倍還債的。」甘明則帶了四名禁兵，四個火槍手，跑到那一輛馬車前頭，把車攔住了，把車裏的人請出來，把這車弄到那翻倒的車旁邊，正在把巴留士拉出來的時候，衆人認得是他，大喊一聲，一齊趕過來。達特安說道：「你趕快走，我派十個火槍手護送你，再派二十個抵住亂民，不要就誤了。」隨即喊道：「十名火槍手，出來護送甘明則。」果然有十個人出來，都騎了馬，護送那輛車。衆人看見馬車走了，大聲喊叫，令人聽了，心驚膽落。

這個時候，聚了有一萬多人，街道橋梁，都塞住了。亂民內中，有一個人，放了一槍，傷了一個火

槍手。達特安大怒，喊道：「上前出馬！」這二十個火槍手，拍馬上前，把衆人冲散了。惟有一個人拿
了火槍，獨自一個人站在那裏，不肯退，舉槍向着達特安說道：「從前也是你要殺他，現在可輪到
我了。」達特安拍馬，直冲上來，把頭低下來，藏在馬頸。那人放槍，打中達特安帽子上的鳥羽，那馬
把那人冲到牆上。達特安勒住馬，後頭的火槍手冲上來；達特安把馬帶轉來，舉起劍，要殺那個人。
洛奧爾攔住道：「這是巴留士的兒子，饒了他罷。」達特安說道：「原來你是巴留士的兒子，我饒
了你。」路維利道：「我也降了罷。」達特安道：「你不要降，你趕快跑罷；若是我把你捉了，你一定
要問絞的。」路維利跳起來，跑了。達特安道：「洛奧爾，你說話說得合時；倘若再過一會，那人就要
死在我手上。我現在曉得他是誰了。若是殺了他，豈不大錯。」洛奧爾道：「好在你並沒殺他，我還
要謝你救命之恩。倘若你來遲了，我一定死了。」達特安取出一瓶酒，說道：「你不要多說話罷，先
吃點酒。」洛奧爾吃了酒，又說感謝的話。達特安止住他，說道：「我們回來再談罷。」回頭看見亂
民散了許多，有路可行，達特安舉起劍，叫火槍手們快走，碰見那十名護送車輛的兵，從對面來。達
特安問小兵官道：「又怎麼樣了？」小兵官道：「運氣不好，馬車又翻了。」達特安道：「那些人太
笨了，爲什麼不弄一輛結實馬車。」小兵官問道：「有什麼分付？」達特安道：「你把兵都帶回

去罷。」小兵官道：「剩你一個人，沒保護，不好。」達特安道：「不要緊的，我不用保護。」小兵官還要說話，達特安道：「你聽我的分付罷。」火槍手果然去了，只剩達特安同洛奧爾兩個人。達特安問道：「你受了傷麼？」洛奧爾道：「我不曉得，只覺得頭疼沉重。」達特安揚起洛奧爾的帽子，說道：「我看你頭上怎麼樣。我看見了，你頭上被擊。」洛奧爾道：「我記得了，有人從樓上把花盆擲我。」達特安道：「這班懦夫！你是騎馬來的麼？」洛奧爾道：「是的，但是我下了馬去救甘明則時，有一個人，把我的馬搶了。你看看，就是這個人搶的。」原來這個時候，法勒克騎了洛奧爾的馬，拿了那件四個顏色的帽子，擺來擺去，一面跑一面喊道：「巴留士，巴留士！」達特安看見，喊道：「你這個小猴子，停住了，把馬送來。」法勒克裝作不聽見，只管還是跑。達特安原想拍馬去趕他的，因為留下洛奧爾一個人不便，趕快取出手槍來，開好機關。法勒克眼明耳聰，看見達特安弄槍，聽見開機關的聲音，把馬勒住了，走上來，說道：「原來是你麼？我找着你，很高興。」達特安一看，認得這個小孩子，說道：「小猴子，你過來，原來是你麼？」法勒克答道：「不錯的，是我。」達特安道：「原來你改了行業，不當教堂唱歌的，也不當酒店的堂倌，倒做了偷馬賊。」法勒克道：「不是的，你不能說這樣話；我是要找這匹馬的主人，那個人又少年，又美貌，打起仗來，比體徹還勇呢。」於是裝作

初次認得洛奧爾的神氣，說道：「原來馬的主人，就在此。你不要忘記我這樣的一個小窮人。」洛奧爾聽了，伸手入口袋。達特安問道：「你幹什麼？」洛奧爾道：「我要給這好孩子十個利華。」說完，拿出一個金錢來。達特安道：「給他一頓拳頭纔好。小猴子，你快滾，你別忘記，我却曉得你住的地方。」法勒克一溜煙跑了。洛奧爾上了馬，同達特安慢慢的回去；路上很聽了些亂民怨恨要報仇的話，但是看見了達特安，都不敢動手。

兩個人安然無恙的到了客寓。女店主米狄林告訴達特安，巴蘭舒回來了，同摩吉堂一齊來的；摩吉堂中的槍子，已拔出來，醫生動手的時候，摩吉堂一點也不害怕。達特安找巴蘭舒找不着，分付拿酒來。店裏的人把酒擺在桌上，出去了，房裏無人。達特安兩眼瞪着洛奧爾，問道：「你今天辦的事，你高興麼？」洛奧爾道：「很高興，這也不過是盡我的本分；不論怎的，我總算是替王上出力。」達特安道：「誰叫你替王上出力的？」洛奧爾道：「德拉費伯爵分付我的。」達特安道：「可惜你剛纔並不是替王上出力，不過是替主教出力；這兩件事，却有點分別。」洛奧爾正要說，達特安攔住說道：「我的小朋友，你今天作了很討厭的事。同你不相干的事，你去干預作什麼？」洛奧爾道：「爲什麼你也要干預呢？」達特安道：「我與你不同。我聽上司的號令。王爺是你的上司，你

別忘了。你去幫主教的忙，幫着他們去捉巴留士，你是很不該的。你千萬不要告訴德拉費伯爵一個字，他聽了，是要大生氣的。」洛奧爾道：「你看伯爵真會同我生氣麼？」達特安道：「那是一定的，不然，我是要好好謝你，你替我們很出力；但是他不在這裏，我只好替他責備你。我要告訴你，我這樣做法，不過是受了你的義父的囑託。」洛奧爾道：「你這番話，我却不甚懂。」達特安站起來，走到桌子，拿出一封信來，交把洛奧爾。那少年讀了信，滴下淚來，說道：「原來伯爵走了，並沒同我說句分手的話。」達特安道：「他已經走了有四天了。」洛奧爾道：「看他信裏的話，他好像是又去冒險了，難保無性命之憂。」達特安道：「有什麼性命之憂？你只管放心罷。他不過去辦點小事，不久就要回來的。他不在這裏，我替他當你的保父，你沒什麼不願意麼？」洛奧爾道：「一點不願意都沒有。我曉得凡是你的指教，都是好的。伯爵素來是同你很親熱的。」達特安道：「但願我同你也是好朋友。我不要你做什麼，只有一件，你要做擲石黨，做一個最熱心的擲石黨。」洛奧爾道：「我還可以常常的去見施華洛夫人麼？」達特安道：「可以之至。你還可以見幫主教，見朗維勒夫人，倘若他是巴留士釋放出來，但是你很出力去捉他，倘若是他釋放出來，你還要去見他謝罪。告訴他，以後你却要幫他的忙。」洛奧爾道：「我雖然不懂你的意思，我只好聽你分付的了。」達

特安道：「你不必費心要懂我的意思。」說到這裏，房門開了，達特安說道：「杜威朗來了，你看他的衣裳都撕破了。」

頗圖斯滿身塵土，一額汗，走進房來，說道：「我的衣裳雖然撕破了，我却剝了好幾個人的皮；那班人要搶我的劍，那班無賴，真可惡！我打倒了二十多個。達特安，我要吃你的酒。」達特安倒了酒，說道：「我曉得你是不會退板的，你吃完這鍾酒，評評這個理。」頗圖斯一飲而盡，把酒鍾放在桌上，擦擦鬍子，問道：「評論什麼道理？」達特安道：「波拉治子爵出了大力，去捉巴留士，幫甘明則的忙。」頗圖斯道：「倘若他的保父聽見了，說什麼？」達特安說道：「我的朋友，你若當擲石黨，你要記得，現在我是你的保父了。」說完，敲敲口袋，回頭對頗圖斯說道：「你同我一道走麼？」頗圖斯又倒了一鍾酒，問道：「你往那裏去？」達特安道：「去見主教。」頗圖斯吃了第二鍾酒，拿了帽子，跟達特安出去了。洛奧爾一個人坐在那裏，想起當天所見所聞的事，摸不着頭緒；達特安不讓他出去，他只好一個人悶坐在客店裏。

●路維利 (Louviers)

●那爾特 (Derno Nanctes) 就是法勒克的母親。

第四十七回 花子頭目

再說達特安故意落後，使甘明則先到主教府，把兩個火槍手如何出力的話，告訴主教。等到他們兩個人進見的時候，主教很歡迎他們，說是他們平生的大願，不久就可以到手。達特安的意思是想多得幾個錢，實惠些，他曉得馬薩林應許的話是靠不住的，不過他不肯把這個意思告訴顯圖斯，恐怕灰了他的心。

那時候，王后打發人來請主教。馬薩林心裏一想，若是王后親口恭維這兩個人一番，這兩個人一定是加倍高興的，當下就要領這兩個人進去。達特安，顯圖斯有點遲疑，爲的是穿的衣服不甚齊整。馬薩林搖頭說道：「這却不要緊，王后見了，倒是喜歡的。」兩個人於是跟了進宮。當下這安公主的宮裏，因爲倫斯打了勝仗，今日又贏了百姓，各人都加倍的高興。巴留士已經拿着了，大約已經關了監；巴朗瑪也捉住了，關在威英桑。甘明則站在王后旁邊，把當日的情形，細說一遍，旁邊的人，聽得很入神。說得正是高興，忽然看見兩個火槍手，跟主教進來。甘明則走上前去迎達特

安，說道：「請陛下聽他說罷，他說得更詳細；今日我幸虧他捨命救我，不然我是早已葬了魚腹。」亂民要把我擗在河裏。達特安，請你把情形告訴王后罷。」王后說道：「你很替我出力，難道沒得話告訴我麼？」達特安道：「我沒得什麼話說，只有一句，我是肯捨身替陛下辦事的。」王后道：「我深曉得，我故此借這個機會，當着衆人，謝謝你。」達特安道：「我這一位朋友，從前是我的同伴，同在特拉維維統領手下當火槍手，也望陛下一體相待。」王后問道：「他叫什麼？」達特安道：「他原叫顏圖斯。」王后聽了，一跳。達特安道：「他實是叫杜威朗。」顏圖斯道：「還要加稱德巴禮披理方。」王后微笑，說道：「第一個名字，我可以記得，其餘那一串，我恐怕記不得了。」顏圖斯鞠躬，達特安退後一步。這個時候，內侍來報，幫主教入見。衆人聽了，都覺得詫異。

原來人家都曉得幫主教是個擲石黨，故此馬薩林分付巴黎主教，要干狄在大教堂講經。他從教堂出來的時候，纔曉得巴留士被捕的事。干狄雖說是個擲石黨，却還是很活動的；他一心要代他的叔子當巴黎主教，從此升到紅衣主教。只要王后待他好，他是要改變宗旨的。論現在的情形，擲石黨的力量，還沒十分充足，故此特地的進宮，恭賀倫斯勝仗。如果王后另眼相看，他就幫王后，不然的話，他再想法子。當他進來的時候，衆人都十分留心。看官要曉得，干狄是個極有見識，很

有才幹的人，宮裏那班人，沒有幾個是他的敵手；見了王后，說了一番很冠冕的話，說到末了，就說自己盡心竭力，替王后辦事。王后聽了，原是很高興，聽了末後這兩句，王后覺得可以挖苦他，就對衆人使個眼色。內中有個叫做那真，是個優施之流，知道王后要他們挖苦干狄，就說道：「這個擋口，能够有教裏的人幫忙，是件應賀的事。」衆人聽了，都大笑。威樂阿、伯爵說道：「現在不必怕百姓，不必怕議院，只要幫主教一招手，那班小教士，教役，都可以來幫忙。」梅拉里大將說道：「從前顯理第四打仗，頭上好插白鳥羽，以後幫主教帶領小教士去打仗，最好戴隻紅帽子。」宮裏這班人，你一句，我一句，把干狄挖苦得很透澈。干狄神色不變。後來王后問他，還有什麼話說。幫主教說道：「有句話奉勸陛下，內亂是極不好的，陛下不可輕易動手。」王后聽了，掉過頭來，不理他。大臣等又大笑。干狄對衆人鞠躬，斜瞪了主教一眼，走出宮來；這一眼，却露出無限怨恨的意思。馬薩林知道不久就有亂子，抓住達特安的手，說道：「剛纔走出去的那個人，你能認得麼？」達特安道：「不論他走到什麼地方，我都認得。」回頭對顯圖斯說道：「這事不妙；教裏的人相鬧，是不會好的。」干狄出來的時候，說道：「這班沒良心謀反叛逆的大臣，不要只管頑笑我，明天自見分曉。」馬薩林的閱歷多些，很不以衆人挖苦干狄爲然；干狄走過之後，他也出了宮，到自己房裏，把帳算

好，錢鎖起來——他的錢都藏在牆裏極祕密的地方，不容易尋得着的。

且說幫主教干狄回到自己房裏，家人來報，有個少年來見。干狄問是誰人，家人說是路維利。干狄趕快走到客廳，看見巴留士的兒子衣裳是撕破了，滿身是血，剛從亂民叢中跑來，把火槍放在朋友家。干狄見了，十分歡喜，走上前去拉手。路維利看他，兩眼頗有狐疑之意。干狄先說道：「你今日所遭的家難，我心裏很難過。」路維利道：「你說的是實話麼？」干狄道：「我是一片至誠。」路維利道：「既然如此，我們動手的時候到了。我們可以救我的父親出監。不到六個月，紅衣主教，就是你了。」干狄聽了一跳。路維利道：「我們老實的研究，不必隱藏；你近來這六個月裏頭，花了三萬個柯朗，賑濟貧民，難道是當真你要做善事麼？我老實告訴你，我是不能相信的。你是很熱中的，又有本事，你曉得你自己的價值。宮裏這班人，我是恨極的，我只要報仇。你可以煽動教士同百姓；商人同議院，我可以運動他們。我們有了這四等人幫忙，不到一禮拜，巴黎就在我們掌握中。那時候，你要什麼，宮裏還敢不答應麼？」幫主教沉思了好一會，說道：「路維利，你可曉得，你所說的就是內亂麼？」路維利道：「你製造內亂有好幾年了！現在鬧出來，你還不高興麼？」干狄道：「雖然這樣說，還須斟酌斟酌。」路維利道：「你要幾點鐘，纔斟酌好？」干狄道：「要十二點鐘。這總不

算太長罷？」路維利道：「現在是中午十二點鐘，我等到晚上十二點鐘再來。」干狄道：「我倘若不在家，請你等等。」路維利道：「很好，我半夜必到。」干狄道：「請了，半夜再會。」

路維利走了以後，干狄把手下的小教士，都傳齊來；不到兩點鐘之久，有三十個小教士，都到了。干狄把在宮裏受衆人挖苦的情形，說了一遍。衆教士都問他打算怎樣。干狄道：「有個很淺近容易的法子，百姓們都是聽你們勸的，你們只要拿話去蠱惑他們，把他們平常尊敬王上的意思，說壞了；告訴他們，王后是個最暴虐的，馬薩林是王后的情人；馬薩林貪得無厭，不久就要害了法國。你們今天就要動手，過了三天，一定有些效果。你們那一位有什麼高見，只管告訴我，我是很願意聽的。」果然有三個留在後頭，餘人先出去了。干狄道：「你們有條陳麼？」三個人答道：「是的。」干狄問道：「聖莫里的教士，有何高見？」那人說道：「我所管的地方，有一個人，是很有用的。」干狄問是誰。那人說道：「他是作小生意的，他的同行中人，很崇拜他的。」干狄道：「他叫什麼？」那人道：「他叫巴蘭舒。六個禮拜以前，他運動些人，很鬧了一件事，他們來捉他，要問他一個絞罪，他跑得無影無踪的。」干狄道：「你能够找得着他麼？」那人道：「我可以找得着。我是他老婆的僱傭人，只要這個女人曉得他的所在，我一定找得着他的。」干狄道：「好極了，你去找這個人；找

着了，領來見我。」那人問道：「幾時來見？」干狄道：「六點鐘來，好不好？」那人道：「我去設法，六點鐘領他來見。」干狄道：「你去罷；這件事，我依靠你了。」那人出了房。干狄問道：「聖沙比教士，有何見教？」那人說道：「我那裏有一個人，曾經替一個衆人所愛的王爺出過力，我們若是要舉大事，這個人倒可以當一名首領。」干狄問是誰。那人道：「就是盧時伏伯爵。」干狄道：「我認得他，只恐怕他此時不在巴黎。」那人道：「他現時住在巴黎某街。」干狄道：「他來了多久？」那人道：「不過三天。」干狄道：「他爲什麼不來見我？」那人道：「大人不要見怪，有人告訴他說，大人有意歸王后黨。」干狄聽了，咬牙說道：「他聽錯了。八點鐘領他來見我，你先走罷。」那教士鞠躬出來。干狄對第三個教士說道：「你一定也有好條陳。」那人說道：「我的條陳，比他們兩個的好。」干狄道：「恐怕不見得罷。第一個引進一個小生意人，第二個薦一個伯爵，難道你要薦一個王子王孫麼？」那人道：「我要薦的是個乞丐。」干狄笑了，說道：「一個乞丐麼？」想了一想，又說道：「你的主意到不錯。倘若你能够弄出一個乞丐來，運動巴黎城裏那無限若干的乞丐，鼓噪起來，說是馬薩林害了他們，叫他們流落討飯，叫通國人都曉得，也是不錯。」那人說道：「我正要這樣的一個人。」干狄道：「好極了，他是誰？」那人道：「他是一個極平常的叫花子，在聖天特教堂

門口乞錢，分聖水，有六年了。」干狄道：「他能够號召別的花子麼？」那人道：「大人要曉得，那班花子，是很有機關的；他們結成一黨，叫做無錢黨，反對有錢的人。他們乞來的錢，都要捐一份歸公；黨裏有個黨魁，算是他們的首領。凡是黨裏的花子，都要聽這一個人調度。」干狄道：「是的，這件事，我也略聽人說過。」那人道：「我說的那個人，就是花子首領。」干狄道：「你曉得他有些什麼作用？」那人道：「我却不甚曉得清楚，我只曉得他心裏有件事。」干狄道：「你怎樣會曉得的？」那人道：「每逢廿八那一天，他總請我替一個人念經，那個人是死得很慘的；昨天我總替他念經。」干狄道：「他叫什麼？」那人道：「他叫梅拉，我看這不是他的真名。」干狄道：「我們今天找得着他麼？」那人道：「他總在那裏的。」干狄道：「很好，我們就去找他。倘若他是同你所說的一樣，他簡直的是個寶貝了。」於是干狄改扮了一個壯士，同那小教士出門，在路上十分留心，看百姓們的舉動；看見他們確是淘淘的，但是尙無爲首的人，却是手足無措。

快到那教堂的時候，那小教士指着說道：「那乞兒還在那裏。」干狄看見一個人坐在椅子上，靠着柱子，旁邊擺着一盆水，手裏拿一個灑水的刷子，干狄問道：「是教堂特別准他在那裏的麼？」小教士道：「不是的，他是同上手的人，買來的利益。」干狄道：「買來的麼？」小教士道：「是

的。這是他們乞兒的規矩。我聽見說，他花了一百個畢士度買來的權利。」干狄道：「這個老乞兒，想必很有幾個錢。」小教士道：「那也難說，這種乞兒，往往很有錢；死的時候，有時遺下二三萬利華，有時還不止。」干狄大笑，說道：「我做善舉的錢，總算花得得法。」兩個人向教堂裏走。乞兒看見了，站起來，獻聖水。這個乞兒年紀約有六十七歲，身軀短而甚肥胖，頭髮白了，像是很有脾氣的，不過自己很用力按下；看見教士帶領一個壯士來，他很詫異。兩個人摸摸刷子，畫個十字，干狄取出幾個錢來，摔在地上的帽子裏。小教士道：「梅拉，我同這位壯士，要同你說兩句話。」乞兒道：「我說話麼？你們太賞光了。」小教士道：「是的。我們要曉得你看近來的事體如何？人來人往，說的什麼話？」乞兒搖頭說道：「時局可怕的很，自然總是百姓吃虧；人人都是怨恨的，但是怨恨也無益，總要有個爲首的人出來，替他們伸伸怨氣。」干狄道：「你的意思，我却不大懂。」乞兒道：「百姓只管怨恨，不過有點小雷雨；仍須有個爲首的人，領着他們造反，然後有大霹靂。」干狄道：「好朋友，你倒明白；倘若有人亂，爲首的人也有了，你可以出點力，運動你的同黨麼？」乞兒道：「只要教堂准我們起事，赦了我已往罪惡，我是無不盡力的。」干狄道：「你只管放心，教堂不但許可，還要指揮一切；至於赦罪，巴黎主教同幫主教，都可以辦得到。我們去同他們商量。」小教士道：「梅

拉，你要知道，我很有點力，把你保舉給這位壯士。他是貴族裏頭最有力量的人，將來很可以幫你的忙。」乞兒說道：「教士先生，你向來都待我好，你要做什麼事，只管分付我。」干狄道：「這位教士先生告訴我，你很有運動同黨的力量，這話確麼？」乞兒說道：「同黨的人，倒還敬重我；我說的話，他們都聽的；我領他們，他們是肯跟我走的。」干狄道：「你能够找出五十個強壯有膽的乞兒麼？」這五十個人，什麼也不必做，只要有膽子，跑到主教府前去喊：「打倒馬薩林！」要大聲的喊，把府牆都要震倒了，辦完了，還可以得點好處。」乞兒道：「這何足爲奇！比這個更難的事，我還可以辦得到。」干狄道：「你可以在晚上，弄十個八個攔街的東西麼？」乞兒道：「何止十個八個，一晚做五十個，也可以辦到；白天靠着柵欄，還可以攻敵。」干狄道：「你倒是很果於自信的，我最高興。這裏有一口袋錢，有五百五十個畢士度，你立刻就去布置。你告訴我，今晚十點鐘，在什麼地方找你？」乞兒道：「我總要在高處，一發暗號，巴黎通城都可以看見的。」小教士道：「我給你一封信，去見布舍里教士，他可以讓你上他教堂的高樓。」乞兒道：「這好極了。」干狄道：「我們今晚十點鐘再會。你如果辦得好，我還可以給你五百個畢士度。」乞兒高興得兩眼發光，說道：「到時候，我什麼都辦好了。」說完，把椅子搬進教堂，水盆同刷子擺在椅子旁邊，自己取了一點聖水，畫

個十字，離了教堂，去找他的同黨。

◎那歐 (Nogent Beaulin)

◎威樂回伯 (Comte de Villeroz)

續俠隱記 上

三百九十七

第四十八回 布舍里之高樓

再說干狄辦完事的時候，快有六點鐘了，回到巴黎大主教的府裏。一到六點鐘，聖莫里的小教士來了，還帶着一個人。干狄很高興，請他進來。小教士說道：「這個就是我薦給大人的人。」巴蘭舒鞠躬。干狄說道：「我聽見說，你很願意替百姓出氣。」巴蘭舒道：「我是個擲石黨，我是犯了絞罪的。」干狄道：「爲什麼？」巴蘭舒道：「有個貴族，被監五年，馬薩林還要送他回監裏，是我勸散他們救了這位貴族的。」干狄道：「那位貴族是誰？」巴蘭舒道：「大人同這位貴族很熟的，就是盧時伏伯爵。」干狄道：「不錯的，我聽說過這件事；我聽說是你煽動當地的人，去打救他的。」巴蘭舒道：「是的。」干狄道：「你作什麼生意？」巴蘭舒道：「我開一間點心店。」干狄道：「你作的倒是極安分的生意，爲什麼你倒好打好殺的？」巴蘭舒道：「我却先要問大人，你是個教裏的大官，爲什麼做壯士的打扮，穿了靴，掛了劍？」干狄大笑道：「你答的不錯。我老實說，我雖然當了教裏的大官，我向來却是最喜歡講武的。」巴蘭舒道：「我要告訴你，我未開點心店之前，當了三

年兵後來又在達特安處當了十八個月的跟人。」干狄問道：「就是那火槍營的幫統麼？」巴蘭舒道：「是他。」干狄道：「他是個最熱心的主教黨。」巴蘭舒合嘴吹哨，吹道：「呼——」干狄問道：「這一呼，算什麼？」巴蘭舒道：「不算什麼。」達特安在營裏當差，受馬薩林的薪俸，自然要對馬薩林；我們當百姓的，只知道馬薩林剝削我們，我們只好攻他。」干狄道：「你倒明白，不過我怎樣能靠你？」巴蘭舒道：「我以為爲教士先生已經告訴，說我是可靠的。」干狄道：「說是說過的，我却先要曉得，你打算作些什麼？」巴蘭舒道：「你若是要煽動百姓們造反，我很願意幫忙的。」干狄道：「我正要辦這件事。今天晚上，你可以聚集多少人？」巴蘭舒道：「二百個拿火槍的，五百個拿斧子的。」干狄道：「只要每方都有你這樣的一個人，我們明天就很可能成軍了。」巴蘭舒道：「那個自然。」干狄道：「你願意認盧時伏爲首領麼？」巴蘭舒道：「他到地獄，我也願意跟他去；我看他不久是要到地獄的了。」干狄喝采。巴蘭舒道：「我們用什麼記號分別？」干狄道：「凡是擲石黨的人，帽子上都有個草結。」巴蘭舒道：「很好，只要大人通知各人。」干狄道：「你要錢麼？」巴蘭舒道：「有幾個錢，也無礙的；有錢更易辦事。」干狄取出一口袋錢來，說道：「這是五百個畢士度，辦得好，還有五百。」巴蘭舒拿了口袋，說道：「這幾個錢，我要用的得當，將來再報帳。」干狄

說道：「好極了，你知道怎樣對付主教麼？」巴蘭舒道：「請你放心，交給我罷。」巴蘭舒出去了，小教士說道：「大人滿意麼？」干狄道：「這個人很明白，很有決斷。」小教士道：「他應承做的事，一定做得到的；也許他作許多事，也未可知。」干狄道：「果然如此，我是很滿意了。」小教士出去，巴蘭舒在樓下等他。

再過十分鐘，聖沙比小教士報到，房門一開，盧時伏伯爵走進來，干狄同他拉手。伯爵先說道：「你拿定主意了麼？」干狄道：「我的主意，是早已拿定的了。」伯爵道：「你如此說，我不能不相信你；你今晚開跳舞會，請主教麼？」干狄說道：「是的，請的是今天晚上；音樂是明早纔動手。」伯爵道：「我帶五十人在那裏等候。杜米爾應許我，隨便什麼時候，可以撥五十人把我。」干狄道：「五十人麼？」伯爵道：「他在那裏練兵。他的兵，聽我調度。熱鬧過了之後，若是人數少了，我自然會補足。」干狄道：「這是好極了。還有一事，我要打聽。」盧時伏微笑，問道：「什麼事？」干狄道：「你把波孚公爵弄到什麼地方？」伯爵道：「他在萬度摩聽我的信。」干狄道：「你可以告訴他，請他來。」伯爵道：「你一切都預備好了，可以動手了麼？」干狄道：「都預備好了，你叫他趕快來。明早，巴黎是很擾亂的，恐怕有十幾個王室的親支，都要做首領；他倘若來得遲了，恐怕讓別人占了先著。」伯

爵道：「我可以把你的名字告訴他麼？」干狄道：「可以。」伯爵道：「我可以告訴他，你是一片至誠爲他麼？」干狄道：「那是無疑的了。」伯爵道：「你給他全權麼？」干狄道：「打仗我給他全權，至於國事上……」伯爵道：「我曉得，他國事上不甚考究的。」干狄道：「倘若我做了紅衣主教，他不會反對麼？」伯爵道：「你是拿定主意要當紅衣主教麼？」干狄道：「教裏的帽子，我已經戴上的了，我原是不喜歡的，既然戴了，不如戴件紅的。」伯爵大笑，說道：「帽子的式樣顏色，我們姑且不爭論罷，我可以保他不反對。」干狄道：「你今晚寫信給他否？」伯爵道：「我發個專差去。」干狄道：「他幾時可以到這裏？」伯爵道：「五天。」干狄道：「他來了，那時的情形總變了好些。」伯爵道：「那是一定的。」干狄道：「你去聚集那五十個人，預備好了。」伯爵道：「做什麼用？」干狄道：「什麼事都用得着。」伯爵道：「我們怎麼樣分辨誰是同黨？」干狄道：「頭上有草結的就是。」伯爵說道：「請了。」干狄道：「伯爵，請了，再會。」伯爵把小教士拖了出去，一面走一面說道：「馬薩林，你看我老了沒有？」

那時已是九點半鐘，干狄就向布舍里教堂去，足足走半點鐘，纔到。遠遠看見高樓上有燈火，自言自語道：「他們已經到了。」干狄敲門，門開了。有個教士，手拿燈籠，領他上樓，指一個小門，把燈

籠放在牆角，教士自己下樓。小門上有把鑰匙。干狄敲門，門裏有人請他進去。干狄認得是花子的聲音。進了門，看見花子坐在小牀上，見是干狄，站起來。那時正打十下鐘。干狄問道：「都預備好了麼？」花子答道：「還沒十分完備。」干狄道：「這是何故？」花子道：「我應許你五百人，是不是？」干狄道：「是的，怎麼樣？」花子道：「我號召了二千人。」干狄道：「當真的麼？」花子道：「你要看看實在憑據麼？」干狄道：「要看。」

那高樓上有三個窗，每窗點了一支蠟燭，一支向着王宮，一支向着丹尼街，一支向着小街。兒一聲不響，走到窗子，把蠟燭吹滅了，房裏只有一點月光照進來。——那時月亮被雲遮住了。干狄問道：「這是爲什麼？」乞兒道：「這是我的暗號。」干狄道：「什麼暗號？」乞兒道：「這是攔路口的暗號？」干狄道：「哈，我明白了。」乞兒道：「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你要小心，不要讓東西絆倒了，也不要跌在坑裏。」干狄道：「好極了，我應許你的錢，在這裏；你別忘記，我要你領你的人，你却不要吃醉了。」乞兒道：「我有二十年沒吃酒，吃的都是水。」說完把錢袋拿了，摸那些錢。干狄說道：「原來你是個老財迷。」乞兒歎口氣，把錢袋擗在地下，說道：「我的老脾氣，恐怕是改不了的；見了錢，我就動心。畢竟都是空的，不過令人難過罷了。」干狄道：「這趙你總要收了。」乞兒道：

「是的，餘剩下來的，我拿去做好事。」說完了，臉上變色，露出很難受的神色。干狄想道：「這是個怪人。」拿了帽子，正想出去，乞兒走過來，攔住去路。干狄起先以為他有謀害之意，後來看他合掌跪在跟前，纔放心。乞兒哀告道：「大人，我求你保佑我。」干狄道：「你稱我大人，不要錯認了人。」乞兒道：「不然，大人，我認得你；我第一次見你，就認得你是誰。」干狄微笑，說道：「你真要我保佑麼？」乞兒道：「我當真要你保佑。」干狄見他求得懇切，伸出手來，保佑他。干狄說道：「我保佑過你了。你老實告訴我，你從前犯過什麼罪，倘若犯過罪，我可以保護你。」乞兒搖頭說道：「我所作的事，並不犯國法，惟有教堂保佑我，纔可以解脫我的罪惡。」干狄道：「你告訴我，你從前不是個乞兒？」乞兒道：「我做了乞兒，不過六年。」干狄道：「你從前在什麼地方？」乞兒道：「在巴士狄大監。」干狄道：「在監以前，做什麼？」乞兒道：「將來有一天，我跪在你面前懺悔的時候，再告訴你。」干狄道：「不管什麼時候，不論日夜，只要你來懺悔，我是預備同你解脫罪惡。」乞兒道：「謝謝大人，現在還不到時候。」干狄道：「我們暫別了。」乞兒開門，鞠躬相送，說道：「暫別了。」干狄取了燈籠，下樓，出門去了。

第四十九回 民變

再說，那時有十一點鐘，干狄出門，走得不遠，看見街上的情形，大變了；滿街上彷彿都是惡鬼游魂。看見許多人影，有在街上挖街石的，有些人拉車倒出許多東西來，有些挖大溝，這些人就是那教堂門口的乞兒號召來的。干狄見了，心裏有點害怕；現在既然把這班人喊了出來，將來用什麼法子遣散？只要看見一個在身邊走過，他害怕的快畫十字。

干狄走到某街，看見的情形，同剛纔看見的，有點不同。看見店舖的門同窗子，都關了；那些生意人，走來走去。那些門原來不過是虛掩的，有人來就開。那些人是搬東西，却不要人看見，是在那裏分軍器。有一個人背了刀子斧子之類，挨家分送；剛好有燈光一照，干狄認得他是巴蘭舒。

往前再走，轉到某街，看見百姓們有穿黑衣的，有穿灰色衣的，分隊站着不動；有人在各隊中來往，彷彿是有話分付的。留心一看，各人身上都帶了兵器。

干狄走到新橋，已經有人把守。干狄要過橋，有人攔住，問道：「你是誰？我不認得你是我們黨

裏的人？」干狄舉起帽子說道：「路維利，你爲什麼連同黨都不認得？」路維利知道他是誰，深深的鞠躬，讓他過去。干狄過了橋，走到某處，看見許多穿白衣的人，悄悄的沿牆而走，走過就不見了；干狄躲在牆角，讓他們過，誰知最後一個人，加倍小心，四圍的看，看見牆角有人，拿出手槍，正要打。干狄笑道：「盧時伏，手槍不是頂的。」盧時伏認得聲音，說道：「原來是大人，我却看不清楚。」干狄說道：「是我。那些人是誰？」盧時伏道：「這就是杜米爾送我的五十八。他們穿的白衣裳，是馬隊的號衣。」干狄道：「你們向那裏去？」盧時伏道：「我們去找一個雕像師，從一個暗門進去。」干狄道：「我明白了。」同盧時伏拉手，盧時伏也從暗門入地，忽然不見了。

干狄回家，已有一點鐘，開了窗子，伸出頭來看，街上甚黑，看不見什麼，只聽見遠遠有轟轟之聲。百姓們忙了一夜，明早一看，這個巴黎城全改了樣子，凡是街口，都有了柵欄堆壘，百姓們拿火槍把守，偶爾有過往的人，說出暗號的，便讓他過去，說不出來的，被他拿住，還有被殺的。有些壯士走過，被百姓們攔住，要他喊「推倒馬薩林，巴留士萬歲」不肯喊的，就被他們打。初時還沒亂殺，人慢慢就有躍躍欲試的意思了。大約計算，那時已經有一萬多人了。那些膽子最大的，走近王宮，亂喊亂叫，同禁軍挑撥，宮門已經關了，巡守的兵，在宮門外。有許多飢民，結隊成羣的，在街上走，在

前的拿一面大旗，旗上寫的是，「請看我們。」衆人看見，怨聲動地。

且說，安公主及馬薩林看見昨天百姓還是很安靜的，今早忽然都反了，十分驚懼；起先以爲是報告的人，傳言不實，要自己出去看，一開窗子，往外看，知道報告的不虛。馬薩林聳聳肩，看得事體很輕，但是臉色全變了，趕緊回去，把錢箱，珠寶箱，鎖起來，最值錢的金鋼鑽戒指，全戴在手上。王后見百姓反了，大怒，立刻傳梅拉里大將，分付他，要多少兵帶多少兵，先打聽百姓這種舉動，是什麼意思。這位大將，膽子是有的，不過太驕傲些，向來是看百姓不起的，於是帶了一百五十人，從羅弗橋過河，剛好碰見盧時伏帶了五十個馬隊，還有一千五百個亂民；梅拉里看是走不過去了，只好繞道，想從新橋過去。在這裏把守的，是路維利。梅拉里拿定主意要過橋，大膽沖過去，被亂民一排槍止住，同時街上窗子裏碎石如雨的擲下來。梅拉里只好回轉，還死了三個兵；他改向某處走，碰見巴蘭舒。他手下的人，拿的斧子。梅拉里看他們不中用，又想沖過去，却被亂民把住，又死了四個兵。沒得法子，又改向某處走，被堆壘攔住，有乞兒把守。這乞兒隊裏的人最雜，男女大小人等都有，還有法勒克在內，帶了許多無賴少年，吵得最利害。梅拉里分付二十個馬隊，下了馬，去攻堆壘，餘人作後援；二十個人向前攻，被乞兒們一排槍抵住。巴蘭舒聽見槍響，趕來幫忙，路維利的人也

到了，把梅拉里圍住；梅拉里不肯退，放槍進攻。亂民中了槍，亂喊，放槍還攻。梅拉里所帶的人死了許多，中軍官受了重傷。正在危急之際，忽然亂民分開，讓出一條路；亂民喊道：「幫主教萬歲！」原來是干狄來了，一路走，一路保佑百姓，如若無事。百姓們見他來，都跪在地下。梅拉里認得他，喊道：「你趕快救我，不然，我手下的人死光了。」那時候吵得利害，任是大雷大礮，都聽不見的了，等到干狄一舉手，忽然都肅靜起來。干狄說道：「我的孩子們，這位是梅拉里大將，他的意思，你們誤會了；他已經應許回去見王后，求把巴留士放了。」干狄回頭來，向梅拉里道：「是不是？」梅拉里道：「我應許了。我却不曉得，這樣容易，就可以了。」干狄說道：「他應許你們了。」梅拉里舉手。百姓喊道：「幫主教萬歲！」還有幾個喊梅拉里萬歲的。末後喊的是「推倒馬薩林。」於是亂民讓路，開了堆壘，讓大將過去，法勒克領着一羣無賴少年，打鼓吹號先行；梅拉里及手下的人，走過以後，堆壘又合起來。

當下馬薩林在府裏料理自己的私事，早已打發人去請達安特，因為當天他值班，以為不好找；誰知不到一會，達安特安帶了頗圖斯進來。主教一見，喊道：「進來，進來！我最想見你們兩個人。城裏怎麼樣了？」達安特安搖頭說道：「情形不大妥，百姓都反了。剛纔我們兩個人在某街走過，百

姓看見我們的號衣，一定要我們喊巴留士萬歲，大人要曉得麼，他們還要我們加一兩句話。」主教道：「你告訴我。」達特安道：「他們要我們喊推倒馬薩林，——這一句話，我原不應該報告的。」馬薩林微笑，臉色却變了，問道：「你喊了麼？」達特安道：「我沒喊。我本來不能喊。」杜威朗傷風，想喊也喊不出來，大人要……」馬薩林道：「怎麼樣？」達特安道：「請看我的帽子衣服。」達特安把帽子上槍子中的兩個洞，衣裳上四個洞，指給主教看；顏圖斯的罩袍被斧子撕破，帽子上的烏羽，被槍子打壞了。主教深想了一會，很看他們兩個人，露出十分稱讚的意思，說道：「若是我做你們，我就跟着他們喊。」這個時候，吵鬧的聲，漸漸近了。馬薩林只管擦額上的汗，四圍看看，沒得主意。他心裏很想在窗口往外看，却沒得膽子，說道：「達特安，你看看是鬧什麼？」達特安一看，說道：「這是怎麼講？梅拉里大將帽子都沒有，中軍傷了手，禁兵受傷，滿身是血，馬的身上也是血。守宮門的兵做什麼？他們舉起槍來。難道要放槍打那隊百姓麼？」馬薩林道：「已經發過號令，如果百姓們走近王宮，就要開槍打他們。」達特安道：「倘若開了槍，事體就不能挽回了。」馬薩林道：「有的是鐵門，可以攔得住他們。」達特安道：「什麼鐵門不到五分鐘，什麼都打碎了。千萬不要放槍！」於是達特安探頭出窗外喊道：「不要放槍！」那時外邊吵得利害，他喊也沒人聽見。有

兩三個守門的兵，放了槍，百姓怒得狂了，闕了一排槍，王宮的牆，都震動了；有一個槍子，從達特安勝下飛過，打碎了頗圖斯面前的一個鏡子。馬薩林喊道：「不好，這是一面無價的鏡子。」達特安關了窗子，說道：「大人，不必可惜；再過半點鐘，宮裏的鏡子，不論有價無價，恐怕都要打碎了。」主教害怕到渾身發抖，問道：「你有什麼高見？」達特安道：「他們要的是巴留士，只好把巴留士還了他們。你捉了巴留士來，也沒得什麼用處。」主教道：「杜威朗，你看怎麼樣？」頗圖斯道：「我一定要把巴留士還他們。」馬薩林道：「也罷。我去告訴王后，放了他。」走到過路盡頭，停住了，說道：「我可以靠你們兩位麼？」達特安道：「我們向來不變心的；我們應許了幫你，你只要分付下來，我們是無不奉命的。」馬薩林道：「你們進那間房裏等我。」主教另從一個門，走入大廳。

第五十回 圍宮

再說達特安、圖斯所在的那間房，同大廳只隔一層帷幃。王后在大廳，同主教說的話，他們聽得很清楚。從帷幃的縫看過去，還看得見大廳裏的情形。王后是站着，滿臉怒容，外面却是很鎮靜，不露害怕的神氣。甘明、剛吉、討威、勒揆，還有幾位大人們，站在王后背後；面前站着薛吉爾，二十年前，很同王后反對過的。他告訴王后，如何亂民把他的馬車打破了；如何他同兄弟兩個人，遇着一個老婆子，把他們藏在帷幃後；如何那些亂民在他們身邊走過，幾乎被他們搜着，送了命，幸虧亂民以爲他們從後門走了，搜尋一會，就散了；如何他改了裝，穿了某候爺的衣服逃走；如何出門的時候，有三個跟人死在地上，從他們屍身上走過。正說到這裏，馬薩林進來，走到王后身邊，聽他們說。等到薛吉爾說完了，王后問他道：「你看現在的情形怎麼樣？」薛吉爾道：「我看是很可怕。」王后道：「你有什么主意？」薛吉爾道：「我主意倒有，但是不敢說。」王后氣極了，說道：「爲什麼不敢說？你辦別的事，倒是很敢辦的。」薛吉爾臉上通紅，說了兩句搪塞的話。王后說道：「那是已

往的事，不必追究；我要辦眼前的事。你有什麼主意？」薛吉爾遲疑說道：「只有釋放巴留士。」王后臉色大變，說道：「釋放巴留士！那是萬辦不到的。」

這個時候，聽見有脚步声，梅拉里不待通報，到了房門口。王后見了，說道：「哈，你來了麼？我盼望你已經把亂民降伏了。」梅拉里說道：「在新橋死了三個禁兵，在某處死了四個，某處死了六個，宮門外死了兩個，共總死了十五個；傷了十二個。我的帽子也打掉了，若不是虧得幫主教，我早已死在亂民之手。」王后喊道：「我以為那個鴨步小狗，一定在亂民隊裏。」梅拉里笑了，說道：「陛下不要說他不好，我今天幸虧他。」王后道：「你只管感激他，同我不相干；但是你平安回來了，我很喜歡。」梅拉里道：「我答應了一件事，亂民纔讓我回來的；他們放我回來，要我把他們要約的事，告訴陛下。」王后繃眉說道：「百姓們有什麼要約？你居然應許他們，你所處的情景，一定是很險的了。」梅拉里覺得王后有挖苦他的意思，說道：「陛下恕罪。我是個軍人，不是個律師，我用的字眼，都欠斟酌；我應該說是百姓們的願望，不該說是他們的要約。陛下剛纔說的話，彷彿是請我無膽害怕。」王后只是微笑。梅拉里道：「也罷，我是害怕。我平生有過三次。我經過的惡戰，有十二次，小戰不計其數，這趟我是害怕；我寧可對着陛下，讓陛下挖苦我，笑我，不願去對那羣惡鬼，他們

都是從地下鑽出來，殺害我們的。」達特安低聲對頗圖斯說道：「這番話，答得好。」王后身邊的大臣們聽了，都臉無人色。王后咬牙問道：「我們百姓的願望是件什麼事？」梅拉里道：「他們求陛下放了巴留士。」王后道：「萬萬不能。」梅拉里鞠躬退後，說道：「陛下是國主。」王后問道：「你往那裏去？」梅拉里道：「我把陛下的回話，告訴百姓們。」王后說道：「你不要走，我不願意同亂民商量。」梅拉里道：「陛下，我曾經應許過他們。」王后道：「這是怎樣講？」梅拉里道：「除非陛下把我拿下了，不然，我是要回去見百姓的。」王后怒極了，說道：「比你好的人，我也曾經拿過的。」吉討，吉討在那裏？」馬薩林走上前說道：「陛下許我說話麼？」王后道：「我看你也是勸我放巴留士的。如果是這樣，你可不必說了。」馬薩林道：「這個條陳，原是不錯，不過我不是說這一件。」王后道：「你說的什麼？」馬薩林道：「我勸陛下傳幫主教來。」王后喊道：「傳幫主教來麼？他這個老奸巨滑！我看這件事，全是他鬧出來的。」馬薩林道：「看來只有傳他來。這把火既然他放的，或者他有法子救火。」甘明則原站在窗邊，說道：「陛下請看，這是個最好的機會，他現時在外面，保佑百姓。」王后跑到窗子一看，說道：「果然！你們看看，他見直的是個老奸巨滑。」馬薩林道：「他不過是個幫主教，衆人見了他，都跪下；我雖是紅衣大主教，倘若我跑出去，百姓一定要把我

撕破了。我只好說，我願望陛下傳幫主教來。」王后低聲說道：「你什麼不同他們一樣，也說是要約？」馬薩林鞠躬。

王后想了一會，擡起頭來，說道：「梅拉里，你出去傳幫主教來。」梅拉里道：「我對百姓們說什麼？」王后道：「叫他們忍耐點。我自己是已經够忍耐的了。」梅拉里見王后主意拿穩了，就出去。達特安回過頭來，問顏圖斯道：「你看這件事怎麼樣結局？」顏圖斯說道：「再等一會，就看見了。」當下王后走到甘明則面前，低聲說了幾句話。馬薩林兩眼看着達特安兩個人所在的房子，很有點着急。餘人都是低聲交談。過了一會，房門開了，梅拉里領干狄進來，說道：「幫主教奉命來見。」王后走前幾步，站住了，兩隻眼冷冷的看他，干狄鞠躬。王后說道：「百姓滋事，是什麼意思？」干狄說道：「現在不是滋事，是民變。」王后至此，忍不住了，喊道：「你常說百姓有反亂的權，現在的民變，惟你是問！都是你煽動他們的！等等王上的號令，一會子，就可以了這件事。」干狄說道：「陛下傳我來，只是說這兩句話麼？」馬薩林道：「不然，陛下請你來，要求救於你。」干狄故作詫異神情，說道：「有這件事麼？陛下要我想法麼？」王后道：「是的，他們勸我請你來商量。」干狄鞠躬說道：「陛下要……」馬薩林說道：「要你替他想法子。」干狄望着王后，王后點頭。干狄道：「若是

我處王后的地位，我一點不遲疑，我自然釋放巴留士。」王后問道：「萬一我不肯放，他們便怎麼樣？」梅拉里道：「我恐怕到明天早上，巴黎城裏瓦石都不留了。」王后說道：「我是同干狄說話，並沒問你。」干狄說道：「我的意思，却同梅拉里一樣。」王后怒得滿面通紅，嘴唇原是紅的，氣得發白了。馬薩林是看慣王后生氣的，今天看見這個情景，也害怕起來。王后怒中帶笑，說道：「釋放巴留士麼？真是好條陳！不愧你是個教士。」干狄却鎮靜得很，滿肚子怨憤報仇之意，一點也不露，兩眼看着王后。王后是要馬薩林出主意，馬薩林想了許多主意，却不甚願意說，後來說道：「干狄的條陳，原是一番好意。不問死的活的，只要把巴留士還了他們，這件事，就算辦結了。」干狄說道：「倘若把個死的巴留士還了他們，事體原可以了結，誠如主教所說；不過另是一個結局。」馬薩林說道：「我說過不問死的活的麼？我不過偶然用這種字眼。況且你是曉得的，我的法文，原是不甚高明，遠不如你；你是能說能寫，是個名家。」達特安附耳對頗圖斯說道：「這種廷議，真是好看！我們同阿托士、阿拉密四個人，在礮臺角的時候，比他們強多了。」頗圖斯答道：「可不是。」達特安道：「我們在那種地方，也比他們強。」干狄不去理會馬薩林指駁他的話，還是很鎮靜的說道：「倘若陛下不以我的話爲然，自然是有別人的條陳，比我的高；但是我深信陛下同衆位大臣，總

不願意釀成大變，令巴黎城旦夕不保。」王后很挖苦的說道：「難道你以為昨天百姓滋事，今天民變，明天就要造反麼？」干狄答道：「是的。」王后道：「聽你說來，彷彿是百姓是見直無法彈壓得住的了。」干狄道：「陛下要曉得，今年是同王室不利的；看看英國，就曉得了。」王后說道：「是的，幸虧法國沒得克林維勒。」干狄說道：「誰人能說這話！這種人就同雷電一樣，打到來，纔看得見的。」宮裏衆人，聽見這句話，都不禁一跳；停了半晌，沒人說話。

達特安對頗圖斯說道：「你留心看那位教士。」頗圖斯道：「好的，我很看清楚他了，怎麼樣？」達特安道：「我告訴你，這纔算是個人。」頗圖斯很看達特安，不知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干狄道：「陛下的意思，以為用強硬手段最好，我却要先奉勸，恐怕強硬手段用不得，難以收拾。」王后說道：「既然這樣說，你為什麼不去解散他們，他們向來是聽你說的。」干狄道：「恐怕太遲了。恐怕我的力量不夠。但是如果陛下能够放了巴留士，他們造反的根子，就斷了，那時陛下再用強硬手段，他們也就沒得說了。」王后道：「我有彈壓的權麼？」干狄道：「陛下既然有這個權，就應該拿來用。」達特安對頗圖斯說道：「我喜歡這種人，倘若他是首相，我做他的左右手，我倒可以辦點事。」頗圖斯道：「自然。」王后一擺手，各人退出來，只留馬薩林。干狄鞠躬，正要隨

着衆人出去，王后說道：「你且略等。」干狄想道：「好了，她要退讓了。」達特安低聲對頗圖斯說道：「不好，王后要殺他；倘若真要動他手，我要跑進去救他。」頗圖斯道：「我也是這樣想。」馬薩林坐下來，暗想道：「我們要聽點新聞。」

王后等到衆人都出去了，回過頭來，對着這兩個人，很用點力量接住火氣，走來走去，很不安靜。馬薩林坐着不動。干狄覺得不安，心裏很疑惑，常看那帷幃後，恐怕藏了人，拿手去摸袍子罩住的甲，又去摸手上藏着的小刀。後來王后站在他們兩個人面前，說道：「現在沒得什麼人，干狄，我請你再把你的條陳說一徧。」干狄說道：「陛下只要裝做再三斟酌，說是起初辦錯了，——凡肯認錯的，纔是有力量的政府，——把巴留士放了，還給百姓。」王后喊道：「什麼叫我認錯麼？我還算是個王后不算？這些反叛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麼？難道我就沒得朋友，沒得禁兵，聽我的號令麼？與其放了巴留士，倒不如我自己動手，去弄死他。」說完，拳起手，走到干狄面前，彷彿是先要弄死他。干狄動也不動，兩眼看着王后。達特安說道：「倘若有人來動干狄的手，我要先把那人結果了；就是主教看見，也是高興的。」頗圖斯道：「別響，我們細聽。」那時馬薩林抓住王后的手，輕輕的拉過來，說道：「陛下要做什麼？」又改用西班牙話說道：「安公主，你瘋了麼？你是個王后，爲什

麼變做商人的老婆。你還看不出來麼？這個教士，現在是巴黎通城的代表；這個時候，得罪他不得。只要他略施小技，不到半點鐘，你的王位，就掃地了。這不是生氣的時候。你要拿好話去牢籠他。你拿真本事用出來，不要學下等人家的婦女。」當馬薩林起初勸諫的時候，達特安一把抓住頗圖斯的手，等到主教說完了，纔放鬆，低聲對頗圖斯說道：「你不要給馬薩林曉得我懂得西班牙話，不然，我同你都不得了。」頗圖斯道：「你只管放心。」馬薩林對王后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從容不迫的，神色一點都不變，干狄以爲他是好言相勸王后，勸他採用干狄的條陳。王后聽了那番話，神色鎮靜了許多，兩眼的怒火也息了。兩手不知不覺的垂下來，倒在椅子上，滴下眼淚，聲音很低的說道：「干狄，你不要見怪，我心裏很受苦；你曉得我是個沒膽子的女人，聽見造反，就嚇得要死，但是我也是個王后，我的號令不行，人家同我反對，我是要生氣的。」干狄鞠躬說道：「我是忠誠相勸，並不是反對，凡是陛下的臣民，那一個不是服從的。他們並不是怪王后，他們只知道巴留士被捉，請釋放他。若是陛下把他放了，百姓就照常的安靜。」馬薩林聽到他們並不是怪王后這句話，就加倍留心聽，恐怕干狄要說出推倒馬薩林的話，後來他並沒說，心裏倒十分高興，微笑的說道：「陛下不如用了干狄的條陳罷。他向來是最有見識的，將來一有機會，盼望他可以升作紅衣主

教。干狄想：「這個奸賊，他也曉得沒得我幫他忙，是弄不成的。」達特安道：「倘若他遇着危險，我們救他的命，不曉得他應許我們什麼東西，你看他舉重若輕的，就應許給一個紅衣主教。我們明天就去求當統領罷。倘若這次內亂拖長到一年，我頂少也要做到法國大將軍。」頗圖斯道：「我做什麼？」達特安道：「我派你做陸軍大將。現在梅拉里有失寵的意思，你就補了他的缺。」王后說道：「你看這趟，百姓聚衆滋事，要鬧出大亂子來麼？」干狄以爲王后還是不明白，說道：「大水發作，是汎濫無歸，誰人能料要毀壞多少人命財產。」王后說道：「據我看來，只要築幾道新隄，就可以沒事。你先去罷，待我再斟酌。」干狄很詫異的看馬薩林，馬薩林正要同王后說話，忽然宮外大吵起來。干狄微笑，王后嚇了一跳，馬薩林臉上變色。干狄說道：「不曉得又鬧什麼。」

這個時候，甘明則跑進來說道：「陛下恕我無禮。亂民攻禁兵，現在要拆鐵門，陛下有何分付？」干狄道：「陛下聽見麼？」那時宮外就同風吼雷轟，山崩地裂一樣。王后說道：「你來請我的號令麼？」甘明則道：「是的，不能再耽誤了。」王后問道：「宮裏有多少人？」甘明則道：「有六百人。」王后道：「留一百人保護王上，其餘的叫他們去把亂民掃除個淨盡。」馬薩林道：「陛下打什麼主意？」王后說道：「去罷！」甘明則只好出去。這個時候，宮外大聲一響，鐵門倒了一扇，馬薩林聽

見了，說道：「大事休矣！」王后看見馬薩林大驚失色，把甘明則喊回來。馬薩林摩拳切齒說道：「他已經走了，來不及了。」那時候，幾扇鐵門都壞了，亂民擁進來。達特安、頗圖斯拔出劍來。馬薩林對干狄說道：「你只好設法救王后。」干狄走前幾步，開了窗子，望見路維利帶着數千亂民。干狄喊道：「不要前進！王后正在簽字。」王后問道：「你說什麼？」馬薩林把紙筆擺在王后面前，說道：「他說的是實話，不能不做的了。」又低聲說道：「安公主，你一定要簽字，我只好強迫你了。」王后坐在椅子上，拿起筆來寫。路維利果然把亂民止住了，却還是諛譁震天的。王后寫道：「仰聖遮猛管監人，即行釋放巴留士。」寫完，簽字。干狄在旁，看着王后簽完字，一手拿了，走到窗口喊道：「赦書在這裏！」亂民聽見，喊道：「巴留士萬歲！幫主教萬歲！」干狄喊道：「王后萬歲！」附和的人，却不多。干狄的意思，是要王后明白自己的勢孤。王后說道：「你現在是從心所欲，你可以去罷。」干狄道：「陛下再要我辦事，再傳我來，我是無不竭力的。」王后使手勢，干狄退出去。王后指着門，說道：「這個奸賊，你今日叫我吃苦，往後我再叫你嘗嘗。」馬薩林正要走上前，王后道：「你走開罷，你不算個人。」說完，王后走了。馬薩林自言自語道：「你纔不是個女人。」說到這裏，忽然想起達特安、頗圖斯兩個人在曠後那間房裏，什麼話都聽見了。纒了眉頭，拉開帷幃，房裏無人，原來達特安

聽見王后說完話，要走，他把顏圖斯拉了出去，在過路裏。

馬薩林跑到路上，看見他們兩個人走來走去，問道：「達特安，你爲什麼走出到這裏！」達特安道：「王后分付，閒人都要出來，我們總算是閒人，只好出來。」主教道：「你早已出來到這裏麼？」達特安略推顏圖斯，叫他不要亂說，自己答道：「我們出來，大約有一刻鐘。」馬薩林看見達特安的舉動，知道他們什麼情形也看見，什麼說話也聽見了，但是達特安裝出全沒聽見什麼的神情，裝得很像，馬薩林倒甚喜歡，說道：「達特安，我心裏最喜歡得你這種樣的人幫忙。你只管放心，我的交情，是靠得住的。」說完，對着他們兩個人笑，回到自己房裏。自從干狄出來和解以後，百姓果然安靜下來，主教纔放心。

商務印書館最新編輯

新制高級中學教科書

古 白 話 文 選	近 人 白 話 文 選	本 國 史	本 國 地 理	政 治 概 論	社 會 概 論	社 會 問 題	心 理 學	論 理 學	人 生 哲 學	公 民 生 物 學	地 質 學	代 數	三 角 學	水 彩 風 景 畫	醫 學 常 識	中 國 商 業 史	商 業 地 理	商 業 算 術	商 業 簿 記	新 官 廳 簿 記	
吳選生	鄒大川	呂恩勉	陳衡哲	張其陶	張慰慈	瞿世英	陶孟和	陸志章	馮友蘭	王振瑄	馮友蘭	張實平	張實平	何魯	趙修乾	周玲蓀	洪式開	陳繼清	蔣繼清	吳宗燕	楊汝梅
二册	二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上册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近 世 會 計 學	審 計 學	會 計 學	統 計 學	股 份 公 司 經 濟 學	國 際 商 業 政 策	廣 告 心 理 學	廣 告 學	實 用 廣 告 學	財 政 學	匯 兌 論	金 融 學	銀 行 學	保 險 學	工 廠 設 備	工 業 簿 記	車 輛 工 程	材 料 工 程	陶 器 工 程	實 驗 電 氣 學	市 政 工 程	汽 車 工 程	物 理 學	
劉葆儒	吳應園	陳其陶	周沉剛	周佛海	吳應園	蔣裕泉	蔣景偉	俞希稷	王效文	馬奮田	陳其陶	王效文	方漢斌	陳家瑛	郭元梁	徐守楨	何應樞	曹清鑑	凌鴻助	凌鴻助	凌鴻助	黃紹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新學制中學國語文科補充讀本

續俠隱記

WENTY YEARS AFTER

by

Alexandre Dumas le Père

譯述者 伍光建

校註者 沈雁冰

下 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TWENTY YEARS AFTER

BY

ALEXANDRE DUMAS LE PÈRE

新學制中國語文補科充讀本

續

俠

隱

記

下冊

沈	伍	法
雁	光	國
冰	建	大
校	譯	仲
註	述	馬
		原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543 9361 0

續俠隱記

法國 大仲馬 著

君 朔 譯

第五十一回 報復之策

再說王后走到小教堂裏，怒氣甚盛，喊道：「將來不曉得還要鬧什麼事！從前瑪理后捉拿狄公爵，他還是個王室的親支，後來主教把瑪理后貶逐，又後來顯理第四的子孫監禁在威英桑大牢，這三件總算是很大的事，那時的百姓，一聲也不敢響；我現在不過監禁一個巴留士，他們就鬧起來，我這個王后，豈不成了個虛名麼？」看官要曉得，王后這句話，說着了那時百姓的意思。那時的王子王孫，百姓們是不甚理會的，巴留士是個平民出身，百姓卻看得很重，彷彿捉了巴留士，就同捉了他們自己一樣，救巴留士的命，就如同救自己的命。

再說馬薩林在自己房裏，也是走來走去，常常看那打碎了的鏡子，自言自語道：「今天這樣退讓，真是不妙，但是巴留士是不要緊的。巴留士不過是個虛名目，其中卻沒什麼宗旨。」馬薩林

A 212335

總算是個有點閱歷的能臣，這一趟卻算錯了，巴留士不但是個名目，原來還有個宗旨。

翌日，巴留士坐了馬車出門，有他兒子路維利在身邊，法勒克站在車後，百姓們見了，都喊「巴留士萬歲！百姓的恩人萬歲！」馬薩林聽見，心裏十分不舒服，他的偵探，又來報告許多新聞，主教聽見，心更不安。王后的氣，卻漸漸平下來，似乎又在那裏想計；主教知道，更不放心。他曉得王后素來是最驕傲最倔強，不肯讓人的，萬一做出鹵莽事來，大局更不妙。幫主教進議院的時候，十分排場，王上王后，都有點比不上他。他同王后說了，果然發下一道諭旨，解散亂民，叫他們把兵器都收起來，堆壘都拆了。百姓知道，這是不相干的，只要一號召起來，不過一點鐘，他們就可以仍舊帶兵器，仍舊造堆壘的，倒也很高興的遵旨辦理。巴蘭舒看見這趟得手，曉得沒人再敢拿他，就公然回到自己的點心店；他心裏想，倘或是被官兵捉了，一定是有人幫忙，同幫巴留士一樣的。盧時伏把馬隊還了杜米爾，點數，差了幾名，但是他也是擲石黨，只好不計較了。那個花子頭，仍舊在教堂門口，布施聖水。人家都不知道這兩個人幾乎推倒法國的王室。路維利自從捨命救了他父親，十分得意，王族的人，提起他的名字，總要打個冷戰。他得意極了，有一天，同他父親說笑話，問道：「父親，倘若我去求王后給我一營兵帶，你看王后能答應麼？」

再說巴黎平靜以後，達特安分付洛與爾回到法蘭德。洛與爾起初還不肯去，一定要投入一黨出力，達特安好容易勸得他走。他後來到施華洛夫人那裏辭了行，走了。盧時伏最不高興。他已經寫了信，告訴波孚，請他到巴黎。亂平以後，他去同幫主教商商量，還是叫波孚來不來。幫主教商想了一會，說道：「還是來罷。」盧時伏道：「爲什麼？」干狄道：「我深曉得王后爲人，她是向來不肯認輸的。」盧時伏道：「難道王后又想什麼詭計麼？」干狄道：「我看是的。」盧時伏道：「你可打聽出點消息？」干狄道：「我知道王后寫信給康狄親王，叫他趕快回巴黎。」盧時伏道：「既然這樣，波孚還是來的好。」原來當天晚上，就有人報告，說是康狄王爺到了。人人聽了，都未免詫異，有人傳說是朗維勒夫人走漏消息。當天晚上，巴黎城裏的紳士商董就商量要把王上遷到市會局，同正人相處，以便知道民間疾苦，不要住在宮裏，受小人運動，沾染了習氣。商量了一夜，翌日早起，百姓穿了黑衣灰衣，帶了兵器，在街上往來巡哨，又有許多乞兒，成羣結隊的聚在大街空地上。

康狄親王到了巴黎，半夜八見王后，翌日早上五點鐘，纔出來。王后隨即去見馬薩林。那時他纔起來，寫回信給克林維勒，他原先分付毛唐等候十日的。主教說道：「我叫他等回信，足足等了十日；但是克林維勒曉得內亂是說不準的，不會見怪的。」正在讀第一段信，聽見有人敲門，主教曉

得是王后，起來開門。王后穿的是便裝，顯得很有風情；這天早上，神采比往常發露，滿臉高興。主教有點着急，問道：「又出什麼事了？你今早神色很驕傲。」王后道：「我想出一個絕妙的法子，去收拾亂黨，故此十分高興。」主教道：「我的王后，你是治國的好手，你想出個什麼妙法？」一面說，一面把信藏在信堆裏。王后道：「你聽見麼？他們要把我的兒子搬到別的地方。」主教道：「我聽見說，他們還要絞死我呢。」王后道：「他們不能把王上弄去。」主教道：「我也不讓他們絞我。」王后說道：「我要把王上同你帶走了。這件事，要辦得秘密，除了我們三個人以外，我只讓一個人曉得。」主教道：「那人是誰？」王后道：「康狄王爺。」主教道：「原來他已經到了。」王后道：「昨晚到的。」主教道：「你見過他麼？」王后道：「他纔走。」主教道：「他以這條計策爲然麼？」王后道：「原是他出的主意。」主教道：「巴黎怎麼樣呢？」王后道：「他要圍城，等到他們沒得吃了，自然要投降。」主教道：「法子甚好，不過有一件不妥。」王后道：「什麼不妥？」主教道：「這件事辦不到。」王后道：「沒有的話，什麼叫做辦不到？」主教道：「法子是可以想的。」王后道：「也可以辦得到。我們現在有多少錢？」主教恐怕王后用錢太多，說道：「錢是不多了。」王后道：「我們有多少兵？」主教道：「五六千人。」王后道：「事體一定辦得到。你試想想，有一天早上，他們百姓爬

起來，看見王后王上都跑了，有大兵圍住他們，把他們餓死，他們人多無主，只有議院同那鵝行鴨步的干狄替他們出主意，豈不大妙麼？」主教道：「倒是很有趣的。不過怎麼樣辦得到？」王后道：「我看一點爲難都沒有。」主教道：「陛下可曉得，這就是內亂，將來兵連禍結，不知幾時纔得了。」王后道：「我曉得，巴黎城只可付之一炬了；拿他們的血去救火。我要重立的懲創他們，叫他們永遠不忘。」主教道：「安公主，這個法子，好是很好，不過殘忍太過了；現在比不得從前，恐怕你要送腦袋，豈不太可惜了麼？」王后道：「你笑我。」主教道：「這不是笑的事。同通國人爲敵，是件很重要的事。你的親戚英王查理第一就是個榜樣。你不能說他辦來得法。」王后道：「卻有分別。我在法國，不是在英國，況且我又是個西班牙人。」主教道：「更是不妥。倘若我同你都是法國人，他們就不至如此恨我們了。」王后道：「這個法子，你以爲然麼？」主教道：「只要辦得到，我是以爲然的。」王后道：「我說是辦得到的，你去預備我們起程的事罷。」主教道：「你曉得，我是時常預備走的；但是一層到底總不肯走。這趙恐怕又是這樣。」王后道：「倘若我要走，難道你不陪我走麼？」主教道：「我設法走。」王后道：「你的膽子太小，氣死我了。其實有什麼可怕的。」主教道：「可怕的事很多。」王后道：「你試說幾件。」主教這時臉色變了，說道：「安公主，你不過是個女人，你要

侮辱我，就侮辱我，沒人敢說什麼。你說我膽小害怕，其實我不想跑開，到底不算是害怕。百姓鼓譟，爲的是誰，是反對你，還是反對我？他們要絞的，是你，還是我？我卻不管。這場風潮，我是要抵當的。我要抵當，卻不是亂來的，我是鎮靜的想妙法；你該學我的樣子，少說話，多辦事。你的話雖然說得好聽，恐怕是沒結果的。你說逃走，你來看看。」一面說，一面抓了王后的手，領到窗口。王后說道：「怎麼樣？」主教道：「你往外看，百姓們披了護胸，帶了兵器，他們向這裏望；你若是拉開窗簾，他們就看見你。你到這個窗口來看，百姓們拿了斧子，把守宮門。你再到那幾個窗子看看，都是一樣的。宮門是守住了，凡可以出入的地方，都守得很嚴密的。拉勒米對波孚公爵說的不錯！除非你變了一隻鳥，或是變了一隻老鼠，不然，是萬萬逃不出去。」王后道：「雖然這樣，他還是逃了。」主教道：「難道你也學他的法子逃麼？」王后道：「難道你說我是被禁了麼？」主教道：「我說了這一點鐘的話，就是告訴你這句話。」說完了，坐下，拿起筆來寫信。王后氣極了，滿面怒容，走了出來，很用力關門，馬薩林連頭也不風。

王后到了自己房裏，倒在椅子上大哭；忽然想起一件事，從椅子上跳起來，喊道：「只有一個人，可以救我，幫我逃出巴黎；我爲什麼把他忘記了！」想了一想，又說道：「我總算是辜負了這個

人，我該升他做大將的，爲什麼我把他丟開了二十年？達特安保全我的名譽，我一點都沒報答他。」於是走到桌邊坐下，拿起筆來寫信。

第五十二回 達特安見王后

再說巴黎城裏鬧事的時候，達特安同頗圖斯兩個人睡在一間房裏，劍不離身，手槍是裝好放在桌上。當天晚上，達特安做了一夢，半邊天變了黃色，下了一大場黃金雨，他脫了帽子去接。頗圖斯夢見自己馬車的門太小，不彀地方放繪章。翌日，早上七點鐘，有個家人送信來，把他們吵醒了。達特安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家人道：「王后叫我來的。」頗圖斯聽了，在牀上爬起來，問道：「他說什麼？」達特安叫來人在外邊房裏等，下了牀，把門關上，走到窗口讀信。讀完了，說道：「居然來了。頗圖斯，你就要得男爵，我也快升官。你看看這封信。」隨手把信交給頗圖斯。頗圖斯聲音發抖的讀信道：「王后要達特安來見，請即隨來人入宮。」頗圖斯道：「我看不出什麼。」達特安道：「我卻看出許多頑意見。總是事體不得了，王后纔想起叫我；王后忘記我有二十年了，不是有了緊急事，怎樣會想起我來。」頗圖斯道：「你說得不錯。」達特安道：「爵爺，你趕緊磨了劍，把手槍裝上子藥，馬也餵飽了，聽好消息，馬上就許有事。」頗圖斯常怕有人妬忌他，說道：「也許是有人

想害我們。」達特安道：「我不久就打聽出來，是不是害我們的圈套。馬薩林是個意大利人，我是喀士剛人，我們是棋逢敵手，你不必害怕。」達特安立刻換衣裳，頗圖斯幫他忙。

又有人來敲門，達特安叫他進來；那送信人進來說道：「有主教的信。」達特安望頗圖斯，頗圖斯說道：「事體太複雜了，我們怎麼了得下來？」達特安道：「並不複雜，主教叫我過半點鐘去見他。」達特安對送信人說道：「回稟主教，我等半點鐘就來。」送信人出去了。達特安道：「幸虧兩個送信人沒碰頭。」頗圖斯問道：「你看他們兩個人都找你，爲的是兩件事麼？」達特安道：「我看不是的。」頗圖斯道：「達特安，不要耽擱，你要記得，王后在宮裏等你，你見過王后，還要見主教，見過主教，我盼望你趕快回來。」達特安喊那來人說道：「我可以去見王后了。」來人領路，走過幾條街，從一道小門進宮，上一座祕密樓梯，把達特安領到王后的小教堂。

達特安有了點年紀，長了許多見識，加了許多閱歷，知道王權是無限大的；若是從前的話，他就直走到王后面前，同她說話，同遇着一個平常女人同她交談一樣。他現在曉得了，王上王后是很大的，他自己是小而又小的，見了王后，就要同一個無名小卒見了大統領一樣。他聽見衣服響，回頭一看，看見一隻極美的手拉帷幔，達特安認得是二十年前親過的手。王后見了他，微笑說道：

「達特安，你來了。我一見就認得是你。你還記得我麼？」達特安答道：「我記不得了。」王后使出牢籠手段，說道：「你忘記了從前王后要一個壯士替她出力，居然找着一個人，他以爲王后忘記他了，其實並沒忘記。王后心裏很記念着他，很感激他。」達特安答道：「我全忘記了。」王后道：「這未免太可惜了。我是爲王后可惜，因爲現在王后有要事，又要仰仗他了。」達特安道：「陛下左右前後，都是忠肝義膽的，名位是高的，見識是廣的，那裏會用着我這樣無名之輩。」王后覺得他話裏的意思，帶點反射，說道：「達特安，你的話也有道着的，但是看現在的華體，還是你最得力；我曉得你是幫主教的，但是你也可以幫我。你現在能殼幫我，就同從前那位壯士幫我一樣麼？」達特安道：「只求陛下分付，我就去辦。」王后看見他不十分踴躍，問道：「你現在想是要過安樂日子？」達特安道：「我不能說，爲的是我從來沒過過安樂日子。」王后問道：「你有朋友麼？」達特安道：「我原有三個朋友，有兩個不在巴黎，不曉到那裏去了，只剩下一個，他許記得剛纔陛下恭維的那少年。」王后道：「很好，你們兩個人抵得過全軍。」達特安道：「陛下還有什麼分付？」王后道：「你五點鐘回來，我再告訴你；但是千萬不要叫人知道我同你有約會。」達特安道：「我遵命。」王后道：「你要對十字架發誓。」達特安道：「用不着，我從來不失信，我說了就算數的。」王后聽

了達特安這句話，很詭異，因為她左右前後的人，說話從來不是這樣剛直的，卻曉得他是忠誠可靠，不會負她的，其實達特安是很有作用的，不過做出剛直的樣子來遮掩。達特安又問道：「陛下還有什麼分付？」王后道：「沒有了，你先去罷，五點鐘再來。」達特安鞠躬告辭。

房門關了，達特安自言自語道：「王后很着急，很要我幫忙，那是無疑的了。」想起主教來，傳時候也到了，穿了過道，去敲門。白那英領他進去。達特安一進房，兩隻眼四圍的看，看見主教面前擺了一封信，信面在下，不曉得是給誰的。達特安進門，說道：「我是奉大人之命來見的。」主教道：「你剛打王后那邊來？」達特安道：「我嗎，誰告訴主教的？」主教道：「沒得人告訴我，但是我卻曉得。」達特安不肯負約，大膽的說道：「我要說，大人這趟猜錯了。」主教道：「我自己開客廳門親眼看見你打過道那一頭來。」達特安道：「我是從祕密樓梯來的。」主教道：「這是爲什麼？」達特安道：「我也不曉得，或是弄錯了。」馬薩林曉得達特安這個人，他若是不願意說，是沒得法子叫他說的，暫時只好不追究。主教說道：「你既然不願意說你自己的事，我們不如談我的事罷。」達特安鞠躬。主教問道：「你喜歡旅行麼？」達特安道：「我平生在路上過的日子最多。」主教道：「你現在有事羈留你在巴黎麼？」達特安道：「沒事，除非有號令，叫我在巴黎。」主教道：「很好，這

裏有封信，請你送去。」達特安道：「信面沒得住址。」馬薩林道：「這信有兩層封皮。」達特安道：「我明白了，我到了一個地方，纔拆看裏頭的封皮。」主教道：「不錯，你拿了就走；你的朋友杜威朗同你一路去。」達特安想道：「這個奸賊，他知道我們聽見他們昨天所說的話，想出法子來，叫我們離開巴黎。」主教道：「你爲什麼遲疑？」達特安道：「不是的，我立刻就動身；不過我有句話要說。」主教道：「什麼話，只管說。」達特安道：「請大人先見王后。」主教道：「幾時？」達特安道：「請立刻去。」主教道：「爲什麼？」達特安道：「只要告訴王后說，你派我一個差使，立刻就要動身。」主教道：「你不能賴，你剛纔見過王后。」達特安道：「我剛纔不是說恐怕弄錯了麼？」主教問道：「你這話怎麼講？」達特安道：「請大人准我所請。」主教道：「我就去說，你在這裏等。」說完，看看所有抽屜都鎖好了，纔出了房門。

過了有十分鐘，——達特安一個人在那裏亂猜那封信是送給誰的，——馬薩林回來，臉色略變，坐下來；達特安很留心看他，一點也看不出來，心裏想道：「他有點不高興，難道怪我，要把我關在監裏麼？若果你真要動我的手，我先把你弄死了，投歸擲石黨，這樣一做，百姓也要崇拜我，同巴留士一樣。阿托士就要叫我做法國的布路特，倒也好頑。」誰知主教卻沒有這個意思，倒是

滿面的和氣，同他說道：「你剛纔說的不錯，你現在不能離開巴黎。」達特安有點詫異。主教道：「你還把那封信交還我。」主教接過來，留心看看火漆印破了沒有，說道：「今晚我要見你。再過兩點鐘，你再來。」達特安道：「再過兩點鐘，我還有一個要緊的約會。」主教道：「你放心罷，都是商量同一件事。」達特安想道：「果不出我所料。」馬薩林道：「你五點鐘再來，同杜威朗來見我；我與你說話的時候，他可以在客廳等。」達特安鞠躬，想道：「那裏有這樣湊巧的事，他們兩位約我同時來見，同商議一件事；我明白了，這是一件祕密大事，干秋至少肯花十萬利華，買這個消息。」馬薩林犯了疑，問道：「你不放心麼？」達特安道：「我正在這裏想，再來的時候，兵器帶不帶。」主教道：「自然要帶兵器。」達特安道：「大人既然這樣分付，我們就照辦。」達特安行過禮，出來，跑回寓所，把主教所說的那番恭維話，告訴頗圖斯，頗圖斯聽了，歡喜的不得了。

● 布路特 這大概是指羅馬的 Lucius Junius Brutus。他先以佯狂得不爲 Tarquinius 所惑，後起兵反抗 Tarquinius 事成，建立自由政府，被舉爲執政。紀元前五〇九年戰死。

第五十三回 主教出險

再說巴黎城裏鬧過事以後，還有小小不安的情形；王宮裏頭，到了那天五點鐘，卻十分熱鬧。原來王后赦了巴留士、巴朗瑪，百姓的怒氣平了，王后也放了心，那天宮裏設宴，請倫斯、大捷那班武官。王子、王孫的眷屬，來了許多，馬車都塞滿了；吃完酒，還要鬪牌；王后那天十分高興，談笑風生。

吃完酒以後，馬薩林就走開了，達特安已在客廳等他。主教見了，拉了他的手，領他到自己房裏坐下，先說道：「我的寶貝達特安，我要給你一個我深信你的憑據。」達特安鞠躬說道：「我盼望主教信任我。」主教道：「我曉得，你是最可靠的，故此在這個要緊關頭，我特爲找你。」達特安道：「我謝謝主教，我盼望機會盼得很久了；請問大人，今天派我辦什麼事？」主教道：「我今天晚上，把法國的安危，交在你手裏。」說到這裏不說了。達特安道：「請大人解說我聽。」主教道：「王后立定主意，要帶了王上到聖遮猛。」達特安道：「大人的意思，是說王后要離開巴黎。」主教道：「是的；你曉得，這是女人家任性。」達特安道：「是的，我很明白。」主教道：「王后今早找你，今晚再見

你，爲的就是這件事。」達特安想道：「既然如此，爲什麼王后要我發誓，不許走漏消息，看來王后同平常的女人是一樣的。」馬薩林問道：「這不過是個短差，你願意去麼？」達特安道：「我爲什麼不願意？」主教道：「因爲你聽了就聳肩。」達特安道：「我向來有這個毛病，一說話就聳肩。」主教道：「這件事，你沒有不以爲然麼？」達特安道：「我只能聽分付，無所謂以爲然不以爲然。」主教道：「那就好極了。我特爲派你保護王后王上，往聖遮猛。」達特安想道：「這個老奸巨猾。」主教見他神色不變，很有點着急，說道：「國家安危，都在你手裏了。」達特安道：「我知道這件事體責任很大。」主教道：「我望你擔任這個大責任。」達特安道：「我不論何時，都肯擔責任的。」主教道：「你看不見什麼爲難麼？」達特安道：「看不見有什麼對付不了的爲難。」主教道：「你不怕路上有人來攻麼？」達特安道：「這也難說。」主教道：「倘若有人來攻，你打算怎麼樣？」達特安道：「我總要想法，打出重圍。」主教道：「萬一你打不出去，怎麼樣？」達特安道：「我在他們身上爬，也要爬過去。」主教道：「你擔任保駕至聖遮猛。」達特安道：「是的。」主教道：「你肯捨命保駕麼？」達特安道：「我肯捨命。」馬薩林滿臉稱讚的意思，說道：「你是個勇士。」達特安微笑。馬薩林停了一會，看着達特安，說道：「說到我自己……」達特安道：「大人怎麼樣？」主教道：

「我也想離開巴黎。」達特安道：「這卻有點爲難，恐怕有人認得。」主教道：「我改了裝，有誰認得？」說完，在一張椅子上，拿起一件軍官衣服。達特安道：「改裝自然容易走開。」馬薩林略放心，說道：「這便很好。」達特安道：「卻有一件，大人是一定要做的。」主教道：「那一件？」達特安道：「大人要隨着衆人喊：推倒馬薩林！」主教道：「這個我會。」達特安道：「大人要拿最好的法國口音說，切不要露出外國口音；從前有六千法國人，在意大利某處，被人殺盡了，爲的是說意大利話說的不對。大人要十分小心。不然，他們是要借這個機會報仇的。」主教道：「我必小心。」達特安道：「現在還有些百姓，帶了兵器，在街上往來，王后這條計策，百姓們得着點消息沒有？」主教聽了，很在那裏想。達特安道：「你這一條計，仇家是很容易破的，當着街上關事的時候，把你殺了，逃走的無影無蹤。」主教聽了，很嚇得打戰，說道：「我不是輕易相信人的，故此我挑你保護。」達特安道：「看來大人不是同王后走。」主教道：「不是的。」達特安道：「我明白了。」主教道：「我自己打算好了一個法子，假使我同王后一路走，未免更置王后於危地，倘若王后走過以後，我纔走，恐怕更難。況且王后他們自己平安無事，恐怕忘記了我。你曉得，關人們也有負義的。」達特安拿眼看着主教手上那個金鋼鑽戒指，說道：「主教說得是。」主教趕快把金鋼鑽移轉向裏，微笑

說道：「我打算叫他們沒得機會去做負義的事。」達特安道：「不使人有機會去做壞事，倒是件好事。」馬薩林道：「因為這個緣故，我打算在他們之先就動身。」達特安很曉得主教的詭計，不禁微笑。主教看見，說道：「我的寶貝達特安，我要你先保護我出巴黎。」達特安看着主教說道：「這件事，很有點爲難。」主教也看住達特安說道：「你剛纔說，保護王后王上出巴黎，倒沒什麼爲難。」達特安道：「王后王上，是我的王后王上，我捨了命，都要替他們辦的；他們現在叫我捨命，我只好去捨命的了。」主教低聲說道：「我明白了，因爲你的命不是爲我捨的，我只好花錢買的了。」一面說，一面轉手指上的金鋼鑽戒指；一面轉，一面歎氣。達特安只是微笑。原來這兩個，很有一個相同的性質，兩個都是奸猾的；假使主教有點達特安的膽子，這兩個人合起手來，是很能辦點大事。馬薩林說道：「你要曉得，我託你辦這件大事，是要重重賞你的。」達特安問道：「大人這番好意，幾時可以實行？」主教從手指上脫下那金鋼鑽戒指來，說道：「這件東西，原是你的，我現在送還你，望你收了。」達特安一手接過來，細細看看那粒金鋼鑽，知道是原物，就戴在手上，心滿意足得很。主教很有捨不得的意思，說道：「我很寶貴這件東西，我倒很喜歡送給你。」達特安道：「我也很喜歡收用了。我們商量個好法子。你要先離開巴黎，是不是？」主教說道：「是的。」達特安問

道：「幾時走？」主教道：「十點鐘。」達特安道：「王后幾時走？」主教道：「半夜走。」達特安道：「我看倒可以辦得到。我先保護大人出城，回來再護送王后。」主教道：「很好，不過你用什麼法子，送我出城？」達特安道：「大人只好由我布置的了。」主教道：「那個自然，我給你全權，你要多少人，我就照派。」達特安搖頭。主教道：「這個法子不好麼？」達特安道：「於你是很好的，不過恐怕王后吃虧。」主教聽了，咬牙。達特安道：「大人讓我布置罷。」主教哼了一聲。達特安道：「一切都要歸我調度。」主教還要說話。達特安道：「不然，請大人另請高明。」說完，就要走。馬薩林想道：「他已經得了那個金鋼鑽戒指，恐怕是眞要走。」於是很客氣的說道：「達特安，我的至好達特安。」達特安問道：「大人有何分付？」主教道：「什麼責任，都是你擔。」達特安道：「我自然盡力。」主教道：「你肯盡力？」達特安道：「是的。」主教道：「就是，我交給你。」達特安想道：「這是最好的法子。」主教道：「你九點半鐘來。」達特安道：「我到了，你能立刻動身麼？」主教道：「那時一切都預備好了。」達特安道：「我們都商量好了，請你讓我去見王后。」主教道：「有什麼事？」達特安道：「我要求王后當面分付。」主教道：「王后叫我分付你。」達特安道：「王后許忘記一兩件事。」主教道：「你當眞要見王后麼？」達特安道：「大人，我一定要見。」馬薩林原有點遲疑，看見達特

[安打定主意，一定要見，只好說道：「很好，我領你去見。但是我們剛纔商量的辦法，你卻不許洩漏一字。」達特安道：「同我們兩個人相關的事，我一字不提。」主教道：「我要你發誓。」達特安道：「我是向來不發誓的，我說是就是，說非就非，說了就算數。」主教道：「我只好相信你的話。」達特安道：「這是最好的辦法。」主教道：「我們去見王后罷。」於是把達特安領到那間小教堂，分付他略等。

不到五分鐘，王后穿了宮服出來，裝扮起來，很減了幾歲年紀。王后微笑，說道：「達特安，我很喜歡見你。」達特安道：「陛下恕罪，我是來聽陛下分付的。」王后道：「我要你辦的事，你已經曉得了。」達特安道：「曉得。」王后道：「你願意辦麼？」達特安道：「我很願意辦。」王后道：「你半夜再來。」達特安道：「到了時候，我一定來。」王后說道：「達特安，我不必同你說什麼感謝的話，我曉得你是大公無私的，我可以發誓，你這是第二次替我出力，我是永遠不忘的，同那第一次一樣。」達特安道：「陛下記得也罷，忘記也罷，都是陛下說的事，但是陛下說的第一次的事，我卻全不懂。」說完鞠躬。王后微笑，說道：「你去罷，半夜再來。」說完，一擺手，達特安走出來。出門的時候，從帷幃之下，看見一隻鞋，達特安想道：「哈，原來馬薩林在帷幃後竊聽，看我有說他的密謀沒有。凡是

君子，都不應該去伺候這個意大利驕子。」

出來之後，等到九點半鐘，他去見主教，那時主教已經改扮了一個壯士，倒很好看，惟臉上神色，頗有不安。主教問道：「你一個人來的麼？」達特安說道：「是的。」主教道：「杜威朗在那裏，我們不是同走麼？」達特安道：「他在馬車上等我們。」主教道：「在什麼地方等？」達特安道：「在王宮花園門外。」主教道：「我們坐他的馬車麼？」達特安道：「是的。」主教道：「除了你們二位之外，沒得別人護送麼？」達特安道：「難道還不彀麼？我以為一個人足彀了。」主教道：「你這種膽子，真叫我害怕。」達特安道：「我以為主教知道這個辦法，更相信我，更可以放心。」主教道：「白那英，他不同我們一齊走麼？」達特安道：「地方不彀了，他只好隨後來。」主教道：「我們走罷，我可以不必多出主意，只好聽你的調度了。」達特安道：「大人要改主意，是很可以改的，現在還不遲。」馬薩林道：「不是的，不是的，我們走罷。」於是兩個人下了祕密樓梯，主教扶住達特安的手，達特安覺得很發抖，穿過大院子，那時還有好幾輛馬車，宴會的人還沒散，到了花園的小門，馬薩林取出鑰匙去開門，那手抖得太利害，開不了，達特安接過鑰匙來，開了門，把鑰匙放在自己口袋裏，以便回來。那馬車的門，已經開了，摩吉堂站在門旁，顏圖斯坐在車裏，達特安說道：「請大人上

車。」主教上了車，摩吉堂把車門關了，費了許多事，爬在車後頭坐下。摩吉堂原先說傷口尙未好，不願跟來，達特安說：「不來也罷，不過恐怕今晚巴黎城燒作平地。」摩吉堂害怕，只好跟走。各人上車以後，馬車緩緩的走了。主教是一額汗，四圍張望；坐在車中間，頗圖斯在左，達特安在右，前面放了兩把手槍，頗圖斯他們身上，都帶了劍。不料走到不過一百碼遠，就有巡哨官攔住，問車上是誰。達特安大笑，答道：「是馬薩林。」主教聽了，毛骨聳然。巡哨官當是同他開頑笑，想不到是真的，讓馬車走了。達特安問主教道：「大人，看我答的話如何？」馬薩林道：「答的甚妙。」頗圖斯道：「譬如……」說猶未了，又有人攔住，問道是誰？達特安道：「大人先躲起來。」主教就躲在兩個同伴的身後。前頭又問道：「究竟是誰？」達特安覺得有人牽住馬，從窗子往外一看，說道：「巴爾舒。」巴爾舒道：「原來是你麼？」達特安道：「不錯的，是我。我的朋友頗圖斯，受了傷，我送他到聖克路養病。」巴爾舒道：「是麼？」達特安道：「頗圖斯，你若是能說說話，請你同我的好朋友說句話。」頗圖斯裝出痛楚呻吟樣子，說道：「巴爾舒，我的好朋友，我病得很利害，倘若你碰見好醫生，請你打發他跟來看我。」巴爾舒道：「不幸得很，怎麼樣得的病？」摩吉堂插嘴道：「我往後告訴你罷。」頗圖斯不停的哼，達特安說道：「巴爾舒，請你趕快讓我們走罷，不然，恐怕他死在路上；他得的是

肺病。」巴爾舒搖頭，彷彿是十分難過，回頭對手下的人說道：「這都是朋友，讓他們走罷。」馬車走過去，馬薩林纔放心。走到某門，又有亂民攔住，這裏的人十分兇惡，同強盜一樣，原來是聖天特教堂門口花子頭的部下。達特安說道：「頗圖斯，你要留心。」頗圖斯手執手槍。馬薩林問道：「怎麼樣了？」達特安道：「我們遇着歹人了。」有一個人手藏割草刀，走到車門，問道：「你們是誰？」達特安道：「你們這班光棍，看見王爺的馬車，還不認得麼？」那人說道：「是王爺也罷，不是王爺也罷，我們一定要開車門，看是誰打從這一門走過。」頗圖斯道：「我們怎麼樣呢？」達特安道：「總要想法子對付。」馬薩林道：「有什麼法子？」達特安道：「只好沖過去。車夫，只管快趕。」車夫舉起馬鞭，有一個好像是爲首的，喊道：「你們一步也不許動，不然，我先殺你的馬。」頗圖斯道：「這未免太可惜了。我是每匹花了一百個畢士度買來的。」馬薩林道：「我還你二百個畢士度，就是了。」達特安道：「他們先殺馬，後殺人。」頗圖斯道：「有一個人跑到我這邊來了，我把他殺了麼？」達特安道：「拿拳頭，先把他打倒；不得已，纔好放槍。」頗圖斯道：「很好。」達特安拿住槍膛，對那拿割草刀的人說道：「你可以開車門進來。」那人果然進來，達特安拿個身子倚出門外，燈光照着那人的臉，達特安釘着兩眼，細看，那人卻認得達特安，登時臉色變了，嚇了一驚，達特安也認得

那個人那個人喊道：「達特安麼？」回過頭來喊道：「讓馬車過去。」達特安原要同那個人說話，忽然聽見一聲響，頗圖斯已經把他那邊的人，打倒了，達特安回頭，看見那個人倒得很遠，對車夫說道：「快趕，快趕！」車夫拚命的趕過去，還軋倒幾個人。一會工夫，就出了城門。達特安喊道：「一直趕到某處。」回頭對主教說道：「大人過了險，可以多念經，謝上帝了。」

馬薩林驚魂未定，不到五分鐘，到了某處，馬車停住，達特安說道：「已經到了某處，大人滿意麼？」馬薩林向窗外張張，說道：「辦得甚好，請你照樣護送王后出來。」達特安走出車來，說道：「護送王后，沒得這樣難。杜威朗，我留下你保護主教。」頗圖斯伸出手來，說道：「我盡力保護，請你放心。」達特安抓他的手，頗圖斯喊道：「噫呀！」達特安道：「怎麼樣了？」頗圖斯道：「我扭了手。」達特安道：「你剛纔爲什麼用這大的力打那個人？」頗圖斯道：「他要放槍，我沒得法，只好用大力。你怎樣對付那一個人？」達特安道：「那一個不是個人。」頗圖斯道：「是個什麼？」達特安道：「是個鬼。」頗圖斯道：「你用什麼……」達特安道：「我念咒，趕跑了。」說完，達特安把手槍藏在腰間，披上罩袍，不走舊路，從立殊理門回巴黎去。

第五十四回 達特安保駕

再說那達特安繞路到立殊理門，要入城，守門的攔住他，看見他的號衣，知道是火槍手，要他喊「推倒馬薩林」。達特安隨聲附和，很大聲的喊，他們就讓他走了。一路走，一路盤算護送王后出城的妙法；若是坐了王宮的馬車，一直趕出城，那是辦不到的。剛走到吉米彌夫人府門前，看見一輛馬車在門外，忽然想出一個好主意，說道：「倒也不錯，就是這樣辦罷。」他走到馬車旁邊，看看繪章，看看車夫的號衣，——原來車夫睡得很熟。達特安說道：「這是幫主教的馬車，總算是老天有意，助我成功。」於是走上車，坐下，輕輕的拉一條絲繩，說道：「趕到王宮。」原來那條絲繩，連在馬夫手上的一拉繩子，車夫醒了，以爲是主人在車裏分付，打馬前走；到了王宮，回頭一看，纔曉得跟人不在車後，以爲是主人叫他們走了的，自己下來，手上拿着馬韁，來開車門。達特安跳出來，車夫見不是主人，嚇了一跳，往後退；達特安左手抓住他的衣領，右手拿手槍，對着他，說道：「不許響！不然，我先把你打死。」車夫嚇得抽做一團，那裏還敢響。院子裏有兩個火槍手，走來走去，達

特安喊了一個過來，說道：「某人，你來拉轎，走上車，趕到祕密樓梯門口，等我。這是王后的要事，你別誤了。」火槍手聽他的分付。達特安回頭對那一個火槍手說道：「某人，你來幫我忙，把這個人押在一個安穩地方，不要讓他逃了。」這個火槍手，拔出劍來，達特安上樓，車夫在中，火槍手在後，跟上樓去，走到主教的客廳，白那英正在那裏，等他的主人，等得很不耐煩，見了達特安，問道：「事體怎麼樣咯？」達特安道：「模樣都很好，但是這裏有一個人，我們得好好看管起來。」白那英問道：「我們放在什麼地方？」達特安道：「隨便那裏都使得，只要窗子門戶都關鎖得牢。」白那英道：「這倒好辦。」於是把車夫關在一間房子。達特安對車夫說道：「我的好朋友，請你把帽子衣服，脫下來，交給我。」車夫嚇得糊塗了，立刻脫下來。白那英把衣帽拿了。達特安對那火槍手說道：「某人，在這裏看守這個人，等白那英來了，你再走開，我也曉得這是個苦差，但是你要曉得，這是王后的公事。」火槍手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說道：「我明白。」達特安道：「還有一層，倘若犯人要逃走，你就拿劍刺通他。」說完，領白那英一齊出去，那時正打十二下鐘。達特安說道：「領我到小教堂見王后，你把剛纔的衣帽，同一枝裝好的火槍，放在外面等的那馬車上。」白那英領他到了小教堂，達特安坐下。

那天晚上，王宮照常一樣，並無特別舉動。十下鐘，客人都散了，只有幾個跟王后逃走的，奉王后命，十二點至一點鐘之間，在城外某處等候。十點鐘，王后走到王上房裏，安助公爵先去睡覺，王上在房裏頑鉛鑄的小兵，分開兩隊打仗，兩個內侍陪着頑。王后說：「拉波特，王上該去睡覺。」王上不肯睡，王后一定要他去睡，說道：「你要記得，明早六點鐘，就要起來，去某處洗澡；你不是想去那裏洗澡麼？」王上說道：「是的，你同我親嘴，我就去房裏睡。」拉波特，你把臘燭交給科司林。」王后同他親了嘴，說道：「路易，你到房裏，趕快睡，明天要起早。」王上道：「我聽你的分付，不過我現在還不困。」王后低聲分付拉波特道：「你找一本極沒趣的書，讀給王上聽，你自己卻不要睡着。」於是科司林拿臘燭，送王上走，內侍回了家。王后也回到自己房裏，吃夜飯，好幾位夫人們陪着王后，說了許多話，說到某大臣請的宴會，派某人某人去；晚飯吃完，裝做困倦，回到睡房。某夫人值班，同王后卸了裝，王后上了牀，還同那夫人說些話；後來要困，打發某夫人出去。這時候正是達特安坐了幫主教的馬車來到，再過一會，夫人們上了馬車，各自回去；宮門關了，打十二點鐘。

再過五分鐘，白那英去敲王后的睡房門，王后自己起來開門，王后已經穿好衣褲，開門說道：「白那英你來了麼？達特安可會來？」白那英道：「他來了，在小教堂等候。」王后說道：「我剛預

備好，你去叫拉波特，把王上喊醒，穿好衣服，然後去請威樂阿大將來見我。」白那英鞠躬走了，王后走到小教堂，看見達特安在那裏等，王后說道：「你來了麼？」達特安道：「是的，我來了。」王后道：「你預備好動身了麼？」達特安道：「一切都預備好了。」王后道：「主教呢？」達特安道：「他安安穩穩的出了城，在阿拉連地方等。」王后問道：「我們坐什麼車走？」達特安道：「有輛馬車在外面等，我預備好了。」王后道：「我們去找王上罷。」達特安鞠躬，跟着王后走，王上已經穿好衣服，尙未穿鞋，覺得這種舉動十分詫異，問了拉波特許多話。拉波特只好說是王后分付的。王上的牀是看得很清楚的，褥單子都破了許多窟窿，這都是馬薩林節省的辦法。王后進了房，達特安立在門外，王上推開拉波特，走到王后身邊，王后使手勢，叫達特安進來，達特安走進王上的廳房，王后指着他，對王上說道：「這就是達特安，他是個最有膽的，你平常最喜歡書上說的古時的壯士，他都比得上。你留心細看他，記得他的名字，永遠不要忘記了。因為他今天晚上，替我們辦一件極有關係的事。」王上果然很留心看他，嘴裏說他的名字，說道：「達特安。」王后說道：「說完了。」王上慢慢把小手伸出來，達特安跪上親手，王上說道：「達特安……母親，我記得了這個名字。」忽然間，聽見外面有響，慢慢近了。達特安很留心的聽，說道：「哈，恐怕是百姓們又要鬧事。」王后

道：「我們不如就跑。」達特安道：「陛下已經許我辦這件事，我看先不要跑，看他們要什麼。」王后道：「達特安。」達特安道：「陛下請放心，諸事有我擔當。」看官大凡有膽子，敢任事的人，隨時都可以陶鑄別人，叫別人也增膽子；王后原是個有氣魄的人，膽子是有的，看見達特安這樣說法，膽子也壯了，說道：「你看應該怎樣辦，就怎樣辦，我全交把你。」達特安道：「陛下許我借陛下的名，發號令麼？」王后道：「請你只管發。」王上問道：「百姓們現在又要什麼？」達特安道：「我們立刻打聽。」說完，出了房門。

那時鼓噪之聲更近了，彷彿王宮四面都是人，只聽見吵，卻辨不出說什麼，那時情形，十分可怕。王上衣服還沒穿好，在那裏很留心的聽。甘明則那天晚上值班，跑進來報，宮裏共總只有二百人，聽候調度。達特安跑回來，王后問道：「怎麼樣？」達特安道：「百姓們聽見謠言，說是王后帶了王上逃出城去，他們要見了王上，纔肯罷休；不然，是把王宮拆毀了。」王后說道：「這是太過分了！我要給他們看看，我還在這裏。」達特安一看，知道王后要用強硬手段，走近前，低聲說道：「陛下還相信我麼？」王后說道：「自然信你。」達特安道：「請陛下採擇我的愚見。」王后道：「你有什么主意？」達特安道：「請陛下分付甘明，則帶領禁兵，藏在房裏，不要叫百姓們看見。」甘明則

看達特安不過是個新進，倒來傾軋他，很高興；王后說道：「甘明則，你聽見麼？」達特安看見甘明則不高興，說道：「甘明則，我剛纔說的話，請你不要見怪；我們兩個人，都是要替王后辦事，現在我有替王后出力的機會，請你不要討厭我。」甘明則鞠躬出去。達特安想道：「我又添了一個仇人。」王后道：「越鬧得利害了，你有什么妙計？」達特安道：「百姓們要見王上的面，我看只好讓他們來見。」王后道：「見王上麼？在什麼地方見，在前廊麼？」達特安道：「不是的，在這裏，睡在牀上。」拉波特說道：「達特安說的不錯。」王后想了一會，明白了達特安的意思，微笑，說道：「很好。」達特安道：「拉波特，你到宮門外，告訴百姓們，說王上卻是已經睡了，他們要來見，也可以見；你還可以告訴他們說，王上是睡着了，王后請他們不要太吵，不要驚醒王上。」王后道：「你不能讓他們都進來，只好讓他們兩三個代表人來。」達特安道：「不然，讓他們全來。」王后道：「那不要耽擱我們一夜，這卻使不得。」達特安道：「我深曉得百姓的脾氣，他們就同小孩子一樣，要想法哄的，他們看見王上睡着了，是要輒下來的，不過一刻鐘就完了。」王后說道：「拉波特，你就去。」王上走到王后身邊，問道：「母親，你爲什麼這樣遷就百姓？」王后道：「我的好孩子，這是出於無奈。」王上說道：「如果百姓們可以對我說，你一定要這樣，你一定要那樣，我還能算是個王。」

上麼？」王后不響。達特安說道：「王上可許我問一句話？」王上回過頭來，看見這個人這樣的說法，倒有點詫異；王后捉緊他的手。王上說道：「你要問什麼？」達特安說道：「陛下在宮院頑耍的時候，陛下可記得有時天上，忽然密布黑雲，聽見隱隱有雷聲？」王上說道：「我倒見過好幾次。」達特安道：「陛下那時原想在院子多頑一會的，那雷聲彷彿說道，陛下一定要回去。」王上說道：「是的，他們告訴我，說雷聲就是上帝發怒。」達特安道：「陛下試留心聽聽，百姓們鼓譟的聲音，就有點像是雷聲。」說到這裏，聽見一陣大鼓聲，實在可怕，忽然又住了。達特安道：「陛下細聽，拉波特告訴他們，說是王上睡着了，他們立刻就肅靜無聲；陛下還是王上。」王后看見達特安膽子既然甚大，又有遠見，稱讚不置。這個時候，拉波特回來了。王后問道：「怎麼樣？」拉波特道：「達特安料得不錯，百姓們立刻就吵，趕快開門，不到五分鐘，他們就要進來。」王后道：「拉波特，你可以把你的兒子，暫替王上麼？當下我同王上，可以逃走。」拉波特道：「陛下這樣分付，我自然遵命。」達特安道：「怎個萬使不得！只要有一個認得王上，看出假來，大事休矣！」王后道：「你說的不錯，拉波特，打發王上睡覺。」拉波特請王上睡下，把被蓋起來。王后低了頭，親王上的額，說道：「路易，你要裝睡着。」王上道：「是的，不過我不讓他們摸我。」達特安道：「我在這裏陪着，倘若他們

要摸陛下，我就要他的命。」王后道：「他們來了，我怎麼樣？」達特安道：「拉波特，你出去迎他們，再分付他們，不許吵；請王后站在門口，我站在王上牀邊，保護王上。」拉波特出來，王后站在門口，達特安藏在帳後。

這時聽見許多脚步聲，王后把門簾拉開，把手攔在唇邊；亂民的首領，一見了王后，就立住脚。王后說道：「諸位，請進來。」那些人見這個情形，倒遲疑起來，他們原想把宮門打開，沖進來的，誰知宮門先開了，王上無人保護，只有王后在身邊，爲首的幾個人，倒難爲情起來，往後退。拉波特道：「王后既然許你們進來，你們就進來罷。」內中有一個，膽子略大些，輕輕走進來，餘人也是輕輕的脚步走進來，房裏的人滿了，不能進來的，在外頭墊高脚，往裏看。達特安從帳縫看見第一個進來的，就是巴蘭舒。王后對他說道：「我聽說你們要看王上，我要你們看看，你可以走到牀頭去看，就曉得並沒人帶王上逃走。」巴蘭舒覺得十分難爲情，說道：「這倒可以不必了。」王后道：「你可以告訴巴黎百姓說，你親眼看見王上睡着了；王后也看見了，快要歇息了。」巴蘭舒道：「我與我的同伴，一定照樣告訴衆人。但是有一層——」王后道：「什麼？」巴蘭舒道：「請陛下不要見怪，那睡在牀上的，到底真是王上麼？」王后怒的打戰，說道：「你們內中有那個認得王上的請他上

來看看，那匪在牀上的，是真王上不是。」果然有一個人披了罩袍，把面目藏起來的，走上前來。看達特安恐怕他心存叵測，伸手去拿劍，但是這個人低頭看王上的時候，微露出真面目，達特安一見，就認得是千秋教主。這人說道：「是王上，我求上帝保佑王上。」巴蘭舒說道：「我也求上帝保佑王上。」那一班亂民聽了，不知不覺的，也齊聲說道：「求上帝保佑王上。」巴蘭舒道：「我們謝謝王后，就走罷。」衆人鞠躬，輕輕的腳步出去。巴蘭舒原是第一個先進來的，這個時候，是末了一個出去。王后把他攔住，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巴蘭舒見問得詫異，有點遲疑。王后道：「你今天光降，我覺得很有光榮，我當你是個王爵，請你留名。」巴蘭舒想道：「要拿我當作王爺看，謝謝陛下，我不留名咯。」達特安很着急，恐怕他說出名字來，王后就知道他是達特安的舊家人。那知巴蘭舒說道：「我叫杜洛里。」王后說道：「謝謝你，杜洛里，你做什麼生意？」巴蘭舒道：「我住在某街，開個布店。」王后說道：「謝謝你，你聽信罷。」達特安從帳後出來，想道：「很好，巴蘭舒很伶俐，不辜負我的指教。」那時亂民面面相覷，王后站在門邊，達特安站在帳邊，王上一手拉着頭，看有什麼動靜。不到一會，亂民出去了，一點聲響也沒有。王后出了一口氣，達特安擦額上的汗，王上從牀上溜下來，問道：「我們走罷？」拉波特回來，王后問道：「怎麼樣了？」拉波特道：「我送他們

出宮門，聽見他們說，他們見了王上王后，很高興。」王后說道：「這班亂民，無禮之極了，往後我再同他們算帳。」回頭對達特安說道：「你今天晚上的主意，實在高明，請你說，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麼？」達特安道：「拉波特，請你同王上把衣裳穿好了。」王后問道：「據你看來，我們還可以走麼？」達特安道：「隨時都可以走。請陛下從祕密樓梯下去，我先在樓下等。」王后說道：「很好，我們會就下來。」達特安下了樓，馬車還在門外等，一個火槍手坐在車上。達特安把火槍手所拿的那包東西，取過來，——這一包就是從狄車夫身上剝下來的帽子衣服，達特安戴上帽子，披了衣服。火槍手下了車，達特安分付他道：「你去告訴看守車夫的小伙伴，同你騎馬，到我的客店，把我同杜威朗的馬，上了鞍勒，領出城，到柯拉連地方。倘若我們不在那裏，你們領我們的馬，到聖遮猛。這是件要緊公事。」火槍手去照辦。

達特安上了馬車，腰間插了手槍，腳下攜一枝火槍，身邊放了一把劍，纔安置好，王后出來了，王上同安助公爵，隨在左右。王后喊道：「這是幫主教的馬車。」說完，往後退，不敢上車。達特安道：「是的，不過陛下不必遲疑，車夫是我當。」王后纔曉得那車夫是達特安，甚為詫異，同王上兄弟上了車。王后說道：「拉波特，你也進來。」拉波特道：「我不敢與陛下同車。」王后道：「這是什麼

時候，還講禮節，你進來罷。」拉波特上了車，達特安道：「把車簾放下。」王后道：「人家看了，恐要犯疑。」達特安道：「陛下不必着急，有人來盤問，我自然有話對付。」車簾果然放下了，達特安揚鞭，馬車向立殊理街走。走到城門，有十幾個把守的人攔住車，爲首的手拿燈籠，達特安使手勢，叫他上前，說道：「你難道不認得這輛馬車麼？」那人說道：「不認得。」達特安道：「你看看繪章。」那人拿燈一照，說道：「原來是幫主教的繪章。」達特安低聲說道：「不要響，幫主教在裏頭，同吉米彌夫人調情。」那人笑了，說道：「我曉得，你們開城。」又走近車旁邊說道：「大人好麼？」達特安道：「你這個人，好不知避忌！一個不好，我這個飯碗，讓你打破了。」城門一開，馬車走出去，不到一會，到了馬薩林馬車停住的地方。達特安下了車窗，喊道：「摩吉堂。」顏圖斯道：「這是達特安。」主教喊道：「原來你當了車夫。」王后道：「這還是干狄的馬車。」馬薩林喊道：「達特安，你真是個金不換。」

第五十五回 賣草

再說馬薩林立刻要到聖遮猛去，王后還要等幾個親人到齊，纔走；後來王后叫拉波特出來，讓馬薩林坐在車裏。且說王后同王上要逃走的消息，是有人洩漏了的，爲的是王后打算好要逃走的時候，總不能不付幾件事，這班人就傳下令來，自然就有幾個人知道。他們曉得王后意在復仇，就去通知了至親好友，叫他們預備，不到幾時，自然是通城都知道了。

王后等出了城，隨後就是康狄王爺到了，——王妃同老王妃也到了，這兩位都是從歷夢中喊醒的，莫名其妙；隨後是奧林斯公爵夫婦同郡主，還帶了立威里教士，隨後是朗維勒公爵，同剛太王爺。他們下了車，去見王后，王后看見車子空了，問道：「朗維勒夫人那裏去了？」朗維勒公爵說道：「今日夫人偶有點感冒，不能同來。」王后同主教使眼色，問道：「你看怎麼樣？」主教答道：「巴黎百姓得了一個要緊人爲質。」康狄王爺低聲問剛太王爺道：「她爲什麼不來？」剛太低聲答道：「不要響，他不來，是有道理的。」康狄王爺道：「她要運累我們。」剛太道：「不然，她不獨

不遲累我們，反要保全我們。」隨後又來了好幾輛車，梅拉里大將，威樂阿大將，吉討，威勒，甘明，都來了。最後是兩個火槍手，帶了兩匹馬來。頗圖斯的車夫，替了達特安，坐在王后車上；摩吉堂當頗圖斯的車夫，卻不肯坐，站在車上。

王后這時是滿腹的詭計，四下裏看，找達特安，原來達特安先躲在大隊裏，對頗圖斯說道：「我們去當先鋒罷，我們先到聖遮猛去，找好睡覺的地方；這時候沒有人照應我們的了，我也乏了。」頗圖斯道：「我已睡到一半時刻了，我們卻並沒打仗，巴黎城裏百姓總算蠢極了。」達特安道：「不然，是我們太利害。」頗圖斯道：「是的。」達特安道：「你的拳頭好點麼？」頗圖斯道：「好些。你看我們這趟能達目的麼？」達特安道：「什麼？」頗圖斯道：「你升官，我封爵。」達特安道：「我可以賭東道，這趟一定到手了；倘若他們又忘記了，我卻要他們記得。」頗圖斯道：「王后在那裏說話，她想一路騎馬去。」達特安道：「她只管想騎馬，但是……」頗圖斯道：「什麼？」達特安道：「主教不願意。」回頭對兩個火槍手說道：「你們騎馬，在王后車旁邊走，作保駕衛隊；我們先走，找地方歇息。」說完，達特安拍馬，向聖遮猛走，頗圖斯隨在後頭。王后那時說道：「諸位，我們動身罷。」王后的車在前頭走，後頭跟了許多車，還有五十幾個騎馬的人。

一路無事，到了聖遮猛。王后下車，康狄王爺免冠，在車邊，伸手來扶王后。王后很高興的說道：「巴黎百姓睡醒了，說什麼？」王爺道：「我恐怕是要開仗。」王后道：「開仗就開仗，好在我們有屢戰屢勝的英雄王爺在這裏。」王爺鞠躬謝王后這句恭維他的話。這個時候，是早上三點鐘。王后先進離宮，餘人跟着進去，扈蹕的人，共總有二百多。王后笑說道：「請你們都住在宮裏。但是我們來得匆忙，一切沒得預備，宮裏只有三張牀。王上一鋪，我一鋪……」王爺低聲說道：「一鋪給主教。」奧林斯勉強笑說道：「我只好睡地板上了。」馬薩林道：「不是，第三張牀是你睡的。我還要辦事。」奧林斯叫人領自己到房裏睡覺，他的女人同女兒怎樣安置，他卻不管。

達特安同顏圖斯說道：「來罷，我們去睡覺。」顏圖斯跟着他走，看見他好像是拿手指算帳。達特安自言自語道：「一件一個畢士度，四百件，四百個畢士度。」顏圖斯道：「是的，算的不錯，不過那裏來的四百個畢士度？」達特安道：「其實不止值一個畢士度，可以值一個路易，一件一個路易，四百件，有四百個路易。」顏圖斯道：「四百個麼？」達特安道：「我們有二百人，每人要二件，共要四百件。」顏圖斯問道：「四百件什麼？」達特安道：「你聽着……」那時宮裏人很多，達特安不要他們聽見，附耳告訴顏圖斯。顏圖斯道：「每人二百個路易，好極了，但只怕有人說閒話。」

達特安道：「隨他們說去，況且他們不知道是我們辦的。」顏圖斯道：「誰人去分呢？」達特安道：「就叫摩吉堂。」顏圖斯道：「他們認得他的號衣。」達特安道：「叫他衣裳裏子穿在外面。」顏圖斯道：「你的計策最多，都是從那裏得來的？」達特安微笑。

兩個人走到街上，顏圖斯敲左手第一家的門，達特安敲右手第一家的門。那人開門，達特安說道：「我要乾草。」那人答道：「我們沒有草賣，你要問草料店。」達特安問道：「賣草料店在什麼地方？」那人答道：「這一條街第一家大門，就是。」達特安道：「在左還是在右？」那人道：「在左邊。」達特安道：「聖遮猛地方，還有誰人賣草料？」那人道：「木堂店主人，還有柯洛斯農家，有草料出賣。」達特安道：「他們住在什麼地方？」那人道：「都住在阿爾素街。」達特安道：「謝謝你。」於是兩個人就去買乾草。達特安到一家，花了三個畢士度，買了一百五十捆乾草。又去木堂店，顏圖斯同他買了二百捆乾草；到那農家，買了四百八十捆，共總買了八百三十捆。那地方上的乾草，差不多被他們兩個人買完了。都拿來交摩吉堂收管，每捆至少要賣一個路易；摩吉堂莫名其妙，只是搖頭。達特安帶了三捆草，回到宮裏，看見各人冷得發抖，倦到了不得；王后王上同奧林斯公爵睡的不過是軍營用的便牀，衆人看見了，十分羨慕。衆人看見達特安拿了三千草進來，都

好笑他。他不去理會，當下把草安排好，鋪成一個很舒服的牀。衆人見了，想來草牀也不錯，也想去拿幾捆乾草。有幾個問道：「那裏有乾草？」顏圖斯說道：「我告訴你在什麼地方買。」就領了他們到摩吉堂所在。摩吉堂賣乾草，每捆一個路易，衆人都曉得是貴，但是又冷又倦，沒得法，只好多花幾個錢。達特安只要有人要，他就讓牀，自己重新再做一個，也是接着每捆草一個路易讓把人，不到半點鐘，落了三十個路易。快到早上五點鐘時候，那幾百捆乾草，都賣完了，後來賣到四個路易一捆。達特安自己先留下四捆，藏在一間房裏，鎖好了，同顏圖斯去找摩吉堂算帳。摩吉堂交出八百三十個路易，後來草貴了，自己賺了一百個路易。摩吉堂不知當時離宮裏的情形，只知道賣乾草賺了許多錢，爲什麼從前不去作這個買賣。達特安把金錢拿回去，同顏圖斯分，每人分了四百十五個路易。顏圖斯纔曉得自已沒得乾草，去摩吉堂那裏要，一根也拿不着，回來找達特安，看見他拿四捆乾草，鋪成極舒服的一鋪牀。顏圖斯要買乾草，達特安不肯，後來顏圖斯拿了四個路易給達特安，纔讓他同鋪。

於是顏圖斯把劍放在頭旁邊，拿罩袍蓋了脚，伸直身子，在草上睡，正要睡着，忽聽得門外有人喊道：「達特安，達特安。」顏圖斯想起如果達特安走了，自己一個人可以占那鋪牀，就答道：「在

這裏。」一個武官走進來，達特安在牀上，拿手托住頭。武官問道：「你是達特安麼？」達特安道：「是的，你要什麼？」武官道：「有人打發我來找你。」達特安問道：「誰叫你來找我？」武官道：「主教。」達特安道：「請你對主教說，我正要睡覺，我勸主教也去睡覺罷。」武官道：「主教並不想睡，請你立刻去。」達特安自言自語道：「鬼捉了馬薩林！到這時候，爲什麼還不睡覺。他要我做什麼？許是要升我的官？如果是的，我只好饒他。」說完了，爬起來，拿了劍同火槍，披好衣帽，跟武官出來，讓圖斯一個人占了那鋪牀。圖斯十分感激。主教一見了達特安，說道：「你很有功，我並沒忘記，我現在要賞功了。」達特安想道：「這倒有點意思。」馬薩林道：「你真要想得火槍營的統領麼？」達特安道：「是的。」主教問道：「你的朋友，還想得男爵麼？」達特安道：「他現在做夢還夢想得男爵呢。」馬薩林道：「很好，我要你把這封信，送到英國。」這封信原是達特安見過的，達特安一看信面，還是沒寫住址，問道：「請問這信交給誰？」主教道：「你到了倫敦之後，拆開第一層信皮就知道交給誰。」達特安道：「大人還有什麼話分付？」主教道：「你要聽收信人的調度，不許違抗。」達特安正要再問，主教先說道：「你先到布朗地方，往某客店，會一個少年，名叫毛盾。」達特安道：「我找着他之後，怎麼樣呢？」主教道：「隨便他領你到什麼地方，你都跟着他。」達特安覺

得詫異，看看主教。主教說道：「我分付完了，你就走罷。」達特安道：「你就走罷，這個話是很容易說的，但是我有錢，纔能走。」馬薩林說道：「你說你沒得錢麼？」達特安道：「我沒得錢？」主教道：「昨晚我纔給你一個金鋼鑽戒指。」達特安道：「那是我要留存作紀念的。」馬薩林歎一口氣。達特安道：「在倫敦過日子，是很貴的，當欵差的，更貴。」主教道：「英國人是最省儉的，革命之後，比前更甚。」說完，從抽屜裏取出一個口袋來，說道：「你看，一千個柯朗，穀不穀？」達特安撇嘴，說道：「這是有限得很，況且我還有同去。」主教道：「那是自然，那位杜威朗，同你去；杜威朗這個人，我越看越喜歡。法國之內，除了你，我是最敬重他。」達特安指着那口袋說道：「大人既然十分敬重他，自然是不……」主教道：「既然有他同去，我添二百個柯朗罷。」達特安想道：「這個老財迷。」隨即大聲說道：「我們回來之後，杜威朗一定得男爵，我一定可升官了麼？」主教道：「我的話是算數的。」達特安想道：「我最不願意拿你的話作憑據。」隨即大聲說道：「大人，我不要去看王后麼？」主教道：「不必了，王后睡了，況且你立刻就要動身，不能一刻耽擱的。」達特安道：「我還要問一句話，倘或我到了那裏，要動起手，我該幫誰？」主教道：「我剛纔說的那個人分付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達特安伸手拿了錢袋，說道：「很好，我告辭了。」把錢放在衣裳袋裏，回

過頭來，對那武官說道：「請你對杜威朗說，主教叫他到馬房來會我。」那武官跑得很快，達特安知道他一定有點爲私。

顏圖斯正是酣睡的時候，覺得有人推他，他以爲是達特安，不肯動；那人說道：「主教來請。」顏圖斯睜開兩眼，很詫異的問道：「你說什麼？」武官道：「主教要你立刻動身去英國，達特安已經在馬房等。」顏圖斯歎一口氣，拿了手槍長劍衣帽，就走，臨走的時候，看看那鋪乾草牀，很有依依不捨的意思。誰知顏圖斯還沒轉身，那個武官就倒在那乾草鋪上；顏圖斯走出門，就聽見武官睡鼾如雷。那天晚上離宮裏的人，除了王上王后同奧林斯公爵三個之外，只有這個武官睡覺是不用花錢的。

第五十六回 阿托士的秘密信

再說達特安一直走到馬房，那時天剛黑亮，看見自己的馬，同顏圖斯的馬，拴在槽邊，槽裏是空的，達特安可憐那兩匹馬捱餓，走到房角，看見一堆草，想是晚上沒有人看見，他拿腳去撥草，靴尖子碰着一個人，大約是碰着那人細嫩的地方，那人大喊，立刻站起來，揉眼睛，原來是摩吉堂。他因爲自己沒得乾草，拿了馬吃的乾草，去作鋪。達特安道：「摩吉堂，你快起來，我們就要動身。」摩吉堂認得是達特安的聲音，立刻站起來，丟了幾個錢在地上。達特安拾起一個錢，送到鼻子嗅，說道：「哈，這個錢的味兒古怪，怎麼含帶點乾草味。」摩吉堂滿面通紅，十分難過。達特安大笑，說道：「摩吉堂，你的主人曉得了，是要生氣的，我卻不理會；你要曉得，這幾個錢，你拿去治傷，倒很好。我們再不提了，你來罷。」摩吉堂很高興的去備馬，自己也騎上了。顏圖斯到了，看見達特安不甚高興，摩吉堂倒有得意神氣。顏圖斯問道：「達特安，你升官了沒有？我的男爵有指望麼？」達特安道：「我們去找升官封爵的憑據，找着了，送給馬薩林簽字。」顏圖斯道：「我們往什麼地方？」達

特安道：「我們先回巴黎，爲的是我還要辦點事。」頗圖斯道：「我們就動身回巴黎。」於是拍馬走了。

到了城門，看見百姓們的情形，十分可怕；有一羣亂民圍住一輛破馬車，車裏有一個老人，兩個女人，被他們捉住。達特安兩個人進城，百姓們十分歡喜，以爲是王黨的人，背黨來歸。百姓問道：「王上做什麼？」達特安道：「睡覺。」又問道：「那個西班牙人做什麼？」達特安道：「做夢。」又問道：「那個意大利人做什麼？」達特安道：「探望。你們要留心，倘若他們真是出了城，是有個道理的。幸虧你們人多力大，你們不要虐待老人婦女，倒不如留點力量，去對付危險罷。」百姓們很留心聽達特安說，果然把兩個女人放了；兩個女人很感激達特安。達特安對頗圖斯說道：「我們走罷。」爬過許多攔阻的東西，在人叢中鑽來鑽去，好容易走到王宮前的大空地，看見一個人領了五六百人在那裏操練，原來那人就是巴蘭舒，操練城裏的百姓；他看見是達特安，就見禮。達特安還了禮，說道：「杜洛里，你好麼？」巴蘭舒立刻停住了，十分詫異，他部下的兵，也就一排一排的停住了。達特安同頗圖斯往前走，一面說話。達特安道：「這些民兵，大是笑話。」兩個人到了客店，來狄林迎出來，達特安道：「我的好店主，你若是有現錢，趕快藏起來；若是有珠寶的，要收起來；倘若

有人欠你錢，趕快去討，你若是欠人家的錢，卻不必着急的還。」米狄林道：「這是怎麼講？」達特安道：「巴黎城不久就要燒作平地，同古時巴比倫城一樣。」米狄林道：「這個當口，你還要拋離我？」達特安道：「我立刻就就要走的。」米狄林道：「你往那裏去？」達特安道：「我不能告訴你，我感激你就是了。」米狄林哭道：「上帝可憐。」達特安問道：「有信給我麼？」米狄林道：「有一封是纔來的。」把信交出來，達特安一看，說道：「這是阿托士的。」頗圖斯道：「看他說什麼。」達特安拆信，信上說的是：「我的達特安，我的杜威朗，我的兩個至好老朋友；這一封恐怕是我給你們最後的一封信，從此以後，恐怕你們聽不着我的消息了。我同阿拉密兩個人，很不得意，但是我們篤信上帝，靠着我們的膽子，同你們的舊交竭力支持。你們不要忘記洛奧爾、寺洛阿地方的文件，也不要忘記。若是兩個半月之內，不接着我們的信，請你把那些文件收管，望你替我摸抱子爵。」達特安讀完信，說道：「那個自然，我們順路可以去探望子爵，倘若阿托士不幸死了，我就把子爵當兒子待。」頗圖斯道：「我的家產，都傳給他。」達特安道：「原來信後還有話，說的什麼？」頗圖斯讀道：「倘若你們在路上，碰見一個人，名叫毛唐，要十分留心。」達特安很詫異道：「毛唐麼？」頗圖斯道：「毛唐，我很記得，不會忘的，你看看，阿拉密又添了幾句話。」達特安道：「是的，讀道：我

們特地不告訴你們我們現在那裏，因為我們所在的地方，十分危險。曉得你們的義氣，不願意你們來冒險受害。」頗圖斯聽了，跳起來，把摩吉堂嚇跑了，躲在房子那頭。頗圖斯說道：「他們性命有險麼？」達特安又往下讀道：「阿托士把洛奧爾交把你，我把報仇之事交把你，倘若你們遇見毛唐，請頗圖斯把他的頸頸子扭斷了。我只能說到這裏，信內不便多說了。」下面簽了阿拉密的字。頗圖斯道：「不過怎樣，也不難辦。」達特安道：「不然，難辦得很。」頗圖斯道：「什麼緣故？」達特安道：「爲的是，我們到布朗去會的就是這個毛唐。我們同一路去英國的，也是這個人。」頗圖斯一擺手，說道：「我們不必去會這個毛唐，倒不如去幫阿托士他們的忙。」達特安道：「我也想到這一層，不過他們的來信，連住址一切，都是沒有的，我們往什麼地方找他們？」頗圖斯聽了，只好走來走去，常常的把劍拔出來。達特安見無計可施，站着不動；後來說道：「這是怎麼好，阿托士他們，很叫我們放心不下。」摩吉堂見他們沒法，自己一個坐在一隅滴淚。達特安道：「我們在這裏，不做事，空着急，也是無益，不如先去找洛奧爾，或者他可以告訴我們一點新聞。」頗圖斯道：「這個主意最好，不曉怎的，我總覺得你的主意最多。我們就起程去見洛奧爾。」摩吉堂自言自語道：「不問是誰，同我主人作對的，這時若是碰見他，是一定送死的。」他們又騎上馬，走了。到了

丹尼街，看見許多人，原來是波孚公爵到了，幫主教領他見百姓們，百姓們見有了這個人爲首十分歡喜。達特安兩個人不想同波孚見面，另外轉入一條街走了；走到丹尼門，守門的問道：「聽說波孚公爵到了巴黎，是真的麼？」達特安道：「真的一點也不假；我們現在出城去迎老公爵。」守門的人齊聲喊道：「波孚公爵萬歲！」開了城門，讓他們出去。一出城，他們快馬加鞭的跑；他們是經過多少辛苦的人，是不知倦，不肯耽擱的。兩個人那時候心裏想的，口裏說的，都是阿托士阿拉密冒險的事。

且說大軍那時紮在某處，兩個人到了大營，看見洛奧爾在帳外，倒在地，一匹馬在旁邊吃草。這個少年，滿面愁容，眼睛也哭紅了；那時格蘭蒙大將同吉士，到巴黎去了，只剩洛奧爾一個人很寂寞，忽然看見兩個人來，立刻站起來，上前迎接，說道：「二位來找我麼？我盼望你們來帶我走。你們聽見我義父的消息麼？」達特安道：「你沒接信麼？」洛奧爾道：「我一點消息也沒有，不曉得現在怎麼樣，我着急得很難過。」一面說，一面流下淚來。顏圖斯見了難受，轉過頭去，不敢看。達特安道：「我的好孩子，不要傷心；我雖然沒得什麼消息，卻接着他的一封信。」洛奧爾喊道：「真的麼？」達特安看他臉上高興了許多，說道：「當真的，消息很好。」洛奧爾道：「你把信帶來沒有？」

達特安道：「我原帶了來的。」一面說，一面找信，說道：「應該在這裏。他來信說，不久就要回來。願圖斯，是不是？」願圖斯咳嗽，答道：「是的。」洛奧爾道：「讓我看看。」達特安道：「我纔讀過信，難道丟了；不幸的很，不好，我的口袋破了。」摩吉堂道：「子爵，信裏的消息，真是可以安慰人的；達特安讀信，我聽了，歡喜到哭。」洛奧爾道：「不管怎的，你總曉得我的義父在什麼地方？」達特安道：「我是曉得的，不過是件祕密事，不能告訴人的。」洛奧爾道：「總可以告訴我。」達特安道：「那一個自然，我正要告訴你。」願圖斯睜開兩眼，很詫異的看他。達特安想道：「我該說他在什麼地方呢？我不要這個小孩子去找他。」洛奧爾說道：「你告訴我，義父在什麼地方？」達特安道：「他在君士但丁。」洛奧爾很驚懼的，喊道：「土耳其人在一處麼？他去那裏幹什麼？」達特安道：「你只管放心，德拉費伯爵同德博理教士這樣的人，土耳其人不敢怎樣他們。」洛奧爾道：「他的朋友，同他在一處，我很放心。」願圖斯很佩服達特安睜大眼睛說謊話的本事。達特安說道：「送信的還帶了五十個畢士度來，我看你也要幾個錢用了。」洛奧爾道：「我還有二十多個畢士度。」達特安道：「不要緊，你把這五十拿了去，湊成七十個畢士度。」願圖斯伸手入口袋，說道：「如果你還要用錢的話。」洛奧爾臉紅了，說道：「我不要許多錢，謝謝你。」

這個時候，奧利文跑進來，達特安大聲說道：「奧利文，伺候得你好麼？」洛奧爾道：「還好。」奧利文裝作不聽見。達特安道：「他有什麼毛病？」洛奧爾道：「他嘴很好吃。」奧利文叫了一聲。洛奧爾道：「他是個賊。」奧利文又喊。洛奧爾道：「不止這樣，他還是個最沒膽的懦夫。」奧利文道：「你爲什麼加我這些壞考語？」達特安說道：「奧利文，你要曉得，我們是不用懦夫的；你偷主人的東西，吃他的飯，喝他的酒，還不要緊，你若是個懦夫，我要把你的耳朵割了。你看看摩吉堂，看他身上受了多少傷！你看他因爲立過許多功，臉上的顏色，有多好看！」摩吉堂高興的同登了第七層天一樣，很想去攆達特安，只是有點不敢，心裏卻十分感激，以後肯替他死。達特安道：「奧利文是個懦夫，你把他開走罷，這樣的懦夫，將來有一天要丟你的臉。」奧利文喊道：「只因爲有一天，他要去同某人打，我不肯跟他去，他就說我是個懦夫。」達特安正言厲色的說道：「跟人不許不聽主人的調度！」說完，拉他到一邊，低聲說道：「倘是你的主人錯了，你作的是不錯，我賞你一個柯朗；倘若他被人侮辱了，你不幫他忙，不肯替他死，我是要割你的舌頭。你要記得！」奧利文點頭，把那個柯朗，收在口袋。達特安說道：「洛奧爾，我同杜威朗要走了；我們兩個，都是欵差，我們自己還不曉得要辦什麼事，不能告訴你。你若是要什麼東西，就寫信給我的女店主米狄林；你若

要錢，也可以不過要省儉點，她的錢不多。」說完了，達特安據洛奧爾一會，隨後杜威朗又攙他。達特安說道：「我們走罷。」兩個人向布朗地方走。晚上到了，騎的馬跑得滿身是汗，滿嘴出沫。

他們將到的時候，離住馬的地方有幾丈遠，看見一個少年，彷彿是等人的樣子，兩隻眼不停的看這兩個人。達特安看他這樣，跑上前說道：「我的朋友，我告訴你，我不願意人看。」那人說道：「你可以告訴我，你是否纔從巴黎來？」達特安以為他是要打聽巴黎城裏的消息，答道：「是的。」那少年道：「你不是要到某客店麼？」達特安道：「是的。」那人道：「你要找的人，就是我，我叫毛唐。」達特安想道：「阿托士叫我小心防備的，原來就是這個人。」頗圖斯想道：「阿拉密勸我弄死的，就是這個人。」兩個人就很留心的看他。那人誤會了，說道：「你們若是不相信，我可以拿憑據你看。」達特安道：「不是的，我們正要聽你的調度。」毛唐道：「那便很好，我們動身罷；我原同主教約，至遲等到今天的船是快要開行，你們若是這個時候還不到，我只好自己走，爲的是克林維勒很着急。」達特安道：「原來我們是欽差，派去見克林維勒的。」毛唐道：「你不是送信給他麼？」達特安道：「我信是有一封，是要到倫敦纔許拆開的；但是你已經告訴我了，我只好先拆開一看。」達特安把信的外封拆開，內封面上寫的是致克林維勒大將軍。達特安說道：「哈，他們派我

辦的怪事。」頗圖斯低聲問道：「誰是克林維勒？」達特安道：「他原是個釀酒出身。」頗圖斯道：「難道馬薩林要作一粟酒的買賣，賺幾個錢，就同我們賣乾草一樣麼？」毛唐說道：「兩位，我們走罷。」頗圖斯道：「不吃晚飯就走麼？」克林維勒難道不能等麼？」毛唐道：「是的，但是我……」頗圖斯道：「你怎麼樣？」毛唐道：「我着急要動身。」頗圖斯道：「這卻同我不相干；你許我也罷，不許我也罷，我是要吃了晚飯纔走。」毛唐很怒，兩眼生火，又按住了。達特安道：「請你不要怪，我們實在是餓得很，我們一定不叫你久等。我們走到店裏吃飯，你先到碼頭，我們一會就來。」毛唐道：「只要不甚耽擱，隨你們的便罷。」達特安道：「船叫什麼？」毛唐道：「叫士且德。」達特安道：「不過半點鐘，我們就上船。」

兩個人走開，達特安問道：「你看這個人怎樣？」頗圖斯道：「我不喜歡他。我一面同他說話，一面想照阿拉密的話辦他。」達特安道：「你要小心，他是克林維勒的專使，我們若是把他弄死，克林維勒不會好好待我們的。」頗圖斯道：「不相干，我曉得阿拉密的條陳，都是好的。」達特安道：「我告訴你罷，等到我們的事辦完了……」頗圖斯道：「怎麼樣？」達特安道：「倘若他同我們回法國。」頗圖斯道：「怎麼樣？」達特安道：「我們再商量。」這個時候，兩個人到了客店，享受了一頓

晚飯；走到碼頭，船是快要開行了，還看見毛唐在船面走來走去。兩人上了小船，達特安說道：「古怪的很，這個少年，很像我曾經見過的一個人，就是一時想不起來是誰。」小船到了士旦德船邊，兩個人上了大船，很費事把馬也弄上船，開行的時候，有八點鐘。毛唐不耐煩，分付把帆掛滿了。頗圖斯因爲三晚沒睡覺，一倒下就睡着了；達特安在船面，很同毛唐閒談。摩吉堂暈船，動不得。

● 那個西班牙人，此指王后。

第五十七回 蘇格蘭賣王

再說，英國同蘇格蘭交界地方，在英國境內，有一枝人馬，在兩河之間駐紮。那時正是半夜，有蘇格蘭高原地方的兵，往來巡哨。雲裏的月亮，有時出來，照在那紐克士鎮上的房頂。這一個要緊，原是英王查理第一兵敗失守的。那中軍帳裏，蘇格蘭大將勒芬伯爵同一班武官議事；外面有一個壯士一手拿着劍柄，睡在草上。離這裏五十多碼遠，又有一個壯士，同一個蘇格蘭巡兵說話。這個人雖然是個外國人，卻曉得英語。到一點鐘時候，那個壯士醒來，伸伸腰，揉揉眼睛，四面的看，只看見自己一個人，站起來，走到那一個壯士身邊，走過去，到一個帳棚底下，站住。同巡丁說話的壯士，也走到帳棚裏，先等的那壯士打法國話問道：「你打聽出什麼消息？」後來的壯士答道：「一刻都不能耽誤的了。我們趕快去告訴王上。」那壯士問道：「怎麼樣了？」後來的壯士說道：「說來話很長。你等一會，也就知道。洩漏了，很不便。我們去找威脫罷。」

兩個人走不到幾百碼，到了一個營帳，內中一個壯士問道：「唐彌，你的主人睡着了麼？」那

跟人答道：「我看還沒睡着，也不過纔去睡；他從王上那裏回來之後，走來走去，有兩點多鐘，他的脚步聲，纔停了，不到十分鐘。」一面把帷幃牽開，說道：「請你進去看看。」原來威脫在帳上一個小窗，看月沉思。兩個人走進來，他也不曉得，後來有一個推他的肩，他纔知道，回過頭來，見是阿托士同阿拉密，就同他們拉手，說道：「你可曾留意，今晚的月色，同血色一樣？」阿托士道：「不然，我看是尋常一樣。」威脫道：「德博理，你看呀？」阿拉密道：「我同德拉費伯爵的意思相同；我看今晚的月色，同平常沒甚分別。」阿托士道：「爵爺，論起現在的情形，我們還是留心地面上的事情，天上的情景，且不去管他；這班蘇格蘭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威脫道：「什麼蘇格蘭人？」阿托士道：「什麼蘇格蘭人？就是我們的蘇格蘭人，勒芬伯爵所帶的。王上投到他們手裏。」威脫道：「我到沒看出什麼？」又說道：「難道天色這樣紅，你們看不見麼？」兩個人齊聲答道：「一點也看不見。」威脫道：「相傳法王顯理第四被刺之前一晚上，同巴桑被大將下棋，看見棋盤上有血色；有這件事麼？」阿托士道：「有的，大將嘗親口同我說過。」威脫道：「可見是確的，翌日，法王就被刺了。」阿拉密問道：「這件事，同爵爺有什麼相干？」威脫道：「同我沒相干。現在談這種事，原是一無謂的很。你們有要緊消息麼？」阿托士道：「有。我要同王上說話。」威脫道：「王上睡着了。」阿托

子道：「我有很要緊的話告訴他。」威脫道：「你不能等明早說麼？」阿托士道：「現在說，都恐怕已經遲了，我要立刻報告。」威脫道：「既然這樣，你跟我來。」原來威脫的營帳同英王查理的營帳，是很相近的，有小道相通，小道上並無巡丁把守，只有一個親信內侍守着。威脫對內侍說道：「這兩位是我的朋友。」內侍讓他們進去，看見一個營牀上，查理第一穿一件黑袷衣，穿一雙皮靴，鬆了腰帶，在牀上睡得睡着。

三個人走近牀邊，阿托士在前，站住了，很看了一會，看見王上滿臉憂愁之色，眼皮略帶紅腫。阿托士看見這種情形，不禁歎一口氣。王上醒了，拿手托住頭，說道：「哈，原來是德拉費伯爵麼？」阿托士說道：「陛下是我。」查理說道：「你是巡夜，還是來報信？」阿托士道：「王上猜着了。」查理微笑，說道：「消息不好？」阿托士道：「是的，很不好。」查理道：「不要緊，信息雖然不好，送信的人，我是歡迎的。不論你什麼時候來，我都是高興見你的。你不問我得意失意，你一片忠心，是不會改變的。況且你是王后請你來的。不問什麼信息，請你只管說罷。」阿托士道：「克林維勒，晚上到了紐克士地方。」王上說道：「呀，大約要同我見仗。」阿托士道：「不是的，來買你。」查理道：「你說什麼？」阿托士道：「陛下欠蘇格蘭四十萬鎊兵餉。」查理道：「我曉得是欠餉。這些忠心爲我

的蘇格蘭兵，替我打了幾乎有一年的仗，一個錢餉也沒領着。」阿托士微笑說道：「忠心是件極好的事，不過沒得餉領，是會不高興打仗的。他們已經收了二十萬鎊，把你賣了。」查理道：「沒有你的事。蘇格蘭人爲的二十萬鎊，就把國王賣了麼？」阿托士道：「猶太人賣耶穌不過三十塊銀錢。」查理問道：「誰作猶達士？把我賣了？」阿托士道：「勒芬伯爵。」查理道：「你說的話，確實麼？」阿托士道：「我親耳聽見的。」王上聽了，長歎一聲，好像心都碎了，把頭藏在兩手中，說道：「蘇格蘭人原來是這樣麼？我常以爲他們是最可靠的。我當初原可以逃到奧士福地方的，我因爲蘇格蘭人可靠，故此投奔他們，現在他們把我賣了。你說的話，靠得住麼？」阿托士道：「的確可靠。是我要在勒芬帳後，把布帳牽開，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的。」查理問道：「幾時交易？」阿托士道：「就在今早。我們一刻都不能耽誤的了。」王上道：「他們把我賣了。有什麼法子？」阿托士道：「我們過太晤河，回蘇格蘭去，同諾特祿聯合，他不賣你。」查理道：「我跑到蘇格蘭作什麼？去作小酋長的爭鬪麼？這不是國王做的事體。」阿托士道：「有卜路士^①的榜樣在先，可以做得。」查理道：「不能。我支持得很久了。他們已經賣了我，就讓他們把我交出去，叫他們永遠出醜，爲萬世的人詬罵。」阿托士道：「我是奉你的夫人同女兒的命而來；我是爲着這兩位，同在倫敦的你的兩個女兒，勸

你不要死；不死，這是上帝意思。」查理站起來，束好帶子，掛了劍，拿手巾擦頭上的汗，說道：「我們怎麼辦？」阿托士道：「陛下全軍之中，有一營可以靠得住的麼？」查理問道：「威脫，你所帶的兵靠得住麼？」威脫道：「他們也不過是人，既然是人，就會走差路的；我看他們是還靠得住，不過我不敢保。我自己的性命，我敢靠他們，不過是王上的性命交給他們，我就有點不放心了。」阿托士道：「既然兵是靠不住的，只好我們三個人盡死力了。請王上上馬，跟我們走罷。我們過太晤河，到蘇格蘭去。那裏還安穩。」查理問道：「威脫，你以為然麼？」威脫道：「我以為然。」查理又問道：「德博理，你以為然麼？」德博理道：「我也以為然。」查理道：「既然這樣，我們就照辦，請威脫發號令。」威脫走出去，王上一切都預備好了。威脫進來，天色剛亮，說道：「諸事都預備好了。」阿托士道：「我們的馬，怎麼樣？」威脫道：「吉利、模、白、來、索預備好了。」阿托士道：「我們就走，不可耽誤。」查理道：「我們走罷。」阿拉密道：「陛下要同朋友們說一聲麼？」查理很悽慘的搖頭，說道：「我只有了你們三個朋友了，我們走罷。」一面說，一面出了營帳，馬已預備好了，那匹馬是查理最喜歡的。騎了有三年，那馬見主人走近，很有歡喜意思。查理說道：「我剛纔說錯了，我還有這個好朋友，很戀愛我的。」喊着那馬的名字，說道：「你總不負我的。」那馬擡高頭，向查理身邊擦，彷彿是懂得

王上的說話。查理撫摩馬頸，說道：「你看我來，你很喜欢，是不是？」查理跳上馬，對這幾個朋友說道：「我預備走。」阿托士站着不動，伸直手，兩眼遠遠的望見太晤河邊一條黑線，說道：「那是什麼？那條黑線是什麼？昨日我卻沒看見。」查理說道：「大約是河邊起的一層霧。」阿托士道：「那一條黑線，比霧實在些。」威脫道：「我看是一條紅牆。」阿托士喊道：「不然，是紐克士的敵兵，來圍我們。」查理道：「敵兵麼？」阿托士道：「是敵兵。我們跑得太遲了。你看看，那一邊鐵甲閃光的，就是克林維勒的鐵甲軍。」查理說道：「現在我們可以試試看，蘇格蘭人到底是實我沒有？」阿托士喊道：「陛下要怎麼樣？」查理道：「我們發號令，叫人馬進攻，看他們攻打那些反叛否？」說完，拍馬向勒芬營帳而去。阿托士道：「我們跟着王上罷。」阿拉密道：「是的。」威脫道：「王上受了傷麼？我看見地上有血點。」一面說一面上前。阿托士止住他道：「你把自己的部下，安排好了；不過一會，我們就要用得着。」威脫果然回頭，阿托士兩個人向前跑。

當下查理到了蘇格蘭大將的營帳，下了馬，走進去。衆人大驚失色，同時說道：「王上，王上！」查理站在他們面前，脫了帽，縐着眉，拿鞭子不停的敲地，說道：「是的，我是國王，我來問你們，現在你們幹什麼？」勒芬伯爵說道：「陛下，什麼事？」查理很生氣的說道：「什麼事？克林維勒昨晚到

了紐克士，你曉得這件事，不來告訴我，現在敵兵已經出來，攔住太晤河，你的巡兵，一定看見的，你爲什麼不通知我，我還曉得，你把我賣了二十萬鎊，有這件事沒有，你還敢辯麼？」勒芬伯爵有點說不出來的樣子，答道：「陛下是得了假消息。」查理道：「我纔看見敵兵，都列在河邊，攔住我們，不能到蘇格蘭；你賣我的情節，我也曉得。」那班蘇格蘭的將官聽了，面面相向。勒芬伯爵很不好意思，說道：「我們預備把憑據給陛下看，纔曉得我們還是一片忠心。」查理道：「我只要一件憑據，立刻發號令，攻打敵兵。」伯爵道：「這一件，我們做不到。」查理問道：「爲什麼做不到？」伯爵道：「我們同英兵有停戰之約。」查理道：「即使有約，他們現在已經進兵，是先背約。現在只有一件事，你要去衝過敵軍，同我回蘇格蘭去。你若是不肯做，就是懦夫，就是反叛。」那些蘇格蘭將官，稽羞成怒，就有兩個人跑出來，站在查理左右，說道：「是的，你害我們蘇格蘭英吉利兩國，流了二十五年的血；我們應許了，把你送出去，我們不可以負約。查理，你是我們的俘虜。」這兩個人說完，動手去抓查理的手，剛伸出來，兩個人同時倒地，一個死了，一個暈倒地上，也快死了，原來一個是被阿托士槍柄打倒，一個是被阿拉密一劍刺死。勒芬伯爵同餘人看見這意外之事，十分驚懼，退後幾步，那時阿托士阿拉密早已把查理扶出帳外，上馬跑回自己營帳，半路碰見威脫帶兵前來，

查理叫他們同走。

● 猶達士 (Judah) 是耶穌十二門徒中的一個，受了猶太人三十個銀錢，領那耶穌賣了，及耶穌死後，猶達士悔恨自殺。

● 卜路士 (Robert Bruce) 生於一二七四年，是蘇格蘭王之最有名者。他一生屢仆屢起，極爲不定。當他第二次失敗，退居 Roshlin 島的時候，兵也散盡，香無消息，大家以爲他已經死了，豈知一三〇七年春，他又在 Carnarvon 沿海上陸，召集了些舊部，第一仗就得勝，後來連敗英王，奄有土地之半。

第五十八回 報仇人

再說英王查理等四個人，走入自己營帳，查理倒在椅子上，歎氣道：「大事去了！」阿托士道：「陛下雖然爲人所賣，事體尙有可爲。」查理道：「我生長在蘇格蘭，向來同蘇格蘭人最有感情，現在竟爲所賣，這班反叛……」阿托士道：「現在不是怨恨時候，要趕快想法子，放出一副手段來，請你發憤，指示機宜。你現在還有三個最可靠的人，永遠不負你的。」又想起達特安同顏圖斯兩個人來，說道：「原可以有五個人的。」查理振起精神，說道：「你說什麼？」阿托士道：「現在只有一計。威脫還可以相信他自己的部下，他去統帶，我們兩個人保駕，衝出重圍，逃到蘇格蘭。」阿托士道：「我另想出一個法子來。我們三個人之中，挑一個人，扮作王上，騎了王上的馬，敵兵自然追趕這個人，王上可以逃走。」阿托士道：「此計甚妙，請王上照辦罷。」查理問威脫道：「你看此計如何？」威脫道：「德博理之計甚妙，不管行不行，請立刻定奪，遲恐來不及了。」王上道：「不過替我的人，一定是要送命的，不然也要永遠監禁。」威脫道：「我願意救王上。」查理見這位老臣如

此忠義，流下淚來，從身上除下一個寶星，親手同威脫戴上，威脫跪下接了。阿托士對阿拉密說道：「威脫世爵是王上的老忠臣，應該得此體面。」王上聽見，回頭對兩個法國人說道：「且等一等，我也要送你們一點東西。」走去開了抽屜，拿出兩個喀爾特寶星來。阿托士道：「這個不能賞給我們的。」王上道：「爲什麼不能？」阿托士道：「這是給親王的寶星，我們都是兩個閒人，那裏敢當。」查理道：「世上沒有再比你們忠義的人了。總拉費伯爵，你跪下。」阿托士跪下，查理把寶星帶子，同他帶上，說道：「你忠勇兼備，請你起來。」回頭對阿拉密說道：「輸到你了。」又照樣行了禮。

當下威脫脫下銅甲，改作王上裝束。王上同阿托士、阿拉密很親熱的摟抱一回。威脫說道：「我們都預備好了。」王上看看這三個人，說道：「我們只好逃了。」阿托士道：「陛下喜歡說逃，原可說得；不過我說是衝出重圍。」查理說道：「倘若我死了，我也是死於陣上；我的好朋友，倘若我將來復位……」阿托士道：「我們已經受了過分的榮耀了。現在是我們感激陛下。我們趕快走罷，已經太遲了。」查理同他們拉手，同威脫互換帽子，幾個人向威脫的軍隊來。他們在高地上，望見蘇格蘭軍隊裏有點擾動，兵卒都拿了軍器出帳。查理說道：「你們請看，他們許是改變心腸，還歸我調度。」阿托士道：「他們是不是跟我們走，一會就曉得了。」查理道：「我們做什麼。」阿

托士道：「先看形勢。」他們站在那裏，看見先前像一層濃霧的，現在陽光一照，曉得是敵兵已經成列，連營頭號衣旗幟，都分別得出來。敵軍前面有塊高地，站着一個身材粗短的人，身邊有幾個將官，拿千里鏡看查理，同這幾個人。阿拉密說道：「拿千里鏡的人，認得陛下麼？」查理微笑說道：「那個人就是克林維勒。」阿拉密道：「請陛下把帽子戴低些，蓋住眼，不然，恐怕他看出破綻。」阿托士道：「我們不可就擱時候。」查理道：「請你發號令。」阿托士道：「陛下不發號令麼？」查理道：「請你發號令罷。」阿托士道：「許我同威脫說兩句話麼？」查理點頭，退後幾步。阿托士對威脫說道：「我的愚見，是把你的部下，分作兩隊，你自己領一隊，我們同王上領一隊，倘若辦得到的話，我們同時衝過去，渡河，倘若敵軍死力攔阻，你攻打敵軍，死而後已，我們設法幫王上逃走。只要我們能殺到得河邊，當下你抵住敵兵，我們總可以設法渡河。」威脫道：「很好，我們上馬罷。」阿托士道：「我們商量好了，請發號令上馬。」查理道：「上馬。」於是衆人上馬。查理同威脫換馬。威脫領第一隊，查理領第二隊，阿托士、阿拉密在查理左右。

那蘇格蘭軍隊已經降了敵人，按兵不動，有幾位將官實在看不過，索性走了。查理見了，說道：「原來還有幾個人不負我。」這個時候，聽見威脫喊道：「進攻！」那兩小隊人馬，直往前進。忽然

山後有一營披甲兵出來迎敵。查理面看阿托士。阿托士道：「這是預料在先的，只要威脫的人馬盡力，卻不要緊。」又聽見威脫喊道：「拔刀！」查理回過頭來，也發號令拔刀。不料王上雖然喊得很響，兵丁們還是不拔刀，只有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拔出劍來。王上低聲說道：「原來這班人也是反叛。」阿托士道：「也許他們不認得王上的聲音，等他們自己的統領發號令。」查理道：「他們自己統領的號令，也應該聽見了。」說到這裏，王上把馬一提，說道：「你們看看。」威脫喊道：「你們這班懦夫反叛！」原來查理所帶的兵，潰散了，只剩了不到二十多人，仍跟着威脫，敵住克林維勒的披甲兵。王上喊道：「我們一齊死罷！」阿托士道：「是的，我們不能讓兵丁們獨死，不去救他們。」威脫喊道：「凡是忠心於我的人，都到我這裏來。」阿托士、阿拉密跑過去，查理也跟着來，忽然聽見有人說法國話道：「不要讓他們逃了！」阿托士等聽見這個聲音，不禁一跳。這個說話的人，是個壯士打扮，騎了黑馬，帶着一小隊的馬兵。威脫說道：「原來是他。」登時臉色變了，劍丟在地下。那馬隊喊道：「這是國王，活捉他，活捉他！」原來他們看他的扮裝，誤把威脫當了查理。那騎黑馬的人喊道：「不是的，這個不是國王。」隨即對威脫說道：「你不是國王，你是我的伯父威脫世爵。」說完，毛唐拿出手槍，對住威脫，一聲槍響，威脫前胸中了槍，在鞍上打滾，滾在阿托士手邊，

一面哼道：「報仇的人來了。」毛唐跑開了，喊道：「你記得我母親的惡劇麼？」阿拉密喊道：「你這個賤種！」對毛唐放了一槍，並未打中。那一小隊的人馬，被敵兵圍住，相持不下，卻把兩個法國人，圍得最緊。阿托士看見威脫中槍身死，把屍首放下，拔出劍來說道：「阿拉密，我們也要動手，替法國爭點面子。」兩個人奮勇攻擊，先打死了兩個馬兵。忽然英國兵隊中跳出一個人來，攔腰把阿托士抱住，從他手上搶了劍，附耳說道：「你降了我罷。你曉得我是什麼人。」同時有一個粗壯大漢，也跑出來，捉住阿拉密兩隻手，阿拉密死命也掙不脫，那個大漢瞪眼看住阿拉密說道：「你快降！」阿拉密回頭，認得這個人，把劍交給頗圖斯，說道：「我降了。」

這個時候，毛唐跑上來喊道：「放槍把他們打死了。」營官喊道：「他們已經降了，爲什麼還打死他們？」阿托士對達特安說道：「那是密李狄的兒子。」達特安道：「我曉得。」頗圖斯對阿拉密說道：「他就是那個兇惡和尚。」阿拉密道：「是那個賤種。」當下達特安拉了阿托士的馬，頗圖斯拉了阿拉密的馬，把他們領出重圍。毛唐走到威脫屍首身邊，在馬上低了頭細看，滿臉得意之色。阿托士腰間還有一把裝好的手槍，伸手要拿出來，達特安問道：「你幹什麼？」阿托士道：「把那賤種打死了。」達特安道：「不能，你把他打死，我們要露出破綻，先不得了。」達特安回頭

對毛唐說道：「我們今天捉了兩個極要緊的人，都是有喀爾特寶星的。」毛唐兩眼生火的對着阿托士，阿拉密說道：「我看他們是法國人。」達特安道：「我卻全不曉得。」回頭問阿托士道：「你是法國人麼？」阿托士答道：「是的。」達特安道：「我的朋友，你讓本國人捉住了。」阿托士很心痛的問道：「王上在那裏？」達特安緊抓他的手，說道：「我們捉住王上了。」阿拉密道：「是的，是用最卑污不堪的法子捉的。」頗圖斯拿手暗推他，微笑說道：「打仗是作與用詭計的，你看看。」原來那邊有一隊兵，追獲英王，查理護送他到英兵大營去。

這位不幸的國王，這時候神色是很鎮靜的，常常用手巾擦額上的汗，有時擦嘴唇，手巾上都是鮮血。克林維勒的兵見了查理，人人都羞辱他。查理看見阿托士同阿拉密，說道：「今天我們很不幸，你們已經盡力，不能怪你。」威脫在那裏？兩個人掉轉頭，不響。毛唐聽見，說道：「士特拉在那裏？」查理聽了，毛骨聳然。看官要曉得，從前查理在位的時候，因國事上殺了一個大臣，名叫士特拉，這件事卻是查理一生之玷。查理四圍觀看，忽然看見不遠有個屍首；查理看見是威脫，不響也不哭，只是渾身打戰，臉上變了死色。歇了一會，跪在死人身邊，捧起死人的頭，在額上親一下嘴，把死人身上帶的寶星除下來，自己帶上。達特安望着威脫的死首，說道：「威脫死了。」阿托士道：

「是的，死在他姪子之手。」達特安道：「我們幾個人之中，他是第一個死，他是個有勇之人。」這時英國的營官走上前來，對查理說道：「查理，你要降。」查理說道：「唐林生，以位分而論，我是英國王上，無降之理；但是照個人而論，我今日勢屈，只好降了。」營官說道：「把劍交來。」查理拿出劍來，折爲兩段。這個時候，有一匹無人騎的馬，渾身是汗，滿嘴白沫，跑到跟前，認得主人，停住不跑，樂極嘶鳴，原來是查理的愛馬。查理撫摩那馬好一會，騎上馬，說道：「諸位，我們走罷。」忽然回頭喊道：「我好像看見威脫，倘若他還沒死，我求你們照應這一位忠義人。」毛唐道：「他萬活不了，槍子穿心而過。」達特安附耳說道：「我們不要交談，也不要彼此相看；那個惡鬼，很有他母親的狡猾。」於是一羣人同着查理向紐克士而來，半路遇着克林維勒的中軍，說是要把查理送到呼登比堡大營裏，立刻把查理被擒的話，布告天下。

● 喀爾特寶星 (Garter)

● 士特拉 (Stratford)

第五十九回 克林維勒

再說毛唐對達特安顯圖斯兩人說道：「你們來見我們的大將軍罷。他原分付，一打完仗，要見你們。」達特安道：「我們先要把俘虜放在一個安穩地方，我們盼望每個俘虜拿一千五百個畢士度贖身。」毛唐滿面怒容，看着兩個俘虜，說道：「你們只管放心，有我擔保！我手下的兵，自然把他們看管好了。」達特安道：「我願意自己看守。我們只要一間房，兩名守兵，就罷了。或者先叫他們發誓，他們就不想法子逃走。我先去同他商量，等商量好了，我去見大將軍，看有什麼回信給我們主教。」毛唐問道：「你打算立即回法國麼？」達特安道：「我們的公事，已經辦完了；只要等大將軍有什麼分付，我們就不必在英國逗留了。」毛唐咬牙，低頭同小兵官說道：「你跟着這幾個人，不要一刻離他們。你看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回來告訴我。我在城門口等你。」小兵官行了軍禮，走了。

毛唐向克林維勒在那裏指揮的高地而來。克林維勒原分付不許人來見的，那把門的兵知

道：「毛唐是大將軍最密的朋友，就讓他進去。」毛唐拉開帷幃，看見大將軍坐在那裏，把手捧着頭，很有深念，面向裏，看不見是誰進帳。毛唐站在門口，等了一會。克林維勒擡頭，回過頭來，看見毛唐，很生氣的說道：「我原不許人進來的！」毛唐說道：「守兵以爲我是可以進來的；你若是不願意我進來，我出去就是了。」克林維勒提起精神來說道：「毛唐，原來是你麼！你既進來，就不必出去。」毛唐道：「我同你賀喜。」克林維勒道：「賀什麼喜？」毛唐道：「查理被你擒了，你就是英國之主了。」克林維勒道：「兩點鐘以前，你說這個話，倒有點對。」毛唐道：「大將軍的意思，我不懂。」克林維勒道：「那時候英國要我推倒這個昏君；現在把他擒了，事情是辦完了。你看見他麼？」毛唐道：「看見。」克林維勒道：「他什麼樣子？」毛唐道：「他還是很鎮靜很尊嚴的。」克林維勒道：「他說些什麼？」毛唐道：「他只同朋友們說了幾句分手的話。」克林維勒道：「同朋友說話，他還有朋友麼？他有抗拒沒有？」毛唐道：「他的人都離散了；只剩三四個人，他要抗拒，也辦不到。」克林維勒道：「他把劍交給誰？」毛唐道：「他誰也不交，自己把劍折斷了。」克林維勒道：「這倒辦得不錯，不過他不該折斷了劍，還該好好用劍纔是。」

停了一會，克林維勒留心看着毛唐，問道：「聽說查理的營官已經被殺？」毛唐道：「是的。」

克林維勒道：「誰殺的？」毛唐道：「我殺的。」克林維勒道：「他是誰？」毛唐道：「威脫世爵。」克林維勒道：「你的伯父？」毛唐道：「是的，我的伯父英國叛臣，我不認作親戚。」克林維勒想了一會，說道：「毛唐，你的政黨意見太利害了。」毛唐道：「上帝的意思，是沒法的。上帝要殺人，就是父子，都不能相顧；故阿伯拉罕●自殺其子。」克林維勒道：「上帝的仇敵，遇着你，是逃不了的。那兩個法國人怎麼樣？」毛唐道：「是極勇的人。」克林維勒道：「我料得不錯，法國人是能打的。我看見他們身臨前敵。」毛唐道：「是的。」克林維勒道：「你在他們之前。」毛唐道：「那也怪他們不得，他們的馬趕不上。」

又停了一會，克林維勒說道：「蘇格蘭人作什麼？」毛唐道：「他們倒照約辦事，按兵不動，不肯幫查理一點的忙。」克林維勒道：「這班下流東西！」毛唐道：「他們的首領要求見。」克林維勒道：「我沒得空！錢給他們沒有？」毛唐道：「是昨晚給的。」克林維勒道：「錢已經給了，就叫他們回去罷，叫他們回到深山裏去遮醜；我不願意再同他們有交涉。」毛唐道：「毛唐，你也出去罷。」毛唐道：「大將軍，我有一兩句話要問，還要求一件事。」克林維勒道：「問我麼？」毛唐說道：「是的，我先要問，我所辦的事，你滿意麼？」克林維勒有點詫異，說道：「自從你投効之後，你很立功，你是個靠得

住的朋友，是個能戰將官，是個極有才幹的外交好手。」毛書說道：「大將軍還記得，同蘇格蘭人買查理，是我出的主意。」克林維勒道：「不錯，主意是你出的，我當初還想不到蘇格蘭人是這樣下流的。」毛唐道：「我去法國辦的事，也總算得手？」克林維勒道：「我要馬薩林辦的事都應手。」毛唐道：「我替你辦事，總算是異常出力的了？」克林維勒道：「太過出力了；我剛纔不是說的麼。但是你問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毛唐道：「我是要求賞。」克林維勒聳聳肩，說道：「原是的！凡是立過功的人，都要厚賞的；我卻忘記了，你一點好處都還沒得着。」毛唐道：「我求的是不甚要緊的，但是准了我，我是很滿意的。」克林維勒道：「你要什麼？是金銀，抑或功名，抑或兵權？」毛唐道：「我要的，你能答應我麼？」克林維勒道：「我先要曉得是件什麼事。也許是我權力所不能及的。」毛唐道：「是件極容易的事，一點為難都沒有的。」克林維勒道：「也罷，只要我力所能辦到，我是無有不肯的。是件什麼事？」毛唐道：「我們今日捉了兩個俘虜，我求你交給我。」克林維勒道：「他們已應許了拿重賞贖身麼？」毛唐道：「不是的，他們都是窮漢。」克林維勒道：「難道他們是你朋友麼？」毛唐道：「是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肯拿自己的性命，同他們換。」克林維勒以為這個人還有點血性，倒很歡喜，說道：「我把那兩個俘虜交給你，隨你擺布，就是。」毛唐道：「我很感

激大將軍，這是賞浮於功；從此以後，我性命都是你的了。」說完，跪在地上，捉住大將軍的手，親了。
克林維勒問道：「錢財功名，你都不要麼？」毛唐道：「我什麼都不要。」說完，出了營帳，歡喜極了。
克林維勒兩隻眼送他出去，想道：「他手刃伯父！我手下真有些怪人！也許這個人同我求的事，比功名富貴還要難得。他們替我辦事，都是有所希望而來的。查理第一卻還有一兩個靠得住的朋友，我倒是一個朋友都沒有。」長歎一聲，獨自一個人，在營帳裏沉思。

● 阿伯拉罕 (Abraham) 猶太古王，事見舊約。

第六十回 四俠相逢

再說毛唐去見克林維勒的時候，達特安同頗圖斯把俘虜押到紐克士地方一間房子。達特安看見毛唐暗中分付小兵官幾句話，就使手勢，叫阿托士兩個人留心。兩個俘虜一句也不響。摩吉堂看見有小兵官帶着好幾名兵，護着四個人前來，十分詫異，揉揉眼睛，留心再看，看是不是阿托士，阿拉密看清楚是他們兩個人無疑了，正要喊出來，頗圖斯向他一縐眉頭，他不敢喊，站在門口不敢動，看他們有什麼舉動；最詫異的是這四個朋友，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

達特安兩個人住的房子，還是早一天克林維勒派給他們住的。這所房子，在街角上，有點小園子，有個馬房；樓下的窗子，有鐵條攔住，有點像監房。兩個人把兩個俘虜送到房裏，自己卻站在門口；摩吉堂把馬送到馬房。頗圖斯道：「我們不如同他們也到房裏去。」達特安道：「不然，我們先要看小兵官同那幾個兵做什麼。」原來小兵官他們並不走開，都到了園子。達特安問他做什麼，小兵官道：「我們奉命，幫你們看守俘虜。」達特安聽了，沒法，只好裝出感激樣子來，拿出一個

柯朗來謝謝他，請他吃酒。小兵官把錢放在口袋裏，說道：「我們奉清淨教的，是不吃酒的。」顏圖斯說道：「今天是最不好的日子！」達特安道：「不然，我們今天找着兩位朋友，還算不好麼？」顏圖斯道：「但是情形不佳。」達特安道：「情形是不甚妙；但是不要緊，我們進去，想個法子。」顏圖斯道：「情形是可怕得很；怪不得阿拉密勸我弄死這個毛唐。」達特安道：「你別響，不要說出這個名字。」顏圖斯道：「我說法國話，這幾個人不懂。」達特安看顏圖斯，顏圖斯還是不理會，只管看達特安。後來達特安推他一下，說道：「我們進去罷。」顏圖斯先行，達特安在後，進了房，關好門，四個人相見，擁抱了一會。阿托士是滿臉憂愁，阿拉密一言不發。

達特安先說道：「你們兩個，先要問，爲什麼我也到了這裏？這件事卻是很容易猜的，是馬薩林打發我們來，送信給克林維勒。」阿托士道：「爲什麼你同毛唐在一處？我原叫你小心防備他的。」阿拉密道：「顏圖斯，我也先告訴你，叫你把他弄死了的？」達特安道：「這都是馬薩林幹出來的。克林維勒派毛唐見主教，主教派我們兩個人見克林維勒，其中彷彿有個大數。」阿托士道：「不錯的，故此我們的事，總辦不成；阿拉密，你不必再提了，我們只好聽着。」達特安道：「不然，我要再提；我們從前約好的，將來就是各投一黨，相打起來，也是要互相幫忙的。」阿托士道：「你說得

不錯，我們現在是各爲其黨，成了仇敵。達特安，你爲的是那一黨？你看馬薩林，把你弄到什麼田地？你可知你今天幫他的忙，犯了極大的罪麼？賣了一個國王；一個不好，英王還要送命。」顏圖斯道：「你看真是要鬧到這樣麼？」達特安道：「這也未免言之過甚，還沒有鬧到這個地步。」阿托士道：「你們只管看，我料得是不錯的。爲什麼他們要把英王捉去？難道你們以爲克林維勒花了二十萬鎊金錢，要重新把查理推戴起來做王上麼？你們只管看，他們一定把英王殺了。現在他身爲俘虜，顏面掃地，倒不如死了爲上。」達特安道：「你料得不錯。不過同我們沒相干。我因爲是個軍人，故此到這裏來；我當人家的差使，只好替人家打。我發過服從的誓，只好聽命於人。但是你們是沒發過誓的，爲什麼也到這裏？」阿托士道：「我們來這裏，是辦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我們扶持王上，扶持宗教。人家的妻女朋友，重托我們，我們自然盡力幫忙；我們雖然並沒做出什麼來，我們一番意思，惟有天知。達特安，也許你不能同我們表同情，我們卻也萬不能跟你們走的了。」達特安道：「克林維勒是個英國人，他的王上查理是個蘇格蘭人，克林維勒反了，要同查理做對，同我有什麼相干？況且我是個法國人，擔不着責成。」顏圖斯道：「是的，我們沒有責成。」阿托士說道：「不然，你們都有責成。因爲王上是個君子，凡是君子，都要幫他。下等人糊塗粗暴，負義忘恩，最喜歡把

在上的人推倒了；這種情形，誰人不知。達特安，你原是個老世家，爲什麼也幫着這班粗賤無賴，做裁縫的，造酒的，趕車的，把王上推倒了！倒了你雖然算是盡了軍人的職分，你卻並未有盡君子的職分。」

達特安聽了這一番話，嘴裏咬着花枝不響。阿托士又說道：「頗圖斯，我佩服你是個最可靠的朋友，最出色的軍人，你還想替王上辦事立功的。你同達特安一樣的，也要受過，這件事辦得不對。」頗圖斯聽了兩句恭維話，心裏舒服極了，卻也禁不住臉紅了，低了頭說道：「伯爵，你責備得不錯。」阿托士走上前，抓了達特安的手，說道：「我的兒子，你不要見怪；我因爲愛你最深，故此纔說出這一番話。不然，你救了我的命，我只說謝謝你就是了，我何必說出這些話來，令你難過。」達特安抓緊他的手，答道：「我怎麼不曉得你是出於至誠，不過你的議論太大了，立品也太高了，誰人做得到？誰人能脫離國離家，最愛的人，也撇離了，跑來扶持一個站不住的王上？你只管用盡多少力，這個王上也是要倒的。你的見解是高極的了，不過辦不到。」阿托士道：「你只管這樣說，你也曉得我的道理不錯，但是你今日是戰勝之人，我是你的俘虜，還辯什麼？我只好守我做俘虜的本分。」達特安喊道：「你也曉得你當我的俘虜，是不得甚久的。」阿拉密道：「我也曉得不久，恐

怕他們待我們，如同某處待俘虜一樣。」達特安道：「怎樣待法？」阿拉密道：「絞死一半，槍斃一半。」達特安道：「只要我的血管裏有一滴血，我不讓他們弄死你們。況且那裏有一扇門，阿托士，你看見麼？」阿托士道：「怎麼樣？」達特安道：「你高興幾時走；就走，從此以後，你們是自由的。」阿托士道：「你只管這樣說，但是那門口已經有兵把守了，你不能做主。」顏圖斯道：「不到十二個人把守，你還衝不過去麼？」阿托士道：「四個人一定做得到，兩個人恐怕做不到；我們四個人合起來，向來是無堅不破的，一分必定兩敗。你還記得，你們兩個人，在萬度摩路上，費了多少力，想了多少法子，也辦不好。今天是輪到我同阿拉密兩個人了。假使我們四個人，先合起來，是不會敗的；我是不主張再分的了，我同你們合起來同去冒險罷。」達特安道：「我們還要辦馬薩林的事，如何做得到？」阿托士道：「我曉得，我只好不強迫你；你的思想不同，我的議論，不能服你的了。」阿拉密道：「不管怎的，阿托士，我們不能把他們放在危險地位；但是我很佩服你的議論，我立定主意，跟你走，同你一處死。」達特安一時着急得很，找不出話來說，後來說道：「你們爲什麼疑心他們要殺你？你們是俘虜，誰人着急要殺你們？」阿拉密道：「你爲什麼瞎到這樣地步，一點也看不出來？我只看了那毛唐一眼，就很發了。我曉得我們是不得了的。」顏圖斯道：「最可惜的是，我

有了機會，不把他弄死了。」達特安道：「我一點也不怕毛唐。他不惹我便罷，他倘若來惹我，我當他同蟲蟻一樣，一脚弄死了。你們不必逃走，你們在這裏很安穩的，也有二十年前，在巴黎字留街一樣安穩。」阿托士指着窗外說道：「你看，他來了，他怎樣擺布我們，一會就曉得了。」達特安問道：「誰來了？」阿托士道：「毛唐。」達特安往外看，果然看見一個人騎馬跑來，一見認得是毛唐，跑出門外來。頗圖斯要跟他，達特安回頭來說道：「你在那裏等，等我用手敲門，你再出來。」

第六十一回 達特安之暗號

再說毛唐到了門前，住了馬，看見達特安站在門口，那些兵放下火槍，睡在草地上。毛唐說道：「你們把俘虜帶來了麼？」那兵丁們同小兵官都站起來見禮。小兵官答道：「帶來了。」毛唐道：「分兩排人，把俘虜送到我那裏。」四個人走上前聽分付。達特安很挖苦他，問道：「你打算怎樣辦，請你告訴我？」毛唐道：「我派四個兵，把今天捉來的兩個俘虜，帶到我那裏去。」達特安道：「我向來好管閒事，你不要見怪；我請問你，爲什麼要這樣辦法？」毛唐很驕蹇的答道：「這兩個俘虜是我的了；我喜歡怎樣辦，就怎樣辦。」達特安道：「我的少年朋友，你不要見怪；我恐怕你弄錯了。照例誰人捉住的，就算是誰人的俘虜，在場看見的人，是沒有分子的。你把你的伯父威脫捉住了，原可以當作你自己的俘虜，你又不幹，卻把他殺了；我同杜威朗，原也可以把這兩個俘虜殺了，我們卻不願意殺。這種事體，原是各從所好的，不能相強。」毛唐臉色變了，繃住眉頭。達特安知道要鬧得大了，伸手敲門，頗圖斯聽見暗號，就走出來；他身軀粗壯，幾乎把門口塞住了。毛唐知道他們

的意思，不肯把俘虜交出來，說道：「你們不好違令的。這兩個俘虜，是克林維勒大將軍交給我的。」達特安聽了，就同從半天下個霧塵一樣，人都糊塗了，他知道毛唐不懷好意，不知不覺的伸手去拿劍。顏圖斯站在那裏等，看達特安有什麼舉動。達特安看見有了顏圖斯，倒反不便，因為他向來鹵莽，鬧出事來，反為不美，知道這件事不能力爭，只可智取，想道：「一用強硬手段，我們必敗；達特安，你遇見毒蛇，你要用點手段出來，也要叫他知道，不獨你的力量比他大，你的詭計，也比他來得聰明。」當下達特安鞠躬說道：「毛唐，你為什麼不先告訴我，是大將軍的號令？」毛唐道：「我纔從大將軍那裏來。」說完，下馬，把韁交把一個兵。達特安道：「大將軍現在是英國之主，你既然奉大將軍之命，來要這兩個俘虜，我只好交出來，請你帶了去就是了。」毛唐高興極了，大踏步走進門來。顏圖斯看見達特安忽然十分退讓，很詫異，正要開嘴，達特安伸腳躡他，要他會意。

毛唐叫那四個兵跟着他，一手拿了帽子，正要進門，達特安一手放在他肩膀上，很恭敬的說道：「對你不住。若是克林維勒大將軍要把這兩個人交給你，自然是有文憑。」毛唐站住了。達特安道：「難道一封信都沒得麼？那怕就是一塊紙，簽了字，也使得。只要有點憑據，我就好交代。請你交把我，也要人家都曉得我不是無緣無故把自己的同國人交出來。我也曉得大將軍並無傷害

他們之意，但是總要有字據纔好。」毛唐聽了這番話，大驚失色，睜着怒眼，看達特安，又不敢動氣，只得也恭恭敬敬的答道：「但是，我說的話，你是相信的。」達特安道：「我若是不相信你，上帝也不容我；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個推誠相與的君子。但是我有句話，要同你商量。」毛唐道：「有什麼話商量？」達特安道：「我的同伴杜威朗是很有錢的，他有四萬法郎進項，他是不在乎錢的；我是專爲我自己說話。」毛唐道：「你要什麼呢？」達特安道：「我的景況是不大好的。我們喀士剛地方，難得有錢的人。就是天下聞名的顯理第四，是我們喀士剛的王上，身上也是莫名一錢的。」毛唐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這件事情，倒不難商量。你老實告訴我，要多少？」達特安道：「呀，我曉得你是個明白人！我們法國人說得好，你知道我的腳什麼地方痛。我不過是個營混子，專拿這口劍吃飯，吃打的時候多，得錢的時候少；我們今天捉着兩個俘虜，知道他們都是澗人，都是帶頭等資星的，我自己就說道：我的財運來了。我說兩個俘虜，我曉得我的同伴杜威朗，也不肯隨便就把俘虜交出來的。」毛唐以爲達特安只爲的是要錢，倒很大方的說道：「你不久就有文憑，另外給你二千個畢士度。但是你倒不如現在就把俘虜交給我。」達特安道：「再等半點鐘交出來，也不誤事。我向來辦事是最接規則的，總要辦得面面都好看；還是請你先把文憑拿來。」毛唐道：「你可

曉得，我在這裏帶兵，可以強迫你把俘虜交給我。」達特安微笑說道：「咳，可惜我們同你一路同行，你還不十分曉得我們。我們是法國人，我老實告訴你，只是我們兩個人就可以把你連你的護衛兵結果了性命！我請你讓我一點；若是你倔強不聽勸，我也是個倔強不聽勸的。你還要記得，我們是馬薩林主教的專使，我們是法國王上的代表。我們的身體，是不可侵犯的。我還是勸你同大將軍要個文憑來。說來說去，這件事同你沒得損害。」顏圖斯這個時候，纔明白了達特安的意思，也隨聲說道：「是的，文憑要緊；有了文憑，就好辦了。」毛唐原想當下就要把俘虜帶走，但是強不過達特安所說的一番道理，只好不去用強硬手段；況且他也曉得，只要彼此一動手，達特安是個勁敵。他現在還不曉得達特安同兩個俘虜的交情，以為達特安要錢，纔交出來，原是最理；故此毛唐原想一會，立定主意去要文憑，拿二千個畢士度，買兩個俘虜；一語不響，就上馬，分付兵丁們防守，他自己去了。

達特安道：「這就好了。一刻鐘去，一刻鐘來，有半點鐘，發我們辦事了。」於是神色不變，對顏圖斯說道：「你留心聽我講：第一件，你不要把我們剛纔同毛唐說的話，告訴那兩位朋友；告訴了他們，也無益。」顏圖斯道：「我曉得。」達特安道：「你去告訴摩吉堂，把我們的馬，都備好了，把手

槍安置好，你們兩個人把馬領到街上等。餘事我去辦。」顏圖斯聽了，就去照辦，臨行問道：「我還要去見我們那兩位朋友麼？」達特安道：「可以不必了。」顏圖斯道：「我有個錢袋，放在小桌上，你同我拿來。」達特安道：「我替你拿。」顏圖斯從從容容的向馬房走，在守兵身邊走過，守兵們都稱讚他身材雄壯，在街角上遇着摩吉堂，把話告訴他，兩個人同到馬房。

顏圖斯走過之後，達特安嘴裏唱得很高興，一面唱，一面跑進俘虜所在的房子，說道：「阿托士，我把你說的一番話，很想了一會，也明白你所說的話，很有道理；馬薩林是個貪小利的人，我原不該替他辦事的，我已經替你打算好逃走的方法子，我同你一起逃。你不要說別的話，預備逃，就是了。那房角上有四把劍，時候到了，不要忘記拿劍。我還想起顏圖斯有個錢袋，原來在這裏。」達特安把錢袋拿了。阿托士兩個人聽了這番話，莫名其妙，糊塗起來。達特安道：「我不曉得，你們爲什麼聽了我的話，這樣詫異；自從阿托士同我談論之後，我的宗旨變了，有什麼奇怪？請你們到這裏來。」阿托士兩個人走上前。達特安說道：「你看見那條街麼？馬在那裏等。你們出了這間房子，向左轉，跳上馬，就跑。你們什麼都不要管，只要留心聽我的暗號。你們只要聽我說耶穌兩個字，你們就逃。」阿托士道：「你同我們逃麼？」達特安道：「上帝在上，我一定來的。」阿拉密道：「這算是

都商量好了。我們只要聽見你說耶穌兩個字，我們就衝出去，不問是人，不問是東西，凡是攔阻我們的，我們就把他推倒，跳上馬就跑，是不是？」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阿拉密，我常對你說，我們四個人之中，算是達特安智謀第一。」達特安道：「這不是恭維的時候；請了，我先走。」阿托士道：「你要同我們一路逃？」達特安道：「自然。不過你們不要忘了，暗號是耶穌兩字。」說完，嘴裏還是唱着，走出房去。

那些小兵都睡在地上，有睡着的，有三五成羣閒談的，有兩個在園角上，唱祈禱歌，唱得很難聽。達特安喊小兵官過來，說道：「毛唐說，大將軍要見我；我走過之後，你們要加倍小心，看守俘虜。」小兵官不懂法國話，聽了，只管搖頭。達特安使手勢給他看。小兵官點頭。達特安走到馬房，看見備好五匹馬，自己的一匹，也在其內，對顏圖斯摩吉堂兩人說道：「你們每人牽一匹馬，牽着馬嚼子，向左轉，叫阿托士他們在窗子看見你們。」顏圖斯道：「他們快出來麼？」達特安道：「立刻就要出來。」顏圖斯道：「你找着我的錢袋麼？」達特安道：「在我這裏，你放心罷。」於是顏圖斯摩吉堂兩個人上了馬，每人另外還牽一匹，在一個地方等。

他們走了之後，達特安拿出火刀火石來打火，點着一小塊火紙絨，上了馬，走到門前，在守兵

隊裏停住，身子往前伸，要拍馬鬚子，把點着的火絨丟在馬耳朵裏——這件冒險事，只有善於騎馬的人纔敢作的。那馬覺痛大驚，亂跳亂撞，同瘋了一樣。守兵看見害怕，走得四散。達特安喊道：「幫忙呀，幫忙呀！拉住他，拉住他！我的馬瘋了！」那匹馬一身是汗，滿嘴吐沫。達特安喊道：「快來幫忙！不然，我要送命了。耶穌來救呀！」阿托士，阿拉密聽見耶穌兩個字，手搶利劍，衝出來。街上那時一個人都沒有。小兵官喊道：「俘虜逃走！俘虜逃走！」達特安喊道：「攔住他們，攔住他們！」把馬掉過頭來，往前追趕，推倒三四個守兵。守兵們慌慌忙忙拿了兵器喊道：「攔住他們！攔住他們！」那時兩個俘虜已經跳上馬，向最近的城門跑，路上碰見吉利縷，白來索，一看見了，就明白情形，阿托士使眼色，兩個家人跟着走。一羣人如一陣狂風，穿過城門，到了郊外。守兵隨後趕來，嘴裏還是喊：「攔住他們！攔住他們！」小兵官纔知上當，十分懊悔。正在手忙腳亂的時候，一個騎馬的人，手上拿了一張紙走來，原來是毛唐要得文憑來，跳下馬喊道：「把俘虜帶出來！」小兵官已經嚇倒，說不出話來，只好拿手去指那間空房子。毛唐搶上前一看，纔曉得俘虜逃走，大叫一聲，氣倒在地，不醒人事。

第六十二回 樹林定策

再說那一羣逃命的人，一氣跑了多少里，一句話也不說，也不回頭看，路上涉了一個小河，在一個城外走。到了一個小樹林，曉得沒人趕得上，趕快進了樹林，知道外面人看不見，就歇下來商量。衆人下了馬，交給家人，叫吉利模在林外把守。阿托士先說道：「達特安，你真是個大英雄。你略施小技，救了我們的性命。」說完了，很親熱的攔住達特安。阿拉密也走上前，同達特安很親熱的拉手，說道：「達特安，你是個奇人。你不獨眼明手快，還有出險的妙計；有這樣的本事，還怕不是天下聞名麼？」達特安道：「我同頗圖斯兩個人，很領你們的好意。但是辦事要緊，我們商量，再幹什麼。」達特安說出頗圖斯的名字來，是要他們謝他之意。於是阿托士阿拉密同頗圖斯拉手。

阿托士說道：「我們只管在鄉下地方亂跑，十分無謂，倒不如商量個辦法。你們看應該怎麼樣？」達特安道：「這倒不難。」阿托士道：「你的意思怎麼樣？」達特安道：「我看不如走到最近的海口，僱一條船，回法國，費用公攤；我儘我所有的錢，拿出來。保全性命，是第一要緊；我們在英國

是有性命之憂，朝不保夕的。」阿托士問道：「杜威朗，你看怎麼樣？」顏圖斯道：「我嗎？我同達特安表同情。我看英國是最不好的地方。達特安，你是拿定主意，離開英國麼？」達特安道：「在英國逗留，有什麼用處？」阿托士同阿拉密互使眼色。阿托士道：「很好，朋友們，走罷。」達特安道：「走嗎？自然是大家都走。」阿托士道：「不然，如果你們都要離開英國，我們只好分手了。」達特安看見這句話，突如其來，十分詫異。顏圖斯道：「你不要亂說罷。我們好容易聚會，又分手麼？」阿托士道：「你們的事，是辦完了，自然是可以回去；但是我們的事，還沒辦完，只好不去。」達特安很詫異的問道：「你的事，還沒辦了麼？」阿托士很鎮靜的答道：「我們來英國，是要保護英國王上；我們辦不成，英王作了俘虜，我們是應該設法去救他。」達特安先看看阿托士，再看看阿拉密，說道：「要救王上麼？」阿拉密點頭不語。達特安以爲他們兩個人瘋了，很有點憐憫的意，說道：「你們當真是要辦這件事麼？王上在亂黨手裏，他們送他到倫敦，那個帶兵護送的，名叫哈里生，是個屠戶出身，有人說他是屠戶之子。王上到了倫敦，還要到公堂受審，定罪。我聽見克林維勒說多少話，我看受審這件事，是要辦的。」阿托士同阿拉密又互使眼色。

達特安說道：「審案是審得不久的，倘若是定了罪，是不久就要正法的。這班奉清淨教的人，

是一毫不肯放鬆的。」阿托士道：「你看他們定什麼罪？」達特安道：「恐怕是要定死罪。把王上放了，未免太險；沒得法，只好把王上殺了。你可記得，克林維勒看見威英豪大牢監禁了一個王爺的時候說的話麼？」頗圖斯道：「他說什麼？」達特安說道：「克林維勒說，辦王族的罪，只有一法，就是把他們殺了，最省事。」阿托士道：「我聽見他說過這句話。」達特安道：「他現在把王上捉了，自然是要殺的。」阿托士道：「你說的不錯。我們更不能拋離王上，不去幫忙。」達特安道：「阿托士，你瘋了！」阿托士道：「不然，你要曉得威脫在法國的時候，領我們去見英后，英后請我們到英國保護英王，我們答應了出力，只要能殺幫英王的忙，我們自己的性命，是不顧的；事到其間，我們不能負約。德博理，你怎樣講？」阿拉密說道：「是的，我們不能負約。」阿托士道：「我們現在不在法國，也有好處；現在法國內亂的情形，也是不堪設想的。王上未成了，不能辦事，王后糊塗，主教是貪得無厭；那班王族同馬薩林反對，也不過各為其私，並無愛國真心，只要得了官，得了賂，就罷手。為的是他們是王室代表，我自然是幫他們的，但是他們都是沒道理，靠不住的人，我也難與他們表同情。英國的事，卻是兩樣的。我應許幫忙的王上，是個有貴品的人。他現在性命不保，我們若是救得他出來，那是件極有光榮的事。倘若我們死了，也死得磊落光明。」達特安道：「你預料將

來會送命麼？」阿托士道：「那是難保的。」達特安道：「你身在異國，孤立無援，怎麼樣能望成功呢？」阿托士道：「那裏的話！我少年的時候，我在英國遊歷，會說英國話，同本地人一樣，阿拉密也能說英國話。只要你同顏圖斯肯幫我們兩個人的忙，我看這事很有指望。」達特安帶點挖苦的意思，說道：「我看你見英后的時候，意思是要攻破倫敦，滅盡十萬英兵，同英國全國百姓反對，滅了克林維勒。你可曉得，克林維勒是個很有本事的人，很有點比得上立殊理主教。你這纔明白，你要辦的事太大了。你是個明白人，爲什麼說糊塗話？顏圖斯，你看我說得怎樣？」顏圖斯說道：「對極了。」達特安見阿托士有點自是，又說道：「我的主意，向來都是可行的；你自己細想想，你現在做到這個地步，算是作到十二分，不能再做的了。你同阿拉密只好打定主意，同我們立刻回法國罷。」阿托士道：「我的老朋友，我們不走。」達特安道：「看來你另外還有主意，未曾解說給我們聽。」阿托士搖頭微笑，阿拉密不動，聽他們說。

達特安還想了許多話，勸他們回法國，也勸不動。後來達特安着急了，很生氣，說道：「既然這樣，我們只好把骨頭留在這個又寒又溼的地方！這個地方，天氣最好的時候，是濃霧迷離的，到下雨的時候，是翻江倒海的；這裏的太陽光，抵不上法國的月亮。到處都可以死，只好死在這裏罷。」

阿托士道：「不過在這裏死得快些。」達特安道：「同是一個死，遲早是不要緊的。」頗圖斯道：「最奇怪的，是我們現在還沒死。」達特安道：「頗圖斯，你不要着急，不必等等的；只要頗圖斯也願意，我是無可無不可的。」頗圖斯道：「你喜歡什麼，我就跟着去做，伯爵剛纔的話我到喜歡聽。」阿托士道：「你們也要各人盤算清楚，我並不相強。」達特安道：「我們個人的利害，可以不必說了，我們先把英王救出來，再談罷。我們把王上救出來，就號召王上的黨羽，打敗清淨教，克復英國，入倫敦，告捷，重新把英王扶起來。」頗圖斯聽他說得熱鬧，很高興的說道：「那時我們都封了公爵。」達特安道：「只要王上再登位之後，把我們的功勞，都忘記了。」頗圖斯道：「你說什麼？」達特安道：「這是常有的事。你還記得，我們替法國王后辦了多少事，我們只得了看不見怎麼一點酬謝，把我們忘了二十年。」阿托士道：「雖然這樣說，你那時盡了你的職分，卻不後悔。」達特安道：「你說得不錯。我不高興的時候，只好拿話自解。」阿托士道：「你要曉得，王上王后只管忘記我們，上帝是不忘記的。」達特安道：「阿托士，我告訴你罷。你在世界上倘若碰見惡鬼，你也要把他化作聖賢，拉他同上天堂去。」阿托士伸出手來，問道：「你打算定規沒有？」達特安道：「我現在看英國是個頂好的地方，我暫時不走了。卻有一層，先要同你說明白。」阿托士道：「是那一個？」達特

安道：「你不要勉強我學英國話。」阿托士道：「很好。我看我們辦這件事，有天保佑，我們將來還可以重回法國的。」達特安道：「但願如此，我卻是不甚相信。」阿拉密道：「達特安很像議院的反對黨，心裏以爲然，嘴裏還是反對的。」阿托士道：「反對卻有反對的用處。」顏圖斯道：「現在既然什麼都商量好了，倒不如商量吃飯罷。我們向來不問辦什麼危險事，總想出法子找飯吃。」達特安道：「那是自然。不過在這種地方，吃什麼東西？他們這裏煮羊肉，煮得同爛布一樣，吃兩鍾皮酒，就算是了不得的大事。我們爲什麼要到這種地方來受罪？雖然這樣說，顏圖斯，你有什麼意思？」顏圖斯道：「我的意思麼？」達特安道：「你自然有點意思。」顏圖斯道：「我並沒意思，我只有胃口。」達特安道：「我也有好胃口。有胃口不相干，要的是吃得的東西；我們不是馬，可以吃草的。」阿拉密說道：「哈，你們還記得，我們從前在某酒店吃的牡蠣麼？」顏圖斯上下唇一合，嘴裏作響，說道：「爲什麼不記得！還有頂好的羊腿。」達特安道：「好在我們有摩吉堂。顏圖斯，他從前替你辦吃的，辦得很不錯。」顏圖斯道：「不錯，有摩吉堂。不過他當了管事之後，不中用了。我們只管喊他來。」喊道：「摩吉堂。」摩吉堂走來，臉上很難看。達特安道：「你怎麼樣了？得了病麼？」摩吉堂答道：「不是的。我餓咯。」達特安道：「特爲這件事，喊你來。你從前住在某客寓的時候，弄了

好些野鬼鷓鴣，你今天爲什麼不去想法子？那個客寓叫什麼，我卻忘記了。」顏圖斯道：「我也忘記了。」達特安道：「客寓叫什麼，只好隨他去罷。我記得你主人受了傷，在那客寓養傷的時候，你那繩子，獵了好些好酒，給你的主人吃。」摩吉堂道：「英國地方頂不好，找不出好東西來，但是樹林邊，有一所小房子，或者可以弄點吃的來。」達特安道：「什麼？近處有房子麼？」摩吉堂道：「有一所。」達特安道：「摩吉堂的條陳不錯，諸位看怎麼樣？我們去要飯吃，好不好？」阿拉密道：「倘若人家是個奉清淨教的，怎麼樣呢？」達特安道：「更好。倘若他是個奉清淨教的，我們就告訴他，王上已經做了俘虜，他聽了自然高興，請我們吃白雞。」顏圖斯道：「倘若反對黨，怎麼樣呢？」達特安道：「他聽了，自然是不高興，請我們吃黑雞。」惹得阿托士笑了，說道：「達特安，你的與致真好，總是高興的。」達特安道：「這也難怪，爲的是我生長的地方，天天都是有大大太陽的。」顏圖斯伸出手，試試看那霧變了雨沒有，說道：「這裏的天氣，卻不是這樣。」達特安道：「若是不下雨，我們到那房子去罷。」說完，喊吉利模走來。達特安問道：「你看見人麼？」吉利模道：「沒看見人。」顏圖斯道：「那班獸子，不來追上我們，倘若我們處他們的地位，一定不是這樣辦的。」達特安道：「可惜他們不來追趕，不然，在這裏同毛唐比劍，把他打死在地上，豈不甚妙？」阿拉密

道：「這個孩子，似乎沒有他母親的精力。」阿托士道：「我們離開他，不過兩點鐘，他還沒猜着我們向那裏逃。等到我們平安到了法國，那時候纔能說他不如他的母親。現在他很有法子殺了我們，或是毒死我們。」頗圖斯道：「不管怎的，我們先去找飯吃罷。」阿托士道：「你說得好，我也餓的了不得。」達特安說道：「我也餓了。」阿拉密道：「你要小心，恐怕要吃黑雞。」於是摩吉堂引路，向那所房子走。這四個人，現在聚在一起，意見相同，冒險性質又發作了。

● 哈里生 (Harrison)

第六十三回 祝壽

再說達特安這一班人，走到那房子，看見前面的地，都鬆了。走到門前，馬蹄的印子很多，好像是有許多騎馬的人來過。達特安道：「王上同那衛隊來過這裏，是無疑的了。」頗圖斯道：「這卻不妙，什麼東西都讓他們吃光了。」達特安道：「總該剩下一兩隻雞給我們。」說完，跳下馬來敲門，沒人應門，原來門並沒關，他們推開門，走進去，前面幾間是空房，沒得人。頗圖斯問道：「有人麼？」達特安道：「鬼也沒得。這是什麼？原來是血！」那三個人聽見，都跑進第一間房來。那時達特安已經推開裏間的房門，臉色登時變了。三個人跟進去，見一個少年，倒在一灘血上，像是要從牀上下來，因為無力，倒在地上的。阿托士走到那少年跟前，好像看見他有點動。阿托士說道：「倘若他是死了，死得也不久，身上還煖。不是的，他還沒死，心還跳。」那少年微微的歎氣。達特安拿點水來，灑他的臉。少年睜眼，要爬起來，又倒下了。阿托士拿兩膝去夾扶他，纔曉得他腦後受傷，骨已凸出，流血不止。阿拉密拿手巾沾點水，去塞傷口。

少年慢慢醒過來，又睜開眼，看見這班生人設法救他，倒很詫異。阿托士說英國話道：「我們是你的朋友，你不要害怕，你告訴我們，怎麼樣了？」少年道：「王上當了俘虜。」阿拉密也說英國話問道：「你看見王上麼？」那少年不答。阿托士道：「你不要害怕，只管告訴我們，我們都是幫王上的。」少年道：「你們說的是真話麼？」阿托士道：「我們都是君子，不說假話的。」少年道：「我就說。我是王上內侍柏里之弟。」阿托士記得這個人，說道：「我們見過他，他是追隨王上，永遠不離的。」少年道：「不錯，那就是他。他看見王上被捉，想起我來，他們從這裏經過，就要在這裏歇歇，押解的人准了。因為王上餓，就領王上到這間房子來吃飯，那些兵把守窗戶門口。柏里從前跟王上到紐克士，來這裏找過我好幾次，他知道這裏有個地洞，通一個果園；他同我使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誰知被守兵看見了，犯起疑來。我卻不曉得守兵疑心，一心只要救王上。我知道不好就誤的，我裝做出去找柴火，我走到地洞裏去。我把地洞的門，拿頭舉起來，柏里把房門頂住，我使手勢，請王上跟我走；王上起初還不肯走，我同柏里苦苦哀求，請他不要錯過了機會。後來王上願意了，我先行，王上在後，忽然前面有個黑影，我要警告王上，也來不及，我被人一擊，就好像全所房子打在我頭上，我以後就不醒人事。」阿托士道：「你總算是盡力的了。」少年道：「我醒過來，還在

原處。我慢慢爬到院子，王上同衛隊都走了；我從院子爬到這裏，幾乎爬了一點鐘，我氣力接不上，暈到在這裏。」阿托士問道：「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少年道：「我很難過。」阿托士道：「我們可以幫忙麼？」少年道：「請你們把我擡到牀上。」阿托士道：「這裏有人伺候你麼？」少年道：「我的老婆到了某處，她時時刻刻都想回來的。你們諸位要什麼？」阿托士道：「我們是來找吃的。」少年道：「他們什麼都吃光了，我家裏連一塊麪包也沒有。」阿托士道：「達特安，你聽見麼？我們要到別處找東西吃。」達特安道：「不相干，我現在不餓了。」顏圖斯道：「我也不餓了。」於是幾個人把少年擡到牀上，吉利模同他裹傷。

四個人走到前房商議。阿拉密道：「我們現在曉得我們的所在了。王上到過這裏，我們要從反對的方向走。達特安，你看是不是？」阿托士在那裏想，未答。顏圖斯道：「是的，我們一定要向反對的方向走；不然，跟着他們走，他們什麼都吃光了，我們還要餓死。這個英國，真不是個好地方！我是頭一趟沒得飯吃。況且這一頓飯，是最要緊的。」阿托士道：「達特安，你看怎麼樣？你同阿拉密表同情麼？」達特安道：「不然。我的意思大雨樣的。」顏圖斯道：「怎麼？你要跟着他們走麼？」達特安道：「不然，我要同他們一路走。」阿托士聽了，十分高興。阿拉密喊道：「跟他們走？」阿托士

道：「我們看看達特安有什麼高見。」達特安道：「凡我們做的事，總要出乎我們仇人意料之外，他們萬想不到我們會同清淨教人在一起的，我們就要同他們在一起。」阿托士道：「這個主意最好！我起初也是這樣想，讓你先想好了。」阿拉密道：「你以為這個法子最好麼？」阿托士道：「是的。他們自然以為我們急於回到法國，一定派人在各處海口嚴查；當下我們跟王上到倫敦，我們一到了倫敦，他們就難以查出我們在什麼地方。況且我們在路上，還許有點奇遇。」阿拉密道：「不錯，我明白了。」頗圖斯道：「我卻還不明白。好在是阿托士、達特安兩個人的主意，是不會錯的。」阿拉密道：「只怕哈里生疑心我們？」達特安道：「我正計算到他。他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在克林維勒那裏，會過他兩次。他曉得我們是馬薩林派來的，待我們彷彿同兄弟一樣。況且他是屠戶之子，頗圖斯可以把一拳打死一條大牛的本事，做給他看，我也可以把兩手抓牛角的本事顯出來，他見了，自然相信我們的。」阿托士笑道：「你真可以我的兒子，我找着你，真高興！」這個時候，吉利樓從裏面出來，說是傷已裹好，受傷的人覺得好些。於是四個人同那少年告別，問他有什麼口信送給他的兄弟。少年說道：「你告訴他，叫他告訴王上，我並沒死。我曉得我雖然是個無名小卒，但是王上知道我死了，心裏也是難過的。」達特安道：「你只管放心，王上今晚就會曉得。」

且說阿托士一班人，告別出來，重新走路。原來只有一條大路。他們走了有兩點鐘，彼此都不說話。後來走到一個轉灣地方，達特安說道：「你們看看，我們的好朋友在前頭。」原來在一里多路之前，有一羣騎馬的人。達特安說道：「阿托士、阿拉密，你們快把劍交給摩吉堂，將來他再還你們；你們不要忘記了，你們還是我們的俘虜。」說完了，幾個人拍馬上前。不到一會，趕上那羣人，看見王上在前走，有哈里生的兵圍住，王上還是很鎮靜的，同平常一樣；他看見阿托士兩個人來了，臉上很有喜色，他曉得他們兩個人也做了俘虜，卻還深信他們的心沒改。達特安把俘虜交給顯圖斯，自己跑上去。哈里生一見，就認得他，倒很招呼，一點也不犯疑。後來下了馬，進到一間客店吃飯，恐怕王上再逃，防備得很周密。哈里生說道：「達特安，你同我一桌吃。」達特安道：「我是極高與同你一桌吃，不過我同杜威朗每人都有一個俘虜，恐怕你的桌子坐不下；不如我同我的朋友坐在角上的一張桌子，你把菜送給我們，這也就同一桌子上吃差不多。」哈里生說道：「我就照辦。」進去的時候，達特安看見飯廳裏頭擺了一張小桌子，是王上吃飯的，柏里在身邊伺候；哈里生同他手下的將官，另外一桌，角上一桌，是給達特安他們的。哈里生那一桌，是圓桌，坐下來，拿背向住王上，——不曉得是有意是偶然的。查理看見那四個法國人進來，卻不理會他們。他們跑到

角上的桌子坐下，面向着王上。

哈里生送了些好菜，給達特安他們，可惜沒得葡萄酒；阿托士倒不介意，達特安、阿拉密、頗圖斯看見只有皮酒，很不舒服，臉上做出許多怪樣來。達特安說道：「哈里生，我們十分感激你。老實告訴你，我們今天連早飯都沒吃着，若不是碰見你，我們還不曉得這一頓飯在什麼地方吃。我的朋友杜威朗，他餓得要死，一定是很感激的。」頗圖斯對哈里生點頭，說道：「我還是很餓。」哈里生笑問道：「你們爲什麼連早飯都弄不着吃？」達特安道：「我們因爲趕忙，要趕上你一路走。我是個老軍人，應該知道你們的兵走過的地方，後來的人，是找不着東西吃的；我們走到某處，遠遠望見樹林邊上，有一間小房子，紅瓦綠窗，外面很好看，我們以爲這樣的人家，總應該有點吃的，至少也摸得着點燒肥雞，炸火腿；誰知進了房子，什麼東西都沒有，只有一個人睡在裏頭，你們兵官的拳頭，真不錯，打得到家。我的朋友杜威朗，是最能揮拳的，他看見了，也十分稱讚。」哈里生看着同桌的一個兵官大笑，說道：「葛洛士，不動手就罷了，若要動起手來，不必第二個來幫忙的。」達特安對着葛洛士點頭說道：「原來是你打的麼？可惜你不懂法國話，不然，我拿法國話好好的恭維你。」葛洛士答道：「我也懂得，也會說法國話，我從前在巴黎住過三年。」達特安道：「你那

一拳，打得很是地方，幾乎把那個人打死了。」葛洛士道：「我還以為登時就把他打死了。」達特安道：「幾乎打死，現在未死。」達特安說這句話的時候，向着柏里說的。原先柏里站在英王身邊，初聽這番話的時候，臉無人色，英王也是很難過，很留心聽這兩個人的談話，後來聽說柏里的兄弟還沒死，纔略放心。葛洛士道：「我以為是打死的了。可惜離得遠了，不然，我要回去，把他打死了。」達特安道：「你若是不叫他養好的話，是應該回去再打的。凡是頭上受傷的，不是登時送命，就是幾天可以治好的。」達特安這幾句話，又是向着柏里說的。柏里聽了很高興，英王伸出手來，柏里低頭親手。

阿托士對達特安說道：「達特安，你的確是個聰明人；有了爲難，總要找你的，你看英王怎麼樣？」達特安道：「我很喜歡他的相貌，很有人君的樣子。但是他不應該讓人捉，這是大錯。」阿托士道：「我很想吃鍾酒，祝他的壽。」達特安道：「很好，讓我先來。」說完，酒鍾在手，站起來。頗圖斯十分詫異，怪他膽子太大。達特安對衆人說道：「我們吃一鍾酒，同帶兵官祝壽。我們跟他到倫敦，他領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都願意跟他去。」達特安一面說，一面看哈里生；哈里生以為真是同他祝壽，站起來，同這四位鞠躬。這四位的眼，卻對着英王，一飲而盡。英王拿着酒鍾，柏里倒了些

皮酒，英王舉鍾，對着那四個人，一飲而盡。哈里生放下酒鍾，對衆人說道：「我們走罷。」有一個武官問道：「我們今晚在什麼地方睡覺？」哈里生答道：「在瓊士克地方。」查理站起來說道：「柏里，拉馬過來，我騎馬到瓊士克。」達特安道：「阿托士，英王很迷了我，我見了心醉，我打定主意，竭力幫他。」阿托士道：「倘若你是真有此意，他永遠到不了倫敦。」達特安道：「這句話怎麼講？」阿托士答道：「我說的是，未到倫敦之先，我們把他弄走了。」達特安道：「阿托士，你瘋了麼？」阿拉密說道：「你們想出救英王的法子麼？」頗圖斯道：「這個並不是辦不到的事，不過我們先要商量了一個妙計。」阿托士道：「我現在是一點法子還沒有。但是達特安總可以想出一個妙計來。」達特安聽了不響，聳聳肩，於是一羣人出了店門。

④ 柏里 (Barry)

⑤ 葛洛士 (Groslow)

⑥ 瓊士克 (Threik)

第六十四回 達特安用計

再說阿托士深知道達特安是足智多謀的，只要逗出一點意思，他自然會想法子，就同一塊膏腴之地，只要播了種，自然就長出五穀來。阿托士只說了救駕一句話，以後就不說了，改了話頭，談洛奧爾。天黑的時候，到了瑣士克地方。那些兵丁們如何防守王上，他們四個人裝做不理，另外住在一所房子，恐怕有人來攻，四個人住在一間房裏，把後路都安置好，要緊的地方，派了跟人把守；吉利模鋪些乾草，睡在房門口。達特安不大說話，心裏不曉得想什麼，一會從牀邊走到窗口，走來走去，一面走，一面嘴裏吹哨。頗圖斯是個不識意思的人，常常的問他話。達特安唯唯否否的答他。阿托士同阿拉密兩個人，在旁邊看得很有趣。那一天，他們是很乏了，卻也奇怪，惟有頗圖斯一個人睡得着，不問有什麼大事，他都是能吃能睡的。

翌日早上，是達特安頭一個先起來，阿托士、阿拉密隨後起來，頗圖斯還在那裏睡。到八點鐘，又動身向前走，次序還是照昨天一樣，惟有達特安一個人在前頭走，同葛洛士說話。葛洛士昨天

晚上，受了達特安幾句恭維話，心裏非常的高興。達特安對他說道：「我找着一個人，能教同我講本國的話，我非常歡喜。我的同伴杜威朗，滿肚子不高興，不肯說話，一天沒得四句話。那兩位俘虜，是更不必說，他們現在那裏有閒心說話呢？」葛洛士道：「那兩個一定是著名的王黨？」達特安道：「是的，我們把查理捉了，他們自然是很不高興，很恨我們。我看不久，查理就要到公堂受審。」葛洛士道：「可不是，我們送他到倫敦，就爲這件事。」達特安道：「你們自然是看守得很嚴密的，一刻也不離開他。」葛洛士道：「那個自然。你看我們有多少人守着！」達特安道：「白天他是不會逃走的，但是晚上……」葛洛士道：「到了晚上，我們加倍的嚴密。」達特安道：「怎麼樣的嚴密？」葛洛士道：「他的房裏有八個人把守。」達特安道：「這是嚴密極了。房外另外還有人把守麼？」葛洛士道：「房外用不着兩個人手無寸鐵，怎麼樣能敵得過八個拿了兵器的人？」達特安道：「你不是說兩個人麼？」葛洛士道：「王上同內侍，只有兩個人。」達特安道：「原來你們讓內侍伺候王上？」葛洛士道：「是的。查理先同哈里生商量，哈里生答應他的，做過王上，穿衣脫衣，都要人幫忙的。」達特安知道這位武官是很受恭維的，說道：「甲必丹，你說法國話說得實在是好。我越聽越詫異。你說在巴黎住過三年，我若是在倫敦住一世，我說英國話還沒得你說法國話。」

話一半的好。你從前在巴黎做什麼？」葛洛士道：「我的父親是個做生意的，他有個經理人在巴黎，把我送在經理人家裏，經理人把自己的兒子送在我們家裏。這樣的事，生意人家是常有的。」達特安道：「你喜歡巴黎麼？」葛洛士道：「我喜歡，不過你們法國人也應該造反，同我們英國現在一樣，不過你們造反，不必同王上為難，你們的王上，不過是個小孩子，你們要同你們王后的情人馬薩林為難。」達特安道：「我很同你表同情。我們只要有幾位有膽子有決斷的人，同你一樣的，自然也要動手的；我們把馬薩林捉來，開堂審他，同你們將來開堂審王上一樣。」葛洛士道：「我以為你是馬薩林的人，替馬薩林送信給克林維勒大將軍的。」達特安道：「我們原是法國王上的人，只因聽說要派專使到英國，我自己請行，——因為我很想見你們的大將軍，——故此馬薩林叫我同杜威朗來，幫英國忙，我們是極願意的。」葛洛士道：「是的。我看見你們兩位很替毛唐出力。」達特安道：「是的，我們兩個人，一個在他左面，一個在他右面。毛唐真能打仗！你看見他把伯父劍斬死麼？」葛洛士道：「你從前認得毛唐麼？」達特安道：「認得。我們一路從法國過海來英國的。」葛洛士道：「你們叫他在布朗地方很久的等。」達特安道：「我們沒得法。我們同你們一樣的，也要看守王上。」葛洛士道：「你說的是那個王上？」達特安道：「我說的是法國王上，路易第十四。」

達特安一面說，一面脫帽；葛洛士也脫帽，問道：「你看守了多少夜？」達特安道：「三夜，過得很熱鬧，我至今還想。」葛洛士問道：「你們的王上，大約是很有趣的？」達特安道：「王上睡覺。」葛洛士道：「這是怎麼講？」達特安道：「我同兵官們，火槍手們，過的好日子，吃酒鬪牌；我們法國人是很開心的，最好熱鬧。」又問道：「你們看守的時候，不打牌麼？」葛洛士道：「從來不打牌。」達特安道：「你一定覺着悶得很？」葛洛士道：「到了晚上值班的時候，我就害怕，晚上沒得事體，難熬得很。」達特安道：「同愚蠢守兵在一處，那是無謂得極了；若是擲骰子鬪牌，晚上是很容易過，同一場好夢差不多。難道你不喜歡賭錢麼？」葛洛士道：「我最喜歡的。」達特安道：「你好鬪牌麼？」葛洛士道：「我最好。我在巴黎的時候，天天晚上頑的。」達特安道：「你到了英國之後呢？」葛洛士道：「牌也沒有摸過，骰子也沒有擲過。」達特安裝出可憐他的樣子，說道：「你實在可憐！」葛洛士道：「我想出一個法子。」達特安道：「什麼法子？」葛洛士道：「你曉得我明天值班。」達特安道：「看守查理麼？」葛洛士道：「是的。你可以來陪我一夜。」達特安道：「我不能來。」葛洛士道：「爲什麼不能來？」達特安道：「簡直的不能來。」葛洛士道：「到底爲什麼？」達特安道：「因爲我同杜威朋天天晚上鬪牌，有時我們鬪通宵，今天天亮，我們纔散的。倘若我不在家同他鬪牌，

他一定是不高興的。」葛洛士道：「他打得好麼？」達特安道：「我見過他輸二千個畢士度，他還是高興得很。」葛洛士道：「爲什麼不約他同來？」達特安道：「我們的俘虜，叫誰管？」葛洛士道：「可不是你們的跟人，管不了麼？」達特安道：「萬一跑了，不是頑的。」葛洛士道：「你們這樣小心，那俘虜一定是闊人？」達特安道：「是的，一個是某處的貴族，一個也是極闊的人。我們已經說好了，到了法國，他們拿二千鎊來贖。故此我們不肯叫跟人去看守這樣的闊人。我們一捉着他們，就搜他們的口袋，我同杜威朗天天晚上打牌的錢，都是從俘虜身上出來的。也許他們把值錢的東西，如金剛鑽之類，藏起來，也未可知。我們兩個人輪班看守，我睡着的時候，是杜威朗看守。」葛洛士道：「原來這樣。」達特安道：「你明白了，我爲什麼不能來。你既然一番的好意請我，我那裏有不來的道理，況且天天同那一個人賭，也是沒趣，賭來賭去，不會有什麼大輸贏的。」葛洛士歎氣道：「沒得賭更難受！」達特安道：「是的。」葛洛士道：「你們的俘虜凶麼？」達特安道：「看你說那一層？」葛洛士道：「他們想用強硬手段逃走麼？」達特安大笑，說道：「一個因水土不服，大發燒，那一個同小姑娘一樣的，我們把他們身上的小刀剪子，都搜出來，拿去了。」葛洛士道：「很好，把他們也帶來。」達特安道：「當真的麼？」葛洛士道：「當真的。我有八個人，四個人看守你的

俘虜，四個人看守王上。」達特安道：「這倒不錯。但是未免太費事了。」葛洛士道：「不算什麼；你只管來，我布置得很好的。」達特安道：「那是一定的。你這樣的人，我閉住眼也肯跟你走的。」葛洛士聽了這幾句話，高興得很，大笑起來。達特安道：「既然這樣，我們爲什麼今晚不動手？」葛洛士道：「動什麼手？」達特安道：「打牌。」葛洛士道：「爲什麼不能？」達特安道：「今天晚上，你到我們那裏來；明天晚上，我到你們那邊去。我們的人，卻是王黨，你若是不願意見他們的面，只好罷了；不管怎的，我們姑且先快活一夜。」葛洛士道：「這個主意很好。今天晚上，我到你們那裏，明天晚上，我們在查理的房間會，以後再輪。」達特安道：「以後我們到了倫敦，我們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過幾夜熱鬧的。」葛洛士道：「碰見如你這樣的法國人，是不會寂寞的。」達特安道：「你還不曉得，我的朋友杜威朗，他這個人，最有趣；他是個擲石黨，有兩趟幾乎殺了馬薩林，他們很怕他，不能不給他一點事體做。」葛洛士道：「他的臉很好；我雖然不認得他，我看我們可以相處得來。」達特安道：「你不同他熟，是不會曉得他的。他的興致最好。你且等等，他正喊我，我們兩個人最相好，不能長久離開的。請了，晚上再見罷。」葛洛士道：「晚上在你那裏見麼？」達特安道：「是的。在我們那裏相會罷。」兩個人見禮分手。

達特安跑回自己的地方。顏圖斯道：「這個粗俗英國人，你同他有什麼說的？」達特安道：「你不能這樣說；葛洛士，他是我的好朋友。」顏圖斯道：「這個專一殺鄉下人的人，是你的好朋友麼？」達特安道：「顏圖斯，你別響，我曉得他性子太躁；不過他還有兩種好處，第一件，他是個獸子，第二件，他不知自量。」顏圖斯聽了，睜大眼，阿托士、阿拉密兩個微笑，他們兩個人是深知達特安的，知道他話裏有深意。達特安道：「你不久就曉得他了。」顏圖斯道：「這是怎麼講？」達特安道：「他今天晚上來打牌，你就可以會了他。」顏圖斯很高興問道：「他有錢麼？」達特安道：「他的老子，是倫敦著名的富商。」顏圖斯道：「他會鬪牌麼？各種鬪法他都會麼？」達特安道：「他是無一不會。」顏圖斯道：「我們今晚，一定很熱鬧的了。」達特安道：「明天晚上更熱鬧。」顏圖斯道：「怎麼講？」達特安道：「今天晚上，是我們請他；明天晚上，是他請我們。」顏圖斯道：「在什麼地方？」達特安道：「我隨後告訴你。當下我們要想好怎樣的請他。我們今晚到搭比，●摩吉堂要先走，先把酒買好了，晚飯交給他辦。阿托士，你不能同我們吃夜飯，因為你發燒；阿拉密，你也不能吃，因為你是個教士，見我們的行運是很不舒服的。我們晚上賭錢吃酒，你們聽見麼？」顏圖斯道：「我聽是聽見了，不過你的意思，我卻不懂。」達特安道：「你只好留心看，留心聽罷；別的我不能說了。」

阿托士說道：「我的朋友，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我曉得你所做的事，都是有益處的。」達特安道：「阿拉密，你表同情麼？」阿拉密道：「是的。」達特安道：「你們兩位都相信我，我高興極了。同你們兩位辦事，是最好的。頗圖斯這個人，是不肯迷信的，他一定要看得見，摸得着，纔算。」頗圖斯裝出不老實的樣子來，說道：「我是不輕易上人當的。」達特安拍他的肩膀，一面走，快走，快走，到吃早飯的地方，彼此不交談。

到了下午五點鐘，摩吉堂先去買酒，卻不會說英國話。他看見吉利模一句話也不說，只會打手勢，什麼東西都買來，摩吉堂也學他。摩吉堂同白來索先行。四個人走到大街，看見白來索站在一個門口，知道房子是已經弄好了。那一天，他們都不走近王上，恐怕犯疑。昨晚是同哈里生吃飯，今晚是分開自己吃。到了時候，葛洛士果然來了，達特安當他是個老友，很歡迎他。頗圖斯上下的打量他，打量完了，很得意；他心裏想，葛洛士雖然一拳幾乎打死柏里的兄弟，恐怕還不是自己的敵手。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裝假裝得很像。到了半夜，兩個人都去睡覺了，達特安跟進房，只剩頗圖斯同葛洛士打牌。葛洛士輸了五十個畢士度，把頗圖斯，頗圖斯因此很同葛洛士要好。葛洛士要報仇，告訴達特安，明晚再會。

翌日並沒什麼異樣舉動。達特安同葛洛士說了幾句話，隨後跑到哈里生那裏，隨後又回到自己朋友隊裏。常人看見達特安，看不出什麼來，不過同平常一樣。惟有阿托士同阿拉密看他同向來不同，很有點不安靜。阿拉密道：「他不曉得又有什麼妙計？」阿托士道：「不久我們就可以知道。」頗圖斯不肯說話，只把贏來的錢，弄得很響。

當天晚上，到了羅士頓地方，達特安同他的朋友商量，這個時候，卻是滿面發愁。阿托士抓阿拉密的手，說道：「動手的時候到了。」達特安聽見了，說道：「是的，動手的時候到了。我的朋友，我們今晚救王上。」阿托士跳起來，兩眼冒火星，說道：「達特安，你不是說頑話麼？」達特安道：「阿托士，你怎樣能發疑心？我是開頑笑？一個王上的性命，豈是頑的？我再說，我們今晚救查理，你原叫我想法，我想出一條法子來了。」頗圖斯聽了，滿臉都是稱讚達特安的意思。阿拉密全是盼望成功的神情。阿托士臉色變了，身上發抖。頗圖斯道：「你說。」達特安道：「葛洛士今晚請我們，你是曉得的？」頗圖斯道：「是的，我給他機會，讓他報仇。」達特安道：「你可曉得，他今天晚上，在什麼地方請我們？」頗圖斯道：「在那裏？」達特安道：「在王上那裏。」阿托士道：「在王上那裏麼？」達特安道：「是的。葛洛士今晚看守王上，請我們陪他熱鬧一夜。」阿托士道：「請我們四個人麼？」

達特安道：「是的。我告訴他，我們不能離開俘虜。」阿拉密道：「我明白了。」阿托士道：「原來你是這個意思。」達特安道：「我們要帶劍，阿托士同阿拉密只好帶小刀子。你們要曉得，我們四個人，要打八個兵，一個兵官。頗圖斯，你看怎麼樣？」頗圖斯道：「這很容易的。」達特安道：「我們要把王上改裝，穿上葛洛士的衣服。摩吉堂，吉利模，白來索三個人，在街邊牽馬等我們。到了天亮，我們離開這裏，有一百多里了。阿托士，你看這個法子好不好？」阿托士抓住達特安的手說道：「你真是一個異人！我們日夜要想法子救英王，想來想去，想不出妙法；我們看你，漠不關心的，很高興你，誰知道還是你一個人想出這條妙計來！我們都感激你。」頗圖斯道：「這條計，極容易的，我們什麼不早點想出來！」阿拉密道：「據我看來，我們先要把他們殺了。」阿托士放下臉來。達特安道：「我看怕是不能不殺的了。我想來想去，只好這樣的了。」阿拉密道：「一不做，二不休，只好殺；我們還是先商量怎樣下手。」達特安道：「我有兩個法子。」阿托士道：「我們先聽第一個法子。」達特安道：「譬如我們四個人，都齊了，我一說暗號，你們兩個人就拿小刀，把最近的兩個守兵刺死，我同頗圖斯殺死兩個，算是去了四個。他們還有五個，對我們四個。這五個人，也許不動手，就降了我們，我們拿布塞住他們的嘴，把他們捆起來。倘若他們不降，同我們打，我們只好殺了他們。倘

若葛洛士先改了意思，不讓兩個俘虜進來，我同頗圖斯自然是要多做兩倍的事，時候也要多耽擱，還要吵得利害，但是你們聽見我們這裏吵，你們趕快跑進來。」阿托士道：「萬一你們兩個之中，有一個打倒了，怎麼辦？」達特安道：「這是萬不會的。他們好吃皮酒的人，笨得很；頗圖斯，你要記得，刺喉嚨，死得快，又不會喊。」頗圖斯道：「這個殺得利害。」阿托士道：「可怕，可怕！」達特安道：「這是你們的心太軟了。假使在戰場，你多殺兩倍的人，你不動心。如果你們想爲王上的一命，值不當去殺這些人，我立刻就送信給葛洛士，說我有點不舒服，這件事就完了。」阿托士道：「我叫你不高興，是我的錯；我們只好照你的法子辦去。」說到這裏，門開了，一個兵跑進來，說法國話道：「葛洛士兵官請達特安，杜威朗兩位過去。」達特安道：「到什麼地方？」小兵道：「到王上那裏。」阿托士用英國話回答，說道：「告訴兵官，我們就來。」小兵走了，達特安分付跟人，先備好八匹馬，在街角上等，離王上住的房子，約有二十多步路。

● 德比 (Derby)

● 羅士頓 (Ryeston)

第六十五回 鬪牌

再說那時是晚上九點鐘，守兵是八下鐘換班，葛洛士守了有一點鐘，達特安同頗圖斯拿了劍，阿托士他們兩個人藏了小刀，四個人走到查理的房間。阿托士兩個人是垂頭喪氣，裝出佯廢模樣。葛洛士站起來說道：「我以為你們不來了。」達特安走上前，低聲說道：「我同杜威還不敢放心過來。」葛洛士道：「爲什麼？」達特安眼看阿托士兩個人。葛洛士道：「你恐怕他們同王上表同情麼？其實不要緊，他們想看看查理，原可以讓他們看的。」達特安道：「我們在王上的房間賭麼？」葛洛士道：「不是的，在隔壁房間；門是虛掩的，也同在一間房一樣。你帶來的錢多麼？我今晚上預備大賭。」達特安弄動口袋裏的錢響，說道：「你聽見麼？」葛洛士道：「好極了。」推開門進來，達特安看看自己的朋友，看見頗圖斯神色不動，同平常一樣，阿托士臉色略變，阿拉密是一額汗，拿手巾擦。看見八個守兵，四個在王上房裏，兩個在房門口，兩個在外間房門口。阿托士看見守兵拿的劍，想起不久就要動手，心裏高興起來。從門外看見查理睡在牀上，穿好了衣服，身上

蓋一條小被，柏里在牀邊讀聖經；小桌上有小蠟燭，照見查理臉上倒很鎮靜，柏里的臉上卻大不安靜。柏里以爲王上睡着，常常停住了不讀，王上卻睜大眼睛說道：「我沒睡着，你往下讀罷。」葛洛士走到王上門口，戴上帽子，看看把守的兵都在那裏，很得意的，掉過頭來看達特安，彷彿是要達特安恭維他的意思。達特安喝采道：「你的本事，作個大將還有餘。」葛洛士道：「是我看守的時候，查理可以逃走麼？」達特安道：「除非有天帮忙，不然，是逃不了的。」葛洛士四圍一看，十分高興。他們兩個人說話的時候，查理原是閉着兩眼。後來聽見達特安的聲音，眼又睜開了。柏里覺得詫異，登時停住了，王上說道：「柏里，你若是不困，還往下讀。」柏里道：「我並不困。」於是又往下讀了。

且說外間房裏有一張桌子，桌子上面鋪了一塊布，擺着兩枝蠟燭，幾顆骰子，紙牌，骰盒。葛洛士說道：「好朋友，請坐下。我對着查理坐，我很喜歡看他現在的樣子。達特安，你對着我坐。」阿托士聽了，很生氣，達特安對他繃眉，說道：「這個法子很好。德拉費伯爵，請你坐在葛洛士的右首；德博理坐在左首；杜威朗，你過來同我賭，他們兩位同葛洛士賭。」達特安這樣的布置，一來可以拿脚推顯圖斯作暗號，二來可以同阿托士、阿拉密使眼色。查理在房裏，聽見說德拉費、德博理兩個名字，又睜大眼睛看那兩個人。柏里把聖經翻了好幾頁，找着一段，說道：「上帝說的，我送到你身邊

的天使，你要聽他們的話。」那四個人聽了，面面相向，彷彿是知道柏里會意。達特安非常之高興，把二十個畢士度放在桌上，說道：「你剛纔問我帶來的錢多不多？」葛洛士道：「是的。」達特安道：「我勸你小心保守；你的寶貝，我是要帶走了的。」葛洛士道：「我同你打。」達特安道：「好的我們拚命打，也許你不知道我們只要打。」葛洛士大聲笑，說道：「我都知道。我曉得你們法國人是最喜歡打的。」當下查理曉得他們的意思，倒着急起來。房裏的守兵，看見查理很有困倦的意，伸出手來，嫌熱，把小被去了。阿托士、阿拉密看見王上原是穿好衣服的心裏很高興。

當下他們賭得高興，葛洛士的運氣好，已經贏了一百個畢士度，非常的高興。頗圖斯起先輸了五十個畢士度，後來又輸三十個，很不耐煩，拿腳去推達特安，要他賭別樣。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的眼，不時的看達特安，他卻一點不理會，只管賭。到了十點鐘，聽見巡哨人輪班的聲音。達特安問道：「他們一晚輪幾次班？」葛洛士道：「一晚換五次，每兩下鐘換一次。」達特安道：「防備得很嚴密。」聽聽換班的聲音過去了，達特安先推頗圖斯的腿。當下王上房裏的守兵，看見賭得熱鬧，都跑到門口，墊高腳，從達特安、頗圖斯肩膀上看賭；在門口的兩個，早已看得入神，外間門口兩個守兵，原是拿劍在手，現在把劍尖插在地上，兩個兵靠着劍看賭。快要動手的時候，阿托士倒十

分鎮靜，賭得更大；阿拉密時時去摸衣裏的小刀；頗圖斯輸了錢，不耐煩，不停的推達特安。達特安回頭，看見柏里站在兩個守兵之間，查理曲肱，合着兩手，頭靠其上，像是誠心祈禱的。達特安一看，正是動手的時候；看見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輕輕把椅子推開，預備動手。達特安又推頗圖斯，頗圖斯站起來伸腿，那劍同時偶然出鞘。達特安道：「我又輸了二十個畢士度；你的賭運真好，就恐怕不得十分長久。」說完，從身上又拿出二十個畢士度來，說道：「我們再來一趟。我這二十個畢士度，賭你的末了一張牌。」葛洛士道：「算數。」伸手揭牌，達特安得一張王上，葛洛士得一張一點。達特安道：「原來是張王上，兆頭甚好；葛洛士，你要留心，看守王上。」說話的時候，聲音很抖。當下葛洛士揭牌；若是揭出一張一點，是自己贏，若是揭出一張王上，是達特安贏。果然揭出一張王上。達特安喊道：「果然來了！」阿托士同阿拉密跳起來，頗圖斯往後退一步，正是要動刀動劍的時候，誰知哈里生站在門口，身後緊跟着一個人，披了罩袍，後頭還有五六個兵，拿了火槍。葛洛士被人查出飲酒賭錢，很難受的站起來。哈里生不去管他，同披罩袍的人，走入房裏，說道：「查理，我適纔奉命，立刻解你到倫敦，你立刻就動身。」王上問道：「誰發的號令，是克林維勒發的麼？」哈里生道：「是的。這個號令，是這位毛唐帶來的。」

那四個人聽見毛唐兩個字，彼此使眼色，達特安把他同顏圖斯兩個人所輸的錢，一把擄在自己的大口袋裏，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站在他的身後。這個時候，毛唐一看，認得這兩個人，兩眼冒火。達特安低聲道：「不好，我們上了當。」顏圖斯道：「還沒上當。」毛唐說道：「哈里生，派人把出入的門路，都把守起來，把這四個法國人拿下；他們是奸細，要救王上的。立刻把他們拿住！」達特安道：「且慢，這句話是易說難辦的！」大喊道：「跟我來！」一面拿劍，一擺一掃，推倒守門的兩個兵，跳出房來。阿托士、阿拉密緊跟在後，最後是顏圖斯，四個人跳在街上。毛唐喊道：「放槍，放槍！不要讓他們跑了。」果然放了幾響，卻打不中他們。他們跳上馬，向舊路跑。一直跑過了上村末了一間房子，有五十碼，達特安喊住馬。顏圖斯道：「在這裏住馬做什麼？應該向前跑！」達特安道：「不必再跑。他們一定趕我們，我們不如先躲起來，讓他們趕過去之後，我們再回頭跑。」前面不遠，有道小河，河上有座小橋，達特安下了馬，躲在橋下。阿托士等也照樣辦。不到十分鐘，果然有一羣騎馬的人，同一陣狂風，在橋上走過，卻不知道他們所追趕的人，就在橋下。

● 王上 這是「撲克」牌中的「王上」。

● 果然來了 這是預約動手時的暗號。

續 俠 隱 記 下

第六十六回 倫敦護駕

再說達特安等聽見那班人馬蹄聲遠了，從橋下上來，另從一條路，向倫敦走。走了若干路，曉得再無人追趕，纔慢慢的走。達特安先說道：「我看這件事，一點把握也沒有，不如還是回去法國罷。」阿托士，你看我的話有理麼？」阿托士道：「你的話，不能算沒理；不過你前兩天說的話，最慷慨，你說我們總要把這事辦到底，死了也是要辦的。」達特安道：「我們不曉得死是什麼樣；性命之憂，原算不了什麼，不過事體辦不成，回到法國去，實在難爲情。我是曉得的，不論怎麼樣設法，我們是辦不成的。」阿托士道：「我們一定要做到底。現在事體，還沒結局，我們萬不能回法國。」阿拉密，你看怎麼樣？」阿拉密道：「我同你意思一樣。我還要找個機會，同毛唐算帳。我沒同他算帳，就離開英國，我心裏很難受的。」達特安道：「只說這一層，我們就該在倫敦等。我很願意在倫敦等一年，要會會那個毛唐。我們不如找個不犯疑的地方，住起來；我曉得克林維勒一定派人，跟尋我們的蹤跡。我們若是落在他手裏，可不是頑的。」阿托士，你可曉得什麼地方有好客店，給我們燒熱的

牛肉喫，給我們點好酒喝？」阿托士道：「我曉得有一個客店，倒許對你的意思，是個西班牙人開的，——當日原是威脫薦把我的——他發了點財，入了英國籍，做了英國人。阿拉密，你看我們投這個客店，好不好？」阿拉密道：「我看就很好。我們可以告訴店主，就說我們是威脫的朋友，現在來倫敦遊歷。我們給他一鎊錢一天，我看是可以過舒服日子了。又無人來騷擾我們。」達特安道：「有一件最要緊的事，你卻忘了。」阿拉密道：「什麼事？」達特安道：「我們要換衣服。」顏圖斯道：「我們的衣服，不是很舒服的麼？換他做什麼？」達特安道：「人家看我們的裝扮，就曉得我們是法國人。我不去冒險因為不肯換衣裳，讓人捉去關禁。我還是穿一身黑衣裳，裝做奉清淨教的樣子。」阿拉密道：「你找得着那西班牙人麼？」阿托士道：「他就住在某街的巴爾福酒店。」達特安道：「現在到了纔好。那怕就是傷害了馬，我們總要天未亮以前到倫敦。」阿托士道：「我們趕快走罷，離倫敦現在不過百十里。」於是拍馬快跑。

及到了倫敦，那時不過是早上五下鐘。進城的時候，守城的盤問他們，阿托士用英國話道：「是哈里生叫來報信。」又說王上不久就到倫敦。守城的兵聽了這幾句話，自然不疑心，讓他們進城。阿托士領了他們，找着那個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很高興，把頂好的房子給他們。那時天雖未

十分亮，城裏的人是很不安靜，因為早天晚上，聽說王上就回來，有許多恐怕王上是晚上入城，故此熬了一夜不睡覺，要看王上入城。達特安他們先去忙改打扮。阿托士穿一身做生意人的衣服，阿拉密還是要帶劍，改了一身黑色軍衣，頗圖斯穿的紅褂子綠褲子，達特安穿的也是黑衣服，很像是一個鞑商。吉利模、摩吉堂不必換衣服，因為他們並沒穿號衣，吉利模很像一個不好說話的英國人，摩吉堂倒像是一個好喫懶動的英國人。達特安道：「還有一件，我們要趕快改。我們先要把頭髮剪短了，不然，是要受街上人罵的。我們現在既然不像個軍人，倒不如改了清淨教的人罷。你要曉得，他們王黨民黨最大的分別，就在頭髮長短。」阿拉密很愛惜他的長頭髮，原不肯剪短；後來還是阿托士自己先把頭髮剪短了，阿拉密纔肯照剪。頗圖斯是摩吉堂替剪的，達特安是自己剪的。剪完了，很難看。阿托士說道：「我們實在難看。」阿拉密道：「我們很像清淨教的人。」頗圖斯道：「我剪短了頭髮，覺得很涼。」達特安道：「我要宣講聖經。」阿托士道：「我們現在彼此都不認得，別人更認不得我們，我們去看王上城進罷。他們昨天晚上走了一夜，這個時候差不多可以到。」

這四個人走在人叢裏，不到一會，就聽說王上到了。頗圖斯比別人高，他說是王上那一羣人

快到了。達特安墊高脚，阿托士同阿拉密留心聽人說話。馬車走過的時候，達特安認得哈里生，他坐在一邊，毛唐坐在那一邊。百姓們人人都大罵查理。阿托士聽了，回到客寓，很不高興。達特安對他說道：「你何必太着急？事體幾乎是絕望的了。我若不是因爲你，我若不是個火槍手，我一定不管這件閒事的。我老實對你說，我倒很想把王上槍了，同這班亂民開頑笑。我去想想看，還有什麼法子。」第二天，阿托士靠着窗子往外看，聽見街上有人大聲喊，宣布議政院的通諭，說的是查理枉法，得了大逆不道的罪，要到公堂受審。達特安站在旁邊，阿拉密看地圖，頗圖斯還在那裏喫早飯；阿托士喊道：「議政院麼？議政院不能宣布這樣的通諭！」達特安道：「我不大懂英國話。但是，法國話說得不對，就是英國話；那上頭寫的，不是議政院條例幾個字麼？再往下讀，我可不懂了。」這個時候，店主人剛進房來。阿托士叫他走近前，說英國話道：「議政院當真議定這個條例麼？」店主道：「是的。是清淨議院，又叫洩瀉議院辦的。」阿托士道：「原來有兩個議院麼？」達特安道：「我們都會聽西班牙話，你不如同我們說西班牙話罷。」阿拉密道：「這個主意不錯。」頗圖斯忙的喫羊排，一句也不響。店主用西班牙話問道：「你問什麼？」阿托士用西班牙話答道：「這裏是不是有兩個議政院，一個是瀉過的，一個是未瀉過的。」頗圖斯道：「這倒稀奇，我現在倒會聽

英國話了。」阿托士道：「我們現在說西班牙話。」顏圖斯道：「是麼？我以為我多懂一國話了。」店主說道：「我說的浪瀉議院，是說柏賴特洗刷過的。」達特安道：「英國人的主意倒多，等我回到法國，告訴馬薩林同幫主教，一個可以借王上的名，把議院洗刷，一個託百姓的名去洗刷，自然就沒得議院了。」阿拉密道：「誰是柏賴特？他用什麼法子洗刷議政院？」店主道：「柏賴特原是個車夫出身，人倒是很能幹的。他平常趕車的時候，得了一種閱歷；譬如在路上趕車，遇着一塊石頭，最好是下了車，把石頭挪開了，若想把車在石頭上趕過去，那是極難的。英國議政院有二百五十一個議紳，內中有一百九十一個的政見，同他不對的，難免不會阻礙他的事體，他卻拿辦事比趕車，待這班反對的議紳，同待石頭一樣，一票把他們攆出議院。」達特安道：「這個見解，很不錯，我很佩服的。」阿托士道：「這班被攆出來的，都是幫王上的麼？」店主道：「是的。他們現在假使還在議院的話，一定是要保護王上的。」顏圖斯道：「原來還是王黨的人多。」阿拉密道：「你看王上肯到堂受審麼？」店主道：「百姓要他到堂，他也沒法。」阿托士道：「店主人，謝謝，我明白。」達特安道：「你現在曉得我們要辦的事，是萬辦不到的了。我們那裏能敵得過這班哈里生、柏賴特、克林維勒？」阿托士道：「王上是要到堂。不過現在王黨的人，一個也不響，其中總有妙

計。」達特安聽了，只搖頭。阿拉密道：「他們倘若定王上的罪，也不過定貶逐的罪；不然，也不過是監禁。」達特安滿臉不相信。阿托士道：「不久就會知道；開堂的時候，我們該可以去看。」店主道：「不必久等，明天一早就開堂。」阿托士道：「聲明他罪惡的狀況，是早已預備的了？」達特安道：「大約是王上被賣的那天，預備好的。」阿拉密道：「你曉得，賣王上那幾款是毛唐訂的，至少是他先出的主意。」達特安道：「我主意是打定的了，只要第一次遇着毛唐，我就要殺他。」阿托士道：「這種下流東西，值不得一殺！」達特安道：「爲的是這個緣故，我更要殺他。我向來都是受你的指揮的，這一趟，我卻不能了。我可不問你願意不願意，我一定要殺毛唐的。」頗圖斯道：「我也要殺他。」阿拉密道：「我也要殺他。」達特安道：「我們算是商量好了。我們到街上逛逛罷。現在濃霧迷天的，毛唐同我們離開一丈遠，是不會認得我們的。我們喫點霧也好。」於是四個人出了店門，在倫敦街上逛。

● 柏賴特 (Pride)

第六十七回 維明德

再說那一天街上的人，十分擠擁；維明德大法院附近的地方，是人山人海。達特安他們四個人，都很難走過。街上的人亂推阿拉密，頗圖斯大生氣，一拳打了一個做麪包的，打得滿面鮮血。旁觀的人生氣，有三個人來打頗圖斯，被阿托士打倒一個，達特安推倒一個，頗圖斯把一個摔得很遠。有幾個英國人，平常好講打拳的，看見這幾個外國人的本事很好，大喝采。自此以後，他們在人隊裏走來走去，人家都肯讓他們。那天的人，個個都要搶到維明德大法院裏，在廊下坐，看熱鬧。這四個人走到那裏的時候，前三排的坐位，已經滿了，他們恐怕在前有人認得，樂得躲在後頭。惟有頗圖斯一個人不甚高興，因為躲在後頭，人家看不見他的紅褂子綠褲子。他們坐的地方，剛好在中間，正對着王上坐的地方。

十一點鐘時候，王上上堂，四面都是護軍圍住。王上戴帽子，如若無事，彷彿是蘇蒞議院一樣。那班審案的官，好容易趁這個機會，做點威福，就派值堂的差人去告訴王上說：罪犯見了問案

官，向例是要脫帽的。查理聽了，不管他，把帽子戴牢些。那差人走回去，查理坐下來，手裏拿了小棍子敲靴子。柏理站在查理背後。達特安什麼也不看，只管看阿托士，他曉得阿托士心裏是有無限若干的感動，同查理一樣，不過查理不露出來，阿托士臉上的神色全變了。達特安很不甘心，低聲說道：「你要鎮靜些，同王上一樣；不然，你置我們於危地。」阿托士道：「你不要害怕。」達特安道：「哈，他們怕鬧事，添了兩倍的守兵，有拿火槍的，有拿斧子的；地下的守兵用斧子，廊上的守兵拿火槍。」守兵走過的時候，頗圖斯數道：「五十，六十，七十。」阿拉密道：「頗圖斯，你爲什麼不算那個兵官？你該算他在內的。」原來帶那班火槍兵的將官，就是毛唐。把兵帶上去，分列做一排，就在王上背後，對着廊上。達特安見了，說道：「難道他認得我們麼？假使他認得我們，我們倒不如走開；死在這裏，很沒意思。」阿拉密道：「放心，他不認得我們。他睜着兩眼，只管瞪王上。你看來他還是恨王上利害？還是恨我們利害？」阿托士道：「自然是恨王上恨得利害。我們不過奪了他的母親，王上是連他的身家財產都奪了。」阿拉密道：「是的，不要響，總司法要問話了。」

果然巴拉索開口問道：「查理司條阿，現在我把審案官的名字，讀給你聽。」王上掉過頭，像是沒聽見。總司法官等了一會，王上也沒回話。單子上原有一百六十三個名字，只有七十三個

到的，餘人都躲開了。巴拉索說道：「我要讀名單。」於是不問到與未到的，讀了一遍，到堂的人，也有應得響的，也有應得不響的；凡是未到的，巴拉索總要把他的名字，喊兩趟。喊到花爾法的名字，先喊了一趟，停了一會，又喊第二趟，有一個女人答道：「花爾法麼？他不是個獸子，今天沒來。」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阿拉密道：「這是個女人的聲音！我極想認識這個女人，我要曉得她長得好不好。」阿拉密站起來看，說道：「長得很好看！」達特安等人都看她。巴拉索只管縮眉，這位女人臉上一點也不變。達特安道：「是花爾法夫人。頗圖斯，你記得麼？我們在克林維勒家裏會過他們夫婦。」再停一會，巴拉索又點名。阿托士道：「我看他們見到堂人少，就不審案了。」達特安道：「阿托士，你不曉得他們的脾氣。你看看毛唐，一面看王上，一面很得意，你看他會讓王上得點便宜麼？是斷不會的。他滿臉都是心滿意足的樣子，他曉得這趟，一定可以報仇的了。你這個毒蛇！你有一天碰在我手裏，我定把你打成醬！」頗圖斯道：「王上的相貌很名貴的。他雖然做了俘虜，衣裳穿得很好看，就是帽子上的鳥羽，至少也值五十個畢士度。阿拉密，你看看。」

且說巴拉索點完名，就讀討罪文。阿托士以爲到的人少，可以不再問，誰知還要讀討罪文，可知道他們是早安排好，要加罪王上的了。這個時候，阿托士的臉色很難看。達特安聳肩說道：「阿

托士，我早說是如此的了，你總不肯相信；但是這個着黑衣的人，要讀那張東西，把許多罪名加在王上身上，你聽了，不要生氣。自己按住點罷，不要流露出來。」查理這趙受辱，總算受盡了；古時做王上的，被刺的是很有，卻從來沒有這樣受辱。他們讀討罪文，查理很留心聽。聽到他們詆毀他，詆毀得很利害，他付之一笑。文上說了許多極無理的話，凡是查理無心之誤，都被他們說他是有意害民。達特安說道：「王上自然是不能無錯，不過百姓這樣待他，也實在太過。」阿拉密道：「英國的憲章，說是王上不能有錯的；倘若有錯，是大臣代負責任。」顏圖斯一面瞪着毛唐，一面說道：「我是不想滋事。不然，我就跳出去，先把毛唐弄死了，拿了他的脚，去趕那班把守的兵，我們的達特安就可以乘機救王上。我要同他商量。」阿托士看見查理如此受辱，氣到動不得。

那微文快讀完了，末後幾句，說的是：「以上所說的，就是我們英國人控你的罪。」說完了，有一個人，在達特安背後，大聲喊道：「這些話都是靠不住的。英國人有什之九，都不以你們剛纔的話爲然！」原來阿托士氣得按不住了，站起來，伸出兩手，說了這兩句話。於是王上，審案官，同全堂的人，都看這四個人。毛唐一看，就認得是阿托士他們，倒十分高興，當下就發號令，叫二十個火槍兵，向廊上開槍。誰知達特安攔腰抱住阿托士，顏圖斯捉住阿拉密的手，跳過坐位，走出過道，跳下

樓梯，混在入隊裏。那二十個火槍兵，果然舉起槍來，廊上的人大鬧，後來並沒放槍，衆人還是鬧個不休。王上認得他的四個朋友，知道他們要被槍斃，閉了眼，不敢看。毛唐看見那四個人跑了，自己拿了劍，帶了十名斧子手，追趕他們。在人隊裏找了一會，找不出什麼，只好回來。當下裏外都很擾亂，停了半點多鐘，纔安靜下來。後來巴拉索起來，說道：「你有什麼辯護的沒有？」查理戴着帽子，站起來，說道：「我先要問你一句話，我在紐克士地方的時候，同議政院立了幾條條款，我是照約辦事的，你們倒失約，串通蘇格蘭人賣我；你們花錢並不多，總算是會打算盤的。你們雖然花錢不多，我卻還是你們的王上，我既然是你們的王上，你們問的話，我可以不答。你們把你們可以審問我的道理，說清楚了，我纔答你們。我現在答了，就是認你們有審問我之權。我現在只能算你們是個沒憑據的劊子手。」當查理說話的時候，衆人都很留心聽。查理說完，仍復坐下，想道：「可惜那四個人先走了，不然，他們聽了我這番話，一定肯替我死的，至少也爲我滴淚。」查理四圍一看，不見這四個朋友，只看見許多極兇極惡的人，心裏着實難過。巴拉索站起來，說道：「也罷，不過你雖然不說，我們還是一樣的定你的罪。你所犯的是大逆，殺人，枉法，幾條大罪。都是有實在憑據的。你先去罷。你這趙不肯說話，你第二趙來，可要說話了。」查理站起來，面向柏里，看見他臉上變了死

色。查理問道：「我的好柏里，怎麼樣了？」柏里滿面眼淚，嗚咽不能成聲，對王上說道：「陛下出去的時候，不要向左邊看。」查理道：「爲什麼呢？」柏里道：「上帝可憐，陛下不看罷。」王上道：「那裏有什麼東西，爲什麼我就不能看？」柏里道：「我告訴陛下，陛下卻要應許我不看；他們把殺人的斧子，擺在那裏；陛下不要看罷。」王上道：「這班獸子！他們以爲我是個懦夫，同他們一樣；好在你先告訴我。」說完，王上出來。出門的左邊，有一張桌子，鋪了一塊紅布，紅布上面，擺了一把閃亮的殺人斧子，照着紅布，不時的閃紅光。查理走到桌邊，站住了，對守兵說道：「這是把斧子！這班人拿這個來嚇我麼；這班人連對待君子的法子，都不曉得。」於是拿起手上的小棍，向斧子打了一下，說道：「殺人的斧子，我不怕你，我先打你，等你來報仇罷。」查理說完，聳聳肩，很鎮靜的往前走。有一班人，特爲擠上前來，看王上見了斧子，做什麼神氣；看見他一點不畏懼，同沒看見的一樣，倒也詫異。查理一面走，一面對柏里說道：「這班人以爲我是個不相干的生意人，從來沒看見過利器的。」

兩個人到了大門，門外是人山人海，都是來看王上的。王上看見這羣人臉上都是極兇惡的，歎一口气，想道：「可惜這樣一羣人，沒得一個是我的朋友。」心裏正是這樣想，忽然聽見身邊有人說道：「陛下現在是英雄末路，有上帝可憐你。」王上聽了，不禁流淚，回頭看是誰說話，原來是

從前御營裏的一個老兵說的話。他看見王上現在可憐的情形，不禁說出這兩句話來，不料衆人立刻就將這個人捉住，用刀背去打他，幾乎打死。王上認得動手的人，內中有葛洛士。查理想道：「犯的極小的罪，就值得這樣重辦麼？」王上向前走，走不到幾丈路，有一個人在兩個兵之間，伸出頭來，唾王上的臉，就同從前猶太人唾耶穌臉一樣。衆人看了，笑聲如雷；那時的人，擠來擠去，如大海上的波濤一樣；王上彷彿看見人隊裏，有阿托士兩眼，氣的冒火。王上擦擦臉，說道：「小人可憐，只要給他幾個錢，他就肯睡他的父親。」原來那時候阿托士他們果然在人隊裏。阿托士看見那個老兵被人打，拿了十個金錢，放在他口袋裏；後來看見那個人唾王上，阿托士氣極了，伸手摸小刀子，達特安捉住他的手，說道：「等等。」一面使眼色，叫阿拉密、顏圖斯跟了來，站在唾王上的那個人背後。那個人同旁人說極粗的笑話，再過一會，那個人向城裏走。達特安同阿托士跟着這個人，顏圖斯同阿拉密緊跟在他們兩個之後。那個人有點像個屠戶學徒，同着兩個同伴，轉灣，向河邊走。達特安放了手，讓阿托士一個人自由的走。那三個人回過頭來，知道有人跟隨他們，站住了，圓睜怪眼，說了幾句粗話。達特安道：「我不會說英國話，只好請你替我當繙譯。」一面說，一面搶過去幾步，回過頭來，對着那三個人，走上前，一手抓住屠戶的肩膀，回頭來對阿托士說道：「阿

托士，你替我繙。」對屠戶說道：「你是個懦夫！你羞辱一個無辜無保護的人，你唾王上的臉，你要死給我看！」阿托士臉色變得極難看，把達特安說的話，照繙了。那個人看見達特安的神色可怕，退後一步，阿拉密伸手去拔劍。達特安道：「同君子動手，纔好用劍；同這個人，不能用劍。」說完，用手叉住那個人的咽喉，說道：「顏圖斯，你拿拳頭來結果他。」顏圖斯舉起那個碗大的拳頭，用死力打那屠戶的頭，那屠戶登時倒地。那兩個同伴見了，嚇的說不出話來。達特安道：「阿托士，你告訴這兩個，王上雖然是做了俘虜，他的性命，還是不可輕犯的。你們若是忘記了，這就是報應。」阿托士繙出英文來，那兩個人動也動不得，說也說不出來，瞪着眼，看同伴倒在一血漬上；後來明白過來，兩個人跑開了。顏圖斯擦額上的汗，說道：「我們總算辦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達特安對阿托士說道：「講到保護王上，你一切交給我，聽我布置罷。」

● 維明德大法院 (Westminster Abbey) 倫敦城中有名建築，國會即在此中。

● 巴拉索 (Bartholomew) 本為倫敦有名法律家，審判查理第一的時候，他是議長。後來他和克林維勒反對被逐。

克林維勒死後，巴拉索復為上院議長。一六五九年卒。查理第二復辟後，與克林維勒同受戮屍之慘遇。

● 花爾法 (Harrick) 反對查理第一有力人物，為議院直轄軍隊的主將。後與克林威勒意見不合，未始終共和政府。

第六十八回 改裝通信

再說，議政院定了查理一個死罪，這是可以預料的；大凡革命時代，開公堂審訊，不過都是形式上事體，阿托士他們四個人原也曉得。弄到這個時候，束手無策，十分憂愁；達特安是越遇着危險，越有主意，對天發誓，要捨命去救查理。眼前卻是無法可想，但是世事是千變萬化的，只好看機會。議院定的是明日行刑。無論怎麼樣，總要先想法子，叫他們明日不能行刑。想來想去，只好設法，先把劊子手弄走。因為沒得劊子手，只好暫緩行刑。雖然是從別處也可以弄一個劊子手來，卻要耽擱一天；有了一天，也就可以想出救駕的法子。於是達特安眼前用全副精神去想阻止明日行刑。一面還要通知查理，他們四個人在外邊同他設法，以便裏外相應。阿拉密擔認去辦這一件事。查理原要則生主教，到白宮監裏來相見。毛唐同克林維勒說好了，就去找主教。阿拉密要改扮做主教模樣探監。阿托士去安排逃走的事體。各人分頭去辦，約好晚上十一點鐘，在客寓相見。

那時白宮四圍，有三營馬隊把守。克林維勒自己常到宮裏來看，分付手下的人，布置一切。查

理一個人坐在監房裏，點着兩枝臘燭，追想從前在位的時候，何等尊嚴，今日身為俘虜，受各種凌辱，甚為傷感。柏里跟在身邊，聽了要正法的話，傷心到動不得。查理一手托腮，靠着椅子，拿出一個小盒子來，看英后同公主的像，盼望則生主教來探望。又常常想起那四個法國人捨命相救，就同一場好夢一樣。想到這裏，站起來，往窗外看，看見月光照着守兵的火槍，又坐下來，兩手托腮，想道：「我現在憂愁得實在難過，怎麼好能殼遇着一個如從前有名的大教士，三言兩語，開悟迷塗。我現在所請的這一位，不過是很平常的，他爲我已破家，未必能殼有什麼開悟的話；他也不會對我說幾句平常的話，那裏能殼開悟。一個失位王上，子孫將來還要追受饑寒。」說完了，把嘴去親妻子的像，一面低聲喊他們的名字。原來那天晚上有霧，房裏燭影動搖，四面寂靜無聲，查理獨自一人，愁悶的實在難過，兩手捧頭，想起自己不久就要去世，便覺得世界加倍的繁華，妻子加倍的可愛，從懷中取出英后送來的金剛鑽寶星，親了幾遍，想到自己要死，打一個寒戰，不禁流下許多眼淚。

忽然聽見有脚步聲響，房門一開，有一個教士，穿了教袍，走進房來，背後跟着兩個兵。查理使手勢，兩個兵出去，房門又關了。查理說道：「你就是則生麼？你來的正是時候。」那教士不響，只管

看那倒在旁邊痛哭的跟人。查理說道：「柏里，你不必太傷心，你起來看看，上帝送一個人來安慰我們咯。」那教士說道：「哈，原來是柏里，我可以開口了。我先同陛下請安，隨後我告訴陛下，我為什麼改裝進來。」查理一見，大驚，正要喊出來，阿拉密拿手指放在脣邊，叫他不要響。查理低聲說道：「原來是你麼？」阿拉密低聲說道：「是我。」隨即大聲說道：「我就是則生主教，來見陛下。」查理十分詫異，問道：「你用什麼法子偷進來的？倘若有人曉得，你的性命休矣。」柏里看見，露出極佩服的神氣。阿拉密道：「陛下不必替我擔憂，只要陛下不灰心，我們四個人設法救你。現在雖然還沒想出什麼法子，但是有了四個人，就能設法辦許多事。陛下今晚要留心，預備一切。」查理搖頭說道：「我的朋友，你曉得是來不及的了；你們如果要辦，就趕快辦。我明早十點鐘，就要送命。」阿拉密道：「我曉得，但是臨時要出事。到了時候，他們動手不得。」查理很詫異的，看着阿拉密，同時窗外有很古怪的聲音，彷彿是在窗下卸東西。查理說道：「你聽見麼？」隨後又有痛楚之聲。阿拉密道：「我聽見聲響，又聽見人喊，卻不知道是幹什麼的。」查理道：「誰人在窗外喊，我卻不曉得；但是響的是什麼，我卻曉得。你可知道，他們就在窗子外空地行刑？」阿拉密道：「我知道。」查理道：「剛纔的響，是卸木柱木板，他們要搭高臺，大約是木料軋傷了人。」阿拉密打一個冷戰。

查理道：「你現在纔相信是無法可想的了。他們既然定了我的罪，一定是要照辦的。」阿拉密道：「他們只管搭殺人臺，但是未有劊子手，也是不能行刑。」查理道：「我不懂得你的意思。」阿拉密道：「我的意思，說是現在劊子手已經被人弄走了。不然，是得了錢，不肯出來。高臺雖然搭好，無人行刑，只好緩一天的了。」查理道：「這便怎麼樣呢？」阿拉密道：「明天晚上，我們就設法，使你逃走。」查理見有一線生機，臉上很高興，說道：「你們用什麼法子？」相里合手說道：「上帝保佑你們！」查理又問道：「你們用什麼法子？你先告訴我，我好預備。」阿拉密道：「我自己也不甚明白。我只曉得，我臨出來的時候，我們四個人裏頭那個最多謀最有膽的，對我說道：『你告訴王上，明天晚上十點鐘的時候，我們來救他出監。』這個人，向來是說到那裏，辦到那裏的。」查理道：「你把這個人的名字告訴我。無論他辦得成辦不成，我永遠是感激他的。」阿拉密道：「他叫達特安。那天晚上，他幾乎救你出來，不幸哈里生來得不巧。」查理道：「你們真是奇人！我若不是親眼看見的，別人告訴我，我是不相信的。」阿拉密道：「請陛下聽我說，我們不過是看機會，設法救你；你要十分留心在你身邊來往的人，一舉一動，你都要留心會意纔好。」查理道：「你們如此爲我，我感激的意，言之不盡。倘若你們果然把我救出來，你們能殺救了一個王上，這倒不算什麼，你們卻是

爲妻救夫，爲子救父。你抓我的手。我只要一天不死，都是你們的好朋友。」阿拉密正要親查理的手，查理先把他手壓在自己胸口。這個時候，忽然有個人推開門進來。阿拉密正要縮手，查理抓得很緊。那個進來的，是清淨教人。查理問道：「你進來幹什麼？」那人說道：「查理司條阿，你餓梅完了沒有？」王上道：「我同你是異教，你問什麼！」那人說道：「天下人都是兄弟，我因爲一個兄弟要死，特來勸他好好的死。」柏里說道：「算了罷，王上用不着你勸。」阿拉密低聲說道：「這個人是個奸細，陛下要防備他。」查理說道：「等主教走了，我就聽你有什麼相勸的話。」那個人滿臉不高興的走了出去。查理看見他很留心看主教。

關門以後，查理對阿拉密說道：「你猜的不錯。這個人進來，不懷好意。你出去的時候，要小心，恐怕有人謀害的。」阿拉密道：「請陛下放心；我袍子下面，披了甲，身上藏有小刀。」查理道：「你去罷。我求上帝保佑你。」一面說，一面送主教出門。阿拉密出來的時候，兩旁的守兵，都求他保佑。他從兵隊裏很從容的走出來，上了馬車，趕回主教府。

那時則生主教在府裏候他回來，十分着急；看見阿拉密回來了，說道：「你回來了麼？」阿拉密道：「我回來了，居然辦了。原是想不到的。那些奸細守兵伺候人等，都以爲我就是你。王上求上

帝保佑你。」則生說道：「我的兒子，我求上帝保佑你。我看你的榜樣，我的膽子壯了好些。看來這件事，還可以挽回。」阿拉密換上自己的衣服，說了還要他幫忙的話，告辭而去。在街上走不到一二丈路，看見背後有個人，披上單袍跟着。阿拉密立住脚，伸手去摸小刀，那個人一直走上前，原來是顏圖斯。阿拉密抓他的手，說道：「原來是你！」顏圖斯道：「我們各人有各人應辦的事，我的事是保護你，故此我跟着你。你見着王上麼？」阿拉密道：「見着的。眼前倒沒什麼險。我們的朋友在那裏？」顏圖斯道：「我們約好十一點鐘，在客寓會。」阿拉密道：「我們走罷。」那時大教堂剛打十點半鐘，兩個人走得快，先到客寓。隨後是阿托士回來，說道：「諸事都辦得很妥當。」阿拉密道：「你辦的什麼？」阿托士道：「我僱了一條船，使起風來，走得很快的。這條船，在格林旁邊狗島前面等候。船上是一個駕長，四名水手。僱他們三夜，要五十鎊。我們把王上救出來，趁着退潮，駛出河口，不過兩點鐘就到大洋。我們同海盜一樣辦法，沿岸而走，有時躲藏在巖下，只要無船追趕，我們就向布朗走。倘若我被人殺了，走不脫，你要記得，那條船名叫閃電，駕長名叫羅則，你見他的時候，要拿一條手巾，四角打了結的，做暗號。」說到這裏，達特安進來，說道：「你們能彀湊出一百鎊來麼？我的錢都用完了。這一百鎊，是很要緊的。」他們湊出來，交結他，他又走了。過了幾分鐘，又進來

說道：「這算辦好了，卻很費點事。」阿托士道：「你把劊子手弄走了麼？」達特安道：「光弄走了，是不大妥當的；他從這個門出去，從那個門又回來了。」阿托士道：「劊子手現時在那裏？」達特安道：「在地窖裏。」阿托士道：「那裏的地窖？」達特安道：「就在本店的地窖，我把門鎖了，鑰匙在我身上，摩吉堂把門。」阿拉密喝道：「辦得好極了！你用什麼法子，把他弄到地窖裏？」達特安道：「只用平常的法子，花錢買他；錢卻花得不少。」阿托士道：「你花了多少錢？我們公攤。好在我們現在不是莫名一錢的火槍手。」達特安道：「我花了一萬二千個利華。」阿托士道：「你那裏弄來這些錢？」達特安歎口氣，說道：「自然是賣了法國王后給我的金剛鑽戒指。」阿拉密道：「原來是這樣，我原看見又在你手上的。」頗圖斯道：「大約是你同德西沙買回來的？」達特安道：「是的，可惜我戴的不久，大約金剛鑽也是同人一樣，有有緣無緣的分別。那金剛鑽戒指，同我無緣。」阿托士道：「劊子手弄走了，是很好的；可惜凡是當劊子手的，都有徒弟。」達特安道：「原是的，幸虧上帝帮忙，先把他弄走了。我正在想法子弄他的時候，他剛回來，腿也弄折了。他因為高興的了不得，跟着木料車，去看搭高臺，誰知一塊大木頭丟下去，把他的腿壓壞了。」阿拉密道：「這一定是我見王上的時候窗外叫喊的人。」達特安道：「就許是他。他這個人，是很認真的；他應許

派四個好匠人，去幫忙搭臺。他雖然是傷重了，一到家，他就寫信，給一個木匠頭，分付他帶三名工匠去。這就是他的信，我花了一個路易，從送信人手上買來的。」阿托士道：「這封信有什麼用處？」達特安兩眼發光的說道：「你還猜不着麼？」阿托士道：「我卻猜不出來。」達特安道：「你說英國話，同英國人一樣，你就做匠頭；我們三個人，就做你的夥計。你明白麼？」阿托士很高興，於是走到衣櫃，拿出工人衣服來，各人換了出門。阿托士拿鑿子，頗圖斯拿鐵條，阿拉密拿斧子，達特安拿錘子釘子。到了白宮，遞出一封信，那個工頭一點也不疑心。

● 則生主教 (Bishop Juxon) 生一五八二年，死一六六三年。查理第一死前的懺悔者及詹查理第一上新頭
黨等情，此書已有所述，後查理第二復辟，則生改爲 Canterbury 主教。

第六十九回 冒充木匠

再說那天半夜裏，查理聽見窗下做工的聲音，吵的不休，睡也睡不着，十分難過，分付柏里叫把門的兵告訴工匠們，不要太吵。把門的兵說，不能離開，讓柏里走出去。柏里走出門，繞到窗子底下，看見搭了一個大臺架，有一丈多高，分做三層，共總有十個八個工人，柏里留心看是那一個人吵得最利害。看見上一層，有兩個人，拿了鐵棍衝牆；其中一個，身體極其粗壯，拚命的衝，衝下許多碎石，那一個跪着搬碎石。柏里曉得是這兩個人吵得最利害，於是從梯子走上去，說道：「好朋友，請你們不要太吵；王上倦極了，要養息。」那個拿鐵棒的大漢，回過頭來，柏里看不清他的面貌；那跪着的人，也回過頭來，剛好在燈亮之中，面貌卻看得清楚。那人很留心看，用手指放在唇邊。柏里認得那人，十分詫異。那人說道：「你回去告訴王上，他今晚雖然睡得不好，明晚就睡得舒服了。」這兩句話裏，很有不妙的意思，別的工匠聽了，都大笑。柏里看見這個情形，莫名其妙，只好回去。進房的時候，守門的兵，很用心的往裏看；那時查理趟在牀上，一手托着頭。

柏里關了門，走到王上身邊，低聲說道：「陛下可曉得吵得最利害的工人是誰？」查理搖頭說道：「我怎麼曉得他們是誰？」柏里低頭附耳說道：「就是德拉費伯爵同他的朋友。」查理很詫異的問道：「他們在外面搭架子麼？」柏里說道：「是的，他們還在那裏開牆洞。」查理四圍一看，說道：「你的確看見他們麼？」柏里道：「是的，我還同他們說話。」查理聽了拍手，舉頭祈禱。於是從牀上下來，走到窗口，拉開窗帷，向外看，看見一個架子，有人在上行動，看不清楚是誰，只覺得外頭一陣一陣的衝，地板一陣一陣的動。原來柏里並沒看錯，那衝牆的，一個是阿托士，一個是頗圖斯，兩個人打牆洞，放一條橫樑。這個洞，要透到王上房間地板下的空處；只要打通以後，有一個粗壯有力的人，用鐵條拆開樓板，王上便可從此走到殺人臺上，那座臺四面原有黑布圍住，王上在裏面改裝，沖做工人，便可逃走，把門的人，以為他們是工人，是不會攔阻的。這個逃走的法子，原是不錯。頗圖斯死命的開洞，阿托士搬碎石，再打兩點鐘，那個牆洞就可以鑽得過一個身子，等到天未亮，都可以預備好了。達特安用黑布遮掩着，阿拉密剪黑布，長垂至地。這個時候，天色將亮。那天晚上，天氣很涼，原燒了點炭火，給工人烘手；別人做工，或做或停的，惟有阿托士、頗圖斯兩個人不停手的做。天還沒大亮的時候，那個洞已經打得很寬的了，阿托士鑽進去，拿了一條鐵棒，一套

工人的衣服，達特安釘了一塊黑布，遮住洞口。阿托士只要再忙兩點鐘，就可以同查理的房間相通。因為劊子手已經弄走了，一時不能找替身，達特安他們很放心，以為還有整天可以預備。達特安走去，換上一身奉清淨教人的衣服，頗圖斯換上那件紅衣。阿拉密到了主教府，想法子再同查理相見。三個人商量好，日中再到白宮，查看情形。阿拉密未走以前，先走進阿托士躲藏的洞裏，告訴他要再見王上的話。阿托士道：「暫別，你不要灰心；你見着王上，要告訴他我們辦的什麼事，請他常常的敲地板，叫我好動手，免致別人看破。你告訴柏里，把火爐前的石塊，先弄鬆了。你可以在王上的房間，多耽擱一會，說話要響，我就曉得你在房裏。時常要預備動手，倘若房裏有一個守兵，你要把他殺了，若是有兩個，你要拿出本事來，同他們打，以便王上逃走。」阿拉密道：「請你放心，我要帶兩把小刀進去；我一把，柏里一把。還有什麼話沒有？」阿托士道：「你可以走。你要告訴王上，不要幫着打架，有了機會，走為上策；王上逃了以後，先把石塊放好，那時不問你是生是死，至少也要過十分鐘，他們纔能找出王上是從那裏逃走的。我們只要早十分鐘，就可以把王上救了。」阿拉密道：「你分付的話，我都照辦。你伸出手來，我們以後或不能再見的了。」阿托士很親熱的攬抱他，說道：「大約總是我第一個先送命，你替我同達特安告別，我待他同兒子一樣，頗圖斯那裏，

你也替我致意。」阿拉密抓住他的手，說道：「王上一定是逃得了的。」阿拉密出了洞，下到架子，走回寓所，一路走，一路唱清淨教的歌，恭維克林維勒。

到了寓所，看見達特安同頗圖斯坐在火爐旁邊，面前擺一隻凍雞，一瓶葡萄酒，頗圖斯一面吃，一面大罵議院，達特安啞吃，心裏盤算。阿拉密把阿托士分付的話，告訴了他們。達特安點頭稱是。頗圖斯說道：「這個法子妙極了；王上逃走的時候，我們在架底。我同達特安，還有吉利模，摩吉堂，對付八個守兵，是很容易的。我們每人要二分鐘對付一個，共要四分鐘，摩吉堂要多一分鐘，共總五分鐘，那時候，王上已經在三里以外了。」阿拉密趕快的吃飯，吃一鐘酒，走去換衣服，換好了，說道：「我去看則生主教，頗圖斯，你把我們的兵器預備好了。達特安，你卻不要讓劊子手逃走。」達特安道：「你放心，吉利模現在替摩吉堂看守他。」阿拉密道：「不管怎的，我們總得小心，現在正是要緊當口，要十分勤謹纔是。」達特安道：「你問頗圖斯：我跑了一天，同跳舞教師一樣。老天知道，我現在很想法國！」阿拉密同他們撲抱一會，去找則生教士，商量要再見王上的話。則生答應，帶他同去。主教穿好教袍，上了車，阿拉密跟去。

九點鐘時候，馬車到了客廳，過路都是許多兵，王上住的房子，有兩個兵把守，窗外的殺人臺

上，也有兩個兵，臺上擺着殺人的刀架。王上滿臉都是有希望的神色，看見則生進來，很高興，同阿拉密握手。主殺故意的大聲說話，說起昨晚來探望的話。王上說是昨晚聽了他的話，很安心，今日還要聽他說。則生請那些伺候人先出去。等他們出去以後，把門關了，阿拉密對王上說道：「陛下下的性命可保了，劍子手已經弄走了；他的徒弟，昨天折了脚。陛下昨晚聽見在窗下喊的，就是他。大約劍子手不見了這件事，他們已經知道了；他們找替人，總得明天纔能到。」王上道：「德拉費伯爵在那裏？」阿拉密道：「他現在離王上，不到三尺遠。陛下拿根火棒，敲三下樓板，他就回答。」王上果然敲了三下，登時聽見樓板下，也微微的敲了三聲。王上道：「你說這三聲是……」阿拉密道：「德拉費伯爵敲的。他在地板下開路，以便陛下逃走；只要柏里把火爐前的石板弄開，就可以出去。」柏里說道：「我手無寸鐵，如何能弄得動那塊石板？」阿拉密道：「你把這把小刀拿去。不要捏了鋒！因為弄石板以外，還用得着牠。」查理掉過頭來，抓住則生兩隻手，說道：「我從前是你王上，我臨死同你要約的事，你一定肯答應我。」則生親王上的手，說道：「陛下永遠是我的王上。」查理說道：「這四個法國人，捨命救我，你要替他們祈禱。」則生說道：「只要我活在世上，我每日都要替他們祈禱。」

當下樓板下的聲音，漸漸近了，忽然過路上有聲響。阿拉密一手拿着火棒，做了暗號，叫阿托士不要動手。聽見過路是軍人的腳步聲。查理他們很留心聽，眼睛看着房門。後來房門一開，看見前廳的守兵，站成一線，一個議政院的議紳，穿了一身黑衣，走進來，對王上鞠躬，打開一張公文，把定了死罪的話，說了一遍。阿拉密問則生道：「這是怎麼講？」則生搖頭。王上說道：「看起來，還是今天正法？」那黑衣人說道：「陛下難道不曉得是今天正法麼？」王上道：「難道就叫本城的劊子手來動我的手，當我是極平常的一個罪犯麼？」黑衣人說道：「本城的劊子手，不知道那裏去了，另外有一個人出來替他，正法不必改期了。你趕快預備後事罷，還來得及的。」王上聽了這幾句話，還是鎮靜如常，不過額上多幾滴汗。阿拉密卻是臉無人色，幾乎暈倒，只得閉着兩眼，靠着桌子。查理看見他如此難過，倒把自己的憂愁忘了，走上前抓住他的手，說道：「來罷，我的朋友，你不要灰心。」回頭對黑衣人說道：「我預備好了。我只想做兩件事，倒不耽擱時候：第一件，我要行禱告大禮；第二件，我要同兒女相見。你可以許我麼？」黑衣人說道：「可以。」說完出去。阿拉密歇過來以後，舉手喊道：「則生主教，上帝不救我們，上帝不救我們！」則生說道：「我的兒子，你以為上帝不救我們麼？不是的，你心亂了，不明白的。」王上對阿拉密說道：「我的朋友，你不要灰心。你說

上帝不救我們，我看現在上帝兩眼都在你我身上。現在他們所做的，都是人事，不是天意；我的一死，同你現時的憂傷，都是他們擔責成。」阿拉密說道：「陛下說的不錯。他們犯這個大罪，將來是一定有報應的。」王上對則生跪下，說道：「請你聽我懺悔。」阿拉密同則生正要出房，查理攔住，說道：「你們不必走開；我懺悔的話，人人都可以聽得的，我恨不得天下人都聽見。」於是則生坐下，聽查理懺悔。

第七十回 法場托孤

再說查理懺悔之後，就要同兒女相見，那時正是十點鐘，不能再耽擱了。百姓們都知道是十點鐘行刑，聚了好幾千人來看；白宮左右前後的街道，真是人山人海。王上的兒女到了，一個是沙勒公主，^①見了王上痛哭，一個是柯洛士特公爵，^②那時纔九歲，原先哭了一夜，現在眼睛乾了，不願意給衆人看見他哭。查理看見自己兩個兒女，更覺傷心；原先已有兩年沒看見，現在不過見一面，又要永遠相離了。掉轉頭來，擦去眼淚，先把小公主抱起來，勸他將來要敬天，孝順母親，隨後把小公爵抱在膝上，同他親嘴，說道：「你到這裏來的時候，你看見街上有許多人，這些人，要殺你的父親。你千萬不要忘記。將來有一天，他們許立你做王上，把你兩個哥哥推開了，——你的兩個哥哥，一個在法國，一個不曉得在那裏，——你要曉得，你的哥哥活在世上一天，你不應該做王上。我要你對我發個誓，不該輪到你做王上的時候，你不要做。不然，恐怕你將來不但失了王位，還怕失了腦袋。那個時候，你就是死，也不能如我現在死得安心。你肯發誓麼？」那個小公爵把手放在王

上手，果然發了誓。王上說道：「你還是叫我父親罷。」那小公爵說道：「父親，將來不輪到我做王上，我寧死也不做。」查理說道：「發得好誓，你來同我親嘴罷。沙勒，你永遠不要忘記我。」兩個小孩子，攔住父親的頸頸子，齊聲喊道：「我們永遠不忘記父親。」查理說道：「暫別了。則生，你把他們領出去。不然，我再看見他們哭，我支持不住了。」則生把兩個小孩子領出來，交把送來的人，於是大開房門，讓人來看。

那時房裏全是守兵人等。查理忽然想起德拉費伯爵還在樓板底下，候他發暗號，又怕他誤聽了別的聲音，以爲是暗號，從新動起手來，豈不令人看破，誤了他的性命，於是自己先坐下，叫伺候的人不要響動。原來阿托士在樓板底下，很着急的，專等那暗號；越等越不見響，重新又動手，後來恐怕有人看破，又停住了；如是者停了兩點鐘。他聽見王上房裏寂無人聲，不由他不着急，要打聽是什麼緣故；把牆洞口的黑布帳，拉開一點，從前聽見的聲音，是不甚清楚的，這時候倒很清楚，知道不妙，往外一看，看見殺人臺邊，有許多兵圍守，外頭是步兵，再外頭是火槍兵，再外頭就是看熱鬧的人。來的人真不少，人山人海，擁擠的可怕。阿托士打個冷戰，想道：「不曉得出了什麼事？這些兵都拿了兵器，衆人都向臺上看；達特安站在人隊裏，他看什麼？天呀，天呀，難道他們讓劊子手

逃出來了麼？」忽然聽見鼓聲，上頭有很重的脚步声，那個殺人臺也震動起來；再往人羣裏一看，明白了，查理是無望的了。忽然一點人聲也沒有了，衆人的眼，都向上看，聽見王上的住房有脚步声，從房裏走出臺上，原來是守兵押王上出去。臺上的人多了，樑都壓彎了。忽然聽見有人說話，說道：「我要對百姓們說兩句話。」阿托士認得這個人的聲音，聽了發抖，纔曉得是王上已經上了殺人臺。原來查理等的不耐煩，吃了一點酒，一點麪包，使手勢，要到臺上去；於是開了窗子，就有一個人，戴了面具，先到臺上，把殺人的大斧，擺在木架上，這就是劊子手。後來走到臺上來的，就是英國王上查理第一，有兩個教士伴着。王上的臉，全無血色，但是神氣卻還鎮靜。再後就是一班兵官，臺上都是守兵。衆人看見劊子手出來，都很着急的要看他，因為衆人知道劊子手原無處找，後來忽然有一個人來替他，以免改期行刑。這個人年紀已過中年，有點小鬚，適中的身材，穿了黑衣服，戴着面具，人家都看不見他的面貌。王上出來的時候，衆人一點也不響，聽他說話。王上對百姓們說，都是說自己無罪的話，又勸誡他們一番。阿托士想道：「難道百姓們，真讓臺上的人動手殺王上，犯這種彌天大罪麼？難道上帝真不相救，讓他們殺王上，同殺一個平常罪犯一樣麼？我怎麼樣呢？難道我就不再見他一面，從此永離了麼？」隨即聽見斧子聲。王上停住，再說道：「你不要動那

把斧子。」重新又對百姓們說。說完了，寂然無聲。阿托士拿手摸額，那時天氣雖涼，覺得額上的汗直流。

王上說完了，四圍一看，把身上掛着王后送他的寶星，脫下來，交把同則生來的那個教士，隨後把金剛鑽十字架，取出來，拿在手上，對教士說道：「我要拿住這個死。我死了之後，你再從我手上拿去。」那教士說道：「陛下，我照辦。」阿托士認得是阿拉密的聲音。查理脫了帽子，擺在架子旁邊，脫下外衣，也擺在架旁。那時天氣很冷，查理叫人把睡衣拿來，披上，做得很從容不迫的，同平常解衣上牀睡覺一樣。一手去摸長頭髮，對劊子手說道：「這些長頭髮，礙你的事麼？如果礙事的話，不如先結起來。」查理一面說，一面很留心看那劊子手。那劊子手轉過頭去，讓阿拉密看見了。劊子手不答話，王上又問。劊子手答道：「你只要把頭髮分開兩邊，就可以的。」王上兩手把頭髮分開，擺在額子兩邊，看看那個架子，說道：「這個架子太低，有高些的麼？」劊子手道：「平常殺人，都是用這種架子。」王上問道：「你可以一刀把我殺了麼？」劊子手道：「總該可以。」旁人聽了這句話，人人發抖，只有查理不發抖。王上說道：「很好，你聽我說。」那劊子手走近前，身子靠着那把殺人斧，留心的聽。查理說道：「你等我都預備好了，纔好動手；我先跪下禱告，你卻不要動手。」

劊子手道：「我幾時纔好動手？」查理道：「我把頭放在架上，伸出一隻手，我說『記得』兩個字；你聽見我說『記得』兩個字，你就殺。卻要用盡平生的本事殺。」劊子手點頭。查理對兩個教士說道：「我同你們分手的時候到了，我讓你們在這個不安的世界混，我先去極樂世界了。暫別暫別。」查理說到這裏，很有意的，看着阿拉密說道：「你走罷，讓我一個人禱告。」又對劊子手說道：「請你也走開，我不叫你久等。你卻不要忘了我的暗號。我說了暗號，你纔好動手。」查理跪下，畫個十字，一隻手放在架上，一隻手放在臺板，低聲用法國話說道：「德拉費伯爵，你在這裏麼？我要同你說話。」阿托士聽了這句話，就同小刀刺了心肝一樣，忙答道：「陛下，我在這裏。」查理說道：「你這個忠肝義膽的好朋友，天要我死，你救我不來。我已經對百姓們說過話，我已經對上帝懺悔了，我要同你說句話纔走。我祖上傳下的王位，是失了，我所做的事體，我以爲是應該做的；我財產也用盡了，我一點東西也沒得傳給我的兒女，只有在紐克士地方，那個堡壘之下，我藏了一百萬鎊金錢。這件秘密的事體，我只告訴你一個人；這些錢，我交代把你，你拿去替我的大兒子辦事。我的好朋友，我同你分手了。」阿托士話都幾乎說不出來，勉強說道：「暫別了，以身殉國的聖君。」停了一會，阿托士聽見臺上略動一動，隨即聽見查理很響的說道：「記得。」這兩個字纔說完，忽

然一聲大響，全臺震動，打起的塵土，幾乎把阿托士的眼睛睜了，擡起頭來看時，有幾點熱血，射在額上，阿托士往後一跳，渾身發抖。再過一會，有一片深紅色的血，直流到臺底的板上，阿托士跪下，說不出話來。再過一會，聽見響聲，腳步聲，場上的人慢慢散去。阿托士一個人跪在臺底，不響不動，彷彿是暈過去了；後來明白過來，取出手巾，沾了點血。看見人漸漸散去，從臺上爬下來，牽開黑布帳，鑽出來，混在人隊裏，還是木匠的打扮，走了好幾條街，到了客寓，他的同伴還沒回來。走到自己房裏，對鏡一照，看見額上一條血痕，伸手往頭上一摸，纔想起是王上的血，就暈倒在地。

● 沙勒公主 (Princess Charlotte)

● 阿洛士特公爵 (Duke of Gloucester)

第七十一回 戴面具人

再說，當日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天色已黑，雪下的很大，阿拉密回客寓，看見阿托士倒在地上。阿托士看見同伴回來了，提起精神。阿拉密先說道：「我們的運氣不好，敵不過天意。」阿托士道：「我們輸了，我們大輸了；那個王上真可憐。」阿拉密問道：「你受了傷麼？」阿托士擦額上的血，說道：「是他的血。」阿拉密道：「你藏在什麼地方？」阿托士道：「我藏在臺底。」阿拉密道：「你原來什麼都看見了。」阿托士道：「不是的，我什麼都聽見了。上帝可憐我，不要叫我再過那樣的一點鐘；我以為我的頭髮變白了。」阿拉密道：「你曉得我陪着王上，等到他死。」阿托士道：「我知道。我聽見你的聲音。」阿拉密道：「這就是他給我的寶星，這是他死後我從他手上拿來的金剛鑽十字架。他分付把這兩樣寶物送還王后。」阿托士把沾了血的手巾，交把阿拉密，說道：「你把這兩樣東西包在這條手巾內。」又問道：「王上的屍身，他們怎麼樣收拾的？」阿密拉道：「克林維勒分付以王上之禮葬查埋。現在把屍身放在鉛棺裏，醫生們正忙着用藥保藏屍身。都弄好

了之後，擺在教堂裏。」阿托士道：「這種騙人的事體！生時要殺他，殺了他，又用國王之禮葬他。」阿拉密道：「可知王上雖然可殺，王權是不能滅的。」阿托士道：「世界大約不能再看見這樣一個有義氣的王上了。」

說到這裏，聽見有大聲說道：「伯爵，不必過於傷心。」阿托士兩個人認得是頗圖斯的聲音。頗圖斯上了樓，進房門，說道：「朋友們，你要記得，凡人都是要死的。」阿托士道：「頗圖斯，你回來得很遲。」頗圖斯道：「是的。我回來的時候，因為人太多，不好走。那些百姓們真不是東西，有幾個還在那裏跳舞；我氣極了，又着一個人的咽喉，幾乎把他弄死，剛好有個巡兵走上來，只好放手。等不到那個人說話，我先跑到一條小街上，隨後又轉到一條更小的街上，越走越迷失了。我又不曾說英國話，我以為永遠找不着回寓的了，我饒倖居然回來了。」阿拉密道：「達特安那裏去了？難道他遇着什麼事不成？你可看見他？」頗圖斯說道：「我們被人羣推散，分了手；後來我要找他，總找不着。」阿托士說道：「我倒看見他站在人隊裏看熱鬧，看得很入神；大約他是看到底的。殺王上原是件難看的事，然而倒是罕見的。」誰料達特安剛好進來，說道：「伯爵，你為什麼在背後說朋友不好？」他說話的神氣，雖是鎮靜，卻帶着點氣喘。阿托士也覺得達特安的說話有點分量，答道：

「我並不是說你的壞話，不過他們見你尚未回來，很不放心，我就告訴他們，我看見你在什麼地方。你不認得查理，你同他是素昧平生，你自然對待查理的意思，不如我的深。」說完了，阿托士伸手給達特安；達特安一點都不理會，把手藏在罩袍之下。阿托士的手也垂下來。

達特安倒在椅子上說道：「我乏極了！」阿拉密拿起酒瓶，倒了一鍾酒，說道：「吃鍾酒罷；你吃了，就好一點。」阿托士見達特安有點生氣，要勸開了，說道：「我們大家一齊吃罷；吃過了，我們大家離開這個惡地罷。那條船在河裏等我們。我們爲什麼不趁今晚動身呢？我們在這裏沒得事辦了。」達特安道：「伯爵，你倒着急要回去？」阿托士道：「這個流血之國，燒我的腳，我不能久等。」達特安很鎮靜的說道：「雪，我倒不怕。」阿托士道：「王上已經死了，我們還逗留做什麼？」達特安說道：「伯爵，你的意思，是英國沒得我們應做的事了麼？」阿托士道：「什麼都沒有。」達特安道：「我是個極不相干的人，我不過是個好殺的人，我站得離殺人臺很近，不過要看清楚怎樣的殺王上。王上不是我的朋友，他生死原是同我不相干。但是我同伯爵的意見不同，我不想走。」阿托士聽了達特安這一番反射的話，臉上變色。顏圖斯說道：「達特安，你要在倫敦逗留麼？」達特安道：「是的，你做什麼呢？」顏圖斯看見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留心看着他，說道：「我同你一道

來的，如果你在這裏逗留，我也不願意一個人回去。我不能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裏。」達特安道：「我的好朋友，我謝謝你；我要做一件冒險的事，等伯爵走後，我同你去辦。」顏圖斯道：「是件什麼事？」達特安道：「我要找那個戴面具的人，看他爲什麼挺身而出當劊子手。」阿托士道：「戴面具的人麼？原來你並沒讓本城的劊子手逃走？」達特安道：「本城的劊子手還在地窖裏，現時想是在那裏吃酒取樂，你且等等。」一面說一面跑到門口，喊道：「摩吉堂！摩吉堂答應了。」達特安道：「事體完了，你放他出來罷。」阿托士問道：「然則殺王上的，究竟是誰？」阿拉密道：「想是個學徒。他卻還有手段，一刀就殺了。」阿托士道：「你們沒看見他的面貌麼？」達特安道：「他戴了面具。」阿托士道：「阿拉密，你站得很近，也沒看見麼？」阿拉密道：「我祇看見面具之下，有點鬍子。」阿托士道：「看來是個中年人。」達特安道：「不見得。他既可以戴面具，就可以裝假鬚。」顏圖斯道：「可惜我沒跟他。」達特安道：「我也覺得可怪。」

阿托士到了這個時候，想頭纔改轉過來，站起來說道：「達特安，我錯了。我先不信天，故此連你我都不信了。我的老朋友，你不要見怪。」達特安微笑說道：「我們往後再談罷。」阿拉密道：「你有什么話告訴我們？」達特安道：「我在法場的時候，我因爲看得殺人多了，並沒十分留意看王

上，我倒很留心看那戴面具的劊子手。我就想打聽這個人是誰。我就看看頗圖斯可在身邊幫我的忙。我看見阿拉密，你在王上身邊，我曉得伯爵在殺人臺下。阿托士，你在臺下那一點鐘，不知道有幾多難受？我兩眼正在找頗圖斯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人的頭上，有很重的傷，有布裹住。我心裏想道，這倒很像是我自己動手的，我記得是我替人裹的傷。忽然記得那受傷的，不是別人，就是柏里的兄弟，被葛洛士打傷的。」頗圖斯道：「我曉得了，你說的是那個養黑雞的人？」達特安道：「就是那個人。他同在我左手的一個人，使眼色；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吉利模，他也在那裏留心看戴面具的人。我就咳了一聲，他就曉得是我要同他說話，他立刻就知道是我，一手指着那個戴面具的人，彷彿是問我認得不認得那個人。我又咳了一聲，我們兩個人，彼此都會意。我就回過頭看柏里的兄弟。隨即臺上動了手，看熱鬧的人散了，天也黑了。吉利模躲了一個角上，使手勢，叫柏里的兄弟來。我留心察看那個劊子手。他重複進宮，換了一身衣服，戴上一個帽子，披了一件罩袍，走出房來。我曉得他要出宮，我先在門口等。等了一會，看見他下樓梯。」阿托士道：「你可跟他住？」達特安道：「那個自然。不過很要小心，他常常的回頭看。我們有時躲起來，有時裝作不是跟他。我原想當下就動他的手，不過我要你們也在場，我們只好跟他走。走了有半點鐘，走過許多大街小

巷，隨後走到一處孤零的一間小房子，一點燈光也沒有，吉利模取出一枝手槍，瞪着兩眼問我，我捉住他的手，說道：「不要動。」那個劊子手走到一個小門口，取出一把鑰匙，正要開門的時候，回頭看看有人跟隨沒有。我躲在一個樹後，吉利模躲在柱子後，柏里兄弟沒得地方躲，平爬在地上。那個劊子手以爲是沒得人看見，開了門，就進去了。」阿拉密道：「這個不良之人，實在可恨；但是你回來了，他不曉得逃到那裏去了。」達特安道：「阿拉密，你以爲我是個獸子麼？」阿托士道：「不管怎的，你是離開他了。」達特安道：「我雖然走了，還有吉利模同柏里的兄弟看守着。那個人進去之後，我立刻四圍察看，看另有門出入沒有。我分付柏里的兄弟，如果那個人出來，不問他走到什麼地方，都要緊緊跟着他，分付吉利模把守後門。野獸是困住了，只要我們去殺他。」達特安說完了，拿手巾擦額上的汗。阿托士抓住他的手，說道：「我疑你不出力，是我錯了，你不要見怪，我這個人生性好疑人。」頗圖斯道：「難道那個劊子手就是克林維勒自己麼？」達特安道：「可惜你猜得不對。克林維勒是個矮胖子，這個劊子手是個瘦長條子。」頗圖斯道：「許是個犯過罪的軍人，特爲出來當劊子手，將功贖罪，也未可知。」達特安道：「我很留心看的，他走路的神氣，不像是個下等軍人，倒像是個上等人。」阿托士道：「是個上等人麼？上等人那裏肯幹這樣的事？」頗圖

斯大笑，震動房子，說道：「我們去把這個人捉來，倒有趣。」達特安道：「阿托士，你還是也立刻動身回法國麼？」阿托士道：「我先不走了。」阿拉密道：「我們一刻都不要耽擱，趕緊拿了劍，就走罷。」於是四個人脫了工匠的衣服，換上壯士衣裳，掛好劍，分付摩吉堂，白來索同店主算帳，收拾起程，當天晚上，就許動身。

天色是很黑，雪下得很大；出門的時候，是七點鐘，街上一個人都沒有。四個人披了罩袍，在街上走，達特安領路。他原先已經拿刀子在街上轉角地方，做了記號，慢慢尋着舊路，走不上半點鐘工夫，望見那間小房子。達特安看不見柏里的兄弟，以爲他先走了，原來他靠着一根柱子，動也不動，滿身都是雪蓋住，不大看得出來；遠遠看見四個人來了，他把身上的雪抖抖，走上前來。阿托士說道：「這個人總算得有膽可靠，原來世上也還有這樣的人。」達特安道：「我們不要說他是專爲我們，我恐怕他也有點爲己。我聽見說，特威河以北的人，是有仇必報的。葛洛士要留神他，若不幸碰見這個人，是不得了的。」達特安走上前，同柏里的兄弟說話，隨即招手，叫他們上來。阿托士問道：「怎麼樣了？」柏里道：「他並沒出來，還在房子裏。」阿托士道：「很好，阿拉密同頗圖斯先在這裏，我同達特安繞過屋後，看吉利模做什麼。」原來吉利模躲在柳樹後避雪，達特安先看不

見他，以爲劊子手走了，吉利模跟了他走；忽然柳樹後鑽出一個人頭，低聲吹哨。阿托士說道：「原來是你麼？」兩個人走上前，達特安問道：「有人從屋裏出來麼？」吉利模道：「無人出來，卻有人進去。」達特安道：「是男是女？」吉利模道：「是個男人。」達特安道：「原來有了兩個人。」阿托士道：「我望他有四個人，兩邊力量相敵。」達特安道：「屋裏也許有四個人。」阿托士道：「爲什麼？」達特安道：「屋裏也許先有人等。」吉利模指着窗子說道：「一看就曉得。」達特安道：「是的。我們先叫他們過來。」於是繞到屋前邊，找了顯圖斯，阿拉密過來。兩個人問道：「你們看見什麼？」達特安指着吉利模說道：「我們一會就可以看見些怪事。」原來那時吉利模腳踏籬笆，爬牆上窗子，脚步站好了，向下使手勢，從窗縫往裏看。達特安道：「你看見什麼？」吉利模豎起兩個指頭。阿托士道：「你說罷。我們看不清楚你的手勢。裏面有幾個人？」吉利模低聲說道：「兩個人。一個臉向這邊，一個臉向那邊。」阿托士問道：「對住你的是誰？」吉利模道：「是剛纔進去的。」阿托士道：「你認得他麼？」吉利模道：「我好像認得他。他是矮胖子。」阿托士道：「你認得他是誰？」吉利模道：「克林維勒大將軍。」四個人聽了，面面相向。阿托士道：「那一個是什麼樣？」吉利模道：「是個瘦長條子。」達特安同阿拉密齊聲說道：「一定是那個劊子手。」吉利模道：「我

只見他的背，一會我就可以看見他的臉；他現在正要回過頭來。」吉利模隨即低喊一聲，一鬆手，墜下地來，頗圖斯一手抱住他。四個人齊聲問道：「你看見他麼？」吉利模嚇得頭髮直豎，說道：「看見。」達特安道：「你看見那瘦長條子麼？」吉利模道：「是的。」阿拉密道：「你看見那劊子手？」吉利模說道：「是的。」頗圖斯道：「他到底是誰？」吉利模渾身發抖，抓住主人的手。阿托士問道：「他是誰？」吉利模道：「毛唐！」達特安、頗圖斯、阿拉密三個人聽了，十分高興，阿托士往後退了兩步，拿手蓋住眼，說道：「這還不是天意麼？」

● 特威河 (Tweed R.) 在蘇格蘭境內，發源於 Redcastle 南境，為蘇格蘭與英吉利之界線者十六英里，後又流入英吉利境，注入北海。

第七十二回 祕密房子

再說當日達特安在法場跟到這裏的那個人，原是毛唐，不過達特安不認得他。

這個人一進了這間屋子，就把面具同假鬚脫下來，隨即上樓，樓上點一個燈，書桌邊坐着一個人寫信；這寫信的，就是克林維勒。原來這個革命黨魁，有好幾處的祕密房子，除非是極親信的人，他不讓他曉得的。毛唐進來的時候，克林維勒說道：「毛唐，你來遲了。」毛唐道：「我要看到末了，故此來遲。」克林維勒道：「我倒想不到你這樣喜歡看熱鬧。」毛唐道：「你的仇人倒地，我是喜歡看的。但是大將軍今天自己倒不在白宮？」克林維勒道：「是的。」停了一會，毛唐問道：「你聽見詳細情形了麼？」克林維勒道：「我今天一天，都在這裏，卻沒聽見什麼；我只聽見有人要救王上。」毛唐道：「你也曉得麼？」克林維勒道：「這倒沒甚要緊。我聽說，四個人改扮工人模樣，要救王上出監，在格林地方上船。」毛唐道：「大將軍既已曉得這種消息，爲什麼終天在這裏，不親自出去想點法子，去攔阻這件事？」克林維勒道：「我一點也不着急。你怎麼曉得我不是已經設

了法？」毛唐道：「萬一那四個人果然得手？」克林維勒道：「我原盼望他們得手。」毛唐道：「我以為大將軍的意思，是要查理死了；不然，英國是不會太平的。」克林維勒道：「我現在還是這樣想。不過我寧願他在別處死，不願他死在殺人臺上。」毛唐道：「大將軍是什麼意思？」克林維勒微笑不答。

毛唐說道：「大將軍恕罪。我不過是個政事科的小學生，我很要同先生學點本事。」克林維勒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他逃走了，人家都要說，按法律論，查理是該死的，不過我有憐憫之意，讓他逃了。」毛唐道：「萬一他果然逃了，怎麼樣？」克林維勒道：「他萬不能逃脫的。」毛唐道：「爲什麼一定逃不脫？」克林維勒道：「我有了布置，防範在先。」毛唐問道：「大將軍可曉得要救王上的那四個人是誰？」克林維勒道：「是四個法國人；兩個是馬薩林派來的專使，那兩個是英后派來送信給王上的。」毛唐道：「你看是馬薩林叫他們救王上的麼？」克林維勒道：「也許是的。不過他們是一定不認的。」毛唐道：「你看他肯認麼？」克林維勒道：「我想是不認的。」毛唐道：「爲什麼？」克林維勒道：「因爲他們並沒辦成。」毛唐道：「大將軍原應許我把那兩個人交給我，現在他們四個人擾亂我們的國事，請你把四個人都交給我辦。」克林維勒道：「你喜歡怎

麼，就怎麼辦。」毛唐點頭，滿臉喜色。克林維勒不讓他道謝，先問他道：「我們還是談查理的事。那時人羣裏，有人叫喊麼？」毛唐道：「沒得什麼人喊，只有喊克林維勒萬歲的。」克林維勒問道：「你站在什麼地方？」毛唐臉上很不自在，拿眼看大將軍，看他曉得多少，但是克林維勒臉上一點也不露。毛唐答道：「我站的地方，又看得見，又聽得見。」這個時候，掉過來是克林維勒留心看毛唐，也看不出一點什麼。克林維勒說道：「我聽說，那個臨時替代的劊子手，本事很好，殺人的本事是個大行家。」毛唐想起克林維勒纔說，後接着詳細的情形，這纔曉得殺人的時候，克林維勒自己也在場，不過躲起來，沒人看見。毛唐神色不變的，答道：「是的，一刀就殺了。」克林維勒道：「看起來，這個人許是極在行的一個劊子手。」毛唐道：「你看是的麼？」克林維勒道：「爲什麼不是的？」毛唐道：「那個人倒不像是個劊子手。」克林維勒道：「若不是個劊子手，誰肯去幹這種事？」毛唐道：「那個人也許是查理的仇人，故此報仇；也許那個人原是個上等人，因爲恨王上，恐怕他逃了，故此戴了面具，拿了斧子，去殺他，不算是當劊子手，算是天叫他去報仇。」克林維勒道：「這也許有的。」毛唐道：「倘若果有其事，難道你加那個人的罪名麼？」克林維勒道：「我不問他的罪，將來有上帝問他的罪。」毛唐道：「萬一大將軍曉得這個人？」克林維勒道：「我原不曉得這個人，

我也不願意曉得這個人。查理定了罪之後，殺他的是把斧子，不是個人。」毛唐道：「雖然怎麼說，倘若不是那個戴面具的人，查理是要逃脫的。」克林維勒微笑。

毛唐說道：「是你說的，——有人要救他，同他逃走。」克林維勒道：「是的。他逃走了，就在克林地方上船，那四個法國人陪他。但是你要曉得，那條船上有我四個人，還有四桶火藥，開到大洋的時候，我的四個人先下舢板；你是個聰明人，以後的事，不用我告訴你了。」毛唐道：「是的，在船上用火藥轟他們，是一網打盡了。」克林維勒道：「可不是。斧子辦不到的，火藥可以辦到。查理是同一樣死，人家只說查理雖然倖逃法網，逃不了天戮。我們只算是定罪的官，上帝是正法的人。我們這樣的一條妙計，不料倒讓那個戴面具的人弄壞了。你就曉得，我所以不願意曉得那個人了。他也許是一番美意，但是我卻並不感激他。」毛唐答道：「大將軍算無遺策，我們都及你。要把船轟了，這個法子，真是不錯。」克林維勒說道：「現在不必再談這件事了。凡是政策，都要有效果，纔算是妙計；沒得效果的，雖好，也無用。毛唐，你今晚就到格林地方，我那閃電的船主，拿一條四角打結的手巾給他看，你就分付那幾個水手上岸，把火藥送回庫裏，除非……。」毛唐聽了，兩眼冒火，問道：「除非什麼？」克林維勒道：「除非你要用那條船報私仇。」毛唐道：「我的爵爺，你真是

個天生最聰明的人，什麼事你都知道。」克林維勒道：「你喊我麼？我們私下裏談，原不要緊，不過你當著清淨教人面前，千萬不要這樣稱呼。」毛唐道：「不久你就要得這個爵位。」克林維勒道：「我原是這樣想，不過時候還沒到。」說完站起來，拿單袍。毛唐道：「你就走麼？」克林維勒道：「是的。我前晚在這裏睡，昨晚也在這裏睡；你曉得的，我從來不在一個地方連睡三夜的。」毛唐道：「你准我今晚的假麼？」克林維勒道：「你如果要告假，我還可以准你明天的假。你總算是很替我出力，自然應該讓你去辦私事。」毛唐道：「謝謝你，我要做許多事。」克林維勒正要出門，忽然掉轉頭來說道：「你身邊有兵器麼？」毛唐道：「我帶了劍。」克林維勒道：「你沒得衛隊麼？」毛唐道：「沒有。」克林維勒道：「你不如同我一道走。」毛唐道：「謝謝了，我不在地道走，恐怕太耽擱時候誤事，我不如從後門走罷。」克林維勒道：「也好。」說完，拿手按一個扣子，忽然從帷帳後開了一扇秘密門，克林維勒進去，那門隨即關上。史書上說，凡是克林維勒住的房子，都有秘密門，通一條地道，這條地道有二十多丈長，同一個花園相通。

且說吉利模在窗子往裏張，正是這個時候。他認得是毛唐，嚇得跌在地上。達特安先喊道：「毛唐麼？這是上帝送到我們手上的。」頗圖斯道：「這是無疑的了，讓我們衝進去罷。」達特安

道：「不然，我們先不要衝。我們一開，就恐怕招許多人來。況且他陪着主將，恐怕隨後還有鐵甲軍。吉利模，你站起來，向我這裏來。」吉利模外面還是很鎮靜的，心裏卻是很生氣，走過來。達特安道：「吉利模，你再爬上窗子往裏張，看他的主將還在房裏沒有；是要睡覺，還是要出門。倘若他的主將還在裏面，我們等他走了，纔動手。毛唐若是出來，我們在門外捉他。若是在房裏，我們從窗子進房裏捉他。」於是吉利模又爬上窗子。達特安道：「阿托士同阿拉密，你們兩個人守那一個門口。我同頗圖斯在這裏。」達特安問吉利模道：「你看見他們麼？」吉利模道：「只有他一個人在房裏。」達特安道：「確實的麼？」吉利模道：「是的。」達特安道：「我們並沒看見那一個出來。」吉利模道：「許他從前門出去了。」達特安問道：「他幹什麼？」吉利模道：「他穿上了罩袍，現在正穿手套。」達特安對頗圖斯說道：「你過來。」頗圖斯拔出劍來。達特安道：「你先把劍收起來，還沒到時候呢。他在我們掌握中了，不必着急。我們還要同他說話。這是阿們特那件事的下文，我只盼望他沒兒子，我們只要把他殺了，就算斷了種。」吉利模道：「不要響，他快出來了。他走到燈邊，他把燈吹滅了，我什麼也看不見了。」達特安道：「你跳下來，你跳下來。」吉利模果然跳下，因為地上鋪的是雪，跳下來是沒聲響的。達特安道：「你去告訴阿托士，他們站在門的兩邊把守，我同

顏圖斯如法在這裏把守。如果他們捉住了，就拍手；我們在這裏捉住了，也拍手。」吉利模走去傳話。達特安道：「顏圖斯，你藏起你的肩膀來，不要先讓他看見你。」顏圖斯道：「他許不打從這個門口出來。」達特安道：「不要響。」

兩個人身子緊靠着牆，隨即聽見下樓的脚步聲。毛唐推開一個小柵欄，往外看，看見外面無人，取出鑰匙開門，站在臺階，同達特安面面相對，正想關門，被顏圖斯攔住。顏圖斯拍掌三聲，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走過來。毛唐臉色變了，卻是一聲不響，也不喊救。達特安推他上樓。樓梯上點了一個小燈，達特安兩眼看向毛唐的兩手，毛唐不敢動。到得房門，達特安推開門，走進去。顏圖斯把房裏的燈點着，隨後是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走進來，把房門鎖上。達特安推一張椅子過來，對毛唐說道：「你先坐下。」毛唐先坐下，臉上雖然不是顏色，卻還是很鎮靜的。阿拉密拿了三把椅子來，擺得離毛唐有一丈遠，各人都坐下了。惟有阿托士一個人坐在房角，意思是想做個旁觀人。顏圖斯坐在達特安的左邊，阿拉密坐在右邊。阿托士是很不安的，顏圖斯是不耐煩，阿拉密咬牙切齒，很不安靜。達特安神色一點都不變。毛唐先開口道：「我們彼此找來找去，找了許久，都找不着。好容易今天聚在一塊，我們談談罷。」

第七十三回 比劍

再說毛唐被他們找着，真是出其不意；他以爲他們走得很遠的了，誰知冤家路窄，又遇在一塊，心裏未免大驚。隨後看見他們請他坐下，曉得未有目前之險，先放了心，盤算一個脫身之法，很留心看這四個人的舉動，心裏卻明白，講到用詭計，這四個人還不是自己的敵手。他記得自己有一把長劍，掛在身的左邊，達特安請他坐的時候，他把劍挪過來，以便右手隨時好拔劍。達特安以爲毛唐要說許多不中聽的話，讓他先開口。阿拉密自言自語道：「我們就要聽他胡說。」頗圖斯很不耐煩的說道：「我不懂得，爲什麼還有這些禮節；爲什麼不先動手，把這條毒蛇打死。」阿托士坐在房角，不響，一額都是汗。毛唐卻也不先開口，交着腿，坐在那裏等。

達特安見他不開口，自己先說道：「我看你改扮，改得真快，比得上馬薩林從意大利帶到法國來的變把戲人。你在法國的時候，總也看見過。」毛唐不答。達特安說道：「剛纔你不是裝刺客的麼？」毛唐答道：「但是我現在的情形，倒很像是個被刺的。」達特安道：「你既然現在同君子

人坐在一塊，你身邊也有一把劍，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毛唐道：「無論什麼利器，也抵不住四把長劍，四把小刀；你們同伴另藏的利器，更不必說了。」達特安說道：「你錯了。那幾個，不是我們的同伴，是我們的跟人。你不要弄錯了。」毛唐笑而不答。達特安又問道：「請問你爲什麼又改了裝？你戴起面具，同假鬚，倒還好看；你使那把斧子，還有點本事，爲什麼現在不拿來用？你爲什麼不帶到這裏來？」毛唐道：「因爲我記得當年阿們特地方那件事，我要碰見四個劊子手，自然就有四把斧子，我何必帶來？」達特安讓他一這一頂，很不高興，繃了眉頭，說道：「你說的話，我不去管；你的年紀雖然輕，你犯的罪惡，卻是很重。你所說的阿們特地方之事，同現在的事體，毫不相干。我們不能請你的母親同我們比劍，但是你是個人，使劍的本事很好，爲什麼不同我比劍？」毛唐說道：「原來你要同我比劍麼？很好！」說完，站起來，兩眼冒火，立刻就要動手。

顏圖斯看見有架好打，登時跳起來。達特安道：「不要着急。我們要先安排好了，也要像個樣子。」顏圖斯，你請坐下。毛唐，你不要着急。我同你老實的說，你是不是要殺我們一兩個？」毛唐道：「我要把你們都殺了。」達特安回頭對阿拉密說道：「毛唐說法國話說得很到家，好極了，我們彼此不至誤會了。」回頭對毛唐說道：「這幾位，也都很想殺你，我曉得他們是做得到的，但是他們要

做得很冠冕的。我先給你個憑據看看。」一面說，一面把帽子擗在樓板上，把椅子推在牆邊，使手勢，叫同伴照辦，鞠躬對毛唐說道：「我要動手了。我第一個，先要同你比劍。雖然我的劍短，你的劍長，也不要緊，我的手卻極圓熟。」頗圖斯說道：「且慢，我要先同他比，你們是沒得話說的。」阿拉密道：「對不住，還是該我先來。」只有阿托士一個人，動也不動，坐在那裏，彷彿是連呼吸都沒有。達特安道：「好朋友，不要着急，自然要輪到你們的；你看我們的仇人，是着急要打架，你看他拔劍，拔得很快，站的地步，站得很好。」毛唐是個比劍的好手，那是無疑的了。自然是給你們機會，同他比的。請你們先坐下等，同阿托士一樣。況且我同他要算特別的帳，你們讓我先動手；你們不必爭先，我不許你們爭先。」這是第一次達特安不肯讓人。頗圖斯只好退後，阿拉密夾了劍，阿托士坐在房角，還是不響不動，心裏卻是十分難受，比他們都動心。

達特安對阿拉密說道：「你先把劍插在鞘裏，不然，這一位要誤會你的意思。」回頭對毛唐說道：「我要動手了。」毛唐道：「我看你們的舉動，不由得不佩服；你們這件事體，同我最有關係，似乎應該先同我商量。你們只是自己商量誰先同我比劍，爲什麼不同我商量。我痛恨你們，那是不必說的了，不過我恨你們，是有分別的，有深淺的。我自然是盼望把你們都殺了，不過我殺第

一個的機會多，殺第二個的機會少，殺第三第四個的機會更少，我自然是應該挑選誰是第一個，先同我比劍。你們若是不答應的話，你們就先把我殺了，我不同你們比劍了。」四個人聽了這番話，面面相覷。頗圖斯、阿拉密兩個人齊聲說道：「你說的不錯。」達特安、阿托士兩個人不響，是默許的意思。毛唐說道：「好極了，我先挑那個把德拉費伯爵藏起來，自認做阿托士的那一位，先同我比。」阿托士跳起來，搖頭說道：「我同你萬無比劍之理，你還是請我的朋友相打罷。」說完，又坐下，不動。衆人聽了，十分詫異，停了一會，沒人說話。後來毛唐說道：「哈哈，你們四個人之中，先有一個降伏了麼？」達特安氣得冒火，搶上前喊道：「誰敢在我面前說阿托士是個懦夫？」阿托士微笑說道：「達特安，你隨他高興什麼說什麼。」達特安問阿托士道：「你打定主意，不同他打麼？」阿托士道：「我打定主意，我絕不同他比劍。」達特安道：「很好，我們就不談。」回頭對毛唐說道：「你聽見了，德拉費伯爵不願意同你比劍。你隨便再挑一個，同你比罷。」毛唐道：「他若是不同我打，我就不必挑了；你們寫了名字，放在帽子裏，我隨便去抽，抽着那一個，就是那一個。」達特安道：「這個法子倒不錯。」阿拉密道：「這卻公道。」頗圖斯道：「這個法子很淺，我爲什麼就想不到。」達特安說道：「阿拉密，你去寫；要好好的寫，同你從前寫信給米桑，報告這一位朋友的母親

要行刺巴金汗公爵一樣的寫法。」毛唐聽了他這一番挖苦的話，也不理他。阿拉密走到克林維勒寫字的桌子，拿一張紙，扯做三塊，把三個人的名字，寫好了，交給毛唐看過，搓成紙團，放在帽裏，拿給毛唐；毛唐拿了一個，放在桌上，不去打開。達特安氣沖沖的想道：「我寧願這張紙上是我的名字，不願將來升官。」阿拉密打開紙團一看，滿臉的不高興，喊出達特安的名字。達特安聽見了自己，高興的跳起來，喊道：「原來老天還有點公道！」回頭對毛唐說道：「你現在沒有什麼不滿意了？」毛唐道：「一點都沒有。」拔出劍來，把劍尖靠在靴尖上。

達特安現在曉得是自己去比劍，別人不能占先，他倒安靜起來，先把袖子捲起，把右腳的靴底在樓板上擦，恐防太滑閃倒；一面擦，一面看見毛唐轉身挪動，那樣子很特別的。達特安道：「你預備好了麼？」毛唐道：「我專候你。」達特安道：「我先招呼你，你要防備了，我是個有閱歷的好劍手。」毛唐道：「我也是的。」達特安道：「那便更好。我只好不留情的了，你要招架了。」毛唐道：「且慢，我要你答應我，不要兩個打一個。」頗圖斯說道：「你這個毒蛇！你這句話，是挖苦我們麼？」毛唐道：「不是的，我問過之後，我好放心。」達特安自言自語道：「他問這句話，不過是緩兵之法，不曉得要出些什麼詭計。」說完，搖頭，很小心的四圍看。阿拉密道：「我們都是君子，我們一定不

干預，你可以相信我們的話。」毛唐道：「既然這樣，我請你們站在房角上，同德拉費伯爵一樣。他雖然不肯打，倒很明白比劍的規矩。比起劍來，是很要點地方的。」阿拉密道：「我儘叫你殼地方。」頗圖斯道：「這個人未免太麻煩。」達特安道：「你們走開罷；他既然麻煩，我們總不叫他說閒話。」毛唐不理。阿拉密同頗圖斯各人站在一個房角，兩個比劍的人，在房中間。達特安道：「你該預備好了？」毛唐道：「我預備好了。」兩個人搶上一步，交起劍來。比了一會，達特安說道：「比得倒好頭。」阿拉密道：「你要小心，不要只管頑。」頗圖斯很着急的說道：「你要留神。」毛唐微笑。達特安道：「這是鬼笑，一定是惡鬼教你笑的。」毛唐不答，要纏繞他，奪達特安的劍。達特安欺他瘦小，誰知毛唐頗會用力，費了點事，纔招架住。毛唐急忙向後退。達特安道：「你換地步麼？隨你的便。你現在是在燈影裏，我看不見你的臉，我也不算吃虧。你不曉得你自己的臉極難看。害怕的時候，尤其可怕。你看着我，你照着鏡子，從來不曾見過我這樣的忠厚臉。」達特安只管說，毛唐總是不理會，逐漸換地步，換到達特安起初站的地方。一面換地步，一面笑，笑到達特安急了。達特安說道：「我要想法子，不要你換地步了，你也太詭譎了。」說完，提起全副精神進攻。毛唐只管還是換地步，達特安一點空也討不着。那個房間的地方，本來不大，毛唐換地步，已經到了牆，一隻左手摸着

牆。達特安道：「我看你退到那裏去？諸位大約從來沒看過一個蝸子釘在牆上罷，讓我釘給你們看！」達特安用盡精力，一連直刺三趟，就同閃電一樣，毛唐卻招架得很如法，一點也不受傷。達特安有點寒心，三個同伴也替他着急。達特安看見離他敵手太近，後跳一步，第四次向前刺去，誰知板壁上開了一個洞，毛唐鑽入牆洞，不見了。那幅板壁重新合攏起來，把達特安的劍一夾，把劍夾斷了。達特安大驚，往後一跳。原來毛唐不歇的換地步，就是要慢慢走到那個秘密門，就是剛纔克林維勒打從那裏走的；毛唐走到了那個地方，他只要摸着一個扣子，只要用力一按，那幅板壁就自己分開，毛唐就不見了，無影無形的，同鬼一樣。達特安大罵，毛唐在牆壁裏大笑。阿拉密是最不信鬼的，聽了也打戰。

達特安說道：「你們都來，把牆攻破了！」阿拉密走上前說道：「他見直的是個惡鬼！」頗圖斯道：「我見他是逃走了，捉不着的。」說完，全個身子去推板牆，一點也推不動。阿托士道：「只好讓他跑罷。」達特安道：「他不停的換地步，我就覺得古怪；誰會知道他是用這個詭計！」阿拉密道：「總算我們的運氣不好，他是有鬼護住的。」阿托士倒有點高興，說道：「我看倒是上帝送來的好運氣。」達特安聳一聳肩，說道：「阿托士，你瘋了，你怎麼能對我們說這樣的話？難道你不

曉得，我們日在危險之中麼？」顏圖斯道：「你講什麼？」達特安道：「我們現在所幹的事，不是殺人，就是爲人所殺。阿托士，你最好談抵罪的說話，你還不曉得，毛唐要殺我們，去抵我們殺他母親的罪麼？」阿托士道：「我自然曉得。」達特安道：「你的遲疑不決，真是可憐。我恐怕不多時刻，克林維勒的鐵甲兵，就把我們圍困起，把我們做了肉醬；我們趕快走罷。」阿托士道：「你說得不錯，我們趕快走。」顏圖斯道：「走到那裏去？」達特安道：「我們先回客寓，把馬匹行李取了，找道回去法國。好在已經預備好一條船等我們。」達特安把斷劍放在鞘裏，拾起帽子，跑下樓梯，三個朋友跟他下來。跟人在外面等，達特安問他們，他們說並沒看見毛唐出來。

第七十四回 閃電

再說毛唐曉得這四個人利害，一定想法子逃回法國，不能不先下手，去攔阻他們。他從秘密門逃出之後，先收好劍，從地道逃走，走了一半，停住，看傷，說道：「不要緊，手上傷兩處，胸前傷一處，好在傷得很淺，不要緊的。我的運氣是好的，你看比東劍子手的頭，同我伯父及查理第一的性命，比我何如。現在是不能一刻耽擱的了，稍一耽擱，那四個人是要逃走的。我要報仇，我要一動手，就把他們四個人同時打死；這四個人我要磨成細粉，讓風吹散了，吹得無影無蹤，我纔心快。我只要兩手有力，一息尚存，我這個仇是必報的，卻是要先下手。」毛唐一面說，一面拚命的走。不到五分鐘，就到了一個營盤，挑了一匹頂好的馬，跳上了馬，就向格林地方而來。不到一刻鐘，就到了，說道：「這就是碼頭，前面那塊，就是狗島地方。我總比他們先到半點鐘，也許不止，先到一點鐘；其實我不必這樣急，幾乎在馬上把自己跑死了。」說到這裏，在馬燈上站起來看，說道：「那條閃電，泊在那裏？」他說完這句話，有一個人睡在一盤纜上的，爬起來，走上前來問話。

毛唐取出一塊手巾來，向風揚了幾下，那個人看見了，卻不動。毛唐拿手巾的四個角，各打一結，那個人就走上前。那個人是個船上人，披了罩袍，把臉蓋了一大半，對毛唐說道：「你是從倫敦來，要出海的麼？」毛唐答道：「是的，我想從狗島左近開船。」那人道：「你要挑一條好船，走得快的……」毛唐道：「同那條名叫閃電一樣的，就可以。」那人道：「我就是閃電船主。」毛唐道：「我就是要找你。你記得一個暗號麼？」那人答道：「我記得。」說完，從口袋裏掏出一條手巾來，手巾角上都有結。毛唐道：「好極了，就跳下馬來。」說道：「不要耽擱，分付把我的馬，送到最近的一個客店，你先領我到船上。」那人問道：「你的同伴在那裏？我記得你們是四個人，跟人不算。」毛唐走近他的身邊，說道：「你聽着，我並不是你所盼望的那個人，你也不是那四個人所盼望相見的那個人；你是頂替羅則船主的，是不是？你是奉了克林維勒大將軍之命，在這裏候那四個人，我也是奉大將軍之命而來的。」那個人答道：「我曉得你，你是毛唐，是不是？」毛唐聽了，大驚；那人把臉露出來，說道：「你不要害怕，我們是好朋友。」毛唐一看，認得是葛洛士，喊道：「原來是你麼？」葛洛士道：「是我。大將軍曉得我從前當過海軍，故此叫我出這趟差。有什麼改革沒有？」毛唐道：「一點也沒有，一切按着原先的分付辦。」葛洛士道：「我以為王上死了，應該有點……」毛唐

道：「王上死了，那四個逃得更快；等不到一刻鐘，他們就要到了。」葛洛士道：「你打算怎麼樣？」毛唐道：「我同你上船。」葛洛士道：「難道大將軍不相信我麼？」毛唐道：「並不是的，不過我要親身報仇。有人替我照應這匹馬麼？」葛洛士道吹哨，就有一個水手走來。葛洛士道：「白得列，你把這匹馬送到一個最近的馬房，人家問你是誰的馬，你就說是個愛爾蘭人的馬。」水手把馬牽走。

毛唐道：「我們走罷，難道你不怕有人認得你麼？」葛洛士道：「我改了這個裝扮，難以認得的；天色又黑，罩袍蓋住臉，你都不認得我，別人是更不必說了。」毛唐道：「是的，他們萬想不到你在那裏。一切都預備好了麼？」葛洛士道：「預備好了。」毛唐道：「那一票的貨，裝好了麼？」葛洛士道：「裝好了。」毛唐道：「五桶滿滿的麼？」葛洛士道：「是的，還有五十個空桶。」毛唐道：「很好。」葛洛士道：「你要曉得，我們是裝了一票奧波圖葡萄酒到安特和[●]地方。」毛唐道：「好極了！先領我到船上去，你再回來等他們。」葛洛士道：「走呀。」毛唐道：「最要緊的是不叫船上人看見我上船。」葛洛士道：「我現在只有一個人，在船上，這個人是極可靠的。他不認得你的。他同別的水手一樣，只曉得聽號令，不曉得我們的計策。」毛唐道：「也罷，我們上船罷。」於是兩個人走向河邊，看見一條小船，攏在岸邊，用一條纜細在岸上的一條柱子。葛洛士牽船近岸，讓毛唐上

去，自己隨後跳下小船，拿了槳，弄船，不到五分鐘，就走出那一羣大小船隻。毛唐遠遠看見一條大船，離狗島不遠，下錨，走到很近的時候，葛洛士吹哨，大船上有個人擡起頭來說道：「原來是船主麼？」葛洛士道：「是的。把繩梯放下來。」不一會，小船弄到大船邊上。葛洛士問道：「你上船麼？」毛唐不響，一手抓住繩梯，往上走。果然閃電船上那個水手，不甚理會葛洛士的同伴。兩個人走進船主房，原來這間房是現打的，在船面上。羅則船主把自己的房間，讓了給客人。毛唐問道：「他們的房間在那裏？」葛洛士道：「在船的那一頭？」毛唐道：「他們同這一頭，沒相干的麼？」葛洛士道：「沒相干。」毛唐道：「好極了。我就躲在你的房裏，你回去格林，接他們罷。你有條小船麼？」葛洛士道：「有的。就是剛纔我們坐來的那一條。」毛唐道：「那條小船，又輕又快。」葛洛士道：「造得還好。」毛唐道：「用繩把小船帶在大船後頭，把槳放在小船上，自然跟在大船後頭走，我們只要割纜。你要把餅乾同燒酒放在小船上。水手有了這兩樣東西，自然是肯起勁的。」葛洛士道：「一切照辦。你想看看火藥庫麼？」毛唐道：「現在不必，等你回來，再看罷。我要自己點藥線，叫火藥到了時候再轟。你把臉蓋好了，不要讓他們認得你。」葛洛士道：「你只管放心。」毛唐道：「你走罷。格林的鐘，快打十下了。」果然教堂的鐘，打了十下。

那時滿天的黑雲在天上飛。葛洛士出了房，關上門，毛唐在裏頭鎖了。葛洛士分付水手們小心，走上小船，又向岸邊掉，一路多有涼風。到了碼頭，岸上一個人也沒有，有好幾條船，趁着退潮，向河口開走了。葛洛士從小船上登岸，就聽見馬蹄聲，說道：「他們來了，怪不得毛唐催我走，他們果然到了。」先到的是達特安同阿托士，到了葛洛士站的地方，他們停住了。阿托士下馬，拿出一條四角打結的手巾，舉起來，當着風吹。當下達特安，他是向來小心的，低頭向着馬頸子，一手去拿手槍。葛洛士原有點不相信，站在地下，看見了手巾，纔擡起頭來，走上前。天色甚黑，又有罩袍，蒙着臉，是難認得的。阿托士很留心看他，彷彿是曉得他不是羅則船主。阿托士後退一步，先問道：「你找誰？」葛洛士說愛爾蘭話答道：「爵爺，我來告訴你，你若是來找羅則船主，是找不着他的。」阿托士道：「這是何故？」葛洛士道：「因為他今早從桅上摔下來，傷了腿；我是他的表親，他把身體都告訴了我，叫我在這裏等一個人，拿一條四角打結手巾的，同我袋裏的一樣。」說完，拿出一條四角打結的手巾來。阿托士道：「你還有什麼話告訴我？」葛洛士道：「沒得什麼話了。我只曉得，我們送你到布朗，或是法國別個海口，船錢是七十五鎊。」阿托士說法國話問達特安道：「你看怎麼樣？」達特安道：「我先得曉得他說什麼話。」阿托士道：「不錯的，我忘記了你不懂英國話。」

於是把船主說的話，告訴達特安。達特安道：「我看是沒有什麼。」阿托士道：「我看也沒有什麼。」達特安道：「況且還有一層，倘若這個人騙我們，我們可以把他打死了，不然，摔他在海上。」阿托士道：「打死了他，誰去弄船？」達特安道：「自然是你。你的本事最多，除了別的本事不算，你難道不會駛船麼？」阿托士道：「你雖然是說笑話，倒還說得不錯。我小的時候，原想進海軍的。駕駛的本事，倒曉得一點。」達特安道：「我知道你是一定曉得的。」阿托士道：「你去領他們來。現在有十一點鐘，我們也該動身了。」達特安回頭走，看見有兩個人騎了馬，站在一個草房旁邊，手上拿了手槍，前邊不遠，另有三個人騎馬把守；頭兩個就是頗圖斯、阿拉密，那三個就是摩吉堂、白來索、吉利模三個跟人。吉利模背後還有一個人，原來是柏里，特為來帶幾匹馬回去倫敦變賣的。卻是幸虧這幾匹馬，不然，他們這幾個人從那裏弄錢來用呢？達特安把阿托士的意思告訴了他們兩個人，頗圖斯、阿拉密就叫跟人們下了馬，把行李弄下來。他們原要帶柏里到法國的，柏里不願去。臨別的時候，是依依不捨的。摩吉堂說道：「大約他還要找尋葛洛士。」

這一羣人走到碼頭，達特安看見天色已晚，岸上無人，有點不放心，又有點不相信那個船主把傷了腿的話，告訴阿拉密，阿拉密也覺得放心不下。阿托士看出來，說道：「你們不要遲疑了。小

船在那裏等，我們只好走的了。」阿拉密道：「我們只好小心察看船主罷了。」頗圖斯道：「若是看出他有一點不對，我就先動他的手。」達特安喝采，說道：「頗圖斯，好極了，我們上小船罷。」摩吉堂，你先走。」達特安先叫跟人們上小船，試試那塊跳板。跟人們平安上了小船，然後達特安四個人纜上去。達特安最後上船，滿面的不高興。頗圖斯道：「你怎麼樣了？臉上實在難看。」達特安道：「我告訴你什麼緣故。爲什麼這個碼頭沒得海關人？」頗圖斯道：「沒得海關人員，有什麼要緊？沒得人來盤問，還不好麼？」達特安道：「就爲的是太放鬆了我們，我倒有點不放心。」那時候收了跳板，管小船的人，叫水手拿起篙子，撐開船，離開了一大羣的船之後，換了槳，就掉向大船。頗圖斯道：「我們居然動身了。」阿托士太息，說道：「是的，不過我們要辦的事，沒辦成。」頗圖斯道：「好，在我們四個人並沒受傷，安然無恙的。這還不該謝謝上天麼？」達特安道：「還有許多艱險，我們還沒闖過咧。」頗圖斯道：「你同老鴉一樣的，一開口，就說不吉之事。今晚天黑，看不見兩三丈遠，總該沒人來找我們了。」達特安道：「是的，明早怎麼樣呢？」頗圖斯道：「明早，我們就到了布朗。」達特安道：「自然是這樣想。不過我不曉得怎樣總不放心。你不要笑，我總怕離岸不遠，尙未離開這些船的時候，有東西把我們同時一齊轟得無影無蹤。」頗圖斯道：「這是不會的。這樣一轟，豈

不連水手人等，一齊轟死了麼？」達特安道：「毛唐那樣人，他還管什麼水手不水手。」頗圖斯道：「不管怎的，我聽見達特安自己認了害怕，我倒高興。」達特安道：「我一點也不慚愧，不像你這個厚皮犀牛。前面是什麼？」管小船的說道：「那就是閃電。」達特安說英國話道：「我們已經到了。」管船的說道：「我們快要到咯。」水手再掉幾下，就到大船旁邊，水手放下繩梯，阿托士第一個先上大船。阿拉密是走慣繩梯的，也上了去。隨後是達特安。後來是頗圖斯，他身體雖然粗笨，因為有力，很容易的上了大船。吉利模同個貓一樣，幾跳就上去。白來索、摩吉堂兩個人，很有點為難，水手們只好在下舉他們，頗圖斯在大船邊提他們上船。

船主把阿托士四個人領到房間，就走開了，說是要發號令。達特安說道：「且慢！你船上有多少人？」船主說英國話答道：「我不懂法國話。」達特安道：「阿托士，你拿我們的話，對他說。」阿托士把剛纔的話再問一遍。葛洛士道：「不連我，有三個人。」達特安懂得這句話，因為他看見船主伸出三個指頭。達特安道：「只三個人麼？也罷。你辦你的事，我卻要通船察看。」頗圖斯道：「我去看看晚飯有什麼吃的。」達特安道：「頗圖斯，你的主意很高，我請你立刻就施行。」阿托士，我要借吉利模一用，因為他會說幾句英國話，替我當通事。」阿托士道：「吉利模，你跟我去。」

船面上有個燈，達特安一手拿燈，一手拿手槍，對着船主說道：「來罷。」達特安只會說兩句英國話，一句是「來罷」，一句是罵人的話。他從船面艙口，走下二層艙，原來是分做三段的，中間一段，船頭船尾各一段；船頭那一段，就在他們四個人房艙底下，中間一段是跟人們的，船尾一段就在毛唐躲藏的房艙之下。達特安下去的時候，舉起燈向前照，說道：「哈，那裏來的這些桶？」船主問道：「你說什麼？」達特安會意，把燈放在一個桶上，說道：「我要問你，桶裏頭是什麼東西？」船主看見這個情形，自己有點害怕，很想跑上艙面，後來大着膽子不跑，答道：「與波圖葡萄酒。」達特安道：「這倒不錯，我們不至於渴死了。」葛洛士在那裏擦頭上的汗。達特安又問道：「桶裏的酒滿麼？」吉利模當通事。葛洛士答道：「有些是滿的，有些是空的。」說話時候，很露出不安靜的神氣，盡力去遮掩，也遮掩不來。達特安拿手指去敲，知道有五桶滿的，其餘都是空的。達特安又拿燈去細看，看兩桶之間，擺點什麼東西；船主見了，十分害怕。

達特安看看，沒得什麼東西，向中間一段門走，說道：「我們看看這裏。」船主道：「且慢，鑰匙在我這裏。」一面說，一面搶過達特安。吉利模前頭，手抖抖的開門，走進來，看見白來索，摩吉堂在那裏忙辦晚飯，這間房裏什麼都沒有。於是向第三間走，是水手們住的，掛了三四張吊牀，中間一

張桌，兩邊用繩牽緊，此外還有兩把舊破板櫂，旁邊掛了些帆布。達特安舉起來看，並沒什麼可疑的東西。從艙口梯子，跑上第一層船面，指着那間房艙，問道：「這是間什麼房子？」吉利模當通事。葛洛士答道：「是我的房艙，你要看看麼？」達特安道：「請你開門。」船主開了門，達特安從門縫伸頭進去一張，看見沒什麼東西，又縮出頭來，說道：「倘若船上有一營兵，是不能藏在這裏的。我們去找顏圖斯，看他找着什麼吃的。」對船主點點頭，回到自己那邊去。原來顏圖斯並沒找出什麼吃的，倦極了，裹了一件單袍，睡得很熟。阿托士同阿拉密兩個人，也閉了眼，聽見達特安回來，又睜開了。阿拉密說道：「你看得怎麼樣？」達特安道：「並沒什麼，我們可以安心睡覺了。」阿拉密聽見這句話，又低頭去睡。阿托士也睡了。達特安打發吉利模走了，披上單袍，拔出長劍，攏在身邊，就在房艙門口睡。只要有人進來，頭一個先要驚醒他。

安特利 (Antwip) 在荷蘭。

第七十五回 偷酒

再說那四位英雄，不到十分鐘，都睡着了。那三個跟人，又飢又渴，卻不容易睡。白來索同摩吉堂忙得拿板弄牀，房中間擺一張桌子，桌子上擺了一大壺皮酒，三個酒杯。白來索說道：「這條船擺來擺去，叫我好難受，同前趟渡海一樣。」摩吉堂道：「暈得這樣難過，只有吃粗麪包皮酒。」白來索把牀弄好，走到桌邊坐下，說道：「摩吉堂，你不是帶了一瓶酒來麼？放在那裏，你沒丟了？」摩吉堂道：「不是的，柏里拿去了。他們蘇格蘭人向來是渴的。」這個時候，吉利模跟達特安查船，纔進來，摩吉堂問他道：「你也渴麼？」吉利模道：「我渴得同蘇格蘭人一樣。」說完，坐在摩吉堂同白來索之間，拿出個小本子來算帳，因為他當帳房。白來索喊道：「可憐，可憐；我肚裏很難過。」摩吉堂道：「既是這樣，你倒不如吃點東西。」白來索指着麪包皮酒說道：「你說這是吃得的東西麼？」摩吉堂道：「白來索，你要記得，我們法國也是吃麪包，國裏有許多人，連這個還摸不着吃呢。」白來索忙答道：「我們法國人卻不吃皮酒。」摩吉堂答道：「是的，我們法國人不喜歡吃皮酒。」

國人卻不喜歡吃葡萄酒。白來索向來是很恭維摩吉堂的，聽見這句話，卻不甚以為然，說道：「摩吉堂，你說什麼？你說英國人不喜歡吃葡萄酒麼？」摩吉堂道：「他們最恨葡萄酒。」白來索道：「我看見過他們吃。」摩吉堂道：「他們吃葡萄酒當受罪。我有憑據。有一個英國王爺，死在葡萄酒桶裏，是德博理教士說的。」白來索道：「我也想這樣一個機會。」吉利模說道：「你可以有機會。」白來索道：「可以麼？」吉利模一面算帳，一面說道：「可以之至。」白來索道：「這話怎麼講？」摩吉堂這個時候，雖是一聲不響，卻是很留心聽他們兩個人說話。

吉利模還在那裏算帳，一會把帳結好了，指着隔壁槍，說道：「奧波圖。」白來索道：「你說的，是我看見的那些桶麼？」吉利模又說道：「奧波圖。」白來索對摩吉堂說道：「我聽說奧波圖是西班牙的最好葡萄酒。」摩吉堂嘴裏作響，說道：「是的，非常之好；我們男爵家裏酒庫，有這種酒。」白來索問道：「我們何不去問英國人買一瓶來吃？」摩吉堂生性是好偷的，說道：「買麼？你真是欠闕歷。大凡不必問，就可以弄到手的東西，何必要買？」白來索道：「鄰舍的東西，都不要貪；不問自取，是犯禁的。」摩吉堂道：「那裏有這個話？」白來索道：「不是上帝的十戒，就是教堂裏說過的，我卻記不清了。我只記得什麼地方說過的，不要貪鄰人之財，不要淫鄰人之妻……」摩吉堂

正色說道：「這是孩子氣！見直的是孩子氣！聖經上何嘗說過英國人是我們的鄰舍。」白來索道：「聖經上的確是並未說過，我是記得的。」摩吉堂道：「我再說，你真是孩子氣！你若是打過十年仗，同我與吉利模一樣，你就曉得鄰舍同仇人的分別。我說英國人是我們的仇敵，這些葡萄酒是英國人的，我們是法國人，是可以拿的。俗語說的好，仇人的東西，是隨便可拿的。」白來索被這一番議論駁倒了，一句也不能答，忽然想起一句話，擡起頭來，很得意的問道：「據你看，我們主人的意思，同你一樣麼？」摩吉堂冷笑，說道：「難道爵爺們都睡着了，我這個時候，跑去吵醒他們，問道：爵爺在上，摩吉堂渴了，可以許他找點東西解渴麼？我渴不渴，同爵爺有什麼相干！」白來索遲疑問道：「倘若是很值錢的酒，似乎有點分別。」摩吉堂道：「白來索，假使不是好酒，是黃金汁水，我們主人要吃就吃。我們爵爺是個大富人，很發得上吃一噸好酒；一滴酒值一個畢士度，也吃得起。我們的主人既然可以吃，我們爲什麼就不可以吃呢？」摩吉堂說完了，拿起那皮酒都倒了，大踏步走到那裝酒的艙，到了艙門，說道：「什麼鎖了？英國人疑心太大。」白來索也不高興，說道：「鎖了麼？可恨極了！我現在肚裏極難過。」摩吉堂極不高興，說道：「可不是鎖了！」白來索道：「摩吉堂，我聽你說過，好幾年前你同主人到某地方，你有網捉兔，在河裏釣魚，還拿索子獵酒，給主人吃，

有這件事麼？」摩吉堂道：「有的。吉利模可以作證。但是那個時候，酒庫有窗子，酒是裝在瓶裏的；現在沒得窗子，酒桶又重，沒得法子好想。」白來索道：「船板是可以挪開的，酒桶是可以鑽通的。」摩吉堂以為白來索是笨極的人，忽然想出這個絕妙的法子來，很佩服他，說道：「這個法子，原是不錯；不過我們要兩樣器具，纔好動手。」吉利模剛好把帳算清了，說道：「有個器具箱。」摩吉堂道：「可不是！爲什麼想不起來！」原來吉利模不但是個大總管，還是個修理兵器的，故此身邊總帶一個器具箱。

摩吉堂先拿把鑽子出來，鑿子是用不着的，因爲他身上帶了小刀。摩吉堂先找着一處有板縫的，就動起手來。白來索看得很有味，偶爾出個主意，釘子如何取出，鑿子應該怎樣的用。不到一會，摩吉堂弄下了三塊板；只有一件爲難，摩吉堂同伊索寓言所說的那隻田雞不同，那田雞原是很小的東西，自己卻誤以爲甚大，摩吉堂原是身子極粗壯的，雖然名字減短了，身體卻一點並沒有縮小，去了三塊板，還是不能進去，擠了好幾趟，也擠不進去，至少還要再去三塊板，只好再動手，一面動手，一面哼。吉利模在旁看他弄，看他擠不進去，走上前，說了一個字，說道：「我。」吉利模說一個字，比得人家做一首詩，是一樣的費力。摩吉堂回過頭來，問道：「你說什麼？」吉利模道：「我可

以鑽進去。」摩吉堂看他比自己瘦小，說道：「不錯，你可以進去。」白來索道：「他同達特安已經看過一次，曉得什麼桶裏有酒，還是他去的好。」摩吉堂道：「其實我也可以勉強擠進去。」白來索道：「原是可以的，不過要耽擱時候，我現在渴得很，況且我肚裏很難過。」摩吉堂遞過酒碗，同鑽子，說道：「吉利模，你去罷。」吉利模說道：「你們把酒碗先擦乾淨。」對摩吉堂點頭，就鑽進去。白來索很高興。摩吉堂對白來索說道：「回來你看，我們打過仗的人渴了，是很能吃酒的。」吉利模在裏面說道：「罩袍。」摩吉堂道：「曉得。」白來索問道：「他說什麼？」摩吉堂道：「他說要拿罩袍，把洞擋住。」白來索道：「這是爲什麼？」摩吉堂道：「你這個獸子，倘若有人看見，怎麼樣呢？」白來索肅然起敬的說道：「慮得有理。不過恐怕他在裏頭看不見。」摩吉堂道：「吉利模，白天黑夜，都能看見的。」白來索道：「這倒難得，我晚上沒得亮，是看不見的，一動就要碰倒。」摩吉堂道：「這都是你沒打過仗的緣故。倘若你有我們一半的閱歷，你連針都可以看得見。別響，我聽見有人來。」說完，低聲吹哨，自己坐下來，叫白來索也坐下。

忽然房門開了，兩個人披了罩袍，走進來。一個人說道：「還沒睡覺麼？你們可曉得，現在已過十一點鐘了。這是不合船上規矩。我展限一刻鐘，你們趕快吹燈睡覺。」說完了，兩個人走到對面

裝酒的艙，取出鑰匙，開了門，走進去，把門關了。白來索發抖，說道：「不好了，吉利模不得了。」摩吉堂道：「那裏的話？吉利模是個老狐狸。」兩個人坐在那裏，一聲不響，留神靜聽；聽了十分鐘，聽不見有吉利模被捉的聲音。一會，看見那兩個人開門出來，把門關了，又告訴他們趕快睡，說完走了。白來索道：「這個可疑得很。你看我們還是匪麼？」摩吉堂道：「不管他，我們還有五分鐘——他們原限我們一刻鐘的。」白來索道：「我們不如先去告訴主人罷。」摩吉堂道：「等吉利模出來。」白來索道：「他們許把他弄死了？」摩吉堂道：「他要喊的。我們並沒聽見什麼聲響。」白來索道：「倘若他永遠不出來，怎麼好呢？」摩吉堂道：「他來了。」這個時候，吉利模扯開單袍，探出頭來，臉色全變了，兩眼睜得很大，手上拿了酒碗，碗裏裝滿了東西；走到燈下一照，看出是什麼東西，嚇得大喊一聲。摩吉堂嚇得往後一跳，白來索嚇得幾乎要暈倒。歇了一會，再往碗裏一看，原來是火藥。吉利模纔曉得船上裝的不是酒，是火藥。他登時跑上船面，推開門，達特安立刻醒了，看見吉利模的臉色，曉得有禍事來了，正要開口問他，吉利模拿手指唇，一口氣先把燈吹滅了。達特安曲着手臂，支着頭，吉利模跪在他身邊，把事體都告訴他。當下阿托士、阿拉密、顏圖斯三個人還是睡得很熟。摩吉堂、白來索在下艙，只是害怕。

且說吉利模起初從洞裏鑽進去的時候，兩隻手慢慢的摸，不到一會子工夫，就摸着一個酒桶，拿手敲敲，曉得是個空桶；又去另找一個，一敲，又是個空，敲到第三個，聲音很響，曉得這個不是空桶，拿手去找個下鑽的地方，摸着一個小塞子。吉利模想道：「這可省事多了。」把酒碗放下，拔開塞子，等了一會，曉得裝滿了，把塞子塞好，舉起碗來，先要嘗嘗，忽然聽見摩吉堂低聲吹哨，曉得是有人巡查，趕快藏在兩桶之間，躲在一個桶後。艙門開了，兩個人披了罩袍進來，一個人手上拿一盞玻璃燈，燈火是很小很暗的，外面還有白紙圍着，這個就是葛洛士。那一個人，手上拿一細東西，很像白繩，頭上戴了一頂大帽子，半遮了臉。吉利模以爲他們也是進來取酒，坐在桶後等，以爲就是被他們捉住，也不算得犯了什麼大罪。兩個人走到吉利模面前那個桶，就站住了。拿燈的人問道：「你把慢燒的火線帶來了麼？」那個人答道：「在這裏。」吉利模不聽便罷，一聽見這個人的聲音，認得他是誰，不由得渾身打戰，慢慢在桶後擡頭一看，認得是毛唐。毛唐問道：「火線燒多少時候？」那個答道：「五分鐘。」吉利模覺得這個人的聲音，也是很熟的，偷偷的細看，認得是葛洛士。毛唐說道：「你先去叫水手們預備好，卻不必告訴他們許多話。小船帶好了麼？」葛洛士道：「小船跟着大船走，同狗跟主人一樣。」毛唐道：「好極了，你去把水手聚齊，等到十二點一刻

的時候，慢慢的走下小船，不要聲響。」葛洛士道：「我先燒火線麼？」毛唐道：「不必了，讓我管罷。我要報仇報得切實。你把漿放在小船了麼？」葛洛士道：「都預備好了。」毛唐道：「好極了。」說完，毛唐跪下，把火線綁在塞子上，只要等時候到了，點火線，站起來看表，說道：「你要記清楚，十二點一刻，你就下小船。你還有二十分鐘辦事。」葛洛士道：「我曉得，我還要告訴你一遍，點火線是件很危險的事。我勸你讓水手們辦罷。」毛唐道：「葛洛士，你記得一個俗語麼？說的是，若要辦得好，除非自動手，我只好自動手。」吉利模聽得很清楚，卻是不全懂；但是看他們兩個人的舉動，自然是曉得他們要幹什麼。他曉得這兩個人都他主人的仇人，又看見毛唐弄那條火線，他又把手去摸碗裏的東西，曉得並不是酒。毛唐、葛洛士兩個人，走到艙門，停住腳。毛唐說道：「他們睡得很熟。」原來頗圖斯果然睡得很熟，他打呼的聲音，隔了一層艙，還是聽得很響的。葛洛士道：「這是上帝把他們送在我們手裏。」毛唐道：「我看他們這趟怎樣逃？」說完了，兩個人上了船面。

第七十六回 逃命

再說吉利模聽見鎖好了門，慢慢的走出來，一面擦額上的汗，一面說道：「幸虧是白來索口渴。」趕快從洞裏鑽出來，以為做了一場惡夢。達特安聽吉利模說這些情形，聽得很有味，不等說完，就慢慢的起來。阿拉密睡在左邊，他推他的肩膀，低聲說道：「你趕快起來，不要做聲。」阿拉密醒來，達特安再說一遍，阿拉密站起來。達特安道：「阿托士睡在你身邊，你把我的話告訴他。」阿托士是最容易醒的。頗圖斯最難，他醒來，還問爲什麼把他吵醒了；達特安不去理他，伸手掩住他的嘴。

達特安把他們抓到自己身邊，低聲說道：「我的朋友，我們立刻就要離船，不然，是同歸於盡的了。」阿托士道：「又有事了麼？」達特安道：「你曉得船主是誰？」阿托士道：「不曉得。」達特安道：「就是葛洛士。」三個人聽了，打個冷戰。阿拉密道：「葛洛士麼？」頗圖斯道：「讓我想想看，葛洛士是誰，我記不得他。」達特安道：「就是幾乎打死柏理的兄弟的那個人，現在想法子害我

們性命。你曉得他的大副是誰？」阿托士道：「他沒得大副。這種船上，沒得大副，只有四名水手。」達特安道：「也許是的，不過葛洛士不是個平常船主，他卻有一個大副，叫做毛唐。」三個人聽了，幾乎要喊出來。阿托士道：「我們怎麼辦呢？」阿拉密道：「我們把船奪過來。」頗圖斯道：「把他殺了。」達特安道：「這條船裝了火藥。我原先以為是酒桶的，裝了火藥，倘若毛唐曉得我們看破他的毒計，他一定把我們轟了。老實說的話，無論上天堂，或是下地獄，我都不願意同他一路走。」阿托士問道：「你想出逃走法子麼？」達特安道：「想出一個。」阿托士道：「怎麼樣？」達特安道：「你相信我麼？」三個人齊聲答道：「相信之至。」達特安道：「你們過來。」達特安指着一個小窗，剛好鑽得過一個人，開了窗子，說道：「只有這一條生路。」阿拉密道：「冷得很。」達特安道：「你願意在這裏也使得，不過再過幾分鐘，恐怕你又嫌太熱了。」阿拉密道：「我們不能覓水到岸上。」達特安道：「船尾帶了一條小船，跟着大船走；我們躲到小船上，割了纜。只有這個法子。來罷！」阿托士道：「且等一等，我們的跟人怎麼樣？」摩吉堂、白來索說道：「我們在這裏。」——原來是吉利模叫他們上來的。阿托士三個人聽了達特安的話，看看窗子，面面相向，一聲不響。達特安道：「你們只管遲疑，我們的跟人怎麼樣呢？」吉利模道：「我不遲疑。」白來索道：「我只會

在河裏梟水。」

當下達特安鑽出窗子，阿托士道：「你想透了，沒得別的法了麼？」達特安道：「我想透了，只有這一法。阿托士，你不要遲疑，誤了性命。阿拉密，你告訴跟人們，怎麼樣辦。頗圖斯，你把守，有人來攔阻，你就殺他。」達特安抓阿托士的手，等船尾下去的時候，跳入水裏，阿托士跟着也跳入水；船尾高起的時候，看見繫小船的纜，達特安向纜梟來，一手抓住纜，頭露出水面，一會工夫，阿托士來了，再過一會，阿拉密同吉利模來了。阿托士道：「我很不放心白來索。你聽見他說，只會在河裏梟水麼？」達特安道：「只要會梟水，就會河裏梟水。」阿托士道：「我看不見頗圖斯。」達特安道：「你放心，頗圖斯梟水的本事，賽過鯨魚。」原來摩吉堂、白來索兩個人，聽見風響浪吼，看見波濤洶湧，害怕的了不得，退回頭，不敢跳入水。頗圖斯說道：「來罷，來罷，快跳入水。」摩吉堂道：「我不能跳，求你隨我在這裏罷。」白來索道：「我也不能。」摩吉堂道：「我到了小船，不過是個阻礙。」白來索道：「我到不了小船，就先淹死了。」頗圖斯又住他們的頸項子，說道：「你們不登時跳下去，我就先弄死你們。白來索，你先下來。」白來索只哼了一聲，頗圖斯一手抓頭，一手抓腳，當他是塊木頭，從小窗子，頭下脚上，摔在海裏。頗圖斯道：「摩吉堂，難道這個時候，你還捨我而去麼？」摩吉堂

流淚說道：「主人，你爲什麼又出來辦事？在家的時候，是何等舒服！」說完了，也跳入水；摩吉堂這一跳，究竟是爲忠於主人，抑或怕做白來索，卻是無人知道，總而言之，摩吉堂總算是有血性的，因爲他一跳入水，以爲總是死的了。但是頗圖斯向來待摩吉堂是極好的，趕快自己也跳入水，等到摩吉堂再浮起來的時候，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頗圖斯一手抱住他，把他輕輕的帶到綁小船的纜，同時看見有個東西，從水面出來，頗圖斯一手抓住頭髮，原來是白來索。阿托士正纔來相救，頗圖斯道：「伯爵，不必了。」於是一隻手抱住一個跟人，梟到小船旁邊。達特安、阿拉密、吉利樸三個人，連忙把兩個跟人弄上小船，隨後頗圖斯上了小船，因爲他身體太重，幾乎把小船弄翻了。達特安問道：「阿托士在那裏？」阿托士說道：「我來了。」他是同退兵的大將一樣，末了一個走。他看見衆人都在小船上，他身子在水裏扶着小船邊，問道：「你們都在船了麼？」達特安道：「都在船了。你有小刀子麼？」阿托士道：「有。」達特安道：「割斷纜，上小船來。」阿托士從腰間取出小刀，把纜割了。那條大船在前走得很快，小船在那裏隨波上下。達特安道：「阿托士，你上來。」伸出一隻手，幫阿托士上了小船。達特安道：「正是時候。再過一會，你就看見一件極好看的事體。」

第七十七回 水上報仇

再說達特安纔把話說完，聽見遠遠大船上有吹哨之聲；這個時候，離得頗遠，大船在黑暗之中，已經看不見。達特安道：「做什麼吹哨？」那時看見大船上有盞燈，彷彿船面上有人走來走去。忽然聽見大聲叫喊，那時浮雲一開，月亮照着大船，看見桅纜很清楚，有幾個人在船面上走，一面聽見叫喊之聲。忽然毛唐走上後身船面，手拿了火把。

原來葛洛士到了約好的時刻，把水手都叫齊了。毛唐先在房艙門口聽，以為這班火槍手睡熟了，自己跑下船艙，走進那裝火藥的艙，把火線點着了。那時水手已經都在後頭船面上，葛洛士道：「你們把纜收進來，把小船拉到大船邊。」有一個水手拉纜，纜曉得纜的那一頭，並沒有小船，喊道：「纜已斷了，小船不曉得那裏去了！」葛洛士走上前，喊道：「小船沒有了麼？沒有的事！」水手說道：「請你自己來看看，船尾並沒有小船，纜的那一頭在這裏。」葛洛士見了，大喊一聲，就是小船上聽見的。這時候毛唐從下艙上來，走到船尾，手拿火把，問道：「你們鬧什麼？」葛洛士道：「什

麼事？我們的仇人逃走了！他們把纜割斷了，坐了小船逃走。」毛唐立即跑到房艙，一脚把門踢開，喊道：「空艙！我們被鬼迷住了！」葛洛士道：「我們追趕他們，他們走得並不遠。」毛唐喊道：「火藥是要轟的，我已經點着了火線！」葛洛士向下艙跑，說道：「還許來得及。」毛唐聽了，大笑，臉色全變了，四圍一看，先把火把摔在海裏，自己隨即往海裏一跳。葛洛士剛下了一級樓梯，那條大船就裂作兩半，一陣大火向天直衝，就同火山炸裂一般；同時一聲大響，同山崩地裂一樣，船上的東西，都燒着了，飛到各處，滿海的紅光，零碎着火的東西，沾了水又滅了。不到一會，煙消火滅。一場天轟地裂的事，化做無影無形，船面都不見了，葛洛士同三個水手，也不見了。

阿托士四個人，在小船上，一聲也不響，臉上全變了色。再過一會，海上只是一片汪洋，只剩他們一隻小船，隨波上下。看見這樣驚魂動魄的事，四個人面面相向，不作一聲。頗圖斯同達特安每人拿了一把槳，動也不動。後來還是阿拉密先說道：「現在他們都死完了。」忽然聽見海面有人喊道：「救命呀，救命呀！」阿拉密聽見這個喊救之聲，渾身發抖，說道：「這是毛唐的聲音！」各人聽了，都不響，都向大船轟沒的地方看，看了一會，纔見一個人，死命的向小船擲水而來。阿托士慢慢伸出一隻手，指着那個人。達特安道：「是的，我看得很清楚。」頗圖斯說道：「那個惡鬼，又出

現了麼？我看他是鐵打的。」阿拉密同達特安附耳說了兩句話。毛唐用力梟過來，喊道：「諸位，可憐，救我一命罷；我要沉下去了。」阿托士見了，有點不忍，自言自語道：「可憐見的東西。」達特安道：「阿托士，這纔像你這樣的惡人，可憐他做什麼？我看他是要到我們這裏來，他還想望我們救他上船麼？」頗圖斯只管搖。於是達特安同頗圖斯兩把槳放在水裏，用力一搖，又離開毛唐好遠。毛唐喊道：「你們難道真是全無人心，隨我這樣死麼？」頗圖斯道：「我看你這一會快完了，你只好到鬼門關去。」阿托士很不以為然，說：「頗圖斯。」頗圖斯道：「阿托士，你不要管我。你這個人慷慨起來，令人好笑。我老實說，只要他梟過來，離船幾尺遠，我拿槳打破他的頭。」毛唐已經是一點氣力也沒有了，喊道：「可憐我罷，不要隨我沉下去，可憐我罷。」這個時候，毛唐已經是在水面浮沉了幾趟。達特安同阿拉密說話的時候，兩眼只是看着毛唐，這個時候站起來，說道：「你不要到我們船上來，我們不相信你這個人是能設改過的。你想想，你要把我們轟死了，那條大船，纔沉下去。你現在雖然是在水裏，倘若我們被你轟了，我們還沒得你現在這個樣子，一定是先被火藥轟死，同葛洛士及水手們一樣。」毛唐喊道：「我對你們發誓，我真悔過了。若是我現在死了，死得太早。我不過是為我母親報仇，倘若你們處我的地位，也是要報仇的。」達特安看見阿托士很

有憐憫之意，說道：「這又是另外一件事體。」毛唐越怕死越有氣力，離船不遠，說道：「你們真賤我這樣死，你們殺人之母，還要殺人之子麼？你們怎麼樣能怪我？無論是天定的法，或是人定的法子報母仇，都是許的。」說到這裏，舉起一隻手，說道：「倘若報仇是罪過，我現在是改悔了；求你們饒我。你們饒了我罷！」說完了，彷彿是氣力都沒有了，就沉下去，話也不能說了。阿托士道：「我不能受。」這時候毛唐又浮在水面。達特安道：「我們不要他再浮上來。」又說道：「你殺了你的伯父，你又管劊子手殺了王上，你又設法要把我們在船上轟死！我要你沉到海底去。你再擡過來，我先把你打死。」毛唐聽了，更覺過來，達特安雙手拿漿，正要打下去，阿托士止住喊道：「達特安，達特安，我不能叫這個人淹死，我要救他；我袖手旁觀，隨他淹死，我實在是受不來。」達特安道：「老天在上，你倒不如自己綁起手脚，去送死；你是立定主意，要把自己性命送在他手上，我卻立定主意，不讓你做。」這是達特安第一次不聽阿托士的話。阿拉密不響，拔出劍來，說道：「倘若他放手在船邊，我先斬他的手。」頗圖斯道：「這件事我也來一分。」阿拉密道：「你打算怎樣？」頗圖斯道：「若是沒得別的法子，我就跳下海，弄死他。」阿托士道：「衆位，我們都是奉基督教的人，要存點人心。」達特安只哼了一聲，阿拉密放下劍，頗圖斯坐下來。阿托士說道：「你看那可憐的人，再

過一分鐘，他一定要沉下去了；倘若看他死了，我從此以後，心裏是不能一刻安樂的。我求你們饒了這個人的命，我永遠感激你們。」毛唐喊道：「救命呀，救命呀，我要淹死了。」阿拉密同達特安附耳說道：「再等一分鐘。」又對顏圖斯說道：「再搖一下。」達特安這個時候，不知如何是好，一聲也不響。顏圖斯果然搖了一槳，但是達特安卻並沒動，那條小船轉身，倒離毛唐近些。毛唐說道：「德費拉伯爵，你可憐我罷。我求你救我一命。你在那裏，我怎麼看不見你？我沉下去了，救命，救命！」阿托士說道：「我來救你。」說完，斜過身子，伸手去救，說道：「你抓住我的手，爬上船來。」達特安道：「這是婦人之仁，我不要看。」回過頭去。阿拉密他們都走到船那一頭，彷彿是不願意同毛唐相近。毛唐果然用力抓住阿托士的手，阿托士身子向前，讓毛唐把手放在自己肩膀上，說道：「你把手放在這裏。」兩個人的頭，靠在一起，毛唐兩隻手，死抱住阿托士的頸頸子。阿托士道：「來罷，你有了性命了，不要害怕。」毛唐臉色忽然全變了，喊道：「我的母親，我只能殺拿一個人，做你的犧牲，卻是這一個人，母親你自己來挑，也是挑他做犧牲的。」達特安大叫，顏圖斯舉起槳來，阿拉密舉起劍來，要打毛唐，誰知小船一側，毛唐大喊一聲，把阿托士拖在水裏，兩腳盤在他身上，阿托士要動也動不得，只能用力，擡頭露出水面，誰知被毛唐身子拖下去，阿托士竟沉在水裏，水面什

麼也看不見，只見有些迴瀾，再過一會，連迴瀾也沒了。

達特安三個，氣得要死，面面相向。頗圖斯亂撕自己的頭髮，哭道：「阿托士，阿托士，我們讓你這樣死麼？」達特安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阿拉密隨着達特安說。這個時候，離船六七碼遠，水面有泡沫了，看見有物浮上來；先看見頭髮，再看見死白色的臉，睜着大眼，張開大嘴，浮出一個死屍，肩膀到了水面，死屍翻身，原來胸前有一把金柄小刀，深深的刺入胸口，月亮照在刀柄上，金光閃閃。三個人齊聲喊道：「毛唐，毛唐！」達特安喊道：「阿托士在那裏？」忽然小船側過一邊，吉利模高興大喊。達特安三個人回頭一看，原來是阿托士，兩手扶着船邊；三個趕快拉他上來，平放在船板上，拉他的四肢。拉了一會，阿托士回過氣來。達特安問道：「你沒受傷麼？」阿托士道：「並沒受傷，他在那裏？」達特安道：「謝天謝地，這一趟他真死了！」隨即指毛唐的屍身，給他看；那個屍身，隨波上下，兩隻大眼，看着他們，還是懷恨不休的。後來屍身沉了下去。阿托士看着屍身沉，還是有點不忍之意。阿拉密很高興的喝采。頗圖斯說道：「那小刀子一刺，刺得真好！」阿托士道：「我自己有個兒子，我是爲他留自己的性命。」達特安道：「今日這件事體，其中自有天意。」阿托士道：「上帝不過是借我的手，行他的意思。」

第七十八回 浮海

且說船上這些人，停一會不說話。後來月亮又被浮雲遮住了，海上只是一片黑，什麼也看不見，只聽得風濤之聲。頗圖斯先開口說道：「我的閱歷也不算少了，但是今晚的閱歷，我是永遠不能忘的。剛纔的事情，真是可怕；但是我現在卻十分高興。我心中如同去了重塊，呼吸能罷自由了。」說完，呼了一口氣。阿拉密道：「我卻不能這樣說，我現在還害怕。我還不能相信那個惡鬼是死了。我還恐怕時刻他從海裏鑽出來，拿了小刀子來找我們。」頗圖斯道：「我是相信他真死了。刀子深入，是從第六肋骨之下進去的，只剩了刀柄在外。阿托士，你這一刀，刺得真準！我現在覺得很快活。」達特安道：「頗圖斯，你不要太高興。我們眼前還有許多為難。人同人鬪，是有法可想的，人同風雨去鬪，是鬪不過的。我們在大海上，又是夜深，船隻又小，又無領港，只要起一陣風，就可以把我們這條小船吹翻了，把我們這幾個人都葬在海底。」摩吉堂聽了，很難過，歎了一口氣。阿托士說道：「達特安，你是向來不大信天的；你看我們什麼艱險都經過了，保存了性命，難道老

天不保存我們到底麼？！你還記得，我們動身的時候，是西風，現在還是西風？」阿托士擡頭看北極星，說道：「北斗在那裏，法國應該在那一方向。我們隨風相送，只要風不轉向，我們就可到克賴，或布朗。就是小船翻了，我們都是有氣力人，不必怕的。況且我們現在走的，正是從英國到法國的大路，來往的船是很多的，只要天亮，總可以碰着漁船。」達特安道：「倘若碰不見漁船，不幸風改了向，我們怎樣好呢？」阿托士道：「那卻不好，我們要過了大西洋，纔能見岸。」阿拉密道：「我們還沒到，就早已餓死了。」伯爵道：「那卻難保。」摩吉堂聽了，大啼。頗圖斯問道：「摩吉堂，你怎麼樣了？你爲什麼這樣啼？」摩吉堂道：「我覺得很冷。」頗圖斯道：「沒有的事。」摩吉堂道：「爲什麼就是沒有呢？」頗圖斯道：「你的身子肥胖，很有一層肥油裹住，寒氣鑽不過，恐怕你是別的難受？」摩吉堂道：「我是因爲我身上這一層肥油，心裏很難受。」頗圖斯道：「爲什麼呢？」你老實告訴我，不要害怕。」摩吉堂道：「我記得在堡裏沒事的時候，在書樓裏讀過一本書，是某人做的，是本遊記。」頗圖斯道：「書上怎麼樣說？」摩吉堂道：「那書上說了好幾段海上危險的事，同我們現在經歷的，有點相同。」頗圖斯道：「這倒很有趣，你說給我聽。」摩吉堂道：「書上說，凡是在海上遇難的水手們，捱餓捱得利害，就要人食人。向來的規矩，都是先吃……」達特安大笑，接

着說道：「先吃那個最肥的。」摩吉堂很有點不高興，答道：「是的。你不要怪，我說這件事體，有什麼好笑？」頗圖斯道：「我們的摩吉堂是個英雄的樣子。你老實說，若是主人把你切碎了，吃了你，你也是願意麼？」摩吉堂道：「是的。不過我看得沒什麼趣味。我只要能替你出力，我是死而無悔的。」頗圖斯見他如此，未免感動，說道：「摩吉堂，倘若我們能覓再見披理方堡，我就把那葡萄園給了你，同你的子孫。」阿拉密說道：「你就可以起個名字，叫做忠義葡萄園，做個記念。」達特安聽了，對阿拉密說道：「倘若你餓了兩三天，沒得東西吃，你願吃摩吉堂麼？」阿拉密道：「有什麼不願意。不過我還是吃白來索的好，因為我同他不甚熟。」兩個跟人聽見他們取笑，都不甚願意，惟有吉利模一點都不理會，他曉得他們不會來犧牲他的。原來達特安他們看見阿托士殺了毛唐之後，心裏極其難過，特為說些笑話，要分他的心。

當下吉利模一隻手拿一把槳，只管搖，阿托士問道：「你搖船？」吉利模點頭。阿托士問道：「這是為什麼？」吉利模道：「我搖船，身子覺得暖些。」那時原是夜深，各人都覺得很冷，惟有吉利模搖得一身汗，忽然摩吉堂很高興的大喊一聲，拿了一個酒瓶，在頭上亂舞，喊道：「有救了！有救了！」把瓶子送給頗圖斯，說道：「這條船上，有吃的，有喝的。」又伸手在板下摸，又拿出十幾個瓶子來，

末後又掏出點鹹牛肉麪包來。衆人看見，都十分歡喜，只有阿托士一個人還是不甚理會。頗圖斯是覺得最餓的，先說道：「原來心裏着急過的人，是最容易餓的。」一面說，一面吃了一瓶酒，一大塊麪包，一塊鹹肉。找出來的東西，先被他吃了三分之一。阿托士說道：「你們都去睡覺，我先值頭一更。」這小船上的，渾身是已經濕透的，晚上的風又冷，若是別的人是萬不會想到睡覺的，惟有這幾個人是受慣風霜的，身體是同鐵打的一般，聽了阿托士這句話，不到幾分鐘，都睡着了。

阿托士把住舵，擡頭看天，過了幾點鐘，把他們喊醒了。那時天已明亮，望見前面不遠，有塊黑東西，扯着一片三角帆。衆人見了，很高興，說道：「有一條船！有一條船！」原來是條商船，從某處到布朗的。他們只管在船上喊，那條帆船聽見了。吉利模脫下帽，放在槳上，舉得很高，要帆船上的人看見。不到一刻鐘，那帆船果然放了一隻舢板，把小船拖去。衆人上了帆船，吉利模牽了主人之命，去見船主，出二十鎊錢，叫他送他們到法國，船主應允了。那時正是順風，早上九點鐘，就到了布朗。衆人登了岸，頗圖斯大踏步在沙上走，說道：「我現在覺得同從前是兩個人。我勸人不要同我爭，不要向我縮眉頭，不要惹我。我現在覺得我一個人，可以打全軍。」達特安道：「我勸你低聲點說。我見岸上的人，很留心看我們。」頗圖斯道：「他們不過是稱讚我們。」達特安道：「我不像你這

樣好恭維，我看他們並不是稱讚我們。我看見幾個穿黑衣裳的，不是路數，我不大放心。」阿拉密道：「那幾個大約是海關人員。」阿托士道：「當立殊理主教的時候，他們很留心驗人，倒不十分驗貨，現在你們可以放心了；現在的主教，什麼都不管，只講弄錢。」達特安道：「恐怕不見得罷，我看還是向沙堆走。」顏圖斯道：「爲什麼不進城找個舒服的客寓？不比這個沙堆子好麼？沙堆子是野兔住的。況且我餓得要死。」達特安道：「顏圖斯，隨你自己的便罷。我看我們現在還是在鄉下好。」達特安曉得衆人是依他的多，就向沙堆走，衆人都跟他走，被沙堆子遮住了。阿拉密道：「我們先歇歇，商量個辦法。」達特安道：「不好，我們不要多說話，就誤了。我們逃走了克林維勒的手裏，逃出了毛唐的手裏，大海要吞我們，我們也逃出來了；但是要逃出馬薩林手裏，卻不甚容易。」阿拉密道：「你說的不錯，我們不如先分手罷。」顏圖斯不甚以爲然。達特安一隻手靠着他的肩膀，勸他，顏圖斯果然聽他的勸。阿托士說道：「我們分開做什麼？」達特安道：「因爲我同顏圖斯是馬薩林派去見克林維勒的，我們到了英國，不但沒幫克林維勒，反去幫了查理，這件事，有點不對。我們現在若是同德拉費伯爵及德博理教士一同回去，豈不是變了同黨嗎？倘若我們自己兩個人回來，他就不能把我們一定指實是你們的同黨，我要竭力同馬薩林爲難。」顏圖斯道：「這

是不錯的。」阿托士道：「你們忘了，我們還是你們的俘虜，你們正可以把我們送到巴黎……」
達特安攔住他說道：「我聽見你這個明白人說孩子話，我很難受；一個書房裏的小孩子，還不會這樣笨。」回頭對阿拉密說道：「你以為我多疑，以為不必太小心，你要曉得，我同頗圖斯兩個人可以照應自己；倘若你們同我們在一起，有人來拿我們，我們是要動手拒捕的，將來總是不得了。況且若是我們兩個人被官捉了，你們兩個人還得自由，還可以搭救我們出來。我們分開，各行其是。你們可以盼望王后赦你們的罪，我們也可以盼望馬薩林赦了我們的罪。我還是勸你們兩位向右走，我同頗圖斯向左走。我們一直到巴黎，你們是路過那曼特。」阿拉密道：「倘若我們在路上被人捉了，怎樣能毀彼此通信？」達特安道：「那個容易得很。我們先要商量好，走那一條路。你們最好先到聖華利，再到狄阿，由狄阿到巴黎。我們是到阿巴維，阿密安，巴朗，甘平，銑里。」凡是我們所到過的客寓，我們拿刀子在牆上畫個記號，或是用金剛鑽在窗上畫。」阿托士說道：「你的計策真多！」達特安說道：「這算什麼？狐狸裡的天性，是好吃雞，有人追趕他，是要想法子逃避的。不論日夜，都要先打算好歸路。我們算商量好了沒有？」阿托士道：「商量好了。」達特安道：「剩下的錢，我們要分開用。大約還有二百個畢士度，吉利模，還有多少錢？」吉利模道：「還

有一百八十個半路易。」達特安道：「很好？呀呀！太陽出來了！我好久沒看見你，你居然出來了，好極好極！」阿托士說道：「達特安，來罷，你不必故意做出高興來。我看見你兩眼含淚。我們索性開誠布公的，纔不礙交情。」達特安道：「我現在要同你及阿拉密兩個好朋友分手，難道不動情麼？況且前路茫茫，處處都有危險。」阿托士聽了，也很難受，說道：「我的兒子，我們只好分手了。」顏圖斯哭了一聲，說道：「我當真是哭了，真是歎氣！」於是四個摟抱在一團，難分難捨。阿托士、阿拉密帶了吉利模、白來索兩個跟人，達特安同顏圖斯帶了摩吉堂，於是把剩下的錢分開，又互相拉手而別。兩起的人，彼此都常常回頭觀看，等到兩面不相見，纔罷了。

顏圖斯對達特安道：「我現在纔告訴你，我很不以你主張分手的主意爲然。」達特安微笑，馬道：「你何故不以爲然？」顏圖斯道：「你說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恐怕難保，你爲什麼倒要離開他們？我老實說，我現在很想趕回頭去，幫他們的忙。我不管什麼馬薩林！」達特安道：「假使你的主意是對的，我是第一個同你表同情。其中有一層，你卻沒想透。你若是想透了，自然是不這樣想。他們沒得什麼危險，還是我們有危險；並不是我們拋丟他，是好好的同他們分手，不要拖累他們。我們前途的危險，叫他們都躲過了。」顏圖斯睜大兩眼，很詫異的，說道：「當真的麼？」達特安

道：「這是實在的情形，倘若他們被捕，不過關在巴士狄大監裏，倘若我們被捕，是要問絞的。」

顏圖斯道：「看起來，我這個男爵，是越想越遠了。」

達特安道：「你以為遠，倒許不十分遠。俗語說得好，凡是大路，都可以到羅馬的。」

顏圖斯道：「爲什麼我們的危險就比阿托士他們大呢？」

特安道：「有好幾層的道理：第一層，他們是奉英后的命去辦事，我們是遠了馬薩林的命；第二層，我們雖然是派去見克林維勒的欽差，到了英國以後，我們卻去幫查理；第三層，是那一班狐羣狗黨，如馬薩林，克林維勒等類，都是要殺查理的，我們卻去救查理。」

顏圖斯道：「這是慮得不錯。你看克林維勒有時候想得到……」

達特安道：「克林維勒這個人，什麼事都想得到，什麼事都有時候辦。但是我們不要只管耽擱時候，時候是最值錢的。我們先要見了馬薩林，纔得平安。」

顏圖斯道：「我們見了馬薩林，說些什麼？」

達特安道：「你一切都交把我罷，我已經想好了一條妙計。俗語說的，最後笑的，笑得最好。克林維勒有力量，馬薩林有詭計，我寧可同這兩位交手，不願意同那死的毛唐交手。」

顏圖斯道：「我們現在能說說已死的毛唐，豈不是大快事？」

達特安道：「是的，我們快走罷。」

他們就快馬加鞭的趕向巴黎，摩吉堂跟在後頭，起先覺得很冷，後來越趕越熱起來。

- ① 諾曼底 (Normandy)
- ② 華萊 (St. Valéry)
- ③ 坎佩 (Jieppe)
- ④ 阿貝維爾 (Abbeville)
- ⑤ 亞米恩斯 (Amiens)
- ⑥ 皮爾 (Péronne)
- ⑦ 孔皮涅 (Compiègne)
- ⑧ 蘇瓦 (Soissons)

第七十九回 同歸巴黎

再說阿托士、阿拉密他們走的，就是達特安所說的那條路，在路上走得很快，一點也不耽擱。他們算好了，若是被捉的話，離巴黎越近越好。他們晚上到了客店，恐怕被捉，先在牆上或是玻璃窗上，畫記號，明早起來，安然無事，倒覺得詫異。他們一路向巴黎而來，想起在英國做的事情，就同一場惡夢。他們離開法國，有四十餘天，這四十餘天裏頭，倒也出了些事。

有一天早上，巴黎的百姓起來，知道王后、王上都走逃了，人心很不安；他們最恨的是馬薩林，馬薩林走了，他們原是高興的，卻是補不過王上、王后的逃走。巴黎百姓見王后、王上逃走，起初很驚怕，彷彿是小孩子睡到半夜，驚醒起來，四圍看不見一個人。議院裏頭，很熱鬧，商議定了，派人去見王后，求她回來。但是王后因倫斯的勝仗，十分高興，逃走出來沒得一個人曉得，更是喜歡。巴黎的代表來了，王后不見他們，派了宰相去見他們——這一位就是從前要搜王后的身的。宰相見巴黎代表，宣布王后哀的米當書，說是爲首聚衆的議紳要重辦，不然，明日就攻城。因爲有這種舉

動，奧林斯公爵已經帶兵守聖克路橋，康狄王爺駐紮聖丹尼等處。誰知宣布了之後，有些人原想幫王后的，聽了這話，都去幫百姓；百姓聽了，自然是生氣。議紳知道有衆可恃，自然是不服；送了一封回書，說的是馬薩林是聚衆滋事的原因，有他在身邊，有礙王上，有礙國事，請立刻斥退，限一禮拜內離開法國，倘若不退，凡是忠義之民，要用強硬手段，驅逐出境。王后之黨，萬想不到巴黎的百姓會有這樣的舉動，兩邊相持不下，自然要決個勝負。后黨預備攻，民黨預備守，城裏百姓們十分忙碌，有作柵欄的，有掘起街石的，有拿鐵鏈攔街的。正在忙得熱鬧，忽然聽說副主教康太王爺，朗維勒公爵，都願出來幫百姓。既然有了兩位親貴出來，百姓們自然是要堅持到底。兩位親貴宣布幫百姓，是在正月初十日。商量了好一會，纔議定，以康太王爺爲大元帥，舉了兩位公爵，一位大將，爲副元帥。朗維勒無獨立的職事，爲康太的參贊。波孚公爵那時已回到巴黎，百姓們還是十分歡迎他。百姓們是再受不了苛政，故此不到幾時，就成了軍。十九那一天，出城打了一個小仗，不過是示威之意。民黨用一面旗子，倒也古怪，旗子上寫的，是「百姓求王」四個大字。後來一連幾天，都打小仗，不過燒了兩三間房子，圍散了幾羣縣羊。這是正月底的情形。剛好是二月初一那一天，達特安四個人，在布朗登岸，分路向巴黎而來。

初四晚上，阿托士同阿拉密到了南陀地方，恐怕遇着后黨的人，不敢進城。阿托士原說不打緊，阿拉密說是帶了查理在法場臨死時的口信，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定要傳到英后知道，萬不能冒險的。阿托士只好聽他。兩個人到了巴黎的時候，看見城門緊閉，守門的兵，不讓他們進城，喊了個小兵官過來。那小兵官很是大模大樣的，——凡是城裏的人，一旦穿了軍衣，都是要擺架子，——問他們道：「你們是誰？」阿拉密道：「我們兩個都是上等人。」小兵官問道：「你們從那裏來的？」阿拉密道：「從倫敦來。」又問道：「來做什麼？」阿拉密道：「我們是奉命來見英國王后的。」小兵官道：「哈！今天爲什麼人人都要見英國王后。現在三個人還在卡房裏，也是要見英國王后的，現時正在驗他們的護照。你們的護照，在那裏？」阿拉密等說道：「我們沒得護照。」小兵官道：「什麼，沒得護照麼？」阿拉密道：「沒有，我們不是告訴過你，我們從英國來，我們不曉得你們這裏的情形，我們動身到英國的時候，王上還沒逃出巴黎。」小兵官說道：「我看你們是馬薩林的人，進城豈好細的。」阿托士道：「如果我們真是馬薩林的人，他自然給護照我們的，倘若我們有了護照，你們纔疑心我們。」小兵官道：「你們去到卡房，同我們的兵官說罷。」說完，叫巡兵走開，自己帶路，把他們兩個人，帶到卡房。

卡房裏頭，有許多人：有吃酒的，有賭錢的，有談國事的；在一個房角裏，很黑暗的地方，坐着三個人，就是剛纔要進城的，已交了護照，給兵官驗。兵官是自己一個人在另外一間小房裏。阿托士同阿拉密進來的時候，很留心看那三個人。那三個人也留心看進來的這兩個。先來的三個人，披了軍袍，蒙着臉，有一個最矮的，躲在後頭。小兵官進來說，捉了兩個馬薩林的好細，那三個人很留心想聽，最矮的人原走出來看他們的，現在又躲起來了。卡房的人聽說這兩個人沒得護照，都說是不能讓他們進城。阿托士道：「諸位請聽，還是讓我們進城；諸位都是講理的，現在有一個最容易的法子，請你們去向英國王后請她替我們做保。如果王后准了，你們再讓我們進城。」那個矮身子的人，聽見這幾句話，驚跳了一陣，帽子丟下來，低頭去拾帽子。阿拉密推阿托士說道：「你看見那個人麼？」阿托士問道：「那一個？」阿拉密道：「三個人中最矮的那一個。」阿托士道：「我沒看見。」阿拉密道：「他好像是……但是萬不能的。」這個時候，小兵官從小房出來，把公文交給那三個人，說道：「你們的護照沒錯，你們可以走了。」三個人鞠躬，趕快就走。阿拉密留心看他們那個身子矮的人走過的時候，阿拉密又推阿托士；阿托士問道：「什麼事？」阿拉密道：「我看他是……但是恐怕我是做夢。」阿拉密回頭，問小兵官道：「你可告訴我，那三個人是誰麼？」小兵

官道：「我曉得，我在護照上看見的，一個叫法瑪琳，一個叫沙提朗，一個叫畢萊，是三個擲石黨進城去找朗維勒公爵的。」阿拉密彷彿是自言自語的說道：「奇怪得很，內中有一個，好像是馬薩林。」小兵官大笑，說道：「什麼馬薩林！有這樣大膽子，來自投羅網麼？我看他不會這樣笨的！」阿拉密道：「也許是我認錯了，我的眼睛不如達特安的利害。」這個時候，那兵官自小房裏走出來，問道：「誰在這裏說達特安？」吉利模睜大眼，喊了一聲。阿托士問他是什麼事。吉利模道：「那是巴蘭舒。」那兵官走上前，喊道：「德拉費伯爵，德博理教士，你們兩位回來巴黎了麼？我看見二位，非常的歡喜。你們二位是進城找王爺們麼？」阿托士看見達特安的舊跟人當了兵官，微笑。阿拉密上前說道：「不錯的。」巴蘭舒道：「我剛纔聽你說達特安的名字，你可以把他的新聞告訴我麼？」阿拉密道：「我們是四天前同他分手的，我想他先已進城了。」巴蘭舒道：「不是的。我曉得他並沒進城。大約他還在聖遮猛。」阿拉密道：「不是的，我們約好在他的客寓相見。」巴蘭舒道：「我今天纔到那客寓。」阿拉密微笑，問道：「米狄林沒說他來了麼？」巴蘭舒道：「她沒說。她因為一兩件事，很不快活。」阿拉密道：「我們跑路，跑得很快，並沒在路上就攔。」阿拉密又說道：「阿托士，我們不要只管問話，先要同巴蘭舒賀喜。」巴蘭舒鞠躬道謝。阿拉密道：「你現在是個

少佐了？」巴蘭舒道：「是的，我是個少佐，不久就要升大佐了。」阿拉密道：「好極了。你怎樣升官的？」巴蘭舒道：「你們兩位曉得，我幫過盧時伏伯爵的忙。」阿拉密道：「我記得，還是他自己親口告訴我們的。」巴蘭舒道：「那一趟，我幾乎被馬薩林捉住；自此以後，我的名聲就大起來。」阿拉密道：「就因為這個名聲……」巴蘭舒道：「不是的，還有別的緣故。從前我在某處打仗，立過功，就得了點小功名。」阿拉密道：「後來怎麼樣呢？」巴蘭舒道：「後來有一天城裏的人要操練，不曉得那隻腳是左腳，那隻腳是右腳，亂做一團；我跑去教他們操，操得像個樣子。當下就升我做少佐。」阿拉密道：「原來如此。」阿托士道：「你們民黨裏頭很有些貴族麼？」巴蘭舒道：「是的，我們黨裏有康太王爺，朗維勒公爵，波孚公爵，某某伯爵。」說了一大串。阿托士很着急的問道：「洛奧爾呢？」達特安臨離巴黎的時候，告訴我，他托你代他照應洛奧爾。」巴蘭舒道：「伯爵，是的；達特安待他，同自己的兒子一樣。我是一刻不肯離他的。」阿托士聲音發抖的問道：「洛奧爾好麼？」巴蘭舒道：「很好。」阿托士問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巴蘭舒道：「他還住在大查理客寓。」阿托士問道：「他如何過日子？」巴蘭舒道：「他有時去見英國王后，有時去見施菲洛夫人；他同吉士伯爵是好朋友。」阿托士聽說洛奧爾平安無事，高興極了，伸出手來說道：「多謝你。」巴蘭

舒去抓手，說道：「伯爵，我覺得體面極了。」阿拉密低聲說道：「他不過是個跟人。」阿托士道：「但是他告訴了我許多洛奧爾的好消息。」巴蘭舒說道：「兩位打算怎麼樣？」阿托士道：「巴蘭舒，你可以准我們進城麼？」巴蘭舒鞠躬道：「我准你進城麼？伯爵，你說笑話了！我不過是你們的傭人。」回頭對手下的人說道：「讓這兩位進城，他們都是波孚公爵的好朋友。」那班巡兵聽了，齊聲喊道：「波孚公爵萬歲！」喊完了，站在一邊，讓阿托士、阿拉密走過去。那小兵官跑上前，對巴蘭舒說道：「他們沒得護照，你就讓他們進城麼？」巴蘭舒道：「是的，不必護照了。」小兵官說道：「大佐，剛纔先進城的那三個人，內中有一個告訴我，不要相信這兩個。」巴蘭舒擺出上司架子，說道：「我認得他們兩位。凡事有我擔任。」說完了，同吉利模拉拉手，吉利模覺得榮耀的了不得。阿拉密大笑，說道：「大佐，暫別了；我們若是不得了，還要找你幫忙。」巴蘭舒道：「我時時刻刻都願意幫忙。」阿拉密跳上馬，說道：「巴蘭舒很能幹。」阿托士上了馬，說道：「那個自然。你想想看，他在達特安手下閱練了多少年？」

第八十回 見英王后報信

再說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進了城，走得不遠，纔曉得城裏的街道，被水淹了；原來河水漲溢，半城的街道，都有水。阿托士兩個人只管趕馬上前，走不了多少路，水至馬腹。兩個人沒得法，只好坐了小船，分付跟人在某處等。兩個人到羅弗宮的時候，天色晚了。巡兵們都在小船上，在各門把守。他們到了英后住的房子，纔曉得有英國送信的人到了，兩個人只好在客廳等。阿托士向家人道：「我們也是纔從英國來的，送要緊的信息。」家人問道：「二位貴姓大名？」阿拉密道：「德拉費伯爵，德博理教士。」家人聽見過英后常說這兩個名字，說道：「我曉得王后是立刻要見你們兩位，請兩位就進去罷。」兩個人跟他進去，走到門口，家人請他們略等，自己先進去，說道：「陛下，恕罪，我帶了德拉費伯爵、德博理教士進來見駕。」英后聽了，十分高興，喊了一聲：阿托士他們在房外都聽見。阿托士自言自語道：「可憐見的英后。」小公主自己跑來開門，說道：「兩位請進來罷。」阿托士、阿拉密走進房，看見英后坐在椅上，前面坐着兩個人，是剛纔在卡房看見的一個

是法瑪琳，一個是沙提朗公爵——這位公爵的兄弟，七八年前，在王宮因為朗維勒夫人之事，同人比劍，喪了命的。這兩個個人看見阿托士他們進來，很不舒服，略為一躲，低聲說話。英后對阿托士、阿拉密說道：「你們兩位回來了，我很高興。政府的報信人，比你們走得快；你們還沒進城，法國政府就得了消息。法瑪琳同沙提朗這兩位，是從法國王后那裏來的，報告英國最後的消息。」阿托士同阿拉密看見英后非常高興，不免十分詫異。

英后對先到的兩個人說道：「你往下說罷。你剛纔說到百姓們不答應，亂黨不管，還是定了死罪。」沙提朗吞吞吐吐的說道：「是的。」阿托士、阿拉密聽了，更覺得詫異。英后說道：「他們居然把英國王上，領到殺人臺上，我的可憐見的丈夫，被他們領到殺人臺上，誰知百姓們不答應，把王上救了。」沙提朗很低的聲音答道：「是的。」英后聽了，拍手大樂，小公主歡喜到流淚，摟住他母親的頸頸子。沙提朗看見阿托士兩眼只管瞪着他，很不好意思，說道：「我們的公事完了，告辭了。」英后說道：「且等一等，聽聽德拉費同德博理說什麼。他們兩位，是纔打英國回來的；他們在那裏親眼看見許多事，有許多詳細情形，你們兩位還許沒聽見。你們聽了，也好回去告訴法國王后。你們兩位只管說，不要隱藏。我現在曉得我的丈夫並未死；此外什麼話，我都能聽。」阿托士臉

上變了死白色，一手按着心，英后說道：「我請你說。」阿托士說道：「陛下恕罪，除非這兩位先認了他們的信息不確，我是可以不必再說的了。」英后聽了，很着急，喊道：「他們的信息不確麼？上帝在上，出了什麼禍事了？」法瑪琳對阿托士說道：「倘若是我們錯了，也是法國王后之錯；你們不相信我的話，就是不相信法國王后的話。」阿托士問道：「你是聽法國王后說的麼？」法瑪琳低頭答道：「是的。」阿托士歎一口氣。阿拉密說道：「恐怕是錯在你那一位同伴，就是我們剛纔在卡房看見的那一位；你們原是三個人一齊進城的。」那兩個人聽了一跳。英后說道：「伯爵，你只管說。我看你的臉色不對。你有不好的信息，你嘴不肯說，你兩手發抖。上帝可憐！到底是怎麼樣了？」小公主跪在英后身旁。沙提朗說道：「你若是有不好的信息，就這樣告訴英后，未免太欠斟酌了。」阿拉密兩眼冒火，走到沙提朗跟前，說道：「我同德拉費伯爵在這個地方，應說什麼，該做什麼，難道還要你來管麼？」當下阿托士低了頭，跑到英后面前，低聲說道：「王后陛下，凡是居高位的人，遇着災難，都能受人所不能受，我故此敢把真情告訴陛下。陛下的福命不好，災難未滿；我把兩件記念之物，呈上來，陛下就明白了。」說完，跪下，從懷裏取出一個盒子來：一個是王后給威的寶星，一個是查理臨死時交給阿拉密的金剛鑽十字架。英后接了十字架，送到爵邊，隨後伸

出兩手，臉上變了色，暈倒在小公主手上。阿托士拿英后的裙腳，送在自己肩邊，隨即站起來，說道：「上帝在上，我，德拉費伯爵，對着王后發誓，我們是已經盡力救查理王上的性命。」回頭對阿拉密道：「我們的事體完了，我們走罷。」阿拉密道：「等一等，我還要同這兩位說句話。」回頭對沙提朗說道：「請你出來，我有話對你說；在王后面前，是不便說的。」沙提朗點頭，卻沒答話。

阿托士、阿拉密走出房來，法瑪琳、沙提朗隨在後走。到一個空地，阿拉密對沙提朗說道：「你們剛纔待我們很無禮。即使是好好的人，這樣待我們，我們是不受的，況且是兩個說謊的人，這樣待我們，我們更不能受。」沙提朗很不高興。阿拉密說道：「你們那一位叫畢萊的，那裏去了？他的面貌，很像馬薩林。難道他去改裝麼？」王宮裏意大利面具是很多的，什麼都有。」法瑪琳道：「你的意思，是要無理於我麼？」阿拉密道：「你只想到這一點麼？」阿托士勸他道：「殺了。」阿拉密很生氣，說道：「你隨我罷。凡過這種事，是要做到底的。」沙提朗道：「你還沒說完，只管說。」阿拉密點頭說道：「論理，應該先把你們拿問的，我索性慷慨，請你拔出劍來，在空地上較量五分鐘。」沙提朗道：「我是高興極了。」法瑪琳道：「且慢，你請我們打，我們很願意打；但是現在不能動手。」阿拉密很看不起他們，說道：「這是爲什麼？你們害怕馬薩林麼？」沙提朗道：「法瑪琳，你聽見麼？」

我再讓他，還有什麼臉。」阿拉密冷笑說道：「我也是這個意思。」法瑪琳道：「你現在不得自由，我把情形告訴他們，他們也以爲然的。」阿拉密只是冷笑。沙提朗伸手去拔劍。法瑪琳道：「公爵，你忘了，你明天還要帶兵，是王爺保舉你的，王后已經准了。你要到明天晚上，纔得自由。」沙提朗道：「等到後天，未免太久了。」阿拉密道：「並不是我定的日子，也不是我耽擱；我就不懂，爲什麼你要帶兵，我們就不可動手。」沙提朗道：「你說得不錯。你肯同我到查林登門麼？」阿拉密道：「能毅同你比劍，是極有體面的事，就是走到天盡頭，也是願意的。多走幾步，算不了什麼。」沙提朗道：「好極，我明天等你。」阿拉密道：「我明天一准在那裏。你現在可以回去見馬薩林。但是你要發誓，不要告訴馬薩林說我們回來了。」沙提朗道：「你要要約麼？」阿拉密道：「那個自然。」沙提朗道：「比贏的，自然可以要約，你現在還沒比贏我。」阿拉密道：「既然這樣，我可就要動手；我不去帶兵，我隨時都可動手。」沙提朗同法瑪琳面面相向。沙提朗聽阿拉密的話，說得太挖苦，很生氣，好容易按住了，說道：「也罷，我們的同伴，不問他是誰，不會曉得我們的事。你明天可要到？」阿拉密道：「那個自然。」於是四個人見禮而別。

法瑪琳、沙提朗兩個先走，阿托士、阿拉密兩個隨後出宮。阿托士問道：「阿拉密，誰叫你這樣

生氣？」阿拉密道：「自然是這兩個個人。」阿托士道：「他們什麼事叫你生氣？」阿拉密道：「難道你沒看見麼？」阿托士道：「我沒看見。」阿拉密道：「我們對天發誓，說我們盡了力救王上，他們在旁冷笑。他們只有兩層：或是信我們的話，或是不信我們的話。若是他們信我們的話，從旁冷笑，就算是羞辱我們；若是不相信我們的話，羞辱更甚。我要他們曉得，我們的話，是算得數的。老實對你說，他們改到明天，倒也很好，我們今晚還要辦很要緊的事。」阿托士問道：「什麼要緊事？」阿拉密道：「我們去捉馬薩林。」阿托士皺眉頭，說道：「我不喜歡這種事。」阿拉密道：「爲什麼？」阿托士道：「因爲太過詭詐。」阿拉密道：「你這個人當大將，與人不同，你是白天纔肯打仗的，你又要先叫敵人知道你幾時進攻，你晚上是一點不肯布置的，恐怕人說你用詭計，攻人不備。」阿托士微笑，說道：「天生成的，是不容易改。你把情形看準了沒有？你以爲捉了馬薩林，於我們有益麼？你以爲於我們有利而無害麼？」阿拉密道：「你何妨見直的說我的意思，你不以爲然。」阿托士道：「論打仗的通例，原可使得的，不過……」阿拉密道：「怎麼樣？」阿托士道：「你既然叫他們發誓，不許告訴馬薩林，說是我們回來了，我們就不應該動手同馬薩林爲難。」阿拉密道：「我並沒應許他們我不先動手。我原是可以自由的。」阿托士，來罷。」阿托士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阿拉密道：「不是去找波孚公爵，就是去找布伊朗公爵。我們把辦法請他們斷。」阿托士道：「很好。不過我們先去見干狄，他是個教中人，自然有主意的；又可以請他說，我們這樣辦法，對不對？」

阿拉密道：「他是要弄糟了的。我們先見公爵，再去見他。」阿托士微笑，心裏有了主意，嘴上不肯說，答道：「也好。我們先見誰？」

阿拉密道：「先見布伊朗公爵，如何？」

阿托士道：「也好，不過我要先做一件事。」

阿拉密道：「什麼事？」

阿托士道：「我順路要先到大查理客寓，見洛奧爾一面。」

阿拉密道：「可以，我同你一路去見他。」於是兩個人坐了小船，先到吉利模同白來索等他們的地方，騎上馬，就向客寓而來。誰知洛奧爾不在那裏，原來洛奧爾當天早上得了康狄王爺的信，就立刻帶了奧利文走了。

第八十一回 說降

再說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從大查理客寓出來，就向布伊朗公爵府裏去。那時天已很黑，街上卻是異常擠擁，民兵往來，預備戰事；凡是轉角的地方，不是有東西塞住，就是用鐵鏈攔住。空地上繫了營帳，替兵官們傳號令的人，往來不絕。民兵拿了兵器，在街上巡哨。這兩個人走不到多遠，就被巡兵攔住，要他們說出暗號。他們就說是要見布伊朗公爵，送消息的；巡兵們就派了一個人，領他們去，其實是偵探他們的動靜。這個人在前頭走，一面走，一面唱歌，挖苦布伊朗，說他臨開仗，犯了腫腿病。

阿托士兩個人快到布伊朗府的時候，碰見三個騎馬的人。這三個人，曉得暗號，遇着有人攔阻，只要說兩句話，就讓他們走過；衆人見了他，是很恭敬的，總是三個闊人。阿托士、阿拉密站住了，阿拉密說道：「你看這三個人是誰？」阿托士道：「我看就是我們剛纔碰見的那三個人。我認得法瑪琳。」阿拉密道：「我認得沙提朗。那個穿綠色軍袍的是誰？」阿托士道：「是馬薩林。」阿拉

密道：「無疑了。他們爲什麼這樣大膽，居然走近布公府？」阿托士笑而不答。不到一會，他們兩個人敲公爵的門，門前有個巡兵，門裏院子有一小隊兵，預備傳號令的。原來百姓唱的歌，說是布伊朗公爵得了腫腿病，是真的事。公爵有好久不能下牀。自從巴黎被圍之後，他就動不得，本來是不大肯見客的，但是阿托士這兩位來了，他是要見的。於是兩個人進去，看見公爵躺在牀上，房裏掛了各種兵器，當鋪陳，看他這種的排場，彷彿是只要腿腫好了，一定要同后黨大大的爲難的。但是現在真是可惜，他在牀上動不得。看見兩個人進來，他在牀上作要轉動的樣子，說道：「你們兩位，運氣實在是好，一跳上馬，就可以替百姓們出死力。我因爲犯了這個腿腫病，動也不能動。」阿托士道：「我們纔打英國回來，先到府裏，同爵爺請安。」布伊朗公爵說道：「謝謝你們，我得了這個病，什麼都不能做。查理王上很好麼？」阿拉密道：「他已經死了。」公爵很詫異說道：「已經死了麼？」阿拉密道：「是的，是議院殺的。」公爵道：「當真的麼？」阿拉密道：「我們親眼看見殺的。」公爵道：「法瑪琳爲什麼要造謠言？」阿拉密道：「法瑪琳麼？」公爵道：「是的，他纔走。」阿托士微笑。阿拉密道：「他不是同兩個人來的麼？」公爵道：「是的，你們碰見他們麼？」問這句話的時候，很有點着急。阿托士道：「我們剛纔在街上碰見他。」說到這裏，向着阿拉密微笑。阿拉密不懂

他什麼意思。公爵有點不舒服，說道：「這個腫腿，可恨極了。」阿托士道：「我同德博理不能不恭維爵爺的義氣，替百姓們辦事，得了這種痛楚的病，還要帶兵。」公爵道：「不然，怎麼樣呢？一個人總要替百姓們犧牲了自己。你們兩位，就是義勇的好榜樣。我的同事波孚公爵，全虧你們出力救他出監。我現在雖然力氣衰弱了，也要盡我的力。我的精力心思，還是好的。但是這條腫腿，叫我動不得，實在可恨。我老實說，只要政府准我所求，——我求的是很不相干的事，只要政府准了，我就告退，由任議院同大臣們了這件事罷。前主教把西丹地方充公的時候，原許過還我的，我只要一塊相等的地，還要賠補我八年的損失，還我的主爵。把兵還交給我的兄弟脫崙帶，我就心滿意足了。」阿托士道：「爵爺所要求的，件件都是很公道。」公爵道：「伯爵，你當真是這樣想麼？」阿托士道：「當真的。」公爵道：「德博理，你也以為然麼？」阿拉密道：「我很以為然。」公爵道：「我老實告訴兩位罷，我現在就打算這樣辦。后黨已經同我商量過，許了我好幾個條款，答應不答應，其權在我；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答應的。但是你們兩位既然都說是可以的，我又犯了腫腿，一點事體也不能做，只好聽你們兩位的意思，答應了沙提朗罷。」阿拉密道：「請爵爺答應了罷。」公爵道：「我看只好答應他。我現在很後悔，為什麼剛纔不馬上答應他。好在明早會議，我們再定奪。」

罷。」阿托士、阿拉密對公爵鞠躬，要出來。公爵說道：「你們走了許多路，很倦的了，請去歇歇罷。可憐見的查理第一，我聽見他死了，很難受。但是總算他不好，好在我們法國總算對得起他。費盡多少事，幫他的忙。」阿拉密道：「我們法國的確是幫他的，馬薩林尤其出力。」公爵道：「馬薩林的一片好心，有你代他表白，我聽了很高興。馬薩林存心是最好的，可惜他是個外國人，不然人家自然都要說句公道話的。我的腫腿，疼得利害。」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出了房，走到客廳，還聽見公爵呻吟痛楚的聲音；看來那條腫腿，一定是疼得很利害。

走到街上，阿拉密問阿托士道：「你看事體怎麼樣？」阿托士道：「你指什麼？」阿拉密道：「我看布伊朗。」阿托士道：「我看剛纔領路人唱的歌，意思是不錯的。」阿拉密道：「是的，因此我要說的話，一句也沒同他說。」阿托士道：「不如不說。你若說出來，他的腫腿更要疼了。我們去見波孚公爵罷。」兩個人於是去找波孚公爵。到的時候，剛打十點鐘，院子裏有許多兵，人人踴躍，預備打仗，同在布伊朗府裏一樣，堆了許多兵器，馬匹都上了鞍子。阿托士、阿拉密進去的時候，剛好又碰見兩個人出來，只好躲開，讓他們出來。阿拉密道：「我們今天晚上真巧，處處碰頭；今晚已碰見好幾次，明天若是一趟也碰不見，豈不可惜？」沙提朗答道：「請你放心。」原來出來的兩個人，

又是法瑪琳同沙提朗。沙提朗接下說道：「我們今天晚上並無約會，倒碰見幾次，明天我們不拘什麼時候，都可以相會的。」阿拉密道：「但願明天能覿碰頭。」沙提朗道：「那是一定的。」法瑪琳、沙提朗兩個出門去了。

阿托士他們下馬，纔把韁馬交給跟人，脫了袍罩，忽然有一個人走過來，借着院子的燈光，很留心看阿托士。阿拉密忽然很高興的喊了一聲，走上前來，歡迎他們，喊道：「德拉費伯爵、德博理、教士，你們怎麼會在巴黎的？」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齊聲說道：「原來是盧時伏伯爵？」伯爵說道：「是我。我們纔到了四五天，要同馬薩林爲難。我想你們還是我們的同黨，是不是？」兩人答道：「自然是。公爺怎麼樣了？」伯爵道：「他恨極馬薩林。你曉得的，公爺的勢力很大，他算是巴黎王了。百姓們最愛戴他。他除非不出來，只要一出來，百姓們都要攘抱他，摸到他要死。」阿拉密道：「這是好極了。剛纔出去的那兩位，是不是法瑪琳、沙提朗？」伯爵道：「是的。他們纔見過公爺，這兩個人定然是馬薩林叫他們來的。好在公爺爲人，是不大好說話的。」阿托士道：「大約是主教派他們來的。我來問你，我們可以見公爺麼？」伯爵道：「可以之至。馬上就可以見。公爺也很喜歡見你們的。你跟我來，我要替你們報名。」於是盧時伏領着他們進去。

原來公爵很忙，這個時候，正要坐下吃晚飯，聽見盧時伏說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來了，連飯都不吃，走上來迎，說道：「我看見兩位，非常之高興。你們來得正巧，同我吃晚飯罷。」波佐利，你去告訴諾曼德，來了兩位客人。你們記得諾曼德麼？他是我的總管事，是接馬徒的手，開點心店的，做的酥皮點心，最是拿手。波佐利，你叫他送個最好的酥皮點心來，卻不要拉勒米定他做的那一種。謝天謝地，我們現在用不着繩梯，小刀，堵嘴梨，做點心餡子。」阿托士道：「謝謝爵爺的一番好意。不必添菜了，我們不過來請安，並且聽爵爺有什麼分付。」公爵道：「你們兩位看得見的，我的體氣非常之好，一個人在威英桑大監住過五年，日夕同那個沙華尼相對，都吃得住，是無論什麼辛苦都可以吃得住的。你們說是聽分付，我有什麼分付？人人在這裏，都是自由的，人人都出主意；倘若還是這樣，一點也不改，我只好告辭，不幹的了。」阿托士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為議院很靠你們諸位同心合力。」公爵道：「能合起來，這倒很好。」布伊朗公爵，倒沒什麼，因為他得了個腫腿病，睡在牀上，不好干預；卻是那位笛拉波，同他的這個兒子——你聽過他們唱笛拉波父子們的歌麼？」阿托士道：「沒聽過。」公爵道：「是這樣的，我唱把你聽。」公爵唱了幾句，大意是說笛拉波父子平日只會誇嘴逞能，一旦聽見戰鼓響，是魂飛魄散的。」阿托士道：「爵爺卻不能拿這話

說「干狄」？公爵道：「干狄副主教，更是不得了。上帝可憐，從此不要再生革命的教士；單袍底下披了甲的教士，是最可怕的。干狄該派是在教堂裏念經，保佑百姓們打勝仗的，他卻不去念；你猜猜看，他終天做什麼？」阿托士道：「我猜不着他終天幹什麼？」公爵道：「他自己招募一營人，特別起了個名字，所有的兵官，都是自己派的，彷彿他自己就是個大元帥，就是法國的王上。」阿拉密道：「是的，不過打仗的時候，他大概不出去。」公爵道：「那裏的話！只要有打仗，他是身臨前敵的。因為他的叔父死了，他當了議院的議員，不論什麼事，都有他一分議事的時候；有他，打仗的時候也有他。康太不過是個掛名的大元帥，事體是難辦極了。」阿托士對阿拉密使眼色，說道：「看來爵爺是很不高興的。」公爵道：「什麼高興！我恨極了。我老實告訴你，我是恨極了！只要王后認了對我不住，把我母親喊回來，把我父親當的海軍大臣的缺，給我補了，與其現在當這種嘔氣的事，我寧願弄些狗來，教狗說，法國還有許多大強盜，比馬薩林還兇十倍。」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聽了，禁不住微笑，明曉得法瑪琳、沙提朗有先入之言在前，只好不說馬薩林偷進巴黎的話。阿托士說道：「爵爺，我們要告辭；我們夜深到來，不過是要替爵爺出力。」公爵道：「是的，你們是我的最有義氣最可靠的朋友；只要我能設得法，我一定替你們出力，報答你們，同你們那幾個朋友。他們

「叫什麼？我卻忘了。」阿托士道：「他們一個叫達特安，一個叫顏圖斯。」公爵道：「是的。德拉費伯爵，阿拉密教士，你們兩位要曉得，只要能幫你們的忙，我是什麼都肯做的。」阿托士、阿拉密鞠躬走出房。阿拉密道：「阿托士，我明白了，你同我一道來看這些人，不過是叫我閱歷閱歷，明白他們各人的心事，是不是？」阿托士道：「且慢。等我們見了干狄之後，你就全明白了。」阿拉密道：「也好，我們就到巴黎大主教府裏去。」兩個人於是向那裏走，原來四面都有水淹了，只好又坐小船。那時已有十一點鐘，他們曉得干狄是願意見他們的；這個人是精神過人的，辦起事來，不分日夜的。遠遠看見巴黎大主教的府門外，有許多船。那些小船是來往不絕的，有些小船是靜悄悄的偷出偷進，有些是點了許多燈火，船上是很熱鬧。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坐的小船，在許多小船旁邊走過，到了碼頭，登岸，看見大主教府的樓下，全淹了水，樓上窗外，擺了樓梯，來往的人，都在樓梯上下。

兩個人從樓梯上去，走到前廳，跟人們塞滿一屋，客人們在客廳裏等。阿拉密道：「阿托士，這一個小狗難道要我們在前廳等他傳見麼？」阿托士微笑，說道：「事到如今，亦是無法；現在巴黎城內，有了六七個王上，干狄也算一個，這裏就是他的王宮。」阿拉密道：「也許是的。不過我們不是

他的朝臣。」阿托士道：「我們只管把名字傳進去，他如果不以禮相待，我們就走，讓他一個人辦他自己的事，辦他國裏的事。」阿拉密響了一聲，說道：「什麼……我恐怕這是……等等……不
錯的，這是巴星。你這個光棍，走過來！」原來巴星穿了一件教役的衣服，大模大樣，在前廳走過，聽見有人喊他，皺了眉頭，看是誰喊，回頭看是主人，轉憂爲喜，笑嘻嘻的走過來，同兩位見禮，說道：「原來是你們兩位麼？我見了你們兩位，非常之高興。我很記念你們兩位。」阿拉密道：「巴星，先不要亂恭維；我們是來看幫主教的，我們卻不能就擱，煩你立刻就領我們去見。」巴星道：「他自然立刻就見你們的。他萬不會叫你們這樣兩位闊人久等的。但是現在他同一位客人名叫畢萊的，商量事體。」阿托士同阿拉密齊聲說道：「畢萊麼？」巴星回頭問阿拉密道：「是的，那位客人名叫畢萊，是我領進去的。你們兩位認得他麼？」阿拉密道：「是的，我想我是認得他的。」巴星道：「我卻不認得他。因爲他披了罩袍，蒙得很緊，我隨便怎麼樣想法，也看不見他的面貌。我只管進去報你們兩位的名字，或者可以看見他。」阿拉密道：「不必了，我們今晚不見幫主教了。」阿托士道：「隨你的便。」阿拉密道：「我們往後再來罷。幫主教有要事，同畢萊商量，是無疑的了。」巴星道：「你走過之後，我可以把你們來過的話，報告一聲麼？」阿拉密道：「不必費

心了。阿托士，我們走罷。」於是阿托士阿密拉兩個人，從跟人隊裏，走出巴黎大主教的府。巴星送了出門，不歇的鞠躬點頭。人家見了，以為這兩位是極闊的人。兩個人上了小船，阿托士說道：「阿密拉，現在你明白麼？假使我們把馬薩林捉了，豈不害他們麼？」阿密拉道：「你的高見，真不可及。」阿托士同阿密拉所最不懂的，就是法國上下的人把英國人殺了王上，不當做一件事；巴黎城內，只有英后母女兩人流淚，此外的人，像不知道有查理第一這個人。阿托士同阿密拉約好，明早十點鐘見面。到了客寓，天已很晚，阿密拉說是還要找朋友，就讓阿托士獨自一個人進客寓。

翌日早上十點鐘，兩人見面。當天一早，阿托士已經出去過一趟，見面就問阿密拉道：「你打聽了什麼新聞？」阿密拉道：「什麼也打聽不出來。達特安不曉得是那裏去了，頗圖斯也未到。你有什麼消息？」阿托士道：「一點也沒有。」阿密拉道：「這是怎麼講？」阿托士道：「他們為什麼耽擱？他們走的是近路，應該先到纔是。」阿密拉道：「況且達特安向來是神速的，他曉得我們等他，在路上不肯多耽擱的。」阿托士道：「你還記得，你算到初五到這裏的，今天已是初九，我們相約等候的期限，已經滿了；倘若今天還沒得信息，我們怎麼樣呢？」阿密拉道：「我們自然去找他。」阿托士道：「是的。」阿密拉問道：「你打算叫洛奧爾做什麼？」阿托士臉上有點着急，說道：「我

很不甘心他。因為他昨天接了康狄王爺的一封急信，當下就到聖克路見王爺，至今還沒回來。」

阿拉密問道：「你見過施華洛夫人麼？」阿托士道：「我去見她的時候，她不在家。你去見過朗維勒夫人麼？」阿拉密道：「我去的。」阿托士道：「她說什麼？」阿拉密道：「她也不在家，我打聽出她的新住址。」阿托士道：「她現在住那裏？」阿拉密道：「你試猜猜看。」阿托士道：「我怎麼會曉得，這一位美貌的擲石黨，半夜在什麼地方？」阿拉密道：「她現時住在巴黎議事局。」阿托士很詫異，說道：「住在議事局麼？」阿拉密道：「難道朗維勒夫人當了市長。」阿拉密道：「不是的。她現在算是巴黎的女王，她不敢住王宮，也不敢住土洛理宮，只好住在議事局。不久就要生產。」阿托士道：「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阿拉密道：「我對你不起，我忘記了。」阿托士道：「我們日裏做些什麼？眼前一點事也沒有。」阿拉密道：「你忘記了，我們還有一個約會。」阿托士道：「在那裏？」阿拉密道：「在查林登。我約好沙提朗在那裏比劍。這個人，我早已恨他，很想同他見個高下。」阿托士道：「這是何故？」阿拉密道：「因為他是柯力尼的兄弟。」阿托士道：「我記得了，他從前要同你爭一個女人，我以爲你治伏過他，可以滿意了。」阿拉密道：「我還是不滿意。我是最講報復的。但是，你不必一定要陪我。」阿托士道：「你說笑話麼？我一定要奉陪的。」阿拉密道：「既然這樣說，就

不要耽擱時候。我聽見打鼓的聲音，看見把大砲弄走了，民兵都在議事局前面排好了。查林登一帶，今天一定有場惡戰。沙提朗昨天已經說過。阿托士道：「兩黨爲首的人，昨天晚上已經見過面，戰事應該有點改變。」阿拉密道：「雖然這樣說，他們還是要打的，也好遮掩衆人的耳目。」阿托士道：「這班愚民真可憐！他們還是拚命的打仗。送了許多性命，不過替布伊朗爭回爵位，替波孚弄個海軍大臣，替千秋爭一頂紅衣主教的帽子。」阿拉密道：「你老實說，若不是洛與爾牽掣在裏頭，你也不說這樣話。」阿托士道：「也是有了的。」阿拉密道：「我們就到查林登罷。倘若有仗打，我們或者見得着達特安、頗圖斯、同洛與爾。」阿托士歎一口氣。阿拉密道：「你現在到了巴黎，不要歎氣；我們現在去打仗，你應該高興點纔是。我看你現在的情形，好像不是個軍人，是個教士。你看看這些民兵，好看得很；你看他們的兵官，很像個樣。」阿托士道：「他們從某路出去。」阿拉密道：「是的。鼓聲震天，旗幟飄揚，十分認真。你看那個人，走得很像樣。」吉利模喊了一聲。阿托士道：「你喊什麼？」吉利模道：「那一個就是巴蘭舒。」阿拉密道：「昨天還是少佐，今天就是大佐，明天就是大將了。再過一禮拜，恐怕就是大元帥了。」阿托士道：「且不管他，我們去問他。」兩個人走上前，巴蘭舒見了高興的不得，就告訴他們兩個人，說是奉命帶二百人，駐紮王宮，作

爲民兵的後隊，一得報告，就要到查林登。阿托士、阿拉密也向那裏走，就陪着巴爾舒到王宮。巴爾舒調度的很得法，紮在一大隊民兵之後。巴爾舒道：「今天總有一場惡戰。」阿拉密道：「恐怕是的，不過敵兵還離得遠。」有一個小兵官答道：「不久就相近了。」阿拉密點頭微笑，回頭對阿托士說道：「我不願在這班人隊裏；我們還是向前走，容易打聽消息。」阿托士道：「是的。沙提朗不會到這裏找你的。我們走罷。」阿拉密道：「你沒得話對法瑪琳說麼？」阿托士道：「除非十分不得已，我是不輕易同人比劍。」阿拉密道：「你幾時打定這主意的？」阿托士道：「從我拔小刀的那天起。」阿拉密道：「你還把毛唐的事記掛在心裏麼？你把他殺了，難道現在還後悔麼？」阿托士搖頭說道：「不要響，不必再提起那個名字，提起是要倒運的。」說完，催馬上前，緊跟着阿拉密跑，直向查林登地方而來，經過的地方全是民兵。

● 這首歌，譯補如下：

「好勇敢的布伊朗哥，

他的腿有些蹣跚呢。」

② 西丹 (Sedan)

③ 脫雷 (Turone)

這首歌，補譯如下：

「笛拉波和他那些長大的兒子，

在羅霞宮裏怒得很神氣，

他們四個在那邊出勁的跳，

笛拉波和他那些長大的兒子。

但當鼓聲來叫他們披甲拔劍，

他們的丈夫氣忽地化爲烏有。

笛拉波和他那些長大的兒子，

在羅霞宮裏怒得很神氣。」

第八十二回 查林登

再說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一路走，路上看見許多民兵，拿的是各種兵器，不甚齊整。忽然看見一隊兵，披掛得很齊整，手上拿了火槍，一看就知道是官兵。阿拉密道：「今天大約就拿這裏做戰場。你看那馬隊排在大橋之前，手槍已經都拿出來了，彷彿是預備動手。破隊從那邊來。」阿托士道：「我們不知不覺的到了王后黨軍隊駐紮的地方。對面來的，就是沙提朗，身邊還有兩位少將。」阿托士拔劍，阿拉密伸手去拿手槍。沙提朗走上前，說道：「你們不知道目前的情形，我先解說給你聽。現在暫時停戰，我們的王爺及列司，同那邊的布伊朗、波孚兩位公爵會議。不論他們議得怎麼樣，同我們的私事不相干。倘若他們講不下來，我同你在戰場上相見；倘若兩黨講和，我就不用帶兵，那就隨時都可以同你相見。」阿拉密道：「我很明白這個情形，但是我先要問一句話。」沙提朗道：「你問什麼？」阿拉密道：「這幾位會議的大臣，在什麼地方？」沙提朗道：「在查林登。你若是從城裏出來向那裏走的話，右手第二間房子就是的。」阿拉密問道：「現在的會

議，不是預先約好的麼？」沙提朗道：「是的。因為昨晚馬薩林對百姓們說了幾款。」阿托士同阿拉密兩個人相視而笑。阿托士問道：「那會議的房子是誰的？」沙提朗道：「是善祿的，他帶你們的民兵，紮在查林登。我說你們兩個字，我以為你們二位是擲石黨。」阿拉密道：「我們也可以算擲石黨。」沙提朗道：「怎麼叫做可以算呢？」阿拉密道：「你是明白的，現在的情形是很難說是那一黨的。」阿托士說道：「我們是幫王上王族的。」沙提朗道：「我要告訴你，王上是幫我們的。奧林斯公爵，康狄王爺，是王上的大元帥。」阿托士道：「或者也是的。不過王上應該在我們這邊，幫康太王爺，波孚公爵，雷拉波公爵，布伊朗公爵。」沙提朗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上天可表，我原同馬薩林不甚表同情的。我的財產，都在巴黎，我正在同人打官司，因我的前途，很有關係，我剛纔見着我的律師。」阿托士道：「在巴黎麼？」沙提朗道：「不是的，在查林登。你也許曉得他，他叫威奧勒，人是很好的，就是有點倔強。他當了議員，是有個道理的。我原要昨晚見他的，因為遇着你們二位，耽擱了，不能再顧私事。但是只要講和，我立刻就要料理私事。因為這樣，故此我到了仇敵的界上來。」阿拉密大笑，問道：「威奧勒替人出主意打官司，向來都在曠地上的麼？」沙提朗道：「有時還在馬上。我今天帶二百名馬槍兵，故此我帶了小砲隊去見他。我起先還認不得他，因為

他掛一把長劍，腰帶上插了手槍，他現在是雄赳赳的，你看見他，也要發笑。」阿拉密道：「我很想去見他。」沙提朗道：「你要趕快去，他們會議快完了。」阿托士道：「倘若他們會議不成，你是要攻打查林登？」沙提朗道：「是的，我帶了前鋒隊，只好盡力進攻。」阿托士道：「你既然帶馬隊……」沙提朗道：「不要見怪，我是大元帥。」阿托士道：「那更好了，你一定認得所有的兵官；那幾個最有名的，你一定認得？」沙提朗道：「我差不多都認得。」阿托士道：「有一個叫達特安，是火槍營的，現時在你們那裏麼？」沙提朗道：「不在那裏。六個禮拜之前，他奉命出差到英國。」阿托士道：「我曉得，不過我以為他已經回來了。」沙提朗道：「我並沒聽說有人看見他。我管火槍營，我應該曉得。現在是某人代他的。」阿托士同阿拉密互使眼色。阿托士道：「你看出來麼？」阿拉密道：「這事真古怪。」阿托士道：「他們一定是在路上過了險。」阿拉密道：「今天是初九，今晚預約期限滿了；今晚倘若沒得消息，我們明天一早去找他們。」阿托士點頭，回頭很着急的問沙提朗道：「王爺部下有個叫做洛奧爾的，你認得他麼？」沙提朗道：「我認得他。今早同王爺一道來的。他是個極可愛的人。伯爵他是你的朋友麼？」阿托士道：「是的，我很想見他，可以辦得到麼？」沙提朗道：「可以之至，只要你跟我來，我領你到大營去。」阿拉密道：「這是喊什麼？」沙

提朗道：「好像是一隊馬兵，向這裏來。」阿拉密道：「我認得干狄戴的擲石黨帽子。」阿托士道：「我看見波孚公爵的白鳥羽。」沙提朗道：「他們好像跑得很快，王爺同他們在一處；你們看他走開了。他們吹歸隊的號。我們要打聽是什麼事。」那時民兵都走去拿兵器，下了馬的人，重新又上馬，許多人在那裏吹號打鼓。波孚公爵拔出劍來，康狄王爺發號令，叫大衆預備。所有后黨的將官，原先夾雜在民兵隊裏的，都趕快回去了。沙提朗說道：「會議完了，不能講和，又要開戰了；你們先回查林登去，我立刻就要進攻。王爺發旗號傳我了。」果然那時候旗手舉王爺的旗，連舉三次，這就是傳沙提朗的旗號。沙提朗拍馬就跑，一面跑，一面擺擺手說道：「兩位，暫別了，往後再見罷。」

阿托士、阿拉密勒轉馬頭，去找干狄同波孚。布伊朗公爵也在場預議的，不過議到末了，他的腫腿又疼起來，只好用轡子攙他回去。只有笛拉波同他四個兒子，趕緊的巡閱民兵一趟。查林登與后黨軍隊駐紮地方之間，留出一片大空地，做戰場。干狄一面拉緊腰帶，一面說道：「這個馬薩林，真是個國賊！他把法國當做他自己的私產，不曉得要賺多少錢。我們若不是把他開走了，百姓萬不能過安樂日子。」阿拉密道：「他們給他一頂紅衣主教的帽子，他還不满意。」這個時候，波孚公爵舉起劍來，說道：「我們同他們議和，議不成；我們想盡多少法子，把馬薩林圍了，王后不答

應，一定要留他。我們沒得別法，只好還是打。」波孚公爵說了不過幾句話，倒錯用了好幾個字。干狄說道：「波孚公爵是向來最善演說的。」阿拉密道：「公爵的文法，雖然有時不甚對，他的劍是會用的，那就補救過來了。」干狄說道：「我卻要說，他這一趟，並未會十分出力。」說完，拔出劍來，說道：「敵兵既然來進攻，我們就上前迎敵罷！」干狄一面向前跑，手下的兵，隨他上前，兩軍交戰起來。當下波孚公爵派那阿木帶了馬隊，去護送軍食入城，自己預備接應。善祿所帶的兵，紮在查林登，等候機會，出去策應。

過了半點鐘，兩邊打得很熱鬧。干狄向來有點妒忌波孚公爵，今日自己加倍奮勇。他雖然是一個教士，最喜歡打仗的，但是有勇無謀。今日他帶的不過七八百人，去攻打三千多人，抵敵不住，大敗下來。善祿見了，開礮止住敵軍，救了民黨許多人。后黨的兵見礮火利害，幾乎分散，隨即又復聚攏，暫借幾間小房子，同一個小樹林，躲避礮火。善祿趁敵軍紛亂的時候，出來進攻，誰知后黨軍隊聚攏起來，沙提朗親身督戰，奮勇進攻，把善祿圍住，善祿只好先退下來，且戰且退。善祿身受重傷，死於馬下。沙提朗歡呼，部下的人馬奮勇異常，民兵大敗。

忽然民黨那邊，有馬隊直衝前來，攔住官兵，為首的是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阿拉密是一手

拿劍，一手拿手槍，阿托士手上一件兵器也不拿，同平常閱操的時候一樣。他看見王族同后黨相爭，殺了許多無辜百姓，滿面慘容。阿拉密是向來好打仗的，喜歡殺人，聞見血腥，分外高興，打得十分熱鬧。后黨那邊，有兩位將官，異常出力；一個披了金甲，一個穿的是便衣。披金甲的人，直衝阿拉密，舉劍便斫。阿拉密招架住了，說道：「沙提朗，原來是你麼？你來了，很好！」沙提朗道：「我沒叫你久等。我來了！」阿拉密早已在腰間藏了一把手槍，到了這個時候，拿了出來，說道：「倘若你的手槍不會裝子，你是要送命的。」沙提朗道：「謝天謝地，我還有一把裝了子的。」說完，舉平了，向阿拉密打。阿拉密低頭一躲，彈子飛過去了。阿拉密道：「你打我不中，我卻要打中你。」沙提朗道：「我若是讓你放槍的話——」一面說，一面拍馬上前，拿着長劍，直衝過來。阿拉密滿面笑容，等他衝來。阿托士看見沙提朗來勢甚兇，正要喊「放槍」，同時聽見一聲槍響，沙提朗舉起兩手，向後便倒。原來槍子從甲縫穿入，中了前胸。沙提朗呻吟道：「我死了！」登時倒在馬下。阿拉密道：「我原同你說過的，我現在果然把你打死了，我心裏很難過，我能設幫你忙麼？」沙提朗對他使手勢，阿拉密正要下馬，忽然有人用死力一劍斫過來。阿拉密幸虧有甲護住，立即回頭，抓住那個人的手，一看是個熟人，喊道：「洛奧爾，是你麼？」阿托士同時也看見了，喊道：「洛奧爾！這個少年，認得

他們兩個人，登時把劍垂下。同時有許多民兵，要來攻他；阿拉密跑上前，攔住，說道：「你們走開，這是我的俘虜。」當下阿托士拉住洛奧爾的馬韁，牽到不打仗的地方。當下后黨軍隊裏康狄王爺追趕上來，民黨的兵，望風而逃，干狄要止也止不住，剛好在阿托士、阿拉密、洛奧爾他們身邊走過。阿拉密看見干狄有點狼狽的樣子，說道：「你是個大主教，今日這樣情形，你該引兩句聖經的話來比比。」干狄問道：「今日這件事，同聖經有什麼相干？」阿拉密道：「今日王爺所做的事情，就好比從前保羅所做的一樣。」阿托士說道：「現在不是說笑話的時候，也不是恭維的時候，我們只好回去；擲石黨今日大敗，這是無疑的了。」阿拉密道：「我纔不管。我是特爲來會沙提朗的，我已經會過他，我的事體已經有了好結局，我高興的很。同沙提朗打架，是件極體面的事。」阿托士指着洛奧爾說道：「況且我們捉了一個俘虜。」說完，三個人走開。

離開衆人很遠的時候，阿托士問道：「洛奧爾，你深入重圍，做什麼？我看你並未預備臨陣。」洛奧爾道：「我今天原沒預備臨陣，王爺原派我送信給主教的；我正要向羅愛勒地方去，看見沙提朗上前打仗，我忽然興發，也要陪他打，他就告訴我，民黨裏頭有兩個人找我，還說出德拉費伯爵的名字來。」阿托士道：「你既然曉得我們在民黨軍隊裏，你還要出力，要殺我的好朋友德博」

理？」洛奧爾臉紅了，說道：「德博理披了甲，我認不得他。其實我看見他又鎮靜，又大膽，我就該曉得一定是他，沒得別人。」阿拉密道：「多謝你的恭維，我曉得是誰。你如此多禮的，你不是說要去羅愛勒地方麼？」洛奧爾道：「是的。」阿拉密道：「去見主教麼？」洛奧爾道：「我奉王爺之命，送公文給主教。」阿托士道：「你總得送去。」阿拉密道：「且慢。當這個要緊時候，我們不能做婦人之仁了。我恐怕我們兩個好朋友的性命，就要送在這一紙公文上。」阿托士道：「但是洛奧爾要辦他的公事。」阿拉密道：「伯爵，你不要忘記了，他是我的俘虜，我做的事，都是按着打仗的通例做的。我是不管。洛奧爾，你把公文交給我。」洛奧爾遲疑，兩眼看着伯爵，是要請教的意思。阿托士道：「你是德博理的俘虜，只好把公文交出來。」洛奧爾沒法，只好交出來。阿拉密很着急的讀那張公文，讀過了，交把阿托士，說道：「你讀讀看，老天才把這封公文落在我們手裏，原是很有用處的。」阿托士接過來，原不甚願意看的，後來想到達特安，頗圖斯兩個人久無下落，只得讀信，信上說道：「主教：你要我派十名兵幫甘明，我今晚就派來；這十個人，都是好手，很能戰對付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兩個人。」阿托士讀到這裏，喊了一聲。阿拉密道：「這兩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究竟是誰？甘明則手下，原有些兵，還對付這兩個人不，還要多派十個好手，這兩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究竟

的。不是達特安，顯圖斯是誰？」阿托士道：「我們今天在巴黎徧城探聽，到了晚上，如果打聽不出消息來，我們就到披略狄地方。達特安是個足智多謀的，一定想出妙法同我們通消息。」阿拉密道：「我們先搜巴黎，最要緊的是先問巴蘭舒，有什麼消息。」阿托士道：「你以為巴蘭舒還活着，未免想差了。我看今日這一戰，民兵死的真不少。」說完了，幾個人進了巴黎城，先到王宮去探聽民兵的情形，誰知巴蘭舒同他手下的人，在那裏吃酒唱歌，熱鬧的很。阿托士、阿拉密問他，也不知道達特安的消息；他們約他同去找，他說有上司的號令，不能暫離。到了五點鐘，巴蘭舒同他手下的兵，都回家去了，對家裏的人說當天打仗的情形，說得落花流水；其實當天，他們這班人，只在宮門前守住那匹銅馬，一步都沒有離開，不過嘴裏吹吹罷了。巴蘭舒一進自己的店門，就喊道：「我們今天捱打也捱斃了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今日！」

第八十三回 救友

再說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在巴黎城裏是很安穩的，不過一出了城，也免不了危險。但是他們想起在英國辦的事情，雖是危險，現在若是不再下辣手，還是不能免禍，只好冒險做去。況且巴黎城裏也是很安靜，糧食斷少，常時鬧事。倘若康太手下的將官，見得主將同他不甚好，一定要想法子鬧個兵變，自己去彈壓下來獻功。有一趟鬧事，波孚公曾任聽百姓們搶馬薩林的房子。查林一仗打敗下來以後，當天晚上，巴黎就大亂。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出了巴黎城，向鄉下走，路上異常小心，因為馬薩林的同黨，分布了許多奸細，那時擲石黨得了那昂特地方，也布滿了奸細。阿托士他們到了安穩地方，走上了布朗到阿巴維的大路，就跟尋蹤跡。起初一點蹤跡也找不着，他們問了兩三處的店主，也問不出消息。有一趟在某處的客店坐下，覺得桌子面上有點不平，把桌布拉起來細看，看見有刀子割的幾個字，是「達特、頗圖，二月初二。」阿托士指給阿拉密看，說道：「這是點蹤跡。我原想在這裏過一夜的，現在可以不必了，我們向前走罷。」於是兩個人

上馬。走到阿巴維地方，這裏的客店很多，不曉得達特安住在那一個，很躊躇。阿拉密說道：「我們到了這裏，恐怕是很難追趕他們。當日他們到這裏的時候，看見許多客店，也是不知道歌在那一家好，同我們現在是一樣的爲難。假使是頗圖斯一個人的話，他自然是要歌在那一家最闊最舒服的，我們是容易找。達特安是不同的，當時頗圖斯一定吵，說是肚子餓到了不得。不過是達特安拿定了主意，要到那一家歇，頗圖斯是強不過他的。我們只好各處找罷。」兩個人很找了一會，找不出一點蹤跡，茫無頭緒，十分着急。兩個人因爲是交情起見，況且有約在先，不能不盡心竭力的找；一路行，一路留心看，有時問問過往的人，一直找到巴朗地方，還是一點蹤跡沒有。阿托士很灰心，總怪自己找得不得法；不耐煩，正要回轉頭，忽然在城內的大街，離城牆不遠的地方，看見一幅白粉牆，上面有炭畫的東西，彷彿是像小孩子的手筆，畫的是兩個人騎馬快跑，一個騎馬的人，手上拿張紙，紙上有幾個西班牙字，說是有人追趕。阿托士說道：「這卻說得很明白，他們被人追趕無疑了。但是達特安既然能躲在這裏停五分鐘，畫這一幅東西，可見並不是緊緊的追趕，大約是跑脫了。」阿拉密搖頭，說道：「假使他們果然逃脫了，我們應該早得他們的消息。」阿托士道：「是的，我們再向前走罷。」兩個人這時候，心裏十分着急，一直狂跑了四點鐘，忽然到了一條咽喉狹小

路，兩邊都是高地，路中間有塊大石攔住，一看就曉得是有人從高地上搬下來，並不是那塊石自己滾下來的。那塊石頭是很大很重的，不是個極有氣力的人，是不容易弄他動。阿拉密停住了，說道：「這塊大石，不是頗圖斯，別人搬他不動。我們下馬看看。」說完，兩個人下了馬，細細一看，曉得這塊石頭是要擋追趕人的來路，後來追趕的人到了，下馬，把石頭挪開。兩個人細細的看，看不見石頭上有什麼暗號，於是喊白來索、吉利護兩個跟人過來幫忙，四個人好容易把那塊大石頭翻個轉身，看見石上有幾個字，說道：「有八個馬兵追趕我們，倘若我們到得了甘平地方，我們在某店歇。店主是好友。」阿托士道：「好了，我們居然探着點消息，我們只好到甘平地方。」阿拉密道：「是的，不過我們的馬支持不住了，先要歇歇。」於是就在路上第一家客店歇了，拿酒泡豆子去餵馬。

歇了有三點鐘，又上路，走了六點鐘，到了甘平地方，找着那間客店，下了馬。店主人是個光頭禿子，又是個大肚子。阿托士他們就問他：「不多時候，是不是有兩個人，被八名馬兵追趕，歇在這裏？」店主人一聲不響，跑到一個櫥，從抽屜裏拿出一塊碎劍來，說道：「你認得這個麼？」阿托士一看，說道：「這是達特安的斷劍。」店主問道：「他是長子是矮子？」阿托士道：「他是矮子。」店

主道：「原來你們是他們的朋友？」阿托士道：「是的。我們要打聽他們的情形。」店主道：「他們兩個人跑進我的院子，兩匹馬一步也不再走不動，他們兩個人還沒來得及堵住門，就有八個馬兵趕進來。」阿拉密道：「了不得，我卻不相信達特安同頗圖斯兩個人肯讓八個馬兵把他們捉了。」店主道：「那八個馬兵，原是不能捉住他們的，誰知我們這裏有一營意大利兵駐紮，就有二十個上來幫忙，你們兩個朋友，是寡不敵衆。」阿拉密問道：「你可曉得爲什麼事捉他們兩個人？」店主道：「我們不曉得。一捉住就領走了，來不及同我說一句話。他們走了之後，我找着這塊斷劍。他們兩位還殺了兩個人，打傷六個。」阿拉密道：「我們兩位朋友，沒受傷麼？」店主道：「我看並沒有受傷。」阿拉密道：「這還罷了。」阿托士道：「你曉得他們在那裏？」店主道：「向羅弗地方路上走。」阿托士道：「我們留白來索，吉利摸兩個人，帶我們的馬匹回巴黎，我同你租快馬先走。」阿拉密道：「很好。」於是一面租馬，一面坐下趕快吃點東西，他們的意思，是先到羅弗，打探消息。

他們到了羅弗，看見只有一井酒店，這井酒店的蜜酒，最有名。阿托士說道：「我們在這裏下馬。我看達特安一定在這裏下馬嘗蜜酒的。還許留下點記號。」兩個人走進酒店，靠着櫃檯，要兩鍾蜜酒。原來櫃檯是鋪鉛的，上面有人劃了幾個字，是「羅愛勒達。」阿拉密先看見這幾個字，說

道：「他們向羅愛勒去了。」阿托士道：「我們只好也到羅愛勒去。」阿拉密道：「這正是探頭入虎口。」阿托士道：「我不怕入虎口，我看你也是不怕的。」阿拉密道：「你太恭維我了。假使是我自己一個人的話，我非十分小心，不敢去；你現在既然一定要去，我陪你去。」說完，上馬，向羅愛勒地方走。

照當時的情形而論，自然是就到羅愛勒爲上策。但是阿托士打這個主意的時候，卻不曉得那裏的情形。原來那些議員都約好在羅愛勒會議，議了三個禮拜，城裏頭都是些狀師，律師，算是巴黎百姓的代表，還有武官親兵，各色各樣的人都有。人既多了，就容易躲藏。當會議的時候，兩黨自然是停戰，就是遇着最著名的擲石黨，官兵也不便亂拏他。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來得最好，就混入人羣中，聽有人談達特安、願圖斯兩個人的事沒有。誰知人家談的都是議和的事。阿托士後來沒法，要一直去見主教。阿拉密道：「這個辦法不好。倘若有人知道我們在這裏，恐怕連我們兩個都要關監。那個時候，恐怕就是惡鬼出來，也不能救我們。我們倒不如先打聽著實他們的蹤跡。我們曉得的是他們在甘平地方被拏，送到羅愛勒地方。到了這裏，一定經馬薩林審過，主教不是把他們扣留在這裏，就是把他們送到聖遮猛，他們總不是關在巴士狄大監，因爲這個監還在擲

石黨手裏。達特安一定還沒死，如果死了，總要鬧得很熱鬧，我們總要聽見點消息。頗圖斯也是還沒死。我們只好在這裏。我看達特安他們，還在這裏。你怎麼樣了？爲什麼臉色全變了？」阿托士聲音抖抖的，說道：「我纔想起來，從前立殊理主教建了一座監房，就在這裏羅愛勒堡。」阿拉密道：「你不必煩心。立殊理是個極有權力的大臣，名爲大臣，其實就是王上，只要他一動手，隨你國裏什麼樣的閹人，都保不住腦袋。馬薩林是個什麼東西，不過是個貪利小人，我們不必怕他。我的好朋友，不要灰心。我敢說達特安頗圖斯兩個人，都在羅愛勒，安然無恙的。」阿托士道：「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同幫主教商准了，許我們在場會議，出入來往，纔得便當。」阿拉密道：「同他們這班狀師律師混在一起麼？可以不必了。我們若是打聽不出達特安他們的消息，我們還是再想個好法子罷。」阿托士道：「既然你不以去見主教爲然，我們何妨簡直的見王后，把事體都告訴她，求她釋放了達特安頗圖斯。」阿拉密搖頭說道：「這也是一法，不過我們不是到了沒法子好想的時候，不用這個法。還是我們先打聽罷。」於是兩個人各處的打聽，不曉得走了多少地方，打聽了多少人，好容易纔碰見一個馬兵，這個馬兵自己認是當日動手送達特安他們來這裏的。他們纔知道達特安他們的確在羅愛勒。

阿托士還是要見王后求情。阿拉密道：「最不妙的是你未見王后，先要見主教。你只管看，我們一定都要被關在監裏。我可不以你的辦法爲然。我看我們還是在外頭自由的好，只要有了機會，我們就可以救他們。」阿托士道：「我拿定主意，要見王后。」阿拉密道：「也罷，你幾時去，預先告訴我。」阿托士道：「這是爲什麼？」阿拉密道：「我要曉得你去見王后的那一天，因爲我要去巴黎訪一個人。」阿托士道：「你要見誰？」阿拉密道：「還沒有定。大約總要見朗維勒夫人，她是很有力量的，或者可以幫我們的忙。倘若你也被拏，你要設法，叫我知道。我想法子救你。」阿托士道：「你不肯在這裏冒險麼？」阿拉密道：「謝謝你，我不在這裏冒險。」阿托士道：「倘若我們兩個也被拏了，四個人關在一處，倒容易想法越獄。」阿拉密道：「我老實告訴你，我已經殺了沙提朗以後，——沙提朗是宮廷裏的夫人們最喜歡的，若是我關了監，很不妥的。馬薩林許勸王后定我的罪。王后聽了馬薩林的話，我的性命不保。」阿托士道：「人家都說王后最喜歡這個意大利人，你看有這件事麼？」阿拉密道：「王后從前是戀愛過一個英國人的。」阿托士道：「王后也不過是個女人。」阿拉密道：「阿托士，你錯了，她是個王后。」阿托士道：「不管怎的，我要見王后。」阿拉密道：「阿托士，我們暫別了。我要回到巴黎起兵。」阿托士道：「幹什麼？」阿拉密道：「圍困

羅愛勒。」阿托士道：「你看我們在什麼地方再會？」阿拉密道：「在馬薩林所搭殺我們的臺下。」於是兩個人分手，阿拉密回到巴黎，阿托士去設法見王后。

第八十四回 王后負義

再說阿托士起先以爲很難得見王后，誰知他一請見就准，倒覺得詫異。當下定了翌日進見。那天聖遮離離宮人多極了，從前在羅弗宮，或是王宮的時候，倒不如在這裏人多；但是在這裏的，卻不是頭等闊人，他們都在康太王爺波孚公爵那一邊。卻是十分熱鬧。這一趙法國內亂，兩黨相爭，礮子糟蹋的很有限，倒是紙張糟蹋的多。因爲兩黨的人，彼此都是做詩做歌，互相詆毀；那些被詆毀的人，雖然不比中礮火的痛，心裏卻也十分難受。那時宮廷的人，雖說是十分高興，卻是各人心裏頭都有一件極重大的事不放心，就是馬薩林的地位；衆人看不準，將來還是他當國，抑或逐他出境。十人有九，都是不喜歡馬薩林的。馬薩林見他們外面，只管十分巴結，也明白他們心裏是恨極他的了，自己也覺得危險，不知道那個是靠得住的。康狄王爺同馬薩林，雖說是同黨，兩個人是積不相能的；康狄有幾趟當面挖苦主教，挖苦得很難受。康狄又常時同他反對。馬薩林只靠王后一個人，有時候他還疑心王后也不見得十分幫他。

且說阿托士進見的時候快到了，內侍告訴他，先在外略等，因為王后有事同主教商量。因為剛好那天巴黎派了代表來議和款，王后要問主教應該如何接待，如何對付，這是極要緊的一件事。阿托士原不應在這個時候去求見。不過阿托士這個人，拿定了主意，只有前進，不肯退後的，他就同內侍們說，一定要見，又說他自己雖不是王族的代表，也不是議院的代表，卻是有很要緊的事，要見王后。等了一會，王后商議國事完了，傳阿托士在私室見。王后聽了他這個名字，想起從前少年時許多事體，未免動情，用力按住了，停了一會，問阿托士道：「伯爵，你來替我們出力麼？」阿托士是個慷慨激昂的人，不是個做官的好手，看見王后彷彿是有點不認得他，很敗興，答道：「是的。」王后皺了眉頭。馬薩林原在一張桌子上翻公文，聽見阿托士這個話，擡起頭來。王后說道：「請你說。」馬薩林又翻公文。阿托士答道：「我特來告訴陛下。陛下有兩個最忠勇的臣子，一個叫達特安，一個叫杜威朗，奉主教的命，到英國辦事，回來的時候，一登法國的海岸，就不見了，現在是查無下落。」王后道：「你要怎麼樣呢？」阿托士道：「我求王后幫我的忙，找尋這兩個人，也許還要求陛下施恩，救他們的性命。」王后很不高興的說道：「現在國事萬分危險的時候，你還來尋這一點的小事來煩我麼？這不過是警察的事。不幸我們現時不在巴黎，不能派警察替你去查。」阿

托士鞠躬，露出很冷峭的神氣，說道：「我不信達特安同杜威朗兩個人的事，要煩陛下去問巡警。我看主教就可以說得出來他們在什麼地方，不必再問旁人的。」王后撇嘴，很生氣的說道：「我看你是特爲來詰問我的？」阿托士道：「陛下，我是這個意思；我見直可以說，我有詰問之權。爲的是這件事體，不是關係別人，是關係達特安。達特安陛下是曉得的。」王后聽了，低首無言。馬薩林看見王后爲難，曉得自己說話的時候到了，從旁說道：「伯爵，你要曉得，王后不知道這兩個人的事。老實同你說，他們兩個人違命，已經被拿了。」阿托士不去理馬薩林，對王后說道：「既然是這樣，我求陛下釋放了他們。」王后答道：「看來這是件犯紀律的事，我不能干預。」阿托士鞠躬，退到門口，說道：「陛下分付的事，達特安從來未違過命。」馬薩林攔住他，問道：「伯爵，你好像也是纔打英國回來的？」一面說，一面使手勢，叫王后不要動氣，因爲王后那時大生氣，臉色變白，正要發嚴厲的號令。阿托士答主教道：「是的，我親眼看見查理受刑的可憐的王上，他並無大過，不過是優柔寡斷，不該受這種的酷刑。但是現在是王位震動不安的時代，凡是替王上出力的人，是不會得什麼好處的。這是達特安第二趟捨了性命，到英國辦事。第一趟，他捨了性命到英國，爲的是救一個王后的名譽；第二趟，他捨了性命到英國，爲的是救一個王上的性命。」王后聽了，心裏覺得

很難過，面上卻不露出來，回頭對馬薩林說道：「你看看，能替那兩個人設法麼？」馬薩林道：「陛下分付，我無不遵辦。」王后說道：「德拉費伯爵說怎麼辦，你就照辦罷。伯爵，你是不是叫這個名字？」阿托士道：「陛下，我還有一個名字叫阿托士。」馬薩林微笑，說道：「陛下放心，我無不照辦。」王后說道：「伯爵，你聽見麼？」阿托士道：「聽見了，我曉得陛下向來是公道的，我大約不久就可以盼望見我那兩個朋友了。」王后道：「是的，你不久就可以同他們相見了。我想起來了，我看你是個擲石黨，是不是？」阿托士道：「陛下明見，我是替王上辦事的。」王后道：「是的，你替王上辦事，另是一個樣子。」阿托士很驕蹇的說道：「我的樣子，是君子的樣子；除此以外，我沒得別的樣子。」這個時候，王后有點不耐煩，擺擺手說道：「你可以去了。你所求的，我已經准了。我所要打聽的，也打聽出來了。」阿托士出去，纔關了門，王后對馬薩林說道：「主敎，那個無禮的東西，你不要等他出了宮門，先替我把他拿下來。」馬薩林道：「我原想這樣辦，正要把這個意思告訴陛下。這種膽大妄爲的人，現在的世界，用不着他們，只會惹禍。我們已經捉了兩個，再捉這第三個。」

且說阿托士雖然很明白王后不願意聽他說的那番話，卻還在前廳等，等他們把達特安、顯圖斯放了送來。等了一會，跑到窗口，往外望，看見巴黎的代表人，從巴黎來見王后。這一羣人，內中

也有律師也有狀師也有議員。也有武官。阿托士彷彿見內中有一個認得的人，正在窗子那裏很留心的望，忽然覺得有人摸他的肩膀，回頭一看，原來是甘明則。阿托士喊道：「哈，甘明則。」甘明則道：「伯爵，是我。我奉命來辦一件事，望你饒恕我。」阿托士道：「你奉的什麼命？」甘明則道：「我要你把劍獻出來。」阿托士微笑，開了窗子，喊道：「阿拉密！」窗外院子裏，有個人擡起頭來，對着阿托士擺手。阿托士說道：「我剛纔被捉了。」阿拉密道：「我曉得了。」阿托士拿下劍來，恭恭敬敬送給甘明則，說道：「這是我的劍。請你替我小心照應着，等我釋放的時候還我。這把劍，我看得極貴重的，原是當日法蘭瑣斯第一賜我祖父的。從前的世界，是最喜歡我們帶劍，現在的世界不同了，不許我們帶劍。你現在領我到什麼地方？」甘明則道：「我先把你領到我那裏，再等王后的分付。」阿托士一語不響，跟着甘明則走。

第八十五回 法國真王上

再說阿托士被捉這件事，那時沒得什麼人理會，因為人人只想當時內亂的情形。巴黎的代表入見王后，王后裝出極尊嚴的樣子。巴黎代表讀他們的奏章，馬薩林很留心聽，王后一語不發。馬薩林等奏章讀完了，說道：「衆位，我很同你們表同情。我同你們運名，求王后陛下俯順輿情，替百姓謀生計。我是已經盡力，爲百姓設法的了，不幸百姓們都不以我爲然，還說是民窮財盡，都因爲我一人之故。可惜他們全誤會了我的意思。這原是不足怪，因爲我的前任，是個極有才幹的能臣，我是萬萬不能趕上立殊理；況且我爲人，向來並無大志，我就俯順輿情，立刻退位。人不能無過。巴黎百姓若是做錯了事，受罪也受穀了，血也流得不少了。巴黎城裏，沒得王上，沒得政府，無主的災難，也受穀了。我一個人，算不了什麼，終不肯因爲我一個人，使百姓們同王后不和。現在既然是百姓們要我退位，我就退位。」那時有個代表人站在阿拉密身邊，阿拉密附耳對他說道：「既然如此，就可以講和，不必再會議了。只要派幾十名兵，把馬薩林押解出境，不許他再回來。」那代

表是個狀師，說道：「不能這樣快，也不是這樣辦；我聽你的話，就曉得你是個武官，不是個文人。最要緊的，是先議那張賠償單子。」王后對宰相說道：「你到羅愛勒地方去會議，做議長；我聽了主教那番話，心裏很難受，我不能同你們多說話了。至於主教所說要退位的話，我自然是讓他自己打主意。他自己願意怎樣做，就怎麼做。」馬薩林聽了王后這幾句話，臉上變了色，很不安靜，很留心看王后，看她是什麼意思。王后又說道：「主教未定主意之前，我請你們衆位諸事都要顧着王上。」

代表鞠躬出去了，只剩王后同主教兩個人。王后先說道：「你難道就讓這班律師擺布你麼？」馬薩林說道：「因為顧着陛下的安寧，我是很願意犧牲了自己。」王后低頭，想了幾分鐘。因為她剛纔見了阿托士，想起從前許多事體來，想起少年時繁華的世界，那時的少年壯士人人都肯替她打仗，替她出死力；又想起當年巴金汗公爵，只有這一個人，算是她心裏真戀愛的；從此又想起那四個人，冒險去救了她的名譽。王后一面想，馬薩林一面很留心的看。王后見左右無人，只好把真情流露出來，說道：「看來是講和要緊。我們只好准百姓所求，耐煩點過日子，再等好機會。」馬薩林聽王后這兩句話，知道王后以爲他告退是真的，不禁冷笑。王后那時低着头，並沒看見王后

見主教不答，又說道：「主教，你一語不發，心裏想什麼？」主教道：「我心裏想甘明剛纔捉去的那個無禮人說起巴金汗公爵，這原是陛下由他被人刺死的；他又說起施華洛夫人，這原是陛下貶逐的；又說起波孚公爵，這是陛下要監禁的；他說起我來，卻不曉得我同你的祕密關係。」王后聽了，滿面通紅，緊握拳頭，一語不答。馬薩林道：「他是個極顧名譽極講忠義的人，又有才幹，又有決斷，陛下有過閱歷，是曉得的；我很想把我們的祕密關係告訴他，他自然明白，我告退了，就是禪位。」王后聽了，說道：「禪位麼？王上纔能禪位。」馬薩林道：「據我們的祕密關係看來，我不是王上麼？不是法國的王上麼？我看我還可以說，我身上穿的大臣的袍子，擺在陛下的牀邊，晚上被人看見，是很容易誤作王上的袍子。」看官要曉得，法國王后是個最驕傲女人，原是不容易駕馭的，馬薩林只好用這種手段去降伏她。歷史上說的女主，只有俄國的克薩林第二，英國的伊里錫。

●對待戀愛人，還不失女主人身分。

再說王后向馬薩林滿面怒容，說道：「你要記得，我對他們說的話，你也在場聽見的。我不是說，退位不退位隨你自己的便麼？」馬薩林道：「既然這樣，我就不走。不但是爲我一個人打算，我還要保護你。」王后道：「我很願意你不走。不過你要想法子，不教我再受辱。」馬薩林道：「你說

的是那班反叛無疑了。我們要耐煩點纔好。他們要會議，這是班門弄斧了；我們只要用點敷衍手段，一定可以贏他們。他們現在快要絕糧了，再過一個禮拜，他們就不得了。」王后道：「我也曉得用這種手段，我們一定要贏的。不過除了他們以外，還有些人，說話教我難受。」馬薩林道：「我曉得，你說的是另外有幾個人，常常要提起舊事；好在我們現在已經把他們關了監，只剩一個，不久我們也把他關起來。我們從前什麼爲難事沒做過？我當初的意思，把那兩個最兇的關在羅愛勒，我自己常時可以防守；第三個，我也打算關在一起。」王后道：「把他們關了監，原是不錯，不過他們將來又要出來的。」馬薩林道：「你放他們，他們纔能出來。」王后道：「可惜我們現今不在巴黎。」主教道：「這是怎麼講？」王后道：「巴黎有巴士狄大監，凡是祕密事，放在巴士狄大監裏，是再沒有人曉得的。」主教道：「他們會議，一定是講和，講和以後，我們就回巴黎，到了巴黎以後，巴士狄就歸你掌握，那時候，你要他們殞死在監裏，是極容易的。」王后略縮眉頭。馬薩林親了王后的手，就出來。王后很留心看他走了，冷笑說道：「我認得一個主教，他辦事是不用我分付的；他的祕密監獄，比巴士狄還兇。現在世界不好，這些辦事人，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 克薩林第二 (Catherine II) 俄國女皇。她是一個縱情任性的，然而極能幹的女皇，在一七六二年推翻她的

丈夫彼得第三親自爲俄皇以後，地位就很鞏固；她對外則征服波蘭，討土耳其，開黑海爲俄國海軍根據地；對內則改良司法，改良農奴之生活狀況，提倡文化，立學會。她的情人極多，如 Poniatowski（受命治波蘭），Gregory Orloff（同謀推翻彼得第三的），Potemkin 等是最著名的；其中以 Potemkin 從寵的時間最長。

② 伊里錫（Elizabeth）英國女皇。她在一五五八年尾爲議院擁爲英國女皇。她知人善任，所以在位之時，英國國勢日盛。這位女皇終身不嫁；然寵臣亦極多。例如 Burleigh，Bacon，Walsingham，Throgmorton，Dudley 等。不過她却從不讓這些寵臣與聞國政。

第八十六回 阿托士被捕

再說，馬薩林同王后告辭出來，要回羅愛勒地方的宅子。他在這個擾亂世界，出入都有許多親兵護衛，有時還改了裝，扮做武官模樣。他從宮裏出來，有部馬車等他，有五十名馬隊護衛，是康狄王爺派來的。他坐了馬車，向河邊沙度地方而來。他要這五十名馬隊，不全是要來護衛，是要給巴黎代表人看，他手下的兵多。阿托士騎了馬，跟在後頭，身上只少了一把劍。吉利模聽見阿托士對阿拉密說的話，曉得主人是被捕了，他的主人使個眼色，吉利模會意，走到阿拉密身邊。他跟隨主人二十年，看見主人冒險，不止一次，這趟的事他看得很不相干，神色一點也不動。那西班牙代表人見過王后以後，就要回到巴黎，他們是先出門的，走在前頭，離主教有四百碼遠。阿托士遠遠看見阿拉密，心裏就想起來，以後全靠這一個人來救他，但是阿拉密的樣子，彷彿是全不知道。阿托士在後頭，走到河邊的時候，阿拉密回頭看了一次，因為橋頭有一座礮臺，是王后的兵官守的，他看看是不是把阿托士關在這座礮臺裏。誰知阿托士並不停留，隨着主教一道來。後來走到一

處，是分路的地方，那裏有一條路，是直通羅愛勒的，阿拉密又回頭看，看見馬薩林向羅愛勒那一條路走；那時候阿托士也看他，阿拉密把手指放在帽子上，彷彿是行軍禮，旁人是不曉得，阿托士卻知道，阿拉密是告訴他，有了打救的法子。

再過十分鐘，馬薩林就到了那個堡砦的院子。這座堡砦，從前是立殊理常住的。馬薩林下得車來，甘明則走上前，問道：「求大人分付，德拉費伯爵安置什麼地方？」主教道：「橙樹園那裏，有個亭子，在親兵房對過，你安置他在那亭子裏罷。你要留心照應伯爵，他是王后特旨拿的。」甘明則道：「德拉費伯爵求你安置他在打獵亭裏，同達特安在一起。」馬薩林想了一會。甘明則見他遲疑不決，甘明則說道：「那裏有四十名精壯親兵，全是德國人，都是有過閱歷的，這班人不見得同擲石黨表同情。」馬薩林道：「若是把三個人都關在一處，我們就要添兵把守。我們現在辦不到。」甘明則微笑。主教看見了，曉得他的意思，說道：「你還不曉得他們的本事，我是曉得的；他們辦了幾件事，得過大名，我也曉得。我原派他們去救英王查理，他們雖然未曾救得查理的性命，他們卻是捨命去救的，始終都不放鬆；天意同他們爲難，也是沒法。」甘明則道：「他們既然忠心辦事，你爲什麼把他們監禁？」馬薩林道：「監禁麼？打幾時起，人家叫這個堡砦做監牢的？」甘明則

道：「自從有人監禁過在這裏以後，人家就叫這裏做監牢。」馬薩林微笑，說道：「這幾位不是監犯，是貴客，因為這個緣故，我窗子上加了鐵條，門上也加了門，恐怕他們討厭我，要逃走。你看起來似乎我待他們同監犯一樣，其實我很敬重他們。我不久就要去見德拉費伯爵，同他談談，這就是我敬重他的憑據。我不願意有人來打岔，故此請你安置他在橙樹林的亭子裏。我常在那裏散步，高興的時候，就可以進去同他談談。雖然我們兩個人的政見不同，卻有許多事，我倒很同他表同情；我們的意見，將來還可以融化為一的。」甘明則鞠躬，回頭走向阿托士。

甘明則走到跟前，阿托士問道：「怎麼樣？」甘明則道：「你所說的那一層，恐怕辦不到。」阿托士道：「我是個老軍人，我曉得服從的主義。你雖然要遵守上司的號令，但是你還可以幫我一點忙。」甘明則道：「我很願意替你辦。我現在曉得你是什麼人，你原來很替王后立些大功。我還記得我去捉巴留士那一天，還是你的一個朋友救我的。除了上司的號令，我不能不遵守，其餘的事，只要我力量能替你辦，我是一定辦的。」阿托士道：「你的好意，我很感激。別的事，我原不敢強你，我現在有一件事，要求你，是無損於你的。」甘明則道：「那怕就是於我有點損，只管請你說。我老實告訴你，我對馬薩林，也不是個盲從的。我願意替王后辦事。因為這樣，我不能不替主教出

點力。請你只管說，等我看辦得到辦不到。」阿托士說道：「我聽說達特安也監禁在這裏，我想看看，我既然也來了，爲什麼我不告訴他呢？」甘明則道：「這件事，主教倒並沒發過號令。」阿托士道：「既然這樣，那就好極了。我煩你告訴達特安說，我現在是他的近鄰。你還可以告訴他說，我住在橙樹園那裏的亭子裏，馬薩林不久還要同我說話。我還要同主教說，請他優待我們一點。」甘明則道：「大約你們在這裏，不會久的。主教剛纔說的，這裏不是個監牢。」阿托士微笑，說道：「我恐怕這裏是有秘密監房的。」甘明則道：「這是不同的。我也聽說過。但是馬薩林不過是個意大利的光棍，想在法國發財，也不敢十分的難爲你們。他同立殊理不同，立殊理是什麼事都敢做的。秘密監房，彷彿是王上纔敢用的，他還沒得這種膽子。況且人人都曉得你被捕，你們那兩個朋友被禁的話，不久也是人人都知道了的，法國的貴族是要追究你犯了什麼事關監，還要打聽你的蹤跡。秘密監房的事，你倒可以放心。近來這十年，秘密監房不過說來嚇小孩子的。你不必着急。把你到了這裏的話，去告訴達特安；現在的事體，是千變萬化的，我恐怕不到半個月，我還要求你幫我的忙。」阿托士問道：「這是怎麼講？」甘明則道：「我恐怕那時候，幫主教要把我關監。」阿托士道：「如果有這樣的事，我無不盡力幫忙的。」甘明則道：「我晚間請你吃夜飯，你可以賞光

麼？」阿托士道：「多謝了。我今天覺得不高興，我恐怕陪你吃飯，敗你的興。我多謝了，請你不要見怪。」甘明則領阿托士到了橙樹園的亭子樓下。原來過了橙樹園是個大院，院子裏有許多人，都是守堡的兵同傭人。院子是個馬掌式，馬薩林住的房子，在當中，這一邊是橙樹園的亭子，那一邊是獵亭，達特安所住的地方，再過去就是個極大的園林。

阿托士到了房間，從鐵條中間向外望，望見對過亭子的牆同房頂，問道：「那是個什麼地方？」甘明則道：「那個就是獵亭，你的兩個朋友，住在那裏。那一幅牆，原是有窗子的，被前主教立殊理封了。這個堡塔，拿來做監牢用，是不止一遭了。現在馬薩林把你監禁在這裏，也不過是學立殊理的辦法。假使那邊牆上的窗子，未曾堵塞的話，你在這裏用暗號，還可以同你的朋友說話。」阿托士道：「主教說，要來見我，你看是真的麼？」甘明則道：「他告訴我，要來見你。」阿托士看看這個有鐵條的窗子，歎了一口氣。甘明則道：「這間房，很像監房，況且還有鐵條窗子；但是你是個有勢位的人，又是個極明白的人，你爲什麼要同那班無知無識的擲石黨辦事？我老實說，我原想我們法國之內，惟有你一個，是真王黨，我萬想不到你會同巴留士、巴朗瑪、威奧勒這班人，做了同黨。人家以爲你的母親是個律師的老婆。你爲什麼要做擲石黨？」阿托士道：「不做擲石黨，就要做主

教黨，只有兩條路走的；我想了好久，後來我就定規做了擲石黨。不管怎的，擲石黨還是句法國話。我就同波季公爵、布伊朗公爵、笛拉波公爵，入了擲石黨。這是同王族同黨，不是同律師狀師們一路。我來問你，幫馬薩林有什麼用處？可惜這幅牆不會說話。不然，這幅牆可以告訴你，馬薩林待他手下出過力的人是什麼樣。」甘明則大笑說道：「達特安關在那裏，已經有一個禮拜，那一天不大罵主教；假使那幅牆會說話，再說出來，是很難聽的。」阿托士搖頭說道：「可憐這個達特安，他是個頂天立地，最忠義的一個人。若是有人傷害他，或傷害他的朋友，他是要報復的。做出來的事，是令人可怕。那兩個人都是不要命的，是很難對付的，倘若是你管他們，你卻不甚好交代。」甘明則微笑說道：「你說他們兩個人是不要命的麼？我看你是嚇我的。第一天，達特安很激動那些守兵，要激動他們同他打架。一連鬧了兩三天，後來漸漸的馴下來，現在見直的同一條小羔羊一樣；他現在常唱喀士剛曲子，衆人聽了，都好笑。」阿托士問道：「杜威朗怎麼樣？」甘明則道：「他的確是個無賴。第一天，他拿他的大肩膀，打碎了窗子。現在也學了達特安的樣子，終日說笑話。」阿托士道：「這就很好，我聽了，很高興。」甘明則想起馬薩林分付的話，同阿托士剛纔說的，倒有點不放心，問道：「你以為他們這兩個人不會這樣安靜的麼？」阿托士一想，許是達特安有了妙

計，不好說破他。答道：「他們原都是性急的人，一個是喀士剛人，一個是披喀狄人，開頭是要動火的，後來自然漸漸的冷下來。我同你說的話，原是說他們向來的脾氣。」甘明則以為那兩個人，果然是這樣，很放心，告辭走了，只剩下阿托士一個人，住在那間大房子裏，心裏很着急，盼望馬薩林來，要曉得他的用意。

第八十七回 困獸

再說達特安、頗圖斯兩個人，關在那間獄亭裏，覺得日子十分難過。達特安走來走去，很像一個籠子裏的獅子，有時向窗子外望。頗圖斯在那裏追想剛纔不久吃的那頓好酒菜。達特安不停的想越獄的法子。頗圖斯外面倒好像是很用心，很在那裏打算，其實他是瞇着了；有時呼吸的聲音很不對，可見他在那裏做的不是好夢。

達特安說道：「太陽又下去了，大約有四點鐘了。我們關了監，有一百八十三點鐘了。」頗圖斯哼了一聲。達特安看見頗圖斯終天睡覺，不高興，說道：「你到底是聽我說話，還是永遠瞇着？」頗圖斯道：「什麼？」達特安道：「我剛纔說什麼？」頗圖斯道：「我真不曉得你到底說的什麼？」達特安道：「我說，我們關了一百八十三點鐘了。」頗圖斯道：「這原是你不好。」達特安道：「這是怎麼講？」頗圖斯道：「我原說我們應該逃走。」達特安道：「你的意思，是打破窗子同大門？」頗圖斯道：「是的。」達特安道：「頗圖斯，我告訴你，我們這樣的人，不能那樣容易逃得出去的。」

頗圖斯道：「我就不懂，爲什麼我們就不能好好的逃出去？」達特安聳聳肩，說道：「你要曉得，我們即使出了這個房間，還不能算逃出去。」頗圖斯道：「我的好朋友，你今天的脾氣，爲什麼比昨天還壞；你解把我聽，爲什麼逃出這個房間，還不能算得自由？」達特安道：「我們手上無兵器，又不曉得暗號，走不出去五十碼，就被守兵攔住了。」頗圖斯道：「這算什麼！我們不會把守兵打死，搶了他的兵器麼？」達特安道：「原是的。不過這班瑞士兵是強漢，我們打他，他會喊的。外面的兵聽見了，會進來的。那時候我們第二次被捉，一定要到更壞的監房，同地獄一樣的，看不見天。現在這個地方，雖然不好，還可以看見天。現在只要有個好朋友，把地勢告訴我們，就好了。你想想看，我有二十年，一點事體也不做，爲什麼不到羅愛勒這裏來；打聽點情形，也是好的。」頗圖斯道：「不必後悔了。我看還是想個法子逃走纔好。」達特安道：「你大約還不曉得爲什麼當廚頭的自己總不動手做點心？」頗圖斯道：「我不知道，請你告訴我。」達特安道：「因爲他若是做得不好，恐怕徒弟們看見。」頗圖斯道：「看見怎麼樣？」達特安道：「徒弟們要笑他。先生給學生笑，是萬萬使不得的。」頗圖斯道：「這番話，同我們現在的情形，有什麼相干？」達特安道：「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是冒險大名，凡事要小心，一做錯了，是惹人笑話的。我們末了那一件事並未做成，名聲大

滅；我們的妙計，被人破了。」顏圖斯道：「誰破的？」達特安道：「毛唐。」顏圖斯道：「不管怎樣，我們把他葬在海底了。」達特安道：「不錯的，我們爭回一點名譽來。我們商量現在的事情。」毛唐原是個勁敵，不過馬薩林更兇，我們恐怕淹他死；我們要小心，想好法子，纔好動手。我們兩個人，雖然抵得八個人，可惜我們現在不是四個人在一起。」顏圖斯歎口氣，說道：「你說得不錯。」達特安道：「你學我的樣子，也走來走去，留心的看機會，等我們朋友的消息；不然，我們也要想個好辦法。你不要總睡覺，睡得太多，是想不出妙計來的。我們現在的情形，還不算十分壞。我看馬薩林不見得馬上就要殺我們，總還要過堂審訊。一過堂，我們的朋友就曉得，一定要想法子來救我們。那時候，馬薩林纔明白我們不是好惹的。」顏圖斯忖維達特安道：「你的意思真好！」達特安道：「那是自然的。你可曉得，他們若是不審判我們，或是把我們殺了，他們一定要把我們關在這裏，不然，把我們送到別的地方去。」顏圖斯道：「這是一定的。」達特安道：「當下阿拉密同阿托士把我們的所在，打聽出來，我們纔想法子，也來得及。」顏圖斯道：「是的。我們現在所處的情形，還不算十分不好。不過有一件事，我很不高興。」達特安問是什麼，顏圖斯道：「你沒留心麼？他們一連三頓，給我們煨羊肉吃。」達特安道：「我卻沒留心。他們若是再給我們煨羊肉吃，我們就要說

話。」頗圖斯道：「我有時想起家事來，心裏很着急。因為我好久沒回家了。」達特安道：「現在不必爲這點事煩心。我看你的堡壘，還是好好的，除非馬薩林叫人毀了。」頗圖斯很着急問道：「你看他會做這樣事麼？」達特安道：「我看是不會的。若是立殊理主教的話，他是不管的，要毀就毀。馬薩林卻沒得這樣膽子。」頗圖斯道：「這還罷了。」達特安道：「我們要裝出快活得意的樣子來，敷衍他們守兵，同他們說說笑笑。我們關了這幾天，你只是對他們磨拳擦掌的，這是最不好的法子。他們不會同你要好的。假使我身上有五百個路易，倒很有點用處。」頗圖斯道：「我只要有一百畢士度，我都給了他們。」

說到這裏，甘明則進來，還有一個小武官，帶了兩個人，捧着一個大盤，盤上放了些飯菜。

第八十八回 甘明則報信

再說顏圖斯見了飯菜，喊道：「你看，又是燉羊肉！」達特安說道：「甘明則，我老實告訴你，倘若馬薩林頓頓都是給我們羊肉吃，我們的朋友杜威朗是要大發脾氣的。」顏圖斯道：「你若是不把那羊肉拿走了，我是什麼都不吃。」甘明則對小兵官說道：「你把羊肉拿去。杜威朗，喜歡什麼東西做晚飯，只管告訴我。我還有好消息通知他，他聽了，一定有好胃口。」顏圖斯問道：「難道馬薩林死了麼？」甘明則道：「可惜不是的，馬薩林活得很有神氣。」顏圖斯道：「這不是好的新聞。」達特安道：「你有什么消息你曉得的，我們在監裏，聽不着什麼新聞。況且你說是好新聞，我急着的要聽。」甘明則道：「你若聽說德拉費伯爵現在很好，難道你不高興麼？」達特安兩眼睜得很大，說道：「我聽見了，非常之高興。」甘明則道：「他託我同你們請安，告訴你們，他身體平安。」達特安聽了，是十分高興，對顏圖斯使眼色，彷彿是說道，他既然知道我們在這裏，託人送信，他不久自然是要救我們的。顏圖斯向來是不理會使眼色的，惟有這一趟，他心裏剛好也是想着這件

事，故此居然理會達特安的意思。

達特安問道：「你不是說德拉費伯爵託你同我們問好麼？」甘明則道：「是的。」達特安道：「你見着他麼？你在什麼地方見他的？」甘明則道：「不遠。」達特安道：「不遠麼？」甘明則道：「是的。」假使向圍的窗子，不是堵塞了，你在這裏，可以看見他。」達特安心裏想道：「阿托士一定在這個堡裏打探。」大聲問道：「你大約是碰見他在樹林裏打獵？」甘明則道：「不是的，他住得很近。」說到這裏，用手敲牆，說道：「他在隔牆。」達特安道：「隔牆是什麼地方，我是不曉得的。他們是半夜裏把我弄來的。」甘明則道：「譬如牆上有窗子的話——」達特安道：「有窗子，便怎樣？」甘明則道：「你在這窗口裏，可以看見德拉費伯爵在那邊的窗口。」達特安道：「德拉費伯爵住在堡內麼？」甘明則道：「是的。」達特安道：「爲什麼他住在這裏？」甘明則道：「同你們的情形一樣。」達特安道：「他也是個囚犯麼？」甘明則微笑，說道：「你們曉得的，這裏頭沒得囚犯，因爲這裏並不是個監牢。」達特安道：「你不過是笑話。阿托士是否被捕？」甘明則道：「他昨天快黑的時候，在聖遮猛入見王后，出來的時候被捕的。」達特安聽了大驚，兩手垂下，那一會子，臉色全變了，動也動不得，呻吟道：「又是一個被禁。」頗爾斯嘴裏也是這樣說。忽然間達特安擡起頭來，

兩眼露出有了希望的意思，忽然又改變了，滿臉全是失意的樣子。

甘明則自從那一天他奉命去捉巴留士，犯了衆怒，幸虧達特安把他救出重圍之後，心裏是十分感激達特安，現在看見他憂愁，對他說道：「來罷，你何必發愁？我來通報的，並不是惡消息。假使是我處你的地步，我看見我的朋友離我甚近，其中是有天意，我一定是喜歡的。」甘明則雖然說了這幾句安慰的話，達特安聽了，還是愁眉不展的。頗圖斯問道：「伯爵被禁以後，是什麼神氣？」甘明則道：「他倒是不甚以為意的。當初原有點發愁，後來我告訴他，說是主教要來看他……」達特安喊道：「主教要來看德拉費伯爵麼？」甘明則道：「是的。主教對我說過的，伯爵知道了，就託我來同你們兩位說，他借這個機會，替你們二位求情，還替自己求情。」達特安道：「這纔像阿托士傲的事。」頗圖斯咬牙切齒的喊道：「向主教求情麼？德拉費伯爵是同王親國戚有瓜葛的人，怎麼能說他在馬薩林手裏討生活。」達特安道：「不相干的，這還算是馬薩林以禮貌相待，這樣待囚犯，是少有的；我恐怕甘明則誤會了。」甘明則道：「你說我誤會，是怎麼講？」達特安道：「我恐怕是主教要傳伯爵去見，不是主教來見伯爵。」甘明則道：「不是的，主教告訴我的話，我並未聽錯。的確是主教要來見伯爵。」達特安兩眼看頗圖斯，看他理會不理會，誰知頗圖斯的眼，並

不看他。達特安問道：「馬薩林常到這橙樹園來散步麼？」甘明則道：「天天晚上獨自一個人來，大約是盤算國事。」達特安道：「這樣看來，主教來見伯爵，也許有的。他見伯爵的時候，自然是有跟隨侍候的。」甘明則道：「是的，有兩個兵伺候着。」達特安道：「他同伯爵說話的時候，那兩個兵也跟着他麼？」甘明則道：「那些都是瑞士兵，只會說德國話，大約主教同伯爵說話的時候，兩個各自在門外等。」達特安很留心聽這些詳細情形，外面卻不露出來，說道：「主教要留心。伯爵是容易生氣的。」甘明則大笑，說道：「聽你說來，好像你們都是會吃人的。據我看來，伯爵是個極客氣的人。況且他手無寸鐵，若是有點什麼妄動的話，主教只要一喊，那兩個人就跑進來。」達特安一面想，一面說道：「兩個人麼？原來是兩個人。怪不得我天天晚上聽見喊兩個人的名字。我看見他們在窗外走來走去，有半點鐘了。」甘明則道：「是的。他們是等候主教，實在是等候白那英。主教到橙子園的時候，白那英就喊他們。」達特安道：「那些瑞士兵很傀儡。」甘明則道：「他們原是在倫斯大營的，是康狄王爺派來，給主教差遣的。」達特安道：「我但願主教聽伯爵的勸，釋放我們。」甘明則道：「我也是這樣盼望。」達特安道：「倘若主教忘記了來見伯爵，我請你提起他。」甘明則道：「那個自然。」達特安道：「我纔放心。」又說道：「甘明，我還有一件事求你。」

甘明則道：「我很願意替你辦事。」達特安道：「你什麼時候再見德拉費伯爵？」甘明則道：「明天早上。」達特安道：「請你替我致意。請你說，我求他同主教說，也要優待我們。」甘明則道：「你也要主教來見你麼？」達特安道：「豈敢豈敢。但是如果我能見主教一面，我是十分感激的。」顏圖斯搖頭，說道：「你也是這樣低首下心的，實在詫異。大凡一個人遇了不幸的事，就不知自重了。」甘明則道：「我把你的意思，告訴主教。」達特安道：「煩你告訴伯爵，我身子還好，我起初原有點憂愁，現在我是很聽天由命的了。」甘明則道：「我聽你說的話，很歡喜。」達特安道：「你告訴伯爵，杜威朗是同我一樣。」顏圖斯道：「沒有的事。我並不是聽天由命的。」達特安道：「你將來不久也要聽天由命的。」顏圖斯道：「永遠沒有這個日子。」達特安道：「不久他也只好聽天由命的。甘明則，我很曉得他的脾氣，比他曉得自己還要清楚。他這個人，有一千幾百件的好處，他自己卻是不知。杜威朗，你要聽我勸，事到其間，只好隨遇而安，同我一樣罷。」甘明則同他們說了告別的話走了，達特安坐下來，裝出極柔順的樣子，看甘明則出門。

把門關了之後，達特安跳起來，跑到顏圖斯跟前，兩手把顏圖斯抱住，樂到了不得。顏圖斯喊道：「上帝在上！你幹什麼？你忽然瘋了麼？」達特安道：「你看是什麼？我們有救了！」顏圖斯道：「我

不曉得。你從什麼地方看出有救來。據我看來，我們遇救的成數很少。現在只剩了阿拉密一個，未被主教關在老鼠籠裏。」達特安道：「事體不是這樣看的。這個老鼠籠，只能裝兩個，不能裝三個的。」頗圖斯道：「我見直的不明白你說什麼。」達特安道：「不打緊的，我們先坐下來，吃頓好晚飯。我們今天晚上，要用力。」頗圖斯還是一點不明白，問道：「我們今晚做什麼？」達特安道：「恐怕今晚要走遠路。」頗圖斯問道：「但是……」達特安道：「我現在不多說話，我們先吃晚飯；吃過了晚飯，等我把法子都想好了，然後一樣一樣的告訴你。」頗圖斯雖然急着要曉得達特安的計策，但是他曉得達特安的脾氣，只好不再問，坐下吃晚飯，胃口非常之強。可見得頗圖斯是很相信達特安一定有極妙計策的。

第八十九回 頗圖斯有神力

再說達特安、頗圖斯兩個人坐下吃晚飯，雖是一言不發，臉上卻很高興。達特安常常的微笑，很有點心滿意足的神氣。頗圖斯雖然看見，卻不曉得他爲什麼這樣得意。吃完了晚飯，達特安倒在椅子上，兩腳交加，十分得意。頗圖斯一手倚在桌子上，托了頭，看着達特安。

停了一會，達特安說道：「怎麼樣？」頗圖斯也說道：「怎麼樣？」達特安道：「你不是說你……」頗圖斯道：「我並沒說什麼？」達特安道：「是的。你說你要逃出這個地方？」頗圖斯道：「說到這句話，我原不是願意在這裏的。」達特安道：「你還說過，只要推倒一扇門，或是推倒一幅牆，就可以逃出來。」頗圖斯道：「這句話，我原說過，我現在還是這樣說。」達特安道：「你的法子，用不得。只要走不到幾丈遠，不是被人捉了，就是打破了頭。況且我們既不改裝，又無寸鐵，如何逃得出去？」頗圖斯道：「我們自然要拿兵器，也要改裝。」達特安道：「頗圖斯，老實告訴你，我們這兩樣都有了。除此以外，還有別的。」

顏圖斯四圍一看，問道：「你說那裏的話？」達特安道：「你不必四圍的看，我們房裏是沒得兵器的，也沒得改裝的衣服；不過到了要用的時候，自然是會有的。你記得昨天瑞士兵在窗子外走來走去，是什麼時候？」顏圖斯道：「我記得是天黑之後一點鐘。」達特安道：「今天大約也是那個時候，他們就來了。」顏圖斯道：「我看不久他們又來。」達特安道：「你的兩臂，近來還有力麼？」顏圖斯捲起衣袖，露出那極粗極壯的膀子來，足有常人的腿粗，一面看，一面自己稱讚，說道：「我現在的臂膀，也還看得過。」達特安道：「據我看來，你可以把這個火鉗彎做鐵箍，把這個錘子，扭做酒鑽。」顏圖斯道：「這點小事，還做得來。」達特安道：「來來來！你試做把我看。」顏圖斯果然把火鉗煤鏟，拿起來，略一用力，彎做鐵箍同酒鑽。

達特安稱讚不已，說道：「好極了！」顏圖斯道：「我聽見說，從前有個某國人，叫做彌祿，[⊗]最有大力；人家用繩子把他的頭細起來，他只要一縷眉頭，那條繩子就斷了。他一拳頭打死一條肥牛，背在肩膀上，就把死牛拖回家。牛跑得最快的時候，他兩手拉住牛の後腿，那牛就跑不動。我在披里方的時候，我聽見他們說這些話，我就自己去試試看；我樣樣都可以做，只有繩子細頭，我還弄不斷。」達特安道：「顏圖斯，你的頭腦原是不大得力。」顏圖斯還不曉得達特安有點取笑他，

答道：「是的，我只有兩條臂膀，是可以的。」達特安道：「我的好朋友，我要你走到那個窗口，用點力，把鐵條弄鬆了。」不要忙，等我把燈吹滅了。

● 彌祿 (Milo of Oronna) 古時大力士，是 Orotona 人。相傳他的軼事甚多，此處無暇具述，只說他死的軼事。據說彌祿年老時力氣還是極大，有一天，他手劈一棵樹，不料已圍開的樹幹重復合攏來，把他的手夾得緊緊的，解脫不出，因此彌祿遂為餓狼所食。

第九十回 捉人替代

再說顏圖斯果然走去，雙手拉窗子的鐵條，一拉便彎了，把鐵條拿出來。達特安道：「好極了。馬薩林足智多謀，卻做不了這件事。」顏圖斯道：「我再彎一條，好不好？」達特安道：「不必了，一條很彀了，我們儘可以鑽出去。」顏圖斯試一試，果然鑽得出去，一點也不難。達特安道：「你試伸手出去。」顏圖斯道：「從那裏伸出去？」達特安道：「從窗子伸出去。」顏圖斯道：「幹什麼？」達特安道：「你一會就知道，你只管做。」顏圖斯果然從兩鐵條之間，伸手出去。達特安道：「好了。」顏圖斯道：「再做什麼？」達特安道：「沒得別的了。」顏圖斯道：「這樣就寬了麼？」達特安道：「還有。」顏圖斯道：「你到底是想什麼法子？」達特安道：「你聽着。我只要幾句話，就可以解說明白。守兵的房門，剛纔開了，是不是？」顏圖斯道：「是的。」達特安道：「主教到橙樹園散步的時候，他們要派兩名兵來護衛。」顏圖斯道：「那兩名兵現在剛出來。」達特安道：「我盼望他們把房門關上。好了好了，他們把門關上了。」顏圖斯道：「還有什麼呢？」達特安道：「不要響，恐怕有人聽

見。」顏圖斯道：「我不曉得你幹什麼？」達特安道：「你只要照我怎樣分付，你就怎樣做，你自然就明白了。」顏圖斯道：「但是我寧可……」達特安道：「你且等等，你看了，要詫異。」顏圖斯道：「是的。」達特安道：「不要響。」顏圖斯不響，也不動。

果然這時候有兩個兵向窗子走來，一路行，一路搓手，那時正是二月天時，天氣甚冷，走得不遠，守兵的房門開了，有人喊一個兵回去，有一個兵回去了。顏圖斯問道：「你看這是怎麼一會事？」達特安道：「這樣更好。顏圖斯，你聽着，我要喊這一個兵，同他說話；你還記得我昨天還同一個兵說話。」顏圖斯道：「是的。不過那個兵說的話，我一句也不懂。」達特安道：「他的土音，本來難懂，不過最要緊的，還是要你懂我的話。這件事全靠着我的法子去辦。」顏圖斯道：「辦事麼？這是我的長處？」達特安道：「我們都知道的，因此這件事全靠你了。」顏圖斯道：「你往下說。」達特安道：「我要喊那個兵，同他說話。」顏圖斯道：「這句話，你已經說過的了。」達特安道：「我站在窗子的左邊，那個兵站在窗外板棧上的時候，他在你的右邊。」顏圖斯道：「倘若他不站在板棧上，怎麼樣呢？」達特安道：「他一定站在板棧上的，這是不必再辯的了。你等他一站在板棧上，你就伸出你的那隻粗手，抓住他的頸頸子，把他舉起，拖入房裏。你要用力抓他的頸子，不許他叫喊。」

圖斯伸出那隻粗手，一把抓了瑞士兵進來，幾乎抓死。抓了進來，放在地上，達特安讓他喘息一會，拿一條領巾，先塞他的嘴，把身上號衣剝下來，綑綁好了，放在爐前。頗圖斯說道：「我們有了一套號衣，一把劍了。」達特安道：「這一分，算是我的；你若是也要一分，你再用剛纔的法子。你看那一個兵，纔出來，向我們這裏走。」頗圖斯道：「我看，再用剛纔的法子，恐怕有點險；萬一運氣不好，不是頑的。我這趙不如先走出去，從後面把他抓住，塞他的嘴，再把他拖進房來。」達特安道：「這個法子也甚妙。」頗圖斯一面從窗子出去，一面說道：「你要預備好了。」頗圖斯到了外面，躲起來。第二個瑞士兵走過的時候，頗圖斯從後面一手抓住他的頸子，塞了他的嘴，從窗子推他進來。頗圖斯趕着進了房，把號衣剝下來，放瑞士兵在牀上，用繩子連人帶牀綁好了。達特安道：「好極了！你快穿上號衣，就恐怕你穿不上。倘若穿不得的話，你只好披上，戴他的帽子。」幸而頗圖斯的運氣好，這第二個瑞士兵身體粗壯，居然把號衣勉強穿上，有好幾處裂了縫。兩個人打扮好了，對兩個瑞士兵說道：「你們若是不動不響的話，我們絕不傷害你們。你們只要動一動，響一響，先要你們的命。」兩個瑞士兵自然是動也不敢動，響也不敢響，他們因為頸子被頗圖斯抓過，有了閱歷，知道這兩個人不是頑的。

達特安說道：「顏圖斯，你自然要曉得我們往後的舉動。」顏圖斯道：「我自然要知道。」達特安道：「我們先到院子。」顏圖斯道：「是的。」達特安道：「我們在那裏走來走去，同兩個瑞士兵一樣。」顏圖斯道：「天氣很冷，走走是好的。」達特安道：「不到幾分鐘，馬薩林的家人就要來喊。同昨天前天一樣。」顏圖斯道：「我們聽見喊，自然是要答應。」達特安道：「不是的，我們先不響。」顏圖斯道：「也好，我並不著急要說話。」達特安道：「我們不要答，先把帽子戴低些，向前走，護衛主教。」顏圖斯道：「我們到那裏去？」達特安道：「主教要去見德拉費伯爵，我們跟隨去。你看，阿托士見了我們，一定是高興的。」顏圖斯道：「我這個時候，全明白了。」達特安道：「顏圖斯，你不要太高興。我們還不曉得後事怎麼樣呢。」顏圖斯道：「後事怎麼樣？」達特安道：「你跟我來，不久就曉得了。」於是兩個人先後從窗子爬出去，跳在院子裏。在外邊聽了一會，聽見房裏兩個瑞士兵害怕發抖的聲。

不到一會，果然馬薩林的家人在那裏喊守兵。同時兵房的門開了，有人喊道：「拉波祿，杜巴托，上前走。」達特安道：「我只好是拉波祿。」顏圖斯道：「我就算杜巴托。」馬薩林家人因為兵房燈光射在眼上，看不見那兩個兵，說道：「你們在那裏？」達特安道：「我們在這裏。」回頭對

頗圖斯說道：「你看這件事怎麼樣？」頗圖斯道：「只要能夠一直做到底，倒也有趣。」這兩個冒充的瑞士兵跟着那家人走，那家人先開了一扇門，又開了一扇門，到了一間客廳之類，用手指兩張小機，說道：「你們的公事很容易辦的，你只許一個人進來，餘人都不許來；那個進來的人，分付你們做什麼，你們就做什麼。你們等到我來喊你們，你們纔好走開。」原來這家人就是白那英，他領過達特安見主教，領過好幾趟。達特安學了德國話，答應了他。原先分付好頗圖斯，不許說話，到了不能不說的時候，只許他說一句德國的口頭語，別的話都不許說。

白那英分付過之後，走出去，把門鎖了。頗圖斯聽見鎖門，說道：「遇着鬼了！爲什麼這裏喜歡把人關緊起來？我們原來不過只換了一間監房。原先關在那邊，現在又關在這裏，我們的運氣並不見好。」達特安道：「你不必叨叨了，不要響罷。讓我看看。」頗圖斯很不高興，說道：「請你只管看。」達特安道：「我們走了有八十碼，登了六級臺階，我們一定另在一個亭子裏。阿托士現時同我們相離，一定是不很遠了。可惜這些門都是鎖了的。」頗圖斯道：「這一點爲難，不算什麼；我只要用肩膀……」達特安趕快攔住道：「你先不要用蠻勁；再過一會，你自然有機會好用。況且還有一個人要到這裏來。」頗圖斯道：「是的。我聽見那家人說。」達特安道：「這一個人，自然會替

我們開門。」頗圖斯道：「你說的原是不錯。不過萬一那個人認得我們，叫喊起來，怎麼樣呢？果有此事，我們萬逃不了，難道是我們真把馬薩林打倒在地麼？這種樣的事，只好對待英國德國人。」達特安道：「那自然是萬使不得的。王上知道了，許說我們好，王后卻是永遠不能饒我們的。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王后同我們好。況且我最不喜歡無謂的流血。但是我有一條妙計。你全交把我罷。不久你就曉得，我們要大樂。」頗圖斯道：「那便很好。」達特安道：「不要響，有人來了。」那時果然聽見隔房有輕輕的脚步聲。門開之後，進來一個人，是壯士打扮，披一件罩袍，戴一頂大氈帽，戴得很低，蓋了上半邊臉，手上拿一枝燈。頗圖斯見了，緊靠着牆，站住。進來的人，看見了，對頗圖斯說道：「把房頂掛的燈，點着了。」回頭對達特安說道：「你受過分付了麼？」達特安說德國話答應一個是字。那進來的人哼了幾個意大利字，向對面的門走。開了門，走出去，把門關上。頗圖斯問道：「我們現在幹什麼呢？」達特安道：「倘若有人動這扇門，我們就用得着你的肩膀。卻不必忙。大凡會等的人，總等着機會的。我們不如先把我們剛纔進來的門，堵住了，跟那個人去。」於是兩個人搬了許多椅子，塞住門。達特安道：「好了，人家現在不能從後面來攻我們，我們走罷。」

● 拉波辟 (L'Arbryete) 杜田 (Dardouin)

第九十一回 藏金額

再說達特安同頗圖斯走到一道門那裏，原來那門也鎖了。達特安想法子弄開這道門，總弄不開，對頗圖斯說道：「現在用得着你的肩膀。但是你不要弄得太響，也不要把門打破了。這是個摺疊門，你只要把釘子等件去掉，就可以開。」頗圖斯拿他的粗肩膀頂門，頂開門縫，達特安用劍尖弄開鐵環，拉開門門，把門開了。達特安道：「頗圖斯，我從前不是告訴過你，門是同女人一樣的，你只要用點溫柔手段，他們自然要順從的。」頗圖斯道：「你是個大理想家，那是無疑的了。」達特安道：「我們進去罷。」於是兩個人從門走進去，看見主教所拿的那枝燈，擺在中間。從玻璃窗看見外面有條大路，兩旁都是橙樹石榴樹，樹外頭還有小路。達特安說道：「我看見主教的燈，卻看不見主教。」他就叫頗圖斯在小路上看，他自己在大路上找。

他走得不遠，看見地上一個大洞，橙子樹挪到旁邊，那橙子樹原種在方木桶裏的，挾桶是用四方大石塊，至少也要兩三個人，纔能連桶帶石挪開，現在看來，是暗中埋了機器。達特安往洞裏

一看，看見有一道螺旋梯，就使手藝叫顏圖斯來，指給他看。兩個人見了這個地洞，面面相向，十分詫異。達特安道：「假使我們是來找金子的，我們可以發大財。」顏圖斯道：「你這話怎麼講？」達特安道：「從梯子下去，一定是主教藏金銀的地方。我們常時聽見說，主教有藏金銀財寶的地窖。我們只要走下去，把一箱子的金錢倒出來，把主教裝在空箱裏，我們拿了金錢，把地洞塞好了，就逃，還有誰來查考我們，怎麼樣發的財？主教的下落，更無人問了。」顏圖斯道：「假使我們是來做強盜，這倒是極好的機會。我們都是第一流人，似乎不能這樣做。」達特安道：「那個自然。因此我剛纔說假使的話。但是你曉得我們是來找別的。」當下達特安彎了身子，往洞裏看，忽然聽見有金銀響聲，好像拉出一袋金錢的聲音，趕快退後幾步，隨即聽見關門聲，看見樓梯下有燭光。原來馬薩林把燈放在園裏，叫人曉得他是在園裏散步，他卻拿了蠟燭入地窖。這個時候，馬薩林上樓梯，一路走，一路說意大利話，一路看袋裏的金錢，說道：「這一袋金錢，就可以賄買五個議政院的議員，兩個巴黎的大將……」達特安同顏圖斯先已躲在大路兩邊橙子樹後，馬薩林走出洞來，向前走，離達特安三碼遠，用手按牆上的一個祕密機關，那橙子樹同大石板，走回原處，馬薩林吹滅蠟燭，拿起燈來，說道：「我就去看看德拉費伯爵。」達特安想道：「我正想去看他，我們可以同

走。」馬薩林從中間大路走，達特安同顏圖斯在小路走，常常的躲閃，不讓燈光照見。園子地上鋪的是細沙，走路是不響的。

馬薩林向前走，到了一道玻璃門，並不曉得有人跟他；到了這裏，向左轉，走到不遠，正想開門，忽然站住了，在那裏想，說道：「甘明則告訴我的話，我為什麼忘了？我要派兵守這道門。不然，恐怕我要吃那個惡鬼白虧。」說完，回過頭來，要向後頭走。達特安手拿帽子，笑嘻嘻的說道：「大人不必煩心，我們曉得要跟着大人，我們在這裏伺候了。」顏圖斯恭恭敬敬的鞠躬，說道：「我們在這裏伺候。」馬薩林留心看看這兩個人，忽然認得他們是誰，嚇了一跳，拿的燈也丟在地上。達特安把燈拿起來，幸而並未滅。達特安道：「大人，太鹵莽了！在這裏走來走去，沒得燈，是很不便的。大人一個不小心，碰在橙子方桶上，或竟丟在大洞裏。」馬薩林這時候，神色略定些，說道：「達特安。」達特安道：「大人，是我；我的朋友杜威朗，大人見過的，也在這裏，我來介紹。」說完，把燈拿高，正照顏圖斯的臉。顏圖斯是笑容可掬的。原來到了這個時候，顏圖斯纔明白了達特安的用意，樂到了不得。

達特安對主教說道：「我曉得大人要去見德拉費伯爵，我們不攔阻了；請大人先走，我們跟

隨來。」馬薩林這時神色大定，想起地下的金窖，問道：「你們在橙子園耽擱了許久麼？」顏圖斯張大嘴要答話，達特安對他使手勢，答道：「大人，我們不過纔來。」馬薩林放了心，以為金窖的事，他們不知道，現在只要照應自己，臉上微帶笑容，說道：「我落在你們的陷阱裏，上了你們的當。你們要我釋放你，是不是？我就釋放你們。」達特安道：「大人真是慷慨，但是我們現在有了自由身體，同釋放一樣，我們只好另求大人給我們別的好處。」馬薩林道：「你說你們有了身體自由麼？」達特安道：「那個自然，是不消說的了。你自己的自由，現在是失了；你要設法來贖。運氣如此，有什麼說的！」馬薩林打箇冷戰，看看這兩個人，說道：「我要贖回我的自由麼？」達特安道：「大人，那是要的。」馬薩林道：「要多少錢纔贖得回來？」達特安道：「大人，我現在還說不出數目來。我們不如同德拉費伯爵商量。請你開門，我們進去，不到十分鐘，就可以定價錢。」馬薩林還在那裏遲疑，臉上很不安。達特安道：「可惜我們現在不能講什麼禮節，我們也是沒法。時候是不能耽擱的，請你開門罷。你要曉得，我們現在的地位，是極難處的，倘若你要逃走，或是叫喊求救，我們用起強硬手段來，請你不要見怪。」馬薩林道：「請你們放心，錢是不抗拒的。」達特安對顏圖斯使眼色，要顏圖斯留心看馬薩林的一舉一動，隨即說道：「大人，請你領路罷。」

第九十二回 活捉馬薩林

再說馬薩林開了一道重門，原來阿托士早知主教要來，站在門口迎接。主教進來的時候，阿托士對他鞠躬，說道：「大人光降，榮幸之至；如果大人願意，不如叫伺候的人出去。」達特安道：「我的好朋友，主教原是不甚喜歡我們陪伴他，但是我同杜威朗很想見見你，一定要跟來。」阿托士聽見達特安挖苦的口吻，看見他那種神氣，不勝詫異，喊道：「達特安，頗圖斯。」達特安道：「不錯的，是我。」阿托士道：「這是怎麼講？」馬薩林咬牙切齒，勉強陪笑臉，說道：「我現在同他們是易地而處了。現在他們不是我的俘虜，我倒變了他們的俘虜。他們不必聽我的號令，我反要聽他們的號令了。但是我先招呼你們，除非你們把我先殺了，不然，你們現在雖然得意，恐怕得意不久，運氣是會轉的，不久他們就要……」達特安道：「大人，恐嚇不是好手段。我們很要優待你，請你把怨恨之意丟開，我們還是好好的商量罷。」馬薩林道：「我原是這個意思。但是商量的時候，你們也要記得你們自己的地位。雖說是你們把我裝在一個籠子裏，你們要曉得，你們現在是同我在

「籠。你們想想看，有什麼法子逃出去？你不看見窗子上的鐵條，封鎖得很嚴密的門麼？況且還有許多守兵把守。我們倒不如好好的商量。你們聽着，我是一片至誠，我就要給你們一個誠實可靠的憑據。」達特安道：「他要用甘言蜜語來騙我們，我們要留心他。」馬薩林道：「我原已送還你們的身體自由；我送過一趟了，我現在再送，你們肯收不肯？再過一點鐘，這件事就有人知道，再把你們捉住。除非你們先殺了我，那是個大罪，你們都是第一等人物，犯不着做的。」阿托士道：「這話說得不錯，正對我的心事。」

達特安恐怕馬薩林認做阿托士是已經默許了，趕快搶先說道：「除非你強逼我們，不然我們是不用強硬手段的。」馬薩林道：「我讓你自由，你也讓我自由。」達特安道：「你以為這樣，就可以商量通了麼？你自己告訴我們的，只要釋放我們，五分鐘之後，又可以把我們再捉回來；我曉得你的手段，我曉得你有機會，又要拿我們。」馬薩林道：「我是個主教，不會失信的。你不相信我麼？」達特安道：「你雖然是個主教，卻不是個真教士，我不能相信你。」主教道：「我總是個大臣。」達特安道：「現在你不算個大臣，只算是我們的俘虜。」主教道：「我是個馬薩林，這是不能改的。你就相信馬薩林說的話罷。」達特安道：「哼，我從前聽說過，有一個馬薩林，說話是最靠

不住的，大約他就是你的祖宗。」馬薩林道：「達特安，你真是個聰明人，我現在很後悔，我不該同你爭鬪的。」達特安道：「我原想只要了事，大人，我們還是從長商量個辦法罷。」馬薩林道：「很好，譬如我安置你一個最安穩的地位。」頗圖斯道：「這個自然又當別論了。」阿托士、達特安齊聲說道：「怎麼樣呢？」馬薩林道：「我的辦法，你們答應不答應？」二人答道：「你先要告訴我們，是怎麼樣一件事，讓我們斟酌看。」馬薩林道：「第一層，你們自己也明白，你們是逃不出去的。老實說的話，你們還是囚犯。」達特安道：「事到不得已的時候，我們還有一個最後之法。」馬薩林道：「是個什麼法？」達特安道：「我們同死在一處。」馬薩林打個冷戰，說道：「你們聽着，那一頭有道門，鑰匙在我這裏，從門出去，就是大園，我把鑰匙給你，你們走了一百步，向左轉，就碰見圍牆，爬牆頭出去，就是大路。你們豈不是自由了麼？你們的身子又靈動，又結實，又有兵器，就是有人來攻，你們可以抵敵得住。」達特安道：「這還有理。鑰匙在那裏？」馬薩林道：「這就是鑰匙。」達特安道：「大人可以送我們到門口麼？」馬薩林道：「你既然喜歡，我自然是要送的。」馬薩林看他們這樣爽快，果然送到門口。

從門出去，是那個大園，是無疑的了，因為有風從大園吹來，還帶了許多雪。達特安道：「夜深

可怕，路徑不熟，走不出去的大人既然送我們到門口，何妨送我們到牆邊呢？」馬薩林道：「也罷，我就送。」於是抄了一條近路，不過幾分鐘，到了牆邊，說道：「你們滿意了麼？」達特安道：「我們應該滿意了。我們不過三個不相干的人，勞動了紅衣大主教相送，那有不滿意的道理。慢着，剛纔大人說，我們身體靈動，又有氣力，又有兵器，是不是？」馬薩林道：「是的。」達特安道：「這幾句話，不甚確，只有杜威朗同我兩個人，有兵器，伯爵並無兵器，倘或遇着巡查的人，有點不便。」馬薩林道：「這話說得不錯。」頗圖斯道：「那裏去弄一把劍來？」達特安道：「大人現在用不着劍，何妨借給伯爵一用。」馬薩林道：「我很喜歡的，請伯爵就收了我贈的一把劍。」達特安道：「大人是慷慨極了。」阿托士道：「我告訴大人，我同這把劍是永遠不相離的。」達特安道：「這樣的交情，真令人動心，頗圖斯，你見了難道不滴淚麼？」頗圖斯道：「我也不曉得是這件事，還是大風，使我流淚。我看還是大風。」達特安道：「阿托士，你趕快先爬過牆。」頗圖斯伸手去幫忙，阿托士上了牆頭。達特安道：「阿托士，你跳下去。」阿托士跳了下去。達特安隔牆問道：「阿托士，你安穩麼？」阿托士道：「我很安穩。」達特安說道：「頗圖斯，你看好了大人。我去爬牆，我用不着你幫，我自己能爬上去。你卻要留心看管好主教。」頗圖斯道：「我看好了主教。你看，爬牆是不容易的。」達特

安道：「可不是，我以為不難的。你把肩膀擺過來，你卻不要放鬆了主教。」顏圖斯道：「我先不讓他走。」達特安有了顏圖斯的肩膀幫忙，上了牆，騎在牆頭上，馬薩林勉強大笑。顏圖斯問道：「你怎麼樣？」達特安道：「我很好，謝謝你。」顏圖斯道：「我們再做什麼？」達特安道：「你把主教送上來。他若有一點抗拒的話，你又住他的咽喉，先把他悶死了。」馬薩林聽了，正要喊，被顏圖斯一手又住，同一把大鐵鉗一樣，舉起來，送達特安。達特安一手把他的頸子提上牆頭，放在自己身前，做出恐嚇的樣子說道：「你跳下去，跳到伯爵所站的地方；不然的話，我要你的命。」馬薩林道：「你應許我的話，就不算數麼？」達特安道：「我從來沒許你什麼。」馬薩林哼道：「我放了你們，就算抵了我的贖款。」達特安道：「這原是的。不過那橙樹園的地窖，有一個螺旋樓梯下去的，裏頭藏了多少金銀財寶，那個難道不算麼？這一件，你也應該同我們商量一個辦法。」馬薩林合了兩手，說道：「上天的神聖！我這趟毀了。」達特安不去管他，抓住他的手，輕輕的把他放下去，回頭再對顏圖斯說道：「拿住我的手，你爬上牆來。」顏圖斯用一點力，上了牆頭，說道：「起先我還不曉得你是什麼意思，現在我纔明白；倒是很好頑的。」達特安道：「你既然明白了，那便很好；但是我們不要再就攔時候了。不然，恐怕到底是不甚好頑的。」說完跳下去，顏圖斯也跟着跳下去。

達特安道：「你們兩位看着主教，我先向前走，打探情形。」說完，拔出劍來，對馬薩林說道：「請你告訴我，這條路是怎麼走法的？你要好好的告訴我，你若是教我們走錯路，不獨是於我們不便，於你也不便。」馬薩林道：「靠着牆走，是不會走差的。」達特安領路，向前走。他們走得太快，馬薩林趕不上。

達特安在前頭，忽然碰見一個黑東西，伸手一摸，喊道：「這裏有匹馬！」阿托士喊道：「我這裏也有一匹！」頗圖斯也喊道：「我也有一匹。」達特安道：「這個纔叫做好運氣。大人，你可以不用走路了。」話還沒說完，忽然對面有個人，拿手槍指住他，喊道：「你走開！」達特安喊道：「原來是吉利模。你在這裏幹什麼？是天上送來的麼？」吉利模說道：「不是的，是阿拉密派我看馬的。」達特安道：「阿拉密在這裏麼？」吉利模道：「在這裏。我們是昨天來的。」達特安道：「你們幹什麼？」吉利模道：「我們來看守的。」阿托士道：「阿拉密在那裏？」吉利模道：「他守住堡砦的小門。」阿托士道：「你們帶了許多人來麼？」吉利模道：「我們來了六十人。」阿托士道：「你去告訴阿拉密，我們在這裏。」吉利模道：「我馬上去投信。」吉利模很高興的走了。三個人就在這裏等，都歡喜的不得了，只有馬薩林一個人，是垂頭喪氣的。

第九十三回 主教簽約

再說，等了十分鐘，阿拉密來了，帶着吉利模，還有十個八個壯士。看見三個老朋友，都在這裏，非常的高興，說道：「你們都放了出來，我高興極了。我在外頭雖然很替你們想法子，可惜一點事也沒辦到。」達特安道：「你心裏不必難過，再等一會，你還可以幫我們的忙。」阿拉密道：「我是很盡力的了。我同幫主教要了六十個人，圍牆外我放了二十個，從這裏到聖遮猛大路上，有二十個，在近樹林各處又有二十個。這個布置還得法。我們捉了兩個人，是主教送信給王后的。」馬薩林聽到這裏，很留心。達特安道：「你自然把那兩個人送還主教？」阿拉密道：「我爲什麼同主教那樣客氣！我把那些信件搶來，內中有一封信，主教告訴王后，說是國庫一個錢也沒有了。又有一封信，說的是要把犯人送到米朗地方，因爲在這裏不大安穩。我看見這封信，以爲在路上可以救你們，我就埋伏起來；我派吉利模領了幾匹馬，預備你們出來。我以爲你們明早纔出來的，很預備同他們打，誰知用不着動手，你們都出來了。我要問你，你們用什麼法子脫身的？我看你們在馬

薩林那個光棍手下，很吃點苦。」達特安道：「倒也沒有什麼。」阿拉密道：「是麼？」達特安道：「我們還要感謝主教。」阿拉密道：「沒有的事！」達特安道：「確有其事。我們全虧他放我們出來。」阿拉密道：「他放你們出來麼？」達特安道：「是的。他叫白那英領我們到橙子園，我們會着主教，就跟隨他去見德拉費伯爵，那時候他讓我們走，我們就走出來了。主教並且領我們到圍牆邊，我們爬過牆頭，就碰見吉利模。」阿拉密道：「我聽了你這一番話，我看馬薩林是另外一人了。假使他在這裏，我要當面告訴他說，我向來以爲他萬不能這樣慷慨的。」達特安覺得開頭笑開得太過分了，回頭對主教說道：「待我帶引德博理教士見大人。大人是聽明白的了。他要見大人，當面道賀。」說完了，達特安閃開，阿拉密一看，原來馬薩林就在面前，阿拉密喊道：「原來是紅衣大主教！教這一分戰利品好極了。朋友們，把馬帶上來。」於是三四個壯士，騎在馬上，走過來。

阿拉密道：「幸虧我的布置，還有點用。我同大人請安。你們的運氣真好。我卻忘了一件事。」回過頭來，對一個騎馬的低聲分付了幾句話。達特安道：「我們動身罷。」阿拉密道：「我等一個人，我等伯爵的朋友。」阿托士道：「我的朋友麼？」阿拉密道：「是的。他正在跑來，快要到了。」阿托士遠遠聽見有個少年聲音喊道：「德拉費伯爵，德拉費伯爵！」阿托士聽了，心裏大動，也喊道：

「洛奧爾，洛奧爾。」那個少年跳下馬來，很親熱的擁抱那伯爵一會。阿拉密道：「大人，你看看我們這幾個人的交情，如同膠漆，你一定要我們離散了，豈不可惜。」那時騎馬的人都來了。阿拉密道：「衆位，請你們護衛主教。他既然光降，我們也要盡禮。」頗圖斯，你看管好了，不要放鬆。」當下達特安同阿托士商量辦法，阿拉密走過來；三個人商量了一會，達特安說道：「我們走罷。」頗圖斯道：「我們往那裏？」達特安道：「到披理方，你的家裏去。你的堡壘很好，可以款待大人幾天。地勢又好，離巴黎不遠不近。我們到了那裏，可以常同巴黎通信。大人，你到了披理方堡，我們拿王公的禮待你。」馬薩林滿面憂愁，說道：「不過當個降王相待罷了。」阿托士道：「運氣如此，有什麼說的。你只管放心，我們不會太難爲你的。」達特安道：「不難爲你。我們好容易有了好運氣，自然是要借機會，弄許多好處。」說完了，就起行。跑了一夜。馬薩林沒法，只好跟着跑。到了天亮，跑了一百二十里，夜裏並不停蹄，有一半已經跑不動，還跑倒了幾匹馬。頗圖斯很高興，說道：「現在的世界，不如從前，連現在的馬都是不濟事的。」阿拉密道：「我已經叫吉利模先到某處買馬來。叫他弄五匹好馬。大人騎一匹，我們四個人，一人騎一匹，我們是不能離開主教的。餘人隨後，可以趕來。我們只要過了聖丹尼，什麼都不怕了。」吉利模走到一個貴族人家買馬，原來那主人是杜威朗

的好朋友，送了五匹馬。

吉利模領了馬，不到十分鐘，就到了某處。阿托士一羣人也到了，餘人在這裏暫歇。這四個人同馬薩林往前跑，日中就到了披理方。摩吉堂跑了一路，一句話也不說，到了堡砦，對達特安說道：「我自從離了堡砦之後，我無一刻是放心的，現在回來了，我放心了。」說完，一個人先跑上前去報告。達特安說道：「我們是四個人，應該輪班看守馬薩林，每人看守三點鐘。阿托士要巡看堡砦一遍，想好把守的法子，以防有人來圍攻。頗圖斯辦糧食。阿拉密布置人馬。總而言之，阿托士是工程隊總長，頗圖斯是軍食總長，阿拉密是兵馬總長。」說完了，他們就把馬薩林領到堡裏一間極華麗的房子。

安插好了之後，馬薩林對他們四個人說道：「衆位，我看你們並不是要久留我在這裏，不給外人知道。」達特安道：「不是的，我們就要布告，說是在我們這裏。」馬薩林道：「有人要圍困你們的。」達特安道：「我們預備有人來圍困。」馬薩林道：「如果圍了，你們怎麼樣呢？」達特安道：「我們只好堅守。可惜前主教立殊理死了，不然他可以告訴你，我們從前在某礮臺角，只有我們四個人，還有四個跟人，十幾個死屍，抵禦敵人全軍。」馬薩林道：「這樣勇敢的事，恐怕可一而

「不再。」達特安道：「這趙可以不必有大舉動。民黨的軍隊，明天就可以得信，再過一天，他們就到這裏。大約在甘平地方，或是維勒爾地方打一仗，不在查林登、聖丹尼地方打仗了。」馬薩林道：「康狄王爺是戰無不勝的，將來這一仗，一定又是他打勝的。」達特安道：「那亦未定的。不過未打仗之前，我們把大人搬到別的堡裏去。杜威朗有三處堡，我們總小心保護着大人，不叫大人遇險。」馬薩林道：「看來我只好同你們講和的了。」達特安道：「未圍城，就先講和麼？」馬薩林道：「先講和，條款該可以通融些。」達特安道：「說到條款，我們的條款，並不是十分爲難的。」馬薩林道：「我要聽聽你們的條款。」達特安道：「大人辛苦了，先歇息罷。我們去商量條款。」馬薩林道：「我用不着歇息。我要曉得，我現時是在朋友手中，抑或在仇敵手中。」達特安道：「大人人可以當我們是朋友。」馬薩林道：「既然是這樣，你何妨先把條款告訴我，我看看可以照辦不可以。」德拉登伯爵，請你先說。」阿托士道：「爲我自己一個人，我什麼都不要。若是說到法國一國，我要的條款很多，都是大人不能照辦的。我個人所求，都不要了。請德博理說罷。」說完，阿托士走開，靠爐臺站着。

馬薩林道：「很好，德博理你有什麼說的，你痛痛快快的，用幾句話，都說出來罷。」阿拉密道：

「大人，那個自然。我把手上的牌，都擺在桌子上，讓你看。」主教道：「快來罷。」阿拉密道：「我是一個巴黎的代表，我口袋裏有幾條條款，都是巴黎百姓所要求的。巴黎百姓自古以來所享受的利益，是不可以侵犯的；他們所要求的事體，是要准的。」馬薩林道：「這些事是已經商妥的了，我現在只問你個人的要求。」阿拉密微笑，說道：「你有了成見，以為我有個人的要求麼？」馬薩林看了阿托士一眼，說道：「我看你，恐怕是不如德拉費伯爵那樣大公無私罷？」阿拉密道：「大人說得不錯。你居然能毀壞得伯爵的品行，我甚歡喜。德拉費伯爵是個非常人，他的性情，高潔慷慨，高出平常人不曉得有多少倍，沒有別人比得上他，連我們都配不上，不敢妄攀作同等。」阿托士道：「阿拉密，你爲什麼拿我來開頑笑？」阿拉密道：「不是的，我自己實是覺得如此，所有你的朋友，無人不是覺得如此。不過這都是題外的話，同我與主教的交涉不相干。」馬薩林道：「你告訴我，你要什麼？」除了普通條款不算，那是要將來慢慢商量的。」阿拉密道：「我要你把那曼狄一省地方，給朗維勒夫人，每年另外給她五十萬利華，以往諸事，概不追究；她總生下來的兒子，要王上作義父，行洗禮的時候，主教要在場幫忙。以後，請主教到羅馬，去見教王。」主教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告退，離開法國？」阿拉密道：「我盼望主教到了羅馬之後，等到現在的教王死了，你就可以

作教王，將來赦了我同我們朋友的罪。」

馬薩林縮退兩步，回頭問達特安道：「你要什麼？」達特安道：「德博理所說的那幾層，我都表同情，只有末後那一層，我不以為然；他要你到羅馬，我要你在巴黎，他要你作教王，我要你作法國的大臣；你治國之才是有的，我不妨告訴你，我還肯幫你的忙，收伏擲石黨，但是替王上出力的人，你不要忘記他們的功勞。第一，火槍營的統領，是要我薦的。杜威朗，輪到你了。」主教道：「是的，請你說罷。」

頗圖斯道：「這一次蒙主教光降，給我這個機會，作了東道主，我要求主教不忘今日，把我的產業，升作男爵的采地，另外封我們的朋友一個小爵。」主教道：「你忘記了，凡是要得小爵的，須是貴族出身。」頗圖斯道：「我的朋友，可以拿出貴族的憑據來；假使拿不出來，大人自然也可以想法封他，不必一定要什麼貴族憑據的。」馬薩林曉得他是挖苦的話，只好把別的話去支吾，說道：「你們諸位所求的事，有點自相矛盾；我依了這個，就不能依那個。我若是留在巴黎，就不能去羅馬；我若是作了教王，就不能作法國的大臣；我若不是法國的大臣，我怎麼能設派達特安當統領，封杜威朗一個男爵。」阿拉密道：「這話不錯。現在是我居少數，我就不勉強你去羅馬當教王。」

馬薩林道：「看來我還是作首相。」達特安道：「是的，還是你作首相。現在法國，非你不可。」阿拉密道：「只要我們爲法國所求的事，爲我們自己所求的事，都照准了，主教仍是當首相。」馬薩林道：「算了罷，你們只管你們自己的私事罷，國家大事還是交給我罷。」阿拉密道：「不然，我們要立和約，叫擲石黨滿意。你當我們的面，簽了字。你還要應允我們，將來王后一定批准。」馬薩林道：「我自己是可以答應的，王后肯批准不肯批准，我就不能做主了。萬一王后真不准，怎麼樣呢？」達特安道：「你曉得的，你說的話，王后沒有不准的。」阿拉密道：「和約在這裏，是擲石黨的代表擬好的底子，請主教看看。」馬薩林道：「約裏說的什麼話，我已經知道了。」阿拉密道：「既然這樣，請你簽字。」馬薩林道：「將來人家可以說是強迫我簽字，可以不算數的。」阿拉密道：「但是主教可以對人說，是心悅誠服簽字的。」馬薩林道：「譬如我不肯簽，你們怎樣奈何我？」達特安道：「將來的後事，主教卻要自己怪自己，不能怪我們。」馬薩林道：「難道你們用強硬手段，加於主教身上麼？」達特安道：「你爲什麼用強硬手段待御前火槍手？」馬薩林道：「王后一定替我報仇雪恨的。」達特安道：「王后或許有這個意思，未見得肯這樣做。我們也很願意護送你回巴黎，叫百姓們還我們一個公道。」阿拉密道：「現在羅愛勒同聖遮猛兩處地方，不曉得鬧到什麼

田地了。他們一定問紅衣主教那裏去了，法國的首相那裏去了，王后的倖臣在那裏了！他們現在一定是各處找尋大人，嘴裏還不曉得說些什麼怪話，倘若擲石黨曉得了這件事，他們不曉得有多們高興！」馬薩林道：「這件事體，實在可怕！」達特安道：「你還是簽字罷。」馬薩林道：「萬一王后不肯批准，怎麼樣呢？」達特安道：「我自己拿去請王后批准。」馬薩林道：「你要小心。你到了聖遮猛，他們恐怕要難爲你。」達特安道：「我自然有法子，叫他們歡迎我。」馬薩林道：「你有什么法子？」達特安道：「你不是有封公文，說是國庫空虛麼？我先遞這一件。」馬薩林臉色全變了，問道：「以後怎麼樣？」達特安道：「王后見了，自然是沒了主意，我就領王后到羅愛勒，領王后到橙子園，把秘密機關弄給王后看……」馬薩林道：「算了罷，算了罷，把和約給我。」阿拉密道：「在這裏。」達特安道：「你看我們何等慷慨？就憑我們所曉得這一件祕密事，我們就應派可以多得好處。」達特安拿了筆，說道：「大人肯簽字麼？」馬薩林起來，在房裏來回的走了好幾趟，忽然回過頭來，問道：「倘若我簽了字，你們給我什麼憑據，可以不翻腔？」阿托士道：「憑我的話。」主教看德拉費伯爵看了一會，拿起筆來，說道：「伯爵，有你一句話，就毀了。」說完，果然簽了字，說道：「達特安，你就收拾起程，到聖遮猛，我寫一封信，你交把王后。」

第九十四回 達特安能辦

再說達特安曉得凡事須有預先的布置，立刻就打發人先在善特理地方預備驛馬，以免路上耽擱；但是有一層，他現在所處的地方，是安穩無虞的，忽然要去見王后，難免無危險，心裏想道：「阿托士這個人，慷慨得沒道理，頗圖斯是容易受人運動的，阿拉密是最詭祕的，令人難測；我走了，他們不曉得弄出什麼事來，或者讓馬薩林逃走了，也是難說的。倘若果然逃走了，豈不是把二十年的辛苦，一旦付之東流麼？」於是快要動身的時候，對阿拉密說道：「我拿你當做擲石黨的代表，我勸你不要專依靠阿托士。他不是個辦事人，全不管事體可行不可行的，他是向來不計自己個人的利害的，頗圖斯看伯爵如天神一樣，只要阿托士想釋放主教，頗圖斯是答應的，主教只要諛了伯爵，就可以勸伯爵放他走。」阿拉密微笑，說道：「請你放心罷。我自有辦法，凡是替我們黨裏出過力的人，我總要辦個公道還他們。我卻不是專是爲己的。」達特安想道：「這個人不會亂做的，我可以相信他。」於是同阿拉密分手，去找頗圖斯，說道：「我的好朋友，我同你同過多

少患難，費了多少力，求功名富貴；我現在要同你暫別了，我卻要先招呼你，你不要受阿拉密的運動，他爲人詭譎，爲己的時候多；我又要勸你，不要全聽阿托士的話，他雖然是個極高潔極慷慨的人，但是他早已厭倦世情，久無大志，不會替別人想的。譬如他們兩個人之中，有一個要釋放馬薩林，你怎麼樣呢？」頗圖斯說道：「我就說，我們不曉得費了多少事，纔把主教捉來，不能容易放他走的。」達特安道：「頗圖斯，是的，你說得好。你要曉得，那個男爵，算是到了手的，你不要放棄了。況且馬薩林一旦逃走了，他第一個先要問你一個絞罪。」頗圖斯道：「你看他真會這樣麼？」達特安道：「我看是一定的。」頗圖斯道：「既然這樣，我寧可先殺了他，不讓他逃走。」達特安道：「這是不錯的。你還要記得，我們費了許多力，不獨是爲自己的前程，也是幫擲石黨的忙；但是擲石黨的人，有許多不明白現在政界的情形，不如我們老軍人明白。」頗圖斯道：「他們是不明白的。我送你幾步，等到看不見，我纔走開。你走過之後，我就在玻璃門外把守，我看管着馬薩林，只要看見馬薩林有什麼可疑的舉動，我登時把他殺了。」達特安想道：「好了，他總逃不出頗圖斯的手。」於是同杜威朗很親熱的抓了手，走去找阿托士，說道：「阿托士，我要動身了。只有兩句話同你說。你曉得法國王后的脾氣，我的性命，全靠你們看管好馬薩林，不讓他逃走。倘若你把他放走了，我

的性命不保。」阿托士道：「達特安，我原是不肯當管監的，不過現在事體重大，我不能不勉強一營。我有言在先，你回來的時候，保你主教還在這裏。」達特安想道：「有這一句話，比王上的御筆還靠得住；有他一句話，我可以放心了。」達特安就單人匹馬走了，身上帶了劍，同主教的一封信，在路上跑了六點鐘，到了聖遮猛。

且說馬薩林被擄不知下落的話，那時還有許多人不曉得。法國王后是曉得的，卻一句也不響，連最親信的人，也不告訴。監房裏兩個瑞士兵，後來有人看見，立刻鬆了綁，他們只曉得被囚犯捉進房裏，綑了號衣，細綁起來，以後的事，他們一概說不出。兩個犯人那裏去了，他們也不知道。惟有白那英略為猜着點情形。因為他那天晚上等到十二點鐘，主人還不回來，他就到橙子園去找，看見有許多椅子，堵住門，他就犯了疑心。他不想去驚動別人，只好一個人走進去，看見門都開了，連阿托士所住的房門，同進大園的門，都是開的；於是走進大園，看見雪上許多足跡印，一直就尋到園牆邊，到了牆外，又是足跡印，再走幾步，看見許多馬蹄印，曉得來的人不少。他纔曉得主人是被那三個犯人擄走了，於是趕快跑到聖遮猛去報信，王后分付白那英不要聲張，自己把事體告訴了康狄王爺。王爺就派了五六百名馬隊，四處找尋，遇有面生可疑軍人打扮者，捉來聽令。

且說達特安是一個人從披理方走到聖遮猛，路上並無人攔阻。走到堡碧的大院子，可巧頭一個碰見的就是白那英。白那英原在那裏等候馬薩林的消息，忽然看見達特安進來，十分詫異。達特安立刻跳下馬來，把馬轡交給一個馬夫，跑到白那英跟前，點頭微笑。白那英喊道：「達特安麼？」達特安道：「是的，白那英，我叫達特安。」白那英道：「你幹什麼？」達特安道：「我特爲來報告主教的消息，我報告的還是最後的消息。」白那英道：「主教現在怎麼樣？」達特安道：「主教平安無事。」白那英道：「主教並沒碰見什麼危險麼？」達特安道：「並沒碰着危險。主教因爲有要事，到了法蘭島，分付德拉費伯爵、杜威朗同我三個人護送他。我們不能不去，只好立刻動身。我現在回來了。」白那英道：「原來如此。」達特安道：「主教有封信給王后，因爲是一件極要緊極祕密的信，故此叫我送到聖遮猛，請你告訴王后，說我來了。」白那英起初還是半信半疑，後來一想，只有達特安一個人曉得主教的下落，只好去報王后，果然立刻傳見。達特安一見了王后，一條腿跪下，把信送上去；這一封信，不過是封介紹信，並沒說什麼話。王后一見，認得是馬薩林的筆跡，不過筆畫不整齊，好像寫信的時候，那隻手很在那裏打戰。王后問主教何以忽然不見的詳情，達特安一一二二的告訴王后。王后越聽越詫異，世界上居然有這種膽大妄爲的人，去做這樣的事，

做完了，還來當面說那詳細情形，一點也不隱諱！

達特安說完了，王后很生氣，說道：「難道你做了這種無法無天的事體，還有膽子來告訴我麼？」達特安道：「陛下恕罪，大約是我並未解說清楚，陛下因此誤會了。其實我並沒做什麼犯法的事。馬薩林派我同杜威朗到英國，其意難道叫我們袖手旁觀麼？英王查理第一是我們法國先王的妹婿，英王查理第一之妻，就是陛下的姊妹行，現時在法國作客。英王查理臨刑的時候，我們能殼旁觀不救麼？馬薩林無故把我們關了監，我們以為其中一定有點誤會，故此要同主教當面辨白。因為恐怕有人打岔，故此把主教請到我們朋友的堡壘裏商量。好在現時什麼事都商量妥當了，原來我們當初所疑的，果然實有其事，果然有誤會之處。馬薩林疑我們是幫那反叛克林維勒的忙，不是幫查理第一，如果是實，我們還能算是個人麼？豈不令主教同法國朝廷丟臉麼？我們同主教面談的時候，把我們效忠的憑據給了主教，英后還可以替我們做證，主教聽了我們分辨的話，很滿意，故此特地派我來見陛下，解說明白；這幾個人替國家出了多少力，不獨無賞，還要受罰，未免太不公道，故此主教派我來，請陛下設法的量獎勵這幾個人纔是。」王后聽了，說道：「你這個人，膽大妄為，到了極點了，連我也不能不稱讚你。」達特安道：「我恐怕陛下起初也誤會了，

同主教一樣的。」王后道：「不是的，這一趟卻是你誤會了。現在的情形，我看明白了；十分鐘內，我就把你拿下來，一點鐘內，我自己帶兵去救主教。」達特安神色自若的，答道：「我還是勸陛下不要輕舉妄動。陛下帶兵去，一點用處也沒有；陛下未救出來之先，主教早被他們殺了。主教很明白這一層道理，分付我勸陛下千萬不必去救他。」王后道：「既然這樣，我只好先把你拿下去。」達特安道：「拿了我，是很無謂的，他們早已把這一層商量好了的；我們原約好一個時候，只要到了明天約定的時候，我不回去，他們後天就要把主教送到巴黎去。」王后道：「聽你說的話，現在的情形，你全不知道。不然，你總該知道主教到過巴黎五六趟了。他見着波李公爵，布伊朝公爵，笛拉波公爵，幫主教干秋，他們並沒捉拿主教的意思。」達特安道：「我怎麼不曉得。陛下剛纔所說的那幾個人，全是顧私利的，受了主教的賄賂；我們不把主教交給他們，我們交給議員，主教自然是要賄買幾位議員的，不過主教錢雖多，不能個個都買到。」王后露出深恨的意思，喊道：「我是你們的王后，你們王上的母親，你膽敢來恐嚇我麼？」達特安道：「即使我用恐嚇手段，我亦是出於不得已。我若是說得太過分，也是勢逼處此。但是陛下要曉得，若是說起忠心爲國，我看沒有別人比得過我的。我的性命，我朋友的性命，都肯捨了，替陛下出力；我們替陛下不曉得冒了多少險，我

們出了多少力，並沒得着什麼好處。我們這些年來，替陛下辦的祕密事，同陛下下的名譽，極有相關。我們從來不同外人說一句，陛下還不該憐惜這幾個人麼？陛下要明白，我不過是個小武官，既無財產，又無前程，凡事都靠陛下喜怒；我的朋友裏頭，那德拉費伯爵，是什麼都不要的，因為同自己的王后反對，其實不過是同主殺反對，他什麼也不望得；還有一個杜威朗，是個義勇無雙的人，他等他應得的好處，足等了有二十年了。我還要替百姓們說句話，那些百姓們，那一個不是忠於陛下的呢，現在被困捱餓，十分悽慘，只要陛下說句話，危局立刻就可以平定了，那裏還會有流血的？」王后聽了達特安這番話，十分驚奇，說道：「你爲什麼不先來告訴我，就用強硬手段，做出這種事體來？」達特安道：「因爲我們要陛下曉得我們還有氣，還有膽；只算這一層，陛下就該體恤我們。」王后說道：「你們的膽，你們的氣，辦什麼事都殼用了。」達特安道：「我們是最喜歡冒險的，以後還是可以冒險的。」王后說道：「假使我今日不答應你們，你們自然是有膽有氣，把我也捉了去，獻給擲石黨，是不是？」達特安道：「我們卻從來沒有這個意思，但是我們倘若以爲這是可辦之事，我們是要照辦的。」王后自言自語道：「我該曉得的，這班人是不顧性命的。」達特安歎口氣道：「可惜陛下現在纔知道我們的好處。」王后道：「我現在知道你們的好處，該怎麼樣

呢？」達特安道：「陛下既然知道我們的好處，一定是辦點公道還我們，好好的看待我奉命來同陛下商議要事的，陛下要當我是個欽差。」王后問道：「條約在那裏？」達特安道：「在我這裏。」

● 慈善聖 (Charity)

第九十五回 王后簽約

再說王后從達特安手上把條約接過來，看一看，說道：「這上頭說的，都是大概情形，普通的條款，波孚公爵，布伊郎公爵，笛拉波公爵，幫主教，這幾個人的利益，都說徧了，惟有你們幾位，一句未有提。」達特安道：「我們自己知道我們的分際，故此不同王族諸位列名。」王后道：「雖然這樣說，你們難道就都不要了麼？」達特安道：「陛下是最有權力的，那幾個人，將來把主教平安無事的送回聖邁猛，難道陛下不賞他們的功麼？」王后道：「我卻沒得這個意思，你只管說罷。」

達特安道：「那一個來議贖回主教的人，應該統帶火槍手。」王后道：「你說的是特拉維當過的那個統領缺，是不是？」達特安道：「是的。特拉維告退有一年了，他的缺現在還沒補人。」王后道：「但是這是王上手下第一個武官缺。」達特安道：「特拉維也不過是個喀士剛人，同我是一樣的，他居然當了統領二十年。」王后道：「你辯駁的話，來得真快。」說完，取出一張官照來，填好了，簽了字，交給達特安。達特安接過來，鞠躬說道：「我謝謝陛下。但是世界上的事，沒有一定的，

倘若一旦王后不喜歡我，我的官隨時都可以做不成的。」王后曉得他用意，問道：「你還要什麼？」達特安道：「我只要陛下給我一個憑據，說明革我官的那一天，我可以支領十萬個利華。」王后聽了這句話，很遲疑。達特安又說道：「這幾個錢，不算什麼。前兩天議院出了一個賞格，凡有人能交出主教，不問生死，賞錢六十萬利華。議院若是得着活的主教，是要拿來絞死了，若是得着死的，要擄在溝裏。」王后道：「你要的錢，不過是議院所賞的六分之一，也還算公道。」於是寫了一張支票給達特安，問道：「還有什麼？」達特安道：「我的朋友杜威朗，是有錢的，不要錢，但是好像主教已經應許過他，封他一個男爵。」王后道：「他並不是個貴族出身，不怕人笑麼？」達特安道：「那也難說。不過人家當他面笑他一趟的，斷不敢笑第二趟。」王后道：「既然這樣，我就給他。」說完，簽了字，把文憑交給達特安。達特安說道：「還有一個德博理。」王后道：「大約他要做小主教？」達特安道：「不是的。他要的是很不相干的。」王后道：「他要什麼？」達特安道：「他要王上做朗維勒夫人兒子的義父。」王后冷笑。達特安道：「陛下，朗維勒公爵原是王族。」王后說道：「公爵是王族，但是他的兒子，卻不是……」達特安道：「若是父親是王族，兒子自然也是王族。」王后道：「你的朋友，還替朗維勒夫人求什麼？」達特安道：「他不求什麼了。但是王上既然肯做義父，

自然要送五十萬利華，給那義子之母，把那曼狄省給公爵作采地。」王后道：「那個采地，我倒有法子想；只有那五十萬利華，恐怕有點爲難。主教已經告訴我說，國庫空虛得很。」達特安道：「我看那五十萬利華，總可以想法，找得出來。」王后問道：「還有什麼？」達特安道：「沒得什麼了。」王后道：「我記得你們共總四個人？」達特安道：「是的，還有德拉費伯爵。」王后道：「他要什麼？」達特安道：「他什麼都不要。」王后道：「什麼都不要麼？」達特安道：「是的，什麼都不要。」王后道：「可以要的時候，還不要，世界上有這種人麼？」達特安道：「德拉費伯爵是個非常人。」王后道：「他到底是個什麼？」達特安道：「他是個神人。」王后道：「我記得他有個兒子，或是姪子，甘明則對我說過，說這個少年，將來是個很出色的人物。倫斯報捷，還是他陪沙提朗來送旗的。」達特安道：「是的，他很照應一個少年，名叫波拉治子爵。」王后道：「倘若我派他帶一營兵，他的保父說什麼？」達特安道：「陛下若是先問伯爵，我看他許答應的。」王后道：「這個人倒奇怪，我將來或者問他。你現在滿意了麼？」達特安道：「我滿意了。但是還有一張公文，陛下尙未簽字。」王后道：「那一件公文？」達特安道：「我說的是條約。」王后道：「現在可不必了，我明早簽字。」達特安道：「我老實說，這個條款，今天若是不簽字，明天恐怕來不及了。我還是求陛下今天簽字罷。」

這一行說的是，「巴黎代表所擬條款，我願照辦。」原是主教親筆寫的，請陛下就在那底下簽字罷。」王后到了這個時候，無可如何，只好簽了字，但是氣憤不過。王后簽了字，大哭起來。

達特安看見王后如此難過，心裏也十分難受，跪下說道：「請陛下聽我說，我自己可以相信我自已，相信我的朋友，我也很想相信王后，我要做出來給陛下看，我肯先把馬薩林送回來，陛下所許的功名富貴，先不算數。這都是陛下簽過字的公文，請陛下先收回去，都可以不算數的，如同沒簽字一樣。」達特安很慷慨激昂的把公文都送還王后，他費了多少氣力，費了多少唇舌，纔一樣一樣的向王后手上奪來，到了這個時候，他一樣都不要了。說到王后，原是個很有心計的人，不料倒被達特安這一番慷慨的舉動，感動了良心；至於達特安，他到底是與真慷慨性情發現，抑或他深曉人情，那就難說了。且說王后見達特安如此慷慨，說道：「你說得不錯，我誤會了。公文你仍復收去，是我情願給你的。你去趕快把主教送來罷。」達特安道：「二十年前，我曾親過陛下的一隻手。」王后道：「我再拿那一隻手給你親。」又從手上脫下一個金鋼鑽戒指來，交給達特安，說道：「我右手慷慨過，左手也要慷慨，請你收了這個戒指，做個記念。」達特安道：「我沒得別的話說，我只能說我永遠要替陛下出力。」說完，站起來，走出去。王后想道：「我從前不留這班人在我身

邊，叫他們替我辦事，原是我的大錯，現在再用他們，已經太遲了。再過一年，王上成了了。」

再說達特安走後，不過十五點鐘，達特安同頗圖斯兩個人，果然把主教送回來。王后派達特安當了火槍營的統領，封了頗圖斯做男爵。王后問道：「你們都滿意了麼？」達特安點頭，惟有頗圖斯把封爵的文憑，夾在指上轉，兩眼看着馬薩林。馬薩林問道：「你要說什麼？」頗圖斯道：「我要的是勳章。」主教道：「你要明白，不是貴族，不能得勳章。」頗圖斯道：「我要的藍帶子，原不是爲我自己的。」主教道：「你替誰請？」頗圖斯道：「我要給德拉費伯爵。」王后道：「既是給伯爵請的，那自然可以。」頗圖斯道：「可以麼？」王后道：「可以之至。」於是當天那巴黎條約簽了字。外邊人都傳說，主教有三天閉門不出，爲的是斟酌條款，有許多人也就不疑心這件事。

再說巴黎和約畫了押之後，有許多人得了好處。康太王爺得了某處地方作采地，他原是個好將官，仍復帶兵，不做主教了；有人上條陳，勸他娶馬薩林的姪女當老婆，王爺倒很願意，他不娶親則已，若是要親的話，他倒不甚考究要誰做老婆。波孚公爵仍舊出入宮廷，還得了許多賠償，凡是從前幫他越獄的人，都赦了罪；他的父親，現在當海軍大臣，將來死了，是波孚補缺，從前把他的堡毀了，現在拿錢賠他。布伊公爵改封王爵，另得采地。朗維勒公爵做了某處巡撫，他的夫人，

得了五十萬利華，王上當了他兒子的義父，當他兒子行洗禮的那一天，阿拉密叫巴星去幫忙。那天的酒席，是巴蘭舒承辦。笛拉波公爵，得了一票錢，他的長子得了十萬利華，其餘三個兒子，每個得二萬五。惟有幫主教一個，什麼也得不着。王后同馬薩林都應許他，替他同教王商量，派他一個紅衣主教；但是他曉得，這兩個人應許的話，是不能算數的。他既然紅衣主教還沒到手，只好還在營裏。故此巴黎城裏預備迎接王上回去，人人都十分高興，只有幫主教一個人不得意。他每逢不得意的時候，總要找兩個人來商量，一個是盧時伏伯爵，一個就是那個花子頭，這兩個人來了，同干狄商量了大半夜。

第九十六回 回鑾

再說達特安同顯圖斯兩個人護送馬薩林回聖遮猛的時候，阿托士同阿拉密兩個同達特安他們，在聖丹尼地方分手以後，就向巴黎而來。到了以後，分頭去探望朋友。阿拉密換了衣裳，去找朗維勒夫人；她聽了已經講和，十分生氣，因為自從王后逃去巴黎以後，朗維勒夫人在巴黎城裏，就彷彿是個王后，一旦講和，王后回來，她就要讓位，故此聽了講和的話，非常的生氣。她說一定不和，還要照舊打仗。阿拉密把和約的利益告訴他，又說，在那曼狄地方做個巡撫的夫人，比在這裏安穩，況且另外還有五十萬個利華，又有王上替她的兒子做義父。朗維勒夫人起先不過是對阿拉密撒嬌，聽了有這些好處，也就答應了。阿拉密也明知是這樣，不過故意的勸她。阿拉密又說道：「你同康狄王爺反對，他雖是當今的名將，但是有本事的女人，立定了主意，要做一件事，往往是做得到的。現在康狄王爺總算是敗了，他再要反對，也反對不來。我們現在要敷衍他，運動他到我們這邊來。他同王后好，是假的，他心裏很看不起馬薩林。我們的擲石黨，也不過是唱戲。只有你

想點法子，把王爺運動過來，我們的勢力就增長，自然就好對付馬薩林。」朗維勒夫人自己曉得相貌生得最美，又有運動的手段，自己可以把康狄王爺運動過來，也就答應了。

當下阿托士在王宮，同阿拉密分手以後，去探望施華洛夫人，這位夫人也是個擲石黨。阿托士要運動她，因為和約裏頭並未提起她，頗難下手。施華洛公爵沒得總督做，施華洛夫人之子，也沒得王上當義父，措詞自然是爲難的。當下施華洛夫人聽見說阿托士來見他，先就滿肚子不高興；阿托士說了許多話，也說不攏。後來阿托士說道：「夫人，你是曉得的，這件事除了你同幫主數之外，是沒得人再想往下幹的。人人都願意講和。現在的世界，反對政府，原是極爲難的事。你也不必替巴黎哭，糟蹋了這雙美目；你不必管宮廷在巴黎，或是在別處，你總是王后的了。」施華洛夫人道：「我自然不能一個人打仗，但是王后同馬薩林我是不能饒的。我有一天，總要報仇。」阿托士道：「我只求你不要害了洛奧爾的前程。他雖是年輕，已經很有進步，王爺待他很好。請你不要因爲自己的私怨，阻撓他的進步。我說的話，你許不願意聽，卻不要見怪；凡人到了我的年紀，自己雖然無大志，卻很盼望兒子出頭。」施華洛夫人微笑，說道：「我恐怕你受了宮廷的運動，或者得了一條藍帶子。」阿托士道：「不錯的，我得了一條藍帶子，卻是查理第一未死以前數天賜我的。」

阿托士說這個話的時候，卻不曉得頗圖斯在法國王后面前，替他求過。施華洛夫人道：「我現在只好認老的了。」阿托士親她的手。夫人說道：「伯爵，你那波拉治地方，總有很好的房子。你是個雅人，園林花木，一定有的。」說完，歎了一口氣，一隻手托住頭。阿托士道：「你剛纔說什麼？我老實告訴你，你現在還是很少年的。」施華洛夫人搖頭，說道：「洛奧爾久住巴黎麼？」阿托士道：「你要怎麼樣呢？」夫人道：「你把他交給我。」阿托士道：「我不以為然。」施華洛夫人道：「我倒想到波拉治地方住一個月。」阿托士道：「你不怕你的朋友們吃醋麼？」施華洛夫人道：「我隱姓埋名的去，我改名米柔。」阿托士道：「好極了，我很願意你來。」夫人道：「卻不要洛奧爾來。」阿托士道：「這是何故？」夫人道：「因為他有了愛情。」阿托士道：「他不過是個小孩子。」夫人道：「他戀愛的也是個小孩子。」阿托士低頭想，說道：「是的，他戀愛這個七歲的女孩，將來恐怕不好。好在現下法蘭德地方有軍務，倒不如叫他隨着大軍去。」夫人道：「很好，等他再回來的時候，你打發他來見我，我給他一副鐵甲，抵擋愛情。」阿托士道：「夫人，可惜現在的愛情，同打仗一樣的，有了鐵甲，也沒得用處。」說到這裏，剛好洛奧爾走進來，特為報告，說是摩士堂說的，明天王上王后主教進城。原來翌日早上，宮廷的人，預備一切，要進城。

早一天晚上，王后傳見達特安，說道：「聽說城裏現在還是不甚太平，我很替王上擔心，你騎馬保護王上，就在右手，靠住王上的馬車走。」達特安道：「請陛下放心，我可以保駕。」說完出來，碰見白那英。白那英說是主教請他，有要事商量。達特安就跟去見主教。主教說道：「我恐怕進城的時候，有亂民鬧事，我同王上坐一車，我坐在王上的左邊，恨我的人多，一定是要先下我的手。我要你在我的左邊保護我。」達特安道：「請大人放心，沒得一個人敢動大人一根頭髮的。」達特安出來的時候，想道：「這卻有點爲難了。我一個人，不能同時在右邊，又在左邊。我只好保護王上，叫顏圖斯保護主教。」果然這樣分排，兩邊都喜歡。王后是極相信達特安的，主教見顏圖斯身軀粗壯，自己曾經受過一點閱歷的，十分喜歡。起程回巴黎的次序，吉利模、甘明則帶領衛隊先行，後頭是王上坐在馬車，右有達特安，左有顏圖斯，後頭是達特安所帶的火槍營。

入城的時候，百姓歡呼，都喊王上萬歲，王后萬歲，還有幾個喊主教萬歲的，卻沒得幾個人聽見。這一羣的兵，擁着王上，向大教堂而來。那教堂唱報天歌，歡迎王上入城。路上看熱鬧的人，十分擁擠。王上所走的路上，兩旁都有瑞士兵，不過所走的路太長了，不是接連都有兵，有些地方，是沒得兵，有時只得一排，故此看熱鬧的人，常常跑到街上來，倒不容易彈壓。有時人聚得多了，王后兩

隻眼只看達特安，很有點放心不下的神氣。達特安只是微笑。馬薩林原花了有一千個利華，特爲買出許多不相干的人，喊主教萬歲，後來只聽見不過有限的幾個人喊，至多也不過值二十個利華，他覺得不妥當，常常的看顏圖斯。顏圖斯只好安慰他，說道：「請大人放心罷，不要緊的。」走到王宮之前，看見聚擁的人更多。快到的時候，聽見許多人喊王上王后萬歲，喊得實在熱鬧。馬薩林伸出頭來，是要人喊他萬歲，誰知只有三四個人喊主教萬歲，隨後就有許多人跟住詛罵。主教趕快把頭縮回去。顏圖斯看見，不高興，嘴裏咕唧了一會。達特安看見，只是捋鬚子。王后低頭對王上附耳說道：「你要敷衍那個喀士剛人，說句恭維他的話。」路易第十四果然伸出頭來，說道：「達特安，你好呀！我等到這個時候，纔找着機會同你說話。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我睡着了，百姓們要見我，還是你站在我的牀後。」達特安道：「只要王上許我上前，到了有危險的時候，我總在王上的身邊的。」馬薩林問顏圖斯道：「萬一百姓們要攻過來，你怎麼樣呢？」顏圖斯道：「我只好殺他們，殺多少是多少。」馬薩林道：「你只管殺，是殺不完的你又攔不住他們，不許前來。」顏圖斯站在馬鐙上，四圍一看，說道：「大人說得不錯，人是真不少。」馬薩林往車背一靠，想道：「還是那一邊的人好些。」

到了這個時候，情形卻有點不對。看熱鬧的人，雖然是歡迎王上王后，是很恭敬的，但是人越聚越多，有許多人，口出怨言。凡是大風初起的時候，來勢原不甚兇的，現在巴黎百姓的情形，很像是又要鬧事的意思。達特安看出這點情形，回頭對手下的火槍兵髮手勢，火槍兵都會意，看熱鬧的人卻沒留心，火槍兵湊緊起來，再走不遠，都停住了。甘明則回轉來，保護王后。王后對達特安使眼色。王后說道：「我們前進罷。」甘明則又到前面，費了許多事，開出一條路來。百姓們很高興，說了些不中聽的話，有罵王上的，有罵主教的。達特安喊道：「向前進！」頗圖斯亦接口道：「向前進！」這一句話，不說還罷了，一說以後，百姓們登時鼓譟起來。四圍都有人大喊道：「推倒馬薩林，打死主教！」同時有許多亂民，從各街口衝進來，你衝我碰，衝到達特安，頗圖斯跟前，這隨後衝來的人，情形可怕，大約都是手上有兵器的多，可知不是臨時起事，一定是有爲首的人號召好了，預先埋伏的。這趙亂民，約分兩大枝，每枝都有一個首領；這一枝爲首領的，像是個乞丐，那一枝爲首的，是個上等入改了裝的。衝過來的時候，震動了馬車裏的人，忽然大喊一聲，聽見放了兩三槍。達特安喊道：「火槍手，先把馬車圍住！」那火槍兵，登時分做兩隊，一隊繞到馬車右邊，一隊繞到左邊，於是就亂打起來，打得十分可怕。相打的人，也不曉得是誰同誰打，也不曉得是爲什麼事打。

第九十七回 劫駕

再說亂民同官兵這一鬧，鬧得十分利害，那班火槍兵因為無用武之地，不甚得手，不到一會，被人衝散了。達特安正要把車簾放下來，路易第十四說道：「達特安，可以不必，我要看看。」達特安立即拉轉馬頭，直攻那亂民的首領。那個首領，一手拿劍，一手拿小槍，正從兩個火槍手之間，走向御車。達特安喊道：「走開，走開！」那爲首的，聽見這個聲音，擡頭來看，已被達特安刺了一劍。達特安認得這個人，已是來不及了，喊道：「伯爵，你幹什麼！」原來這個首領，就是盧時伏伯爵。他倒在地上說道：「這是天意。你從前刺過我三趟，我都不死；這一刺，我恐怕逃不脫了。」達特安很難過的，說道：「我刺你的時候，不知道是你，我希望你不要仇恨我。」盧時伏伸出一隻手來，達特安抓住他的手，伯爵還要說話，血湧上來，不能說，舉起手，登時死了。達特安道：「你們這羣惡狗，你們還不退！你們的首領死了，還不快散！」原來這一枝亂民，果然是盧時伏統帶的，盧時伏死下，那班人也就散去。達特安帶了二十名火槍手，追趕上前，把亂民追散，亂民紛紛逃避。達特安回轉來，去幫

顏圖斯，顏圖斯已經把左邊一枝的亂民打走了。馬薩林纔把車簾又掛起來。

達特安道：「顏圖斯，你爲什麼愁眉不展的？」顏圖斯道：「達特安，你臉上也不好看。」達特安道：「你不曉得，我剛纔殺了一個老朋友。」顏圖斯道：「有這會事麼？你殺的是誰？」達特安道：「就是盧時伏伯爵。」顏圖斯道：「我殺的，恐怕也是個熟人，我好像見過他；可惜我打他的頭，登時他滿面都是鮮血。」達特安道：「他倒地的時候，說些什麼？」顏圖斯道：「他只喊了一聲嗚呼。」達特安微笑，說道：「如果死者只喊了這一句，卻看不出他是誰。」王后問道：「怎麼樣？」達特安道：「道路已經清楚了，請陛下走罷。」於是向前走，走到大教堂。幫主教帶領各教士，在外迎接。他們進了教堂，行禮念經。

祈禱快完的時候，有個小孩子，跑到一間更衣房，換了一身唱祈禱歌人的衣服，從人隊裏走過，跑到巴星身邊。那時巴星穿了藍袍子，手上拿了一根鑲銀的短棍，在瑞士兵面前站着，巴星忽然覺得有人拉他的袍子，抵頭一看，曉得是法拉克那個小孩子。巴星問道：「經還沒念完，你爲什麼來攪擾我？」法拉克道：「巴星，你可曉得梅拉，他就是聖天特教堂的乞丐頭。」巴星道：「他怎麼樣了？」法拉克道：「亂民鬧事的時候，他頭上中了一劍，那一劍，就是站在那邊穿了繡花衣服

那個大漢動手的。」巴星道：「既然這樣，他一定不好過。」法拉克道：「他快死了，他要幫主教替他懺悔。」巴星道：「難道他要幫主教這個時候離開大教堂，去他那裏麼？」法拉克道：「是的。幫主教從前應許過他，不管什麼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梅拉請他，他立刻就去。」巴星道：「這是誰告訴你的？」法拉克道：「就是梅拉告訴我的。」巴星道：「你看見他麼？」法拉克道：「他倒地的時候，我剛好在他身邊。」巴星問道：「你在那裏做什麼？」法拉克道：「我在那裏喊『推倒馬薩林！殺了馬薩林！絞死這個意大利人！』這不是你教我喊的麼？」巴星道：「默子，不要多說話。」法拉克道：「梅拉同我說道：『法拉克，你請幫主教來；你果然請得他來，我把家產傳給你。』巴星，你想想看，我做了聖天特教堂施聖水的乞丐的承產人，我從此以後，一輩子不要動，就有飯吃了。但是不管怎的，我很願意替他出點力。你看這件事可以辦得到麼？」巴星道：「我去告訴幫主教。」於是慢慢的走去，在幫主教耳邊說了幾句話，幫主教點頭。巴星慢慢走到自己的地方，對法拉克說道：「你告訴那快死的人，叫他先耐煩的等，再過一點鐘，主教就來。」法拉克道：「好極了，我的財運來了。」巴星問道：「梅拉在那裏？」法拉克道：「他們把他擡到聖則克高樓上。」法拉克看見居然把事辦到了，十分高興，長袍子也不脫，從大教堂走出來，就極力的向聖則克高樓而去。

等到大教堂念完了經，幫主教仍穿敕袍，立刻也到高樓來。來得正是時候，梅拉雖然弱到動不得，卻還沒死。幫主教進房去看他。過了一會，法拉克拿了一個皮袋走出來，把房門關了，打開皮袋一看，原來滿袋都是金錢，十分詫異，果然梅拉並沒失信，當真把財產傳給了法拉克。法拉克歡喜得要瘋了，大喊道：「母親！母親！」喊完了，同瘋子一樣，向家裏跑，一進了巴留士的門，就倒在地，散得滿地都是金錢。他的母親先把金錢一個一個的拾起來，隨後把法拉克再扶起來。

且說達特安等保護着王后，王上到了王宮，路易第十四對王后說道：「母親，達特安是個有勇之人。」王后說道：「是的。他從前還替你的父親辦了許多事，我要你將來不要忘記他，好好的待他。」王上從馬車出來的時候，對達特安說道：「達特安，王后分付，約你同杜威朗兩個人，同我們吃飯。」兩個人聽了，十分高興，顏圖斯是樂得受不得。但是吃飯的時候，顏圖斯覺得很不舒服。達特安看見他這樣，等到兩個人同下樓的時候，問道：「男爵，你怎麼樣了？吃飯的時候，為什麼總不舒服？」顏圖斯道：「我今天打死的那個乞丐，好像是個熟人，我心裏總丟他不下。」達特安道：「你記不起他麼？」顏圖斯道：「記不起了。」達特安道：「你試記記看，等到你記起來的時候，你務必告訴我。」顏圖斯道：「我記起來，自然告訴你。」

第九十八回 四俠分散

再說達特安同頗圖斯兩個人回到客寓，看見阿托士來了一封信，信上說的是，請他們兩位明早去大查理客寓相會。當天晚上，兩個人一早就去睡，卻睡不着。凡人都是這樣的，平常所最期望的事體，一旦到了手，當天晚上，總是睡不着的。

且說第二天早上，兩個人到了大查理客寓，走入阿托士的房間，看見阿托士、阿拉密兩個人，已經穿上旅行的衣服。頗圖斯說道：「看來我們個個都要走了。我今早也把衣包拾好了。」阿拉密道：「是的，擲石黨算是散了，可以不必在巴黎逗留了。朗維勒夫人請我到那曼狄住幾天，又分付我到某處看替她預備的房子弄好了沒有。等她兒子行過洗禮之後，她就要到那個地方去。我先到某處，替她辦這件事。此後我就沒得事了，只好到諾塞廟，閉門謝客，過日子了。」阿托士道：「我要回去波拉治堡。達特安，你曉得的，我喜歡過安靜的日子，況且洛奧爾還有許多事情，要靠我。他的產業，我還要替他經理。」達特安道：「洛奧爾怎麼樣安置？」阿托士道：「我還是交給你。法蘭

德地方還有打仗，我要你帶他去。李洛阿地方恐怕同他不相宜。我請你帶在身邊，教他學忠學勇。將來他可以同你一樣。」達特安道：「你既然不能同我們在一塊，我倒極願意留那個小孩子在身邊；他雖然還是個小孩子，我一見他，就想起你來。我見了他，就如同你還在我身邊，教我幫我一樣。」於是四個人分手，後會不知何時，覺得十分難過。

達特安同頗圖斯回去客寓。頗圖斯在路上，還是想着他殺死之人，總也想不出。到了客寓，摩吉堂早已把馬備好，在門外等。頗圖斯道：「達特安，我勸你同我同住。我有三處的堡砦，隨便你喜歡住那裏。我們每天談談舊事，談談我們的舊友，就很可能以過日子了。」達特安道：「多謝了。不久就要打仗，我還要到前敵去，還可以望升官。」頗圖斯道：「你還要什麼呢？」達特安道：「我想將來作到法國大將。」頗圖斯想不到達特安的興致這樣好，聽了十分詫異。達特安道：「頗圖斯，你不如也在這裏同我辦事，不必回去了。我可以替你弄個公爵。」頗圖斯道：「多謝你，我不幹了。摩吉堂也不喜歡打仗。況且我回去，我們的人要大舉歡迎我，我的鄰舍看見，要妒忌死了。」達特安曉得是無可再勸的，說道：「暫別，暫別。我們再會罷。」頗圖斯道：「但願早日再會。你無論何時到我的男爵采地上來，我都是歡迎你的。」達特安道：「多謝。打完仗之後，我一定來探望你。」兩個

人抓手告別。頗圖斯出了店門，達特安站在門外，依依不捨的看他走。頗圖斯走不到二十碼遠，忽然伸出手來，打自己的額，勸過馬頭，回來對達特安說道：「我忽然想起我昨天殺的那個人是誰。」達特安道：「是麼？究竟是誰？」頗圖斯道：「就是邦那素。」頗圖斯說過了之後，心纔放下，拍馬走了。達特安站在門外，追想前事，回過頭來，看見米狄林站在門口，聽見說達特安升官的喜信，有點膽怯含羞。達特安道：「米狄林，我現在升了官，當了火槍營的統領，你要把第一層樓上的好房間給了我。但是我從前住的那間小房，你還同我留着；現在世界多變，將來怎麼樣，是不能預料的。」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國 學 小 叢 書

- 經今古文學 周子同 一册 二角
先秦經濟思想史 甘乃光 一册 四角
章句論 呂思勉 一册 二角五分
儒道兩家關係論 李繼煌 一册 三角
中國古代法理學 王振先 一册 二角
論語要略 錢穆 一册 五角
詩經研究 謝先量 一册 四角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謝賢青 一册 三角

-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謝先量 一册 二角
楚詞新論 謝先量 一册 二角
陶淵明 錢基玄 一册 四角
中國八大詩人 胡懷琛 一册 三角
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 謝先量 一册 三角
尙書論略 陳柱 一册 二角
儒教與現代教育思潮 鄭子雅 一册 二角
中國古代婚姻史 陳願遠 一册 四角
孔子 陳彬龢 一册 三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國語文教科補充讀本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一册 八角

林 紆譯 沈雁冰註校 本書前經林氏節譯中文，傳誦一時。現由沈君悉心校註，加以新式標點，改排成書。卷首附刊司各德評傳一篇，詳述司氏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作品之特色，及各國批評家對於司氏的批評。又附司氏著作編年錄，著作版本攷等，都能切合實用。

拊掌錄

一册 三角五分

林 紆譯 嚴既澄校註 原書是美國大文豪歐文所著短篇記事，詞旨高妙，文筆詠諧，現用國語譯出，能曲達原書風韻，又附長篇導言，述歐氏的身世著作，及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

詩學原理

一册 四角

王希和編 本書根據人類心理，說明詩學原理，內分十四章，凡詩之性質功用等，言之甚詳。西洋名句引用很多，中學校用作國語文參考書，最為適宜，研究詩學的，也可用為入門之階。

天方夜譚

二册 一元四角

奚 若譯 葉聖陶校註 天方夜譚是一部興味濃溢，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英文譯本很多，惟冷氏 (Lamb) 為其中的最成功者。本書據以意譯，文筆清麗，別成風格。

俠隱記

二册 一元四角

伍光建譯 沈雁冰校註 俠隱記是法國大仲馬傑作之一，述法國路易十三時代的政潮，當時路易十三御前火鎗隊中，有俠客三人，暗中與執政大臣紅衣主教爭抗，屢次破他的陰謀。本書寫法國朝廷的奢侈，宮闈的秘事，和基督教徒之爭鬥，處處有三俠客穿插其間，使人擊節稱快。

SUPPLEMENTARY READERS FOR NEW SYSTEM MIDDLE SCHOOL
NATIONAL LANGUAGE COURSE TWENTY YEARS AFTER

By
ALEXANDRE DUMAS LE PÈRE

Translated by
WOO KWANG KIEN

Edited by
Y. P. SHEN

1st ed., Jan., 1926

2d ed., March, 1927

Price: \$1.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初版

(新學制中學國語文科補充讀本)
回(續俠隱記一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校訂者	述譯者	原著者
長沙 衡州 常德 廣州 潮州 汕頭 廈門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上海 棋盤街 中	上海 寶山	上海 雁	沈雁冰	伍光建	法國大仲馬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西安 南昌 九江 漢口 濟南 大連 瀋陽 青島 煙台 蘇州 無錫 常州 南通 揚州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廣州 汕頭 廈門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上海 棋盤街 中	上海 寶山	上海 雁	沈雁冰	伍光建	法國大仲馬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